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十八卷

題（宋）李燾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建安陳氏餘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提要

臣燾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
省同奉
聖旨依數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
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
寫校勘藏之祕閣臣尋蒙　恩賜對面
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兼職史局
又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
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　五朝事迹共
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
興國元年
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
州日具表投進已蒙　降付史館後來稍
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
文字增多兼見修
四朝正史未畢欲望
聖慈特賜　寬假容臣更加整齊節次修
寫投進踈遂徹賤僭為此書罪當誅絕

聖主不即麾斥廼過聽而　兼收之臣死
且不朽矣臣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
聞司馬光之作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
聞以年月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
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
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
六百餘卷光細删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
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
卷是也故

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
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
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
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
具之仰惟
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
乾坤之容　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詎弗能
近刻令拙工彊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
罪然而統會衆説摭擊僞辯使姦欺詆訕
不能乘隙亂眞
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聲諸海嶽或
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
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
篇秩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
繁猶光志云爾恭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　經緯兩儀
黼黻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

祖宗之孫謀　彝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意
導之使前承
命距躍冝冒來獻寅緣幸會得
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
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删削之
任遂勒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
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
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

之區區小忠罔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　日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李燾上表

建安陳氏
餘慶堂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李燾經進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雍熙四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之五

眞宗　文明武定元孝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卷之六

眞宗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卷之七

仁宗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天聖四年　天聖五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七年　天聖八年　天聖九年
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
景祐元年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
景祐四年

○卷之八

仁宗

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慶曆二年　慶曆三年
慶曆四年　慶曆五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七年　慶曆八年

○卷之九

仁宗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至和三年改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卷之十

英宗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睿武聖孝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卷之十五

元符三年

徽宗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崇寧二年　崇寧三年　崇寧四年

崇寧五年　大觀元年　大觀二年

大觀三年　大觀四年　政和元年

政和二年　政和三年　政和四年

政和五年　政和六年　政和七年

○卷之十六

徽宗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卷之十七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欽宗

靖康元年

○卷之十八

欽宗

靖康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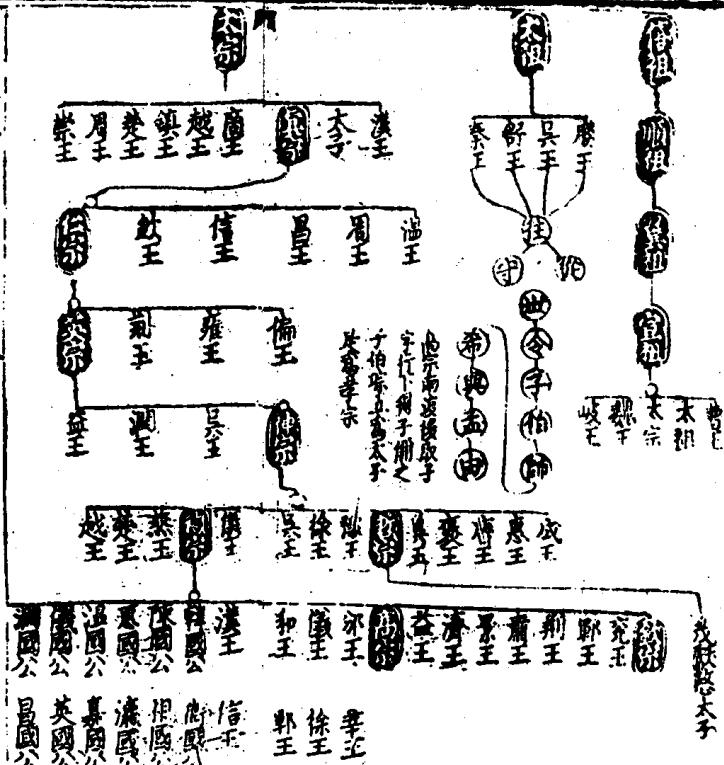
武夷主奉劉 深源 校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録

契丹入寇周帝命太祖禦之

黃袍加身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illegible] 李燾 經進

宋太祖一

太祖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延釗師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弟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旦上醉臥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廳事或被上身以黃袍且羅拜庭下呼万歲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匡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奪攘上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眾皆下馬曰唯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毋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呂中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殺人之言不是又驗矣[illegible]曰

後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
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與哉唐明宗祈天
生聖人之說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
日光相濕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
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
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
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爲之
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
帝王屢易苟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
琦者爲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閒秋毫無犯不
推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
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
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
輔至開關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
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衆備禦王
彥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
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
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
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尉既
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淚許
諾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
書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
下北面拜受訖上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illegible]議太祖
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乃稱萬歲奉周帝爲
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
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一
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爲天子世宗疑[illegible]下有而方耳
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爲點檢日侍帝側而帝不之覺豈
非天命之有歸乎昔蜀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
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
帝之業今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
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
天命之有歸也

超石守信爲侍衞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
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升防禦爲節度爲
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
都指揮使酬翼戴之勞也。以趙普爲右諫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
。尊母太夫人杜氏爲皇太后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
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
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
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
虛太祖之室隋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
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
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
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之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
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爲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
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也云云

推氣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宜也亦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宋繼周以火德
王天下
曾鞏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
祀禘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
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
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
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
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
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
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
可

改周樂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
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竇儼所定
曾鞏政要曰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
宋興儼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
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御焉朴儼所
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抑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諭諸鎮以受禪

賜諸鎮詔諭以受禪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琮
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團練使授令琮執政
言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
練使授之

升上黨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車駕將
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以以
移別郡則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以不能繼令[illegible]
故特升本州從令琮以授之因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盡
力乎。

征澤潞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守信為帥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
賦頗招集亡命皆以必怨因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
詰責而已至是始懷叛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禪筠
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乃俛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
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世祖像挂廳壁慟哭不已賓佐惶
駭告使臣曰令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長子守節
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

李筠遣子入朝

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
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
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盍歸語
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小
讓我耶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益急及將舉兵令幕府

李筠反

為檄書數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
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
銳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
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
哉儋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恃勇
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傾國南下舉臣餞之汾水趙華
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掃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
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融宣徽使盧
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衆南出與
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屬衆溺死筠走保澤州

李筠赴火死

諸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融進攻
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果如卿言

試進士
教國子
征揚州 李重進赴火死

石守信之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爾蒼獲爾融之被執也對上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以不為陛下用上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傅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鈞求周光遜李廷玉約亦歸融太原鈞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礪等一十九人以礪為第一○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上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菓以寵異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赴火死初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重進領侍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令移鎮青州重進自見與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之至是愈不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拔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率衆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略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鑾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音起以子不肖多為擾奪又嘗害其姓弟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超誅從玘妻及次子扶上大怒坐超故入罪流海島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周六廟於西京○上親決庶獄雖多所矜恕而情涉故害必寘重辟嘗有民妻擊前夫女戕當從上曰此人虐害孫幼穉忍凶惡特命殺斬○上初即位數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初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大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為雖閉門深居無益也自是微行愈數衆心懾服中外大安○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官上初即位用周朝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得國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武其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命坐賜茶之禮尋以廢罷今遂為定式太祖嘗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爾○始上始澤潞至太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憚於涉險妄言墜馬傷足留於澤州及車駕還京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逢先言墜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為臣之禮如此豈得無罪即日貶房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宋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算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常算者牓約搜其繁

辛酉 建隆二年春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五丈河上謂侍臣曰勞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上親試進士等十有一人以大典領之○上謂宰相曰五代

疑行
相范質 王仁浦

以求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皆置而不問刑部之
職殆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也詔自今諸
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南河令李瑤
受贓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使按田不能舉察為部民所
訴詔瑤杖殺除文緯籍為民○二月幸國子監○八月汝
貞遣使奉表稱藩仍貢馬○九月以荊南行軍司馬寧江
節度使高保勗為荊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坊副使上
嘗召丕諭之曰作坊久積弊今以授卿當為朕修整之丕
在職甚力以久次轉正使至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
工作十餘年討澤潞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
期諭旨令修備器械無不精銳○上擢用臣下多自宸衷
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
高下別置簿書錄其姓名每遇華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
故時無遺材而所舉皆當○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
南兵馬都監漢超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夷民信愛邊境
有急即馳騎奔赴之故胡騎畏服終漢超任不能為關南
然漢超武人始至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
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為妾上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
酒食慰勞之徐問之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
姓曰無也上曰往時契丹入寇邊不能禦河北之民被遭
殺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貨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
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
上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
女則取之取之必不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取漢超家富
貴於是百姓感悅而去上使人告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
我而取於民乎乃賜銀數百兩曰可自還之使其感汝也

感激誓以死報○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有善政遷
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才力嘗領兵入賊境擒俘
斬馘戰功居多又招來山後諸州民三百餘口進在西山
時有軍校詣闕訟進不法事上謂羣臣曰所訴事皆不實
蓋進馭下嚴此人必有過畏懼而誣之耳遣中使與進令
詣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幷人入寇因謂之曰汝敢言我
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幷寇如得勝則薦汝於朝
汝敗可自赴河死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
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富弼曰帝王任將非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太祖寵任
郭進無所疑間軍校妄訟令快意進使軍校立功贖罪
尋以克獲又乞進用太祖一從其請君以誠待將臣以
忠奉上上下情通功濟於時必矣

十月上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
軍大校上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自是文武常參官悉受
冬衣自此始○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上以酒
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承規
處岩亦棄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
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
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削平之強者服狠者順
悅首聽命惟恐或後處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畏悍校
守臣以倅貳而守臣無異意是果何道而得此哉更武
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許全班盡殺雄武肆掠戮及百
人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將亦寘極法吏贓貨賄者斬官
倖濁穢者黜威令之不可測如川流誰能料之上之意

詔求言
親試進士

哉

【壬戌】建隆三年（南唐吳越荊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漢天會七年）春詔
長吏勸課農桑，申辛圖子臨。○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
基推誠待物，頃以下之漸復欲夾夏之求，必須聽讜言，庶
臻治道，宜令今後內殿起居日，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
之得失，明舉朝廷要務，或有刑獄冤濫，百姓疾苦，當採
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馬
適等一十五人，以適為第一。○夏大旱，上憂形于顏色，
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延祚為天雄軍節度
使。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天藪材植所出，古伏羌之地，
知州事尚書左丞高防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以
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
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延祚代防，齎詔赦尚波于等，戎
人感悅，秋以伏羌地來獻。○王明為鄠陵令，兼深受民
邑大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鄠陵令擢知廣州。○太
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
勝者，皆嘗記知不次擢用，是時李頌自華州司戶參軍擢
為左贊善大夫，郭因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
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
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
使之所致也。

太祖知人

呂東萊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傅說，唐太宗能
自舉魏證，憲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
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
夫欲得英雄之心，環奇之士，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以
擢用若必待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疏俊，正
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無說詞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
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
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籠絡英傑，網羅賢
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哲，斷自宸衷，拔
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門，故人荷帝力，捐軀盡
節以報君，此誠得駕御之至術也，宜乎基業長遠，區宇
乂寧，跨三王而越兩漢也。

高麗入貢
張文表叛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閱西郊。○高麗來貢。○是歲周
鄭王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怏怏不得行軍司
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
自歸朝廷可也。十月，張文表叛，殺廖簡，知自稱留後事，具
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璠悉衆禦之。○十二月，以武平節
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

征荊南
荊南平
湖南平

【癸亥】建隆四年（南唐…吳越…南漢大寶六年北漢天會八年…是年改為乾德元年是歲荊南湖南平）二月，天雄符彥卿來朝。○上征荊南，命慕
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繼冲來犒師，李處
耘遂將輕騎徑往襲之，繼冲大懼，奉表納土，詔授繼冲徐
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荊南歸峽之
地，傳襲三世，至是國除。荊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縣一
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
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以是盡復湖南舊地，
得州一十五，潭、衡、郴、全、道、永、岳、邵、澧、朗、辰、叙、錦、溪，郡監一，
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周保權詔授右衛
上將軍，兼遷左羽林將軍。
呂中曰，吾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弱而

後晉政泰人欲攻諸侯必先料魏而後齊楚唐
憲宗欲平藩鎮張和若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
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
澤潞淮南次湖南荊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
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先後攻進之機矣

策進士

夏四月赦京湖。上試進士蘇德祥等八人以德祥為第
一。上詔兵部禮部所補負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
充覆試不如者委主司坐之自今後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第一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此限。上讀尚書
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法之嚴耶

令諸將控四夷

。始帝受禪之初劍南交廣太原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
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垂意於將帥命李漢超屯
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
筠鎮棣州以捍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
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
贇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
以與之兒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
對賜坐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
力使為間諜每夷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
多致寇捷

曾鞏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
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
其成每朝必賜坐賜予優厚撫而進之嘗令為郭進治
第悉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
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極作無什者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
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
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憚法欲誣進以免
罪也使中人送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
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
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
加賜齊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
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
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
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
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
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
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戍
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
小而求其大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
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
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祖則其力足小其名而
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
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
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防北
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趙姚

作嘉量

以文臣知州以分節度之權

閩捕蕃鎮選諭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内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伷諸吏鄉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寖益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以爲姦故諸道主吏多坐逋負而破産者甚衆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大便。置諸州通判凡軍兵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藩或置兩員小郡或不置武臣以蜀知州雖小郡亦特置並以京朝官充廣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爲知州事凡軍監小郡即以判官兼同判初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專恣罷節度使頗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俄又設通判以貳其事既非副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舉動頗爲其所制上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稍弱

呂中曰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因方鎮爲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勲天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考之賦輸於太宰則諸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人非圭瑱則不得起兵非賜鈇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閒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地進律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女眞入貢

作版籍

祀南郊

參選

試進士

賢良

秋女眞來貢詔各州沙門民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度所貢馬匹。北漢以契丹兵寇平晉軍郭進往救之而寇遁。冬十月作版籍户帖户鈔。十一月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令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折德扆敗之

(甲子)乾德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蜀廣政二十七年南漢大寶七年北漢天會九年 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上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任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任乖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爲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一人前博州判官穎贄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賢能方正能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

趙普初入相

皇子爲防禦使

罷藩鎮之事

釋石守信等兵權

科應內外職官布衣□□皆得充舉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延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爲限應制科者自贄始○夏大旱上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范質王溥魏仁浦再表求退並與致仕○以趙普爲相普始入相太祖禮遇甚厚上嘗爲其擇官普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三問皆不易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六月以皇子德昭爲防禦使○自五代離亂藩臣跋扈髡黠盜販兗冕魏殘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使篡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使篡晉郭威自天雄軍節度使篡漢當時習見爲節度使者鮮有不爲亂者矣

藝祖患之受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節度使李筠是年冬親征揚州誅平盧節度使李重進蓋欲以威武彈壓諸鎮而未有以勳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民肝腦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唐以來戰鬭不息國家不安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無他奇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

諸將解兵權事

罷節鎮不領支郡

劾趙普市木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皆頓首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以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賞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擇易制者使主親軍以備宿衛諸功臣亦皆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罷節鎮不領支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如劍南節度使則領南州軍皆爲支郡魏博節度使則河南州軍皆爲支郡地大力強故諸鎮竟起而爲亂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

直屬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隴州秦州直屬京師二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師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師者興元府三泉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商州開寶二年又析歸峽三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師其後又以邠寧鄜延唐鄧十八鎮所領皆直屬天下藩鎮除羈縻外無復支郡矣祥符中真宗嘗謂王旦曰唐朝將相富貴驕奢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爭有能奉命者間或有之周世宗即大喜寵之甚厚自太祖變革制度藩臣有提兵邊防兼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至此則制御之得其術如此○秦隴大木嘗禁私販趙普嘗遣其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第御史中丞雷德驤劾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其庭數匝已而使復官召

外與戎止之其後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
及營邸店開買中盧多遜召對指陳其短會雷有鄰擊登
聞鼓訴堂後官胡贊李可度等受財曲法及劉偉偽作符
牒補官皆普所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抵其罪自
後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太
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
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
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
世宗上默然。蜀主孟昶懼王師討伐潛遣諜者孫遇間道齎
蠟丸書結太原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得書喜曰吾
出師有名矣至冬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軍步
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倫為隨
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

宋鑑十八　十八

彬等率禁軍一萬諸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筠州刺
史曹翰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
折之狀及兵寨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其險要上
問全斌曰蜀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
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儻在天上人不
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
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憂也冬暮京師大雪上設
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
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露何以堪處即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拜賜感泣
(乙丑)乾德三年（是歲蜀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八年北漢天會十年）春正月
蜀主命太子玄喆為元帥李廷珪張惠安副之王全斌自
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

狹徑容一人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
二十里至青彊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蜀將趙崇韜戰敗
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昭遠奔東川亦為追騎所獲太
子玄喆逐奔西川劉光義等進軍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
遂州蜀將陳愈率將吏出降光義即自入城安撫盡出府
庫錢帛以給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至是人皆欣然所
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劍門入昶惶懼乃遣使奉表
請降初昶在蜀專務奢侈宮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
命學士為辭題桃符以寘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辭不
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既降太祖
命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
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據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
平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三千昶舉族至闕

宋鑑十八　十九

下上表待罪詔釋罪昶入見上勞撫之賜賚甚厚始議伐
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及昶至京師遂以賜
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
楚王昶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
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
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荊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
總外內兵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郡吏將卒先在江陵皆
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閱孟昶宮中器用等物有寶
裝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初收偽蜀圖書
王乘輿器物咸輦至京師蜀人奢僭莫非錦繡珍玩上觀
之此偽主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焚之
呂中曰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
至昶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亦為

太祖欲取幽燕

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郡縣倚府庫以賞戰士
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上親試進士劉察等七人以察爲第一。上以王著罷職
翰林謂宰相曰必以深厚之士處之范質
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
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然當諭意勉所赴職太
祖嘗脫坐崇政殿召學士儀對儀至再樹間見之不進守
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堅儒以我蕆服爾遂命袍
帶儀遂趨出。太祖謀遂既得天下普嘗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
示普問所取幽燕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不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

責王全斌等

(宋國)乾德四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湖南漢 天寶十年廣天會十七年)八月上宴宰
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
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臣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
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恩也。貴授
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進爲留後初
僞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開
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戢會詔追蜀兵
赴闕者人給裝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支遣蜀軍嗟怨人
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部送蜀兵別委諸州衙校蜀
兵至綿州果叛劫縣邑衆至十萬未幾曹彬等兵擊破之
上聞蜀兵爲亂凡使臣至者各令陳全斌不法事盡得其
狀及全斌等歸闕上令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
詆諸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廷珪女開封豐庫取珠
貝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
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
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衆上曰卿有
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爲卿隱邪
勸懲國之典可無謙也

呂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
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
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
贖其貪酷之罪殘民之仁術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驍勇兵送闕下親閱結爲雄武軍命王繼勳
主之仍給婚錢俾取妻繼勳不能戢其軍凡百餘人白日
掠人妻女於都下街使不克禁里巷驚擾半月方止帝聞
之大怒即命擒戮之。小黃門閻承翰見而不奏亦杖數十

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
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爾春秋之世賞罰
最爲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馘飲至大
賞祈瞞干命則誅之舟之僑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
晉之所以伯者文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
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䘏於
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
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小栅
其爲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再賜
或一月累封勳爵未還官亦已極唐之所以浸弱者此

試進士

段思恭知本州

宦不緊要

太祖幸趙普家

宗不能用其賞罰以懲戒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平民不切當責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王全斌曹彬等討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何繼筠既期而虜戎捷則節鉞以寵之雄武軍卒白日剽掠於都市則擒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收五代諸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擢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涉經學優深科郝益對策疏略賜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判段思恭有扞禦之功令知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鬭志思恭募先登者推以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力戰羣盜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案致其罪上嘉其果幹詔無劾令知州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將以樞密使賞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權要之職於是立昭宣景福殿使以寵異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曰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文案而不署字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伐蜀上命給事中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子女倫獨清齋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取全斌等擢倫樞密副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聲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之。上嘗幸作坊召從官宴射酒酣顧王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相納彥超降階謝曰當時臣一刺史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笑彥超謝表待罪上亟遣中使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朝散郎[illegible]等奉勅纂進

宋太祖

不自爲非

孝道逝

舉孝子

五星聚

以首豪爲刺史

丁卯　乾德五年[illegible]上御長春殿

謂宰相等曰[illegible]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

常自引咎而不爲恥[illegible]諫止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

不爲非使無可諫之爲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道逝丘園

孝友行能[illegible]鄉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

親令引對並與録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爲親守墳三年

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以爲延州主簿又密州奏孫

待一能講五經毎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

用爲齊州章丘縣主簿。三月五星聚奎初竇儼與盧多

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

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

試進士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爲第一。七月詔曰夏

秋以來水旱作沴言念民庶恐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

告人户有災傷勑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爲辰州刺

史先是五代時辰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依

山阻水遠十餘萬爲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

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

者以鎮撫之有辰州首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

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

可用以一路事付之用雄起蠻首除爲辰州刺史官其一

子爲直殿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

乃選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

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

厚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爲本州推官而雄盡

[illegible]居以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

一兵不費廩庾而邊鄙無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

而已。

覆試

修大内

戊辰　乾德六年十一月改開寶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春上試進士柴成務等十一人以成務爲首

[illegible]時翰林承旨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

[illegible]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禄之家皆令覆

試。上命增修大内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闢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閉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見人

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

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

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

無間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

常若十手指目視而不可揜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

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

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二帝之傳於數千載

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

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只信哉斯言

[illegible]

上憫河北之民苦於貴鹽乃降璽勑聽民間貿販惟收稅

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illegible]皆不許。上立養民之法

常形禁兵之衣長不過膝，更戍之令，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意，兼以代日多，在營日少，人人少子，衣食易足。○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得占留。初唐自天寶以後，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贍其士，供者鮮矣。五代擅境，益富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其屬，三司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以入己。太祖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後，務懲遠略。乾德二年，始有此詔。藩鎮有闕，稍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掌之，雖為節度防禦團練察觀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書。至是，利權浸削，而利盡歸公上矣。○秋七月，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章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諡鈞為孝和皇帝。九月，郭無為弒其主繼恩，弟繼元立。李繼勳擊北漢，敗之。○冬十月，吳越王俶遣子惟濬來貢。○十一月，郊，大赦，改元。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太祖召文敏於講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聞前守臣郭思齊等倍斂於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以為朝廷不知。卿至則為朕鞫之，凡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己巳 開寶二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二年。北漢廣運二年。）春二月，命曹彬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承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太原，乃使韓重贇、呂道兼行赴之。又命瀛州防禦使何繼筠領精兵數千赴之，因謂繼筠曰：翌日早午，俟卿以捷奏。繼筠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衆於定州之境。是日太祖御城北以俟之，一騎自北來，果繼筠子承睿來獻戎捷。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以繼筠功拜建武軍節度使判隸州。閏五月，詔班師。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太祖之不甚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祖之規模宏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洒掃洗滌，貧者給食，有疾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六月，唐主煜使弟從謙來貢。○上親試進士安德裕等七人，德裕為第一。○創景福內庫，以貯金帛，為移膺之策。○冬十月，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將，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上旨，即自陳請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皆罷節鎮。○是歲，契丹弒其主述律，伯父之子明記立。

庚午 開寶三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三年。北漢廣運三年。）春，詔舉孝悌德行。諸州滿五千戶，聽舉一人，苟才不稱，行不在此數。○召處士王昭素。○上女令有司造宅，以賜郭進。今悉用甋瓦，有司執以為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進豈減於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宅成，遂以賜進。○上親試進士張瑕等八人，

置縣尉主簿

伐南漢

擇為第一。○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重縣宰之職。初
五代任官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
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縣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民
力大困。太祖欲革其弊。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縣宰。其後
參用京官。自是懲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稍修
舉。○自五代以來。藩侯補署親隨為諸縣鎮將。同掌巡察盜
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故詔縣皆闕簿尉。
建隆二年復置縣尉主簿。事鄉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
而已。自是稍統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親
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擾
矣。○除河北鹽禁。任商旅貿易收其征。○九月。上命潘美
等伐南漢。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至克漢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貴州

辛未 開寶四年 是歲南漢平 春二月。潘美克
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
闕。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鋹衆十五萬阻山谷
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
之。有閹工五百餘。鋹盛服請見。悉命斬之。檻劉鋹及偽將
相龔澄樞潘崇徹等俘送闕下。治澄樞等伏刑。特釋鋹罪。詔
授金紫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上嘗賜鋹酒。鋹
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
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初。鋹為政酷烈。作燒煮剝剔
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煩重。人不聊生。開寶初。鋹反及舉兵
寇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經進

宋太宗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illegible]）春正月上初即位，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呂蒙正等一百九人，以蒙正為第一。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初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十策，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捽出。及車駕還京，太祖曰我幸西都，得一奇士，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也。至是放進士榜，有司偶失選掄，置在三甲之末，及注官，有旨盡與京官通判。○王化基亦聯名釋褐，受贊善大夫知嵐州，趙韓王以驟進少年無旋於治，抽詔改授著官，化基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貴能事業，豈承迎於姚畫之末。抗疏自薦，表稱貞元男子，曾慕范滂為人，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進澄清五事，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能自結人主，慷慨不羣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知制誥，上之英武不次用人多此。○二[illegible]錢○置江南榷茶場，仍嚴禁[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香藥[illegible]商人入金帛買之○[illegible]九經洞在廬山之陽，學徒常數百人○夏四月葬太祖于永昌陵，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契丹主遣使來會葬，[illegible]遣[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問曰聞中國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illegible]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上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復置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五月河南府法曹參軍[illegible]伊闕縣主簿程嶠[illegible]州滎澤縣令申延溫皆以罷軟不勝任，情偽不親事，免官○八月陳洪進來朝○令支郡得專奏事，於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矣○九月嚴私鑄錢禁○谷州初貢珠○築講武臺于城西楊村大閱○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渤海國遣使來貢○上以右武衛將軍趙延進有捍虜功，遷右衛大將軍知鎮州。初延進為定州駐泊鈐轄，契丹入寇，上詔延進與大將軍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以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陣，俾奉之從事。師次城外，虜騎奄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後，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鬭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虜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絕，若馳突我師，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獲踰倍，上嘉其功，故有是命。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illegible]）春正月，開渠漢漕渠○二月[illegible]○上[illegible]

臣宜以正道事朕今後諫官比消朕然後退○大理評事
陳舜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辯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舜
封對以父嘗爲教坊官帝曰汝具雜類豈得任清望官
改授殿直○上謂左右曰御下任人不疑推懷聽納雖布衣疏
賤必溫顏接訪以盡其意至有辭涉狂悖者未嘗加罪謂
侍臣曰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今諫者苟能救朕之失豈惜
夏禹之拜乎○冬十月上又見孔宜問以孔子世嗣遂襲
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盡輸
內府其後漳泉納土吳越獻地又平太原兩川所藏盈衍用
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悉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府庫
充羨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
民乃於講武殿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
庫爲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慮司計之臣不能
節約異時用度有闕當取於民朕終不敢以此自供嗜好
也自乾德開寶以來至淳化二十年間有司歲貸內藏有
至二百餘萬者民之歲不得償遂除其籍○河決于靈河○
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大赦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是歲北漢平 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置
簽署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爲之○新渾儀成
二月上親征北漢初太祖征河東相持日久用李光之言
而止至太平興國二年河東湖挑寨指揮使史温等四十
四人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是年始議
征伐上謂樞密曹彬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
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曰世宗
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
中軍人多被疾遂中止[illegible]

舉兵脈以爲如何彬曰以今日國家兵甲精銳人心欣戴
若乘而伐之如摧枯拉朽耳然其易太宗意遂決宰相薛
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至
師老而歸及太祖破雁門於關南盡驅其人民分郟河洛之
間蔚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
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日之事同而勢異彼弱而
我強昔先王破北戎從其人而空其地正爲今日事也朕
計決意卿等勿復言遂宣徽南院使潘美等諸將進討及
分兵圍汾遼嵐等州車駕遂親征先遣雲州將郭進等抗石
嶺關以斷北戎之援三月契丹果來救燕進擊敗之繼元
先遣子續質於遼至是遣步卒間道齎蠟丸帛書告急求
救爲進所得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饋餉道又絕王師數
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人心
惶懼會車駕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上
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以禍福繼元猶不悟
五月上幸河東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帳
下親信多亡去城中危甚上又自草詔賜之癸未王師進
攻甚銳氣不可遏是夕漏下十刻繼元始遣客省使李勳
上表納款甲申遲明繼元率官屬待罪臺下詔釋其罪六
月繼元至京師告獻太廟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
彭城郡公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臨即願束身歸罪蓋以命
於郡懼死迫臣不得降爾上籍軍中不能得數百人遂具言
害者以軍法從事餘悉賜衣帛錢物分隸諸軍崇自周廣
順元年僭號四主二十九年而亡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
萬五千兵三萬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
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遂納款繼元[illegible]

劉繼業爲防禦使　詔征契丹　德昭自殺　契丹寇鎮州

峯女也○初太宗征太原行次潞州有太僕寺丞宋捷者
掌出內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之以爲我
師有必捷之兆令諸攻城諸將曰我瑞有日當置酒高會
於太原城中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以劉保勳知太原
府廢太原舊城爲臨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上遣中使
乃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爲防禦使繼業初與繼元扞太原
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
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
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名業
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命業知代
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則引去主將多嫉之或譖
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詔征契丹六
月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
都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爲患今敵
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圖後舉誰爲陛下戮力者上嘉納
之○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刺史岐溝關）上至幽州敗契丹于城北
○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
遠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
月汴決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謚曰
懿初德昭從征幽州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
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
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
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九月河決汲縣○以
楊可法爲皇子侍讀○除蜀鐵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
進追敗之○上嘗讀唐史見馬周布衣上疏言事謂宰臣
曰周有經天緯地之才太宗能知人任使遂致太平因歎

王濟　置天駟監　程德元販竹木

曰今之天下人才復有如馬周者亦其思賢之切如此○
光祿寺丞王濟爲刑部詳覆官屢上封奏太宗兆嘉之諸
道有提點茶鹽酒稅之職得採訪時事朝廷頗重其選至
是京西闕官太宗顧左右曰法寺有言事者爲誰左右以
濟對遂命補之○上知王禹偁有文學欲驟用之自大理
評事擢爲右正言直史館○上嘗謂近臣曰珍禽奇獸非
朕所尚但方內太平此爲上瑞也○上詔宰臣凡果不許
於秦隴市木蓋慮因緣販易殘壞國家法制○上嘗謂侍
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
之道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
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言甚有理宋琪進曰易
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
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二氣交感之謂也則知君
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之務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置天駟監左右　以左右飛龍
使爲左右天廄使牧馬凡四萬二千匹○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爲之（文明殿即崇政殿）○二月定差役法京西轉運程能
請分民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罷詔令轉運司躬
親詳定勿復差官○代州防禦使程德元坐市秦隴竹木
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爲王仁贍所發責授閤門之
任轉運使不以告皆下遷

富弼等釋曰祖宗時程德元矯制販竹木紙過地分轉
運使並行降黜當時責任如此蓋祖宗時最重轉運使
或出聖選或是與之選之銓敘責之亦重今之漕司不
謹於選擢率皆循例而入其本職不治者亦未嘗行罰
況知所謂運使之法凡置一轉運使是壞一路之事一

路之事未治是役數百萬軍民受殃此不可不加意也

閏三月上親試進士蘇易簡等二百二十二人擢易簡爲第一○曹翰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上因內侍使西京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至汝州爲訪曹翰問其艮苦然勿泄我意內侍如旨往見因爲具道諭之翰泣曰罪犯至重感聖不殺死無以報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爾內侍良殺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從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襆以授內侍收即以十千給之洎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襆乃一大複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召乃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江南之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曰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至獨木渡以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性貪而喜殺故子孫多不振○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次大名契丹遁上初聞契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宋琪等以事可否奏請養銳蓄威儲蓄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十二月畋近郊時禁畋獵有衛士獲鹿違令當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子○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上廢朝○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以田錫言職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群臣章奏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爲左拾遺嘗獻戒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及詣閤上章必令閤門吏依此式云不敢妄陳利便者受寵賜書多遜請諫官見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乘勝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凍餒之戰未賞軍功請因郊禮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近來官吏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六尚闕負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闕內充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小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假官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始杜太后戒教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之由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柴氏使幼子主天下爾因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弟則并汝子皆獲安矣帝頓首泣涕奉教太后因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爲盧多遜所譖普初無以上意上意稍疎出居河陽日又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懼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普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天下之功亦甚大○以石熙載爲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始於此○种放隱于終南山之豹林谷東明峯結

輩為儒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其名召之故以
老疾為辭太宗高其節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米二十斛
令安養其母詔曰使天下知其淳德民雍熙子相觀而善
也仍命長吏旌其事○以江南轉運使王德裔仍追納
元所賜金帛十兩坐簡慢不親事部內不治
富宏等釋曰祖宗朝用人之術賞罰明白如此故能使
人人自效而百事修舉也知其才必即用見其過必即
黜當時賜物者尚至追奪有過者安得而不懼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辛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高麗國來貢定安國亦附上表（高麗即漢車師前王之庭）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以竇偁參知政事先是上尹京賈琰嘗與偁同在幕府琰使
侯多希旨偁常疾之帝與諸王燕射琰在側偁責琰德柔偁
叱之曰巧言令色豈不有愧於心耶至是擢偁為政府上
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
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盧多遜流
崖州秦王廷美勒歸第自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
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先是金明池
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為亂上不忍暴
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
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
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頓
逆祝詛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
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時一夕震霹焚其林木皆盡聞者
異之及被貶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媼頗能言京邑舊事多
遜因與語媼曰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媼自何來乃思

竇偁參政

此媼頗蹙頞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相
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肯從其意盧銜之以危法盡室竄
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謝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寓道
傍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貪恣專勢恣行不法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沈倫罷上以盧
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
介謹厚故雖與多遜同為宰相然十年相位但謹默不能
有所建明縉紳非之○五月契丹三道入寇邊將敗之○
竄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
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
先是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
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
廷美尹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
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普
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
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盧多遜在朝握權嘗短趙普普惡之遂請入覲觀釁奏
多遜謀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
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
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
一日趙普見空中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下普曰普
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道士禱疾見煙燄中有朱
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首告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
之曰杜太后遺言汝相寫書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
多遜之獄致主上遂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
普薨

竄秦王廷美

建譯經院

月蘇州修司命眞君祠祠成賜額靈仙觀○十月蘇
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
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分故令築宮以祀之後
徙於京城之東南○上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
譯經院詔北天竺國僧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詔曰
朕言事者變川陝諸州錢法及興榷酤謂其便於民而足
佐用度朕不得已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比聞民庶頗
懷怨遣使廉之況失道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
官置酒酤及民所輸官場推於○上嘗御座錄京城繫囚
至日旰近臣以為勞苦太甚上曰不然儻惠及無告使獄
卒平允不致枉桎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李繼捧來
朝獻州四夏銀綏宥縣八西夏自太福以來累歲未嘗入
覲繼捧至太宗嘉之自陳諸兄弟多相怨懟願留京師詔

授彰德軍節度留京師奉朝請○冬十月幸金明池閱習
戰○行乾元曆○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
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伷死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為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曹彬坐為德超誣譖未幾德超敗上知
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
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
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當者進有
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
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譖彬也頗以成日
得樞密使及為副使怏怏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鞫遂伏罪
已又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王仁贍也○初
趙普令李符告廷美必望又恐符泄言因事遂責符監國

趙普罷

司馬德超之敗上亟符明州令州縣表以符知春州
歲餘卒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
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
處之普不答至是乃以處符○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分三司各置使○詔士及第人付審官議善侍講
官以王通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上親試舉人擢王世
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瓊林苑後為例
冬十月置進奏院○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使餞普于長
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
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
臥治因詩道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宴之日樞密
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
袴文綾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

因言此雖幅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不敢以為天下
先也○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初與盧多遜善
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
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
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以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
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
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入對上謂之曰
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人學適用操
履方潔鄉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擢也○蒙正入朝堂
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
其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
固不如毋知也○詔宰相班親王上琪等固辭上曰宰相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　燾　經進

宋太宗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涪王，謚曰悼。參政李穆卒。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操履純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毀卒。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御閣將校按名籍參設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塞。夏四月群臣請封禪，以火災故罷。五月除江南鹽禁，飢民復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上幸新城南觀麥，因謂群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其君始則亦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覆亡之速，皆自取也。爲人上者當以爲戒。六月求直言。田錫上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不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但外人不知朝廷西務，所言孟浪不切事機，本欲下情上達，既無蔽故，雖狂悖亦不加罪。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冤，天爲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八，怨其兄內附，因率衆爲寇，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捧備洩之，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因召赴闕，賜以國姓，仍復改名保忠，詔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五州所管錢帛芻粟甚厚。保忠至闕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爲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於是繼遷本無降心，潛謀誘戎人爲寇，保忠求之師，上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惶懼，奉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改名保吉。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二等醮儀。冬十月召隱士陳摶，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嵐州獻一角獸，上曰：珍禽奇獸，無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此乃上瑞耳。十一月郊。將郊，欲議肆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爲諫。上以問丞相趙普，普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彝訓，三年郊祀，郊恩霈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區區用心，何足師法。上然之。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志在逸豫，後宮迨數千人，深可鄙也。朕當以爲戒，今宮中不過三百人，猶以爲多，當果保思省之，由是驅宮中非掌事者出而嫁之。十二月改廣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爲皇后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三月親試進士梁顥等二百五十八人，擢顥爲第一。夏四月遣使振江南饑。八月遣使按察荊湖等路。上謂宰相曰：朕數日來欲擇一朝臣爲河北轉運使，偏閱班簿，多不詳，擬得自今臣寮授任，並具履歷引對，所冀觀其才質，苦濫于隱之士可因以拔揚，或當負殿缺選之人，並其視取，於拔擢于世足以懲惡勸善。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警，及長，軒驤[illegible]時從朝[illegible]爲殘

官貪否延贇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勵頗著作者雖
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贇曰入自萍鄉
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桑墾闢野無惰農洎至邑則鄽
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張勵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日同薦於朝勵後為發運使延贇為閤門祗候皆為能
吏。初錢氏國除田稅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
至是上乃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
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贄以為畝稅一斗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
便之淮江南福建猶循舊額方贄累除右司諫終於京東
發運使方贄有五子皐准覃輩並皆至顯官准之子珪遂
為宰相亦惠民陰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命道士講老子
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先是上閱試舉士累下
宰相累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
官知舉。
戊子端拱元年春上親耕籍田禮畢下詔召天下高年前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
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
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
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金紫致仕。二月置司諫
正言。禁獻珍禽奇獸。李昉罷相先是布衣翟馬周擊登
聞鼓訟昉宰司值北戎入寇不恤邊事但賦詩飲宴并置
女樂上由是不悅昉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
戾咎在宰相遂切責罷之。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入相蒙正為人寬厚無所嗜好在中書日上尤加眷遇

而有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弟獻以
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
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其寡欲不為物累如此。上
皇子元僖封許王。詔諸路振飢。上以田錫知桐廬郡
錫至郡以其俗邊遠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風樸陋乃興學校立孔子
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之學者乃登縉
紳者比比焉錫嘗上封禪書其大意以為五代之亂人如
豕虎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為人
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皆憚伏之出入二十年未嘗
趨權貴之門乾明節兩府以下皆進詩上獨和錫詩以賜
之其見重如此。夏四月復北邊互市仍禁戍卒侵掠累
歲征行民力凋耗上始有厭兵之意矣。五月置秘閣先
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
三館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後平諸國盡收
其圖書以實三館然其屋舍卑隘僅蔽風雨周廬徼道
出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詔儒
受詔有所論譔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
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足以蓄天下圖籍延四
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創三館命
中使精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踰年乃成盡徙舊館之書
以實之凡八萬餘卷至是詔分其書萬卷別為書庫目曰
秘閣始命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
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杜鎬為校理直秘閣秘閣校理
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
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
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激

得等又命工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及第。秋七月除鹽麴禁。八月吳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唐河

乙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南馳賊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鎭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罰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聚通知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臥。二月以陳恕等爲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己寬恤邊郡。羣臣上尊號帝不詔知去之翌日嘗取第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旨省去中外無不驚駭帝曰且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比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欲止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三月上親試禮部貢舉一百八十六人擢陳堯叟爲第一。實州錄事參軍孟鹏避遠征不之官詔戮白陳大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秋七月以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彗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契丹寇威虜軍尹繼倫日繼隆敗之俘獲甚衆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八月大赦是夕彗沒。開寶寺塔成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奏疏有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九月領星孛歐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旱上減膳賜羣臣詔深自責已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匪貿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上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是歲罷沿邊互市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以□修弟爲門普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二月貝州二縣饑詔振之。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五月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鑄淳化元寶錢。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紬縧內服惟絁絹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無所損益。冬十二月立覆奏法時羣臣奏事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爲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崇班等職。閏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五月置諸路轉運使。以謝泌爲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而遷之泌謝曰陛下從諫從流故臣得輸誠如昔唐末有孔昭圖者朝上疏諫昏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李繼遷降賜姓趙氏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保忠陰與保吉爲香黨雖外示歸順而潛結蕃戎侵寇不止先是趙保忠奏繼遷請歸番戎入寇來之

癸巳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參宣祖太祖配。○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蝗，遣使分路巡撫，詔令有未便者條奏。○青城丁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者益衆。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後來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衆起而為亂。二月殺彭山令齊元振。○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詔以鹽鐵、度支、戶部併一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之議也。○六月張齊賢罷。○上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其言。○以呂端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復給事中封駁制。○秋七月大霖雨，開封府推官尉武程上疏，請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事者不過三百人，各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固知之。朕視妻子如脫屣，所恨未能離世絕俗。李昉奏曰：臣等家人朔望朝謁，禁中猶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豈眷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時霖潦過度，上顧謂百僚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此積陰之譴？左右大臣無敢對。時寇準為殿中丞，獨越班而言曰：昨州府屬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陛下殺之，王淮參知政事沔之弟也，盜陛下之錢數百萬，以恕於未為大戮，而上以沔故，務相容，沔不得脫，陛下聞之，亦不加怒。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準之直，即日誅淮，罷沔政事。既而雨止。自是益以言悟主。初知歸州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有濟巨川之具。嘗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復榷貨務，罷茶鹽制置使。○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罷提點刑獄，歸轉運司。○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然，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十二月小波與巡檢張圮鬬于江源縣，圮死之，小波亦病創卒，衆推其妻弟李順為帥，順陷漢州、彭州，賊黨漸熾，衆至數萬。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御樓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京西江浙大饑，貧餓民乘飢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餘悉以減死論。○李繼遷叛，上遣李繼隆率兵討之。初，繼隆自鐵瓜騾夜入綏州，謀其所向，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恃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我兵少，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不能料我衆寡。若先據

石保興等已露宣言追取引兵馳入興寧縣繼捧猶未寤遂追攻夏州繼捧出迎擒之以歸上詰責數四詔釋之[illegible]。○蜀盜李順陷成都上命昭宣使王繼恩率兵討之四月平劍州賊衆千餘於柳池驛斬首六百級賊衆望風走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偽官甚衆蜀土悉平然繼恩本宦者不能戢衆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鬭志賊黨竄伏山谷閬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八作使衛紹欽同領其事命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路兵馬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illegible]寧授以[illegible]黨悉平召繼恩還朝繼恩有破賊之功中書議賞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者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報之上怒責宰相等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於宣徽使之上以授之。○六月詔以諸州官科買他物有非風土所宜而長吏不以言諫民轉市於他郡及調役飛輓有所不均而州縣因循不以聞奏者乃詔至日條析以聞。○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却之自是不復入貢。○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因言成都叛卒事輔臣或曰盡誅無遺所以決其制禦又曰僕官吏得人善於綏撫雖無城池可也況是上命趙昌言節蜀昌言為人嚮背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

既行時有娼胥山澮戍貞若以所得幸於上曰昌言頗姦有及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昌言至鳳翔會趙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任蜀兵柄上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以臣計及此賴有寇準憂國愛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昌言以戶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初上聞蜀賊起顧羣臣曰蜀土之民歲日以繁盛但習俗奢靡多事遊賞物殷必反今小寇竊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堯舜小國之君常懼無災今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呂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初上少子元傑封益王授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封吳王時張洎為翰林學士言居謹等以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司尉等官因為理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遣卿大夫臨郡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和之際有瑯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並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為大都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是使副大使知節度事今益王以揚益二郡建在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使豈宜再加長史之號乃是吳國王自為上佐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帝以制命已出不欲追改詔自今親王領大都督府節鎮者勿兼長史。○冬十一月幸國子監講尚書說命三篇。因幸武成王廟。○令宰相以下薦士。○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三司復各置使。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宮成。○契丹寇府州折御卿敗之于子河汊獲死亡甚衆上曰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

呂蒙正罷呂端平章

立太子

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御卿守麟府契丹僻之。○詔以官倉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甘雨沾洽土膏所起民田無種不能盡耕利且泪廢以給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足矣。○夏四月呂蒙正罷爲右僕射。○詔蒙正曰僕射師表百僚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以呂端爲平章事。○契丹冦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旱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月雨●開寶皇后宋氏崩。○六月限僧尼額。○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大赦改名恒。○九月李繼遷犯邊邊將敗之。○上嘗問群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田利害群臣無敢對者張洎時爲參知政事退而講求其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紹啓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天下之勢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爲天下樞可以宅安兆民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光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漢時兵甲在外京師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唐承隋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其後雖置神策軍亦不過三万人及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授戰德宗蒙塵扈從者四百餘騎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疆本弱枝國之利也。上覽而嘉之。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水用上辛祈穀典也。○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時繼遷冦靈州陝西民運芻粮治靈州度沙磧爲虜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朕秖膺纘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秉脩是戒日於夙夜罔敢荒寧常念食爲民天賢惟國寶國累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效祥羽毛呈瑞惟涼德所不敢當宜令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獸諸祥瑞來貢獻。○上分遣內臣爲諸路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秋七月汴決穀熟命塞之。○以陳靖爲勸農使。○錢若水爲給事中先是郊祀百官進秩準率意輕重爲馮拯所論上召準責之準力爭不已上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之準出知鄧州。○九月復命李繼隆分五路討李繼遷。○環慶等州地震

寇準罷

溫仲舒王化基參政

太宗崩

【丁酉】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葬孝章皇后。○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繼遷遁去。○供奉官劉文質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梅詢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帝曰文質善於采訪所舉者皆良吏也遷爲京西作坊副使

富弼釋曰進賢受上賞古之制也太宗能以此法勸勵臣下俾其采聽之際不敢不公故上有得賢之稱而下無蔽賢之責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二年。○上嘗謂侍臣曰晉漢以來朝廷削弱政教凌遲主暗臣驕紀綱大壞朕即位之始懲五代弊政革故鼎新創立一代法令時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猶有異論朕守之愈固不爲其說晝夜勤行二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于肅清寰宇殆明憲度興利除害絕姦弊之原亦無慚於古矣群臣宜用朕賢。○又嘗語侍臣曰近世之弊至有中書布政之地敗官除授皆出于堂吏之手時政如此天下安有不亂朕自即位以來雞鳴而起聽斷四方之政百司庶務雖至微細亦

狗公滅私正己率下則實貯之寄何所望焉自今居是職
者如有灼然才行爲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陟如
以事推依阿妄行威福因循曠職貪虐害人大則正以刑
章小則黜之撒地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
郭贄知天雄軍贄泣涕戀闕庭不肯去任上曰全魏重地委
任於卿亦非輕也宜亟去上召宰相問之輔臣對以近例
亦有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郭贄知大藩而不
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皆畏服

呂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
坤以柔承天而不剛以彊亢違者乾不能御坤君不能
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取趙逢太宗之杖孟
眞宗之遣郭贄信乎其英斷矣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
章事○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火山則秦
渭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疑者
以聞○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庚子咸平三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以暨
爲第一○上詔三司所定劍隴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
與減除夔賓等二十七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
以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爲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
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
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品裴愈昔因事至交州言龍花
蕊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爲獻上怒曰朕懷撫
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黜裴愈崖州仍納其貢○
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旱求直言○夏四月詔閤門封事
許畫時進入○以張詠知杭州詠既至以歲飢百姓販鹽者

五月禁泥金銷金○秋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八
月大閱○樞副楊礪薨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臨鐵呂上濟以爲
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與濟列上前
且令濟習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
今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
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畋近郊○契丹入寇十
二月上親征以瀛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
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辛丑咸平四年上次大名府李沆爲留守不戮一人而輦
下清肅○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
康保裔保裔即赴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爲虜所圍力戰于瀛
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棣濟河掠青淄而去○蜀王均
叛以雷有終知益州討之先是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
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都虞
候王均爲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衆陷漢州遂移綿州
攻之不下有祇劍門知劍州李士衡與鈐轄率衆擊敗之
均遁去初均急趨劍門而焚其儲蓄賊至果無糧可守進
退失據士衡又手書諭告于衆曰爾輩皆有父母妻子盍
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爲王民矣得衆降千九百人
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遂成
都上嘉士衡之功擢拜度支員外郎○度支陳恕奏乞轉
粟塞下又轉鹽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鹽錢三十萬李士
衡爲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依舊募商入粟以易鹽上用其
言又建言諸道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
給民錢至秋輸帛從之令諸路漕運寄貨是也累遷三司

使眞宗幸澶淵東封西祀供億百萬士衡有力也明於知
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太
傅張鄧公後皆至宰相世以此多之在館職日嘗使高麗
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
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
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
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視所投皆副使之物
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
士陳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爲第一○夏四月改葬元
德皇后附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
初司馬氏歛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
每間輸絹丈三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
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
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會歲饑欲
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
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
留賜詔嘉獎及還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
士安嘗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向敏
中爲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
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饑令夏侯嶠邢昺往詢民疾苦嶠
上民病二十餘事亟詔革之○九月雷有終擒王均益州
平先是賊將趙延順攻叩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歿於賊上
命御廚使李惠富州團練使石普供備庫使李正倫等討
之三月王師進攻賊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由
地道入焚賊樓櫓至夕賊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
普等追斬於富順監傳首至益州梟之於市益討賊時上

官與石普不協入內副都知秦翰恐生變爲曉諭和解之
親督役擊賊凡流矢不卹五戰皆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
問歸遷內園使又遷皇城使上以翰久在邊隅宣力勤盡
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齊賢
罷相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動數
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爲疎闊至是坐冬至被酒失儀故罷
○是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籍諸
州已有之至是以將繼遷數擾邊命籍之
辛丑 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
陳堯叟與常參官之幹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參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習依違天下奏牒有五
七歲不爲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州所積滯事疾速予奪然後詣判使會議施行如吏有稽
遲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聞奏命官推鞫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凡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除逋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榷酤之利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永式自今中
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先是權舉天下酒稅頗爲煩
擾且競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奏召對○三月分
川陝爲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天曆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時並
爲沿邊巡檢勇於戰鬭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目曰楊六郎○罷
效恩遷官行賞助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三人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安国軍節度推官王曙叔○上嘗與宰相語及天下兵馬之數帝曰數須不少精銳者鮮又軍額太多益須精選且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職此之由不可不精意選練○宰相張齊賢上言請發河南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惟動搖人心抑亦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六月減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秋八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四人大名府戍文士蔣丁遜舒州團練推官孫僅秘書丞何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暨○上嘗與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求名馬遂致中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後世無改易而不能守之以道享國不永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李宗諤

曰聞卿至孝宗族雍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戶也○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提轄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又繼奏入破契丹殺二萬餘人衆皆遁去○掖西凉六谷酋長潘羅支仍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至郊○十二月詔議棄守靈州張齊賢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初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其城屬當緣坐上曰窮邊空壘又無救助力盡就擒此可憫也詔釋之○振河

北饑○吳淑請復車戰法

辛丑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田錫言宰相不練邊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使○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為第一○上嘗謂宰相曰河北歲屯重兵供億至廣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息常須河北運送重困生民深可念也今河朔州縣戶少官多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者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事長春殿因言曾蒙聖諭朕不當累督錢穀細務所憂者天下生民臣等直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宜[illegible]用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者多耗蠹尤甚更宜

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不爾則向去無所取齊以滅下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慰之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帥嚴號令何往不利臣等議以為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逐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嚴崖石佛經會昌毀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上勝游上曰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因數務庫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須漕運夙夜供職積粟郡邑率如京邸議者請所積太廣必多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豈不為九年之畜耶帝悟遂寢其使明年大饑悉發倉廩以濟之仍董濟京西路全活者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陝西蕃科吏人市木送京師

度三門之險破敗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士衡始請募商旅送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斗以副之免關征算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上以王旦爲翰林學士曰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翰苑中間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曰爲翰林學士嘗奏事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嘗辨論朝臣毀日者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爲一司實爲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錄糜皆以判義爲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特[illegible]自今有司嚴加戒勵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illegible]有食之。以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illegible]爲將未欲使兼部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坐爲薛安上所訴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畜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訴敏中貿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己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益急遂下獄按鞫乃齊賢子教柴氏爲辭蓋鐵使王嗣忠惡敏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田錫上疏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上書應詔並無廷臣所失議改彈即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

田錫上疏

吏皆行遣即檢舊例施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補位則不失其高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逸而君上常焦勞實爲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決今茲京畿旱多而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損聖君謙睿以爲天不可欺衆不可誣寧志不可奪以謂水表深慨群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怨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綏寧兵者作何籌謀。十一月上將議親郊賜鐵使王嗣宗奏郊禋費用煩重望行謁廟之禮而權罷賜呂蒙正曰前代停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所費所須並可減省是歲減應供奉官雜物十萬六千。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振京東唯濰水災田錫上疏言國家爲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爲曹璨未是陳次第頴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尋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此又言災沴之餘流賊甚起適足爲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慮災傷乃是虛名行損實且非實事。淄雅又言已集六萬騎乞會北面師復靈州特授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陷陣死事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至皆鼓舞相慶。六月併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置一使。秋呂蒙正以疾辭罷爲太子太師。上謂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比年邊防比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蓋多無備如川廣荆湖常須訓練軍伍以爲備不可闕也

王繼忠死事

呂蒙正罷

上之長厲遠略皆如此。劉承宗掌軍器庫上臨幸見其整肅而授閤職。秦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爲貸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易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鄭等釋曰戚里何爲家之勢不爲暴橫以侵人幾希故先帝不容秦國質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防其侵暴驕恣於戚里也
右正言知制誥宋湜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沆爲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吾爲相無它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

恩取譽更祖宗舊制遂至其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力匱之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改更所致於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相府日眞宗嘗問之曰人皆有密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一時朝議浩然歸重。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鎭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爲之。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求直言。田錫卒將奏疏焚之曰吾豈可彰副示後誇時賣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咸平集五十卷行於世上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躐權貴之門在聚發中樂得其正晏如也上覽其遺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李繼遷陷西涼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襲位。上初即位召种放于終南山放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瑩齎詔就山召赴闕仍賜緡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對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語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大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令暫歸因授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作七言詩二章共族羣臣皆和景德二年轉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授給事中從祀汾陰及就職事十三篇一曰議道二曰議德三曰議用四曰議聖五曰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十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眞宗納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眞宗隨手授放臂挽引而上顧謂侍臣曰昔唐明皇優待李白嘗以御手調羹當時稱

爲上事今朕待放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甲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爲美人。京師地震者三。二月知鎭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之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斃或至旰食旦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

石保吉求使相　李沆論丁謂　畢士安寇準爲平章　契丹大舉入寇

奚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保吉求爲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鼎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數日乃拜焉。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以未用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葺陝西振武軍爲四十指揮。八月以畢士安參知準爲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未準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使察所部官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爲下。河決濱州。置龍圖閣待制。閏月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孫密依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爲我裨將所擊麾帥擁東駐陽城淀寇準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近足爲掎角之勢比時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深入密言於上請

幸金陵欽書陳堯叟請幸成都上以問準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蜀者卿以爲何如寇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是詔諸路會兵出禦準白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虜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爲虜境矣何人可爲朕守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即召欽若於行府諭上意受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大白飲之名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撓沮故出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陷虜虜信用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深入所至不利頗有厭兵竟納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令馳奏闕下其書以爲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而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也。契丹寇草城川知岢嵐軍賈宗連擊敗之又設伏寒光嶺伏發虜潰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以千數。王超言契丹引衆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命張齊賢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稍南民奔揚州渡舟人要利不時濟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民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行在。詔魏能張凝田敏率所部兵屯定州。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領兵攻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北朝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素

衛北廟上過河詣南城頓兵於北門準曰六軍心膽盡在陛下上若不登城撫賊必矣上為之登樓張黃龍旗王師既成列六軍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乃遣使願修舊好上命曹利用速行利用自天雄在虜營以前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受書於閣門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且肯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兹事可也上因問準準畫策以進曰如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之後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重受弊不如且聽其和準猶未肯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有語所

上厭兵事有譖準不願與虜和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上雖從和準然召兵四方赴援者日至分兵屯要害地虜懼之雖已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上日不能出魏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之百萬之衆可一戰而死虜若如此誠少抑綏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以得也上不聽因命答書賜北幣衣金帶杞入辭與利用同往上戒利用曰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利則且許之利用對曰臣觀使胡曉胡語人密問韓杞聞其衆問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認求與韓杞龍衛八指揮行在)○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今主上親征六軍精銳不和則戰地決不可得也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息欲歲取金帛乃許以歲遺絹二十万銀一十万議始定利用入辭國母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沿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興動之意已令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齎書偕行請共遵書為約。甲申利用與東之俱還乙酉東之入對撫慰其國母命起居聖躬乃復言頗恭順利用奏云虜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宴從官召東之預焉丙戌東之入辭命契州刺史李繼昌持誓書與東之往報先是東之來其主以御衣食物爭來獻乃以衣服茶藥金器等答之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襲契丹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詣河北安集流民瘞暴骸。○曹利用再使虜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成約而還入見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之利用不言而以三指加額內侍入白三指加額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問幾何曰三十萬上喜甚利用遷忠州刺史。○甲午車駕發澶州城上謂宰相曰昨建議者欲令石普楊延朗等會兵界河邀其歸路以精甲躡後腹背擊之可以無噍類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害損多兵連禍結益無窮已故不若徇其請盟以休息天下或故自渝約然後覆亡之未晚。○河朔自雍熙以來用兵二十

年南北困弊至是懷來民天下大悅乃詔雄霸州安肅
軍置三榷場與北界交易。是冬以明德皇后祔于廟。
曾國長公主遊自化等師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曰自化須因元紛以求制郡等諭以方技之流不可任
郡牧今復有此請當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
呂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有二一則愛
惜名器二則以此銳倖令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
以求倖進者多矣戚里貴近儻未能加責于托之人亦
何以絕之真宗不責雍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
雍王公主自動而趙知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敢
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請求矣偉哉古帝王之用心也
殺中侍御史王濟知河中府上幸澶淵虜胡騎侵軼詔緣
河斷橋梁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備防
舳艫連屬軍儲數万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
請緩其事帝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侍
御史知雜。冬潘羅支為李繼遷部落所殺弟廝鐸立
乙巳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戶部判官
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為煩擾蜀歲敕已
各罷之其江南兩浙京湖路亦望停罷俟歲稔如故初制
置茶鹽奏議規畫比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
丞命停罷仍詔自今榷酤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
河北戍兵。二月令嘉邛州鑄大鐵錢。除北邊榷場。
減上供紬絹。孫僅使契丹賀國母生辰僅始著損益豈
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緣邊入粟補官法。三月上試進
士李迪二百四十人擢迪為第一知蘄州王矩求科名上
以矩自陳□勳歸化歷官無過勤於詞學特賜及第。夏四
月幸龍圖閣。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求罷
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幸國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非理為勞績。秋七月設賢良等
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畢士
安薨上臨其喪。上以屯田員外郎崔昉充秦國公府記
室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秦國年少尤資輔導淵成維
于儒循默不能規戒昉性頗方正以代維屬有禆益因召
對勉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陣文質
在北寨會散直張浩自虜中回言虜人謀以逆明歸寨文
質即告李繼隆秦翰等為備頃之控弦累至文質分扞禦
其部下以連弩射殺撻攬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至後苑
親加獎勞優賜遷秩上謹守祖宗之法故蕭嘗文質之初
北道凡兵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樞文武大政
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
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為其子世隆求近州刺
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駙馬石保吉請
對言僕人張居簡掌以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貴上曰所
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
罰亦不許
呂中釋曰帝王之事異於戚里優厚而恩寵之以金
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干政事撓
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
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

要職太宗亦許減也於秦雍而不則曰恐壞天下法制
眞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焉
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
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近之私非
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商湯而齊
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爲
之○是歲交趾黎桓卒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大轉運○
置入内侍省○寇準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準每以功高
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
進曰陛下欽畏寇準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
曰不意陛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以
準爲有社稷功何也上憮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春秋
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盟此可恥也
陛下獨不知乎爲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此恥可也時上方
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
欲雪此恥莫若選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必臣視陛
下必不能用兵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
德請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眞宗喜議遂決及長封長
柔欽若之力居多欽若每對上必譖準又謂準如投瓊與
孱博以陛下爲孤注耳由是上遇準稍衰○以王旦爲平
章事旦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出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
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奉行故事重改作進
退能否賞罰必當上以此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寺相大
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
三月上試進士姚曄等一百七人擢曄第一○夏五月錄
繫囚自是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囚以爲常○[illegible]問對
○直集賢院任隨上疏言[illegible]詔議
大臣可諫止言數員[illegible]與上
責[illegible]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良[illegible]能直
言極諫科二人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冬十
月葬明德皇后是歲京師冀益等州地震

丁未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二月上至自
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榷○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
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
簿夏竦○濰州北海縣主簿徐奭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
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失安在奭曰陛下不修德所以
皇嗣未立上曰何謂奭因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土
土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
信卿何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
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
朝廷允頒一法出一敕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稟
者以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衛尉丞○閏月上以事關
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關報○秋七月宜州
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
郡王○復提點刑獄○置群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
直學士以杜鎬爲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宋真宗二

欽若言天書再降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旨皇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帛纏如書黃帛所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孫奭時爲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先是王欽若旣相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爲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歟欽若遂以意諭旦旦黽勉而從上驟問杜鎬以河洛圖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意遂決召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旣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

詔封禪

欽若明與上言僞爲天書同爲遊覽之謀。二月禁銷金塗金。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旦等凡上五表請封禪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罷制科。五月出宮人。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又奏泰山下醴泉出皆僞言也。秋八月升兩省侍郎班在左右常侍之上。

李迪陝西還朝

曹瑋奏羌人謀入寇

李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上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爲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爲國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少副其求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爲小冊常置懷袖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迪取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寨兵若干戍秦州卿卽輔詔於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入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封泰山

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車徒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雪嚴寒之候景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爲至誠感格上天助順之意上之初行也詔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爲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爲封禪經度制置使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丁謂爲計度糧草使禮畢幸兗州取中御路還京。大赦。

謁孔子

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憲王各立廟尋以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上至自泰山。是歲嚴贓吏治

睢陽書院

己酉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侍省名職。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衞將軍。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樊丘戚同文聚徒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卒應天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講習其中詔賜額爲應天府書院命同文之孫奉禮郎舜賓主之。夏四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五月追封孔門弟子。代州地震。上親試舉人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梁固等三十二人。上東封回人皆獻歌頌稱贊功德獨進士張籍獻書言封禪告成帝王盛事陛下持盈守成不可自驕滿上深嘉之卽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上詔應門蔭京官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

呂蒙正告老

習經書以二年爲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侍奉禮郎陳宗杞並以與奏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轉對。呂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數章云欲餌金鈎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以首台屬公蒙正進和云愚臣釣直難堪用且問濠梁結網人蒙正得謝果冠台席。張知白上書言事上嘉之自河陽節度判官擢爲右正言。冬十月命諸州置天慶觀先是楊礪充襄王府記室參夢至一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屬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爲汝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比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礪寤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參軍退而語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上即位多好神仙道家

皇子生　陳堯佐知制誥

之事。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十二月交阯貢馴犀命縱之。是歲黎至忠卒交趾亂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銅候儀成。三月李公蘊來貢封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夏四月九擧官限。皇子生後宮李氏所生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東宮寡言上命爲司寢既而有娠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若完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是爲仁宗劉修儀撫爲已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之知。五月安定郡王薨。京師大雨。六月契丹來告親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糶振之。臨朝黜責。視刑局疾。詔崇文院與官詳校道藏經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刪去之欽若以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去。八月命吳洪揚廬州長吏兼安撫。以陳堯佐知制誥兼史館

上將西祀

修撰國朝故事知制誥者必先試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辛亥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不思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一巡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奭又上疏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衆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毆奏符瑞奭復上疏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不以稱

祀后土　謁西嶽　呂蒙正薨　天下

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靈木異草然後自方哉奭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召隱士李瀆辭疾不至。次華陰縣謁西嶽廟。三月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次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潘孝子墓。夏四月呂蒙正薨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而囊之。詔兩浙福建荊湖南北廣南等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特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

內臣不過留後　陳堯咨知荊南　奏進士　聖祖降

獨宰相王旦以為不可從。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疾亟之日求為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官不得過留後者旦之力也。上以陳堯咨知荊南府堯咨第一人及第少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常自謂小由基及出守荊南問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見稱於人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公曰荊州路當衝要到發營餞殆無虛日然稍精於射何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德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其後自以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陛謝曰自陳本儒生習[illegible]一日家陛下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優恩。冬十一月上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士三十一人擢張師德為第一

壬子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饑。三月上試進士徐奭等一百二十六人擢奭為第一上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第以召其高第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榜首或取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頂[illegible]鉉乃上居寵取至臣之威重上喜其清切遂以為第一。四月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怠前志尋尊聖祖尊號

立劉后　丁謂交結五鬼　時人有五鬼稱

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為元天大聖后應天慶觀並增聖祖殿。立德妃劉氏為后上欲冊后時王旦在病告閉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出於微寒恐不可母儀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以何人為后彼必有所對他日果以欽若之言問安仁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配明主上翌日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如此蓋安仁常為沈倫門客上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固上勤於政事每退朝閱天下奏報群臣章疏常至中夕后皆參預周密審諦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謂幼聰悟何齊名翰林王禹偁亟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白[illegible]修撰由是名聲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數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淳化四年登第累遷戶部判官施黔溪洞蠻叛奉使安撫謂至召蠻酋舊州刺史田彥伊等諭以威信彥伊等感泣乞世世奉職貢蠻部請立銅柱刻誓謂作文以誌之又奏議俾蠻以粟易鹽而邊儲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祕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十二月置景靈殿使以劉承珪為之。作景靈宮奉聖祖

癸丑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兩浙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為買販騰踊請禁之詔兩浙發廩平糶價而買販勿禁聽之。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皇朝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楊億罷分司西京先是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

塚等字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
爲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眞有性
氣不通商量及議册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
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猶不衰王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
名出己右日相與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
出文稿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
命臣下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始知爲
人所譖由是陽狂奔于陽翟億雖去職上眷之未衰聞疾
愈則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illegible]
獨闕往年同制誥如嘉謨思類相如逢山今日登瀛中[illegible]
御多聞過仲舒上之愛惜人才保全忠賢如此[illegible]

准協定大業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上遣玉
清昭應宮張詠上疏言不當造竭天下之財以窮土木之
工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於國門以謝天下上雖
不能從亦優容之不加詠罪

呂夷簡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易
亂爲治易危爲明王者使興危者使存惟諫能之故古
之人君雖有雷霆之威萬鈞之勢必開直言遇切諫則
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加爵祿以貴之人臣折其短
廷指其過加誠愈納不敢輒怒養將以開言路而來諫
臣也以逆耳則思犯顏則怒拂心則誅則忠臣良士皆
鉗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眞宗皆有堯舜之資
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臣逐
一御史故宜言聚於朝忠言盈于耳宗社有萬世之必

無一日之廢由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臣等命出入頗干擾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
違者重論之州縣容受而不奏同罪○七月立亳州謁太
清宮詔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
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祔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知濱州呂夷簡請免河
北農器上曰勸稼穡興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即詔諸路
農器並免輸算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升應
天府爲南京○作景靈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天
地○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
國公○夏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王欽若
罷欽若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爲人未嘗詭隨

上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
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後上言及之
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欽若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度其
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顯斥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
○以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秋[illegible]月河
決澶州命塞之○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
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言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
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
免○九月上親試亳州南宮路張觀等二十一人擢觀爲
第一○幸五嶽觀建醮改名會靈○冬十月玉清昭應宮
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工須十五年丁謂令以

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元皇觀
乙卯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上詣玉清昭應宮上
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
天下○二月淮浙饑○上以三司判官闕謂宰相曰或言
三司不欲數易吏率其更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
勾院關防之地官卑權重亦難習事王旦曰三司併爲一
司實爲煩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其於勾考則益疎
矣不若復分三部逐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簿
領之勞得以精意閱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
契丹迓者邢祥辨給好以氣陵轢人稱本國宗文館明皆
賜鐵券曾折之曰大臣反側則賜鐵券何及宗文館大帷廣
選上表其不孚特遷翰林學士直日上召之燕衣坐便殿
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近臣
六參知政事上好神仙崇飾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
爲景靈宮使不受命忤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辭謝上
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豈容自異耶曾頓首謝
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得罷政
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禍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
二百八十人擢齊爲第一先是上夢殿下有采一苗其茂
興殿基相高下及拆第一卷乃齊之名上見齊姿狀堂堂
謂寇準曰得人矣初上義貫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美久之遂
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呂文穆公蒙正王文正公曾
李文定公迪宋元獻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
詩曰皇朝四十二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耶蓋伯庸纔元憲既天下並
然未幾裴守位自大理評今禾有閩多士而後大拜者皆
平台詩識也伯庸大理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
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十卷○夏
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閣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尋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寇準
罷爲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姦邪數與
分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
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焉旦等曰準好人施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
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爲樞密使中書事有關送樞
密院礙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旦旦頓首謝既而樞密有
送中書亦礙詔格旦但令送準準大慚旦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語旦旦曰理固然臣久在相位缺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
罷使人私於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
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
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復爲樞密使同平章
事○詔倉使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爲月課○五月求直言
○申禁金飾服○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
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歐宗仁遷解州團練○八
月張詠卒詠時以樞密直學士守陳州詠少倜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爲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
其用○冬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宣徽南院使兼樞
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曙叔知益州既至盜賊屏息輕

王晦叔知益州　李及薦張錫

重一切錢之弱，十股幣不數月盜徒屏跡，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春糶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二，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貧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之民，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工部侍郎李及薦張錫才堪御史，上曰：「李及清謹人，未嘗有妄舉。」即授錫監察御史。錫為人清方，勤於為善，篤意讀書，至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初知□□縣，以循良稱，改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才進士自錫始。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前為令者闔門重閉以□閽，廢治。錫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覆時□，富侍貲刑時斷，於是豪猾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

謂罷劉平　陳堯叟罷相

史，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親察和而剛正，真御史也。○二月，置資善堂。○夏三月，授李遵勗節度使。○夏六月，謁會靈觀。○上以劉平為御史知雜，謂參臣曰：平剛正，言於上曰：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謂所擠，出平知邠州。○秋七月，蝗。○八月，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強力明辨，多任智數，父與樞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九月，秦州屬羌唃廝囉宗哥立遵等三萬人入寇，知秦州曹瑋敗之。

上玉皇聖祖寶冊

丁巳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牌給京城寺觀天下名山。○恭謝南郊。○大赦。○二月，增諫官御史員。○李公蘊封南平王。○召馮元侍講。○陳彭年薨，上臨其喪。○夏五月，以仍歲旱蝗，遣使分路安撫。○上謂宰相曰：比聞知廣州李應機為政峻急，先任廣南轉

王旦罷

運，嘗上言：廣州民無丁稅錢，應機議科納，尋本路許罷，累政皆難其事。今應機銳於國用，欲遂其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綏輯，驟增賦調，亦恐非便，可罷之。○上以知益州通判劉燁為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治蜀以法繩下，有訟其太苛者。會燁至，上問：凌策、王晦叔二人治蜀優劣何如？燁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晦叔治蜀值小歉，饑民多盜，故以法繩之，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秋七月，王旦罷。旦在中書，處士魏野以詩寄之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得詩大感悟，後以疾屢辭政柄，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旦固辭，上曰：方欲以大事託卿，因命皇太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能繼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政府獨凌策、李及二人。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於職，然後遷。河南張師德久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其故，公曰：師德第一人及第，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之，不意兩及吾門，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有體。凡所舉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內無水旱之變，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旦任事既久，有謗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辯。公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愛尤篤。在富貴，不為驕侈，專務儉約，率勵子弟。凡子姪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八月，以樞密王欽若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王欽若，王

王欽若入相

旦曰欽若邅遂陛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後賢士乃可臣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京師傳有聖水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右正言劉曄言前此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亢陽之時而興土木之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擢知御史雜事奏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民棄父母所爲浮屠追人言近臣不當爲子弟乞恩澤以開倖進之路時論韙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備西北故土及支凶荒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纔令加塗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天下大荒旱蝗爲災蓋君臣有司爲誣罔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爲此者。王旦薨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旦尋以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欽若興旦不協遂不下輟朝之命王旦疾亟上命肩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文正謝曰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彊舉笏曰臣愚以爲莫若寇準上憮然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文正在位日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忠定言者或以爲非上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以有變更矣上旦居相位王曾等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甚附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當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衆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也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大慚。邊肅嘗坐贓貶向敏中謂旦曰邊同年責已久乞復可乎旦曰爲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上嘗召李行簡命爲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中澹不樂仕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令問旦旦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

戊午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于資善堂。振河北饑。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饑。三月修京城。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變故也。以李士衡爲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傾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八月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賜名禎謁太廟門有左右珥黃雲捧日大赦。以戶部員外郎晏殊充太子舍人先是祥符間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賞欽當時士大夫各

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元獻是
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
中批除殊政大臣莫諭所由次日進見上諭之曰近聞館
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
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
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爲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
誠實眷注日深未幾擢翰林學士左庶子元獻既以道德
[illegible]侍東宮頗爲眞宗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字問之
[illegible]所對以以其藁進示不敢洩於外公生
[illegible]以鄉里號爲神童故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
之以聞眞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illegible]
試題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上益嗟異之因試以他
授秘書省正字公之忠正不敢爲欺君之事於童稚時已
見之矣。冬十月孫奭言茶法屢更非不信之道即詔奭
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
己未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上親試舉人賜王整以下二百四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内時寇準鎭永興軍
朱能爲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
天書降乾祐山盖能所爲也羣臣無敢言。以夏守恩爲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美爲神衛龍衛四廂都指揮
使上不豫中宫預政倚用守恩故也。六月王欽若罷時
欽若因遇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
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耶
。河決滑州。以李允則知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集
之欽若也將行其門生祖勳造謁曰公若至河陽稱疾亟

求補外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
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既至遂拜平
章事時丁謂爲參政事準甚省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
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
誣自此萌矣。秋八月大赦以天書再降乾祐縣也。馬
知節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又
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以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
馬以嚴飭見憚知老將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屈
[illegible]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
[illegible]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以後上每行幸以
以知節爲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戮一
人。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illegible]
親諡視賜以樂銀大錢。京東河北水。上以兵部員外
郎趙稹爲益州路轉運使上諭之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
卿至蜀可一一奏來朕當爲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
詳。冬十一月除犯酒麴銅鍮等死刑。辛未朔。十二
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庚申天禧四年正月以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留後簽
署樞密院事。二月江淮浙利路饑遣使安撫。
向敏中薨臨其喪敏中端厚多智善處繁劇識大體務靜
遠權門無私謁諸子不令營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爲謹
於承納不妄推薦當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大風晝晦
。分江南轉運爲東西路。楊億復翰林學士初億自汝
州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
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保庇之今此職欲
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踰六年乃復入禁署億之於

周懷政 太子監國

是父億性耿介坦夷重交遊崇尚名節然評品人物喜
太明人多怨之億文章爲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尚書
○上寢疾明肅劉后益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嘗目祕周懷
政欲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典左右春
坊事出告寇準準遂建議密令楊億草太子監國制中外
無知者仍進億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授以神器以固萬世之基丁謂佞才而挾姦曹利用倚
權而使氣皆不可使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
臣翰輔翼之會準被酒盡泄所謀且言非久洗垢乾坤謂等
懼力請罷準上以疾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
寇準罷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
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
大體耶於是丁謂乃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
附謂時上不豫政事多宮中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
固后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
準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既罷上所以待準
者猶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遂貶也勅命與小州謂輒
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而始此朝
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朱能叛準再貶道州司馬
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
準何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

李迪相 周懷政伏誅

試禮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迪爲平章事惟演言馮
拯極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
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
政伏誅初懷政黨與上恭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
泄罷相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因疎斥懷政謀

殺謂等復相準奉上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楊
崇勳諭之崇勳詣謂第告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殿東
廡執懷政訊鞫具引伏斬之懷政伏誅有欲并責太子者
上意感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爲此計上大悟
○謂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叛後報潰能
縊乃自殺○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
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
附權臣爲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爭之因
詬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illegible]
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
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
朋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拯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
深駭物聽況丁謂李迪俱逃之意乃各降一級罷相謂知
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未出謂入對上詰所爭狀謂曰非
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因賜坐
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
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
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
蓋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以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
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
何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深惡迪迪所以不留亦
上不豫中宮意也○上寢疾大漸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
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上上令官中錄所訴
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
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直必先按其指斥

狀與之罪可然無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以羨餘而進
奉者朝議欲賞之上曰內批云國家賦斂有常數豈得羨
餘若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剋安可賞　祖宗朝
檢制臣下如此稍克聚斂者安得不戒
辛巳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聰稍康故也。京東大雨
。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擅權乃求外任出知廬
州。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
經使兼潤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
繼明為之。明年帝崩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上
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illegible]
孝廟號眞宗。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子十三歲尊皇后為
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明肅皇后權處分軍國事[illegible]
制也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
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爾何可改也宰相丁謂擅權欲使曾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貶寇準雷
州初準十九歲登第相者謂之曰君須作宰相但登第太
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類盧多遜
又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
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遊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至雷州看圖
經云南到海十里乃悟前定始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
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敕揭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
宴飲驛吏言狀準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久
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懼不知所為準
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賜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敕授之準借錄彩拜敕於庭復飲宴至暮而罷道出公
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
竹必不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為萊公竹方準之貶
也丁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洎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
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行也寇已移
道州聞丁來遣人以蒸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為得體。貶
李迪衡州團練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
或餽之食中使輒不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
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
惜之而已。璘知萊州始丁謂[illegible]
坐者猶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
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蹴然遂不復爭。三月庚午
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先
是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
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
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
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不欲
同列預聞機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卒行其志。四月加贈
皇太后三代。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先是眞宗崩命宰
臣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
下司天監邢中和言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水石允恭
曰第移就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朝

遂遣使拔行揭賈以允恭擅移皇堂事杖死于鞏縣乃籍其家
罷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初曾見謂獨相欲以山陵事
升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
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
故令允恭擅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會食資
善堂召謂獨不與太后諭拯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恭
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
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示之因曰謂前
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先
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
謂拯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
有逆謀哉乃罷謂仍黜林特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
。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
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又曰王君服議會靈觀使頗拂上
旨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憚我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
不為小謹嘗飲酒使者至令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
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
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自蒙拔擢。錢惟演猶密使惟
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
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
御殿垂簾先是王曾建議嘗入相始用百官表賀太
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為首相欲蹈丁
謂故迹曾曉以禍福且迫折之拯不敢肆問是事一決於
太后。初丁謂於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

下制令稱予而便殿止分稱吾太后詔止稱吾。冬十月
葬真宗于永定陵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馮拯改曰永定
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
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一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相
州士衡婿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
以此為親當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
筠為御史中丞。孫奭請給兖州學田從之諸州給學
田始於此。上初御經筵令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
李維晏殊與焉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
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續宋資治通鑑卷之七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經進

宋仁宗一

乙丑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諮議省浮費置計置司○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夏四月罷禮儀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八月丁巳太極殿○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或傳詔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時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俱相欽若意上嘗爲飛白書王欽若字太后遣中人賫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寇準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其一命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賜謚忠愍○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爲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故詔禁之○知漣水軍劉餘慶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牧不盡錄尋詔犯入己贓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資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祥符末薛田請置交子務至是始詔置務官主之○江州旌義門陳蘊年八十家同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有行義補本州助教

丙寅天聖二年春三月乙試進士奏宋祁第一大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以祁第十賜宋郊兼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劉平知瀘州平在任四年夷使往來薄其禮而厚其供北人畏服上嘉之密賜錢二百萬開屯田募貞以資邊備○秋八月辛國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因幸武成王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論輔臣曰郊祀重事令禮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宮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中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大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爲美人

丁卯天聖三年夏四月以劉燁知河南府太后嘗召見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燁輿以對因爲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涇原屬羌寇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秋八月罷責益州舉人館務初益州舉人自張詠爲守以來皆給館務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以爲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猶不能行之於遠方耶悉蠲之○王欽若罷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姦邪如聖諭○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位台部尚書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曾拉贊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

用舊翳不平彛詔宰相樞使序班如故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乃召張旻于河陽爲樞密使旻代已始悔懼焉

丙寅天聖四年夏四月知川陝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使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爲詔還之。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究獄常多判刑部燕肅言唐决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貞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殺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至百倍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吏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請天下獄皆一覆奏則以死者徒充犴獄而又不得决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識自肅發之。閏月定江淮歲漕額爲六百萬石。召輔臣侍經筵。上謂輔臣曰軍國用度至廣有司經費秋毫皆出民力朕於宮闈之內累加告戒俾從儉約近籍後宮所備金帛計二十餘萬其並賜三司以贍軍費。上愛惜民力其於宮室臺池尤重興作三司常欲以玉清昭應宮故池爲御苑上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用此以資遊玩之侈哉。溫廣數州歲貢柑及蜜煎菓實又致其餘於京師大臣王曾曰數郡涉海踰山道里迂險難於齎送請加禁止上命罷之。六月大水上避殿減膳肆赦蠲田。秋七月罷陝西醋務。減兩川錦綺貢。冬十月甲戌日有食之

丁卯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晏殊嘗論張耆興池苑能徙以恩倖遂及榮寵天下皆切齒之夫樞密與中書爲兩府同任天下大事今朝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材處之如耆者不可爲樞密使但富貴之可也頗忤太后旨至是因從幸玉清昭應宮坐以笏擊僕爲御史所論出知應天府。三月上親試舉人賜王堯臣以下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秦州地震。五月德明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黜曹修古言職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時爲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爲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捕毛放者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出知歙州。九月同華等州旱祕閣校理謝絳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摩后以導蓋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號施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嘗薦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冬十月罷陝西青苗錢先是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至是罷之。頒五服勑。十一月癸丑郊。十二月以孔道輔爲龍圖閣待制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虜主默然

戊辰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二月大風晝晦。張知白薨知白在相位愼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

張士遜同平章事　劉隨罷　劉筠罷　陳從易楊大雅知制誥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諡曰文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曹利用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上從之。作西大一宮
。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
自北流於西南光燭廷尾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上
以星變詔自五日降繫囚罪力役振流民時輔郡又旱命
禱禳于文德殿御史李佑奏曰天子布政之宮爲禳災異
輒命緇黃讚唄於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五月河北京
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隨罷出知濟
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
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
出之。江淮兩浙水災遣使隨路安撫。初章獻劉太后
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蔡齊時爲翰林學士
命齊爲記崇勳陰使人諭齊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齊
故遲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
中改龍圖直學士出知西京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
不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論宰相取記齊始上之齊爲
人剛正有守初爲司諫時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
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齊許以知制誥齊拒之益堅已
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齊歎曰吾受先帝
之知而至於此宜爲權臣所嫉得譴非吾懼也既而晉
公敗士賞其用舍皆得責獨齊終無所累。八月河北
水遣使安撫。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入翰林與楊億齊
名世號楊劉。録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
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
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朝廷
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仲

曹利用罷　曹利用死人以爲冤

淹爲祕閣校理
己巳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先是利用爲樞密使加
侍中封鄆國公利用退朝道逢彊人奪其樞密使印以爲
不祥意甚惡之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
輊爲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凡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所
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而爲小
人所惻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復請啓曰臣已得告侍中
家母或其親舊爲言許之矣於是又降出利用莫知其
然也但已三執而已繼而行之權傾中外太后亦嚴憚之
但呼侍中而不名至是后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嘗
得罪后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崇勳
恥恨會利用姪汭爲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法
乃詔王博文與崇勳同往鞫之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鍛
獄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之且傳致汭辭云利
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頓首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
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王曾亦爲之解后曰卿嘗
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官故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
非所知也利用黨皆畏罪亦從而毀之獨群牧判官司馬
融言稱其枉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貸景靈宮錢貶崇信
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
懷敏不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死人以爲冤。
大臣功高權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曹利
用悼襄陽之死是矣切以爲不然殺人者必見殺賊人
者還自賊昔者李斯譖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
而斯之過禍尤慘於非鮑高譖掊自私齊直死之後鮑
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遇禍尤慘於首利用與丁謂諸

曾宗道卒　呂夷簡同平章事　復制舉等六科　復理檢院

冠萊公有不臣之謗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朱崖之行皆有蕃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影響非其自取歟古人有言好訐之士敗於訐好辯之士窮於辯道德正直之士爲然乃能斯言得之

二月曾宗道卒上臨其喪宗道爲參知政事太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皇帝孝太后欲以大安輦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輦後乘輿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頭參政且言骨鯁也謚肅簡○張士遜罷出知江寧利用馮拯自念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振河北水災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閏月禁捌寺觀○復制舉等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爲初盛度請于眞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蓋因度之議也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請復置從之○復理檢院仍命中丞領使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下寃不上聞乃詔復置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爲檢匭如指陳軍國大事並致檢匭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寃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爲進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復轉對詔許極言時政得失於是奏牧判官龎籍司馬池皆因

潤澤宮災　王曾罷　范仲淹罷

轉對言事○夏四月大赦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李德政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封交趾郡王○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應天戒也有司劾火所從起繫守衛者于御史獄中丞王曙上書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孝武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不當居陵旁故災今玉清宮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說蠹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警之願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天之告戒乃復置獄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上與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詔罷修宮以所存殿爲萬壽觀○王曾罷先是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制后益不悅會昭應宮災罷相出知兖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秋七月罷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罷職田詔以其租送官計所直給之○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淹罷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爲秘閣校理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荅又奏疏請太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南府通判

庚午 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爲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必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或告八斗叛入夏州方對客弈棊遽曰吾使之去爾勿言也繼遷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環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地始置弓箭手斥塞上弃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一頃再經秋獲課市馬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爲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即要害處爲堡使自墾其地爲方田以溝之又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又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從他軍以其習知蕃情與山川形勢也其措置皆可爲法○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眞宗御容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凡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夏五月大雨雹○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三人○秋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九月罷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罷之○冬十月除解鹽禁○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詠范諷爲之○十一月戊辰朔○高麗來貢

辛未 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以女眞降人晏端等一百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遼州給田處之○三月賜青州州學九經○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冬十月翰林學士宋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事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以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悖太后意出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臣也○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每御經筵設綵架度書策外向以便侍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外奭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上施於講閣三請致仕不許奭以年踰七十固請乃命知兖州仍詔須宴而後行遂宴于太清樓○十一月除兩川鬻栗○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錄奏馬季良秉賢殺理錢職皆緣遺表超授官秩於是曹修睦勸務借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借監濰州舒州稅少連漣水軍監酒修古鯁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是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眞立隆緒疾劇召東平王蕭孝穆使輔立其子宗眞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遣使慰之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寶訓成初王曾爲相言唐有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爲一書上從之○册上母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薨初皇太后以上爲己子而順容李氏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無敢言者至是疾革乃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簡奏事簾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后愕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爲間我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非利夷

簡與其卻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林獻可請太后還政竄于嶺南○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固有忌諱人情欣然自前秋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旨降黜近復閻進士林獻可因上封事遽竄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之甚難佞諛之言遜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爲佞者多致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失是以政之理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人君之要道也○江淮旱遣使體量安撫○秋七月置諫院先雖有諫官而無諫院至是置之○八月大內火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有司寬火所起多因宮人董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求直言○大赦○冬十一月遷修大內成恭謝太安殿大赦改元○元昊寇西平屯

癸酉 明道二年春正月振江淮饑○二月有星孛于東北○皇太后朝饗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又議后欲被天子服冕參知政事薛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固執以爲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服褘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袞衣儀天冠行禮○親耕籍田○三月皇太后不豫大赦恩○皇太后崩上見輔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上悟卒以后服斂後遺誥○皇太后遺誥尊皇太妃楊氏爲皇太后爭議聽政中丞蔡齊言天子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豈宜女主相繼稱制以是太妃卒不得干政始上在乳褓中太后使妃護視有力焉后崩使妃嗣享尊位後詔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後並以保慶太后稱○夏四月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者審取勑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太后既崩左右有李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乃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謚曰莊懿或言太后死於非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詣洪福院將易梓宮見后容貌如生服飾嚴具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初三司使晏殊領劉太后旨爲宸妃墓誌云生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宰臣曰先后誕育聖躬誌為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秘臣備位宰相俱知其事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言先后實誕上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樞密院事初德用爲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五月殿中侍御史請焚垂簾儀制時言事者多暴太后垂簾時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垂簾時事○罷群牧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

東京淮畿○兩京江淮路蝗食草木殆盡○旱詔省尊號
○秋八月置端明殿學士○出內藏錢賜三司以助國用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太后莊懿李太后于永定陵○祔莊
獻莊懿二后于奉慈廟先是錢惟演請以二后並祔眞宗
之室禮官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室每室一帝一
后禮之正儀章穆皇后已祔眞宗廟室皆叶 祔 后之
文莊獻莊懿二后謂且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
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有司請以奉慈爲名詔從之至
明道九年中禮院議遷祔二后於眞宗廟室從於章穆之
次○張士遜罷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士遜居首相不
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夷簡適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罷
相○以呂夷簡爲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宋綬編中書總例
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此皆可爲宰相矣○十
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二月復提點刑獄○上
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
所失者亦宜念之○廢郭后初郭后倚章獻之勢頗驕橫
後宮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
尚氏楊氏並得幸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妬之屢與
紛爭尚氏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
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頰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
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乃
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乃決
意廢后詔稱皇后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伏閤言后無
過不應廢上遣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道輔等語夷簡曰
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且諫止奈何

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
引漢光武故事以勸上爾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
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
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明日將留百官與宰相廷爭夷簡
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
睦州餘皆罰金遂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揚借
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勸言正家以御天下后非有大故
不可廢殷少連言陛下親政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臣
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諫且伏閤上疏豈非
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極進而言者又言
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河陽簽判富弼亦言
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言者疏入
皆不報后別居長寧宮明年出居於外十月改淨妃爲
金庭教主居安和院賜號名曰瑤華宮後近臣有獻詩百
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前日之作果非上意也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蝗京東淮南饑○置崇政殿說書
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爲之日俾二人入侍講
說○元昊寇邊○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詔權府州
振薪漢饑民○夏四月罷藉爲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
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藉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
下付者上爲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置殿中裏行四員○五月以程琳爲三司使○以河南
府學爲國子監○六月策制科舉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評事吳育
茂才異等進士張方平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之拒入等

閏月淮汴溢。罷無額寺院。秋七月樞密使王貽永加同平章事。以范仲淹爲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若神每上疏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譏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以貶責猶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一不肖者指若訥也。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天章待制王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大臣或諫之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質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其何敢望之然得與爲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頸爲待制一歲出守于陝又數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惜餘人皆質平日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每語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質初判流內銓歎爲纖職病於選法未嘗有所改易人或問之質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後爲荊湖北路轉運使當西方用兵急於財用之時質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務近寬平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獨若平日又知荊南府惠愛之聲尤著民有訟婚者訴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士婚剩剩比之子雖貧於榮利既薄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心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否爲己休戚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平居疾病退然如不勝衣及臨事介然不可以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云。初錢惟演素忌寇準又附丁謂惟演作題名削去準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副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即日命刊去之推演素侫爲京西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有星孛于張翼上以星變大赦。王曙薨以王曾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出美人尚氏楊氏初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即命氈車載出後楊美人聽入道賜名宗妙與廢郭后並居瑤華宮。龐籍爲殿中侍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獄其事宰相李迪獨薦諷寢不報宗諒爲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寵其略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有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諒知信州。十一月册皇后曹氏先是上命宋綬作詔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茶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遂立曹氏彬之孫也。景祐二年春正月御史裏行孫沔上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讜言雖曰狂愚猶勝諂佞況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悉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水旱相荐虫螟爲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又曰去秋以聖體違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且一月之中適滅其半慶辰佳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萬務豈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衝洛堂延對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戮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紈艶冶之

置邇英延義閣

李迪罷平章

王曾為左

杜衍為御史

邑局鉛九重四關一仍舊貫以承乘輿天遊固未見勅召名臣請問外事訪祖宗之紀綱質朝政之得失臣恐其未可也書奏再貢臨永州酒。置邇英延義二閣命羣臣侍講。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乃命李照考定王朴所造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李迪罷出知亳州上初召夷簡及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還第翌日遂罷迪性淳直寡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迪七年罷上家其神首門遺直又改所居鄉曰遺直鄉。以王曾為左[illegible]明平章事曾為人周密沉靜在上前開陳數可辨博有條[illegible]國家事或至日旰乃出燕私休沐訖不道省中語天下[illegible]爲[illegible]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不[illegible]過[illegible]當國七年万物茂宜四夷休寧蒸生回薄熙有[illegible]務大體若丙古清淨如曹參類[illegible]職如魏相進賢不植私恩士不為黨退不肖不好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原分之財于時被其化者察察者歛沾沾者愧焉

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声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施設亦無歉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夫子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癖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歟

杜衍為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與

蔡齊

郭后薨

三司員

郭稹

坐便殿以極獻替從之進[illegible]閣門[illegible]點馬試吏負此皆細務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蔡齊自子奪吏不能為姦。秋八月置提點坑冶鑄錢官。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聯燕集詔以王宮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置勘集院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者。復羣牧制置使。十一月廢后郭氏薨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答語甚悽愴尚后小疾遣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明年春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諫官姚仲孫等請窮治侍疾者乃貶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乙未郊以太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首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今斥介而它舉必以擇賢而舉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丙子】景祐三年二月上患三司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詔命阮逸等定樂。秋七月置太宗司。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災八月頒宮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申心喪解官法初集賢校理郭稹幼孤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準生四子稹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稹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曾勅為嫁母無服下御史臺詳定兩制再定乃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十二月詔宦粥非經銀某司不行。上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於傳註訓詁不為由釋至兆上治心脩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諭析邑解縱自上川位大臣或採法令斷天下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為迂闊然上留獨意經訓舜三代得昌朝以經開說慨然善之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昌朝請為記錄歲終歸太史

丁丑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懿皇后祔永安陵莊懿李氏。三月置天章閣侍講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等兼之。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佐王曾上且任事久多所專決議論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後以問曾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二人腹心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知其情可察矣上問曾曾以蔡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皆罷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齊歸班。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初拜相以唐劉蕡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凡蕡之言皆當今之病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天子嘉納之。五月芝生化成殿楹。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異宿下。八月詔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州壞民廬舍忻州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詔非藩鎮不立學知穎州蔡齊乞立學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illegible]李　燾　經進

宋仁宗二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有彗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雹。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舜欽進疏一曰正心二曰擇賢望陛下修已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國。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舉牧判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史臺決是非琦論隨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去遂出判河陽堯佐判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侍郎。以張士遜韋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諭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以飛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上欲以宋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以郊為翰林學士上遇郊厚行且大任學士李淑等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弗為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庠。上試進士三百一十人出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溱賦曰國用既足民財乃豐故出富民之要率歸節儉之中上覽而悅之擢為第一。夏六月上以水旱為憂乃詔諸州旬上雨雪狀。秋八月復發運使。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秘書省著作郎田況大理寺丞張方平初赴

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與范諷皆以茂才異等薦之。景祐元年。以進士中制科。授秘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知蘇州。得其所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復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是歲射策優等。遷著作郎。及元昊叛。方平又上書。進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此必敗之道也。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之巢穴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熒惑犯南斗。○冬十月。參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辨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十一月庚戌。郊。羣臣請加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勳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宰相張士遜懇請不已。乃詔英睿二字不許。餘從所請。○王曾薨。諡文正。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家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十二月。京師地震。○趙元昊欲叛。未發。先爲嫚書求大名。張方平以爲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兵。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輒用之。必有喪師覆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所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練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意用兵。天下騷動。○元昊僭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鎭戎原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駐賀蘭等處。爲鎭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號六班直。元昊制蕃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諫元昊勿叛。元昊勿聽。山遇挈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蓬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勑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普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蕃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會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時鄜州通判高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劫之都市。少折其謀。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絶互市。榜於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黜也。○命夏竦范雍經略西夏。以竦知永興。雍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竦奏上言。須者經遷塞寇朔方。先帝惟戒疆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

略有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
旦邊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
毋得與戰彼飲無日原賜予以喪緣邊和市可也待其應
也謹上七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唃廝囉四嚴備巡
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關報六逐州招補民保捷兵七增置
弓手入并小寨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十揀公處兵所
言後多得之○唃廝囉加節度使之賞擊元昊以披其勢
○交趾李德政封南平王○諫官吳育言比年以來有造
作讖記之語疑似之文或不斷姓名因而譏毀善良朝廷
為之德庇姓氏正使姦人得計忠良易以陷沒動搖人情
駭惑君聽無大於此並皆殺無赦守以為聖朝不
宜長此風俗上善其言詔開封府御史臺嚴察以聞
寶元二年春三月鑄皇宋通寶錢○夏四月
粟實邊○六月省乘輿官按浮費以資邊用○秋八月西
川大饑○冬十一月孔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
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等
臣張士遜素惡琳而孫道輔不附己將併逐之謂道輔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元昊寇保
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勤巡檢司指使狄青敗之而青功最
多被賞特厚初元昊官乃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
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
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元昊世仇若有私約通道賂何使衆
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
首馘羊馬自效○閏十二月以蘇紳為史館修撰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言

於上請罷減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
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
虜中罷燕如弼言上深悔之○上以偏將丞制世衡簽書
鄜州軍事世衡至郡務以恩信招撫屬羌有得虜事來白
世衡方與客飲即以席上金器與之屬羌皆願效死青澗
東北距河邊常為邊患世衡請遣屬羌擊之前後殺獲
甚衆未嘗勞士卒建營田數千頃命一子視士卒醫藥無
不感泣思報王堯臣安撫陝中奏其治狀上降詔曰清邊
臣如此朕復何憂○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勤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
兵先走劉平石元孫引兵救延平遇賊戰死而雍守勤
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
賊詔以兵圍守其家覈收其族御史賈昌朝言漢殺李陵
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夷其族無王繼忠家後賴其為自事
闕未可知今収其族恐賊後日之悔上從其言乃遣富弼
責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黨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
死宜厚卹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須誣人黨以自免德和竟
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言急上召問其諸將敗亡狀
報故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弼曰此非上意宦者相惡
上知四方有敗民有急不得許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
丹矣○募陝西強壯尋詔諸州點集強壯止令護城不刺
手面除閱習外無得他役○二月以夏守贇為陝西都部
署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諫院富弼言用守贇既為天下
笑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守勤黃
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求直言初宰相恐
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應天變莫若通

詔陝張方平上疏曰陛下繼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
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
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
地鬼神亦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
書呂夷簡讀之曰公之及此言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護塞軍○定資
政殿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壬午慶曆二年春正月復分師修堡法○范仲淹上言曰
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
以為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
其近者則利以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官兵則危今賊敵
又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陛下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
攻術然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
戎狄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
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紬絹二十
萬疋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
諸路帥司參議○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
之甚寵褒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於是權倖
畏斂不敢撓法干政○盛申甫馬直方在館閣中自陳歲
久請一貼職上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太官給食○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
詔河北諸州強壯[illegible]州閣習委知州擇其強
勇者刺手背[illegible]四方用兵夏竦并護四路劉平
石元孫任福之敗皆敗主帥而竦獨不問賊陷豐州諸將
出兵牽制而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寨遁而去知諫
院張方平論列之詔罷竦復度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

自效邊備漸完○上試驍人賜楊賞以下四百餘人及第
○初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元昊叛將兵出戰四年
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獲牛羊器甲數萬上嘉其才
勇遷為秦州刺史涇原路副總管上嘗欲一見之詔令入
朝會寇迫平涼乃令亟往御圖像以進上觀其表儀曰朕
之關張也元昊納款累遷彰化軍節度使始青為裨將殊
為韓范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之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不足多青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
秦漢以來成敗之迹無能言之○慶帥范仲淹奏環州屬
羌未為用非种世衡不可以得其情以世衡知環州而延
州奏青澗非世衡不可守朝廷以為然命仲淹別擇人仲
淹奏世衡恩信已浸入青澗蕃部骨髓中必無它虞環州
當衝要之地非世衡不可朝廷從之世衡至郡按行屬羌
待屬羌如青澗屬羌懷敬定川之敗世衡領屬羌數千人
援之又教士人習弓矢凡郡中事之小大過之輕重皆以
射之中否定賞罰士農工商釋老之徒無不精於射夏人
大畏之戒其下曰無涉環境彼有惡射將環人賴之○築大
順城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慶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
萬騎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城成詔賜今
名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環慶寇益少矣○築招安寨
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遷民苦於寇幾盡籍
至稍葺治之金明西北有橋子谷籍令指使狄青將萬餘
人築寨於谷傍扼賊數萬又築龍安寨取廢所據故地凡

下一城據其要害俾賊地而耕之寇至即戰而元昊之志沮矣。契丹自澶淵盟好不復盛兵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契丹之臣有貪功者遂教其主投詞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是年歇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況營築長堤塡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上發書示輔臣且命擇報聘者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之動色乃用弼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則從不可從更以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六符謂昌朝曰塘濼何爲者耶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益當嚴爲之備。夏四月富弼使契丹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猾擬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營隄埭開決陂澤蓋疏濬舊渠當致繕防關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弼奉書以行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初慶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王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歎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

反覆所下燕薊乃汝所送今比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詔敕及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澶州而以治隄爲名調丁壯八萬六符過之以爲眞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駭焉。陞大名府爲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契丹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㵎又疏曰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帝以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大祖修營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襟帶東京之事勢連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爲西洛之北門又居安自古興亡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任才謀重臣預爲之備契丹既就盟仲淹以爲朝廷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近代夷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京東分爲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領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illegible]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爲守備也。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日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卒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議和兵乃解。申嚴銷金禁自宮掖始。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使孫加

晏殊入相

富弼再使契丹

平章事自殊擬各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請罷監軍不以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不能謀臣元昊殊爲人剛
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時
名士如富弼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
才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
會殊以事罷而仲淹亦相繼皆出事遂已識者恨之○富
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劉六符往反論難力拒其割
地意及見遼主宗眞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
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眞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
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爲不若遣
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之大德乎
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臣謀非爲國計也遼
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
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
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
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
違約也○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

契丹使同富弼來修好

利也哉本朝皇帝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以
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
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
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主大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以
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公主出
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而且
歸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宜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
行外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詞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二事毋
得開塘淀增屯兵驛容受叛或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至
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惡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還都以晡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
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夷簡問之曰此誤爾當爲改正弼語
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
行○八月策制科武舉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契
丹使同富弼來修好弼至契丹遼主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
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曰納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
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皇帝兼愛南
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
用兵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憂也遼主卿勿固執古
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
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虜知不可奪於是所許增幣書復使劉六符及耶
律仁先以其國誓書至闕弼奏曰臣既力拒之虜

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歲增銀絹二十萬而
契丹平時議增歲幣十倍未許而夷簡持之不堅許與過
厚虜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上深悔之
論曰通兩國之情而結無窮之好者莫重乎奉使之職
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
使非有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余讀
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
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
聘之人滿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既入對
便殿忠激於心義形于色仁宗亦爲之改容遂用爲報
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
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
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
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
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
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
許虜入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皆具
見於奉使錄之數篇不公聽用君臣既然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繫公之力也嗚呼雖不之虜使何以加諸
始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
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執政
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弼正色
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欲
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弼不報
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聞命聞一女

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耳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
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
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乎辭不拜虜既終和好
者以弼功高爭指他事譖弼者使不了乞斬於都市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
[illegible]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於渭州籠竿城○蘇智
[illegible]後○元昊請納款○二月立四門學○盜起京西
[illegible]守令富弼薦[illegible]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稟
畢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
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
及門希亮自勒兵捕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甘皆
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死曰初不知官軍也
吏士請斬甲以徇希亮以爲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亦
以餘而遣之使甲自請白贖時剽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
供奉官曹德贇捕之德贇既以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
賊所嘗舍者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此党軍子
也希亮鞫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
向氏帛恤其家流德贇通州○淮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
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出入饑寒日死希亮曰
元昊叛賓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緊其賊
爵此皆其疏屬何罪拘窘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
當歸故鄉然終何去父母乎云今張氏畫像祠焉初元累
舉進士落魄不得志有詩吟詠雪云有心待擬月中處更
向片雲頭上飛又吟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

汎辯給言於上曰昨聞宦者撰文付撰館職甚急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陛下獨自爲是何也上悔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言益柔作傲歌當誅益柔乃仲淹所薦因以累仲淹也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而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解琦奏事每與章得象同列多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銀絹二十五萬○种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羌人皆心服○韓琦言今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三若慮及經遠則後有大利者一羌人雖勢稱臣而歲邀厚賂且契丹素強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關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昊心必不樂異日或渝盟誓此大憂二也今歲遣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承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一二憂人而反敗恐自此必兵未已若能練將卒畜財用以待二虜之變則幽薊靈夏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招討使而兵備不可弛請選近臣爲之主帥委以久任使之經營一方又請諸路州軍宣毅軍僅十一萬欲令除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上悉用其言

乙酉慶曆五年正月右正言孫甫罷出知鄧州○復言事御史○杜衍罷相知兗州陳執中在中書數與異議又中書兵奏諫院闕官用甫用洪職而執中不肯署副于吏白衍取副于衍嫌之故中而衍於上曰衍黨二人苟欲其

諫院欺罔擅權又臣覺其情遂黨誤衍子以減近擾裁不惡上是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仲淹罷出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富弼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仲淹既出使讒者益甚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諸於上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會夏竦門閑北聚州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求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乞罷政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罷黜以安天下之心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以賈昌朝爲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樞密副使○二月罷內侍決諸路兵○三月乙未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以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盡知仲淹以夏人新附自乞鎮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以正議感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朝以河朔實闕而責補閑郡今臣弼知定州而委以北事跡入不勝而重士蘇又請閑散求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疏不自安懇求補外辛且琦罷出知揚州○歐陽自河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

得非所忌而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
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疏入
不報有指脩爲朋黨者八月降河北轉運使知滁州○夏
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罷以陳執中爲平章事
諫官沿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乃執中辭宰相自劾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鎰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
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
初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過上疏乞立儲貳眞宗嘉
其敢言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息久之已爲右正
言嘗爲王冀公所忌嘗獻御撰新柳詩以見志上覽而嘉
之冀公發執中姦累旋清要卒致位公台○樞密使龐籍
薦司馬光以光館職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
器假人塞纓以朝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
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
○七月石介卒先是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斥已又欲去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
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上聞不之信後值弼以樞屬守邊
介以病卒竦既銜介且欲傾弼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其入
契丹謀起兵弼欲以一路兵應之下詔兗州劾介死狀實
宰相判兗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莫敢對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
生忠直者公盡死報國安有此事願以合族保介必死衍
內懷中取奏稾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忠義亦必
爲之奏上朝廷疑之時弼知鄆州改罷京西路安撫使既
而北邊按指如故諫議不効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
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誣介就虜兵從更爲弼往營泉結

金坑以惡殺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京東司體
量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
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
說即令結罪保證可矣使還奏上意稍釋介妻子羈管他
州者乃得還 [illegible]
夷簡與竦兩欲置弼於死地然其大節凜凜乎忠義之心
可以通天地感鬼神安能被小人邪謀而致其死哉孫
沔曰呂夷簡如此奸邪是張禹不獨害於漢李林甫復見
於今也史臣曰天下人謂丞相之語尚可遷也參政之
言不可遷也是則夏竦之凶尤出於夷簡之上矣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廣州荊南岳州地震○上謂輔
臣曰先帝封禪之後不復田獵五方之職廢而放鷹犬於
山林朕以四時之田蓋因農隙以講武事其令職司討閱
祖宗校獵制度以聞十月獵于楊村上親射鹿及雉免遣
使以所獲薦太廟○宰臣兗兼樞密使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illegible]李[illegible]經進

宋仁宗三

賢良　張方平除諫議

丙戌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三十八人，賈黯為第一。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占曰主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遠、父易、弟明逸。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欲以代育。方平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罷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平上聞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資獲福也。彼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十二月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玉津園降[illegible]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所田之野，徑十餘里，部隊相屬。上親挾弓矢屢獲禽獸。時寄居民或畜狐兔鳧鴈之屬亦驅于場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以訓武事，非專為獲也。乘諭從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植所宜，慰勞父之，遂詔蠲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技于前，皆兩兩相當，猝鞍挾弭，以相決勝。時參知李德政獻馴象，上特召見使觀焉。冊美人張氏為貴妃。

冊張妃　杜衍致仕　賈昌朝罷　韓琦知鄆州　富弼知青州

丁亥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遂從其請。三月旱。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為可慮。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為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守令得其人，則措置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矜憐撫恤窮困無所不至，雖遇水旱，民必無困餓之患矣。漢武帝元

鼎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憫其飢寒之不救遣使
七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衆
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何以助朕之憂
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二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
時守令竟未聞有擅發倉廩如汲黯之於河南矯
弃倉廩與民如李皐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
失職則為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耶觀富
鄭公青州賑濟之策真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
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
唯臣所使其勢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為悉録將士賞之
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撓邊吏避生事縱不
敢爭杞始至有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
遣還孟香散走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孟香益急
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夏以違誓自累與不刻與因移
檄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沿邊
二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冬十月孟許二州地
震。十一月戊戌郊。貝州王則反則隸宣毅軍小校以
妖術惑衆據貝州因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僭號
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
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鎬自
代既以胡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戊子 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
以為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
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
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
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貝州平始析大名河北真
定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韓魏公琦自鄆
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親嘗題養真亭詩曰所期
清策慮不是愛精神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
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
鷗鷺望旌旗魏公荅之云細民清堅方援手別館鶯花任
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圃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詠雪
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
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
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别白君
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
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
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
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
使抃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樞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
重。崇政殿宿衛士有夜踰屋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
貴妃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好以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
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
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
敏用事久勢傾中外未幾復召為副都知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論曰備古之變懷僞無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
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
兼平章事程琳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張碩祕書丞太子中
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曰館職當
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
甚不取於是碩等送審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
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
平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庠
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
上開天章閣召輔臣親筆以時事具條則曰預備不虞思
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
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
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合議以奏上從之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
臨其喪。二月彗出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詔近
臣以備邊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
士四百九十八人擢馮京爲第一。○滑州河溢魚池埽且
決知滑州陳希亮發禁兵捍之盡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
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泥白執濮州通
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未及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
希亮爲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榮州鹽
鹽九九千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沒
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爲言還其籍歲蠲三十餘萬三司
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餘明道以
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
之一。八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殿中丞吳奎

○陳執中罷先是御史趙抃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
聲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力以足疾辭去執
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甸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
止僥倖中書嘗有除擬其姪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
廩中物安可闚求時議偉之。以宋庠同平章事庠天資
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冬十月
汰諸路兵

庚寅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員。以陳希亮接伴契丹
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
首周元自稱周天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
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
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
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
執以徇而流其黨數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
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
毆康及其僕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希亮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屛息
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
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二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
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辛卯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
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爲
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凡宗室宦官
醫工及嬖倖近習莫不關樞密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
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
書欲以去之堯臣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

張方平條對　田況可任大事　范仲淹薨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代書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綰遂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力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之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自爲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上驚異之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補

宋鑑九　十

之法皆壞漸失祖宗之舊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要悉陳其本末盡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陷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譽有不然者則毀傷隨之然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況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罔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爲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諭之曰卿謀猷深遠器識宏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爲政忠厚邠慶二

智高陷九郡　趙師旦死節　曹覿死節

州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諡文正。儂智高叛陷邕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其以下皆遇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曆進陷橫貴龔藤梧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贊善大夫守康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馬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欲試劒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爲忠義奈何去耶康定中西鄙有變耿傅爲通判尚死之我獨不得與爲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衆我寡以疲兵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然後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衆謝安破符堅是也亟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

宋鑑九　十一

人度勢不可爲乃還坐黃堂賊至令家人拜師旦叱之曰恨力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擁積逃去幼子在檻中棄之章閒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光祿少卿以子觀爲右侍禁從子覿爲將作監主簿師旦涉爲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舍曹覿守封州儂賊迫封境僚屬勸之去覿曰吾父爲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天下指覿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決曰可遊之死自全我爲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與監押陳曄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覿遂爲賊所執賊知其名臣子欲令拜覿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日賊復曰我王當馬汝甚丞相覿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屍于河聞者皆哭封民爲立祠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覿死亦死餘四子皆恩

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天其首皆銳刃如血汗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者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不以為意故賊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義不足也力不能救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汝不聞顏杲卿乎乃吾兄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兄觀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充荊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南盜賊事

(紀)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討智高○丁度薨上臨其喪○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飢至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曙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逃者自殿直袁用而下凡三十人并曙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諜者既去詰旦遂行至邕州歸仁鋪遇賊逆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麾左右番落騎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建中等五十七人牛羊器甲數萬得所虜男女二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領師還拜樞密使初儂智高連陷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為陛下憂願領銳兵數千當擒叛羌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乃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儂出及青破城而智高已遁矣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錦神龍於干楯仆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乘為青功奏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耶大理所殺函首至京師人始服其先見青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辭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勳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兵會夙夜一心唯以盛滿為戒青事親至孝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家使者相繼殊極榮養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至為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之甘洌議者以為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誚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恥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斯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柔而不迫非武夫庸人之所能為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豈為過哉

三月上試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擢獬為第一○故相晏殊卒詔賜謚曰文正司馬光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何人可以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亦語人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殊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改其謚曰文莊○閏七月言者論龐籍黨庇親戚受賂罷相知鄆州○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八月御製詔十八人宰相不留意審刑考官只放一人過閣賢良趙彥中選及對

蝕又甦之○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冬十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解唐介言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上出犀二株付太醫局
和藥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為御
所服帶上曰朕以為帶鞚若以療民疾乎立命碎之○以
劉敞為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兼領
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
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
[illegible]姻未有補政者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
[illegible]杜門謝客遠無過失○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秦州
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
皆罷之拜張方平為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辭不受曰
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
罷改户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訛言
至是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
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
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寶
埋之地中朝廷聞之大驚移兵遣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
築城日夜不得休息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户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輙
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屯邊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
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
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獲智高母子不殺欲以招
智高至是乃伏法後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
適罷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溱王洙為
翰林學士
【乙未】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諡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
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
乃其壻也○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直而近不
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欲誇其路欲
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
慙恨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
聲音應之益歎服敞為揚鄆求與三州皆有善政嘗直紫
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
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議事
如古渭州可棄而[illegible]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
月陳執中罷○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
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
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
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
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閩士周希孟
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於學舍執經講
學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
里者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
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有
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

曰朕豈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二月醴泉觀成○
是歲契丹主宗眞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政死
丙申 至和三年九月改嘉祐元年 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
前一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既禱而齋是日感風眩不豫
○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彥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
仍授國書○弼與彥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
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
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
國兵恃食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
發民浚之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淺塞今
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
其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
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富弼入
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闕見諫
官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
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又
乞令宗室疎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
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
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溱
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
賈黯乞荊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
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臣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
以正色立朝不不能事權要之衆爾脩等由此不去一時
名臣賴之以安上晚年不豫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請
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

爲求郡縣聯域爲私市並抃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抃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
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
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
乃作新樂○狄青罷○以韓琦爲樞密使○九月辛卯改
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
劉沆罷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
丁酉 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謚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
疏謂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人
擢衡爲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
夏噩○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迨爲不法
州郡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
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抃言漢文成五利
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
其漸不可啓
戊戌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荊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爲侍御史元初爲發運判官父之爲副使
既又爲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
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久任之今許
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
士出身除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爲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財賦諸
使歷二十載仁宗久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第問
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涖一職掌一事苟

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其官則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爲後世法

二月以吳及爲正言○三月范鎭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得疾鎭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鎭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爲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願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聞者爲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鎭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鎭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既入爲之甚難鎭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是上面陳者三鎭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内銓修起居注知制誥鎭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司馬光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頗鎭書比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五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古渭城西秦人大恐邊戶皆逃隴山林方平即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彦博罷○以韓琦爲平章事章事○包拯爲御史中丞○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諫官趙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疆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庠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俱罷○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弛茶禁○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出知鄭州○夏四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爲崇義公令奉周祀○復銀臺司封駁制○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不受○詔諸州閉糴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宮人○冬十月大祫於太廟○升益州爲成都府并州爲太原府皆爲節度○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切直出知虔州虔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贛石民賴

其利處當一變之術議者常自茂易舟而北扑治事之餘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扑治郡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寵籍致仕○置寬恤民力司○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毀遷者不十一而毀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勞而無餘事尤喜破姦發伏吏不能欺至商榷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暨有司因循蠹弊刮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朋友重行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為文章清遒粹美尤工於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稱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令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死之○八月蘇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十二月以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任一人者增為三歲

辛丑嘉祐六年春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人擢俊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樞密副使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樞六年邊備修舉虜不敢犯塞○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有食之○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上待弼而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飲宴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臘毒無益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入三等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中最切直有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冬十月皇姪宗實詔起復判宗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之內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誦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及為首相面謝日琦即具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已三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與所繫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權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窮之慶至擇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若議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嘗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慎則臣愚乞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觀對長短不數月間必盡

知其能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傳者權而命之則無重於此
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
終未聞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慘愴不樂中外臣僚
漸多以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
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
諫院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藉此可以復申前說矣明
日因進呈光疏乃請之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
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
子定陶王為子成帝猶能為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為
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
此事豈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
於宮中大者俊小者純而惠琦即贊曰既屬以此不惠者
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下既已知則定
矣琦曰議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兗國公主下
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
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
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
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
中而瑋母楊氏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
懿太后故遣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
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
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也

辛丑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二月更立
西蕃法○諸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檢院權判國
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
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
而逐去御史中丞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而法官以為非犯充媛董氏
薨上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
氏秩本微疾革之後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不當與后同茲請引
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代而況妃乎
○上性寬容務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洙等
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
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還尋
其節鎮十年不問趙玭辭環衛斥歸私第使閤門待罪王
繼勳殘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真宗械以赴御
史府今臣下驕蹇恩貸用而威福奪陛下其亦能之乎太
原之役荊罕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
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詐給賜
盡斬百餘人衛士上急變中人夜開閤闔門捕之斬十九
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臧
賄者皆棄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死職而死今臧吏
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

操主威以馭臣下乾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
或諫之曰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
是攬權柄或人曰凡事須當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
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
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有
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上之識慮深
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
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
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
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間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又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丁酉
賜皇子襲衣金帶詔同判大宗正寺從古鎮國公宗諤勅
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
肩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猶固稱疾使者往返數四是夕
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
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內曰主上
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
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
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
請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
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
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
月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大饗明堂奉真
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十二月幸龍圖天章寶閣
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
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

〔癸卯〕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上試進士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
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
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楹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
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
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侍疾及
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
簾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禮官執事
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后為皇太后○立京兆郡
君高氏為皇后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
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太后垂
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
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后獨御東殿輔
臣各以故事覆奏於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
未平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
使同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為八室○停制科○上復以
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
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污琦衣太后亟出御服
賜琦琦不敢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
宦者猶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
后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
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

后昭管則衆人自然默皆矣同列爲猶與流汗或謂琦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問有傳者在宮中過失者怨頗感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也因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御殿見羣臣。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發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官李燾經進

宋英宗

司馬光上疏

[illegible]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雨土。出宮人。上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爲諫官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佐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

上親出禱雨

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疇言眞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舊典在諒闇小祥有所臨幸但不爲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醴泉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

韓琦請太后還政撤簾

五月上既康復韓琦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需決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

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

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

來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有司奏禀得御寶乃供光極
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勑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
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
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
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
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
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軍面交
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
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張方平遷禮部尚
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陛辭論天下事上加
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
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
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所著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
之臣未嘗副吾意者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
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
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
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
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
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
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說前
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
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故募
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閤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事然聞道路之言未審虛實皆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
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
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
間已復遣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
得施所以使一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推本其
所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
語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
外將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殿下丁
寧人勿習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
朝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
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
享孝養何樂如之○宰臣韓琦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
部尚書富弼表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豈若
親受太后今日之大恩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太子召居禁
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誤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
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求悉皆
關供皇太后然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宜不省之
乎洎先帝晏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危亡中大位遂定無何
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
決不是皇太后本意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允
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聽奏定旨揮次至簾前關白
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
足以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貴親有所陵壓而輒
生異同也仁宗自皇太后於皇族中獨取陛下為嗣於陛
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嘗所以報臣何賞之可加奏不報
○六月皇子頊封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命

臨司分諸州軍存恤。六月復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呂
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與節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
於盛暑發罷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
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須臾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夏人寇
邊。○冬十一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二月韓琦奏云唐置
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可比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糧則出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
亦嘗三丁選一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
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
等往除商虢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
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赴
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
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
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農民之粟帛
以贍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
恐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罷散況陝西未刺之民
乎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光之
言矣。○復內侍黃子令。○十二月雨土。○以內臣爲陝西
諸路鈐轄令體量軍情治其訴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
事以聞各許歲舉縣令幕職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
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比貧如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害今鈐轄重任其權與安撫使
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閫外之權上不從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
臣乞請兵無已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
之費益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揀兵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二月罷修睦親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
東西淮南饑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
官傅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
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
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
旨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爲皇子一
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爲言
仁宗頗感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爲疑數
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
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爲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
因贊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
出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
此陷害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呂公弼代
之上曰卿繼襄爲使襄訟訐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
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爲長者
襄從南京未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
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
之而聞其名已久爲之惻然特官其幼子旻爲祕書正字
。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
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爲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綰不從
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
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
報。○樞密副使王疇薨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

趙抃知成都

議追尊濮王

士彭汝礪一百人擢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
誨為侍御史知雜。○趙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
治蜀人安之初抃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
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以懲其後及為成都
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
酒至此爾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為
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
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
利為本　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
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
西戎犯邊殺掠將士趙滋為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
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
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夷狄
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
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
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
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中書奏請
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
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
以稱祖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
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漢
儒論議為五篇奏之司馬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
尊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布衣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
惟哀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
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郊廟所以
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皆務減損。
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除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及相日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
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
執政罷為宰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
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宮人○賈
昌朝薨諡曰文元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
所與咸以為結宮人宦者數為言者所攻○八月大水○
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
出驟語所為挾專威不德命去其語○司馬光上疏略曰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
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
浮苴積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
今夏大癘大作弥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
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
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猶循故事請上尊號竊者累而為
災深宜益損以荅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
納之羣臣凡五上表不允○罷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
脩等纂定太常因革禮成○上策制科二人以范百祿為
祕書丞李清臣為著作佐郎武舉六人○冬十月雨木冰
○呂誨言臺諫闕員言路壅塞以邵必知諫院○十一月

范鎮罷

立濮王園廟

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罷

丙申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
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
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
歐陽脩故脩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
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
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而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
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
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
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
之禮豈易克當且以塋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
允仍改封不揆待講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宣皇孫
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遂嗣祖
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
以考文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典絕父之
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雖立且
義理不安乞罷能不報又上言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
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
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
寧縣先是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
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
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之
本非陛下之意皆琦等諷之過也求服除未乾王之人
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不

忠陛下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
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
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附會非傳曾公亮趙槩備位政
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中書亦以劄
子自辨略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
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
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
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
御史論列不已繳納誥敕居家待罪上封還誥敕趣令供
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
嘗預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
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
欲為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
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
年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
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
乎是日詔論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
臣未敢承命上又令中書降劄子趣使供職誨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入御史中書堅執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
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
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館上在
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
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為
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不若召
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

而命之ヒ曰歐陽脩以告轍轍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
愛人以德也。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芒大如月
長七尺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
畢如月至丁亥日没。諫官傳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
通判淄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
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出。夏四月以
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濮
安懿王不當稱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
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内侍即家諭勉
且戒之曰公著對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見公
弼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
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有以内庭爲言者上疑之卞
曰真宗禁銷金自宮掖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卞請。詔自今待制以上
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
。夏人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以簽書郭逵宣
撫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皇子潁王頊爲皇
太子先是上久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潁王憂形於色顧
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
非爲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不能語琦奏曰陛下久不視
朝中外憂惶宜早立太子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書之
上又批曰潁王頊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榻前
命上憑几不言賜方平紙書一幅八字來日降詔立皇
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

神宗即位

書以付方平既草制琦充立皇太子禮儀使。大赦。
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詔民間私造寺觀賜
名壽聖。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
肅武宣孝廟號英宗上居濮邸以孝聞閉門讀書終日未
嘗有遊戲服御儉素如儒者遇人恂恂惟恐傷之教授
維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輕爲禮受詔爲
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入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嗣
吾歸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
近臣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上曰朕雖宮中命
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皆儀尚書例賜酒食有卽官醉飽嘔
吐爲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士大夫以
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爲神宗尊皇太
后爲太皇太后[illegible]皇后爲皇太后[illegible]。二月上始親
政。立夫人向氏爲皇后[illegible]。三
月彭思永自中丞出知黄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
税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
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脩因誣脩以
帷薄事蔣之奇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
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
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爲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
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
辭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爲
託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
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爲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
自思永等既黜御史[illegible]吳申言脩未已脩三上表乞罷

弗用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者之而起所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三月冊秉常為夏國主。夏四月河決。○地震。○旱避殿減膳。○羣臣請上尊號又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撤樂恐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即日雨。唐介薨上臨其喪謚忠肅。○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上中下三等。○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遠奸佞近忠良上親書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弼既上疏謝復申戒更願不替今日之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法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呂誨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係時休否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因疏其十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誨出知鄧州。○趙抃自成都召還上命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疑之上曰用趙抃為諫官正欲用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又謝上謂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抃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公弼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亦力言之即罷權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知無不言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上嘗曰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宿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萬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宦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與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八月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等言王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琦監處州鹽酒稅顗監衢州鹽稅述出知江州。○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久士卒精當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又曰臣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怨夷狄殘害生靈

謂朋附傳會[illegible]性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
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
安石最後言辭尤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
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
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
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啗我也言不
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怨聞今日詔命
以劉琦等言事多失實事輒逃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
落御史充監當官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
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
今主上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
敎化失其前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蔽其本末但致外議
喧騰凡居言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擴其罪欲其遇事退
縮縮於政府使安石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任己能不
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
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
俗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賢能薦辭向為關才指
呂誨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寬容依
隨苟且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
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為國計安石見之怒罷以
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 ○蘇轍以書抵陳
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
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
設官置吏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
何緣可得縱使[illegible]商賈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諭也常平條敕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
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
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勸之
法變紛紛何至如此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
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
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 ○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港東決泛濫入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九
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
例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
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陝
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
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
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其
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使仍遣官提舉
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皆石
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 ○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
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
言於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
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
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 ○以陳升之同
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
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何以

曾公亮罷相

禍之來未有不因人事之所感召者子曰天運之後必有凶年言殺氣之多有傷天地之和耳蓋天人一理人事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反災爲祥者多矣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撲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此皆德政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爲政清靜蝗獨不入其境其與反風滅火虎負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能以和氣致天地之祥而災沴之生多緣於虐政也以此觀之天人果有二致哉

御史裏行程顥以言不行乞罷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語塞此則程顥誠意時張天祺於中書大悖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之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出貶顥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顥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欲尺天顥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顥曰陛下不貶黜用臣朝廷察臣無能往陛下事者。九月罷中書推正司 韓絳爲參知政事。曾公亮罷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又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公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蘇軾罷

或問數韶詞翼趙卨之類言論獨陵遂不可以責其必進煩詔遂許以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弼言熙河諸部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之

蘇軾罷先是詔湖北運司體量蘇軾居喪販賣除復買販又安石差王安禮事安石令謝景溫劾軾遂通判杭州。

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不報遂乞致仕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傳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怒自草制極口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鎮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上試進士葉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爲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光罷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説否安石曰不聞上

下[illegible]馬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非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所指
三事此是何理豈被間光所爲也光乘請外至是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退循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
勇四番欲更代邊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
乾糧脒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知邊郡三輔騷
然光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
城池樓櫓皆不急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軍興臣坐之
於是一路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冬
十月雨木氷○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法
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
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弩習武藝○以韓絳王
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
於外任則敗之於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
上策賢良對策者譏議新法制策中禁切言者其終篇云
毋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爲
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
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
文孔仲對策入第三等極論新法之弊安石不悅言之上
以詔所當意尚流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令流內銓告示還
識任者非之

壬子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
科以論策取進士○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滕元發除
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害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
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與之至今爲患

不[illegible]以化[illegible]非[illegible]以此[illegible]陛下若用光此時悔將
何以論[illegible]一將假以重權使經營西方以[illegible]之可不勞而
[illegible]之許矣上[illegible]其策然不果用已而除瀛州安撫使
元發入見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
少回皆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
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之改容以是考譔辭高陽關
乃[illegible]鄆州[illegible]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屛息
二[illegible]月[illegible]入寇邊○韓絳罷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
以呂[illegible]爲右正言○振河北饑○六月富弼徙判汝州○
歐陽修以老病乞致仕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
修附麗韓琦以爲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爲言
事官獨能言事安石以其後日所爲考其前日用心則恐
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又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
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爲
然揚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屛于外若蔡未老范鎮年六十
三呂晦年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
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
故耶○秋七月揚繪劉摯罷○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爲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欲進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
可預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
三十餘篇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而鄧綰曾布
等又力薦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雱得親近能附己固不復
辭○高麗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以
王安國爲崇文院校書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新
法也且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嘗於影堂曰吾
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

變法何與足下事文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若由汝殺身破家發掘丘壠累及先人豈得不與我事耶○建太學立三舍法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冬十月詔差役於民其罷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户等第輸免役錢○十二月作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彝興本姓拓跋唐末賜姓李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繼捧繼遷皆其後李繼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之法遽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啓繼遷之叛其失一也然繼遷之叛其始不過邊廷之叛將耳自其賜以國姓名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啓其驕心其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與中國並立而爲夷狄也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自撫吉既降朝廷復賜以五州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啓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元昊納款乎向別爲西夏之爲患大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官李　燾　經進

宋神宗二

壬子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二月振兩浙饑○濬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易法○以內侍李憲爲河北沿邊安撫○成都以戍卒爲變朝廷選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莫如趙抃抃自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抃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去至蜀悉爲經略而撫勞訓練如它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畢得餘貲爲室家計可也人始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法吏以意決之黥孝忠以私度牒餘皆不死○夏五月置通遠軍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六月王安石求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純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避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終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表閤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又令內侍鄭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強矣免再煩
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逵謹
謹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逵譖王韶陛下又從之逵知陛下
可欺故敢放縱爲王韶之獄今杜純奏王韶討蕃事本
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
敢如此上曰只爲事難得分明耳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
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爲欺豈是盡無形迹但
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爲
。秋七月初以文臣爲都監。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
議開梅山猺人納土。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名鎮洮。
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
故步修文行于世文體爲之一變。以陳升之爲樞密使
同平章事。貶唐坰坰自小官上言乞斬非青苗法者數
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諫院事一日挺身抗論言安石
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曲事安石元絳薛向安
石順旨氣使無異家奴甚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
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再拜而出詔貶潮州
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
。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
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等使。御史張商英劾奏樞院當
庇吏人任遠等十二事文彥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
乞令有司推治詔黜商英監荊南稅。十二月雨土
癸丑熙寧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中等
四百人擢忠爲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局
訓詩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
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置律學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
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
三事。五月瀘夷寇邊。置勇敢效用河東鄜延秦鳳環
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涇原路以五百爲額。六月置軍
器監。周惇頤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諱改今
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爲南安軍
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
學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熙寧初除廣南轉運判
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
求南康軍以歸不果卒年五十七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
俸入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
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
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合於湓江惇頤家世道州營
道濂溪人也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
易說數十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
武舉二十四人授緣邊任。王韶克洮岷疊宕四州幅員
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玉帶賜安石王韶加資
政殿大學士。振兩浙江淮饑。章惇平懿洽州蠻。行
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
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爲郡守
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契
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知治兵元發
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
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

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預付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

甲寅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夫[illegible]州獠人宋汁披詔本體量安撫瀘人以秦地來歸得地五百里爲四縣九保奏至上大喜以本爲知制誥。二月鬼章將青宜結鬼章數擾河州屬蕃殺求不軍士害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或請退保綏德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吳猓將出擊之賊遂退走以遵裕爲岷州團練使雄守城功也。三月旱。減兩浙預買紬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請罷之以寬民力上從之。遼使奉國書言沿邊戍壘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事使歸上面諭俟差官與北朝職官檢視定奪。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司馬光時已退去洛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六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久不雨河東河北陝西饑民皆留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福清鄭俠時監安上門[illegible]爲圖以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青苗免役亦行罷從俠又自劾擅發馬遞詔開封劾擅發之罪。詔役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權罷方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雨雹。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顥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盍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甚衆上欲保全不若暫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顥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爲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會久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去乃罷相知江寧府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五月大雨雹。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長爲崇政殿說書。六月令臺獄鞫鄭俠。秋七月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置提舉保甲官。九月以章惇爲三司使。三司火。十

一月己未郊。十二月置熙河買馬場。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雨水冰。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時惠卿既得志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既出安石私書有曰毋使齊年知及毋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處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謂[illegible]大閼[illegible]行户馬法。三月遼使復來請地疆指封溝爭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沈括報使括辨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持責輔臣使以圖示遼使賜括銀千兩曰微卿無以折邊訟。上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處置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殺虜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之來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illegible]與[illegible]交口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復為[illegible]之備以修戎事為應兵爾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神宗知之既見深度雄異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者朋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帝大用矣而元發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輙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訩訩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毀帝雖不疑然亦出公補外先是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悉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青守城池皆以靜治鬬訟酒賦詩未嘗為邊論意。上以虜情無厭賜前宰臣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

安石[illegible]與諸公人類[illegible]文丁部黎植季
公編四易姓矣皆以大校[illegible]唐五代藩鎮須奪之風
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皆習知繼事皆服其精練
師還如其言新法既[illegible]場河渡司農又併祠廟鬻之官
皆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侮慢褻瀆無所不至宋王業所
基而以王關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獨不可免於鬻乎上覽恐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
斯於是天下神廟皆不鬻。○平良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
益切上於兵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夏四月辛未金明池。○冬十月置籍田於京城
東南[illegible]田千畝為之置令一員。○太皇太后曹氏崩。○十
一月兩[illegible]。十二月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御史舒亶言蘇軾所
著詩訕謗時政為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蓋
因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物態口所言無不以訕謗為
主繫軾御史獄竄軾汝州坐與軾詩點罰者二十二人
【戊午】元豐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人罪者具
數罰之。三月吳充罷逾月卒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知
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四月遼[illegible]寇邊。秋七月河決澶
州。彗出太微垣。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國家建官多
循唐制李清臣乞詔有司並改釐正以成一代之法從之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陳升之卒升之好技多術
數善附會以取富貴用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歎以為
未識其他事傳類此。○置元豐庫於司農寺南[illegible]以改法
後所賦任[illegible]當貢之利乃歸三司而摘山煮海鹽場坑冶
絶戶沒官禁[illegible]之類皆列於其間至是置庫貯之。
富弼[illegible]老上言至和二年仁宗不豫其
父王克臣與文彥博劉沆及富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
宗許之會翌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臣所撰
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等合上嘉弼勳續
如此而自不言詔以弼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
候
【辛酉】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瀘夷明年廣敗乞弟
于納江乞弟遁去廣率數萬追乞弟至歸徠州四日求乞
弟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
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
保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又其才難以遍知立
法於此使衆之於彼從之則為是位之則為非以進退
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奏為數條以干名譽
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
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
雖衆必得數年自當得人也。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
河。追封程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
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
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氈會師夾攻而
董氈集六部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李憲克蘭州請城之
种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米脂
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州二
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乘勝至靈
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illegible]

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韓存寶討瀘夷乞弟失律斬于瀘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爲涇原路制置等使知蘭州李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三月江西提舉劉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貴鹽之患上批劉誼旣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千四百餘人以裳爲一。兩土。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成改平章事爲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爲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爲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曾鞏爲中書舍人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爲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闕罷西師兩擧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卽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之舉兵來爭禧與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禦之賊二十萬衆攻城髙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急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麾兵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侯併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不聽賊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飮之惟禧舜擧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請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衆笑曰止此矣夜半城遂陷舜擧及陝西運判李稷死之凡蕃二十三百人皆沒。安化蠻寇邊宜州守臣王奇將兵禦死之。冬十一月以李憲爲熙河蘭會路制置等使。景靈宮成行酌獻禮詔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癸亥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初上以朝儀物服更造及衞仗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又召從書畫劉几赴京議樂新樂成奏之。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寇衆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寇麟州府將郭伯紹敗之寇鎮州知州訾虎敗之。四月雨土。閏六月富弼薨遺表言忠詞杜絶讒諛曰聞去歲大舉西伐無有諫者又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又言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爲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蕩願速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歲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賬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嘗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同處終必爲臭平生所爲如王貢與弟素爲靖孫懷石介孫復吳奎韓維杜杞陳希亮之流

皆有益於世以為知人邵伯溫公卿之望名聞夷狄奉
使將至必問其出處安否熙寧間雖不為全不赦當其敢
言徐以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
朝廷崇郵視朝一日發哀于後苑贈太尉謚文忠元祐
初配饗神宗廟庭○以安燾同知樞密院時西邊用兵以
上益厭之乃不欲用燾○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
納款仍乞還侵地撤邊戍長為藩臣乃賜策詔略曰藩
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乃叙其地界已令鄜延
經略司指揮有州施行日歲賜依舊
○孟軻封鄒國公○十月丙午郊罷合祭○文彥博致仕
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就弼等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剎諸
皆鬚眉白衣冠甚偉都人多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七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
趙抃卒謚清獻抃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蚤歲以
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
之術翛然有高舉意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其為
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
出出之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
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
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有以過人者抃少孤且貧刻
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判官有告
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罪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
服閱歲監潭之粮料歲滿改著作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
判宜州有殺人當死者以繫獄病癰未潰抃使醫療之
得不死會赦以免其愛人之故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
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曰孝悌終喪起知泰州
海陵復知蜀州江源縣後以曾公亮薦詔為侍御史其在言
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都順子之清孟獻
子之賢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賢公皆兼而有之不幾於全
乎○夏人數犯蘭州河外而鄜延不進經制李憲意其必
大舉入寇乃增城守之備募遊兵隨方應禦至是果以步
騎號八十萬圍蘭州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
尸五萬○是歲高麗王徽卒

甲子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夏人寇延州將
官呂真敗之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寇靜邊寨鈐轄彭孫
敗之夏人懼一夕遁去王師乘勝逐之斬首數千○秋七
月伊洛溢○河決元城○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
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
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
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蘇生民之康泰上令錄本付李憲
○十二月資治通鑑成授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乃降詔獎
諭○更茶鹽法○詔孟軻配食封荀況揚雄韓愈為伯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既不豫宰執
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邢恕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
蔡京陰戒人執刀將斬珪珪曰上自有太子何議之有入
對珪言去冬奏聖語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凡三奏首
肯珪書皇太子名進上頷之珪等又請皇太后建同聽政
上首肯太后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皇子精
寶羣臣皆曾見之乎再瞻覩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

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
不行者蓋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
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是以
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交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
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伏望早賜施行太皇遣中
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同處萬務所賴方正
之士切欲與君同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卿
供職施行光乃受命。詔求直言。六月程顥卒神宗素
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抵以正心窒欲求賢育
才為先王安石日益信用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
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宋鑑十二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與顥雖
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人也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逃因責監汝州酒稅七郎位為宗
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弟頤少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
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
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於堯舜之道天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
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
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
明道先生。冬十月詔舉諫官。罷義倉。河決大名。
葬神宗于永裕陵。知吉州安福縣[一]官公詡奏曰耆壯
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耆及其久也耆壯之後則歸於保
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何異使民出錢
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復
坊正並募人充給雇錢。十一月祔神宗廟號神宗。以鮮
于侁為京東轉運司馬光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
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
可以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卻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朝散郎尚寶司卿兼禮部員外郎掌國史院編修 李燾 經進

哲宗上

丙寅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重[illegible]死養子阿里骨代立授河西節度。○閏月蔡確罷確與章惇黃履邢恕相交結確惇得之於內履與恕竊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為有定策之功右正言王覿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纔八人姦邪害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縝[illegible]劉摯朱光庭[illegible]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左僕射光以疾乞宮觀不報光又言切見文彥博沉毅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忠[illegible]者明碩之用之臣但乞以門下侍郎助彥博為政遂[illegible]小補不聽及韓縝罷大[illegible]又御札付光曰如卿所奏除彥博侍中行右僕射事與卿協力贊治即遣使召彥博至已八十蓋用光奏[illegible]光又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怨歸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光又言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者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江南法皆復其舊罷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須上尚書凡省之三司使事有散歸各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畢入以為小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上初即位當時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illegible]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而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宜非天哉是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光雖踣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次時異議者甚衆光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以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已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

總行吏部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皆從之及拜左
僕射入對延和殿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
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高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上等而不糶者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光知無不為以身任
天下之責天不假年惜哉○三月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選刑部所許凞寧得罪者自言○夏四月韓縝罷○復
洮河熙○蠲旱傷租○章惇罷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
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劍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
朱光庭言惇凶險之行顯與韓縝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
至於簾前白之太皇與外廷始知其詳太皇怒遂罷惇樞
密院事○四月以呂公著為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
事○王安石薨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文
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
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
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加厚
禮以振起浮薄之風[illegible]前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所輟視
朝贈太傅與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五月贈呂
誨官先是誨言安石姦邪置之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誨貶外而卒至是贈官○六月禁
科舉用王安石字說○黜呂惠卿○貶鄧綰○七月夏人
來議疆事○九月司馬光薨于西府享年六十有八上臨
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
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
利紛華如惡惡臭人化其德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
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

節[illegible]適於今之宜不身擇老曰其備
言不能出吾書其誠語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能風
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
益力○冬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仍置教授一員教孔
子子弟○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
丁卯 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主○二月河北
災遣使振之○韓維言臣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
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
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維類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
不是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
侍讀提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
四臣入侍為我疆起無或憚勤鎮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三月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分畫
西夏地界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夏四月罷○[illegible]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張舜民上
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
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illegible]
事官也或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罷門下侍郎出知鄧州○八
月賈易罷○程頤罷○詔西邊嚴備○復洮州○九月夏
人寇邊○禁遣滑金○冬十一月更科舉以經義詩賦論
策通定去留高下增論語孟子經義為五場
戊辰 元祐三年春正月復置惠倉○二月以豐稷為國子
司業○三月親試舉人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人寇[illegible]張誠敗之。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爲左右僕射。○夏人寇邊塞門寨，米贇、郝普等死之。○秋八月，涇陽蠻寇邊。○邢恕爲太皇太后姪公繪代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異日之福，太后怒，乃罷恕。○閏十二月，范鎮卒，謚曰忠文。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爲世所重。○三省言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己巳元祐四年春，罷回河，以修水河。○二月，呂公著薨。上臨其喪，贈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缺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劓，上從，亦以爲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戍。○晝有流星出東北。○翰林學士蘇軾以疾辭，免，命知杭州。○夏五月，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確收鎮安州，包藏怨心，作夏日登車蓋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詔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太后怒，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有是命。呂大防、劉摯皆以確母老，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於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爾。○李常、盛陶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王覿命知鄧州。○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范純仁黨蔡確。太皇太后曰：人言純仁黨蔡確，則不然，但所見偏繆爾。罷相，出知潁昌

[illegible]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謫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以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暴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謗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爲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使宣仁被誣，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六月，夏人入貢，以米脂四寨與夏人。○立縣令課績法。○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二月，文彥博以兩鎮節度致仕。○夏四月，詔經筵留對。○知樞密院孫固薨，上臨其喪。○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六月，夏人寇邊。○九月，復集賢院學士。○冬十月，罷修河司

曾祖皇也太后同聽政八年至是方朝〇冬十月上始親
政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乃宋朝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端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
姓呼迎未嘗有纖毫假借族人不推族人而以徐王魏王
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
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爲趙
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
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
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
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
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
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
愛於其間哉願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
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感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
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忠言繼進不已
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
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
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
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用破壞耶蘇軾亦
以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
願附名只於臣下加一等字。召內侍劉瑗等十人並爲
入內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惟簡梁從政爲內侍省押班
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爲禁
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改之初先
擢內臣故衆心驚疑爾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
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
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
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
政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
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
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
王中正宋用臣若三人最爲兇恣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
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致永樂陷沒用臣
興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
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竄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
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
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
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輒
然前來指揮有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
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
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
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
人故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
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當
則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illegible]

面夜半造門或苟宜結子弟之歡或伏地脩門下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黨蔡黨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夭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搆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闌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涉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減門贈走馬探路參相闖謂之從中及告嗚呼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之正論不自慎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也茲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仍揭朝堂○范祖禹責乞補外出知陝州○范純仁罷相初純仁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遂力丐去出知潁昌○以王[illegible]

石配饗神宗廟庭○章惇為右僕射○罷五路開寶通禮科○復元豐免役法○閏月復置舉常平等官○罷十科○復義倉○復元豐改官制○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舍人○五月罷進士習賦令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誥赦敕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渥洼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劍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為上等次優者為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曾布奉詔修

察具言不貲乃罷言職○除字詔禁○秋七月追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官八月鄭勛錢勰南安軍居住初章惇欲用黎千議光及公著並發冢斲棺上不聽○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強也○置府界學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九月罷制科○廢廣惠倉○冬十月呂惠卿自江寧改除樞密[illegible]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illegible]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具[illegible]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嘗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也○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置復官冶法○嚴銅錢出界禁○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坐詆誣罪貶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

乙亥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夏四月以邢恕知青州○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深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已五上奏乞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監察御史常安民上疏言蔡京之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若不早逐它日羽翼已成噬臍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

謂當其竊官借此以報私怨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
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
公著乞斲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權臣
播恣朋黨滿朝進知論元祐舊事方攻已去臣寮臣荷陛
下獎拔不敢負恩推枉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疾臣
譏陷非一臣賦性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
避之上命與安氏知軍頃乃進擬為臨當官○冬十月[illegible]
河地震○十一月安燾罷○蔡確追贈太師謚忠懷○
十二月詔察官說言事舉臺諫毋限資○編元祐章疏○
[illegible]州地震

丙子 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
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
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諸人
以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有詔落職中書舍
人○出內庫金帛起五路經略司封樁以助邊費○二月
罷富弼配饗○三月以京中糧貴罷春宴○尚書省火○
劒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復罷宣
徽使○五月孫諤言役法不均詔罷言職補外○秋
滁沂州地震○廢皇后孟氏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
諸嬪御侍立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婕
妤背立如故由此閣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后候見
所御坐朱髹金飾婕妤欲僭從行者為易坐制與后等衆
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立或已徹
婕妤坐尋復所遂頓于地婕妤不復朝泣而訴于上
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為大家生子
此坐正當為婕妤有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嘗

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媼
以示后后驚色問曰此何從來媼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
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
人情之常爾后即取符燬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
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供奉官王堅以
左道為后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詰之章惇請禮官共議蔡
卞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蘇珪即皇
城司鞫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乞選侍從臺諫置獄
及情實獄具取王與法端以掘木即元教院造雷公式
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又嘗令堅求閭巷
間所謂聶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無
人坐燒歡喜字符取灰欲置茶中進上而未果又燒符和
水洒於路冀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
又欲取祭死宮人燒死灰到劉婕妤寢觀其亦以此疾惡死又
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置劉閣中皆以厭咒卒無驗尋命
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王堅法端燕
氏皆處斬陳迎兒因告為語言激怒中當杖者遂出詔獄
初起獄敦逸錄問罪人過庭下皆氣息僅屬或肢體已
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
旁脅之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搆排
於內莫敢有異議者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冤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制為十一軍
而自行王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即拔賊北去○雷大雨雹
○築汝遮城賜名安西

丁丑 紹聖四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
宗親黨出知河南府○授瞎征節度去秋阿里骨卒子瞎

征嗣立王是加封○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
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以黨雖已死又告
老亦宜奪○不然泊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
叟傳堯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祿
胡宗愈遺表恩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户公著昌化軍
司户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范祖禹赴召光
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
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
王演恕常謗宣仁有廢立意故造為此謀惇雖知其妄但
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
追貶之○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
異須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衍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
落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
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英
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覿通判韓川隨州
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
顧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
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勔衡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
安置王公以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頤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
十一日指揮求不收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並追奪
嘗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諭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
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終必為
小人所攻從古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之說則臺
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雍楊畏陸佃周
秩之徒俱進幸君從仲君子亦公其黨互相排毀則太

任小人必羣邪並起小人反攻以及於反黨前日進侍無敢
求見人公著為入自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之毀公著碑
亦商英也前日之論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之以罪加
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之
徒既謫貶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公呂誨
叔一十餘人寬宮大防劉摯梁燾皆已致之死地而欲
盡殺元祐諸賢既廢遂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章惇之
罪可勝誅哉
閏月以書人張天說抵死○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制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
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
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竟為布所誘亦背
惇布與惇益不合至傾陷奪其位○大雨雹○三月親試
舉人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
造龍船費用萬計雖為後苑爭船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
下躬不世之資觀祖宗之儉勵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
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爽之舟其費如此而游幸
之日天乃大風雷非變祐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
夏四月陳瓘罷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
學神考知王安石不盡當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太
夫皆駭其說校書郎陳瓘謂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
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喜瓘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
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拒遇隨衆謁之惇
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詢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
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

不利於上躬京悖言事涉不順及爾上聞其父言無他証佐章蔡別差官鞫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京悖之意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漸息然京悖極力鍛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卒于化州後七日劉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彗出西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掃巴星未幾犯宦者後犯帝座○九月大赦求直言曾布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彗在翼軫是爲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陷邕欽廉三州光芒掃長沙民大饑殍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更當講求邊備若星在氐是爲邊事誠不可不戒○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乞歸葬不

宋鑑卷十四 十

許○竄程頤涪州以其與司馬光相厚也黃庭堅等自陳移戎○復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以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兩浙旱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三月建獻親宅以處五王○內臣陳衍抵死紹聖初張商英言內臣陳衍乃陛下家奴與宰相交通干預大政詔除名白州編管三年又與其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惇以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下詔衍處死士良先已竄雷州至是徙白州○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旣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頗感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誣宣仁垂簾事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諭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所奏就燭焚之內侍郝隨覘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起詔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旣以舊御藥告復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狀爲詔宣仁追廢之議遂息○蔡京章惇治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貶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宋鑑卷十四 十一

戮大臣其釋勿治○夏四月邢恕罷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移時章惇疑其傾己排而出之○建顯謨閣藏神宗御書○復汴河堤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初咸陽民段義殆居因造屋斸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玉甚瑩色正綠御史臺王漕李公麟云藍田之玉如藍此眞秦寶也○六月改元○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秋七月地震○八月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臣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臣並召對○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乞子奧當遷御上曰不以金革從重

賜王安石第
夏人寇
范祖禹卒化州
遼人遣使請緩夏師

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九月復儐鄭俠看詳訴理所言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詆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斿王存進狀內言父安國究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仍令改正俠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斿存並降監當○賜故相王安石第京師賜第百間○冬十月夏人以兵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晝夜鏖擊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飛折颭一夕遁去嵬名阿里妹勒都逋二人乃西夏驍將皆勇悍善戰累為邊患涇原經略章楶謀知其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盪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闕下並代其命○范祖禹卒于化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面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乃退蘇軾稱為講官第一自以為不及也○十一月甲子冬至郊祀合祭○十二月熙州河溢

己卯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遣使請緩夏師其國書畧云粤惟夏臣世為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縈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盍遂之於宋情望祖務要之於遂義隆蠲畧以欲兩全於和合豈知一失於絲存而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上退等謂郵違先旨仍事遠征僅散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雖於北朝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宋全居臣子之分累歲以來無稱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其惡在所討除去歲之冬來攻近塞凡逾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粮盡力屈衆潰宵歸復為詭詐之辭往求拯救之力必謂深加沮抑乃煩出為勸和示以華緘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細料推懷誠非得已頃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滅平之語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今者詳味緘詞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仍詔遣郭知章報聘遼使蕭德崇至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卒不從之○夏五月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建大都等寨諸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稱賀乃降德音陝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瞎征職授爭國於是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略司鈐轄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語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略使孫路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酋長以講朱一公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為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蘭會為一路今方得會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孫路以總管王愍為將而以贍副之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贍忌愍分功紿愍明朝食畢乃發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愍日午始至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湟中之地部族繁夥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一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

置湟水軍

史臣曰吐蕃一裔守護西塞未為不侵不叛之臣固當宣

立劉妃為后　　取鄯州改鄯州　　邈川改湟州　　叛羌

為王家舊孽至是廣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童貫主王贍取青唐而蔡京主王厚復是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須訖成邊患不息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隴乃得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其無人哉

八月太原地震。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安化蠻寇邊。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隴拶以青唐降

蕃改為鄯州瞎征為其下所逐從居青唐新城尋削髮為僧領衆趨宗歌城王愍受其降瞎征既降其首領谿羅結與心牟欽氈迎立董氈溪巴溫次子隴拶為主入居青唐至是心牟欽氈谿羅結與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贍通欵贍舉兵至青唐隴拶出降贍引兵入城閏月改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以鄯州為寧【宋鑑十甲】十甲

塞城十月心牟欽氈結山南諸羌忿叛圍鄯州部將李忠擊敗之王贍戮心牟欽氈等九人及城中諸羌甚衆羌人又圍湟州王愍擊敗之又圍宗哥城九十日而解是月洮河總管苗履秦鳳路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谿羅結于青唐羌人胥潰鄯羌郎阿章因河水叛率鬼章族拒官軍熙河經略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陷沒又遣閤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宗回請以种朴知河州討阿章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伏中為羌刺死羌乘勝追北遇險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善射有六七羌人厚甲騎而來舜臣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殪三人餘四人返走皆貫其胸萬騎沮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一公錯鑿講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複嶺中惟微逕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沮峻處以水澆道

鄒浩書立劉后為非　　夏人謝罪

滑不可登故宋兵三入三敗河州及諸城堡衆日廣羌至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谿羅結等共立小隴拶為主溪巴溫第三子也先是陴白上將兼兵勢淑夏國而湟州告急陴意沮自經營鄯湟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大困而湟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潭州通判畢漸請毀元祐碑刻上從之。右正言鄒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不可不謹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詔浩追名勒停新州羈管之者呂嘉問並祖洽並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季朱紱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渙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並承各責罰坐以錢銀遺浩且致簡敘別也。十一月諸生置教授處依太學【宋鑑十四】

選補學士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又詔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管。十二月夏人納款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欵塞告哀謝罪請和其表畧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專僭竊之事故中朝興伐之師今母氏殞殂姦人追竄故得因持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獻特賜曲全之大造俾通常貢獲紹前盟詔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以甲兵擾我疆埸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既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所請已指揮諸路今各據巡綽乃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沿邊首領毋復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之並

哲崩　徽宗即位　復鄒浩等官　收叙元祐黨人

界來上誓表有飭驅吏而來紹聖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
若違誓約則各凶再降儀背此盟則其緒非[illegible]等語詔曰
答曰嘉爾自新俯從師志爾毋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
東進[illegible]體界並依已降詔旨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
順之有父來以至今並依漢地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
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曆五年正月
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已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己卯]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　上崩于福寧殿
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諡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
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哲宗崩太后哭謂
宰執曰皇帝無子事須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
王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曰
以年則申王爲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
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
仁孝蔡卞曰當依聖旨乃召端王王入太后諭曰先帝無
子端王當立對曰中王也固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
當爲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尊皇后爲元符皇后尋又
尊皇太妃朱氏爲聖瑞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爲皇太
妃○罷擢選擇○二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復鄒浩等
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斥內侍
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從自乞宮觀因言禁中修造
華侈太過無非金翠皆隨友端所辦也○以韓忠彥爲門
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覿吳
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和濯隨安州居住呂希
哲希績呂陶鄭祐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
觀程頤移廉州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illegible]

授知渭州[illegible]許州[illegible]河中府黃州通判劉
兆之武勝軍判官劉浩貞隱居庭以賈易王回並與監當
差遣○鄒詔劉摯梁燾許將韓維等並王珪呂大防范祖禹
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叙復○三月以龔夬爲
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
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瞎征與隴拶入見以隴拶爲懷
遠節度使令之鄯州瞎征爲[illegible]節度○求直言奉議郎
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謂神考道過百
王欲事事與堯舜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
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
見熙寧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動師旅而盡復故
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則何以致巍巍赫赫
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
京師累月水雪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
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
也○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却之○振河北饑○夏四月
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鄯州時西羌復叛共立小隴拶爲
主詔王贍棄鄯州引兵歸湟州○蔡京復翰林承旨○以
韓忠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郎○皇
長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叙純仁宮觀許歸潁
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覿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
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潁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
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並與
小郡劉唐老黃隱晁補之黃庭堅並與堂除蘇軾蘇轍劉
安世秦觀移永岳郴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鄒浩
放逐使○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自還鄒浩取[illegible]

有既往之說可謂悖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置
御中丞悖論浩罪惡欲竄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
悖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国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
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
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国是之說其文
不載於六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
敖者乃戰国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
紂不定国是而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
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
也若是非取舍斷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
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録国是故事上之人言
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国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
言者之意悖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

宋十四　十八

前日之所爲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爲国是極人臣不敢
之孝以爲善述昔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
悖閫璀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右僕射韓忠
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実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悖既
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爲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
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
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賜李釜以下五百餘人
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
生事招誘羌酋收復鄯邈之地費財勞師自擾青唐邈川
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贍于房
州○太原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孟氏之
廢也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悖害我名節會有布衣請復
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由謝乃諭以復瑤華之古

宗復位號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先遣人以
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
上則章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以兩
存之以太后亦以爲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
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
后向太后方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爲元符太后○置平準
務於市易務從之○諫官龔夬任伯雨陳瓘皆言尚書左
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爲安石之婿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
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
重黜之瓘曰章悖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爲
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尊宗廟之
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悖如誣罔宣仁聖
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妄悖作理訴所而士

宋監十四　十九

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
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爲之
上諭李乾曰臺諫攻卞只說與章悖則卞自知矣卞請去
出知江寧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寧府蔡卞與
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
宗回亦陰爲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憂賢人君子憂若黜
京於外則閒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上曰事緒
東朝卿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
貶卞太平州居住侍御史龔夬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
州天下之民共仰聖斷然亦民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
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二悖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
孫又曰大悖小悖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

[illegible]李　燾　經進

宋徽宗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出濁北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于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陛下以災異之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范純仁薨占遺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時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行入粟補官法○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之○雨雹○任伯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蔡卞前罪義乙正典刑蓋言端王浪子〔爾〕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崇寧四年卒初蘇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貴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家今不可也○[illegible]潭州○削任伯雨言職○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宗學○五月朔大雨雹○郭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祔永裕陵○六月集禧觀火○右司諫陳祐削後七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判滁州○范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出知潁昌府○安燾罷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特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非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illegible]嘗有[illegible]爲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蘇軾卒于常州吳越之人皆咨嗟出涕[illegible]其天性見義勇爲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終不以爲悔乾道間謚贈太師謚曰文忠○八月陳瓘罷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先戒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紹述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布謂瓘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瓘遂申三省乞勘會言之罪遂出知泰州○中書舍人傅楫罷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晁補之罷曾師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襲於朝出知河中府○冬十月[illegible]請罷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詆

豐稷罷

毀試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姦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十一月復平準務○庚辰郊祀合祭○禮部尚書豐稷罷先是上論曾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祭可守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能竊謂好修造尚華美援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既數以論事忤權近出知蘇州○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復邢恕等官

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如呂希純任伯雨陳祐陳瓘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禮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侫人邢恕安惇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侫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

河東地震○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文寬阿骨打立

河東太原等州地震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太原潞晉隰代石嵐等汾威勝保化寧遠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瘞葬優恤死傷之家○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趙諗謀起兵據蜀事覺伏誅○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造御前生活○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韓忠彥罷都堂左

朱后薨

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免論奏大臣因緣爲姦變神考之法逐神考之人才前有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罪同惡均光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已係沒亡忠彥猶位於今乞罷去何以爲姦邪之黨○遂出知大名○諫官彭汝霖等又議以光爲元祐人罪狀有貶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傅曾布用其說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得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壽趙約譚扆楊偁陳佾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葬欽仁皇后祔永裕陵○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督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章惇倡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遂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迺布之愛婿也京

曾布罷

蔡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
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
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
光裔陳郛陳瓘蘇嘉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
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曾君貺
韓跋
內臣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
有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不得與
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 二年八月詔以御書元祐姦
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大立石刻記時有長安石工安山
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
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
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安山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
世聞者愧之 三年六月重定元符黨通入元祐黨籍凡司
馬光待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及七書邢等合為一籍通
三百九人書而刻諸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為碑
頒之天下餘並出籍
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
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甚眾
兵部尚書劉拯上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
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從自
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悅服何必悉拘於
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招
陝西河東五路弓箭手○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遞入陝西

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萬貫令陝西路措鈔兼行從之○
冬十月將作之奇麗、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
辟雍○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十二月論京湟州罪再
貶韓忠彥九人○蔡京言十三山場茶變曆以前歲收五
百餘萬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榷令客人於在
京榷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明年置淮浙路
茶場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尺沅州蠻納土○論任伯雨等詆
誣先朝罪竄伯雨及陳瓘龔夬馬涓陳祐李深張庭堅江
公望鄒浩王覿豐稷陳次升謝文瓘張舜民等一十四人
○以蔡京為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為太后○詔立
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輦凡六局○陳暘奏黃庭
堅撰荊南承天院記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
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
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言涉謗訕竄宜州
○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繕修大內及諸司廨
舍甚盛呂工役大作○三月親試舉人賜霍端友以下五
百餘人及第有差○復市易務於當廬○夏四月毀元祐
黨人文字唐鑑蘇黃等集○論程頤學術僻行詭譖世俗
近以入山著書令誘意妄及例改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
切覺察○更鹽法○五月戮內侍寄資法○鑄當五錢○
六月中太一宮火○王厚童貫復湟州○詔毋以戚里充執
政○張商英言蔡京姦邪志在逢君中丞石豫等以為商
英非所宜言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九月置醫
官○定選階○蔡京定令諸州置崇寧觀寺從之○立考
課法凡三十條○冬十一月置湟州茶馬司○十二月詔見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星出西方其長竟天求直言大赦○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始上見星變省懼深察京之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歲貢六尚物尋又罷沿邊諸路科歛罷鑄當十錢省非衝要處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鹽香礬茶學事官木水利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左降人官諸徙者盡還之圜土書畫算醫學三衛官以次並罷○二月蔡京罷未幾京令其黨進言於上以爲京改法度者皆禀上旨非私爲之若學校大樂等數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於是上乃復學校教官及香礬司官又復大樂府復有用京之意矣○以趙挺之爲右僕射挺之入對上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挺之因言京援引私黨布滿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上曰行且罷矣又曰天久旱今京去而雨可喜○三月親試舉人賜蔡薿以下六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遼使來爲夏人請地上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詔以蔡卞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醴泉觀使兼侍讀卞姦邪紹聖以來竄斥善類皆卞密進劄請哲宗親批付外行之而元符中卞爲左丞託繼述之說迷或主聽皆卞爲之卒於政和七年○六月詹丕遠罷右正言丕遠論家安國不當獻議移尚書省人言蔡京欲作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居中父中朱諤嘗請留京賜第父中且云聖特札飛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將動威怒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脅朕奚其請之必從朕谷以弄變未久遽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者數夕丕遠曰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逵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逵首陳有何不可用丕遠曰必有媒孽逵者逵用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尋詔丕遠昏繆迂闊差知興化軍○夏人納欵○八月竄馮澥○十二月劉逵罷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右僕射○二月以學校三舍升貢次第著爲令諸生自縣學升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爲三舍自外舍升爲內舍自內舍升爲上舍貢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三月趙挺之罷○立八行舉士科○四川改行錢引法○六月建僖祖殿于景靈宮○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秋七月伊洛溢○蔡京諷言官論劉逵妻兄章綖姦濫敗官倚逵勢盜鑄往來貿易捕綖下獄竄海島○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擇其情重者竄黃李恕直曾縱黃寀方軫四人○程頤卒頤崇寧中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頤兄顥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則予不得讓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辛亥大饗明堂奉神宗配○冬十月蘇州地震○大雨雹○閏月鄭居中同知樞密院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中責報京薦之○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無

記焉。貴妃劉氏薨追諡明達皇后。九月保和
殿成乃延福舊址作殿五楹挾二東西廡曰□光西側殿
曰□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西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
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上自記之。冬十一月
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
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
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
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
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
付史館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
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
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
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
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夏
四月關雎樂初閱宗子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量與推恩。
五月祭地奉太祖配。赦。內侍楊戩以製樂傳宣之勞加
節度。秋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又詔有鶴二萬餘集延
旋雲殿之上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記畧曰乃敞前於城
之西北□入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為
南向□□中殿因宮名次曰蕊珠及為之書其亭曰碧
琅玕曰□□□於春路曰□□於秋方其殿則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芳
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
其東繁英雪香披芳□□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
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為山而

日超殿曰翠微又為二亭曰雲歸曰會寧其間奇花怪石
符瑞幽勝非人力所成。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
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女真陷遼寧江州。初遼
主天祚貢其□□鷹鶻色命俱於女真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
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
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不勝其擾。二
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
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酋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
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以事誅之。奉
先曰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鄰近
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
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為女真所敗失
寧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宮行一里許貫於壇壝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瀘南安夷叛命討平之。二月立
定王桓為皇太子。以童貫領六路邊事。三月親試舉
人賜 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人寇
邊。夏四月建葆真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
殿學士以蔡攸為之。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于河陽。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八月建明堂命蔡京為明堂
使。竄陳邦光居池州先是邦光為太子詹事會蔡京獻
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
不聞以道德相訓乃將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
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流星出柳急流至
濁沒赤黃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不祥京獨以為天子
宗廟有喜稱賀。浙西水。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充
五人明年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遼天祚親

散爲盜所至焚蕩遂不能制
【丁酉】政和七年春二月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事○茂州夷寇邊○夏四月上詔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章疏○王黼蔡攸從章等奏宣和殿觀神霄降臨事作記上之○五月詣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祭地于方澤○六月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雨雹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有聽奏上人皆異之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毀詞誣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索焚棄此等僞造經文○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衆○置提舉御前人船所先是諸路進貢繁多京請御舡浮濫命內侍鄧文誥領之又詔不許用糧綱舡且戒毀人墳墓及黃封帕蒙人園圃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勔六人用事勔由此授節鉞諸路紛擾以至大亂○八月鄭居中以母喪去位至十一月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九月辛卯大饗明堂○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約宗室科條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勘○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其神俗謂之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作萬歲山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

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艮嶽排空之語因名艮嶽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于萬歲峯改名壽嶽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亦獨秀太平巖峯巒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麓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宣和中太學生鄧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故也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靖康初召爲鴻臚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稽漢言亡女眞娶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袞冕冊爲東懷皇帝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明年詔復舊○女眞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嗣欲用國書而有開曰女眞之酋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開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眞爲東懷皇帝矣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輟留半年始遣歸語之曰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王奏附言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眞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以余深爲太宰王黼少宰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侯濤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虛無輕議論以爲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思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耶謀者云天祚有此國之相戚言語侍臣登用爲書藝學士黼薦其臣使高麗之人亦懲以歸且云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并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其臣爲右司燕雲之役遂決

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知之何正不爲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遂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帝親耕籍田○二月朔改元○三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殺○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爲不利貫迫之而行士卒陷沒者數十萬○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六月夏人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此未有也○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榻若有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爲作坊兵衆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著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爲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迫曉乃止○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質

鈔輸納頹官爲之隳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至是諸路爭爲撓赦花木畢輸淮浙神祠請復其法然息不過得利三八分而朝廷許之。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王黼童貫蔡攸等預焉京等請見安妃許之酒行無筭二鼓五箸詩始罷京爲記以進。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攸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抑又曰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邸報傳之四方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京謝表乃盡知攸以見無時便僻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淺媟謔浪之語以蠱上心憂宋弋出入禁省攸加開封子

【宋鑑十五方】

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始攸嘗勸上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市妓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嚴行之失綱管郴州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裹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嘗欲爲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爲白屋不施五彩多爲村居野店又聚野獸禽鳥雞鵝鴿鳥數百千蹄跡禰蒲苑囿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冬十一月乙卯郊

宣和二年春二月女眞使同呼慶持其國書來請別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等面約不齎國書時女眞出師三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眞取中京大朔取燕京許之遂議歲賂良嗣初許三十萬阿骨打與契丹禮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奉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藍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惱冀諒鑒除余文以九月至關壽以馬政報聘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戶部尚書宗

【宋鑑十五方】

恪言京漲之運自夫秋絕不至由王黼奉上乘綱爲應奉之用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皆未十一上以諭黼黼取下卸司運數以進恪言見併應奉司綱在其中爲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恪罷知滁州。夏五月祭地。布衣朱夢說上書論臣寺之權太重貶池州。六月蔡京致仕仍朝朔望時京子攸條擢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而條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賚予無虛日廝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宮觀使。復元豐保甲舊制。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識童貫爲○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師成主之多擇善書吏習倣至貴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

余深諫罷　方臘反　方臘平　陳過庭爲御史　宋江平

事之作譏詆而嘲謔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許于[illegible]軾之文復出人間○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閩中花果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請深使書帥言事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爲太宰○方臘反睦州青溪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聚其間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須而酷取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閒嘯聚者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兩浙郡縣發運使陳遘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新城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初臘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始遣譚稹討之稹逗留不進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爲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四月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軍馬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裏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抗拒轉戰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間斬賊五千餘級鎮亦如之擒方臘并其親屬僞相侯王共三十九人奏捷于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十一月以陳過庭爲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贓賂狼籍罪惡彰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詔論黜之○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降之

宋鑑十六　七

復熙豐舊制　罷造作局　罷花石綱　賜何㮚等進士　日有眚　劉貴妃薨　金使來　陳過庭乞罷冗官　王黼置應奉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復熙豐舊制乃大赦六年禁衛改元豐法制者以不恭論○蘇杭造作局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至是以方臘擾浙西悉詔罷之○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許二分容私商以利舟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以發運司舟船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鹽法變更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爲盜至是禁般載花石使之般運糧道○三月親試舉人賜何㮚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宗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是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夏四月貴妃劉氏薨謚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合意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謂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置安妃位○五月金使來詔國子司業權邦彥內侍董師禮繼之未幾傳旨曰遂人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復奏得旨俟童貫回議之使留三月餘卒以國書付使人歸國更不復遣使何骨打意朝廷絕之乃悉師起遂中京○中丞陳過庭乞罷冗官以御前使喚爲名者京西轉運張汝霖請罷進花果王黼劾之以爲懷姦與誘過庭貶黃州汝霖貶均州○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抑損應奉意在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以杜姦謗從之乃令梁師成總領於內乃奪設

宋鑑十六　八

[illegible]潛輒之家以白所以[illegible]其折抵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陛[illegible]所索[illegible]為[illegible]劉賊之技以獻之取容○六月河決恩州○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俱食之如是二歲乃息○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幾貫復領陝西河東河北宣撫○諸路蝗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廷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昇後入內易服復與羣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宋鑑十九】 九

二月雨雹○三月辛亥祕書省大學○金人陷遼中京先是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會晉王母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覩撻曷里妻嘗過余覩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覩懼叛歸女真女真用覩為先鋒遼乃殺晉王死非其罪天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燕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入夾山李處溫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淳即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止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illegible]

詔班師

及凡[illegible]立遣使來告謝上以天祚在夾山淳妻蕭[illegible]令雄州[illegible]之至五月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于[illegible]擄其部落蕭妃天祚脫身去女真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往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夏四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仍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illegible]巡邊下也五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令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耶律淳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城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淳

【宋鑑十九】 十

執二人斬之又遣馬擴齎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退作耗鄰不和請以兵相見前軍統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為大石林牙所掩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蕭幹之將渡白溝河諸將皆欲迎敵師道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日虜來大兵堅壁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遣楊可世拔之仍自督戰虜乃却凡駐十二日乃還師退雄州虜至城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此不圖而欲射利棄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不得討可乎貫退參議官劉韐議再修好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貫之進也鄭居中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隣異時金人必先敗盟為中國患[illegible]良嗣等言極激切乃乞

親自奉使以和解之詔昭狂妄除名竄海州。加高俅開府儀制殺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學執閣子階下相揖拱攘二三尺以為禮俅以蹴鞠龍人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秋七月初收經制錢。九月金使李靖烏歇高慶裔來初金人取中京襲破天祚行帳又占雲中忽聞童貫舉兵恐南朝邀取燕京則歲賂不可得乃遣使來烏歇等奏聞貴朝大兵壓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而授回書良嗣曰繼本朝東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初貫假回軍至河間[illegible]以[illegible]士潰與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illegible]

宋紀十六　十八、

燕人有越境而至者王黼有請于上詔貫復無歸畏議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擾用种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造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莫敢拒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以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爲蕭后專政與州漢人殺南軍將謀殺之時常勝軍郭藥師有意歸朝而四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藥師誘幹降而幹不從藥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移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鄉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奏表稱藩仍視副本上只納款稱臣渾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

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揚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曰遣騎渡河擊我藥師言遼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勝軍并西兵五千騎襲燕奪迎春門以入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戰至晚不解蕭幹回兵救燕人皆死鬪藥師衆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者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將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而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隙逸一人歸報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而還童貫懲敗再舉不能下密遣其客王瓌由飛狐路約阿骨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illegible]

宋紀十六　十八、

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馬擴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間到闕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弃關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蓐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以迎之宰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捷。金使來議割燕山地而平灤營三州不許至是趙良嗣馬擴至奉聖州國相粘沒喝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為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於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俱還。十一月庚午朔。是歲高麗王俣死子楷嗣位

癸卯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度剌撒母與趙良嗣偕來金主請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歸本朝上意以銀絹代之靖復請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再使求平灤也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貫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良嗣奉留雄州以國書逆奏詔復遣良嗣再使代稅之物悉從來諭遂許以遼人稅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寧述割王度剌撒母齎持誓書草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及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宰相亦割數之言乃遣兵部侍郎盧益持誓書議交燕京日子盧益至燕山先索犒師金帛乃得見兀室等且索誓書觀之斥字書不謹凡改更三四王黼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訊李處能來歸者宣撫司縛溫訊與之其志愈驕矣夏月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薊景六州來且索二十萬石上遣董耘假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為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時左企弓為金人謀並獻詩勸君莫惜捐金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邀求不已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赦兩河燕雲路時習趙良嗣辭謂虜許我雲中故曲赦併及山後云。後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詹常屈意下之藥師益慢度不能制朝廷

生變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代易其任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石晉以燕山諸郡賂契丹又改為燕京路則與平州為兩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北平灤所以有辭也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斡離不入寇至自平州由當時議割地不明地理之誤也

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省事。金太宗吳乞買立[illegible]

太祖大聖武元帝殂年五十六。遂張瑴以平州來降瑴知契丹必亡籍丁壯五萬以為備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弼諭意瑴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爾公弼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為南京加瑴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徙私訴於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瑴召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殺企弓石與高履詣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縱橫之才足以禦金山安燕境宜招瑴之安中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趙敏修者乃遂相李處能也三人與王黼昌事多從之張瑴又遣其家來通款乃授瑴節度世襲平州

世贍平州惟趙良嗣以爲不可必招女眞之兵而時相
不從金人聞瑴叛遣兵討之瑴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而
退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至冬十一月金人以千騎
破平州得宋朝所賜瑴詔瑴走燕山自是金人歸咎宋朝
累檄宣撫司取瑴乃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
子斡里孛由平州路入寇矣○六月加朱勔節度使○秋七
月童貫致仕貫假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
譚稹爲宣撫副使貫尋命致仕○譚稹爲宣撫副使仍駐
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書責不我與但浮沉其辭而我
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覬出師至太原
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
州陳翊皆通款於我稹即除官尋遷少保○詔毀蘇軾司
馬光文集板已後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明年又
申嚴之○八月辛巳朔日食陰雲不見○遼將變雅不知
蕭幹也擊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鎭
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
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
之已而安中命郭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爲其下所殺傳首
京師○冬十月雨木冰○十一月詔國子監刊御註沖虛
至德眞經南華眞經頒之學者○辛王黼第觀芝黼專結
梁師成既爲相再賜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
相往來及燕平告功黼益得志乃妄言家之屏風生五芝
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第按黼家駐蹕
因觀芝黼自出傳旨文賜命放散侍從官官於是禁衛諸
班直爭願見上給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譚稹乃共
持上出燕飮之說雖當宿衛已而復入夜漏下五刻乃出
過龍德復道小墻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中十餘人擁衛
衛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
教場備不虞殆半日人心始安

宣和之臣昧利貪寵欺誑朝廷諂佞成風竊取威福不
能致天下於平治而逢君之惡者首則有蔡京繼則有
王黼梁師成之徒老人家國可勝誅哉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譚稹奏常勝軍恣橫乞別招一
軍以分其權得五萬人號義勝軍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癸卯朔上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
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上怒甚命中使傳旨
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
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懌爲罷覧竟不知何人
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
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坊巷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
皇帝使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乃省則
不知向所云爲者乃於獄中斃之○置措置書藝所生徒
以五百人○二月陳瓘卒于楚州蔡京知瓘未待之加禮
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遠者言職所號爲忠
雖死不避也○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去冬及正月
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
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乃遣
右司郎官黃潛善爲察訪因按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已
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銅錢事除戶部侍
郎○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
差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納賂士人納錢數千緡以

亦延試以獻頌上書爲名亦官之至百餘人○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亢宗爲賀嗣位使金國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爲殿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鬬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爲者莫知其說其國亦然皆是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蓋倣中國所爲亦宏侈矣○六月科免夫錢燕城常勝軍五萬戍兵九十月給粮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與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餫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黼作免夫之令冀得以久其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荊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四二千四川十七萬八千並納免夫錢每夫二十貫備羅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秋七月置義勝軍以王黼總領梁師成副之○金人攻陷蔚應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覺責出怨言又於三月來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遂攻應蔚遂守臣蘇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乃罷稹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

金人自滅遼後輕有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齒寒早不爲備而反甲辭厚幣以償燕山之地觀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空城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渝盟而無其釁者有納張覺之降絀借糧之請而得以歸曲於我比皆君臣闇昧而狂責得逞其志也

除管皆致仕乃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爲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七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摧兀帥責以庭參禮又不相見第使高慶裔傳言以朝廷先遣婪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之信

宋之於遼歡盟歲久天祚嘗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與南宋爲兄弟夏國爲甥舅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真盟來攻天祚甚復燕雲可謂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人之怒何其愚也

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過於他相黼以父事梁師成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通師成家上因觀悟其交結狀乃按時中邦彥以分其權而師成亦絀初上欲大用攸因曰蔡攸旨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樞密院事十一月王黼致仕○罷應奉司○十二月詔以法式繁多流品猥衆僥倖獲害民力置之命尚書省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蔡京領三省事時盜賊日熾內外窘匱上意欲大不樂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絛以時入對殿廷傳道君臣之意而攸以絛怙寵爭權與其父因絛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爲言者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憫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爲仇敵○童貫欲收復雲中以奏議求京主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

不𢾺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旨曰我以南朝天子失
德故來弔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
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推有死
而已勝不可恃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陥檀州薊州　○童貫
褫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緒言于上
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而信
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使且
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還金國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
待止許吏卒三人從趣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如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醆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不謂貴朝陰納張瑴收燕京
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略辨是非
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土深悔之願相
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丘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
論汝家別削數州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
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且言張
瑴渝盟其國已與兵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況南朝百年
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豈能遽侵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貴
朝為可憚則不敢長驅矣莫若勸童大王割河東河北以
大河為界用存宗社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屬
宇文虛中等遁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孝純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矣將河
東與賊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
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
少威重臨事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捍難上就

奉頭鼠竄而面目見天下士乎貫亦翌日遂行

金人渝盟上之所恃者童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賴焉
貫本庸繆因京為助遂擁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
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
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負敗衂貫之再行纔見虜勢披猖
即行退遁誤國之罪莫大於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
其許國之心亦見於此矣

斡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靖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為備
藥師戰于三河令徽遁歸藥師諭靖降靖曰誓死報國此
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未幾斡離不至藥師
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初蔡攸童貫
力主藥師謂可任邊事楊時雖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
屢有告變者皆不省至是果叛報至京師時方議封藥師
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世守而燕陥矣斡离不留
靖守燕而引兵向闕以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
府詹度禦之○粘罕兵至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
義軍開門獻其城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内應遂失朔武長
驅至代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
抗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屯崞縣拒戰不屈將吏皆遇
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遂
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守關
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開關以
獻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
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金人大沮
粘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

金人以斡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據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斡离不越三鎮直犯京畿若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嘗得雲中之地故舊邊雖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斡离不乘隙而入焉始粘罕斡離不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知尚且欲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爲牽制猶不敢輕舉況斡離不才居粘罕下豈敢直越大河以犯宋闕耶實藥師有以告之以童貫重兵在并州粘罕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畿乃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爲牽制也故斡离不信而行之是歲入侵中原者粘罕也其爲藥師之謀明矣○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虞家計奪難取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從兄室余觀曰今日至代州必有數戰成敗未可知直至代州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石嶺開關以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會中原久不知兵內無智相外無猛將束手無措坐視中原淪於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斡離不犯慶源府其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蔣興祖兵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罷花石綱及非之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童貫得遣牒及開拆乃撤書其言不遜貫初匿不以奏李邦彥謂若以徽宗進呈書上乃下詔罪己求言○太學生陳東等

代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立妃朱氏爲皇后○李鄴使金還告內禪且求和○門下侍郎吳敏薦李綱綱入對綱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余議出征又言國家數宗和好歲幣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意毋爲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七

明 [illegible] 李 [illegible] 編進

宋欽宗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南侵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金人奄至倉卒焚燒南面行橋者望見賊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河冰已合虜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金人已渡河乃嘆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遂陷相州金人遣郭藥師為前驅藥師日馳三百里質明至濬州。已巳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創在締交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條依以聞

皇帝幸濬巡以事以侍郎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羅山參謀軍事。嵩王瀚朱勔李彥。道君皇帝出幸南京。白時中請上南幸或云欲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棄之會中宮國公已行內侍王孝竭曰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乃召中宮國公還李綱治兵禦寇中夜上遣諭宰執欲詰旦決行綱明日入朝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綱與殿帥王宗濋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始命輟行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為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靖康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當靖康討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為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遷否則曰從上皇於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出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議也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以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廂軍不與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治守之具粗畢。金人抵城下矣。白時中罷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壬申遣使督諸路帥臣將兵入援。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嘗在其地打毬故導金兵先據之。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摘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獲百餘人迨旦始定。李邦彥等議講和以緩虜勢遣李鄴鄭望之相繼使虜營斡離不以攻城不克遣王汭同來需犒師金銀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鄴歸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五千頭羊一千口表段如銀數當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段子如銀之數牛羊[illegible]

金人攻城綱戰却之　康王出質

綱所請上從之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
師金帛太多尚當與之三鎮不可割不於遣使即宰相當因
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
勢不能久种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綏給
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殲諸河女眞豈知有孤
軍入大境而善其歸乎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
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何足較上默然綱求去上曰不須如
此卿等第出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也宰相皆易其言
詔以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議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及康
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李
鄴爲世則偕行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乙亥
金人攻通天景陽門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
人方渡濠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近者

金銀　勤王兵

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坐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
獲首者數千級金人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
戰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乃退武泰節度使何灌死之
。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
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詔金國以大金稱。梁師
成伏誅。丁亥陝西种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
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
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李綱言於上曰勤
王之師漸集非節制不能歸一不能濟願勑兩師聽臣節
制上不許乃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
肄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

馬忠擊敗金人

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
分不相統一矣。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兵至遇金人
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南
營於馬監之側王師大振綱奏曰金人之兵見實不過六
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
猶虎豹自投檻穽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日之力俟其
糧乏人疲然後以將師撤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而
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种師道入見奏云臣以
議和非也京城周回八十餘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
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劄寨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
勤王之師不逾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
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曰師道在西
上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

姚平仲劫寨　李綱再出戰　罷李綱

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
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萬衆盡皆兵也師道與邦
彥議數日不決。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宵劫虜寨以敗還初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接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乃可而李綱主平仲之謀
夜扣金營欲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謀泄而虜有備併
力擊之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今
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懦不果用。李綱會行營
左右軍將賓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
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
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旣而宰執合
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虜所殲無
復存者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請用李綱

復李綱

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寿蓋欲罪綱以謝金人也。太學生陳東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之臣。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邦彥等嫉綱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乞復綱舊職，以安天下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又都民數萬人擁伏闕下，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且欲毆之。吳敏傳宣不退，都民遂撾登聞鼓，山呼震地，乞復綱及師道舊職。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耿南仲、王宗濋恐生變，乃入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懷詔不行，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及綱至，復舊官，俾出東華門宣諭，人心大悅，喧呼而出。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詐避狄，以李綱一言為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奏遣使復留虜使，從結逐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實首

所割三鎮詔書

肅王使金軍康王還

金人攻城不克

金人退

种師道請臨河擊之

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弃之便。不知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逞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金使復來，守文虛中齎李綱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箭連珠不斷。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肅王為質。壬寅，金人進兵城門。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虜者厚賞。夜發霹靂砲擊之，金人驚散。以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斡离不軍。乙巳，康王自金營還。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霆遺斡离不為贈。丙午，金人退師。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擊取若舊，復三鎮。俟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請用澶淵故事護送之，於是盡遣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於邢洺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糾窂兵次高平。執政懼啓上追兵，綱力爭於上，得旨再遣，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尚遣護之而已。

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但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諜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不誤

李邦彥以大燕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金斡离不師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詔河北堅守。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一日而城陷守臣張確死之金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遂見殺。王雲曹矇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矇回云虜有許意其實以紿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輒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种師道罷中丞許翰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虜臣置之散地非策也乃命种師道爲河北宣撫駐滑州姚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弃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弃三鎮特有不弃之說耳使真不弃虜安能爲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弃也吾誠不弃固當外爲弃之辭以不怒虜人而陰爲援之實以救三鎮北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弃之便則不復念遺民守國之志一人言不弃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辭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爲之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迨十年寧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爲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遂爲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爲弃師乎民大矣猶可謂之不弃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斡离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禁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弃三關地然使陛下尚相持弃不弃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爲虜所侮乎

李綱知樞密院事。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宰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嬖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少宰二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方以徐處仁又擢恪人皆賀獨給事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南仲害有不可述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與錢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敏鼻與同坐者皆去明日吳敏奏其事不欲曰獄處仁而以吳敏代之敏年少多不習事不能裁減甚如軍期緊如星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石而言安石不理爺王而理爺王盡識量不切事務故也。蔡京殊

儋州至潭州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所在斬之
童貫亦流儋州追斬於南雄。三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
四月始至京師。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震威城戎酋呼知
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
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攻甚
急城陷昭死之。復春秋學官。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
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季期以半年去一
切之政議臣以為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條例
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救
弊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
信言者不已尋罷詳議司。詔吏部右選避濫賞凡由楊戩
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
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開疆關陝河東之戍

臘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
藝局文字庫等之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宣力
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概奪之七月詔罷
討論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為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
聽。科舉復用詩賦。追復呂公著等官。郭藥師言吳
子之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執權。趙良嗣先竄郴州
就誅之。金人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欽宗同議遣人
金人要盟城下負而無信不可復與於是拘慶於都亭
徐處仁吳敏建議謂宜本契丹人不如善遇之使歸語
堵約共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驛諭慶賜如堵書
貴去慶歸以書馳致粘罕由是粘罕怒而攻河東愈急
五月募民輸財助軍。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師中進兵逼逐金人出境所領無資糧至太原城下

原。以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
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之分人防守使
內外不相通。師中欲與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
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
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
真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
賞射者而隨行銀椀只數十枚度支告不足而罷於是士
皆憤怨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賊
戰死榆次累劄力戰而死其餘將十退保平定軍師中行
間上哭于禁中贈官相其子孫二十人姚古屯威勝軍
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師潰于盤陀
保隆德以節又勸古遁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皆逮李綱

召安節斬之竄古林死師古竄廣州。种師道請以老
病乞罷。巡河北。以李綱為兩河宣撫初朝廷聞种師
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遣宣撫使代師道領兵
再援太原耿南仲謂國弱敵強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
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民父
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方今欲援太原
非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對自陳書生不知
兵恐不勝任且誤國事辭不受命上怒且不測意何許
翰又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
闕馬綱白上曰戎事非馬無以奮張軍容以括都城馬率
寢命不果行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
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發劉韐時韐除宣撫副使又
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

與諸道兵於隆德府綱請銀絹百萬以六月二十二日
啓行。六月賜陳公輔。下戒聖詔。先是諫議馮澥言有
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
與元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擇其
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部御史李光駁
之不聽右正言崔鶠奏馮澥以爲曹人才之一也自紹述
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
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
開邊而朔塵犯闕矣此用兵豈人才之効也於是降詔
呂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宜上
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立黨與臺
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畝論
烈熾漲漫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

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爲吾勤王之師
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吾志怠而師散然後彼可以
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輒慶迎上皇於是又南
散西師以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學者陳之論其
號則不失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則以爲內修
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實則藉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
家待虜入犯急則議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丙辰太白晝見熒惑歲鎮四星聚張。壬戌彗出紫微垣。虜
置元帥府以諳版孛極烈斜也爲都元帥粘罕斡离不
爲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爲左右監軍闍母及耶律余覩
爲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粘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棄太原
北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
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

發出東北長數丈拂帝座掃文昌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衰
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乖象可畏當修德
以應天不且惑其諛說。勝捷軍叛討平之初勝捷軍統
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
彌大斬師正以徇不能撫其衆卒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
大校李復首爲首遂掠青淄聞衆從至四萬人彌大遣裨
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棄甲而遁世忠
[illegible]入其中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邪
[illegible]家在我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撫府宣宜仁皇后保祐哲宗在枝詆誣久而未明乞行改
正貶洗王安石蔡卞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蔡卞官受封贈之
典二從之。李綱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

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時大雨
連月或謂淫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憂之曰綱書生
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大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
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日晉已亦日且多江浙閩蜀人
皆弱不可戰至是劉韐兵先進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
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
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
能勝而潰 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綱爲宣撫而副
使劉韐制置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
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
雖降指揮以衆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兵出少功綱謂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
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討賊

[illegible]師道[illegible]行[illegible]河陽屬使王汭自殺
來師道闕劳必再舉入寇亟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爲怯
未幾召還命劉韐代之韐未及行復命范訥代韐○韐謂
不復入寇張思正師潰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万
未嘗戰金人必歸謂因劉韐解潜既敗不足慮也乃驅老弱
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衞思正思正引
兵出汾州執劉嶽徇于衆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斬
之癸丑中秋月夜與金人於文水縣張欽謀者以告思正灝
襲之斬首数百幾獲李嗣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衆我
寡而喧譁不整無能爲也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師潰相
蹂踐而死者數万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数千奔汾州
灝以牙兵数百趨隰於是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
携老幼渡河南犇者以万計州縣邑井皆空矣○劉岑李

若水分使屬軍請緩師使還言至翰離不軍止索歸朝官
所欠金銀凡粘罕則専論三鎮○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
爲少宰何臬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尚書右丞許翰
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
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還密請
逐二相以藉口左正言程瑀上言徐處仁甫當吳敏耿南
仲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別選
英賢以圖大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韐
討平之○九月金人陥太原始粘罕久攻太原不下乃於
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
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悉力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
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皆籍爲
兵屋舍悉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胡酋賊寨掠取芻

蓏粮食既盡殺老弱餉軍飢莩日甚賊知城困甚以雲梯
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殺掠
城盡殺勝捷軍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禀貢原廟御容
赴汾水而死轉運韓揔提舉簞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
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
死者十八九困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原之援自种師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盤陀解
潜又敗於關南張灝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
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綱歸而太原卒無可援之兵坐
待其亡也太原陥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
若京師之藩屏太原陥則王室孤矣内外無援矣或謂
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
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

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

孫翊敗於太原城下

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援太原敗於城下翊河東名將也金
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
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関以援太原嘗於城下翊之離朔也
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驅
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爲叛卒所害○府

折可求敗於交城

州守臣折可求援太原敗於交城可求統麟府之師二万
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嵐憲州將出天門関以援太原爲
敵據関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粘罕
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遂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

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須有
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發
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懐仁東去雲中無数

之。○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彥位。○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陷平定軍。粘罕東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殄虜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後與斡离不合兵攻平定，亦喪二三萬人，拔之。粘罕[illegible]會議平定。兩寇京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兼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爲晚也。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郎已到東京，否能取之。粘罕曰：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取東京，不能得兩河，以我不在彼也。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如運磨取物，回首得之矣。諸酋稱善。○上聞新失太原，甚以爲憂，乃下哀痛之詔，命兩河又[illegible]援，命諸路合從進，懲見便而動，無拘一律。○丙[illegible]

粘罕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時君稟之關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隊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至嶺下，仰望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殆矣。徘徊未敢前，既而官軍潰散，遂逾嶺至平陽，劉琬領兵遁去，城遂陷。○斡离不犯懷源府，都統王淵遣兵三百人劫賊寨，賊兵亂殺，殺數百。時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聞賊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高麗來貢，胡舜陟言：高麗事金國，以窺我之虛實，以報虜，望止令迦表，却其使還。○十一月，种師道薨。上臨其喪，後謚忠憲。○虜人寇邊，陷懷德軍，守臣劉銓、杜翊死之。○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入衛。

宋鑑 十七

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詔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illegible]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議棄守三鎮。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虜，許以三鎮租稅之數。雲還，從吏李裕歸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王黼、童冠昇及上所寵[illegible]耳，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未行，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百官集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會[illegible]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何㮚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棄之？況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爲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焉，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illegible]

宋鑑 十八

力詆其不然，上以足頓地曰：吾當以死守社稷。[illegible]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illegible]之，但飭備以待。○何㮚以堅持三鎮不與金人故，罷以除[illegible]過，除爲中書侍郎，孫傅尚書右丞。○梅執禮建議清野，詔河東北、京畿命帥臣監司督使已而守，以截民扶携入城，大擾，遂罷。○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虜曰：南兵亦驍，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虜衆遂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康王使斡离不軍，王雲副之，許割三鎮，并奉冕輅以行，仍尊其主爲叔，且上尊號十八

孛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眞定城高
此纔倍金人使從者以觀一時忽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
不足恃也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以耿南仲使粘罕軍
割河東聶昌使斡离不軍割河北並爲告和使與王汭偕
行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汭汭走南仲得脫遂如
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爲鈐轄趙子清所
殺剖其目碎剮之○范致虛帥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爲
陝西五路安撫使○乙酉斡离不犯京師虜去歲駐軍馳
關遂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濼虜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
唐恪耿南仲等敢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
中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殺勇京東西弓手才萬餘人於
是以萬人分作五路備禦急欲護命成忠郎仲辛求宗分領
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
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權兵部侍郎譚世勣亦謂宜遣元以
所統分四寨首國門使兵勢相屬則虜不敢逼城孫傅深
然之而守禦使劉韐又奏乞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寢○時
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弃不收兵部則曰屬樞密院樞
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
至是反爲賊用○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不敢近
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
出分兵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接出其
不意可以制勝上惑於衆議不果從之○大風拔木○張
叔夜入衛上以手札趣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仲熊
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游騎與戰破虜數百人
轉鬬而前己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爲
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

入城后孫傅借日瓊叔夜與范瓊同龍虎營不克○後
左右僕射○滑州軍亂殺守臣○閏月唐恪罷以何㮚爲
右僕射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擊之因求去明
年二月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粘罕陷鄭州守
臣宋伯友遁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頗有堅
守不下者○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彭年都
監趙士詝張湛張潛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
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
者爲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義不降又問淵對云
與安國一體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
從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
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粘罕犯京師屯青城遣蕭
慶等來議和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仍不肯
交地今雖畫河爲界元帥必須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
監丞李處權等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
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
人雖多獲級然已亡失五六至是亡亦數百虜遣蕭慶復
來引見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
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
太子方數歲如何得到軍前欲剋月日得親王一人亦可
明日遣資善贊補左丞馮澥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訥代親
王詣軍前請和粘罕即送之歸未交一談已而攻城愈急
○召李綱罷除領開封府○詔以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陳遘爲元帥宗澤副之速領兵入衛於是募敢死士
得武學生蔡仔等皆假官以機巧行○丙辰京城失守先
是有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

又信用郭京者募兵以術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
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誅者寵之時京謀令守禦人下城
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分四翼鼓譟而
進前軍殲焉後者墜護城河城門急閉京治衆曰須自下作
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賊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城
遂陷王宗濋引數班以遁○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姚
仲友死之○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
夫初虜之未至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
後患至是衆欲斬師道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
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
人入祥曦殿欲護駕突圍而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
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鬭
殺傷相當所存猶有二萬人亦以此請上感於和議竟不

宋鑑十七　廿

能從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車駕出城是日留都
亭驛都民爭入驛斷而食之○丁巳金人令李若水趣何
㮚來議事先是李若水留軍中父之及城陷粘罕首諭若
水曰京城已破可亟歸報皇帝勿播遷五百里內皆吾
兵也若水入見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須宰相親王來
議上遣何㮚及濟王栩為請命使㮚詣青城見粘罕厲聲
曰南朝拒戰誰為之謀㮚曰㮚主戰議皇帝無預粘罕曰我
昔遣使招爾出城爾何不來今城已破來此何也答曰昔
不肯來為社稷也今之來為生靈也粘罕默然乃曰爾亦忠
臣也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惟在割地
而已㮚栩回言二酋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
不可出朕當自往○戊午上御宣德門宣諭守禦軍民曰
兩國已有和議今各歸業初何㮚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皆

嘗由是斂兵不下倡為和議將以割地寄金幣為辭以緩
戰守之計而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計○己
未㮚又至軍前二酋乃請上出是夜雪霧縈空見有白氣
出太微垣○庚申日出赤如血○辛酉上如青城僕射何
㮚陳過庭孫傅等從至齋宮與二酋相見上與語惟粘罕
應答琅然斡离不但唯唯而已上以金議二酋粘罕笑曰城
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怠賜可
與臣下議二酋令孫覿撰降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
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
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十二月壬戌朔上留
青城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
之事必先關白○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使云虜
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聶迎虜

宋鑑十七　廿二

王輔以不見王而還○癸亥上自青城回○甲子上御祥
曦殿百官造朝金使四人從騎入城者亦朝見○上詣延
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為君且以筭康王為
主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妃在側（康王母）乃言曰二宮
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
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
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金人來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乃令宦官獻金帛諸
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收買金銀命王時雍兼領開
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根括金帛而以御史監視之
丙寅索京城騾馬隱留者依軍法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
千疋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以
匿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衆戊辰金人入城取軍器巾

言扴○遣使延割給所求賓新兩河割地其後過塞北
扸燕山○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雨雹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爲言以誤戰守之
計吳敏李邦彥耿南仲唐恪皆陰主其計與爲右丞孫傅
爲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爲地不可割雲
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
陷乃反聽信講和大不信於浩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
之後蓋天下之禍致乘輿播遷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
固也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李　燾　經進

宋欽宗二

丁未靖康二年（五月高宗皇帝即位改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宮朝太上皇帝粘罕遣其子眞珠大王同蕭慶八人入賀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如金營報謝○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庚子上如青城先是粘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農務方興將歸上大金皇帝徽號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朕以十日出城見元帥上將幸虜營乃以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傅仍爲留守[illegible]副之[illegible]上出城㮚以下皆從都城百姓數萬人拖轝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叱之曰皇帝本爲生靈[illegible]已求和今幸虜營日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怒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斷其手指及殺死數輩蓋蓁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粘罕相見罕曰今北朝皇朝別立異姓爲主矣遂留上于青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留侍衛三百人命侍衛郭仲荀統之餘七百人遣入城上日遣中使持書城中云元帥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其實拘留營中將候可還國矣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劉韐死于虜營韐守眞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韐乃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而燕人嘆其忠相與瘞于寺西岡上及余人去始斂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莫不嗟異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韐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及是能以

孫傅等復以狀懇請乞立趙氏狀再上金人以狀頁于本意知之○丁卯太上帝后妃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太上將往青前張叔夜謀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上欲飲藥為許所奪瓊逼上皇出宮都民挽留之開封尹捕為首者一人乃止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辛未皇后皇太子詣青城官民奔隨號泣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傅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金人來取太子傅尚欲以千金藏太子於民間抗虜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聞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而出傅不許而拜傅督猶不已傅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隨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往後陷虜中不知身以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亦生以危言離衛士以所部兵益以北兵擁護以出將人及士卒爭之瓊殺為所教始金人取內侍四十五人除曾營宮闈者餘悉遣還留守司不搜其計謂欲效禁中所為及拜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肯行示以鄆述頫官宮閣者所供名字乃蕃發焉述亦內侍為其定走馬承受城陷為金人用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珙禦之珙勇而有謀先措縋桑下虜至挑戰已而僞遁虜追奔馬絓而止悉斬之○金人定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抑令官民僧道人等簽狀推舉時王時雍為留守悉百官不書名乃自書以率之張叔夜不書名惟秦檜獨具議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及臣節以釋二帝之難不足以代趙氏請願押赴軍前虜不從行儀持金帥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邦昌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道路凡數十里○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戊子夜白氣貫斗○延寧宮火○三月辛卯朔上在青城○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勝有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得免禍○吳革謀起兵先誅范瓊翊還二帝期以三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立異姓殺妻及焚所居謀起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明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與殿司左言誘設計若同謀者紿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與執政坐議必曰我不稱聖旨有面得者為面旨由中除以曰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易詔曰手書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非有僭意○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李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寄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

奮昌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禮職李回權右丞吳幵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遂二帝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澥曹輔留屬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鶻許之時雍蜀人也偽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幵儔為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追王之呼粘罕斡離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乙巳邦昌往青城謝粘罕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

宋鑑十八

俟江陵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澂許世勤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皆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邦昌降偽赦改赦字為手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幵莫儔為邦昌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至丁卯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屢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為之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閧必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懷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或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一切改正伸之言壯哉甲子邦昌迎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宮[illegible]其黨謀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議之四月庚午太后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凡三十三日。金人以明昳孛堇為河北統軍屯濬州阿鶻孛堇為河東統軍屯河陽。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

宋鑑十八

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彥國始持軍渡淮而進。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范致虛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挈家往湖北由是變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遣將婁室精銳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裨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遺之兵行不利迷多為伏文軍則舍不至淪敗不至覆不然衆必潰出殺流一濺於谷矣致虛不聽出兵至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復西京擒留守高世由隨軍將運張安極斬之。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由滑州路進發前期不軍請送。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由鄭州路進發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考宋史藝文志及燾本傳惟載所著續通鑑長編無此書之名此本目錄末有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爲何許人書中所記皆北宋事迹體例與宋史全文約畧相似而闕漏殊甚葢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其名以售欺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一）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陸狀元集百家註通鑑節總例

一通鑑之書成於元豐之七年紹興初開經筵特命進讀學者始知所趨嚮溫公嘗有節本書肆嘗印行既而蜀中有音註本浙中有增節本而吾郡鄉先生張公又爲增續本書肆摹印日廣差舛浸多近得狀元陸公點校集註本有諸本之所長而無其差舛誠所謂創見者也三復讎正刻梓以

傳然古人掃塵之諭豈能盡免視之它本其庶幾焉

一通鑑本朝鉅公所作學者未能徧曉出處則於詞賦一場未敢引用今即十七史及他書逐一參訂如漢武帝紀載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史記漢書並云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

假計（出假本傳）立朔方郡（出本紀）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出蘇建傳及食貨志）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出匈奴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出食貨志）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出匈奴傳）皆詳註出處有一句一字不同亦具載于下方（如上注史記漢書並云朔方地肥饒之類如一段云與史文不同則注云以上文不同或大同小異不容盡註則云以上文小異）學者誠知之則於聲頌援據尤爲的確也

一通鑑外紀所載皆切舉業如堯紀云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出說苑君道篇）禹紀云垂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淮南子氾論訓）史記皆不載今並詳註出處貴引用無疑也

一通鑑之書參用經子史文其本書多古註而近時名公議論亦多發明今撫取其菁華逐條參入庶覽者非徒得其事併與其事之本末是非具見矣

一通鑑書成溫公復采其精語爲目錄三十卷張氏增續本又爲紀傳括要七卷然皆條目不分施之舉子猶難探討今則區以門類大書其事而其本末纖悉則註于下方總曰歷代君臣事實分紀冠諸卷首使寸晷之下一目瞭然豈曰小補之哉

總例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目錄上

宋　會稽　陸唐老　集註

明　海虞　毛　晉　訂正

前漢
卷第七
紀傳始終要括
後漢
卷第八
紀傳始終要括
三國　晉
卷第九

紀傳始終要括
南北朝　隋
卷第十
紀傳始終要括
唐
卷第十一
紀傳始終要括
五代

卷第十二
君臣事要總紀
君臣　將相附　宰相　將帥
官吏　久任附　均任附　薦舉
知人　吏道　用人　考績
省官　報功　吏祿
卷第十三
君臣事要總紀

治道　諫諍　君道　刑賞
爵賞附　節義　奢儉　朋黨
剛正　姦佞　強禦附　誠信
盟約附　臣和
卷第十四
君臣事要總紀
官制　學校　選舉　養老附
取士　文章　賢良　儒學

求賢　隱逸
恬退　學術
志行

卷第十五

君臣事要總紀

法令　刑獄
財用　錢幣附
鹽法附　榷酤附
榷茶附　田制
賦役　儲蓄
常平附　義倉附
和糴附　賑恤
勸農　水利

風俗　詔書
赦

卷第十六

君臣事要總紀

禮樂　樂制
經史　求遺書附
封禪　帝統
儲嗣　家道
外戚　宦官
宮室　宗廟
祭祀

卷第十七

君臣事要總紀

用兵　兵制
屯田　營田
漕運　馬政
謀策　游說
奉使　夷狄
禦戎附　和親附
懷遠附　刑勢
都邑附　誅戮附
盜賊

卷第十八

君臣事要總紀

天人　律曆
讖術　祥瑞
異端　方士
巡幸　田獵
罷貢獻　驕懼
謚號　得人心

卷第十九

通鑑外紀包犧氏至夏商紀

包犧氏　神農氏

黃帝

風后　力牧
太山稽　常先

大鴻　大撓
容成　隸首
伶倫　車區
蚩尤　榮援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四岳　八元
八凱　四凶

夏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孔甲

帝皐　帝發

桀

奚仲　皐陶
益　防風氏

有扈氏　儀狄
胤侯氏　后羿
寒浞　斟灌
斟鄩　有鬲氏
女艾　劉累
龍逢　費昌

商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大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辛乙　紂
伊尹　仲虺
咎單　伊陟
巫咸　臣扈
傅説　祖巳
甘盤　公季
仲衍　祖伊
九侯　鄂侯
崇虎侯　有蘇
微子　比干
箕子　師延
有莘氏
費仲

卷第二十

通鑑外紀周紀

文武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畢公高
太顛　閎天
散宜生　鬻子
辛甲　伯夷
叔齊　南宮括
管叔鮮　蔡叔度
武庚　曹叔振鐸
郕叔武　霍叔處
康叔封　肅慎氏
史雍　唐叔虞
史佚　越裳氏
徐夷　徐子
造父　祭公謀父

呂侯　密康公
非子　虢公
虢仲　榮夷公
芮良夫　周公
召公　申伯
仲山甫　尹吉甫
杜伯　左儒
趙奄父　趙叔帶
伯陽父　虢石父
尹氏　祭公
申侯　鄭桓公
秦襄公　衛武公
魯隱　（以下十二公）
衛州吁　周公黑肩
辛伯　齊桓公
管仲　子頹
邊伯　鄭伯
虢公　齊侯
晉獻公　屈完
晉文公　魯得臣
甘歜　王孫滿
楚子　荀林父
郤克　巫臣
子反　晉厲公
晉欒書　魏魴
魏頡　趙武
荀罃　嘉父
孟樂　魏絳
晉悼公　孔子
吳季札　單子
劉子　蔡昭侯
唐侯　楚昭王

楚子常　吳王闔廬
伍員　申包胥
吳王夫差　越王句踐
大夫種　晉侯
司馬寅　范蠡
六卿　陳田恆
齊簡公　田襄子
晉幽公

卷第二十一

通鑑周紀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魏斯　趙籍
韓虔　智宣子
智伯　智果
智宵　趙簡子
伯魯　尹鐸
韓康子　魏桓子
段規　智國
任章　絺疵
張孟談　趙襄子
豫讓　趙獻子
趙烈侯　魏文侯
韓景侯　卜子夏
田子方　段干木
樂羊　任座
翟璜　李克
魏成　吳起

卷第二十二

慎靚王　赧王上

卷第二十三

赧王 下

卷第二十四

通鑑秦紀

蒙恬　孔附
侯生　伏蘇
蒙毅
王離

卷第二十五

二世皇帝

李斯　趙高
陳勝　吳廣
項燕　陳涉
張耳　陳餘
吳叔　武臣
周文　周章
章邯　韓廣
李良　項梁

田儋　蕭何
曹參　樊噲
項羽　殷通
桓楚　田榮
田橫　周市
魏咎　雍齒
李由　田臧
趙歇　景駒
張良　陳嬰
黥布　吳芮
范增　楚懷王
韓成　魏豹
田假　宋義
高陵君顯　彭越
酈食其　陳恢
閻樂　子嬰

卷第二十六

通鑑西漢紀

高祖皇帝上

蕭何　樊噲
張良　項羽
司馬欣　董翳
范增　項伯
曹無傷　項莊
夏侯嬰　靳彊
紀信　韓生
楚懷王　章邯
項梁　魏豹
申陽　張耳

韓成　司馬卬
趙歇　黥布
吳芮　共敖
韓廣　臧荼
田市　田都
田安　田榮
陳餘　梅鋗
周勃　灌嬰
韓信　王陵
韓王信　陳平
魏咎　田橫
田廣　彭越
審食其　隋何
李必　駱甲
魏無知　酈食其
曹參　栢直

馮敬　項佗
李左車　項聲
○龍且　陳涉
鍾離眛　周殷
周苛　縱公
劉賈　盧綰
華無傷　曹咎
樓煩　田光
武涉　蒯徹
楊喜　呂馬童
王翳　呂勝
楊武

卷第二十七

高祖皇帝下

季布　丁公
虞將軍　婁敬
雍齒　鄂千秋
叔孫通　劉敬
趙王敖　貫高
趙午　張敖
泄公　周呂
陳豨　王黃
曼丘臣　欒布
陸賈　薛公
四皓　王衛尉
張倉

卷第二十八

孝惠皇帝　高皇后

太宗孝文皇帝

趙王如意　蕭何
曹參　樊噲
季布　叔孫通
王陵　陳平
周勃　審食其
呂台　朱虛侯
東牟侯　呂祿
恆山王義　陸賈
呂產　灌嬰
酈寄　紀通
劉揭　張武
宋昌　夏侯嬰
袁盎　趙它
吳公　賈誼

賈山　淮南王長
張釋之　嗇夫
薄昭　中行說
鼂錯　淳于意
馮敬　張相如
馮唐　魏尚
竇廣國　申屠嘉
鄧通　周亞夫
劉禮
徐厲

卷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

申屠嘉　周仁
張歐　鼂錯

卷第三十

世宗孝武皇帝上

卷第三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中

卷第三十二

世宗孝武皇帝下

壺遂　司馬遷
李廣利　張昌
蘇武　衛律
常惠　李陵
范昆　張德
暴勝之　雋不疑
王賀　白公
江充　戾太子
石德　三老茂
劉屈氂　田千秋
趙過　馬何羅
霍光　上官桀

卷第三十三

孝昭皇帝

王平　雋不疑
杜延年　蘇武
李陵　霍光
燕王旦　上官桀
上官安　嚴延年
傅介子　昌邑王賀
王吉　龔遂
田延年　張世安
夏侯勝　楊敞
史皇孫　丙吉
許廣漢

卷第三十四

中宗孝宣皇帝上

霍光　霍禹
霍雲　霍山
黃霸　夏侯勝
趙廣漢　于定國
魏相　許廣漢
王成　韋賢
疏廣　疏受
許伯　蕭望之
路溫舒　鄭昌
徐福　朱邑
龔遂　宋疇
尹翁歸　韓增

馮奉世　鄭吉
趙充國　丙吉
金安上　張安世
張延壽　許丞
周廣漢
韋玄成

卷第三十五

中宗孝宣皇帝下

王褒　張敞
王吉　辛武賢
義渠安國　耿壽昌
辛湯　蓋寬饒
鄭吉　韓延壽
嚴延年　楊惲

卷第三十六

孝元皇帝

卷第三十七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卷第三十八

王莽　淮陽王

卷第三十九

通鑑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上

丞相松　李熊
公孫述　公孫光
公孫恢　任貴
陳俊　馮異
李軼　朱鮪
蘇茂　賈彊
寇恂　耿弇
景丹　賈復
耿純　鄧華
劉盆子　鄧禹
王梁　孫咸
吳漢　伏湛
卓茂　岑彭
杜詩　蕭廣

劉恭　謝祿
范崇　張卬
隗囂　馬援
班彪　馬況
馮愔　宗歆
黃防　宗廣
李通　丁恭
陰識　丁綝
馮勤　鮑永
馮衍　宋弘
桓譚　王郎
彭寵　朱浮
尹尊　谷崇
鄧隆　王常
侯進　鄧弘
徐宣　劉永

董憲　張步
伏隆　張豐
周建　劉紆
來歙　朱祐
祭遵　劉喜
馬武　王霸
賁休　蓋延
龐萌　于陽
子密　郭伋
孫萌　劉平
竇融

卷第四十

世祖光武皇帝中

張玄　劉鈞
費邑　荀梁
張藍　張弘
張壽　重異
劉歆　侯霸
閔仲叔　劉文伯
鄭興　王元
周黨　嚴光
范升　王良
王成　荊邯
申屠剛　杜林
江馮　陳元
王遵　李育
田弇　郭憲
牛邯　溫序
荀宇　王忠

銚期　隗純
田茂　趙宏
召吳　高峻
皇甫文　曾奇
趙王良　張邯
鮑恢　張湛
延岑　呂鮪
侯丹　臧宮
馬成　劉向
謝豐　袁吉
高午　唐邯
李業　尹融
李聲　譙玄
譙瑛　王皓
王嘉　費貽
任永　馮信

程烏　李育
梁統　孔奮
任延　郅惲
高密

卷第四十一

世祖光武皇帝下

韓歆　韓嬰
東海公　歐陽歙
禮震　張堪
張伋　趙憙
劉輔　劉隆
陰興　桓榮
鍾興　董宣
戴涉　吳涉

郭況　孟冀
梁松　竇固
祭肜　裴遵
劉昆　鄯善王安
耿國　杜情
馬嚴　馬敦
耿舒　朱勃
樊宏　張佚
第五倫　張純
劉蒼　吳良

卷第四十二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東海恭王彊　祭肜
東平王蒼　李躬
桓榮　桓郁
雲臺二十八將　鍾離意
劉平　蔡松
郭賀　梁松
鄭衆　山陽王荊
宋均　常募
楚王英　丁鴻
丁盛　鮑駿
樂俊　王景
王吳　尹興
陸續　顏忠
王平　耿建
臧信　鄧鯉
劉建　寒朗

卷第四十三

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孝安皇帝

卷第四十六

孝靈皇帝

張紘　祖郎
太史慈

卷第四十八

孝獻皇帝夏

張燕　公孫續
朱靈　沮授
郭圖　審配
許攸　逢紀
顏良　文醜
衛覬　韓嵩
种輯　車胄
昌豨　劉岱
王忠　劉延
許貢　張昭

曹仁　韓猛
徐晃　淳于瓊
曹洪　張郃
魯肅　袁熙
袁尚　郭援
賈逵　祝公道
辛毗　審榮
嬀覽　戴員
孫高　傅嬰
杜畿　荀悅
高幹　梁習
公孫康　諸葛亮
徐庶　平謂
司馬徽　劉璋
張魯　龐德公
龐統　德操

甘寧　陳就
呂蒙　崔琰
司馬懿　司馬朗
郗慮　劉琮
劉禪　劉琦
吳巨　馬超
程普
黃蓋

卷第四十九

孝獻皇帝秋

張喜　蔣濟
蔣幹　和洽
呂範　孫奮威
高柔　夏侯淵

法正　張松
黃權　嚴顏
張肅　王粲
王修　袁渙
董和　黃忠
許靖　李嚴
費觀　劉巴
彭羕　蔣琬
曹植　劉楨
趙彥　伏完
諸葛瑾　劉曄
李典　樂進
賀齊

卷第五十

孝獻皇帝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中

卷第五十一

通鑑魏紀

世祖文皇帝

閻柔　牽招
田豫　黃權
北海王袞　馮習
張南　杜路
劉寧　傅彤
程畿　法正
浩周　曹休
張遼　臧霸
曹仁　曹真
夏侯尚　張郃
徐晃　呂範
楊粲　朱桓
曹泰　常雕
王雙　李嚴
楊順　雍闓
孟獲　鍾繇

高柔　鄧芝
司馬懿　張溫
暨艶　陸瑁
朱據　徐彪
田豫　梁習
馬謖　蔣濟
孫韶　高壽
陳到　文聘
荀禹
管寧

卷第五十二

列祖明皇帝上

〔蜀後主〕禪　〔吳主〕權
王朗　諸葛亮

張裔　蔣琬
郭攸之　費禕
黃允　向寵
姚伷　孫資
司馬芝　司馬懿
鍾繇　夏侯楙
魏延　趙雲
鄧芝　曹真
張郃　馬謖
吳懿　姜維
郝昭　周魴
曹休　賈逵
陸遜　朱桓
全琮　滿寵
靳詳　王雙
公孫康　公孫晃

公孫淵　公孫恭
呂範　周谷
陳戒　郭淮
周瑜　諸葛恪
張休　顧譚
陳表　謝景
范慎　羊衜
胡綜　衛覬
劉邵　諸葛誕
鄧颺　夏侯玄
董昭　徐宣
賈栩　魏平
高翔　吳班
曹植　李平
狐忠　虞翻
楊暨　陳矯

卷第五十三

列祖明皇帝下

卷第五十四

邵陵厲公

南陽王和

卷第五十五

高貴鄉公　元皇帝

卷第五十六

通鑑晉紀

世祖武皇帝上

卷第五十七

世祖武皇帝 下

卷第五十八

孝惠皇帝

卷第五十九

孝懷皇帝　孝愍皇帝

劉曜　宣于修之
繆播　王延
何綏　何嵩
何劭　何機
何美　王尼
何倫　王秉
張賓　刁膺
孔萇　呼延翼
呼延顥　錢璯
安昌王盛　安邑王欽
西陽王濬　李憙
漢太子和　西昌王鋭
漢太弟乂　劉粲
蒲洪　裴邈
劉虎　劉琨
猗盧　王浚
司馬毗　潘滔
襄陽王範　司馬沖
傅祗　刁協
陳頵　庾亮
甘卓　周訪
陶侃　劉雅
石虎　索綝
麹允　賈匹
秦王業　閻鼎
周顗　桓彝
劉殷　劉延
劉景　王武子
高喬　王昌
段疾陸眷　段匹磾
末柸　衛玠
姚弋仲　庾珉

王儁　陳元達
任顗　郗鑒
慕容廆　南陽王保
劉隗　桓宣
熊遠　祖逖
楊虎　張咸
楊難敵　李驤
李鳳　張寔
荀綽　莫含
杜弢　王貢
錢鳳　王機
溫邵　許高
裴詵　胡崧
劉易　隗瑾
宗敞　吉朗
姬澹　李弘
淳于伯
周筵

卷第六十

中宗元皇帝　肅宗明皇帝

宋哲　史淑
張寔　張肅
西陽王羕　刁協
賀循　劉琨
段匹磾　溫嶠
榮邵　慕容廆
王濟　戴邈
漢主劉聰　靳準
漢太子粲　辛賓
趙固　吐谷渾

卷第六十一

顯宗成皇帝　康皇帝

卷第六十二

孝宗穆皇帝　哀皇帝

宋該　司馬昱
劉惔　王濛
韓伯　郗超
謝萬　郗愔
庾翼　庾爰之
何充　桓溫
張駿　蔡謨
褚裒　顧和
殷浩　張重華
王擢　曹權
胡宣　麻秋
孫伏都　張冲
裴恒　張虓
謝艾　漢主李勢
袁喬　周撫
譙王無忌　范汪
咎堅　孫盛
周楚　王劭
譙獻之　趙主石虎
石寧　張瑁
劉渾　索遐
吳進　荀羝
荀羨　王羲之
燕王慕容儁　陳沈
趙太子石宣　石韜
高力　梁犢
姚弋仲　石世
趙主石遵　蒲洪
王泱　王龕
李遹　李農
万衍　趙主石鑒
王鸞　蒲健

李松　張才
石祇　魏主冉閔
姚襄　雷弱兒
梁楞　魚遵
段陵　王墮
趙俱　牛夷
辛牢　毛貴
袁眞　杜山伯
秦主符健　周成
張遇　高崇
鄭系　王彪之
高崧　符雄
孔嚴　謝尚
慕容恪　慕容評
楊豫　戴施
劉遯　王俠
梁安　張耀靈
趙長　涼主張祚
王速　慕容儁
王猛　秦太子姚萇
呂婆樓　雷汪
梁平老　段純
辛牢　秦主符生
段龕　陽騖
王亮　高武
袁宏　楊亮
毛穆之　陳午
薛讚　權翼
康權　符法
秦主符堅　董榮
趙韶　符宏
符融　符丕

卷第六十三

海西公　太宗簡文皇帝

高泰

卷第六十四

烈宗孝武皇帝上

長孫嵩 叔孫普洛
長孫道生 賀毗
翟遼 張願
韓延 段隨
劉詳 責謐
慕容永 姚興
趙遷 馮該
符登

卷第六十五

烈宗孝武皇帝下

安皇帝上

光祚 戴逵
張袞 慕容麟

劉可尼 姚方成
徐嵩 王穆
段業 譙王恬
乞伏乾歸 陸納
許營 王國寶
范甯 王恭
殷仲堪 直力鞮
夏王赫連勃勃 郗恢
李遼 姚旻
姚晃 姚大目
狄伯支 西平王禿髮烏孤
石真若留 符廣
符崇 符宗
慕容贄 燕太子寶
高湖 曇猛
拓跋虔 呂紹

王獻之 張恂
王緒 王珣
拓跋儀 王建
竇荀 慕容隆
燕太子策 慕容詳
司馬元顯 沮渠蒙遜
呂纂 張驤
陶仲山 董遵
杜瑾 姜龕
古成詵 韋高
邏崇 段速骨
蘭汗 庾楷
王愉 庾鴻
楊佺期 譙王尚之
高素 劉敬宣
高雅之 鄧淵

董謐 王德
崔宏 孫泰
杜子恭 孫恩
禿髮利鹿孤 李先
慕容和 李辯
潘聰 辛恭靖
穆宗 辟閭渾
辟閭道秀 張瑛
王凝之 謝琰
陸瓌 丘尼
許允之 周胄
張永 劉魁
劉懷敬 羅企生
羅遵生 齊從
傉檀 乞伏熾盤
西涼公李暠 孟敏

郭謙　唐瑤

卷第六十六

安皇帝 中

卷第六十七

安皇帝 下　恭皇帝

卷第六十八

王華　姚洸
姚益男　王弘
宋繇　西涼公李歆
姚紹　阿薄干
姚和都　姚丕
姚佛念　皇甫微
王修　王買德
夏主赫連璝　沈敬仁
孔靖　傅亮
蔡廓　鄭鮮之
殷景仁　段宏
王韶之　韋祖思
司馬楚之　沐謙
郭璞

通鑑宋紀

高祖武皇帝　營陽王

太祖文皇帝上

魏太宗明元帝嗣　世祖太武帝燾
傅亮　劉湛
司馬國璠　司馬道賜
司馬文思　封玄之
封磨奴　徐廣
謝晦　崔浩
張偉　謝瞻
徐羨之　蔡廓
鄭鮮之　謝方明
檀道濟　檀韶

長孫嵩　奚斤
安同　穆觀
丘堆　周幾
公孫表　于栗磾
王涓之　蠻王梅安
毛德祖　豆代田
羅結　寇讚之
李譜文　范泰
謝靈運　顏延之
慧琳道人　范晏
王弘　邢安泰
到彥之　王華
朱容子　吐谷王阿柴
慕璝　慕利延
徐佩之　傅權
王曇首　郭泓

光順之　孔顗
殷景仁　謝弘微
夏平原公定
長孫翰

卷第六十九

太宗文皇帝中

魏世祖太武帝燾　尉眷
夏主赫連昌　彭城王義康
江夏王義恭　張淵
徐辯　劉潔
安原　古弼
朱修之　尹沖
王仲德　王蟠龍
杜超　安頡

卷第七十

太祖文皇帝　下

卷第七十一

世祖孝武皇帝

魏高宗文成帝濬　太傅義恭
何尚之　沈慶之
宗愨　吳喜
顏竣　郭善明
高允　陸麗
高悅　游雅
宗欽　謝莊
度支　顧覬之
孔覬　王彧
蔡興宗　王僧達
戴法興　戴明寶
茹閑　顧愿
竟陵王誕　垣閬
范義　顏師伯

顧法　祖沖之
劉秀之　宗靈秀
王眈之　劉德願
羊志　袁顗
巢尚之

卷第七十二

太宗明皇帝　蒼梧生

順皇帝

魏顯祖獻文帝弘　高祖孝文帝宏
宋廢帝　戴法興
華願兒　太宰義恭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建安王休仁
山陽王休祐　東海王禕
晉安王子勛　鄧琬
宗越　壽寂之
阮佃夫　姜産之
王景文　袁顗
沈攸之　蔡興宗
鄧琬　劉胡
薛伯珍　張悅
高允　李訢
薛安都　蕭惠開
柳元怙　畢衆敬
殷孚　常珍奇
張永　尉元
孔伯恭　西河公石
張窮奇　沈文秀

垣崇祖　垣榮祖
長孫陵　秋當
慕容白曜　曇曜
孫謙　孫奉伯
張白澤　柞陽王休範
京兆王子推　任城王雲
虞愿　王抗
袁粲　褚淵
高道慶　陳顯達
王敬則　丁文豪
黃回　張敬兒
杜黑騾　劉秉
王天恩　楊玉夫
楊萬年　陳奉伯
王蘊　蘇烈
戴僧靜　江淹

謝朏　王儉
庾整　王僧虔

卷第七十三

通鑑齊紀

太祖高皇帝　世祖武皇帝

（魏）高祖孝文帝宏　蕭嶷
謝朏　褚淵
王儉　王敬則
王琨　劉獻
劉善明　崔祖思
劉思效　何點
高允　梁郡王嘉
隴西公琛　薛虎子

垣崇祖　虞玩之
傅隆　玄元度
崔靈建　何戢
王僧虔　劉祥
周盤龍　沙門法秀
苟頹　車僧朗
褚賁　褚蓁
李崇　張敬兒
劉纘　李安世
韓麒麟　劉昔慶
竟陵王子良　范雲
蕭琛　任昉
王融　謝朓
沈約　陸倕
范縝　孔休源
李彪　茹法亮

封望　綮男
呂文顯　李洪之
淮南王佗　高閭
長沙王晃　豫章王嶷
武陵王曅　李沖
鄭羲　太尉丕
穆亮　崔光
李珪　李訢
汝陰靈王天賜　南安惠王楨
高祐　慕容契
江敩　紀僧真
謝瀹　孔顗
李惺　劉悛
裴昭明　謝竣
成淹　游明根
薛謂　王植

孔稚珪　宋弁
尉元　李元凱
陳顯達　陳休尚
崔慧景　太子長懋
任城王澄　魏準
庾蕺　丘國賓
安定王休　馮誕
王襲　王肅

卷第七十四

高宗明皇帝

（魏）高祖孝文帝宏　綦母珍之
朱隆之　周奉叔
徐龍駒　蕭諶
戴僧之　韓顯宗

平陽公丕　任城王澄
廣陵王羽　拓跋贊
公孫良　乞伏義受
于果　盧淵
陸叡　陸超之
王玄邈　于琳之
謝朏　謝瀹
江祏　王洪範
華伯茂　茹法亮
武陵王曄　趙渥之
南海王子罕　姜秀
邵陵王子貞　太子寶卷
宇文福　韋珍
薛眞度　劉昶
王肅　拓跋衍
劉藻　劉芳
郭祚　陸凱
王廣之　沈文季
豐城公遙昌　崔慶遠
崔慧景　裴叔業
蕭誄　盧和
張思寧　拓跋英
蕭懿　梁季羣
咸陽王禧　宋弁
邢巒　薛聰
高陽王雍　于烈
于登　楊炅
楊崇祖　盧敏
崔宗伯　鄭弘
王瓊　李沖
穆亮　陸琇
李輔　穆明樂

鄭平城　盧神寶
鄭懿　薛宗起
韓顯宗　王晏
蕭穎冑　鍾嶸
顏嵩　穆泰
陽平王頤　李煥
崔挺　魏太子恂
元隆　元業
元超　房伯玉
彭陽王勰　劉思忌
胡松　魯康祚
趙公政　傅永
李佐　始安王遙光
楊大眼　王敬則
王仲雄　張瓌
范修化　丘仲孚
左興盛　劉山陽
袁文曠　徐孝嗣
羊闡
徐謇

卷第七十五

東昏侯　和皇帝

魏高祖孝文帝宏　世宗宣武帝恪
陳顯達　元英
任城王澄　馮熙
馮誕　馮修
馮聿　崔光
彭城王勰　廣陽王嘉
元嵩　咸陽王禧
張儒　始安王遙光

徐孝嗣　江祏
蕭坦之　江祀
劉暄　張弘策
呂僧珍　蕭懿
蕭幃　蕭憺
王肅　郭祚
裴叔業　崔慧景
茹法珍　韋叡
馮道根　于烈
北海王詳　趙邕
高肇　宗史
庾域　曹仲宗
鄭紹叔　王珍國
王寶孫　王茂
席豪　張稷
梅蟲兒　張齊
豐勇之　黄泰平
王亮　范雲
王志
曹景宗

卷第七十六

通鑑梁紀

高祖武皇帝上

魏世宗宣武帝恪　肅宗明帝詡
席闡文　沈約
范雲　蕭寶攸
蕭寶寅　蕭擔
顏見遠　蕭子恪
蕭子範　蕭子質

蕭子顯　蕭子雲
蕭子暉　到溉
劉覽　丘仲孚
何遠　陳伯之
顏文智　徐勉
周捨　党法宗
馮道根　源懷
丁祚　于勁
元尼須　吉翂
蔡法度　王志
邢巒　馬仙琕
元英　傅永
蔡三虎　陸希道
賀瑒　明山賓
沈浚　嚴植之
何胤　王足
崔光　臨川王宏
陽固　高肇
甄琛　元勰
韋叡　杜元倫
昭明太子統　呂僧珍
昌義之　裴邃
元暉　盧昶
楊大眼　曹景宗
言文達　魏橋
虞嵩　元愉
王通　楊椿
許懋　公孫崇
劉芳　裴延雋
馮亮　僧遷
王瑩　劉納
到顯　孔度孫

蕭軌　王頤
祖珽　祖沖之
傅文驥　李崇
陳承伯　康絢
王顯　于忠
張豹子　李平
李瑒

卷第七十七

高祖武皇帝 中

魏肅宗明帝詡　敬宗莊帝子攸
東海王曄　節閔帝恭
安定王朗　元澄
盧同　崔亮

張普惠　臨川王宏
吳法壽　丘他卿
馮熙　常伯夫
李悅　元乂
劉騰　宋雲
比丘惠生　元雍
張彝　張仲瑀
張始均　李韶
劉景安　辥琡
高湖　高謐
高歡　司馬子如
侯景　源子恭
陳仲儒　朱元旭
辛雄　羊深
祖瑩　朱异
元脩　州定

新泰　游肇
張龍祥　蕭正德
元纂　阿那瓌
于謹　魏蘭根
賀拔度拔　賀拔允
賀拔勝　賀拔岳
楊鈞　元彧
破六韓拔陵　元修義
崔暹　元深
酈道元　山偉
源子雍　源延伯
元顥　乞伏莫干
尒朱榮　元法僧
張文伯　高諒
元顯和　元略
陳慶之　元延明

豫章王綜　江革
曹義宗　裴衍
斛律金　夏侯亶
葛榮　李憲
崔楷　路思令
房景伯　湛僧智
元慶和　元顯伯
夏侯夔　元孚
元融　潘紹
長孫稚　劉貴
鄭儼　徐紇
元寶暉　世子元釗
元天穆　費穆
高陽王雍　劉靈助
高乾　高敖曹
高季式　元欣

卷第七十八

高祖武皇帝　下

岳陽王詧　麻瑤
王偉　韓軌
丁和　謝舉
王悅　蕭淵明
崔季舒　荀濟
元瑾　羊侃
胡貴孫　趙伯超
鄭穆　暴顯
吳孜　于子悅
蕭介　張綰
傅岐　徐陵
臨賀王正德　徐思玉
徐麟　陸驗
周石珍　宋子仙
曹璆　鄱陽王範
柳仲禮　王顯貴

豐城侯泰　莊鐵
田英　郭駱
河東王譽　柳慶
羊車兒　李朗
桂陽王慥　蕭賁
蕭堅　董勛
熊曇朗　王僧貴
臨成公大連　柳敬禮
羊雅仁　蘭京
唐邕　侯安都
張偲　淯樂
夏侯彊

卷第七十九

太宗簡文皇帝

魏文帝寶炬　廢帝欽
齊顯祖文宣帝洋　楊忠
柳仲禮　馬岫
王叔孫　侯景
侯子鑒　祖皓
徐之才　宋景業
張亮　趙彥深
彭城王元韶　丞相宇文泰
榮權　梁主蕭詧
廣陵王元欣　李弼
李虎　獨孤信
趙貴　于謹
侯莫陳崇　王僧辯
王琳　裴之橫
徐嗣徽　丁和
宋子仙　任約

胡僧祐　王偉
謝昊　豫章王棟
彭雋　郭元建
王修纂　元暉業
元孝友

卷第八十

世宗孝元皇帝

敬皇帝

魏廢帝欽　恭帝廓
齊顯祖文宣帝洋　唐邕
王僧辯　侯景
侯子鑒　王琳

卷第八十一

通鑑陳紀

高祖武皇帝　世祖文皇帝

臨海王

卷第八十二

高宗宣皇帝

張壽　賀拔伏恩
伊婁謙　高遵
斛律孝卿　薛道衡
莫多婁敬顯　尉遲勤
熊安生　任城王湝
廣陵王孝珩　紇奚永安
梁主巋　傅伏
紇豆陵毅　蔡景歷
斛斯徵　毛喜
鄭譯　于智
李綱　王典
獨孤能　尉遲迥
李穆　元巖
杜慶信　趙王招
汝南公慶　劉昉
顏之儀　柳裘

魯封　元胄
李圓通　尉遲惇
盧賁　高熲
榮建緒　虞慶則
蘇威　韓擒虎
梁毗　韋沖
周羅睺　于宣敏
越王楊秀　長孫覽
裴政　劉行本
崔長仁　梁彥光
樊叔略　房恭懿
始興王叔陵　長沙王叔堅
王韶　李雄
李徹　李旦
宇文愷

卷第八十三

長城公

長沙王叔堅　孔範
施文慶　江總
牛弘　衛王楊爽
李充　李徹
贊成　陰壽
高寶寧　竇榮定
史萬歲　袁彥
蘇威　李德林
楊尚希　柳彧
和干子　張賓
劉暉　賀婁子幹
宇文愷　司馬幼之

李諤　王瑳
沈客卿　陽惠朗
徐哲　暨慧景
司馬申　任忠
蔡徵　長孫平
傅縡　李善慶
咸昕　梁吳王岑
崔仲方　高德
崔弘度　梁安平王巖
梁主蕭琮　高熲
楊素　賀若弼
高勵　章華
吳興王胤　太子深
袁憲　許善心
秦王俊　劉恩
王世積　韓擒虎

燕榮　王韶
辥道衡　周羅睺
王長襲
劉仁恩

卷第八十四

通鑑隋紀

高祖文皇帝上

卷第八十五

高祖文皇帝下

甯長貞　漢王諒
高孝基　太子勇
來和　雲定興
裴政　劉行本
唐令則　李綱
鄒文騰　房彥謙
房玄齡　杜如晦
蔡王智積　王伽
李參　袁充
劉炫　馮盎
柳述　韋雲起
蜀王秀　劉臍
楊武通　萬智光
蕭吉　蕭平仲
梁毗　文中子
賀瓊　章仇太翼

元巖　宇文述
郭衍　張衡
王頍
晉王昭

卷第八十六

煬皇帝上

楊素　宇文愷
封德彝　皇甫議
王弘　劉方
張瑟　林邑王梵志
韋雲起　啓民可汗
何稠　牛弘
蘇威　宇文述
張瑾　虞世基

裴蘊　裴矩
劉炫　丘和
楊廓　長孫晟
高熲　李懿
觀王雄　宇文放
賀若弼　蔡徵
高昌王麴伯雅　伊吾吐屯設
劉權　郭衍
王世充　牛弼
高麗王元懼　元弘嗣
韋節　處羅可汗
酋長射匱　王薄
劉霸道　竇建德
張金稱　高士達
麥鐵杖　錢士雄
孟乂　來護兒

乙支文德　辛世雄
王仁恭　衛文昇

卷第八十七

煬皇帝下

郭榮　樊子蓋
越王侗　張須陁
孫宣雅　郝孝德
裴長才　郭力預
羅士信　楊義臣
沈光　楊玄感
李密　游元
楊玄挺　屈突通
來弘整　劉元進
李子雄　蔡王智積

楊積善　趙元淑
辥道衡　王胄
虞世南　吐萬緒
杜伏威　輔公祏
庾質　盧明月
秦叔寶　柳顧言
高德儒　齊王暕
趙王杲　蕭瑀
雲定興　李子通
王雄誕　闞稜
來整　路道德
任宗　崔民象
宇文化及　宇文智及
宇文士及　翟讓
黃君漢　單雄信
徐世勣　王伯當

林士弘　王威
高君雅　甄翟兒
鄭善果

卷第八十八

恭皇帝

陳稜　杜伏威
輔公祏　竇建德
馬邑　劉武周
王仁恭　李密
翟讓　越王侗
劉長恭　房前
陳孝意　張綸
郝援　辥舉

辥仁果　辥仁越
祖君彥　元善達
虞世基　封德彝
竇毅　長孫晟
裴寂　劉文靜
高君雅　王仁恭
夏侯端　劉世隆
王威　劉政會
始畢可汗　高德儒
突厥康鞘利　王世充
宋老生　屈突通
溫大雅　段志玄
劉弘基　徐世勣
于志寧　顏師古
長孫無忌　堯君素
柴紹　李神通

史萬寶　房玄齡
董景珍　蕭銑
柴孝和　姚思廉
陰世師　骨儀
李靖　李孝恭
朱粲　屈突壽
桑顯和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下

卷第八十九

通鑑唐紀

高祖上

司馬德戡　元禮
裴虔通　宇文智及
宇文化及　令狐行達
馬文舉　虞世基
裴蘊　來護兒
蘇威　許善心
秦王浩　世子建成
李密　段達
史萬寶　盛彥師
吳紹宗　任瓌
蕭銑　蕭造
東都越王　王世充
裴寂　劉文靜
黃臺公瑗　竇威
李綱　殷開山
趙慈景　韋義節
陳叔達　崔民幹
唐儉　裴晞
蕭瑀　竇璡
屈突通　獨孤懷恩
齊王元吉　蔡王智積
孫伏伽　薛舉
郝瑗　薛仁杲
翟讓　徐世勣

賈閏甫　王伯當
裴仁基　陳智略
樊文超　單雄信
房彥藻　劉感
王叔良　傅仁均
宗羅睺　梁胡郎
梁實　竇軌
渾幹　翟長孫
魏徵　郭孝恪
堯君素　韋義節
龐玉　皇甫無逸
薛宗　李楚客
王行本　張寶德
李素立　安叱奴
竇建德　王薄
楊士覽　宇文承基
宇文承趾　裴矩
宇文士及　封德彝
陸德明　鄭德挺
劉武周　薛深
竇誕　宇文歆
宋金剛　淮安王神通
李藎　夏侯端
李公益　李善行
張般　尉遲敬德
尋相　劉弘基
于筠　樊伯通
張德政　任城王道宗
李仲文　劉德威
王君廓　黃君漢
郭士衡　許羅漢
高開道　楊慶

卷第九十

卷第九十一

卷第九十二

太宗 中

卷第九十五

高宗 下

卷第九十六

則天

魏靖　蘇頲
張循憲　張嘉貞
張昌期　高戩
張說　宋璟
魏知古　王晙
崔貞慎　馬懷素
鄭杲　歐陽倩
裴懷古　司馬鍠
張廷珪　張同休
戴令言　岑羲
楊元嗣　李弘泰
崔神慶　袁恕已
陽嶠

卷第九十七

中宗　睿宗

張易之　張昌宗
張柬之　崔玄暐
敬暉　桓彥範
袁恕已　李多祚
楊元琰　李湛
武攸宜　姚元之
薛思行　王同皎
邵王重潤　薛季昶
劉幽求　譙王重福
鄭普思　葉靜能
李邕　魏元忠
武攸暨　武三思
崔湜　鄭愔
岑義　畢構

宋璟　王處欽
宋務光　呂元泰
姜師度　馬懷素
源乾曜　盧懷慎
李傑　宋之問
宋之遜　李承嘉
冉祖雍　韋月將
袁楚客　徐堅
蘇珦　李朝隱
尹思貞　周仁軌
姚班　宗晉卿
宗楚客　甘元柬
紀處訥　李俊
周利用　崔日用
姚紹之　范獻忠
蘇瓌

郭元振　解琬
盧補　李思沖
李承況　獨孤禕之
沙吒忠義　席豫
蕭至忠　吳兢
姚廷筠　楊再思
李嶠　袁守一
張仁愿　論弓仁
常元楷　韋替否
崔琬　張錫
張洽　杜元談
盧藏用　郭山惲
李景伯　韋嗣立
趙彥昭　靳恆
李尚隱　祝欽明
唐紹　蔣欽緒

韋巨源　李日知
王純　郎岌
燕欽融　武延秀
馬秦客　楊均
韋捷　韋灌
高嵩　溫王重茂
薛崇暕　鍾紹京
王崇曄　麻嗣宗
葛福順　李仙亮
韋璿　韋播
趙履溫　崔日用
宋王成器　薛訥
閻興貴　李乂
盧從愿　陸象先
楊孚　張說
崔湜　薛昭素
韋安石　竇懷貞
司馬承禎

卷第九十八

玄宗春

蕭至忠　蔣欽緒
宋璟　薛訥
李日知　楊相如
竇懷貞　岑羲
崔湜　常元楷
李慈　李猷
賈膺福　王琚
張說　崔日用
魏知古　岐王範
薛王業　郭元振

王毛仲　姜皎
李令問　王守一
高力士　李守德
薛崇簡　劉幽求
唐紹　解琬
姚元之　趙彥昭
張九齡　張廷珪
袁楚客　王仙童
盧懷慎　徐倫
竇希瑊　申王成義
閻楚珪　鍾紹京
周利貞　宋王成器
豳王守禮　尚欽藏
王重茂　薛謙光
王晙　王海賓
王忠嗣　鄯王嗣真
鄂王嗣初　鄧王嗣主
齊澣　馬懷素
褚無量　張孝嵩
拔汗那　阿了達
呂休璟　崔日知
李傑　楊瑒
長孫昕　楊仙玉
陝王嗣昇　倪若水
班景倩　韋濟
盧從愿　李朝隱
馬載　裴行儉
楊範臣　源乾曜
姚彝　姚异
楊思助　蘇頲
郝靈荃　李林甫
高仲舒　宋慶禮

姜師度　姜晦
孫平子　陳貞節
馮宗　蘇獻
尹知章　桑泉尉
韋述　張嘉貞
范知璿　鄭銑
郭仙舟　崔沔
李邕　鄭勉
元行沖　陸象先
宋王憲　王仁琛
薛嗣先

卷第九十九

玄宗夏

李謹度　蕭隱之
苗延嗣　呂太一
員嘉靜　崔順皆
韋賓　皇甫恂
宇文融　皇甫憬
康待賓　郭知運
吳兢　僧一行
康願子　裴伷先
王同慶　賀知章
趙冬曦　陸堅
蕭嵩　杜暹
南宮說　王丘
韓休　僧明悟
源光裕　楊承令
寇泚　徐堅
裴光庭　張萬歲

張景順　裴耀卿
崔隱甫　李元紘
王孝傑　梁大海
武藝　門藝
任雅　大壹夏
李道邃　源復
王君㚟　慶王潭
賈師順　張守珪
杜賓客　賈思順
信安王禕　蔣岑
皇甫惟明　張元方

卷第一百

玄宗秋

于休烈　孫琬
裴楨　楊崇禮
楊慎餘　楊慎矜
楊慎名　劉秩
壽王瑁　趙含章
薛楚王　王悔
李過折　嚴安之
元德秀　楊萬頃
張審素　張瑝
張琇　楊玄琰
李權陵　李昂
安祿山　安延偃
安思順　史思明
盧奐　牛仙客
太子瑛　鄂王瑤
光王琚　楊洄

蕭炅　嚴挺之
杜璡　周子諒
楊瑲　徐嶠
王琠　忠王璵
王昱　張利貞
邠王守禮　田同秀
崔以清　王倕
韋堅　王鉷
盧絢　宋遙
苗晉卿　張倚
張奭　裴朏
崔成甫　裴寬
席建侯　王忠嗣
吉溫　羅希奭

卷第一百一

玄宗冬

陳希烈　楊銛
杜有鄰　柳勣
裴敦復　盧藏用
劉駱谷　楊錡
哥舒翰　李光弼
董延光　魏林
張垍　李岫
高仙芝　封常清
鄭德詮　蓋嘉運
張齊丘　郭子儀
姚思藝　竇華
王玄翼　楊國忠
韓休珉　嚴莊
高尙　張通儒

孫孝哲　安守忠
李歸仁　蔡希德
牛廷玠　向潤容
李庭望　崔乾祐
尹子奇　何千年
武令珣　能元皓
田承嗣　田乾貴
阿史那承慶　李嗣業
段秀實　張象
韋見素　鮮于仲通
阿布思　裴冕
楊暄　達奚珣
達奚撫　宋昱
劉迺　范履冰
張均　李宓
李峴　房琯
賈循　呂知晦
楊光翽　輔璆琳
顏杲卿　袁履謙
王承業　張介然
程千里　榮王琬
邊令誠　顏眞卿
李平　崔無詖
李憕　盧奕
蔣淸　張通悟
楊朝宗　吳王祗
李隨　賈賁
段子光　劉道玄
賈載　穆寧
李晦　盧全誠
李奐　張獻誠
李承光　王思禮

卷第一百二

肅宗

卷第一百三

代宗

辯启　郇模
田神功　田華
李正巳　辯兼順
李忠臣　盧子期
馬承倩　王武俊
馬頔　李漢惠
史廷幹　崔珍
張景華　吳湊
黎幹　崔寬
鄭穎　劉湶
趙計　朱敖
蔣鎮　李靈曜
李納　崔祐甫
田悅　張惠光
李希烈　丁晷
李錫　張建封
邵光超　崔寧
白琇珪　袁傪
劉忠義　張涉
楊炎　喬琳
沈既濟　曹王皐
辛京杲　王翃
王國良　關播

卷第一百四

德宗上

楊炎　劉晏
田悅　洪經綸
崔祐甫　段秀實
李懷光　劉文喜

朱泚　張涉
辛京杲　李忠臣
李正巳　劉海濱
桑道茂　王國良
曹王皐　庾準
薛邕　員寓
李寶臣　田承嗣
李惟岳　劉玄佐
路嗣恭　李勉
盧杞　郭子儀
裴延齡　彭令芳
劉惠光　楊惠元
張巨濟　李共
韓滉　馬燧
李抱眞　李晟
張伾　朱滔
李納　孟祐
王武俊　康日知
張孝忠　蔡雄
劉怦　康惜
韋都賓　張京
杜佑　張謚
姚令言　顏眞卿
劉濟　李子千
李希烈　徐承嗣
張伯儀　陸贄
王翃　普王誼
姜公輔　白志貞
竇文場　霍仙鳴
源休　張光晟
蔣鎮　彭偃
敬釭　劉海濱

何明禮　岐靈岳
吳激　韓旻
李楚琳　蕭復
樊系　馬河清
崔寧　僧法堅
渾瑊　韓遊瓌
賈林　李日月
韋皐　蘇玉
張勸　侯仲莊
韓澄　張韶
賈隱林　趙贊
[illegible]

卷第一百五

德宗　中

劉從一　劉昌
王栖曜　張用誠
馬勛　嚴震
趙昇鸞　達奚小俊
戴休顏　張或
駱元光　尚可孤
邢建　曹林
盧玄卿　王紹
何士幹　趙琳
吳詵　李演
王佖　史萬頃
田子奇　李齊運
高明曜　于公異
田希鑒　梁庭芬
李泌　杜亞
郭昕　李元忠

李希倩　王希遷
李澄　陳少遊
盧翰　馬欽緒
趙需　達奚抱暉
牛名　閻晏
于闐王曜　劉滋
崔造　齊映
韓會　盧東美
張正則　陳仙奇
陳山甫　吳少誠
虞王諒　曲環
吳法超　鄭回
張延賞　邢君牙
李叔度　栢渾
李自良　蕭外
舒王　趙光奇

元友直　陽城
高明應　張建封
竇參
董晉

卷第一百六

德宗　下　順宗

劉士寧　趙憬
李師古　班宏
李巽　奚陟
栢良器　張滂
苗粲　苗晉卿
賈耽　盧邁
董動　權德輿
崔佐時　通王諶

卷第一百七

憲宗上

卷第一百八

憲宗 中

卷第一百九

憲宗 下

許平　李朔
崔元略　王遂
王弁　曹華
裴潾　李光顏
武儒衡　狄兼謩
澧王惲　陳弘志
梁守謙　王守澄
楊虞卿　柳公權
崔潭峻　王承元
鄭覃　崔鄲
田布
李寂

卷第一百一十

穆宗　敬宗

蕭俛　王播
段文昌　劉總
張弘靖　李德裕
李宗閔　元稹
楊汝士　錢徽
李紳　鄭朗
裴譔　蘇巢
楊恩士　王起
李珏　朱克融
崔植　杜元穎
韋雍　朱洄
田弘正　崔倰
王庭湊　李愬
田布　牛元翼
楊於陵　裴度
魏弘簡　李直臣

牛僧孺　史憲誠
李石　韓愈
烏重胤　李光顏
臧平　張平叔
韋處厚　竇參
皇甫鎛　李渤
李逢吉　柳公綽
張又新　王守澄
柳泌　張皐
郭釗　劉栖楚
李仲言　李續之
李虞　姜洽
張權輿　程昔範
李程　李郃
溫造　李蘇沙
李濆　王智興

崔發　李渤
張仲方　劉從諫
李絳　崔咸
劉延嗣　李載義
劉克明　田務澄
許文端　蘇佐明
王嘉憲　石從寬
閻惟直　絳王悟
楊承和　魏從簡
梁守謙

卷第一百一十一

文宗

韋處厚　王沛
高瑀　裴度

卷第一百一十二

害君立 群志勤
程懷信 李存瑋
李振武 段文楚
曾元裕 尚讓
董昌 曹師雄
劉孟安 錢鏐
高駢 張璘
梁纘 秦彦
畢師鐸 劉巨容
曹全晸 侯昌業
石野豬 鄭從讜
康傳圭 王調
劉從龜 趙崇
劉從魯 李國昌
張承範 王師會
趙珂 劉允章

齊克讓 張直方
鄭畋 袁敬柔
王重榮 王暉
鄭凝績 趙戒
王播 唐弘夫
拓跋思恭 李孝昌
齊克儉 周岌
楊復光 秦宗權
王徽 鹿晏弘
晉暉 王建
韓建 張造
李師泰 龐從
郭琪 孟昭圖
仟能 呂用之
張守一 諸葛殷
顧雲 羅渾擎

句胡僧 羅夫子
楊行遷 陳敬瑄
胡真 謝曈
嚴寶 王鐸
王徽 高仁厚
韓求 王景崇
于鎔 楊復恭
趙犫 郭景銖
李存信 李存進
李存賢 李存孝
李師悅 林言
常濬 王處存
李昌符 朱玫
楊晟 襄王熅
杜讓能 劉崇望
裴璩 緦君福

王行瑜 楊守亮
周庠 楊茂實
楊行密 楊守立
李茂貞 張全義
吉王保 劉季述
孫儒 郭禹

卷第一百一十四

昭宗 昭宣帝

郭璠 秦宗權
孔緯 楊復恭
張濬 李克用
赫連鐸 李匡威
張濬 田令孜
孫揆 胡真

李存孝　韓建
靜難　韓歸範
王師範　王建
陳敬瑄　楊行密
孫儒　田頵
高勖　李存信
王鎔　李茂貞
徐彥若　柳玭
劉仁恭　杜讓能
覃王嗣周　李鐵
錢鏐　王行瑜
韋昭度　崔胤
崔昭緯　鄭綮
李匡籌　盧彥威
劉謙　劉隱
劉崇龜　董昌
張遂　徐溫
徐知誥　王珂
王珙　李谿
康尚弼　王行實
王行約　張承業
韓從允　朱朴
張行恩　王潮
王審知　張道古
蔡敬思　韋震
李振　馬殷
姚彥章　李瓊
秦彥暉　張有孚
王摶　宋道弼
景務脩　劉季述
王仲先　王彥範
薛齊偓　程巖

李師虔　劉希度
孫德昭　石戩
董彥弼　周承誨
韓全誨　張彥弘
袁易簡　周敬容
韓偓　李彥弼
第五可範　仇承坦
張居翰　程匡柔
魚全禋　嚴遵美
鄭元規　陳班
張全義　寇彥卿
楚樞　張廷範
馮涓　德王裕
蔣玄暉　朱友恭
氏叔琮　史太
棣丁剛　虔王禊
沂王禋　遂王禕
景王祕　祁王祺
雅王禎　瓊王祥
獨孤損　裴樞
崔遠　柳璨
陸扆　王溥
趙崇　王贊
裴迪　王殷
趙殷衡　李嚴
楊渥　蘇循
周德威　李嗣昭
丁會

卷第一百一十五

通鑑後梁紀

卷第一百一十六

通鑑後唐紀

李思　孟知祥
張憲　康景思
楚王馬殷　閩王王延翰
李琪　王衍
呂知柔　張筠
向延嗣　李從襲
馬彥珪　高郁
李環　郭廷誨
郭廷信　李崧
楊仁晸　皇甫暉
趙在禮　孫鐸
史彥瓊　李紹榮
張破敗　康義誠
王建立　白從暉
徐溫　郭從謙
李彥卿　何福進

王全斌　善友
李紹眞　孔循
鄭珏　安重誨
趙鳳　契丹主德光
韓熙載　李穀
劉昫　周玄豹
高從誨　張昭遠
閩王王延鈞　馬希範
馬希聲　張延朗
蘇愿　趙季良
李仁矩　姚洪
吳越王錢傳瓘　陸仁章
袁詮　潘約
秦王從榮　高輦
康澄　李仁福
李彝超　安從進

宋溫　范延光
馮贇　孟漢瓊
朱洪實　安從益
宋王從厚　朱弘昭
李重吉　蔣延徽
閩王王璘　張彥柔
王延宗　薛文傑
福王繼鵬　徐知誥
宋齊丘　周宗
李建勳　徐玠
洋王從璋　王弘贄
王[illegible]　李專美
韓昭胤　趙延壽
劉昫　姚顗
盧文紀　崔居儉
蜀王孟昶　高延賞

史在德　劉濤
楊昭儉　馬胤孫
李倣　林延遇
楚王希範　孫光憲

卷第一百一十七

通鑑後晉紀

高祖　齊王

馬胤孫　李崧
呂琦　李贊華
薛文遇　房暠
桑維翰　張敬達
高行周　符彥卿
符彥饒　龍敏

郎萬金　張延朗
趙瑩　薛融
竇貞固　景延廣
楊光遠　安審琦
雍王重美　太相温
宋審虔　許王從益
高麗王王建　安重榮
吳越王錢元瓘　和凝
張誼　吳王楊溥
唐主李昪　趙延壽
張允　梁文矩
李詳　張鑄
馮道　劉昫
范延光　李彥珣
李從曮　張彥澤
劉處讓　安彥威

閩王曦　李金全
李承裕　馬全節
安審暉　杜光業
盧文進　祁全恩
劉康　張澄
李德珫　吳越王錢弘佐
杜重威　王重胤
漢主劉玢　宋齊丘
壽王景　石重睿
董遇　王栖霞
唐齊王璟　閩王延政
漢殤帝　漢主劉晟
喬榮　杜威
王緒　李沼
楚王希範　拓跋恒
趙延炤　李周

白承福　李守貞
皇甫遇　梁漢璋
薛懷讓　朱文進
連重遇　楊昭儉
張從恩　沈斌
晉[illegible]謙　藥元福
張暉　馮玉
錢弘億　蕭翰
李彥韜　宋彥筠
薛超　解里

卷第一百一十八

通鑑後漢紀

高祖　隱帝

高勳　景延廣
李穀　趙延壽
劉昫　史弘肇
楊邠　蕭翰
蘇逢吉　蘇禹珪
永康王兀欲　楚王希廣
李從益　吳越王錢弘倧
郭從義　杜仲威
李守貞　高行周
慕容彥超　張璉
魏王承訓　杜弘璋
杜弘璉　杜弘璨
馮道　扈彥珂
白文珂　常思
趙思綰　王景崇
高保融　趙暉

卷第一百一十九

後匡贊　郭允明
王守恩　吳越王錢弘俶
劉審交　王章
趙延乂　李業
閻晉卿　聶文進
孟業　李洪業
王殷　郭崇威
曹威　王峻
劉銖　劉崇
劉贇　范質
馬希萼

通鑑後周紀

太祖

北漢主劉崇　李驤
鄭珙　趙華
劉承鈞　李存瓌
張元徽　陳光裕
李光美　王峻
馬希萼　馬希崇
李穀　范質
徐威　邊鎬
劉仁贍　高遠
唐主李璟　魏岑
藥元福　康延沼
韓熙載　馮延巳
馮延魯　江文蔚
潘佑　徐鉉

卷第一百二十

王克貞　張緯
高行周　張凝
藥仁魯　毋昭裔
曹翰　王溥
李重進　楊衮
白從暉　馮道
劉詞　白重贊
樊愛能　何徽
向順　史彥超
張永德　符彥卿
王彥超　韓通
李筠　高錫
王晏
周行逢

世宗

王彥超　韓通
張藏英　王朴
王溥　向順
王景　李延珪
高彥儔　張美
韓繼勳　趙玭
吳廷紹　劉仁贍
李穀　韓令坤
武行德　王環
劉彥貞　皇甫暉
姚鳳　鄭仁誨
李重進　向重贊
魏岑　咸師朗
王紹顏　竇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下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首

監本資治通鑑序

神宗皇帝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設職切說文知也又音誌按司馬溫公注揚子例云凡書中字如知識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進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令並做此行胡孟切畜敕六切說文積也通作蓄）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

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鑑格懺切鑑也亦作鑒）漢司馬遷紬石室金櫃之言（紬司馬遷本傳徐廣音抽紬引絲也顏師古音謂綴集之漢書作紬顏師古音與鈔同史記索隱石室金匱皆藏書之處）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采倉宰切摭取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罔羅魚罟謂之罔鳥罟謂之羅放甫安切按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攷論之也）攷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騁丑郢切馳言馬之大驅騁言馬之直馳之）首記軒轅至於麟

止麟離珍切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作史記自黃帝至武帝獲麟而止故曰麟止猶春秋終於獲麟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易音亦改也謂一定而不可改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謬眉救切戾也褒貶出於至當丁浪切中也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秦昔切說文簿書籍竹簡也以之載書故云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論盧困切議也謂議其事而次序之俾就祕閣繙閱繙音翻猶繙十二經

之繙謂反覆數演也給吏史筆札側八切札若櫛也編木如櫛齒即簡札也見唐[illegible][illegible]貢義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更音庚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造在早切作也繇夷周切與由同字从由从弓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孼是也後人省弓字故徐鍇云說文無由字其所以載

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要伊消切若要𦤺之要蓋要者衆體之所會也凡會其宗者爲要之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箴諸深切誡也逆作誡良謂備焉凡十六代謂上自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至五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牖與久切說文穿壁以木爲交窻而盡古今之統

博而得其要一笑切約貫魏公羣經音辯云要者總最之稱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牘徒谷切說文書版也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間居莧切舊說不能間廁其間竊謂間乃間隙之間言禹之德至盛無間隙可議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慘七感切感也怛丁曷切悼也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著陟慮切明也）

獎諭詔書

勑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

代發輝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上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靡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麄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

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殿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

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

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

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　司馬　康

同修奉議郎臣　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院校理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康字公休温公之子官至侍講正言

祖禹字淳甫成都人官至翰林學士

恕字道原著外紀者也

攽字貢父官至屯田員外郎

進表終

温公親節資治通鑑序

迂叟自幼嗜史至老不厭毋患遷固以來載籍繁多學者皓首猶不周覽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徧觀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皇悅之命續其事自治平開局迨元豐成書凡一十九年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間固多離析其合爲一統者二百七十餘年共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神考寵以冠序錫以嘉名爲資治通鑑詔邇英經筵嘗令進讀其荷兩朝知待厚矣然在當時徧閲舊史旁求小説豈無棄之如可惜而强收置之退居獨樂園之讀書堂迺得取諸舊編更加精擇削其繁蕪自爲節要以便稽考云若夫從周威烈王丁丑而上伏羲書

契以來備於稽古錄由三晉之開國迄顯德之末造具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熙寧之始元著於百官表則又在通鑑之外也謹序

劉祕丞外紀序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一者數之本）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兼載則竹帛不能紀撮其機要則事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子與文籍煩而譜諜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

與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夸者務爲詭誕包犧前後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相違背邀遻無遽安能考質存其一說備列於下與刪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茲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而著於上示相別也班固謂三統歷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歷術比諸家

表疏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也元豐元年八月日京兆劉恕道原序

溫公外紀序

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其著資治通鑑外紀十六卷未以傳人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挍己之書是五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書屬光使撰外紀序皇祐初有詔士能講經義者聽別奏名其中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説末以己意斷而論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迺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迺其字也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識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之共修書凡數年

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成而已今上即位賜名曰資治通鑑道原所編之事皆在通鑑之前故曰外紀焉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至洛歸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祕書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

宜天何爲復病而天之邪此益使痛惋惝怳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元豐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馬光君實序

通鑑釋文序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温公作通鑑不

用太史公法律總敘韓趙魏而下至於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幷包夷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

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疚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矣夫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龍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於異世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炤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搢

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孫也温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紹興三十年三月日左朝散郎權發遣梨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

一論看通鑑法

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對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

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先識天下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

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看通鑑大要四條

官制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互彼此相參其意如何（謂其事關涉數官者也）自周迄於今日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

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掌昔隸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出納孰雍孰決參考孰疎孰密丞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考歷代用人次第一謂人材所出之途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納粟吏胥之屬）一謂遷除來歷遲速次第

兵制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節屯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北軍爲復召募爲復科差爲復常聚爲復更番隊伍人數糧食多寡皆須是見其曲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如何徵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須見其曲折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自何時與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外輕重之勢如或聚於國都或聚於邊鄙之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歷時之久速形勢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專雜軍律之得失皆當詳考

財賦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何故贏餘其後何故匱乏比較出入多寡求其所以然仍就出入都數察其所偏在上在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

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財賦中條目大者如租稅鹽鐵錢幣田制之類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効（謂如漢武帝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清之類大者於此可以類推）又如特起大獄（如楚王英獄之類）及諸囚之數

亦斟酌其關治體者抄之
統體機括其詳已見看通鑑條例遇有所見
抄出
君德如漢紀高祖寬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
所說德處可類出
政事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
恤民用兵任相任將財賦大姦革法度大更
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如

財賦止書某年權鹽鐵因某人建議有何大
利害至於制度曲折則不徧又如用兵止書
某年遣某將伐某處孰勝孰敗所得者幾郡
所失者幾軍其計謀曲折並不書
風俗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恥言過
失說武帝北邊蕭然之類
相業前政事門說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爲相
幾年除幾年罷至於此門則編爲相事業如

蕭曹爲相大體如何規摹如何措置如何如
盧杞李林甫爲相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
賀爲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君之昏明國之強弱安危君子小人之
進退消長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
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
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看通鑑法終

△通鑑釋例

用天子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
孫雖微弱播遷以四方爭衡闕皆其故臣故
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帝后稱崩王公宰相
稱薨它國稱名后稱闕或曰某后其君臣死
皆稱卒 周之諸侯不名稱薨從先王之禮

書列國例

三國南北朝五代與諸國本非君臣[illegible]
之制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帝后皆稱殂王公
皆稱卒
大明四年魏太后常氏之殂
魏葬昭太后於雞鳴山
晉隋未并天下亦用列國之制
列國雖有地有民而臣於他國者死則稱卒
如沮渠蒙遜吐谷渾高麗錢鏐馬殷

之類
列國追封考妣皆書國小人微者或可略
書王制例
六典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書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華舊政赦宥降虜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賛賢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敕謂御畫發敕日也云云徵兵免官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上罪云云五曰敕旨百司奏事承旨而爲程式云云六曰論事敕書慰諭戒約臣下七曰敕牒隨軍承旨不易舊典

書封爵禪位例
以冀州十郡封丞相操爲魏公云云又加九
錫云云進魏公爵爲王車服位號參用天子
禮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云云漢帝云云禪位
於魏云云奉漢帝爲山陽公云云
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進晉公
爵爲王魏帝加文王殊禮王妃曰后魏帝
禪位於晉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於鄴優崇

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闕
國郡縣公須分
永初九年宋王欲受禪下闕
書帝王未即位例
帝王未即位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書帝王將受禪例
帝王將受禪贊拜不名以後不名陳以後乃乃爾
名者上有君也無君即未即位亦不

稱名宋太祖世祖梁世祖是也

書廟號例

葬天子曰葬某帝於某陵廟號某祖下國曰
葬某主某於某陵謚曰某皇帝廟號某祖列
國曰魏葬明元皇帝於某陵廟號太宗夏武
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凡帝王有廟號者稱廟號

秦葬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書國號例

劉石竝時劉曜稱趙石勒稱後趙猶春秋邾
小邾也曜既亡勒單稱趙符姚竝時稱秦亦
然乞伏氏稱西秦慕容永以有慕容垂稱西
燕慕容德以有龍城稱南燕段業以有呂光
稱北涼

梁初晉楚岐蜀吳越稱國淮南嶺南福建荊
南未有國

書改元例

龍朔三年十二月詔改來年元

書稱號例

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師列國曰還
某都凡新君即位必曰某宗即位後皆言上

太上皇帝止稱上皇

太上皇太后曰尊皇后太子皇子曰立改封
曰徙公侯有國邑者曰封無曰賜爵

國公郡公縣公欲辯等級則稱之不然則不

齊郡趙郡公皆稱郡

廢帝稱國號或稱廢帝

宋前廢帝子業始終無宅爵在位有永光景
和兩號故止稱廢帝

列國他國之君或稱主或稱帝兩國事相涉
則但稱主

列國非其臣下之言不稱乘輿車駕行在京

師天下及崩

書王公例

高歡曰勃海王歡宇文泰曰安定公泰大同九年以後乃爾太清三年以後復故

楚王處疑

書建國稱王例

五代晉岐蜀吳越吳楚閩之類建國皆稱王者皆稱王及諡無諡者遇中國加爵命則名

名如晉王闕交錯難辯處則稱王存朂之類

廣南未稱帝及荊南之類皆名

荊南稱楚不書封

諸王書名例

河西王沮渠蒙遜吐谷渾王慕璝吳越王錢鏐南平王高季興等受宋魏五代爵命猶孫權受魏爵命終是敵國皆宜稱王而不名然其國爵屢變乍見莫知爲誰故於事初則名後則不名或名或不名從文闕用漢諸侯王之例也

書立王例

魏立皇弟新成爲陽平王

書徙王例

徙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

書列國立太子例

列國曰立皇子某爲太子

或曰魏立某王某爲皇太子

書列國紀事取年號例

魏宋齊梁陳五代取其年號以紀諸國之事耳

書官名例

周以尉迥爲太師以柱國竇熾爲太傅

新爲公者於官上更加以字太建四年以後始爾

晉以後拜令僕皆書中書監令侍中內史納
言爲宰相者亦書
宋永初三年闕時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其後
多者至數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南北朝諸王無事者只云加都督有事則云
某某等幾州闕節度使官自此始其後所領
諸使益多不復詳記云
天監十年闕魏之州郡亦然是以離合廢置

不復詳記也闕是後官名繁冗不可勝記或
一人之官至百餘官今但臨事取其要重者
存之或省約其文以從簡易云
大寶元年闕是後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及儀
同三司猥多人不復貴遂爲散官舊史或但
稱開府及儀同者今並因之
宰相自平章事遷侍中侍中遷中書令之類
或加三師三公則書若自中書遷門下及加

太學士使名之類皆不書至出時書官此例自會昌六年九月後方做此
隋平陳以後尚書令僕內史令納言凡宰相
皆稱薨
凡節度使創置則曰置某軍於某州割某州
隸之以某人爲節度使或曰置某等州節度
以某人爲節度使因舊則曰更名某某州節
度號曰某軍或曰更名某軍曰自團練升則

曰更名某某州都團練曰某軍以某人爲節
度使昭宗以後始然
節度使加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則書餘
檢校官不書五代雖加使相非因事見亦不
書
初云淄青等幾州節度使後云淄青等州節
度使
節度使赴鎮曰爲使相曰充遙授曰領

凡官名省而可知者不必備書

藩鎮兵或以宣武淮西天平忠武武寧河東淮南湖南荆南兩浙呼之或以汴蔡鄆許徐浙呼之取語順易曉而已

書兼職例

會昌六年九月以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德裕爲東都留守不帶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以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兼侍中

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爲節度使

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

書罷免例

公相以善去曰罷罪去曰免

書聘使例

聘使往來書介副無事但云某事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

高麗遣其臣某入貢

遣某人使於契丹

不書例 書附

二王後嗣卒者不書

列國葬后無事不書

諸王帶平章及遙領節制不書

親王徙封書

親祭祀皆書

凡帝親祠更無親字 宋孝武後乃爾

王子弟則書姪及孫無事不書

諸王非皇子及兄弟薨卒皆不書有事乃書之

宋以後諸州廢置無事不書

諸州廢置無事者不書
四夷不能爲中國利害死及嗣位不書
凡衆人共一事則書其等在下者更有事則
列其姓名

重書例

桓五年襄二十六年皆有兩秋
桓闕年以大雩有二秋
桓十二年經重書丙戌

豫言例

莊公六年豫言十六年滅鄧
文十一年豫言宣十五年獲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

追序例

左傳襄公六年齊人滅萊追序五年以來月
日

書日後先例

成十六年鄢陵戰先甲午後癸巳
左傳楚靈王死先言癸亥後言乙卯丙辰

書事同日例

兩國事同日或相先後而不可中斷者先序
一國事已更以其日起之
如齊建武元年十月辛亥魏王發平
城云云　辛亥太后下令廢帝爲海陵
王

二年十一月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庚
午魏王如委粟山己卯引諸儒議圜
丘禮

書事相涉例

凡兩國事相涉則多稱某主兩君事相涉則
多稱謚號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
凡一國事有相連不嫌爲異國事者若國名
相闕事雖異皆蒙上事國名 大同十年乃闕

書斬獲例

戰僞走設伏而敗之斬首千餘級千級以下不言獲輜重兵械雜畜非極多不言

蒙遜欲伐梁公歆之

新唐書郭子儀傳從廣平王帥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

書世系例

凡宗族雖在高祖玄孫之外世系著明如元

陸狀元通鑑　卷一　釋例十九　汲古閣

天穆崔㥄者亦書之

從後姓例

宋永初三年長孫嵩賈姓拓拔云云　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皆重複及高祖遷洛乃改爲單姓舊史患其煩雜悉從後姓以就簡易今並因之

李繼昭本姓符名道昭復姓符名道昭

書字例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大夫既卒書字

大同二闕　時人多以字行舊史皆因之字及小字可知其人者不復重述難知者乃述之

凡以字行者始卽稱字曰名其以字行大同以後始闕

書鄉里例

硤石姚元崇

陸狀元通鑑　卷一　釋例二十　汲古閣

閻玄正汴州人也名不著不必鄉里

書改置州郡例

建東京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

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

書薨卒例

唐制三品以上稱薨四品以下稱卒而上州刺史親王傅歸德將軍護軍皆三品職任至

稱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侍郎庶子詹事皆四品平章事節度使職任至重皆無品禮諸侯曰薨而唐之縣令皆古之子男也此則一一難依禮令令任裁酌折衷見任宰相節度使及正任太子三師三少尚書統軍都督常侍者皆稱薨公主妃嬪亦循舊史稱薨餘皆稱卒

都督即節度使之任節度檢校官予侍其卑者也

元嘉五年秦王熾盤卒

書反亂例

宋略例凡誅得罾音怨曰有罪凡逆上曰反爭彊曰亂凡刺史近州輕將則書以重州也遠州亦書以將重也

曾太父溫國文正公作書之例或因或倣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

之精確深隱皆考究爲最詳而得其當於此粲見然前例遺稾中遭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敘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伋輒掇取而分類之爲三十六例其間或書年而不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諡書年而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雩有兩秋之類伋皆不敢增益也至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滅者伋亦從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伋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因此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伋抑嘗因此例而涉其書放其離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爲四圖以便尋究求者授之以廣其傳庶與考

與音釋並行於世萬一有助於觀覽
云乾道丙戌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
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伋謹
書
右溫公所修資治通鑑發凡起例予奪輕重各有深意吏部君得其遺藁於殘編斷簡中凡三十有六而文意斷續字畫訛缺多不可曉今取其可知者附見於左

△通鑑釋例終

△與范夢得內翰論修書帖 名祖禹後更字淳夫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
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奉滯否慚悚慚悚夢
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
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註於逐事下
記 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中有自鏁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它皆倣此 自舊唐書以下俱未

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唐
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
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註所
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
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
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
事之首尾 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於申之類及爲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与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後成

子得政因晉悼公卽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子孺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創子産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爲棠谿氏之類注云傳終言之皆附事尾者也 有
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
下 如左傳子罕辭玉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它官則附於致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 但稍與
其事相涉者卽注之過多不害 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考月日也
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

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刪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

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文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序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

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序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

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辭譎諫竊恐非宜蕭宗時李泌誦黃臺瓜辭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己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儆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

或人主好之而爲者僞造或實有而可信者竝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胙武二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愼矜慕流血之類竝存之其餘不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最可憐石野猪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竝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卽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故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

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爲今夏遁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剔所請出魏紀今有改動者令李永和帶去告指揮別寫及楷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怒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竝告於其下注云其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册者恐要作式樣幷道原廣本兩卷竝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又

示諭求罷局事殊未曉所謂光若得夢得來此中修書其爲幸固多矣但朝廷所以未廢此局者豈以光故蓋執政偶忘之耳今上此文字是呼之使醒也若依所謂廢局以書付

光令自修夢得還銓胥史各歸諸司將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書而不能者止爲私家無書籍筆吏所以須煩縣官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終身不能就也夢得與景仁同在京師公私俱便令不得已而存之者豈惟書局至如留臺宮觀皆無用於時者朝廷以其未有罪名不欲棄於田里聊以薄祿養之豈非不得已而存之者邪光輩皆忝恥竊祿者也況其

它親民之官相與殘民而罔上者其負恥益深矣必欲居之安而無愧須如景仁致事方可也其餘皆可恥耳吾曹既未免祿仕古之人不遇者或仕於伶官執籥秉翟修書不猶愈乎況夢得和不隨俗正不忤物雖處塗潦之中不能汚入虎兕之羣不能害雍容文館以鉛槧爲職業眞所謂避世金馬門者也庸何傷乎必若別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留者

當予細示及容更熟議之若只如今茲所論三事則不若且靜以待之爲愈也恃知念故敢盡言無隱光上

朝旨若一旦以閒局無用徒費大官令廢罷者吾輩相與收斂筆硯歸家與鄭滑諸官何異又何恥耶但恐去此爲他官負恥益多耳

△通鑑問疑　劉羲仲壯輿

祕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良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祕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竝高意氣偉然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爲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知祕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祕丞公有

子曰羲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爲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楚固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而魏晉南

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爲僭僞哉況微弱自立者不必書爲僭背君自立者不必書爲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爲通論然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苻登封爲苑川王乾歸稱

河南王前秦封爲金城王又封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後降於後秦已而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爲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河王後乃稱梁王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傉檀稱涼王後去年號降於秦既而復稱涼王段業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魏封爲涼王若也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若謂之秦涼則其所稱又國號屢改若不著名知復爲誰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號稱之則王莽公孫述亦不嘗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爲某主但去其僭僞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謚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

朝書其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舊史之文不爲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爲通然非出已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宋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間及比王莽補無王之際亦可也五德固知出於漢儒由是並依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受符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竄巴蜀似晉元吳大帝興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得紹漢爲僞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承爲僞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

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薨東晉元帝已前稱崩薨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其世次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李昪稱吳王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元帝爲例

道原曰嘗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晉元比光武玆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擾天命不常唯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僞之主必復爲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竝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於魏

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苻健姚萇慕容垂等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竊名號皆繼踵仆滅其與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點之不當疑也

君實曰道原點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愚慮所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竝爲敵國則

與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曾孫琅琊嫡嗣其鎭建鄴加鎭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天下推戴元帝者特宗室領藩鎭最親者強盛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苻姚猶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爲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於魏猶勾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

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吳主陳主當稱吳主皓陳主叔寶蕭琮附庸爲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隋主而不名蕭琮爲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琮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王某侯無國邑者則曰賜爵關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若云無國邑者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

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實土郡縣爲僑縣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荊州有河東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應稱薨而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

卒隋書帝紀内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
亦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
新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
務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
帝時令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槩稱薨也西
晉荀勗等爲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
之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
晉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

南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内史令納
言爲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爲宰相三師三公
皆爲散官欲皆以爲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薨至晉已後唯王
爵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勻不
如用陸淳例皆稱卒

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爲確論但恨已進者周
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除諸王
三公三師稱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
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
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薨宰相不應稱卒

君實曰長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
亥朔後魏書紀志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
何故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

平元年正月巳亥朔皆與劉仲更曆合舊本
八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
甲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
十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
月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
乃誤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
月辛卯不誤建康實錄景平二年二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爲冠軍丁未大風皆

與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二月爲正月南史誤以二月朔爲己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譜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

道原曰姚興載記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隆碩德敗隆於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攻平截汾水守之碩德攻隆

爲持久計隆懼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來侵平陽攻陷乾壁八月立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帝度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圍姚平於乾壁然後呂隆降於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誤也晉去中國遠事得於傳聞故或前一年或後一年載記往往按諸國書而本紀憑晉時起居注故差誤特甚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五月司馬休之魯宗之犇姚泓道原何故於義熙十二年五月書司馬休之魯宗之犇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荊南

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劉裕相攻遣使來求援五月休之等爲裕所敗犇於興晉書休之傳亦云犇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秋北史僭僞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月爲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犇秦亦誤云犇姚泓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寳二年四月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卽位於蜀

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寳二年八月侯景卽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按蕭棟以大寳二年八月卽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寳

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憂之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大寳二年不應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紀僭號爲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專統本州何謂更改督字南史略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都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軍事至惠帝乃幷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宋志江州領郡九豫州領郡十而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時軍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爲太祖顯祖爲二祧帝紀太宗永興二年謚道武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言號烈祖又太武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爲不預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文廟號太祖昭成廟號高祖皆爲不遷之廟則太宗上皇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爲太祖史官但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文太祖之號亦必

去昭成高祖之廟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序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冠廟號也禮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爲太祖比后稷世祖烈祖爲二祧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二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授高祖大司馬依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

年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舊本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於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死爲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田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癃者年踰七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爲斷也又云所授之田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illegible][illegible]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種桑者即得爲永業歟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給二十畝或十六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還之田不種桑棗是露田又不種歟又云嘗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田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相鄰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廢久矣天下皆民

田也魏計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給之其亦有說乎

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觀均田制度似令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劉石付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爲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有分限丁口

計畝給田老死還納别授壯者非若今世作
全戶稅佃不計其歲月但不得典賣耳詔書
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爲斷本志言其詳
故有還不還之别也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
夫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之有
婦者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
謂戶內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
三十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

一丁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給田止於
一百二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前後種桑五十樹棗五株
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
謂初受田者雖娶婦同一戶不復給田非桑
之土惟種棗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
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畝并棗榆地亦十六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

勸人種桑故賜爲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
得種桑麻也恒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
盈者受種如法謂種桑不還田計見在男夫
及丁口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爲主
但不受亦不還耳若受少桑田者復受於官
種桑果故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
足也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宅
畔猶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逐戶

傍近不必地相令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
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
受之口分則没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云永
業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
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
丁口滋衆官無門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爲空
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
兼并其意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

賓曰然
君賓訪問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
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道原
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
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
知凡例其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
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
漢之辟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

事跡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
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
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
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
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
二京三都等賦解嘲賓戲等文通鑑皆不書
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
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跡則隱沒不書太
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
公之於孟荀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
所疑二事也
通鑑吳蜀曰主曰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
司馬公言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用列國之法
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爲
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爲夏國主主與帝非列
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

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
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爲帝
若言無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爲主此義仲所
疑三事也
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
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
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
而秦二世元年書漢高祖射蛇事高祖斬蛇

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
陸賓本無玄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
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冢自此談玄殊進通鑑
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
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鑑何
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
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氈陳元康
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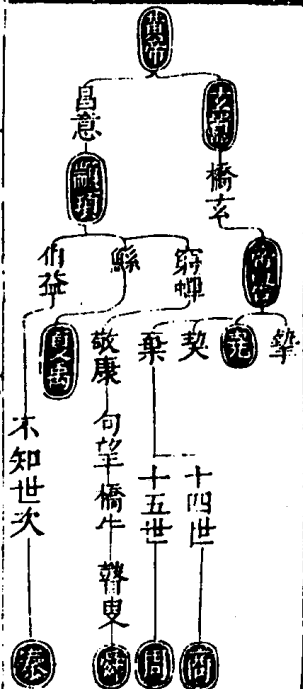
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
書而漢延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爲顏回不
知叔度於顏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
疑六事也
孫彥高在定州默啜圍州城彥高倒鏁宅門
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鏁鑰凡此類過貶
事皆不書而晉隆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
於大道不知疑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鏁鑰
此義仲所疑七事也
通曆及大業記稱煬帝弒文帝通鑑書曰上
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曆及新唐書稱武后殺
太子弘通鑑書曰太子弘薨時人以爲武后
殺之通鑑疑以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
鴆顯祖事唯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遇鴆毒
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太上入謁遂
崩司馬公安知鴆顯祖安得不彰然則司馬

公安知鴆顯祖者是馮太后與否也此義仲
所疑八事也
純夫曰足下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答然其
問所問節目曩日嘗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
以解諸儒之疑此通鑑起予之助也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悔難通鑑之爲書君實寓
局祕閣道原實預討論君實與道原皆以
史自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

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甫司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宅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子雲云後世復有子雲玄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實所以用意遠矣非爲寡聞淺見道也然君實始成通鑑以道原遺言求通鑑定一本乃錄本

以附其家而告羲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多宅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予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則君實期羲仲亦厚矣羲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羲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

△通鑑問疑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二 圖說
帝王傳授之圖
陸狀元通鑑 卷二 一 圖說 汲古閣
夏商世系之圖

周秦世系之圖
陸狀元通鑑 卷二 二 圖說 汲古閣
帝王國都之圖

西漢世系之圖

高祖

齊王肥　惠帝　文帝　淮南王長　趙幽王友

朱虛侯章　濟北王興居　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　膠西王卬　膠東王雄渠　景帝　梁孝王　代孝王　梁懷王　王遂

栗太子　武帝　河間王　魯恭王　膠西王　中山靖王　長沙定王　膠東王　清河王　泗水王

戾太子　齊王　燕王　廣陵王　昌邑王　昭帝　舂陵節侯買

史皇孫　宣帝　戴侯　其　外　向　欽

元帝　淮陽王　楚孝王　東平王　其　聖公

定陶王　中山王　哀帝　平帝　孺子　光武

不知世次　孟子　成帝

西漢國都之圖

西域　匈奴　大宛　黃河　河南　朔方　平城　白登　燕山路　薊　河北東西路　邯鄲　京東東西路　彭城　泰山　沛郡　東京　長安　秦鳳路　永興路　京西南北路　洛陽　鴻溝　滎陽　淮南東西路　下相　吳　蘄　四川路　漢中　荊湖南北路　五谿　川江　兩浙東西路　臨安　東越　甌越　西羌　諸羌　先零　武帝通西南夷在四川之南　西南夷　建康　江南東西路　廣南東西路　南越　福建路　閩越　瓊崖

沛高帝所居　漢中高祖初王之所　洛陽漢初欲都之後遷長安　蘄陳勝吳廣起兵處　彭城項羽所都　滎陽京索成皋戰鴻溝皆劉項爭之所　賈捐之請罷朱崖郡今瓊南海中瓊崖也

三國地理之圖
三國世系之圖
陸狀元通鑑 卷二 五 圖說 汲古閣
黃河
永興路
五丈原
河東路
燕山路
涿郡
鄴
河北東西路
京東東西路
秦鳳路
官渡
譙國
京西南北路
洛陽
東京
淮水
淮南東西路
四川路
成都
益州
漢中
荊湖南北路
南陽
荊州
武昌
赤壁
兩浙東西路
臨安府
吳郡
川江
南中
建康
江南東西路
金陵
廣南東西路
福建路
崖
瓊
譙閔魏帝所居 官渡魏太祖敗袁紹處 鄴魏太祖建國處 洛陽文帝所都 涿郡蜀先主所居 先主依劉表於荊洲 得孔明於南陽 立爲漢中王 吳郡吳孫權所居 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吳都金陵郎也
魏
武帝
文帝
陳思王
任城王
明帝
某王
某王
齊王
高貴鄉公
元帝
蜀
漢景帝
中山王勝
不知世次
先主
後主
吳
孫堅
策
權
亮
休
太子和
皓
魏五主四十五年
蜀二主四十三年
吳四主五十九年

兩晉國都之圖
兩晉世系之圖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六 圖說 汲古閣
慕容氏
河西
涼州
永興路
朔方
河東路
和龍
燕山路
平陽
襄國
鄴
河北東西路
遼西
長安
河內
京東東西路
秦鳳路
隴西
京西南北路
洛陽
東京
廣固
淮水
淮南東西路
荊湖南北路
淝水
四川路
川江
江陵
武昌
歷陽
兩浙東西路
石頭
江州
臨安府
江南東西路
廣南東西路
福建路
崖
瓊
河內晉帝所居 洛陽晉所都 長安愍帝所都 元帝都金陵 王敦桓溫據武昌江陵 蘇峻反於歷陽 石頭江州皆鎮守要害處 苻堅敗於淝水 前趙劉淵據平陽 後趙石勒據襄國 後趙劉曜前秦苻氏後秦姚氏皆據長安 涼呂氏沮渠氏禿髮氏據河西 南燕慕容氏據廣固 北燕慕容氏及馮氏據和龍 後秦乞伏據隴西 夏赫連據朔方
宣帝
琅邪王伷
文帝
景帝
恭王覲
武帝
元帝
吳王
懷帝
惠帝
簡文
明帝
愍帝
會稽王道子
孝武
康帝
成帝
元顯
恭帝
安帝
海西公
哀帝
穆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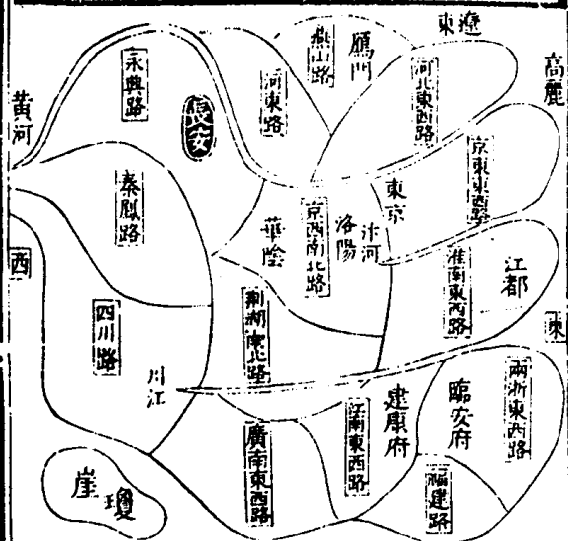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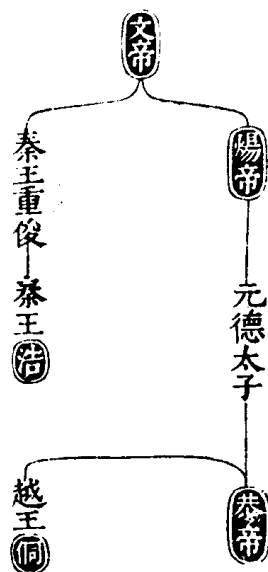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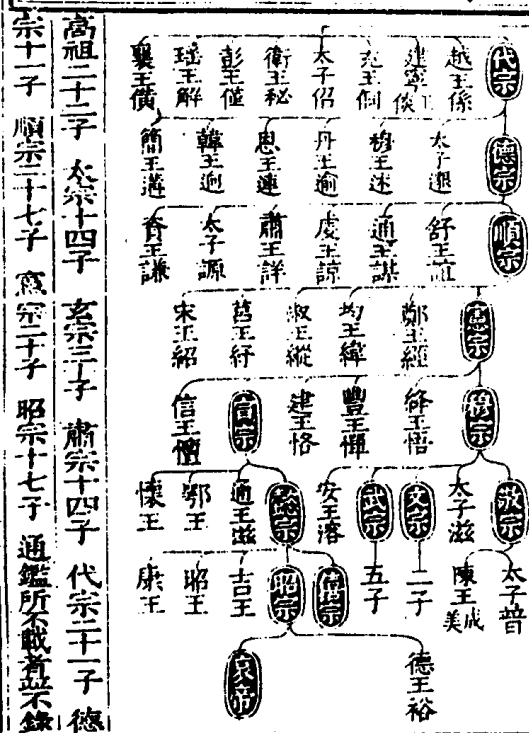
宋齊梁陳皆都建康　元帝都江陵在江南路　魏初都代在河東後移洛陽　東魏與齊都鄴在河北　西魏與周都長安

宋文帝北侵至滑臺在京西　魏太武來伐至瓜步在淮南　南北相攻在彭城鍾離盱台壽陽今淮北京東西管界也

隋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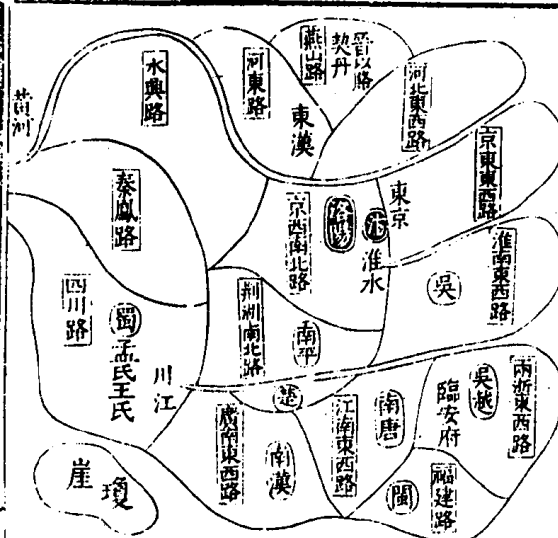
文帝
煬帝
秦王重俊
元德太子
秦王浩
恭帝
越王侗

隋國都圖

遼東
高麗
黃河
永興路
長安
河東路
鴈山路
鴈門
河北東西路
京東東西路
東京
汴河
洛陽
京西南北路
華陰
秦鳳路
西
江都
淮南東西路
東
荊湖南北路
四川路
川江
兩浙東西路
臨安府
建康府
江南東西路
廣南東西路
福建路
瓊
崖

華陰隋帝所居 江都煬帝巡幸不返處 長安隋所都 鴈門煬帝爲突厥所圍處 汴河隋所開取河水達淮以備遊幸 煬帝渡遼水伐高麗皆在京東河北界外

高祖二十二子 太宗十四子 玄宗三十子 肅宗十四子 代宗二十一子 德宗十一子 順宗二十七子 憲宗二十子 昭宗十七子 通鑑所不載者並不錄

有唐國都之圖

突厥　契丹　高麗　黃河　吐蕃　南詔　崖瓊
永興路　河東路　燕山路　范陽　河北東西路　靈武　晉陽　長安　秦鳳路　隴西　奉天　涇原　洛陽　華州　陝　東都　京西南北路　東京　睢陽　汴州　京東東西路　淮南東西路　成都　四川路　興元　川江　荊湖南北路　江陵　廣南東西路　江南東西路　建康府　臨安府　兩浙東西路　福建路

隴西唐高祖所居　晉陽高祖起兵處　長安唐所都　洛陽號東都唐初王世充所據後爲東京備巡幸唐末朱全忠遷都於此　江陵蕭銑所據處　范陽安祿山反處　靈武肅宗即位處　涇原軍士至京師作亂立朱泚　睢陽張巡許遠所守處　奉天德宗避寇處　興元德宗僖宗避寇出狩處　成都明皇僖宗避寇處

唐藩鎮及十五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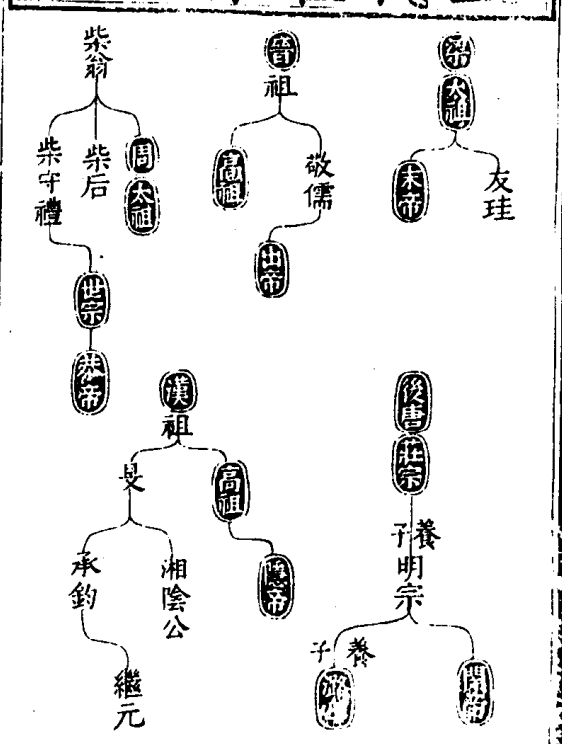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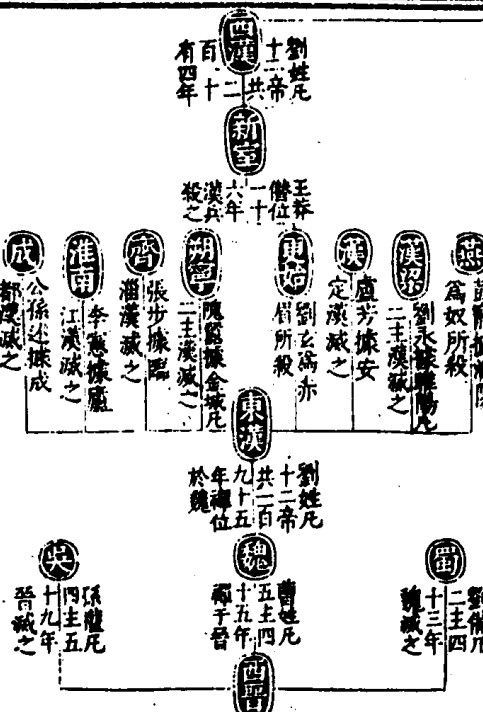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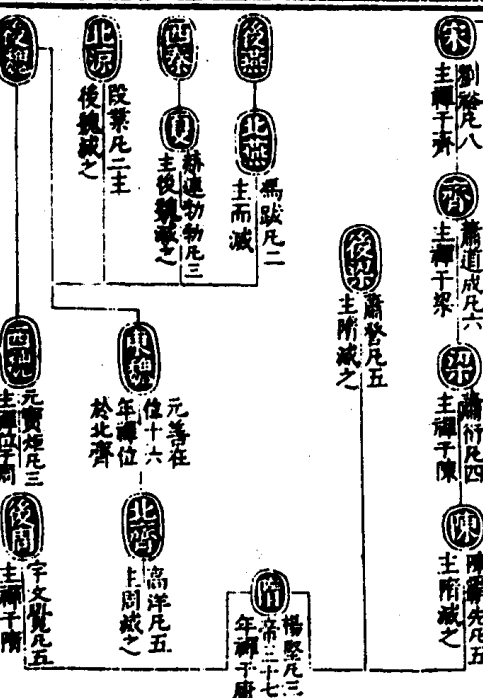
北　黃河　西　東　崖瓊
永興路　河東路　燕山路　長安　秦鳳路　京西南北路　東都　東京　淮水　淮南東西路　京東東西路　河北東西路　四川路　川江　荊湖南北路　廣南東西路　江南東西路　建康府　臨安府　兩浙東西路　福建路

魏博田承嗣至田悅反弗克誅　盧龍李懷仙至朱滔朱克融反弗克誅　鎮冀李寶臣至王武俊王廷湊反弗克誅　淄青李正已至師道反伏誅　橫海程日華至李同捷反伏誅　宣武劉玄佐至李萬榮死朝廷別命代　彰義吳少誠至元濟反伏誅　東川劉闢反伏誅　浙西李錡反伏誅

通鑑帝王授受圖上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圖說 十三
汲古閣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帝堯
帝舜
夏
商
周
西漢
新室
東漢
魏
西晉
蜀
吳

通鑑帝王授受圖中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圖說 十四
汲古閣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後魏
西魏
東魏
北齊
後周
北涼
西秦
後燕
北燕
夏
南燕
後秦
後涼
西涼
南涼
代
前趙
後趙
成漢
前涼
前燕
前秦

歷代帝王多出於黃帝　夏禹出於顓頊
商出於契　周出於棄皆帝嚳之子也
秦之祖伯益亦顓頊之子　漢以劉氏
承堯運堯黃帝玄孫　魏曹氏曹叔振鐸
之後出自周　晉司馬氏出於重黎亦顓
頊之後　宋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亦堯
之裔也　齊梁蕭氏出於春秋蕭蕭子姓
也商之後　陳舜之後　隋楊氏出自顓
頊　唐李氏出自顓頊之子皐陶皐陶爲
大理後嗣逃難食木子得生故改氏李
梁朱氏本春秋邾邾曹姓顓頊後　周郭
氏出周郭叔皆帝嚳之後
宋朝趙氏出於顓頊顓頊子伯益其後裔
爲造父周穆王時封於趙城子孫因以爲
姓晉趙衰趙盾皆其子孫秦始皇時趙之
子孫分處四方至漢有趙廣漢者居於涿

州瓜瓞綿綿實基於此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

舉要曆

釋歲陽十干

在甲曰閼逢（上烏割切）　在乙曰旃蒙（上諸延反）

在丙曰柔兆　在丁曰強圉（下魚巨切）

在戊曰著雍　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　在辛曰重光

在壬曰玄黓（下逸職切）　在癸曰昭陽

釋歲名十二支

在子曰困敦　在丑曰赤奮若

在寅曰攝提格　在卯曰單閼（下音遏）

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音臧）　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涒灘（涒湯昆切）　在酉曰作噩

在戌曰閹茂（閹衣檢切）　在亥曰大淵獻

正曆使歲陽歲名今止書甲子免更

釋也

溫公曆甲子起周威烈二十三年劉道原外紀甲子起黃帝元年今自黃帝至威烈王即位以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以年紀

丁亥 黃帝元年 在位一百年崩子少昊立

丁卯 少昊元年 在位八十四年黃帝孫顓頊立

辛卯 顓頊元年 在位七十八年黃帝曾孫帝嚳立

乙酉 帝嚳元年 在位七十年摯立摯在位九年廢弟堯立

戊辰 帝堯元年 在位一百年遜位於虞舜

戊申 帝舜元年 黃帝八代孫在位五十年遜位於禹

夏

戊戌 禹元年 黃帝玄孫在位九年崩子啓立

丁未 啓元年 禹之子在位九年

丙辰 太康元年 啓之子爲后羿所拒失國在位二十九年

乙酉 仲康元年 太康之弟在位一十三年

戊戌 帝相元年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八年有窮后羿篡相位元年丙寅立八年寒浞殺羿元年甲戌立三十二年

丙午 少康元年 帝相之子舉兵滅浞而復國歸故都在位二十一年

丁卯 帝杼元年 少康之子在位一十七年

甲申 帝槐元年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庚戌 帝芒元年 槐之子在位一十八年

戊辰 帝泄元年 芒之子在位一十六年

甲申 不降元年 泄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癸未 帝扃元年 不降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甲辰 帝廑元年 扃之子在位二十年

甲子 孔甲元年 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乙未 帝皐元年 孔甲之子在位十一年

丙午 帝發元年 皐之子在位十三年

己未 履癸元年 發之子是爲桀在位五十一年

商

庚戌 湯元年 黃帝之孫桀無道湯放桀諸侯推爲天子在位十二年

癸亥 外丙元年 湯之子在位二年

乙丑 仲壬元年 外丙之弟在位四年

己巳 太甲元年 湯嫡孫太丁之子 中興號稱太宗在位三十三年

壬寅 沃丁元年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辛未 太庚元年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丙申 小甲元年 太庚之子在位三十六年

壬申 雍巳元年 小甲之弟在位十三年

乙酉 大戊元年 雍巳之弟 中興號稱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庚子 仲丁元年 太戊之子在位十一年

辛亥 外壬元年 仲丁之弟在位十五年

丙寅 河亶甲元年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乙亥 祖乙元年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九年

甲午 祖辛元年 祖乙之子在位十六年

庚戌 沃甲元年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年

庚午 祖丁元年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壬寅 南庚元年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辛未 陽甲元年 祖丁之子在位七年

戊寅 盤庚元年 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丙午 小辛元年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丁卯 小乙元年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戊子 武丁元年 小乙之子 中興號稱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丁亥 祖庚元年 武丁之子在位七年

甲午 祖甲元年 祖庚之弟在位十六年

庚戌 廩辛元年 祖甲之子在位六年

丙辰 庚丁元年 祖甲次子在位六年

壬戌 武乙元年 庚丁之子無道暴雷震死在位四年

丙寅 太丁元年 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己巳 帝乙元年 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丙午 紂元年 帝乙之子無道周武王率諸侯伐之紂自焚死在

位三十三年

周

己卯 武王元年 黃帝之後舉兵討紂乃即位在位七年

丙戌 成王元年 武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癸亥 康王元年 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己丑 昭王元年 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庚辰 穆王元年 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

乙亥 共王元年 穆王之子在位十年

乙酉 懿王元年 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庚戌 孝王元年 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乙丑 夷王元年 孝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庚辰 厲王元年 夷王之子王暴虐國人放之於彘在位四十年

庚申 共和元年 厲王既放二相共理國政號為共和凡十四年

甲戌 宣王元年 厲王之子厲王死二相立之在位四十六年

庚申 幽王元年 宣王之子王無道犬戎攻而殺之在位十一年

辛未 平王元年 幽王之子幽王死諸侯乃奉王東遷於洛邑自

後政由方伯在位五十一年

壬戌 桓王元年 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乙酉 莊王元年 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庚子 釐王元年 莊王之子在位五年

乙巳 惠王元年 釐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庚午 襄王元年 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癸卯 頃王元年 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己酉 匡王元年 頃王之子在位六年

乙卯 定王元年 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丙子 簡王元年 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庚寅 靈王元年 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丁巳 景王元年 靈王之子王崩大臣立王太子猛為王少子朝作亂未幾猛卒諸大夫立猛弟敬王子朝入據王城在位二十五年

壬午 敬王元年 周大夫立子朝晉侯攻子朝子朝走敬王入王城在位四十三年

乙丑　元王元年　敬王之子在位八年

癸酉　貞定王元年　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辛丑　考王元年　貞定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

丙辰　元年　考王之子

戊寅　二十三年　命晉大夫韓虔魏斯趙籍爲諸侯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十七年

韓景侯虔六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侯籍六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聲王當五年

燕閔公三十一年

己卯　二十四年　王崩子驕立　盜殺楚聲王子魏立　燕僖公元年

安王

庚辰　元年　楚悼　元年

辛巳　二年　秦簡公卒子惠公立　韓景侯卒子取立　趙烈侯卒弟立

三年　秦惠公元年　韓烈侯元年　趙武侯元年

四年

甲申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晉烈公卒子頃立

十年　晉孝公元年

十一年　齊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

十二年

十三年　齊田和求爲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

甲午　十五年　秦惠公卒子立　韓烈侯卒子立　魏文侯卒子立　趙武侯卒烈侯之子章立

十六年 秦出公元年 韓文侯元年 魏武侯元年 趙敬
侯元年 齊太公田和元年
十七年 齊太公卒子午立 秦國弑出公立獻公
十八年 秦獻公元年 齊威公午元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楚悼王卒大臣作亂太子臧立
二十二年 楚肅王元年
二十三年 齊威公卒子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國絕

二十四年 晉孝公卒子立 齊威王元年
甲辰 二十五年 晉靖公元年 韓哀侯卒子立
二十六年 王崩子喜立 晉靖公是歲爲韓趙魏分其地
廢爲家人 韓哀侯元年
烈王
丙午 元年 趙敬侯卒子穆立
二年 趙成侯元年

三年 燕僖公卒子威公立
四年 燕威公元年
五年 韓嚴遂殺哀侯其子立 魏武侯卒二公子爭立
六年 韓懿侯元年 魏惠王罃元年 楚肅王卒弟良夫立
七年 王崩弟扁立 楚宣王元年
顯王
癸丑 元年
甲寅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燕威公卒其子立
八年 秦孝公元年 燕文公元年
九年
十年 韓懿侯卒子昭侯立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甲子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趙成侯卒子肅侯立

二十年 趙肅侯元年

二十一年

甲戌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楚宣王卒子熊商立

三十年 楚威王商元年

三十一年 秦孝公卒子惠文王立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蘇秦約六國從長合兵伐秦 齊威王卒其子立 韓昭侯卒其子立 魏文侯卒其子立

三十七年 秦使犀首欺齊魏共伐趙蘇秦去趙從約散 韓宣惠王元年 齊宣王元年 燕易王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楚威王卒子槐立

四十一年 楚懷王元年

甲午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趙肅侯卒其子立

四十四年 秦初稱王 趙武靈王元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王崩子定立 燕易王卒子噲立

慎靚王

辛丑 元年 燕王噲元年

二年 魏惠王卒其子立

三年 魏襄王元年 楚趙韓魏燕伐秦秦兵出五國敗走

甲辰 四年

五年

六年 王崩子延立

赧王

乙未 元年 齊宣王卒子地立 燕噲國亂齊伐燕破之

二年 齊閔王元年

三年 韓宣王卒子倉立

四年 張儀說楚齊趙燕事秦皆聽命會秦惠文王卒諸侯皆畔衡合從 韓襄王元年 燕人立太子平爲昭王元年

五年 秦武王元年

六年

七年

甲寅 八年 秦武王卒弟稷立 趙武靈王變胡服

九年 秦昭王元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趙武靈王立其子何為王自稱主父 楚懷王與秦王會秦留王不遣

十七年 趙惠文王何元年 楚人立太子横為襄王元年

甲子 十八年

十九年 韓襄王卒子咎立 魏襄王卒其子立 楚懷王卒於秦

二十年 韓僖王元年 魏昭王元年 趙主父分國立其長子章國亂王餓死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甲戌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燕昭使樂毅伐齊殺閔王

三十二年 齊田單立王子法章於莒為襄王元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秦王與趙王會澠池 齊田單襲破燕所下城邑 燕昭王卒其子立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甲申 三十八年 魏昭王卒其子立

三十九年 魏安僖王元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韓釐王卒其子立

四十三年 韓威惠王元年 燕惠王卒其子立

四十四年 燕武成王元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甲午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趙惠文王卒子丹立

五十年 趙孝成王元年 齊襄王卒子建立

五十一年 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年 楚頃襄王卒子完立

五十三年 楚考烈王元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燕武成王卒其子立 秦伐趙坑其降卒四十萬

甲辰 五十八年 燕孝王元年

五十九年 秦伐周周君盡獻其地於秦

秦

昭王

丙午 五十二年 初併周 燕孝王卒子喜立

五十三年 燕王喜元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卒子立

孝文王

辛亥 元年 卒子立

莊襄王

壬子 元年

二年

甲寅 三年 卒子政立

始皇

乙卯 元年

二年

三年 楚孝成王卒其子悼襄王元年

四年 魏安僖王卒子增立

五年 魏景閔王元年

六年

七年 韓桓惠王卒子安立

八年

九年 韓王安元年 楚考烈王卒子悍立

甲子 十年 楚幽王元年

十一年 趙悼襄王卒子遷立

十二年 趙王遷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爲潁川郡

十八年

十九年 滅趙

甲戌 二十年 燕使荊軻刺王不克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滅楚以其地爲郡

二十五年 先是燕王喜奔遼東趙滅趙公子嘉奔代自立

是歲虜燕王喜復虜嘉以其地爲郡

二十六年 滅齊併天下以十月爲歲首 稱皇帝 水德尚黑

二十七年 巡隴西

二十八年 封太山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

二十九年

甲申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擊胡

三十三年　築長城

三十四年　燒詩書

三十五年　建阿房宮　坑儒生四百六十人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巡狩七月崩於沙丘少子胡亥立

二世胡亥

壬辰　元年　七月〔楚〕陳勝起自立爲王項梁項羽沛公劉邦皆應之〔魏〕陳勝立魏後咎爲王周市爲相〔趙〕陳勝使武臣徇趙武

臣自立爲趙王〔齊〕田儋故王族陳勝起儋自立爲齊王〔燕〕韓廣趙使廣徇燕燕貴人立廣爲燕王

二年　〔韓〕張良說項梁立故公子成爲韓王〔魏〕王咎爲秦將章邯所殺弟豹自立爲魏王〔趙〕王武臣爲其將李良等所殺張耳陳餘立趙公子歇爲趙王〔齊〕王儋爲秦兵所殺儋弟榮收兵立王建弟假爲齊王榮又逐假假奔楚榮立儋之子市爲王〔楚〕王陳勝爲御莊賈所殺秦嘉立號爲楚王項梁起江東乃擊殺嘉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

甲午　三年　〔韓〕王從項羽伐秦〔魏〕王豹從項羽伐秦〔趙〕王歇爲秦所圍項羽救之得出張耳陳餘有隙〔齊〕田都皆從項羽救趙〔楚〕王心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燕〕將臧荼從項羽伐秦　九月趙高弑二世立子嬰爲王

前漢

高祖

乙未　元年　十一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項羽至殺子嬰盡改封諸侯王以沛公爲漢王都漢中　四月漢王就國至漢中用韓

信計八月舉兵東出定三秦塞王翟王皆降〔楚〕項羽王關中殺子嬰改封諸侯王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陽尊懷王爲義帝遷長沙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長史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韓〕王成項羽以張良從漢別立申陽爲河南王廢成爲侯又殺之漢立故襄王孫信爲韓王項羽又立鄭昌爲韓王〔魏〕項羽徙豹爲西魏王別立司馬卬爲殷王〔趙〕項羽徙歇爲代王別立張耳爲常山王陳餘以兵擊耳〔齊〕項羽徙齊王市爲膠東王

別立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田榮擊殺都走楚榮殺
市及安乃自立爲齊王 【燕】項羽立臧荼爲燕王徙燕王
廣爲遼東王荼殺廣併其地
二年 漢王東至陝河南王申陽降韓王信擊殺項羽所立韓
王鄭昌信遂爲韓王漢王渡河殷王卬降漢王率五諸侯
伐楚入彭城項羽引兵擊漢士卒死者十萬會大風晝晦
漢王得遁去收兵 六月雍王章邯自殺 【魏】王豹反使
灌嬰虜豹 【楚】項羽十月陰令人殺義帝羽擊齊殘滅齊

人復叛漢入彭城羽回軍大破漢王 【韓】王信略定韓地
申王陽降漢漢王使信擊滅鄭昌信爲韓王常從征伐
【魏】殷王卬降漢豹謁歸遂叛漢漢擊虜豹 【趙】常山王耳
兵敗歸漢陳餘迎趙王歇歸趙爲趙王 【齊】王榮兵收死
項羽立故齊王假爲齊王榮弟橫收兵立榮子廣爲王殺
王假復收齊地
三年 韓信進兵伐趙禽王歇斬陳餘 【楚】九江王英布歸楚
圍漢王於滎陽紀信詐稱漢王出降漢王之去太公呂后

爲楚所獲入關收兵復出 夏項王敗漢於滎陽 【韓】王
信從漢 【趙】王歇敗漢立張耳爲趙王 【齊】田橫屯兵歷
下備漢酈食其說之罷守備 【燕】臧荼始從漢
四年 漢王破楚軍拔成皐 項王請挑戰漢王言鬬智不鬬
力韓信襲破齊請爲假王乃立信爲齊王項王請中分鴻
溝爲界歸太公與漢和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食
盡天亡之時也王從之 【楚】曹咎敗守成皐兵敗自殺漢
取成皐九月與漢和引兵東歸 【齊】韓信襲破歷下軍田

橫烹酈食其走高密廣乃爲漢所獲橫自立爲齊王歸彭
城漢立韓信爲齊王
五年 十月漢王追羽至陽夏兵大敗用張良計捐地與韓信
彭越二人來十二月羽敗亡至烏江自殺正月徙信爲楚
王二月漢王即皇帝位漢滅楚田橫與客五百人亡入海
島漢王召之橫至維陽自刎賓客聞橫死亦自殺 初都
洛陽婁敬請都關中即日西入關 八月燕王臧荼反擊
虜之立盧綰爲燕王

六年 廢楚王信爲淮陰侯

七年 擊匈奴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食

八年

九年

甲辰 十年 太上皇崩 代相陳豨反

十一年 呂后殺韓信又殺彭越 秋淮南王英布反

十二年 十月帝伐布布敗走殺之 四月帝崩太子立

惠帝

丁未 元年 太后鴆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秋帝崩太后取他人子爲帝子立之又封四他人爲王

呂后

甲寅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少帝知太后殺其母出怨言太后殺之別立常山王義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七月太后崩八月周勃誅諸呂殺少帝迎高祖次子代王立之

文帝

壬戌 元年 陸賈使南越稱臣

二年

甲子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弟淮南王長謀反遷蜀死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甲戌 十三年 除肉刑以笞代之

十四年 匈奴十四萬騎入蕭關

十五年

十六年 立淮南王子三人爲王安爲淮南王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匈奴入上郡入回中使周亞夫等屯細柳

甲申 七年 六月帝崩太子啓立

景帝

乙酉 元年

二年

三年 吳王濞七國反周亞夫擊破之

四年 立榮爲太子

五年

六年

七年 廢榮立徹爲太子

中元年

二年

甲午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正月帝崩太子徹立

武帝

辛丑 建元元年 始有年號

二年

三年

甲辰 四年

五年 初置五經博士

六年

元光元年 初令郡國貢孝廉

二年 王恢誘匈奴不克匈奴遂絕和親攻當路塞 方士李少君説神仙

三年

四年

五年 發巴蜀民通西南夷

六年

元朔元年

甲寅 二年 徙天下豪傑於茂陵

三年

四年

五年 衛青伐匈奴多斬獲拜青爲大將軍

六年 衛青絕漠擊匈奴大克獲 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侯

元狩元年 張騫請通西域 行幸雍

二年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匈奴敗昆邪王降漢匈奴遂弱

幸雍

三年

四年 桑弘羊用事民不益賦用度足 衛青霍去病大擊匈奴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以少馬不復大出擊匈奴

五年

甲子 六年 行告緡令

元鼎元年

二年 張騫使西域西域始通入貢

三年

四年　幸汾陰祠后土　欒大以方術見幸佩四印由是方士至言神仙

五年　幸雍登崆峒

六年　平南越以其地爲郡

元封元年　自雲陽北巡登單于臺幸嵩高　四月封太山周行一萬八千里

二年　幸雍遂至東萊　祠太山塞宣房

三年　平朝鮮以其地爲郡

甲戌　四年　幸雍北至蕭關　幸河東

五年　南巡至南郡祠虞舜自尋陽還至太山增封

六年　行幸至河東

太初元年　幸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作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

二年　幸河東

三年　東巡海上修封太山

四年　李廣利斬大宛王幸回中

天漢元年　行幸甘泉

二年　行幸東海

三年　幸太山　幸北海祠常山

甲申　四年

太始元年

二年　行幸回中

三年　行幸甘泉

四年　幸太山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還長安

二年　皇后太子坐巫蠱死

三年　行幸雍

四年　行幸東萊　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爲富民侯

後元元年　行甘泉

甲午　二年　二月帝崩少子弗陵立次年改元

昭帝

乙未 始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罷榷酤

元鳳元年 燕王上官桀誣告霍光帝知而辨之

二年

三年

甲辰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平元年 四月崩立兄子昌邑王賀賀淫亂霍光立武帝曾孫是爲宣帝

宣帝

戊申 本始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地節元年

二年 霍光卒子禹爲右將軍

甲寅 三年

四年 霍氏等謀反誅

元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神爵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子 五鳳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耿壽昌置常平倉 匈奴單于稱臣
甘露元年
二年
三年 匈奴單于入朝
四年
黃龍元年 十二月崩太子奭立

元帝
癸酉 初元元年 正月改元
甲戌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初匈奴有兩單于歸漢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奔康居
永光元年
二年

三年 馮奉世平莎車
四年
五年
建昭元年
甲申 二年
三年 陳湯斬郅支單于
四年
五年
竟寧元年

陸狀元通鑑 卷三 [illegible] 三十七 汲古閣

成帝
己丑 建始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延世塞決河
河平元年 悉封舅五人爲列侯
甲午 二年

三年

四年

陽朔元年 京兆尹王章言帝舅王鳳專權鳳誣章罪下獄死

二年 劉向上書言王氏專政帝悲傷不能用

三年 王鳳卒弟音代秉政

四年

鴻嘉元年

二年

三年

甲辰 四年

永始元年 封舅子王莽爲新都侯

二年

三年 王音卒弟商代秉政

四年

元延元年 王商卒弟根代秉政言事者多言王氏帝疑以問張禹禹言鄙儒誤人不可信帝遂不疑

二年

三年

四年

綏和元年 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 王根死王莽代執政

甲寅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欣立 秋王莽等皆免

哀帝

乙卯 建平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夏賀良等請改元易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秋誅賀良等

三年 董賢封侯

四年

元壽元年 以董賢爲大司馬執政

二年 六月帝崩董賢自殺元帝王后以王莽爲大司馬執政

立元帝孫中山王衎即位

平帝

辛酉 元始元年 王莽爲太傅封安漢公

二年

三年

甲子 四年

五年 十二月帝爲王莽所毒崩王莽立宣帝孫嬰年二歲自稱假皇帝

【孺子嬰】

丙寅 居攝元年 莽輔政立嬰爲皇太子號孺子改元

二年

戊辰 初始元年 冬十二月王莽簒位以十二月爲明年正月

【王莽】

己巳 始建國元年 正月卽初始元年十二月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甲戌 天鳳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地皇元年

二年 天下大飢所在兵起

三年 下江新市平林等處兵起各以爲號 漢宗室劉聖公在平林兵中聖公族弟劉伯升劉秀亦起兵於舂陵

癸未 四年 下江兵將立聖公爲帝劉秀又破莽大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尋死 九月長安豪傑共斬莽傳首於聖公

【劉聖公】

癸未 更始元年 卽王莽地皇四年也 二月諸將立聖公爲帝卽位於宛改元更始 十月以劉秀爲大司馬安集河北 是時隗囂據隴西 公孫述據成都 劉永據睢陽 盧芳稱宗室據安定 張步據齊 李憲據淮南

甲申 二年 二月聖公自洛陽遷都長安 聖公政亂諸將勸劉秀

即位不許　赤眉賊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爲帝西攻長安

後漢

光武

乙酉 建武元年 即更始三年也四月成都公孫述龍興元年六月劉秀即位於鄗南改元　九月赤眉克長安　十月遷都洛陽　十月聖公降赤眉後赤眉縊殺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

丙戌 二年 赤眉奉盆子西略安定復入長安大掠乃引兵東出

三年 赤眉走宜陽帝要擊之赤眉降　諸將斬劉永永子紆立爲王

四年 隗囂遣使來帝答書敵國禮

五年 耿弇平張步齊地平　隗囂遣子入侍

六年 隗囂遷延顧望帝遂與絶漢兵伐囂囂縱破漢兵公孫述封囂　李憲乏食死

七年 隗囂寇安定祭遵擊走之

八年 帝自征隗囂囂衆大潰城邑皆降

九年 囂卒諸將立其子純

甲午 十年 隗純降　吳漢破盧芳於城下

十一年 吳漢岑彭等伐蜀

十二年 吳漢伐蜀公孫述被創死

十三年 盧芳兵敗亡入匈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甲辰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甲寅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中元元年 封泰山禪梁父 起明堂辟雍靈臺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莊立

明帝

戊午 永平元年
二年 祠明堂 登臺 臨辟雍養老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子 七年
八年
九年 自皇太子功臣子孫四姓小侯皆授經 期門羽林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楚王英謀反其獄連年至是理出千餘人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假司馬班超到鄯善斬匈奴使者遂定西域
甲戌 十七年 西夷百餘國皆稱臣
十八年 八月帝崩太子即位

章帝

丙子 建初元年 班超欲還王侯涕泣留之超復鎮疏勒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甲申 元和元年

二年

三年

章和元年 班超破龜茲降車師威振西域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肇立年十歲

和帝

己丑 永元元年 竇太后臨朝以竇憲耿秉擊北匈奴大破之勒銘燕然山而還

二年 竇憲圖弑逆

三年

四年 帝與宦官鄭衆等定謀誅憲宦官始用事

五年

甲午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班超乞老召還以任尚代之

十四年

十五年

甲辰 十六年

元興元年 十二月帝崩幼子隆生百餘日即位鄧后臨朝

殤帝

丙午 延平元年 正月改元八月崩太后立章帝孫祜年十三是

爲安帝 西域諸國反任尚上書求救

安帝

丁未 永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甲寅 元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永寧元年 以班超之子勇爲西域副校尉

建光元年

延光元年

二年

甲子 三年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四年 三月崩中官江京等立章帝孫北鄉侯懿爲嗣十月懿卒中官閻顯等斬江京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

順帝

丙寅 永建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陽嘉元年

二年

甲戌 三年

四年
永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漢安元年

二年
甲申 建康元年 八月帝崩太子炳立二歲是為沖帝

沖帝

乙酉 永嘉元年 正月帝崩梁冀立章帝玄孫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質帝

丙戌 本初元年 閏六月帝崩梁冀立章帝曾孫志是為桓帝

桓帝

丁亥 建和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
二年
永興元年
甲午 二年
永壽元年

二年
三年
延熹元年
二年 梁冀專權帝與單超等五人收冀印綬冀自殺封超等為侯
三年 單超死四人愈橫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辰 七年

八年

九年 收李膺等三百餘人免歸田里禁錮終身

永康元年 十二月帝崩竇武立章帝玄孫是爲靈帝

靈帝

戊申 建寧元年 竇武陳蕃謀誅宦官曹節等不克蕃武皆死

二年 宦官請下州郡考治鉤黨李膺范滂等皆死

三年

四年

熹平元年

二年

甲寅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置鴻都門召能文賦書篆者

光和元年 置鴻都學士

二年 初開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子 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

二年 於後園作萬金堂發司農金帛以實之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四月帝崩子辯立何進誅宦官不克死袁紹術盡誅諸宦官董卓乃廢少帝立次子協是爲獻帝 卓自爲太師

獻帝

庚午 初平元年 董卓鴆殺少帝 正月袁紹曹操等起兵討卓推紹爲盟主 二月卓以山東兵盛劫帝遷都長安焚燒宗

廟發掘園陵　三月車駕至長安

二年　四月卓西入關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至洛陽破卓軍修復園陵

三年　四月司徒王允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樊稠舉兵攻長安六月傕等攻陷長安殺允傕等共秉朝政撫納曹操

四年

甲戌　興平元年　平原相宗室劉備爲豫州刺史　孫堅已卒子策爲九江太守

二年　李傕等自相猜貳相攻擊　帝遣使宣諭傕等　七月出幸霸陵　十月楊奉董承等奉帝幸華陰　十二月幸弘農傕等來追奉等力戰僅能得免

建安元年　六月上幸洛陽秋曹操迎帝都許以操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既又爲大將軍

二年

三年　諸將攻李傕斬之郭汜爲其下所殺

四年　孫策據廬江舉兵向豫章豫章太守華歆迎策　袁紹據有河北留兵十萬將攻許操分軍守官渡

五年　董承等謀誅曹操事泄見殺　曹操大敗袁紹於官渡紹走歸河北　孫策渡江據有數州謀襲許會爲刺客所殺命弟權領其土地人衆

六年

七年　袁紹死諸子爭國後皆爲操所滅

八年

甲申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曹操爲丞相　初宗室劉表據有荆州劉備爲曹操所攻兵敗往依表表使將兵屯新野以備操是時中原略定操南征表會表卒表子琮降操備領其衆至夏口曹操既得荆州擁衆順流東下將伐吳孫權遣其將周瑜與劉備合力大破曹操於赤壁曹操北還備遂有荆州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初宗室劉焉據有巴蜀焉卒子璋立是時張魯據漢中璋患之迎備使擊張魯備留關羽守荊州自將兵入蜀

十七年 孫權徙治秣陵更名建業

十八年

甲午 十九年 劉備圍成都劉璋降

二十年 曹操伐張魯魯降操

二十一年 進曹操爲魏王操立其子丕爲太子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劉備攻漢中

二十四年 劉備襲殺曹操之將夏侯淵曹操自來攻備拒險不戰引歸備遂有漢中 孫權襲殺關羽遂取荊州

庚子 二十五年 正月曹操卒子丕襲爲魏王十一月禪位於丕 魏奉帝爲山陽公是後天下三分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

擧要曆

魏	蜀漢	吳
魏文帝		
庚子 黃初元年 即建安二十五年也十月受漢禪		
二年	蜀漢先主	
	章武元年 劉備既克漢中全據西蜀魏既代漢備乃改元嗣漢即位	
三年	二年 伐吳兵敗	吳主孫權
		黃武元年 孫權既殺關羽全有吳地乃稱吳王改元與蜀和魏來伐

上	中	下
四年	三年 四月殂于永安後主	二年
	立	
	後主	
	建興元年	
甲辰 五年 伐吳不克	二年	三年 魏人來伐拒退
		之
六年	三年 丞相亮伐孟獲七縱	四年
	七擒	
陸狀元通鑑	卷四 二 纂要曆	汲古閣
七年 五月殂太子立	四年	五年
明帝		
丁未 太和元年	五年	六年
二年	六年	七年
三年	七年	黃龍元年 即帝
		位
四年	八年	二年
五年	九年 丞相亮伐魏	三年

上	中	下
六年	十年	嘉禾元年
青龍元年	十一年	二年
甲寅 二年 蜀諸葛亮出武	十二年 丞相亮悉衆十	三年
關司馬懿與亮相持	萬伐魏與魏將司馬懿相	
未戰亮卒	持於渭南八月亮卒師退	
三年	十三年	四年
四年	十四年	五年
景初元年	十五年	六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三 纂要曆	汲古閣
二年	延熙元年	赤烏元年
三年 正月帝殂立宗	二年	二年
室齊王芳爲太子年		
八歲司馬懿曹爽輔		
政		
邵陵公		
庚申 正始元年 本志	三年	三年
稱齊王		

上	中	下
二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五年
四年	六年	六年
甲子 五年	七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九年
八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司馬懿與曹爽有隙	十一年	十一年
嘉平元年 懿誅曹爽自專國政	十二年	十二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三年
三年 王凌舉兵討懿兵敗自殺秋懿卒	十四年	太元元年 十二月吳王權卒少子亮立
四年 懿子師嗣執政	十五年	吳主亮

上	中	下
		建興元年
五年	十六年	二年
甲戌 六年 師殺皇后父張緝帝與左右謀殺師事泄師廢帝立文帝孫髦爲高貴鄉公	十七年	五鳳元年
高貴鄉公		
甲戌 正元元年 即嘉平六年也		
乙亥 二年 毌丘儉等起兵討師兵敗師亦卒弟昭嗣爲執政	十八年	二年
甘露元年	十九年	太平元年
二年	二十年	二年
三年	景耀元年	三年 孫綝廢吳主亮立權庶子休

四年 司馬昭弑帝立武帝孫奐
陳留王
庚辰 景元元年 即甘露四年也
二年
三年

吳主休
永安元年 即太平三年也
二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平蜀
甲申 咸熙元年 封司馬昭爲晉王

四年
五年
炎興元年 魏大舉來伐後主降於鄧艾國亡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吳主休卒立權嫡孫皓
吳主皓
元興元年 即永

安七年也

乙酉 二年 司馬昭卒子炎嗣爲晉王十二月禪位於晉王炎
甘露元年

晉
武帝
乙酉 泰始元年 即魏咸熙二年也十二月即位追尊祖懿宣帝伯師景帝父昭文帝
二年
寶鼎元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建衡元年
六年
二年
七年
三年
八年
鳳凰元年
九年
二年
甲午 十年
三年

咸寧元年　　天冊元年

二年　　天璽元年

三年　　天紀元年

四年　　二年

五年　王濬杜預表請伐吳張華贊之　　三年

太康元年　王濬等平吳天下一統　　四年　晉來伐吳主皓降晉吳亡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辰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太子衷不惠帝亦知之以皇孫遹聰穎故不廢　四月帝崩太子立

惠帝

庚戌　永熙元年　帝舅楊駿輔政

元康元年　賈后殺楊駿幽太后召宣帝子汝南王亮輔政　帝弟楚王瑋又殺亮后又殺瑋

二年

三年

甲寅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以帝弟成都王穎鎮鄴　宣帝弟之孫河間王顒鎮關中　賈后廢太子遹

永康元年　正月賈后殺太子　五月宣帝弟九子趙王倫起兵廢賈后

永寧元年 正月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　三月帝復位齊王冏起兵誅倫大赦改元冏輔政

太安元年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冏十一月帝弟長沙王乂殺冏穎遂執朝政於鄴

二年 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

甲子 **永興元年** 正月宣帝弟之孫東海王越執乂送顒將張方殺之顒表立穎為太弟穎復鎮鄴越錄尚書事　乂故將陳眕與越奉帝伐穎兵敗穎奉帝幸鄴越奔下邳　顒遣張方鎮洛陽穎拒之由是顒穎有隙　越弟騰舉兵伐鄴穎南奔洛張方專政朝廷劫帝幸關中廢穎立熾為太弟越為太宰輔政　(蜀)李特本巴西賨人值饑荒與流人入蜀有成都自號成都王改建初元年

二年 四月越移檄討顒迎車駕顒大懼

光熙元年 顒斬張方送越五月越將祁洪奉帝還洛陽穎為劉輿所殺顒為范陽王模所殺　十一月帝崩太弟立

(懷帝)

丁卯 **永嘉元年** 越以帝親覽萬機不悅乃去鎮許昌宗室琅邪王睿自下邳移鎮建鄴中原名士多歸之

二年 (漢)劉淵字元海本匈奴種漢光武時內附入居西河美稷淵以其祖呼韓邪為漢婿故姓劉晉亂其部推為大單于至是即帝位於晉陽改永鳳元年

三年 東海王越入京師殺中書監繆播等罷宿衛吏以府兵代之　(漢)劉聰等進攻洛陽

四年 (漢)劉粲曜寇洛陽越出討石勒屯於項宮省無復守衛　(漢)劉淵死太子和立次子聰殺和自立改光興元年

五年 帝欲討越越卒其衆盡為石勒所覆　六月(漢)兵攻陷洛陽城遷帝於平陽　荀藩奉武帝之孫秦王鄴於許昌

(漢)劉聰嘉平元年　(蜀)李雄建玉衡元年

六年 秦王鄴入長安賈疋等奉為太子置行臺

(愍帝)

癸酉 **建興元年** 懷帝遇弑於平陽疋等奉太子即位

甲戌 二年

三年 漢建元元年

四年 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太興元年遇弒

元帝

丁丑 建武元年 初宣帝曽孫睿襲封琅邪王永嘉元年鎮建鄴至是羣下勸即晉王位改元

太興元年 愍帝凶問至乃即皇帝位 漢劉聰七月死子粲立八月其臣靳準殺粲淵族子劉曜舉兵殺準乃即帝

位改元初光元年

二年 趙劉曜都長安改國號趙

三年 王敦驕恣帝惡之引劉隗等以制敦 祖逖進屯雍丘

四年 祖逖卒於雍丘

永昌元年 正月王敦舉兵內向劉隗出奔爲人所殺敦自爲丞相錄尚書事皆咨之敦還鎮武昌 閏十月帝以憂崩太子立

明帝

癸未 太寧元年 四月王敦進屯姑孰

甲申 二年 敦疾兄含舉兵向京師帝屯於中堂遣曹渾等擊之含敗走敦已死出其尸斬之

三年 十月帝崩太子生五年立

成帝

丙戌 咸和元年 帝舅庾亮輔政任法裁物衆怨之

二年 十一月歷陽太守蘇峻與祖約反

三年 蘇峻至亮奔潯陽王導奉帝御太極殿峻自爲錄尚書事溫嶠陶侃等興義兵九月王導出奔白石蘇峻兵敗義

軍斬之峻弟逸領其衆 趙劉曜攻石生於金墉石勒救之曜兵敗見執殺之

四年 二月衆軍攻石頭斬蘇逸乘輿復正

五年 後趙石勒本匈奴羯種晉亂舉兵於幽冀青齊間竊國劉淵既殺劉曜乃稱大趙天王改建平元

六年

七年

八年 趙石勒遣修好詔焚其幣石勒死子弘立

甲午 九年 趙石勒從子虎字季龍殺弘自立改元延熙僭稱天王

蜀漢李雄死子班立從父壽弑班而立期爲王

咸康元年 趙石虎建武元年 蜀李期玉恒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蜀漢李壽襲殺期改元與元國號漢

五年 王導卒

六年

七年 六月帝崩子丕弈皆幼乃以弟岳爲嗣

八年

康帝

癸卯 建元元年 蜀漢李壽死子勢立

甲辰 二年 九月帝崩太子聃立 蜀漢李勢太和元年

穆帝

乙巳 永和元年

二年 桓溫將伐蜀劉惔曰克蜀之後終専制朝廷

三年 桓溫既平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輔政以殷浩有盛名乃引爲心膂以抗溫由是與溫相疑

四年

五年 趙石虎死其將符洪據枋頭來降桓溫遣諸將經營北方命褚裒伐趙蔡謨曰夫能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能及裒將王龕爲趙所敗裒退屯廣陵慚恨而卒 趙石虎死少子世立長子遵

舉兵廢世而自立石虎養孫冉閔又殺鑒自立改國號魏

六年 朝廷聞中原亂遂謀進取以殷浩都督諸軍 趙石祇聞冉閔簒立三月乃即位於襄國改永寧元年十月冉閔伐襄國

七年 桓溫知朝廷用殷浩抗已忿之拜表率衆北伐下王武昌會稽王昱以書諭之溫還 趙石祇將劉顯殺祇自稱帝 秦符健父洪本氐人仕趙因石氏之亂據有關右洪死子健立是歲稱天王改皇始元年

八年 殷浩北伐其將張遇降秦浩不能進 趙冉閔攻殺劉顯燕兵進攻閔獲之 燕慕容儁祖本鮮卑種懷愍之際受晉封號父皝亦奉晉正朔儁克平石氏遂稱帝改元元璽

元年

九年 殷浩進取中原敗於山桑

甲寅 十年 桓溫因殷浩亡敗上疏罪浩乃奏免浩爲庶人由是內外之權盡歸於溫 二月率步騎四萬北伐至灞上溫以乏食退師秦兵符健追之溫軍大敗失亡以萬數

十一年 秦符健死子生凶暴即位改壽光元年

十二年 桓溫北伐至洛陽修復諸陵

升平元年 秦符健弟雄之子堅弒生而自立改元永興 燕慕容儁遷都於鄴改元永興又改元永壽

二年

三年 謝萬擊燕大敗師退 燕慕容儁死子暐立

四年 燕慕容暐建熙元年

五年 五月帝崩立成帝子丕

哀帝

壬戌 隆和元年

興寧元年

甲子 二年

三年 二月帝崩弟奕立 秦符堅建元元年

海西公奕

丙寅 太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桓溫伐燕兵敗歸咎袁眞眞以壽春降燕 秦命王猛伐燕

五年 溫以兵圍袁眞之子於壽春 秦王猛伐燕取洛陽既而大舉伐燕獲燕主慕容暐燕亡

辛未 六年 溫拔壽春誅瑾 溫有不臣之心十一月廢帝爲海西公立會稽王昱爲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

簡文帝

辛未 咸安元年 即太和六年十一月也

二年 七月帝崩太子立

孝武帝

癸酉 寧康元年 初溫望簡文臨崩禪位於巳既太子立諷朝廷加九錫未得七月死弟沖代領其衆盡忠王室

甲戌 二年

三年

太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符堅謀南伐羣臣皆言不可堅不從遂南寇

八年 十一月謝安遣其姪謝玄與秦符堅戰大敗秦兵符堅遁歸 秦符堅兵敗於淝水堅十二月歸長安鮮卑皆叛

甲申 九年 進謝安爲大都督 秦符堅敗歸羣下皆擁兵自立堅伐之屢敗 後秦姚萇本羌種父弋仲仕趙趙亡受晉官封後卒兄襄歸燕襄死萇降秦符堅敗萇僭位於萬年縣稱秦王改白雀元年

十年 秦符堅出奔五將山姚萇圍之堅兵敗爲萇所執萇縊殺之堅子丕即位於晉陽改大安元年

十一年 馮該斬故秦王符丕初丕常請救於晉既而與晉絕既而其將符纂叛丕出奔東垣爲該所殺 秦符堅族孫登聞丕死乃即位於隴東衆兵伐姚萇 後秦姚萇入長安即帝位改建初元年 後燕慕容垂號之子儁之弟也儁死暐立忌之垂奔秦秦符堅厚待之堅敗垂辭堅請安撫河北燕衆盡歸之至是遂即帝位改建興元年 秦符登太初元年

魏

道武帝

登國元年 道武諱珪姓拓拔氏其祖本北狄種秦漢之前未嘗與中國通三國魏景初中始與魏和親晉初有猗盧者嘗佐劉琨拒石勒居代郡封代王世有代北屬符堅堅之敗其部衆漸盛是歲即代王位改元

丁亥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後秦姚萇死秦符登悉衆伐之

甲午 十九年 前秦符登爲姚萇子興所敗見殺後秦姚興立改皇初元年

二十年

丙申 二十一年 九月帝崩 後燕慕容垂死子寶即位改元永康元年 | 皇始元年 即皇帝位

安帝

丁酉 隆安元年

戊戌 二年 南燕慕容德元年先是後燕慕容寶北伐群下叛亂寶不知存亡垂之弟德建行臺於鄴改元 | 天興元年

己亥 三年 南燕慕容德遷於兖州之廣固

四年 妖賊孫恩自南海入寇會稽之上虞殺謝琰將軍劉牢之討之逃入海 南燕慕容德即帝位改元建平

五年 孫恩復出寇下邳太守劉裕擊敗之 桓玄桓溫之子也據有上流

有輕侮朝廷之心初會稽王道子簡文之子孝武之世已輔政道子荒於酒道子之子元顯年十六氣慨以安危自任玄既跋扈元顯欲討之其黨卞範之勸玄舉兵

元興元年 桓玄舉兵罪狀元顯元顯戰敗與道子俱爲玄所殺玄遂執朝政

二年　十二月玄簒位國號楚改元永
始封帝爲平固王

甲辰　三年　二月下邳太守劉裕舉義兵討
桓玄三月玄敗挾帝走江陵五月裕
師克江陵乘輿反正　玄將入蜀爲
人所殺　南燕慕容德死

天賜元年

乙巳　義熙元年　桓振挾帝屯江津劉
毅等擊破桓振振走何無忌奉帝還

京師　南燕慕容德死子超即位改
太上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己酉　五年　南燕慕容超掠淮北　二月劉
裕率師北伐慕容超

明元帝
永興元年　時道武爲子紹所殺
明元以次子立

庚戌　六年　劉裕擒慕容超送建康斬之
孫恩之黨盧循乘虛入寇向京師劉
裕自南燕還擊破之循走廣州

七年　盧循自廣州走交州赴水死

八年

九年　先是譙縱乘亂據有蜀土是歲
劉裕遣朱齡石擊斬之

甲寅　十年

神端元年

十一年　後秦姚興死子泓立

十二年　後秦姚泓永和元年

泰常元年

十三年　劉裕率諸將克長安姚泓
降劉裕留其子義真與諸將守長安
身還江南先是赫連勃勃據統萬稱
大夏裕既還勃勃寇長安

二年

十四年　諸將在長安爲赫連勃勃
所敗皆還　十二月帝爲劉裕所弑

三年

弟德文立

恭帝

己未 元熙元年 六月禪位於劉裕是爲宋武帝　四年

庚申 二年　五年 初五胡之亂中原之地皆爲苻堅所併苻堅旣敗姚氏據關慕容氏據鄴又還廣固魏氏於是遂有河北晉劉裕雖克平姚氏後皆不能守相繼皆爲魏所陷

宋

武帝

庚申 永初元年 六月卽位改元卽廿 元熙二年也

辛酉 二年　六年

壬戌 三年 四月帝崩太子卽位　七年 遣將下河南青兗諸郡

營陽王

癸亥 景平元年　八年 兗豫諸州皆平十一月崩太子立

甲子 二年 五月徐羨之廢帝爲營陽王奉其弟義隆立之

太武

始光元年

文帝

甲子 元嘉元年 八月改元卽位卽景平二年也

二年　二年

三年 以徐羨之等弒逆誅之　三年

四年　四年 滅赫連氏遂下統萬

五年　神䴥元年

六年 立子劭爲太子　二年

七年 遣到彥之侵魏軍敗　三年 敗宋將到彥之拔洛陽又平關中

八年 北侵師退河南之地盡入魏　四年 拔滑臺宋師退

九年　延和元年 伐北燕取遼東

十年　二年

甲戌 十一年　三年

十二年　太延元年

十三年　二年 盡併北燕馮氏之地

十四年　三年

十五年　四年
十六年　五年 攻涼沮渠氏滅之初明元之世
河南關中許兗中原之地雖為魏所
侵猶未盡關西北尚有北燕馮氏涼
沮渠氏夏赫連氏至是盡為所併大
抵淮漢川蜀以北皆其土地也
十七年 以弟義康為江州刺史　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 遣使於魏　二年

十九年 襲破氐人仇池平　三年
二十年 魏尅仇池　四年
甲申 二十一年　五年 令太子總百揆
二十二年 太子詹事范曄謀立　六年
帝弟彭城王義康逐誅曄廢義康為
庶人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七年 魏攻懸瓠遣王玄謨　十一年 伐宋懸瓠宋王玄謨攻滑
攻滑臺魏人來伐至瓜步都下大恐　臺 九月帝南伐 十二月濟淮起
饋百牢於魏　行宮淮南皆降宋獻百牢請和以[illegible]
聘使不絕
二十八年 魏師退所過殺略無　正平元年 太子卒
餘

壬辰 二十九年　二年 侍中宗愛弒太武崩尚書陸麗
奉太子之子濬立是為文成帝
文成帝
興安元年 即正平二年也
癸巳 三十年 二月太子劭弒逆帝崩弟　二年
武陵王駿舉兵討亂即位劭等伏誅
孝武
甲午 孝建元年 正月改元　興光元年

干支	宋	魏
	二年	太安元年
	三年	二年
	大明元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討平之	五年
	四年 魏遣使通和	和平元年
	五年	二年
	六年	三年
	七年	四年
甲辰	八年 五月帝崩太子立	五年
	廢帝	
乙巳	永光元年 正月改元十一月所爲狂悖遇弒	六年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明帝	
乙巳	泰始元年 即廢帝永光元年誅殺無常爲左右所弒乃奉武帝湘東王彧即位	
	二年	獻文
		天安元年
	三年	皇興元年
	四年	二年
	五年 魏取青州	三年 魏取宋青州
	六年	四年
	七年	孝文
		延興元年 八月獻文禪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國之大事咸以聞
	泰豫元年 四月帝崩太子立年十歲	二年 上皇討破蠕蠕
	蒼梧王	
癸丑	元徽元年	三年 上皇巡幸陰山及懷州
甲寅	二年 江州刺史桂王休範反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敗斬之	四年

三年 五年

四年 承明元年 太上皇爲馮太后所

協[illegible]

丁巳 五年 帝以蕭道成有重名將殺之道成乃誅弑帝帝狂悖恣行誅殺七月爲楊玉夫所殺道成乃奉明帝子準立之年九歲 太和元年

順帝

丁巳 昇明元年 即元徽五年也

二年 二年

己未 三年 四月禪位於蕭道成尋遇害 三年

齊

高帝

己未 建元元年 四月受禪

二年 四年

三年 蠕蠕國使來請同攻魏 五年 梁郡王元嘉大破齊兵齊來通

卯

四年 三月帝崩太子即位 六年

武帝

癸亥 永明元年 七年

甲子 二年 八年 始班百官俸祿

三年 九年 詔均天下之田

四年 十年 始服袞冕 立黨隣三長定民戶籍 制五等公侯之服 帝初服法服御輦

五年 十一年

六年 陳顯達侵齊拔灃陽 十二年 齊將攻拔灃陽

七年 以高帝兄道生之子西昌侯鸞爲豫州刺史 十三年 初祀圜丘方澤 立孔子廟

八年 十四年 祖母馮太皇太后崩

九年 十五年 初馮太后將不利於帝及崩乃聽政大定官品

十年 以竟陵王子良為尚書令子良太子母弟也有盛名以西昌侯鸞為僕射

十一年 初太子長懋卒立其子昭業為皇太孫七月上有疾詔子良入侍中書令王融欲矯立子良上崩西昌侯鸞迎奉太孫登殿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誅王融

十六年 帝宗祀明堂遂升靈臺以望雲物路寢青陽左个以布政 是歲朝日夕月迎氣遂以為常

十七年 耕藉田 南伐至洛陽議遷都洛陽

廢帝

甲戌 隆昌元年 正月改元帝初矯情飾貌即位之後恣為淫虐欲誅西昌侯鸞不果七月鸞舉兵入宮帝被弒鸞立太子次子昭文為帝改元延興十月鸞以太后令廢帝而自立

十八年 十月至洛陽定都 命諸將伐齊問罪 革衣服之制

明帝

甲戌 建武元年 即隆昌元年

二年 魏軍來伐諸將拒破之

三年 魏軍攻司州拒破之

四年 魏軍攻雍州蕭衍救之

永泰元年 河北諸郡皆陷蕭殺齊武帝諸子七月帝崩太子立改出多門蕭衍密為之備

十九年 南伐濟淮幸八公山

二十年 改姓元氏太子恂不樂南遷還北又謀反賜死

二十一年 立子恪為太子帝自將擊破齊軍於河北

二十二年 大破齊將蕭衍等齊明帝殂以不伐喪乃還

東昏侯

己卯 永元元年 陳顯達使魏師大敗帝廢誅大臣顯達不安反兵敗斬之

二年 崔慧景據廣陵反至都下荊州刺史蕭懿舉兵入援擊敗斬之茹法珍等譖懿賜懿死懿弟衍在襄陽帝舉兵帝使蕭穎冑討之穎冑反與衍

二十三年 齊陳顯達來侵帝自將兵擊敗之帝疾囘至北塢原召太子恪詣魯陽四月崩

宣武

景明元年

合衆帝弟南康王寶融於江陵

辛巳 三年 三月寶融先稱荊州牧至是乃即位改元 八月蕭衍等軍次蕪湖 十一月蕭衍長圍既合 十二月帝爲左右所殺送首於蕭衍衍入宮以皇太后令廢爲東昏侯

二年

和帝

辛巳 中興元年 即永元三年也 三月帝至姑孰

壬午 二年 四月遜位於蕭衍尋爲梁人所害

三年

梁

武帝

壬午 天監元年 四月受齊禪

二年

四年

甲申 三年 魏寇梁州

正始元年 馬仙琕破梁將曹景

宗於義陽

四年 魏兵入劍閣

二年 邢巒破梁軍入劍閣

五年 臨川王宏侵魏兵敗

三年 中山王英大破梁軍

六年 曹景宗大敗梁軍

四年 中山王英敗還

七年 大舉北侵爲邢巒所敗

永平元年 邢巒生擒齊將齊荀兒

八年 魏成景雋以宿豫內屬

二年 宿豫叛入於梁

九年 魏寇宣城及吳興

三年 羌反

十年 劉晰以朐山叛馬仙琕破之復取朐山

四年 盧昶兵敗梁人取朐山

十一年

延昌元年 胡充華子詡立爲太子舊制子爲太子殺其母至是始革其制充華獲全

十二年 青冀州人殺刺史以州附魏

二年 梁人殺刺史內附詔樊魯赴之

甲午 十三年 堰淮水灌壽陽

三年 桓叔興大破梁軍

十四年 堰成士卒役死者十七八

四年 正月帝崩太子卽位年六歲

十五年 九月淮水暴長堰壞

明帝

熙平元年 大破梁軍

十六年 巴州刺史牟漢寵降魏

二年 梁巴州刺史牟漢寵降

十七年

神龜元年 太后崩胡充華爲太后

十八年

二年 虎賁焚張彝第殺之

普通元年

正光元年 胡太后用事劉騰元乂等幽之併幽帝逐專政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劉騰死

甲辰 五年

五年 帝及太后得出入無禁礙

六年

孝昌元年 陽元義死

七年

二年 是時朝廷政亂四方兵起汾容川酋帥尒朱榮合衆討賊有功

丁未 大通元年

三年

戊申 二年

四年 三月遇鴆而崩

莊帝

永安元年 卽孝昌四年也明帝生女秘言皇子是時太后既誅元乂復臨朝稱制私幸鄭儼徐紇朝政乖亂盗賊日滋高歡說尒朱榮討儼紇而淸君側儼紇與太后計二月乃鴆

帝以皇女爲太子卽位又下詔言實皇女乃立臨洮王寶暉爲帝年二三歲尒朱榮起兵立長樂王子攸儼紇皆走榮遂沉太后幼子於河欲求禪代既而悔之乃迎子攸至洛陽是爲莊帝實四月也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之遣兵送北歸

己酉 中大通元年 先是魏元顥來

二年 四月顥卽位於梁國帝北走顥

奔至是立爲魏帝遣陳顯達送之北入洛陽七月榮軍攻敗顥帝還洛陽

還顥至北爲尒朱榮所敗殺之

榮歸晉陽遥執朝政

庚戌 二年

三年 尒朱榮使人求九錫帝深忌之

九月榮入朝帝殺之榮弟兆等舉兵

向洛推東海王曄爲帝改元建明

十二月莊帝出奔爲兆所執殺之

東海王曄

建明元年 即永安三年也 九

月尒朱兆以榮遇害乃舉兵奉太武

玄孫曄卽位又以曄疎遠恐非人望

乃殺之立文帝孫廣陵王恭是爲節

閔帝

辛亥 三年 昭明太子統薨

節閔帝恭

普泰元年 即建明二年也 二

月尒朱光殺曄立帝於洛陽

安定王朗

壬子 四年 二月以魏亂送元法僧主魏北

使

中興元年 即普泰元年也 十

月高歡既敗尒朱氏以朝廷隔絕遠

立王於信都城西後高歡以安定王

疎遠又以節閔帝英毅難制乃幽節

閔帝又假安定王詔策奉孝文帝孫

廣陵王修受禪是爲孝武帝其安定

王及節閔帝皆爲歡所害

孝武帝脩

永熙元年 即安定王中興二年

也 四月高歡攻敗尒朱天光等奉

安定王至芒山乃幽節閔帝而立孝

文之孫脩令安定王禪位是爲孝武

癸丑 五年 魏王景殺崔庠以下邳降

二年 高歡專恣是時賀拔岳與宇文

泰在關中帝密令岳等圖歡次年魏

分爲東西

甲寅 六年

西魏

東魏

梁
大同元年攻魏梁州尅之
二年與東魏通和
三年使元法僧北侵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西魏
孝武
永熙三年二年七月帝伐歡兵敗遂入關依宇文泰爲泰所殺十二月納弟寶炬立
文帝
大統元年
二年宇文泰任用蘇綽
三年東魏高歡來伐宇文泰大敗之於沙苑泰乘勝據有洛陽
四年高歡來攻洛陽失守
五年
六年
七年蘇綽頒六條詔書

東魏
孝靜
天平元年高歡以孝武入關乃奉孝文孫僖爲主是爲孝靜遷都於鄴
二年
三年
四年高歡伐西魏大敗
元象元年敗西魏兵取洛陽
興和元年城鄴
二年
三年

梁
八年
九年
甲子
十年
十一年
中大同元年
太清元年東魏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乃以景爲河南王命正陽侯明應接進取軍敗爲魏所俘景軍亦敗
二年侯景軍敗南渡據南豫州遂謀反八月舉兵遂濟江

西魏
八年王思政城玉壁
九年大破東魏於邙山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高歡攻玉壁不尅遁歸
十三年東魏侯景內附又叛歸梁王思政進據潁州十二鎮
十四年東魏慕容紹宗等來攻潁川王思政拒守攻之不克

東魏
四年
武定元年高歡爲西魏所攻敗
二年
三年
四年高歡攻玉壁不尅歸有疾
五年高歡卒子澄代領其兵侯景據河南叛又慕容紹宗擊敗之
六年高岳大敗侯景於渦陽

三年 三月景攻城拔之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四月有疾 六月帝崩太子立是爲簡文帝 七月湘東王繹起兵於江陵

十五年 潁川降 王忠政不能守

七年 高澄爲廚人所殺弟洋代領其衆是爲文宣

簡文

庚午 大寶元年 正月改元帝弟湘東王繹與昭明太子詧相攻 詧兵敗乃請救於西魏爲附庸

十六年 梁蕭詧來附爲附庸 爲梁王詧稱帝改元

齊

文宣 天保元年 五月受魏帝禪

二年 景篡位爲湘東王所敗 七月乃遁 帝禪位於昭陽太子長孫棟 十一月景

十七年 三月帝崩太子欽立

二年

篡位改元大始簡文爲景所害棟後爲元帝所害

元帝

壬申 承聖元年 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水陸並進 三月大敗景軍 五月景走羊鵾刺殺之 十一月繹即位改元承聖

廢帝 元年

三年

二年 帝以建鄴彫殘止都江陵

二年

四年

甲戌 三年 九月西魏來伐帝兵敗爲魏人所害 王僧辯立太子方智建行臺於建康

恭帝 元年 宇文泰廢帝欽於是立帝弟廓是爲恭帝遣兵助蕭詧伐梁害梁元帝

五年

敬帝
乙亥 紹泰元年 方智 二年 梁蕭督改元大定 六年
建行臺在建鄴 七
月齊送貞陽侯明來
即位以方智爲太子
九月陳霸先舉兵廢
明奉方智即位改元
以明爲司徒齊兵來
侵渡江霸先敗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汲古閣

太平元年 齊人 三年 周魏建六官 十 七年
來侵霸先大破之 月宇文泰卒子覺嗣 十
二月魏帝禪位於覺
丁丑 二年 遜位於陳 八年

陳 周
武帝 閔帝
丁丑 永定元年 即太 元年 正月覺受禪即天王

平二年也十月受禪 位不立年號 九月從兄
改元 護迎泰長庶子毓立之是
爲明帝遂弒覺謚閔帝
明帝
元年 即閔帝元年也九月
即天王位
戊寅 二年 二年 九年
三年 六月帝崩皇后 武成元年 改天王稱 十年 十月帝崩太子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汲古閣

稱遺詔以帝兄之子 皇帝 即位
蒨入繼統
文帝 廢帝
庚辰 天嘉元年 二年 帝爲從兄晉公護所 乾明元年 正月
害崩遺詔弟邕入繼大統 晃 十一月太后
令廢帝爲濟南王令
文宣爲常山王演入
繼大統

孝昭
皇建元年 即乾明元年也
辛巳
二年
武帝
保定元年
二年 十一月崩遺令弟湛入繼
武成帝
大寧元年 即皇建二年也

壬午
三年
二年 梁蕭詧改元天保
河清元年
四年
三年 幸學
二年
甲申
五年
四年
三年
六年
五年
後主
天統元年 四月武成傳位於太子改元
天康元年 四月
天和元年
二年

帝崩太子伯宗即位以帝弟安成王頊爲司徒
臨海王
丁亥
光大元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十一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頊入奉大統
三年
四年 十二月太上皇崩

宣帝
己丑
太建元年 正月改元
四年
五年 朝政歸於殄倖
二年
五年
武平元年
三年
六年
二年
四年
建德元年
三年
五年 帝以齊人政亂三月命吳明徹北侵
二年
四年 尉破胡等與陳將吳明徹戰大敗

攻拔壽陽

甲午 六年 三年 五年

七年 吳明徹進取彭城大破齊師於呂梁 四年 六年

八年 五年 帝總戎東伐齊圍晉州齊主來援又擊敗齊主走并州平帝率六軍趨鄴 隆化元年 周人來伐帝親往援兵敗周取并州帝走歸鄴傳位於太子恒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四十八 汲古閣

九年 以中原亂遣吳明徹北侵至呂梁大破周將梁士彥乃進攻彭城 六年 帝伐齊至鄴齊主走獲之封為溫國公尋誣以謀反皆殺之 幼主 承光元年 正月太子即位年八歲改元後主與幼主走青州為周師所獲送於周周人誣以謀反皆殺之

十年 周將王軌來援明徹敗為周人 周

所執

十一年 宣政元年 五月大舉兵北伐六月疾還帝崩於道六月太子即位

宣帝 大象元年 二月傳位於太子年七歲自稱天元皇帝改元大象

十二年 靜帝 大象二年 五月天元崩以天元后父楊堅輔政封隋公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四十九 汲古閣

辛丑 十三年 大定元年 正月改元 二月禪位於楊堅

隋 文帝 開皇元年 即大定元年也二月受周禪國號隋

壬寅 十四年 正月帝崩太子叔寶立 二年

後主

癸卯 至德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禎明元年

二年 附入來伐帝縱酒不以爲意

三年 正月隋將賀若弼襲京口韓擒虎拔姑孰是月後主降遷於洛陽封長城公仁壽初卒

三年

四年

五年 梁蕭琮改元廣運

六年

七年 梁蕭琮來朝其叔巖掠其國人奔陳遂廢附庸梁國

八年 三月大舉伐陳

九年 正月諸將伐陳渡江所在戰克是月陳主降天下混一

庚戌 十年 嶺南諸郡不受命陳叔寶諭之乃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甲寅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

仁壽元年

二年

三年

甲子 四年 七月帝崩太子廣立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 正月改元營建東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淮　八月御龍舟幸江都

二年 東京成　三月車駕發江都　四月備法物入東京

三年 三月車駕還京師　四月北巡　六月次榆林突厥可汗來朝　築長城　八月幸可汗牙可汗奉觴上壽　高麗懼不敢來朝於是謀伐高麗　九月至東京

四年 五月幸五原出塞巡長城　八月祠常山

五年 正月自東都還京師　三月西巡河右　九月入長安
十一月幸東京

六年 三月幸江都宮

七年 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　幸涿郡

八年 正月大兵集涿郡伐高麗摠一百一十三萬爲十二道
三月至遼水爲賊所拒不得濟　六月幸遼城大將軍宇
文述敗績九軍皆陷三十萬五千人還東城惟二千七百
人　九月幸東都

九年 正月發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涿郡　三月幸遼東
楊素之子玄感見天下將亂乃舉兵反圍東都不克兵敗
自殺　車駕至上谷　於是天下思亂盜賊竝起

甲戌 **十年** 二月詔征高麗　三月幸涿郡　高麗乞降八月班師
九月至東都遂還京師　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 七月幸太原　八月巡北塞幸鴈門突厥圍城守令
皆來赴難突厥解圍去　十月至東都

丙子 **十二年** 七月幸江都以越王侗留守東都時盜賊充盛

丁丑 **十三年** 五月唐公李虎之子淵留守晉陽起兵向京師所
帝南巡以元德太子之子代王侑留守長安　十一月淵
克長安立侑爲皇帝遙尊帝爲太上皇　蕭銑據江陵改
元元鳳　李軌據涼州改元安樂　薛舉據金城改元秦
興　李密據黎陽稱魏公改元　劉武周據馬邑改元天
興　竇建德據河間稱長樂王改元

戊寅 **十四年** 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立文帝孫浩爲帝

恭帝

丁丑 **義寧元年** 即大業十三年也　李淵攻克長安奉之即位

戊寅 **二年** 即大業十四年也煬帝遇弑乃進李淵爵爲唐王　五
月遜位於唐王次年五月薨

唐

高祖

戊寅 **武德元年** 即義寧二年大業十四年也五月受禪即位立
皇子建成爲太子　世民爲秦王　元吉爲齊王　十月

李密與越王侗之將王世充戰敗遂來歸　薛舉死子仁
杲立秦王擊之仁杲降

二年　初隋煬帝以其孫越王侗留守東都義寧末王世充奉
之爲帝至是世充殺侗僭位國號鄭改元開明　四月安
貴與執李軌降　劉武周與宋金剛陷并州秦王邀敗之

三年　秦王率兵討世充武周金剛走突厥又爲突厥所殺

四年　竇建德來援王世充秦王與戰建德敗於是世充降東
都平　李靖伐蕭銑銑降江陵平　劉武周與宋金剛陷

并州秦王邀伐之

五年　劉黑闥據洛州稱漢東王改元天造皇太子破斬之

六年

甲申 七年

八年

九年　六月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於是以秦王爲太子
八月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太上皇

太宗

丁亥 貞觀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祖起兵遣使告突厥突厥以兵佐之自後恃功邀
求無已頻歲犯塞至是李靖率諸軍伐之遂禽其君頡利
降者數十萬

五年

六年

七年

甲午 八年

九年　五月太上皇崩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甲辰 十八年 議伐高麗

十九年 二月自將發洛陽征高麗不克九月班師

二十年 三月車駕至長安

二十一年 將封太山以水旱停封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五月帝崩太子治立

高宗

庚戌 永徽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寅 五年

六年 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宮立爲昭儀乃廢王皇后立昭儀爲后

顯慶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龍朔元年 發三十萬軍伐高麗

二年 劉仁願平百濟諸國

三年

甲子 麟德元年 武后專權人謂之二聖

二年

乾封元年 封太山皇后爲亞獻 高麗莫支離男生與弟男建有隙請兵命李勣伐高麗

二年

總章元年 李勣平高麗悉定其地

二年

咸亨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戌 上元元年 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二年 劉仁軌大破新羅新羅王上書謝罪赦之

儀鳳元年

二年

三年

調露元年

永隆元年

開耀元年

永淳元年

弘道元年 十二月帝崩遺詔軍國大事不決者取天后處分太子顯即位

則天武后

甲申 光宅元年 初改元嗣聖既而廢顯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改元光宅 李勣孫敬業舉兵圖興復后命李孝逸討之敬業敗為其下所殺

垂拱元年 遷廬陵王於房州 以薛懷義為白馬寺僧士召入道場愛幸之

二年 詔歸政於皇帝帝以非誠心固辭太后乃臨朝

三年

四年

永昌元年 后衮冕享明堂 大開告訐羅織之獄

天授元年 改元載初改國號周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立武氏七廟

二年

長壽元年

二年

甲午 延載元年

天冊萬歲元年

萬歲通天元年

神功元年

聖曆元年 迎廬陵王於房州立爲太子

二年

久視元年

長安元年

二年

三年

甲辰 四年 十二月后寢疾惟內寵張昌宗張易之等入侍

乙巳 五年 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誅張易之昌宗等奉太子即位遷后於上陽宮十一月崩

中宗

乙巳 神龍元年 即長安五年也二月即位

丙午 二年 太平長樂二公主及韋后用事武后姪三思亂宮禁

景龍元年

二年

三年

庚戌 四年 六月爲韋后所鴆而崩子重茂立 豫王子隆基率兵誅韋后立豫王是爲睿宗

睿宗

庚戌 景雲元年 即景龍四年也以隆基爲太子

二年

壬子 先天元年 七月傳位於太子

玄宗

癸丑 開元元年 正月改元

甲寅 二年

三年

四年 太上皇崩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甲子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甲戌 二十二年 以李林甫同平章事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安祿山為營州將擊奚契丹失利當死張九齡

曰法不可不誅貌有反相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安祿山巧佞善事人左右皆為之譽

二十九年

天寶元年 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由是益見愛幸

二年 祿山入朝寵待甚厚

甲申 三載 改年為載 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以壽王妃楊氏號太真召入宮

四載

五載

六載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悉用胡人卒成祿山之禍

七載

八載

九載　楊妃兄國忠恩遇浸深　安祿山兼河北採訪處置使

十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兼領三鎮賞刑自己

十一載　楊國忠譖李林甫遂爲仇敵十二月林甫卒

十二載　安祿山始畏李林甫林甫卒楊國忠用事祿山蔑視之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反上不信

甲午　十三載

十四載　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諫不從　十一月祿山反陷東京

丙申　十五載　正月祿山僭位國號燕　六月祿山攻陷潼關遂至京師上倉卒出奔遂幸蜀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太上皇至德二載十二月回自蜀肅宗上元二年崩

肅宗

丙申　至德元載　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即位改元

丁酉　二載　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弒而自立　九月皇子廣平王俶復京師緒慶奔陝又奔東京　十月廣平王復東京慶緒奔鄴　十二月上皇至自蜀郡

乾元元年　立廣平王俶爲太子　祿山將史思明既而殺安慶緒復反

二年　正月史思明僭稱燕王陷東京稱帝

上元元年

二年　史朝義弒其父思明自立十一月止稱元年其月上皇崩

寶應元年　復立年號四月帝崩太子立

代宗

癸卯　廣德元年　史朝義兵敗自縊諸將田承嗣等降皆爲節度使　十一月吐蕃入寇車駕幸陝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　郭子儀率兵至吐蕃退車駕還京

甲辰　二年

永泰元年　吐蕃與回紇寇奉天郭子儀見回紇說之吐蕃走

大曆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甲寅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五月帝崩太子立

德宗

庚申　建中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借商錢　稅商錢茶漆竹木

四年　稅屋間架　是時田悅朱滔王武俊反於河北李希烈反於淮西諸將東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以兵赴援十月令言至京軍士嫌犒賞之薄劫令言反帝倉卒出幸奉天先是幽州節度使朱泚入朝之後弟滔遂盜其權泚遂留京師至此叛兵奉之爲主僭位國號大秦泚衆攻奉天

甲子　興元元年　車駕幸梁州　五月李晟收復京師　七月車駕還京

貞元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渾瑊與吐蕃盟吐蕃劫盟瑊單騎得免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甲戌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甲申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正月帝崩太子立

順宗

乙酉　永貞元年　即貞元二十一年也正月即位立廣陵王純爲太子八月命太子監國自稱太上皇次年正月崩

憲宗

丙戌　元和元年　正月改元　西川劉闢反高崇文討禽之

二年　浙西李錡反王師討之其下禽錡以獻

三年

四年　成德王承宗自爲留後　淮西吳少陽自爲留後

五年　以方討王承宗因命吳少陽爲節度使　師討王承宗不克赦之

六年

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魏博歸朝廷請命

八年

甲午　九年　淮西吳少誠死其子元濟自爲留後命諸將討之　王承宗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於是絕承宗朝貢　淄青李師道遣賊至東京將爲亂事覺走

十年

十一年　諸將討吳元濟戰累捷李師道懼請降以力未能討許之

十二年 李愬禽吳元濟斬之

十三年 諸鎮見吳元濟禽大懼李師道請獻沂密海三州許之 王承宗請獻德棣二州許之 師道又反命諸將討之

十四年 淄青大將劉悟斬李師道獻其首 迎佛骨於鳳翔

十五年 正月上崩皆言宦官弒逆太子卽位

穆宗

辛丑 長慶元年 正月改元 盧龍節度使劉悟歸朝 魏博鎮冀皆効命 三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七月軍亂囚弘靖推朱克融自爲留後 鎮冀王廷湊殺其節度自爲留後

二年 魏博史憲誠殺其節度自爲留後 由是河朔三鎮皆反

三年

甲辰 四年 正月帝崩太子立

敬宗

乙巳 寶曆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十二月宦官蘇佐明弒逆上崩中官王守澄立其弟江王

文宗

丁未 太和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甲寅 八年

九年 李訓鄭注謀誅中官不克中官仇士良殺訓注倂殺宰相王涯等自是宦官益盛

開成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正月上疾甚命宰相楊嗣復奉太子監國中官仇士良矯詔立穎王爲太弟以太子爲陳王於是太弟卽位

武宗

辛酉 會昌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石雄破回鶻奉公主歸 四月澤潞劉從諫死子稹自爲留後命諸將討之

甲子 四年 七月澤潞大將郭誼斬稹降朝廷以誼首謀乃併誅誼

五年 上好神仙大毀佛寺

六年 三月崩子幼中官馬元贄等立憲宗之子光王爲皇太叔

宣宗

丁卯 大中元年 正月改元 復會昌所廢寺院

二年

三年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四年 吐蕃大亂沙州人張義朝逐吐蕃守者攝州事

五年 張義朝以所管十二州來歸盡復隴右之地

六年

七年

甲戌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八月帝崩未立太子初上欲立夔王疾亟命中官王歸長馬公儒立之上崩左軍中尉王宗實乃迎長子鄆王立之而誅歸長等

懿宗

庚辰 咸通元年 正月改元 南詔陷安南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申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徐州兵戍桂州不得代劫龐勛反歸據徐州

十年 康承訓討平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三月迎佛骨　七月崩太子立

僖宗

甲午 乾符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濮賊王仙芝作亂曹人黃巢應之

三年

四年 王仙芝伏誅黃巢寇河南及江浙

五年 黃巢陷福建

六年 黃巢陷嶺南及荊湖江淮

廣明元年 十二月黃巢陷京師僭號大齊改元金統車駕出奔

中和元年 車駕自興元幸蜀

二年 三月李克用收復京師黃巢走

三年

甲辰 四年 七月黃巢伏誅　初黃巢將朱溫降賜名全忠爲汴州節度使李克用追黃巢還過汴全忠夜攻之克用縋城走獲免遂訟於朝與全忠爲仇敵

光啓元年 四月至自蜀改元　宦人田令孜弄權衆怒之於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抗表請誅令孜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等以拒之令孜令玫討重榮兵敗同兵大略與重榮合令孜奉帝奔鳳翔

二年 十月玫奉嗣襄王熅爲帝改元重榮斬玫并熅

三年

文德元年 二月車駕至自鳳翔 三月崩中官立壽王爲皇太弟

昭宗

己酉 龍紀元年 正月改元

大順元年 朱全忠請討李克用朝廷不得已從之張濬爲統帥兵敗

二年

景福元年

二年

甲寅 乾寧元年

二年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三師舉兵犯闕各留兵爲宿衛李克用自河東率兵討三師二師初謀廢立聞之乃止封克用爲晉王

三年 李茂貞犯京師駕幸華州

四年

光化元年 赦李茂貞 七月車駕至自華州

二年

三年 十二月中官劉季述等廢帝爲太上皇立皇子裕爲帝

天復元年 正月中官孫德昭誅季述乘輿反正崔胤謀盡誅中官韓全誨等劫帝幸鳳翔依李茂貞全忠圍鳳翔

二年 李茂貞與朱全忠戰屢敗

三年 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與全忠和由是盡殺中官七百人車駕還京

甲子 天祐元年 正月朱全忠遷都於洛陽改元 八月帝遇弑全忠立其少子柷

哀帝

乙丑 天祐二年 仍天祐年

三年

丁卯 四年 四月遜位於梁王朱全忠次年遇弑

梁

太祖

丁卯 開平元年 即天祐四年也二月受禪即位 五代之際四方割據惟吳楊氏 南唐李氏 南漢劉氏 蜀王氏孟氏 閩王氏各建號改元其餘皆奉正朔 晉王李克用仍唐年號

二年 蜀王建武成元年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年稱天祐

三年

四年 蜀王建永平元年

乾化元年

二年 六月庚子友珪弒帝自立

均王

癸酉 乾化三年 次子瑱舉兵誅友珪仍稱乾化年號

甲戌 四年

貞明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蜀王建通正元年

三年 蜀王建天漢元年 南漢乾亨元年

四年 蜀王氏天光元年

五年 吳楊氏武義元年 蜀王建卒子衍立改元乾德

六年

龍德元年 吳楊氏順義元年

二年

癸未 三年 十月晉王存勗國號唐大舉兵來伐入京師帝自殺

後唐

莊宗

癸未 同光元年 即梁龍德三年也十月入京師即位國號唐

甲申 二年

三年 蜀王氏咸康元年 南漢白龍元年

丙戌 四年 趙在禮反於魏州遣假子李嗣源討之衆推嗣源爲主回兵向京師帝爲其下郭從謙所弒 伐蜀克之王衍降

明宗

丙戌 天成元年 即同光四年也帝爲羣臣所推戴即唐帝位改元

丁亥 二年 吳楊氏乾正元年

三年 南漢劉氏大有元年

四年 吳楊氏大和元年

長興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一月帝崩少子從厚立養子潞王從珂舉兵反 閩王氏龍啓元年

潞王

甲午 清泰元年 五月至京師廢從厚殺之乃即位 蜀孟知祥據有西川聞明宗崩乃即位改明德元年

二年 吳楊氏天祚元年

丙申 三年 三月石敬瑭反以契丹兵至帝自焚死

晉

高祖

丙申 天福元年 即清泰三年也入京師國號晉 閩王氏通文元年

丁酉 二年 南唐李氏昪受吳禪改升元元年

三年 蜀孟知祥廣政元年

四年 閩王氏永隆元年

五年

六年

壬寅 七年 六月帝崩子敬儒立

出帝

壬寅 天福七年 六月即位仍稱天福年號

癸卯 八年 南漢劉氏乾和元年 後唐李璟保大元年 閩王氏天德元年

甲辰 開運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閩王氏爲南唐所滅國亡

丙午 三年

丁未 四年 正月契丹兵至帝出降從契丹北遷 劉知遠起兵於河東

漢

高祖

丁未 天福十二年 即開運四年也二月契丹兵退立明宗末子李從益爲主 知遠入京師殺之乃即位國號漢

戊申 乾祐元年 正月改元帝崩子承祐立

隱帝

戊申 乾祐元年 二月即位

己酉 二年

三年 郭威反 十一月郭允明弒帝威入京師太后命威監國

周

太祖

辛亥 廣順元年 正月漢太后命威即位國號周

壬子 二年

三年

甲寅 顯德元年 正月帝崩養子世榮立 北漢乾祐七年初周太祖舉兵迎漢宗室劉旻之子贇將立之至中路殺之至是旻據有河東自立仍天祐年號嗣漢爲國

世宗

甲寅 顯德元年 仍顯德不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南唐李煜中興元年

六年 北伐六月崩於道子宗訓立

恭帝

庚申 顯德七年 正月

宋興

自黃帝元年丁亥至後周顯德六年已未共計三千六百三十三年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

紀傳始終要括 通鑑諸帝已具首末而諸臣始終善惡猶未之見今依正本別作紀傳始終要括冠于帝紀之前庶易稽考日前節本所不載者此皆加詳之

史記 司馬遷所作傳在前漢

包犧以來

包犧氏 母曰華胥風姓生於成紀謂之太昊都陳在位一百二十年

神農氏 姜姓母曰任巳長於姜水以火承木故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

黃帝 以有

熊氏國君代神農氏爲天子始立制度在位一百年

少昊 黃帝之子姬姓金德王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四年壽一百歲

顓頊 黃帝之孫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

帝嚳 黃帝曾孫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子帝摯立九年

帝堯 帝嚳次子也在位一百年壽一百一十六歲

帝舜 黃帝八代孫也受堯之禪而有天下在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

六相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太鴻

九官 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

八元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八愷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注云禹稷皐陶之倫

夏

禹 以治水有功受舜禪在位九年壽一百歲

啓 禹之子在位九年崩

太康 啓之子在位二十九年爲后羿所廢

仲康 太康之弟在位十三年崩

帝相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八年爲后羿所篡后羿篡位八年又爲寒浞所篡寒浞篡位三十二年爲少康所誅

少康 帝相之子滅寒浞而祀夏配天在位二十一年崩

帝杼 少康之子在位十七年崩

帝槐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崩

帝芒 槐之子在位十八年崩

帝泄 芒之子在位十六年崩

不降 泄之子在位五十九年崩

帝扃 不降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 扃之子在位二十年崩

孔甲 不降子在位三十一

年崩

帝皐 孔甲之子在位十一年崩

帝發 皐之子在位十三年崩

履癸 發之子是爲桀在位五十一年爲成湯所放

女艾 佐少康滅寒浞以中興有夏

有扈氏 夏之諸侯怠棄三正啓征之

防風氏 會于會稽獨後至禹戮之

胤侯 奉王命以征羲和

商

成湯 以諸侯伐桀爲天子在位十三年壽一百歲

外丙 湯之子在位二年崩

仲壬 外丙之弟在位四年崩

太甲 湯嫡孫太丁子在位三十三年崩

沃丁 太甲子在位二十九年崩

太庚 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崩

小甲 太庚

子在位三十六年崩　**雍巳**小甲弟在位十二年崩　**太戊**雍巳弟在位七十五年崩　**仲丁**太戊子在位十一年崩　**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年崩　**河亶甲**外壬弟在位九年崩　**祖乙**河亶甲子在位十九年崩　**祖辛**祖乙子在位十六年崩　**沃甲**祖辛弟在位二十年崩　**祖丁**祖辛子在位三十二年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九年崩　**陽甲**祖丁子在位七年而崩　**盤庚**陽甲弟在位二十八年崩　**小辛**盤庚弟在位二十一年崩　**小乙**小辛弟在位二十一年崩　**武丁**小乙子是爲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崩　**祖庚**高宗子在位七年崩　**祖甲**祖庚弟在位十六年崩　**廩辛**祖甲子在位六年崩　**庚丁**廩辛之弟在位六年崩　**武乙**庚丁之子在位四年崩　**太丁**武乙子在位三年崩　**帝乙**太丁子在位三十七年崩　**紂**乙之少子在位三十三年武王所誅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伊尹乃起嘗五就桀知桀不可輔佐乃相湯以伐夏救民湯崩太甲初立不明伊尹作伊訓一篇以訓之太甲未克變伊尹乃放太甲於桐宮湯之墳陵太甲能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三年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太甲以伊尹爲保衡言爲師保可以取平也伊尹沃丁時卒葬之于亳　**仲虺**湯伐桀有慚德仲虺爲湯左相作誥以釋之　**伊陟**伊尹之子相太戊格于上帝　**咎單**相太戊遂訓伊尹之事

臣扈相太戊格于上帝　**巫咸**相太戊王家以乂　**巫賢**輔相祖乙　**甘盤**武丁嘗學于甘盤　**傅說**爲胥靡築于傅岩高宗嘗夢天賚其賢相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乃使百官以所夢之形求之得於傅岩立爲相商道以興　**祖巳**因高宗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乃作書訓高宗使典祀無豐於昵注云昵近也言不可於近親之廟加豐厚　**祖伊**祖巳之後時西伯戡黎勝之黎紂之近畿諸侯也祖伊以周之強告紂使修德　**微子**紂之庶兄也見紂無道知其必亡遂抱祭器以歸周周後封於宋爲諸侯　**比干**紂之宗親力諫紂紂惡其許直殺之剖其心有七孔　**箕子**紂之親戚諫紂紂囚之武王誅紂釋其囚武王訪彝倫箕子爲武王陳洪範

以上並出書注疏及正文

周

文王受命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凡九年崩　**武王**文王之子克商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在位七年而崩　**成王**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崩　**康王**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崩　**昭王**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崩　**穆王**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崩　**共王**穆王之子在位十年崩　**懿王**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　**孝王**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崩　**夷王**孝王子在位十五年崩　**厲王**夷王子在位四十年爲國人所襲出崩于彘　**共和**厲王奔彘周公召公二相共和爲國故稱共和

丹十四年太子靜長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

宣王 厲王之子中興周道諸侯來朝在位四十六年而崩

幽王 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崩

平王 幽王子在位五十一年崩

桓王 平王孫在位二十三年而崩

莊王 桓王子在位十五年崩

釐王 莊王子在位五年崩

惠王 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

襄王 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崩

頃王 襄王子在位六年崩

匡王 頃王子在位六年崩

定王 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崩

簡王 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而崩

靈王 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崩

景王 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崩

敬王 景王子在位四十三年而崩

元王 敬王之子在位八年崩

貞定王 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崩

考王 定王少子在位五年崩

威烈王 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崩

安王 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崩

烈王 安王子在位七年崩

顯王 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崩

慎靚王 顯王子在位六年崩

赧王 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入秦盡獻其邑秦受其獻歸之於周是歲始崩

【周】三十六主八百六十七年起己卯終乙巳

魯 周公旦武王之弟也旦輔政文武以有天下武王封周公于曲阜周公不就封畱佐武【註】史記所載如此或謂成王封非也蓋成王不許周公歸周故告文武命伯禽為魯侯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年歸政於成王成王畱周公命周公之子伯禽於魯即魯侯位周公卒於周伯禽在魯傳世至隱公即平王之末年也孔子作春秋始且至頃公凡二十四世周赧王五十二年為楚考烈王所滅

齊 太公呂尚本姓姜爾受封於呂故曰呂尚以漁釣見文王文曰吾太公嘗曰當有聖人適周吾望子久矣故曰太公望西伯卒太公輔武王將兵伐紂號師尚父平天下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封尚父於齊之營丘至春秋之世桓公小白尊周室霸諸侯周安王十六年為田和所篡

吳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也太伯弟季歷季歷有聖子昌【文王也】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乃奔荊蠻荊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當春秋之末國始大通於中國壽夢季子曰季札賢號延陵季子壽

夢欲立之季札季札不可乃立其兄欲令傳於季札季札終不受 至闔廬伐楚入郢至夫差伐粵克之 魯哀公末年 周敬王四十三年為粵所滅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定天下封于燕雖受封而奭為太保輔成王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周公作書以釋之 與周公分陝為三伯成王卒又輔立康王 春秋之時不與中國征伐其後事在六國秦杞

蔡 叔度武王弟封於蔡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蔡叔流言周公放蔡叔因於郭陵既死 周公乃立其子仲為諸侯之世更屬晉楚 周敬王四十三年為楚惠王所滅

曹 叔振鐸武王弟也武王定天下封于曹 春秋之世嘗與盟會春秋之末為宋所滅

陳 舜之後也武王定天下封胡公于陳以奉舜祀春秋

之世嘗與盟會春秋之末為楚所滅

杞 禹之後也武王定天下封東樓公於杞以奉禹祀　春秋之世國小稱子　周定王二十四年為楚惠王所滅

衛 康叔名封武王少弟也成王時丞封於衛　春秋之世嘗與盟會　六國諸侯相併吞衛雖微弱其國尚存秦始皇初年有君角者嗣立九年秦始皇併天下始廢為庶人

宋 微子啓紂之庶兄見紂失道乃歸周周先封紂子武庚為諸侯以奉湯之祀　武庚謀反誅成王乃封微子啓於宋　春秋之世襄公茲父欲主盟諸侯為楚所伐　其後君偃暴虐諸侯皆曰桀宋周赧王二十九年齊魏共滅之而分其地

晉 唐叔虞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以桐葉為珪曰封汝遂封於唐是為晉侯　春秋之世文公重耳悼公周皆攘夷狄尊王室以立伯功　周威烈時為韓趙魏三大夫所篡

楚 其先出自顓頊姓芊氏有鬻熊者逮事周文王至成王封其後嗣熊繹於楚蠻巴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在荊州之分　春秋之時國始大侵陵中國僭號稱王　齊桓公晉文公悼公會諸侯以抗拒之　其後事在六國秦紀

越 無絲本夏少康之庶子封於　會稽以奉禹祀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　至勾踐與吳為仇吳闔廬來伐兵敗而死　闔廬子夫差伐越敗之　勾踐乃成卑身事吳後勾踐伐吳滅之　越既平吳周元　王使人致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後王強伐楚為楚所殺盡取其地諸族子散於江南海上為小國君服朝于楚

鄭 桓公友宣王弟也封於鄭

春秋之際晉楚爭盟鄭介乎二國之間嘗見侵伐有子產之徒設辭專對晉不能為害　周顯王時為韓哀侯滅

秦

孝公 用商鞅變法國始大在位二十四年崩

惠文王 孝公之子伐蜀滅之國內愈富饒　在位二十七年

武王 惠文王子在位四年

昭襄王 武王之子也即位五十二年併周有天下五十六年卒

孝文王 昭王之子在位一年

莊襄王 孝文王之子在位三年卒

始皇帝 莊襄王之子在位三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又十一年崩凡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 始皇之子在位三年

子嬰 始皇之孫在位四十六日

六國

孟嘗君 田文齊人也嘗致食客三千人秦王聞其賢召為相後欲殺之因秦王幸姬為之言而遣之秦王悔追之至關秦法雞鳴而開關客有善雞鳴者羣鷄皆鳴乃得脫歸

平原君 趙勝秦伐趙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請行至楚毛遂劫楚王合從救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以遂為上客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魏人也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秦圍趙平原君求救於魏無忌奪晉鄙之兵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畱居[illegible]使將將兵歸魏身斝

趙不敢歸後秦伐魏無忌乃歸將兵擊敗秦軍秦王使反間毀無忌於安釐王安釐王疑之無忌乃縱酒病酒卒卒後十八年秦滅魏

春申君

黃歇楚人事考烈王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爭下士招致賓客歇養士客三千人歇患秦來伐乃約諸侯合從伐秦楚王爲從長秦出兵六國皆敗楚王以咎歇益疎楚王無子李園有女弟幸於歇有身李園使其女弟曰妾有身而人莫知若進之於王幸而生男則君之子爲王矣歇從之李氏生男立爲太子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以滅口其子立是爲幽王

商鞅

衛之公子也事孝公變法秦以富強後爲惠文王所殺詳在通鑑

蘇秦

洛陽人初說秦惠文王時方誅商鞅疾辨士弗用、乃說燕令與諸侯合從燕文侯從之資車馬金帛使至趙趙肅侯從之又說韓韓宣惠王從之又說魏魏襄王從之又說齊齊宜從之又說楚楚惠王從之秦旣約六國從親投書于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韓魏張儀又爲秦以秦說諸侯事秦從約遂散秦後在齊齊大夫多疾秦寵使刺客殺之

張儀

魏人始與蘇秦同學秦自以爲弗及秦旣貴顯恐秦攻諸侯敗從約念莫可使秦者乃使人令儀見秦秦故弗爲禮儀念諸侯獨秦能苦趙乃入秦蘇秦乃告趙肅侯陰使其舍人以金幣車馬資裝隨儀儀因以奉之儀得其資給以見秦文惠王王用爲客卿旣而舍人辭去具以實告儀儀曰此在吾術中

而不悟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吾何敢言儀相秦後說六國使事秦秦亦相諸國後相魏卒于魏

白起

鄗人事秦昭王封武安君與趙將括戰于長平括兵敗降卒四十萬人起盡坑之趙人請割城以和使謂秦相應侯范睢曰趙亾則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應侯乃說昭王受其城起開之遂與應侯有隙後秦使王陵攻邯鄲不克王欲使起爲將起曰邯鄲未易攻又使應侯請之起辭疾不行旣而楚魏救邯鄲秦軍多失亡起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秦王怒強起使行起稱病篤乃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乃賜死

王翦

事秦始皇始皇使伐燕滅之後伐楚問李信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於是使信與蒙恬以二十萬伐荊兵敗而歸始皇自請翦翦曰王必用臣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予六十萬人翦至關使者請美田宅者五輩或曰將軍乞貸甚矣翦曰秦空國甲士專委我我不爲子孫詂自堅王疑我矣歲餘平之虜王負芻二世時翦及子賁皆死孫離伐趙兵敗降項羽、

樂毅

魏人使于燕燕昭王留之昭王約韓魏趙楚伐齊毅爲上將軍并護其兵大破齊下七十餘城惟宮即墨未下昭王卒惠王立田單從反間惠王罷其兵毅適趙燕軍爲田單所敗惠王致書責樂毅且謝之毅往來燕趙之間卒于趙

藺相如

趙人秦昭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趙惠文王恐見欺相如曰城入趙而璧留城不入臣請完璧歸旣往秦王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前

日璧有瑕王以璧授相如相如責秦王禮仍持其璧欲以擊柱且約秦王齋戒受璧乃陰使從者衣褐懷璧以歸秦王以殺相如不能得璧不如因而厚之後秦王約趙王好會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既鼓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奉盆請秦王擊缻秦王不肯相如前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令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禮畢秦終不能加勝於趙 相如歸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不平欲辱之相如引車避之謂其舍人曰强秦所以不敢加兵者徒以吾兩人在兩虎相闘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廉頗閗之肉袒負荊至門謝卒爲刎頸之交（不言所終）

廉頗 爲趙將伐齊有功爲上卿先與藺相如不平後相歡爲刎頸之交 將兵拒秦趙孝成王信反間使趙括代將兵敗于長平 燕使栗腹伐趙趙使廉頗大破燕軍殺栗腹悼襄王使樂乘代廉頗頗弃魏楚使人迎之 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于趙

李牧 爲趙將居鴈門大破匈奴襄王時大擊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趙王遷信反間使趙慈顏聚代李牧牧不受趙王斬牧後三月秦將王翦滅趙虜王遷

田單 齊之疏屬也燕破齊惟莒即墨未下燕人攻即墨即墨大夫戰五城死立田單爲將軍縱反間大破燕軍盡復其所下七十城 乃迎襄王於莒歸臨淄以聽政封安平君（史不言所終）

資治通鑑卷五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

紀傳始終要括

前漢 班固所作 傳在後漢

高祖 以亭長起豐沛所居常有雲氣 斬大蛇亾命於山澤 入關五星聚東井不殺秦王子嬰與項羽會鴻門 王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轉戰滎陽京索間 太公爲羽所獲 五年滅羽而成帝業 自歸功於能用三傑 僞遊雲夢擒韓信 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自後諸將如陳豨等多反既殺韓信又殺彭越於是黥布又反上自擊敗布還過沛作大風之歌 擊布時中流矢歸創甚而崩知周勃必安劉氏

惠帝 以高帝太子嗣立 任曹參爲相 以呂氏戕害戚夫人爲人彘憂悸自是日飲不聽政匈奴致書太后有嫚辭太后善答之（在位七年崩）

呂后 高帝之后少帝立太后臨朝 封諸呂爲王 八年崩 周勃等誅諸呂立文帝

文帝 以高帝中子繼統 性寬仁節儉 却千里馬不受 止輦受人忠言 詔除妖言誹謗之罪 詔除民田租 淮南厲王遷死天下有尺布斗粟之謠 感緹縈之言而去肉刑（在位二十三年臨崩遺令薄葬）

景帝 以文帝太子嗣立 用鼂錯之言削七國之地七國遂反斬錯謝七國七國不罷兵命周亞夫擊破之 初元七年 小元六年 後元三年（凡三改元崩）

武帝 以景帝太子嗣立 尚儒術招延文學之士用王詼議誘匈奴入塞擊之謀泄不克自是絕和

親攻當路寨　於是命衛青伐匈奴又遣霍
去病伐匈奴　起宮室　廣巡幸　用方士
求神仙封禪泰山起立明堂　末年下
哀痛之詔罷方士不復用兵　太子以巫蠱
讒死　田千秋爲之訟冤　建元六年　元光
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四年　天漢四年　太
始四年　征和四年　後元二年　凡十一
改元崩

昭帝 以武帝少子嗣立上官桀等使人上書告霍光帝年方十四知其詐
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凡三改元崩

宣帝 以武帝曾孫繼統　霍光
歸政上謙讓不受　霍光卒帝始親萬機
五日一聽政勵精爲治　任魏相丙吉爲相
相好觀武帝故事吉務寬大　霍氏以驕
侈誅韓延壽趙廣漢楊惲蓋寬饒皆被誅
頗修武帝故事　先零反趙充國平之　詔
益吏俸　黃霸龔遂皆稱循吏　耿壽昌置
常平倉　匈奴單于來朝　圖功臣於凌煙閣
諸儒講五經同異　本始四年　地節四
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龍一年　凡七改元崩

元帝 以宣帝太子嗣立　從賈捐之議棄珠
崖　宦官石顯弄權　甘延壽陳湯斬
郅支單于爲人節儉優游不斷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凡
四改元崩

成帝 以元帝太子嗣立委任諸舅王鳳王商王根相繼輔政　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
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一年　凡七改元
崩

哀帝 以諸王繼統　寵任董賢　建平
四年　元壽二年　凡再改元崩

平帝 以諸王入繼統元始五年一改元崩

王莽 以成帝之舅子簒位號新室
行井田之法官名法唐虞　始建國五年
天鳳六年　地皇四年　凡三改元後爲漢
兵所
誅

官制

相國承天子理萬機後改爲丞相又
改爲大司徒　御史大夫掌副貳丞
相中丞乃其佐屬也後改爲大司空太尉
主兵後改爲大將軍又改爲大司馬以上
皆謂之三公又有太師太傅太保不常置
將軍有左右前後不常置　奉常掌宗
廟禮儀　郎中令後改爲光祿勳掌宮掖
門戶　衛尉掌門衛屯兵　大僕掌輿馬
廷尉掌刑獄　掌客先名大行令又改
大鴻臚掌諸侯及歸義蠻夷　宗正掌親
屬　中尉後改爲執金吾巡徼京師　治
粟內史掌錢穀後更名大農令又改大司
農　少府掌山澤　典屬國掌歸義蠻夷
武帝置後省水衡都尉掌上林苑　司
隸校尉掌督察姦猾　內史掌治京師後
分置左內史其內史爲右內史右內史後
改爲京兆尹左內史治京師之左後改爲
左馮翊右扶風本主爵都尉治內史右
治後改爲右扶風與京兆馮翊謂之三輔
言在帝都之近地輔佐扶翊王室也　三部
刺史掌奉詔條察州事漢郡國一百有三
分爲十三部　郡有太守掌治郡有都尉
掌佐守典武職　縣令萬戶以上爲令不滿
萬戶爲長　出百官公卿表及郡國志　漢制
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
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

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言石者
猶後世官品之正從也中二千石月俸百
八十斛二千石者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
者月百斛下至百石月十六斛〔出百官公
卿表註〕漢制郡國錯雜郡有太守其租
入一歸天子國有相相天子所置以治民
事諸王惟食租稅不與民事故謂之守相
秩皆二千石〔此無正出處只就紀傳中抄
得〕

陳勝吳廣 勝字涉廣字叔以戍卒屯長安
起兵于蘄　勝立爲王號大楚
廣爲假王　廣爲勝所殺勝
攻秦兵敗爲其御莊賈所殺
項籍 字羽陳涉起羽
季父梁起兵應涉梁爲秦軍所殺羽代將
其兵救趙大破秦軍於河北遂入關

主盟封拜諸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
城　與漢王轉戰于滎陽京索間羽兵嘗
勝　後兵敗垓下漢 **張耳陳餘** 大梁人少
兵追至烏江自刎死　爲刎頸交
陳涉起耳餘共立武臣爲趙王武臣
爲李良所殺耳餘復立趙後趙歇爲趙王
李良來攻兵敗降秦與秦章邯圍趙餘將
兵在外救趙不克　項羽來救破章邯耳
責餘不救自此有隙　餘遂以將印還耳
耳并佩將相印相趙　項羽入關分趙封
耳爲常山王徙歇王代　餘攻破常山耳
歸漢餘迎歇歸趙　漢二年使韓信張耳
擊趙趙兵敗歇及餘皆見殺　漢封耳爲
趙王卒子敖以貫高欲殺高帝廢爲宣平
侯 **韓信** 少家貧寄食漂母淮陰少年辱之
使出跨下　事楚不用乃歸漢蕭

何薦之漢王築壇拜爲大將　還定三秦
伐魏虜魏王　伐趙爲背水陣破趙得李
左車不殺問以計策　襲齊破歷下軍楚
龍且救齊信敗之　漢立信爲齊王蒯通
說信背漢自王信不從會兵敗項羽于垓
下改封楚王或告楚王反高祖信之僞
遊雲夢擒信赦爲淮陰 **黥布** 爲項羽將封
侯後結陳豨反誅　九江王　漢
使隋何說之乃歸漢封淮南王韓信彭越
誅布懼舉兵反高帝擊破之布走爲人所
殺 **蕭何** 以沛主掾吏事漢王入關先收圖
書　漢王還定三秦與項羽戰滎
陽京索間何每發兵補卒乘給餽餉　高
祖定天下何爲相國論功爲第一　治未
央後麗過度請上林地爲高祖所繫王衛
尉言之乃赦出　又相惠帝臨終薦曹參

自代封 **曹參** 與蕭何同爲吏　事高祖從
酇侯卒　征伐有功　高祖定天下爲
齊相惠帝時蕭何薦參自代爲相一
遵何之約束封平陽侯惠帝末年卒
張良 韓人家世相韓韓滅良爲韓報仇擊
始皇誤中副車得圯上老人之書以
事漢王所言皆合　鴻門之會爲漢王結
項伯解項羽　說漢王無立六國後乃銷
印　躡足說漢王封韓信　漢王定天下
止願封留乃封留侯　諸將偶語謀反良
說漢王請先封雍齒　高帝欲易太子良
書計招四皓　後遂學道從赤松子遊惠
帝六 **陳平** 少貧　門多長者車爲社宰分肉
年卒　甚均　事楚不見用乃歸漢魏
無知薦於漢王　絳灌等毀平如冠玉又
盜嫂受金魏無知言在能不在行　平請

漢王以金離間楚之君臣又與張良躡足
令漢王封韓信為齊王　又說高帝僞遊
雲夢擒韓信後封曲逆侯　從高帝解平
城之圍六出奇計　呂太后立平與王陵
同為相呂后欲王諸呂陵固爭之平許之
呂后崩平與周勃合謀誅諸呂與周勃
同相文帝　文帝問錢穀刑獄事　**王陵**　高與
平請責內史廷尉　文帝二年卒
祖同縣為縣豪　秦不起初不肯歸漢
後始以兵屬漢　呂太后時爭不許封諸
呂不得乃謝病杜門不　**周勃**　初起兵從高
朝請十年文帝三年卒　祖征伐為人
木彊敦厚高帝屬　呂后言勃必安劉氏
惠帝呂后時為太尉　與陳平合謀誅諸
呂立文帝　文帝問錢穀決獄勃不能對
乃謝病歸國　人告勃反下廷尉太后責文

帝乃赦出勃　文　**周亞夫**　勃中子文帝時屯
帝十一年卒　兵細柳以備胡軍
令嚴文帝稱為眞將軍　景帝時吳楚七
國反亞夫擊破之後為丞相　景帝欲廢
太子亞夫爭之不得太后欲封王后景帝
之后兄信亞夫又爭之乃罷相人或告亞
夫謀反下獄　**樊噲**　初與高祖俱亾命于山
不食歐血死　澤　高祖阨於鴻門噲
入責項羽從征伐有功　噲妻呂后之妹
也尤見寵待高帝寢疾大臣莫得見噲排
闥入大臣隨之乃　**酈食其**　高陽人沛公過
得見惠帝六年卒　高陽食其長揖
見沛公說下陳留　沛公為漢王與項羽
數戰不利欲捐成皐以東食其言不可
韓信伐齊未下食其說齊罷歷下軍信
遂襲齊齊王以食其為賣已乃烹之

陸賈　以客從高祖　高祖定天下使賈說
南越南越尉佗聽命稱臣　賈說高
帝不可以馬上治天下乃令著新語高帝
稱善　呂后崩賈說平勃交歡遂誅諸呂
後以　**婁敬**　初為戍卒說高帝都關中從之又
壽終　即日幸西都封為奉春君
說高帝勿伐匈奴高帝不從及困於白
登乃說高帝厚遣匈奴結和親後卒
叔孫通　先事秦二世為博士亾去事楚
懷王又事項羽漢王入彭城乃歸
漢　不進諸生專言大猾漢王定天下
乃說漢王起朝儀　高帝欲易太子通爭
之不聽　事惠帝請立高帝以年少善屬
高帝原廟〔不載所終〕　**賈誼**　文帝河南守吳
公薦於文帝　誼欲改制度帝謙讓未遑
絳灌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　後召歸文

帝與語不覺前席　誼上書言務農又上
書請禁私鑄錢　又上治安之策事有可
痛哭一可流涕二可長太息　以見任
六　移梁王傅卒年三十三　**爰盎**　進事文
帝言絳侯非社稷臣引卻慎夫人坐請
景帝斬鼂錯謝七國　奉使說吳王罷兵
吳王將斬之乃亾歸　景帝時諫以
止梁王為嗣為梁王刺客所殺　**鼂錯**　賢
良對策進　文帝時為太子家令上書言
邊事論匈奴中國之長技　又上書請募
民徙塞下拜爵贖罪景帝時甚見親信請
削諸侯吳楚七國遂反景帝信爰盎之言斬
錯　**張釋之**　以貲為郎文帝時遷謁者諫
上拜上林嗇夫為令後為廷尉
有犯蹕者釋之言罪止於罰金不當死
有盜高廟玉環者釋之言罪止棄市不當

族景帝時以老病卒
馮唐以孝著爲郎署長事文帝言文帝不能用頗牧
事武帝爲楚相武帝時年九十餘卒
汲黯字長孺景帝時以父任進武帝時
出使矯制開倉發粟賑貧民 排武帝欲
效唐虞武帝稱其近古社稷臣 帝不冠
不見黯 言張湯刀筆吏不可爲三公言
公孫弘懷詐飾智阿人主 長揖衛青不
拜 言帝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
上 武帝末出爲淮陽太守卒 **李廣**以良
家子應募擊胡爲郎 文帝歎其善射不
逢高帝時 公孫昆邪美其材氣無雙
武帝時與程不識俱爲將廣不擊刀斗
爲右北平太守殺霸陵尉夜見石以爲虎
射之沒羽匈奴號爲漢飛將軍 常誘殺
降羌八百人王朔曰禍莫大于殺降故不

侯 後與衛青擊匈奴失道長
史責廣之幕府上簿乃自殺 **李陵**廣之孫也
武帝時將步卒五千人擊匈奴兵敗降
匈奴 匈奴任用甚貴顯卒于匈奴中
蘇武以父任爲郎 武帝時奉使匈奴不
屈匈奴畱之昭帝時歸宣帝時卒
衛青父鄭季母衛媼與武帝姊陽信公主
平陽侯家僮妾也衛媼又有女少兒
子夫皆冒姓衛氏青嘗歸其父父及諸子
皆奴畜之不以兄弟數 青壯爲平陽侯
子夫得幸武帝入宮即衛皇后青爲侍中
元光六年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賜
爵關內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取河南地
置朔方郡封長平侯 五年擊匈奴幾獲
右賢王拜爲大將軍諸將皆屬五子皆封
侯元狩四年絕幕擊匈奴幾獲單于單于

乘壯騎潰圍去後尚 **霍去病**母青姊少兒
平主元封五年卒 也霍仲孺與
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
爲侍中 嘗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
侯元狩二年出隴西有功益封去病所將
常選(精兵也)敢深入與壯騎先大軍亦天
幸未嘗困絕 匈奴渾邪王匈奴將也謀
降漢上恐其詐使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
諸裨將多不欲降皆遁去去病馳入與渾
邪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遣渾邪王先
詣京師去病將其降者數萬人號十萬至
長安益封千七百戶後與衛青絕幕擊匈
奴斬獲多於青又 **董仲舒**景帝時爲博
益封 元狩六年卒 士武帝即位
以賢良對策三道爲江都易王相 爲公
孫弘所忌徙爲膠西相病免 以老壽終

司馬相如以貲爲郎事景帝景帝不好
家 辭學乃病免從梁孝王 武
帝時同蜀郡人楊得意侍上誦相如子虛
賦上大悅恨不與同時乃召見 又著上
林大夫等賦 又作檄諭巴蜀父老通
西南夷 將卒作封禪書武帝遂封禪
公孫弘菑川人年六十武帝初即位以賢
良召爲博士不稱職罷歸 元光
元年又以賢良對策爲第一歲中至左
內史數年爲御史大夫 元朔中爲丞相
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食脫粟飯布
被人譏其多詐不情性意忌殺主父偃徙
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元 **卜式**以善畜牧
封二年卒于相位年八十 願輸家財
助邊公孫弘爲相不受 其後渾邪王降
縣官費用不足式又以錢三十萬與河南

守助施貧民守上富人名上識其名旌爲
郎牧羊上林中後爲齊傅累遷御史大夫
以言鹽鐵罷爲太子太傅以壽終

張湯

少爲長安吏田蚡召爲丞相史遷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　爲廷尉時上方向文學
湯決大獄欲傅〔與附同〕古義乃請博士弟
子爲廷尉史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
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遷御史大
夫造白金〔註〕白金三品一以龍　爲文直三
千二以馬爲文直五百三以龜爲文直三
百出告緡令〔註〕謂藏鏹滿萬緡以上納官
許人告皆湯爲之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
皆決湯　湯嘗使人告御史中丞李文姦
事湯論殺文後有告其事
武帝使使責湯湯自殺

張安世

湯之子也以父
任爲郎　與霍光定策立宣帝　霍光卒
爲大將軍每定大政輒移病出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不遷也〕自
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自知人臣何與
已而郎果遷其匿名迹遠
權勢如此元康四年卒

桑弘羊

洛陽賈人之子
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元封元年爲治粟
都尉領大農置大農丞十餘人分部主郡
國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
盡籠天下貨物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其利
名曰平準　又令民得入粟補吏贖罪不
復告緡　天子巡狩北方東封泰山所過
賞賜以緡鉅萬　計皆取足大農　出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昭帝時與上官桀謀
反誅弘羊無傳〔出食貨志〕

張騫

以郎應募使月氏先
是月氏爲匈奴所破欲報之漢欲滅匈奴
故募人使月氏騫身所王者月氏大宛大
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騫不得月氏要
領〔約言也〕騫歸爲天子言之天子又發使
通大夏　騫後從大將軍擊匈奴封博望
侯　騫又言、、孫國在燉煌間招之妻以
漢女是斷匈奴右臂也天子遣騫使烏孫
分遣副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　烏孫遣使
者并馬來謝與騫同歸歲餘卒　後歲餘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頗與其人俱來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
爲質〔信也〕於外國而烏孫卒與漢結婚
天子好宛馬使使以金馬請貳師城善馬
〔註〕貳師大宛城邑名也中產善馬宛人不
予漢使怒椎金馬而去〔椎破之也〕宛人殺
漢使天子怒乃遣李廣利爲貳師軍伐宛
〔註〕期至貳師取馬故號貳師

李廣利

武帝寵姬李夫人兄也　伐大宛發
甲士十八萬到宛者三萬人宛人斬其王
予廣利善馬廣利歸封侯　後伐匈奴兵
敗降匈奴又爲匈奴所殺

司馬遷

父談爲太史公　遷承父業中遭李陵之
禍乃著史記起陶唐迄麟止後爲中書令
尊寵任職卒〔史不載所卒之年詳在通鑑〕

王褒

蜀人宣帝時刺史薦其才召見爲聖
主得賢臣頌使待詔遷諫大夫　宜
帝使祀金馬碧
雞之神卒于道

東方朔

武帝時以上書待
詔公車爲常侍郎
諫起上林苑上不輟上林苑而拜朔爲
太中大夫給事中　上姑館陶公主寡居

陞狀元通鑑 卷六 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幸董偃上亦禮待之偃貴傾天下上爲主置酒宣室幷使謁者引偃朔言偃有三罪上乃更置酒北宮賜朔金三十斤偃之寵由是衰朔後卒〔史不載葢以壽終〕

車千秋 本姓田武帝時爲高寢郞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死千秋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徒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受遺詔輔昭帝爲相十二年元鳳四年卒以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因號車丞相

朱雲 元帝時爲博士又爲槐里令後坐廢錮成帝時上書請斬張禹上大怒辛慶忌爲營救得免自是不仕年七十終于家

梅福 以明經補郡文學爲南昌尉罷官歸成帝時上書言王氏專權及王莽專政乃棄妻子去九江人以爲仙後有人見福變姓名爲吳門市卒

趙充國 以良家子補羽林武帝時嘗從貳師擊匈奴拜中郎昭帝時累遷後將軍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先零反上屯田十二事遂平先零年八十六甘露二年卒

傅介子 以從軍進先是龜茲樓蘭常遮漢使者昭帝時介子持金帛以賜外國爲名樓蘭王貪漢物來與介子飲介子召入帳中屏人語刺殺之持其首歸封義陽侯卒

陳湯 以薦爲郎遷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與呼韓單于俱遣子入侍呼韓臣漢漢遣兵送呼韓歸郅支怨漢擁護呼韓嘗困辱漢使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願內附漢漢使鄭吉送之郅支殺吉西奔康居郅支數借康居兵擊烏孫建昭二年湯與甘延壽出西

域以郅支在康居終爲西域患乃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夷狄往來遷徙無常惟西域諸國有城郭邑居故曰城郭諸國〕及屯田吏士合四萬攻郅支斬其首丞相匡衡及石顯以其矯制不錄其功劉向訟之封延壽義成侯湯爵關內侯成帝時湯以貪利又與解萬年阿比免爲庶人徙邊耿育訟其寃乃召還卒于長安

雋不疑 以郡文學進昭帝時爲京兆尹按春秋收捕自稱衛太子者罪考治其人姓成名方遂有故太子舍人方遂貌似太子卽詐稱與得富貴坐腰斬不疑爲尹以病終于家

疏廣 以明經爲博士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謂受曰知足不辱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乃移病歸公卿祖道于東門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以壽終于家

于定國 東海人父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定國學法於父爲郡決曹補廷尉史宣帝時爲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三年爲丞相元帝永光元年罷數歲年七十餘卒父于公嘗高大門閭曰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

魏相 以賢良進昭帝時爲河南太守爲揚州刺史宣帝時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霍光卒相上書請去副封地節三年爲丞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上書論有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請勿擊匈奴又奏請施行漢家故事及賢臣賈誼等

所言二十三事又奏請罷四時之官時
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又數陳便宜上納
用焉神少爲魯獄吏遷廷尉右監
爵二年卒 **丙吉** 治巫蠱獄保護曾孫有功
宣帝立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宮婢自
陳有阿保之功引吉知狀上始知吉有恩
不言大賢之封博陽侯 神爵三年爲丞
相不欲公府有按吏之名 馭吏醉汙車茵
亦不斥罷 出逢清道羣鬭不問逢牛喘
問之或以爲譏吉曰民鬭傷京兆尹長安
令職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牛
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是以問之
吏乃服吉知大體 五鳳三年病篤上問
曰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皆在臣右
是歲卒延年老後定國爲丞 **趙廣漢** 以舉
相萬年爲御史大夫皆稱職 茂材

察廉進 宣帝立賜爵封侯遷潁川太守
本始中爲京兆尹待遇吏甚勤專推功
善歸之於下善爲鉤鉅以得事情吏民稱
之不容口長老以爲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及後有罪丞相按之廣漢 **尹翁歸** 以獄吏
告丞相陰事無實坐腰斬 舉廉進
宣帝時爲東海太守以一警百吏民恐
服 爲右扶風捕盜賊課爲三輔最雖任
刑法以清絜自 **韓延壽** 父義事燕刺王昭
守元康四年卒 帝之兄王謀逆義
諫之爲王所殺霍光擢延壽爲諫大夫遷
潁川太守潁川俗多仇怨延壽教以禮讓
徙東郡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義不
得舍姦人入爲左馮翊推其至誠不忍欺
給御史大夫蕭望之按問延壽在東郡
時放散官錢事延壽即遣吏按校望之爲

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事 **張敞** 以察廉進
上不直延壽延壽坐棄市 宣帝時
爲京兆尹長安偷盜尤多敞召偷長把其
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捕得數百人窮治
所犯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郡國二千
石以高第入久者不過二三年惟趙廣漢
及敞爲久任絜舜以敞當免五日京兆
不與按事敞殺之遂坐免爲庶人起爲冀
州刺史徙平原太守元帝即 **王尊** 初爲獄
位將召入爲左馮翊會卒 小吏累
遷刺史太守成帝時南山羣盜宗傰等爲
吏民害王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盜賊清後坐免復爲 **王章** 以文
徐州刺史遷東都太守卒于官 學進
成帝時爲京兆尹因言王鳳爲鳳所誣
卒于獄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廣漢敞也後

有三王尊章 **蕭望之** 昭帝時以射策甲科
及王駿也 爲郎犯法歸爲郡吏
宣帝地節三年上疏陳災異召見拜謁
者遷諫大夫補郡國守相望之言不可憂
其末忘其本 上以望之材任宰相欲試
其職事乃以爲左馮翊 張敞請有罪非
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入穀贖罪
望之以爲不可敞曰馮翊所言常人所守
也丞相御史不從敞議 入爲御史大夫
匈奴大亂議者請伐之望之請遣使弔問
上從之 耿壽昌請設常平倉望之非之
左遷太子太傅 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
甚見尊信自進劉更生等拾遺左 **劉向** 初
右同心輔政後爲石顯所陷自殺 名
更生高祖弟楚元王交之玄孫也 宣帝
時與王褒等以能屬文辭進對 元帝時

蕭望之薦更生明經擢爲散騎宗正給事
中望之爲石顯等譖死更生坐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更名向召爲郎遷光祿大夫
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兄弟七人皆封侯時
災異數見向以爲鳳等用事之咎乃集上
古以來災異之說爲洪範五行傳奏之上
知向精忠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
王氏之權 向數上疏言得失上不能盡
用然嘉納其言常嗟歎之 向以外家日
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極諫上悲傷
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元延中向復
上奏上欲用向爲九卿爲居位者所抑終
不遷成帝末年年七十二 **劉歆** 向子也以
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 圖讖有劉
秀爲天子之言建平元年乃改名秀附王
莽王莽簒位歆爲國師 光武起王尋王

邑敗于昆陽漢兵且至莽將董忠王涉以
歆名應圖讖欲與同謀劫莽降漢事覺歆
等自 **馮奉世** 以良家子爲郎昭帝時失官
殺 宣帝時韓增辟爲司空西
域諸國新附選可使外國者增舉奉世以
衛候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莎
車與旁國殺其王并漢使者揚言北道已
屬匈奴〔西域三十六國有南北二道〕奉
世恐莎車日強西域必危乃以節發南北
二道兵進擊莎車莎車新王自殺斬其首
諸國悉平威振西域上大悅議封奉世蕭
望之恐開後世要功生事乃止拜光祿大
夫水衡都尉 元帝遷右將軍永光三年
隴西羌彡姐〔彡所廉反姐音紫〕旁種反詔
丞相御史等入議時四方饑饉丞相韋玄
成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

不可不擊上問用兵之數奉世曰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於是遣奉世以萬二千人前
軍多爲羌虜所破奉世請益三萬六千人
上爲發六萬人十月兵畢至十二月並進
大破羌虜斬首數千餘皆走出塞明年二
月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後歲餘病卒
張禹 以明經舉爲郡文學 元帝初元中
詔以論語授太子遷光祿大夫 成
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錄尚書
事 河平四年爲丞相封安昌侯鴻嘉元
年以列侯罷就第 永始元延間多災異
上書者皆言王氏專政上至禹第辟人以
天變吏民所言問禹禹恐爲王氏所怨乃
日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
禹由此不疑王 **何武** 以射策甲科爲郎
氏哀帝時卒 成帝太僕王音舉武

賢良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
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 綏和二年爲御
史大夫改爲大司空 封氾鄉侯 哀帝
立罷就國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平帝時王莽 **揚雄** 蜀人年四十始來京
誣以罪自殺 師王音薦之除爲郎
著太玄法言等書〔已見通鑑〕王莽簒位雄
懼禍爲劇秦美新之文以媚莽甄尋劉棻
作符命不已莽惡之誅棻等棻嘗就雄學
奇字時雄方校讎天祿閣上乃自投而下
幾死有詔勿問 以病免召爲大 **文翁** 景
夫王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 帝
末爲蜀郡守 初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
翁選小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數歲歸
皆以爲右職舉察有至郡守者 又修起
學宮於市中招下縣子弟吏民榮之由是

大化蜀民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孝
武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也**黃霸**
以待詔入錢補侍郎謁者宣帝時爲廷
尉正獄中稱平又舉賢良爲揚州刺史
遷潁川太守爲天下第一入爲京兆尹不
稱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五
鳳二年爲丞相功名損於以明經進
治郡時甘露五年卒于位**龔遂**事昌邑王
爲郎中令王敗坐髡爲城旦宣帝時渤
海盜賊起丞相御史薦爲渤海太守盜賊
解散召爲水衡**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
都尉卒于官爲南陽太守好
爲民興利勸農耕出入阡陌稀有安居時
開通溝瀆以廣灌溉爲民作均水約束刻
石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儉
約吏民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
第一竟寧中召
爲少府卒于官

匈奴北狄也匈奴其國號也單于其君號
也冒頓[音墨怛]老上之類其謚號也
閼氏其妃嬪號也左賢王其儲君也右賢
王渾邪王日逐王休居王之屬皆其官名
也○高帝時匈奴之酋長曰冒頓單于殺
其父而篡位東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幷
樓煩白羊河南王遂南侵燕代高帝代之
冒頓圍高帝於白登用陳平計厚賂閼氏
乃得脫遂結和親○惠帝即位冒頓致書
呂太后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
無以自娛太后好報書曰年老齒髮墮落
單于過聽弊邑無罪宜在見赦冒頓又使
謝曰未嘗聞中國之禮義幸陛下赦之遂
和親○文帝即位復和親時入寇冒頓死

子老上單于立死子軍臣單于立雖和親
又時入犯邊○景帝即位復和親如文帝
時亦時入爲寇○武帝即位申明約束自
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攻當路
塞是後諸將衛青霍去病等出塞代匈奴
先是秦使蒙恬北逐匈奴遂遠徙却
地七百餘里漢初中國多事冒頓南侵盡
取蒙恬所奪之地至是衛青復取其地置
朔方郡復繕蒙恬故所爲塞元朔二年軍
臣死弟伊稺斜單于篡軍臣太子而自立
軍臣太子亾降漢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衛青出朔方夜圍右賢王幾獲
之右賢王走青多虜獲其後匈奴渾邪王
降漢漢遣霍去病迎之自是隴西北地益
少胡寇滅戍卒之半先是漢趙信降匈奴
教單于益北絕幕[幕沙漠也]漢北至濱之
地以誘疲漢兵於是漢遣衛青等十萬騎
絕幕擊匈奴伊稺斜待于幕北戰不能勝
走漢兵追之不及元鼎三年伊稺斜死子
烏維單于立武帝始出巡狩漢方誅兩越
不擊匈奴匈奴亦不盜邊漢已滅兩越天
子至朔方登單于臺使使諷單于曰能戰
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單于大怒
然終不肯爲寇使使好言求和親許遣子
入侍又許面見天子相結爲兄弟其意止
欲貪漢賜皆紿[詐也徒海反]言也元封六
年烏維死子兒單于立左大都尉欲殺單
于降漢漢築受降城遣趙破奴兵八萬迎
之單于覺知殺左大都尉擊破奴破奴一
軍皆沒單于遣兵攻受降城不克太初三
年兒單于死叔句犁胡單于立一歲死太
初四年其弟且鞮侯單于立盡歸使于漢

且言漢天子我丈人行漢使蘇武報之單
于驕倨遣武等不遣漢遣貳師將軍〔李廣
利也〕與李陵擊匈奴貳師兵敗歸降匈
奴大始元年且鞮侯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入塞殺略吏民漢遣貳師將軍等三道出
擊匈奴匈奴戰不利會貳師妻子以巫蠱
被收遂降匈奴單于遣漢書云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天之子子欲娶漢女歲給米
酒緡絮如舊約漢報其使自漢兵深入窮
追匈奴疲苦之至昭帝即位始元二年且
鞮侯死子壺衍鞮單于立風〔去聲〕漢使言
欲和親自是間入盜邊漢兵隨追擊之匈
奴少利○宣帝即位烏孫以匈奴來伐〔在
西域之北娶漢公主〕求救漢遣田廣明范
明友等五人軍擊匈奴匈奴聞之遠遁五
將少利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蠡庭〔匈奴將

也〕斬獲三萬九千人級其冬單于自擊烏
孫會天雨雪還者不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匈奴大
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滋欲向和親地
節二年壺衍鞮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自
是不能盜邊神爵二年虛閭權渠死右賢
王握衍渠鞮單于立右賢王者烏維單于
耳孫也〔曾孫也〕與閼氏通故閼氏立之單
于好殺伐國中不附神爵四年左地貴人
共立虛閭權渠之子號呼韓邪單于擊握
衍渠鞮握衍渠鞮自殺呼韓邪歸庭其冬
日逐王立爲屠耆單于擊呼韓邪呼韓邪
兵敗走既而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
奧鞬王自立爲屠耆單于烏藉都尉自立
爲烏藉單于屠耆擊呼韓兵敗自殺車犁
降呼韓邪呼韓歸庭纔數萬人呼韓邪兄

自立爲郅支單于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
敗郅支遂都單于外左伊訾〔匈奴官名也〕
畫計令呼韓稱臣事漢呼韓邪乃遣子入
侍郅支亦遣子入侍甘露三年呼韓入朝
禮畢願留居光祿塞下詔武帝時遣光祿
大夫徐自出塞就匈奴地列亭障爲塞是
秋匈奴遣兵行壞光祿亭障令單于願居
此地是時匈奴之地惟有郅支及呼韓二
單于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郅支本謂
呼韓邪兵弱不能自還及見漢擁護呼韓
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欲與烏孫并
力烏孫殺其使郅支攻烏孫北擊烏揭丁
令即堅昆都之○元帝即位呼韓邪遂歸
北庭舊都之處郅支既殺漢使鄭吉等陳
湯甘延壽因出西域乃發兵斬郅支於是
呼韓邪且喜且懼遂入朝願壻漢氏漢以

良家子王昭君妻之生一男名牙師○成
帝即位建始二年呼韓邪死子復株累若
鞮單于立河平四年入朝鴻嘉四年復株
累死弟搜諧單于立元延二年搜諧死弟
車牙單于立綏和四年車牙死弟烏珠留
單于立○哀帝即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匈奴復不受約束
○王莽簒位舊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王莽
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爲信又貪賂
遺之多遂受之莽撫御失宜自是外不失
漢故事而遣兵
入塞殺掠不絕

西域

二十六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
北有大山中有河東西六千里南北
六千里東接漢玉門關陽關西則限以葱
嶺　自玉門陽關出有兩道　自鄯善〔本

名樓蘭于闐滿犂至莎車諸國爲南道踰
葱嶺則大月氏安息等國　自車師焉耆
龜茲渠犂至疏勒爲北道踰葱嶺則大宛
康居等國　西域諸國大率皆城郭上者
羈屬匈奴匈奴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以領
西域　武帝時張騫奉使月氏歸西域始
通中國自伐破大宛之後西域諸國多來
貢獻　宣帝時始遣使護鄯善以西數國
然未能盡并北道而匈奴已不安矣、其
後匈奴日逐王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發迎之乃令吉并護北道故曰都護都護
治烏壘城在西域爲中宣元以後單于稱
藩西域
服從焉

元后 元帝之后成帝之母也父禁生八男
鳳　曼　譚　崇　商　音　根

逢時　鳳崇與元后同母　成帝立鳳
以元舅爲大將軍輔政鳳卒音爲大司馬
輔政音卒商爲大司馬輔政商卒根爲大
司馬輔政根罷就第薦兄曼之子莽自代
莽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莽以侯
就第　哀帝崩太后復召莽爲大司馬輔
平帝　莽簒位求璽太后不予莽逼之太
后投于地謂王舜曰而兄弟今滅族矣
莽改太后號曰新室文母　建
國五年崩壽年八十四歲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

紀傳始終要括

後漢 范曄所作傳在南史

光武 以景帝七世孫倡義誅王莽、莽誅更始立政令不舉光武乃即位　建武三十二年　中元二年［凡二改元崩］

明帝 以光武中子立爲太子即位　永平十八年［一改元崩］

章帝 以明帝太子即位　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凡三改元崩］

和帝 以章帝中子立爲太子　永元十六年　元興一年［凡再改元崩］

殤帝 以和帝太子嗣位　延平二年［凡一改元二歲而崩］

安帝 以肅宗之

孫繼統　永初七年　元初元年　永寧一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凡五改元崩］

順帝 安帝太子中廢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會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立之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凡五改元崩］

沖帝 以順帝太子嗣立　永嘉一年［凡一改元崩年三歲］

質帝 以肅宗玄孫繼統　本初一年［凡一改元崩年九歲］

桓帝 以肅宗曾孫繼統　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一年［凡七改元而崩］

靈帝 以肅宗玄孫繼統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凡四改元崩］

獻帝 以靈帝次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帝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五

年凡三改元遜位于魏後漢十二帝合一百九十五年起乙酉盡巳亥

官制 大略與前漢同此不再載

更始 劉玄字聖公與光武同五世祖王莽末下江諸將立爲帝改元更始不能統御爲赤眉所殺

劉盆子 高祖孫朱虛章之後也王莽末樊崇等爲盜朱其眉以自別故號赤眉赤眉等以無號稱不可久乃共立盆子爲帝改元建世　攻破長安更始降而赤眉之衆政亂不能守乃東歸光武擧兵邀之赤眉兵敗乃降光武光武以盆子爲趙王郎中後以失明光武賜以均輸地使食其稅終身崇後謀反誅

王郎 一名昌善卜貌似成帝光武爲大司馬徇河北故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世孫奉郎僭號自稱成帝子子輿都邯鄲林爲丞相光武發諸郡兵討破之郎走追斬之

張步 王莽末兵起步聚兵起琅邪後自立爲齊王耿弇敗之步降與家屬居洛陽　建武八年亡歸欲招其衆作亂太守陳俊追斬之

隗囂 王莽敗漢兵起囂乃起兵于天水移檄討莽攻下諸郡歸更始爲御史大夫更始政亂乃亡歸天水自稱西州大將軍更始敗士大夫多歸囂名震西州　赤眉將上隴西囂遣兵擊敗之鄧禹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光武待以殊禮遂遣子入侍○囂將王元以天下事未可知不欲囂專心光武囂心然元計光武伐公孫述詔囂從天水伐蜀囂辭以險阻光武知其不爲己用乃率兵西幸長安

囂卽勒兵據隴坻以拒守而稱臣于公孫述述遣兵助囂光武率諸將數道上隴囂將牛邯降於是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萬皆降光武使使諭之終不降乃誅其侍子　車駕東歸諸將食盡亦退於是諸郡復反爲囂○九年囂病死王元等立囂子純爲王　明年來歙耿弇等攻之純降王元入蜀純後亡入胡追斬之

公孫述 王莽末爲導江卒正蜀郡太守更始立豪傑各擧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漢虎牙將軍擧兵入略漢中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多暴掠述擊破成成將垣副殺成以降述更始遣李寶等兵萬人徇蜀漢述有自立志乃遣兵擊走之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立爲帝號成家改元龍興　十二年遣吳漢等來伐述出戰兵敗見殺

劉縯 字伯升光武兄也與光武起兵敗甄阜梁丘賜以於是百姓日有降者　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憚伯升威名貪聖公懦弱於是豪傑失望　聖公立以伯升爲大司徒及光武破尋邑　更始君臣忌伯升宗人將軍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更始何爲邪更始聞之乃誅稷伯升爭之并害伯升

李通 光武同郡人常見父守說圖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及下江新市兵起乃見光武具言讖文事光武然之通父守在長安通家屬在南陽皆爲莽所誅李松李軼皆通弟也　通事光武官至大司空建武十八年卒

來歙 先事更始　後歸光武奉使隗囂囂遣子入侍

後囂反欲襲斬囂將金梁　**鄧禹**字仲華與
後攻公孫述爲刺客所殺光武同郡
光　武遊學京師鄧禹年十三與光武相親
附　光武在河北禹從光武爲謀主使西
討赤眉光武即位拜大司徒年方二十
四後以屬將宗歆馮愔反建武二年罷禹
兵十三年封禹高密侯以特　**寇恂**字子翼
進奉朝請明帝永平元年卒爲上谷
郡功曹王郎立遣使徇上谷恂說太守
耿況請殺王郎使者歸光武況從之與子
弇及恂追及光武于祝阿拜偏將軍王
郎平光武北徇以恂爲河內太守且曰昔
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委公以河內恂拒
破朱鮪等後拜潁川太守百姓願借寇
君一年與賈復有隙　**馮異**王莽時爲潁
避之建武十三年卒川郡掾屯兵

巾車鄉拒漢兵光武徇潁川異爲光武所
得不殺興說城父長苗萌等歸光武拜異
爲　主簿後爲孟津將軍與寇恂拒破朱
鮪　建武二年代鄧禹討赤眉破之後與
諸將征隗囂　**岑彭**初爲王莽棘陽長漢兵
卒于軍中攻拔棘陽彭又與諸將
守宛　漢兵攻宛彭乃降封歸德侯　**賈復**
後爲征南將軍伐蜀爲刺客所殺
少爲縣掾下江新市兵起復以聚衆數百
人歸更始漢中王劉嘉宗室爲更始將時
更始政亂復說嘉欲令圖霸王之事嘉曰
卿言大非吾所任乃以書薦於光武　光
武奇之拜破虜將軍每戰先登諸將服其
勇更始諸將在南方多未附光武以鄧
最強募敢擊者復請擊之定封膠東侯與
鄧禹並剝甲兵敦儒學建武三十一年卒

吳漢更始時爲漁陽安樂令王郎起漢說
漁陽太守彭寵附光武擊王郎寵從
之光武拜漢爲偏將軍攻拔邯鄲誅王郎
光武又使漢發幽州十郡兵至士馬甚盛
皆曰是寧分人耶漢至幕府上兵部光
武擊羣盜漢常爲前鋒　光武即位拜大
司馬　擊秦豐破之與陳俊等擊蘇茂周建
破之　征隗囂不克征公孫述克之遂死
後蜀地反漢又討定　**臧宮**少爲縣亭長率
之　建武二十年卒賓客入下江兵
中因從光武征伐　累遷左中郎將後
匈奴飢饉帝以問宮　宮曰願得五千騎立
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二十七
年宮與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言福不再來
時或易失　帝引黃石公三　**耿弇**父況爲上
略以答之　永平元年卒谷太守弇

奉父往長安會王郎起弇時年二十一乃
歸光武請歸發兵討平王郎　後更始令
光武罷兵弇言不可乃歸上谷發兵佐討
諸賊　光武即位拜建威將軍　建武六
[illegible]曰韓信[illegible]擊[illegible]降將軍獨
[illegible]年卒
[illegible]帝永平十七年
[illegible]校尉[illegible]後王部金蒲城
[illegible]來攻恭嬰城固守
[illegible]匈奴單于復與車
師世攻恭遣使招恭許封爲白屋王恭
殺其使單于益兵圍恭　建初元年漢救
兵至中道欲還先是恭遣范羌送兵士寒
衣適與救兵會乃分得二千人與羌救恭
羌至與恭出得歸乃拜五官　**祭遵**潁川人
中郎將後坐事免卒于家光武破

壽邑遵以縣吏得進見門下史　及征河
北爲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　殺之進
刺姦將軍破鄧奉斬張豐與吳漢等伐
隗囂公孫述救至諸將皆奔還遵獨留不
却　建武九　竇融　家世二千石　王莽初
年卒于軍　以軍功封建武男　莽
敗降更始除鉅鹿太守融見東方尚擾
不欲出關以累世在河西　知其風俗　圖出
河西得張掖〔張掖郡名〕屬國都尉〔註〕屬國
在其郡界差小於郡其大守謂之都尉
河西翕然歸之　更始敗武威張掖酒泉
金城敦煌五郡共推融爲河西五郡大將
軍融等遥聞光武卽位以河西隔絕未得
通　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囂受正
朔　囂外順人望內不欲天下一統遣人
說融　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註〕隗囂據隴

西　公孫述據巴蜀　融不從乃決策東向
建武五年遣從事劉鈞奉書至光武先
是光武亦發使招融道遇其使乃與俱還
光武見鈞歡甚報書慰藉甚厚　隗囂反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融率五郡太守及羌
胡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地名也〕
融先問會見儀時軍旅方興禮儀闊略帝
聞而嘉之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帝嘉融功
諸太守將帥皆封侯悉遣還所鎮　隴蜀
平乃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數　月拜
冀州牧遷大司空融數辭爵位不許　二
十年坐事策免融一門一公兩侯三公主
四二千石親戚功臣莫與　爲　融曾孫
比永平五年卒年七十八　竇憲　也　女弟
爲章帝太后　和帝時以太后勢擅殺人
事覺求擊匈奴以自効乃與南單于擊北

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勒銘而還威名大
振恃勢專權賓客皆爲暴横又謀逆永元
四年免官就國　扶風人爲郡督郵嘗縱
國迫令自殺　馬援　釋重罪囚乃亡命北地
畜牧轉游隴漢嘗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因處田牧有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歎曰凡殖財貨者貴其能施否則守錢虜
耳乃盡以頒昆弟故舊　王莽末爲新成
大尹漢中太守莽敗避地涼州隗囂使援
往觀公孫述述飾邊幅自矜大　囂又使
援之光武既歸勸囂歸光武囂乃遣子入
侍援隨入洛陽　及囂反援陳討囂之策
從光武討囂囂衆大潰　後爲隴西太守
擊破叛羌　建武十三年又擊武都參狼
羌　十七年討平交趾徵側等　二
十四年擊武陵蠻卒于軍年六十二　卓茂

元帝時學長安號通儒　哀平間爲密令
教化大行　更始初爲侍中祭酒見更始
政亂乃以老乞骸骨歸光武卽位拜
爲太傅封褒德侯　建武四年卒　魯恭
少遊太學習魯詩　章帝時以明經與自
虎觀舉直言拜中牟令　以德化爲理不任
刑罰　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退皆自責輟耕相讓　建初七
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
使掾肥親〔姓肥名親〕往廉之俱坐桑下有
雉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
雉方雛親瞿然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
鳥獸二異也稺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
安又嘉禾生便坐廷中　和帝時爲司徒
安帝時又爲司徒以　郭伋　王莽時爲幷州
老病免永初三年卒　牧　光武卽位

拜雍州牧光武即位爲潁川太守又爲幷州牧行部兒童皆騎竹馬迎叙建武二十三年卒 **杜詩** 少爲郡公曹建武七年爲南陽太守修造陂池廣拓土田郡內豐足方之召信臣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十四年病卒 **蘇章** 安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冀州刺史按致故人清河太守贓罪州境知其無私望風畏肅後召爲河南尹不就卒于家 **曹褒** 魯人父充持慶氏禮褒建武中爲博士明帝即位上言請興禮樂帝善之遷侍中後坐免歸家章帝欲制定禮樂褒上疏具陳禮樂本意乃拜侍中命制禮帝以衆論不一不復令有司平奏和帝永光七年爲河南太守十四年卒于官 **鄭玄** 字康成師事馬融歸學徒

從者數千百人桓靈間黨事起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何進袁紹皆以召玄玄建安五年卒 **桓榮** 少學長安王莽篡乃歸光武建武十九年召拜議郎授太子書時年六十餘矣明帝即位尊以師禮永平初年餘八十卒 **班固** 字孟堅父彪更始亂從隗囂隗囂欲圖霸王之業彪著王命論以諷之乃去之河西竇融從事融歸京師光武聞彪才舉茂才拜徐令免嘗論司馬遷作史記大敝傷道辟司徒府掾欲續其書而未就建武三十年卒固以彪所續史而未詳欲就其業有人告固擅改國史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乃除固蘭臺令史遷爲郎使終前所著書和帝時爲竇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同不制御諸子諸子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

固奴嘗醉罵洛陽令及竇氏賓客皆逮考令因此捕固固死獄中 **第五倫** 王莽末盜賊起倫率宗族閭里築營壘城拒賊嘗爲營長詣鮮于襃後襃薦于京兆尹爲主簿遷督鑄錢令每見建武詔書曰此聖王也一見決矣建武末爲淮陽王國官隨王入朝光武與語論政道大悅拜會稽太守明帝時爲蜀郡太守章帝時爲太司空屢上疏言得失元和二年能後數歲卒年八十餘 **鍾離意** 少爲郡督郵舉孝廉辟司徒府明帝召爲尚書後出爲魯相明帝時卒于官 **宋均** 受業博士通詩禮補辰陽長建武末爲九江太守九江多虎患民張機穽均命去檻穽虎東遊渡江而去明帝時爲尚書駁議多合上旨建初元年卒于家

袁安 舉孝廉爲陰平長明帝時爲楚郡太守申理楚獄全活四百餘家章帝末爲司空遷司徒和帝時竇憲伐匈奴安上書諫劾奏諸竇專横太后恨之永初四年卒 **班超** 班固弟也常爲官傭書投筆歎曰當劾張騫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明帝時以兄固修史除超蘭臺令史後以假司馬從竇固擊匈奴多斬獲固又舉超與郭恂俱使西域固與恂誅鄯善王西域畏服章帝立超大立功威振西域諸國封定遠侯和帝永元十二年上書乞代十四年至洛陽在西域凡三十一歲歸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 **班勇** 超之子也安帝時西域反延光二年爲西域長史將兵出樓蘭鄯善龜茲皆附城郭諸國皆安

後以討焉茲後期下獄免官卒于家**王符**少好學著書三十篇以譏當世號潛夫論其見時政者曰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凡五篇不仕安順之時卒于家**仲長統**涉獵書記贍於文辭著昌言三十四篇其有益於政者曰理亂損益法戒數篇建安二十五年卒**崔寔**字子眞桓帝初郡國舉至孝除爲郎著政論後爲議郎出爲五原太守靈帝建平初卒于家**黃憲**字叔度汝南人舉孝廉辟公府皆不就年四十八歲卒于家**徐稺**字孺子豫章人舉有道爲太原太守不就桓帝延熹二年陳蕃等上疏薦帝以安車徵之不至靈帝初以蒲輪聘會卒年七十三**楊震**明經博覽號關西孔子年五十始仕州郡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安帝初爲太僕遷大司徒延光二年爲太尉三年爲中常侍樊豐等所譖免歸本郡飲酖而卒**虞詡**父爲郡獄史案法平允嘗曰于公子定國爲丞相吾子何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詡通尚書辟太尉府爲郎中安帝時朝歌賊甯季等攻殺守長乃以詡爲朝歌長討平之羌寇武都遷詡武都太守又討破之後爲司隷校尉遷尚書僕射順帝永和初爲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再召之會卒**張衡**通五經舉孝廉不就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安帝召拜郎中遷太史令遂作渾天儀順帝初復爲太史令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四年卒**蔡邕**字伯喈少博學好術數天文妙于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等薦其善鼓

琴命陳留太守發遣蔡邕不得已中道稱病歸靈帝建寧初辟司徒府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與楊賜等奏正定六經邕自書刻石于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數災異數見邕屢上書陳得失中常侍徐璜飛章告邕請託司徒劉郃郃不聽邕上書自陳于是下洛陽獄劾邕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憫邕無辜請之得免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上書請足成漢史十志帝嘉之赦還本郡獻帝初董卓擅權起邕累遷侍中及王允誅卓邕在坐歎息爲允所殺**左雄**安帝時舉孝廉順帝時爲尚書令屢上書論政治後坐免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黃瓊**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不就五辟不應順帝永建中不得已就徵李固以書戒之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練達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桓帝元嘉元年遷司空延熹七年卒**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出於單賤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署爲文學寔見倫曰此人不可用侯常侍不可違請從外署［註］外署謂功曹自補爲吏外人不謂太守用非其人也後爲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及逮捕黨事連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遇赦得出初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黨禁解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李固**父郃官至司徒順帝陽嘉二年有災異公卿舉固對策帝多納用沖帝時爲太

引質帝立爲梁冀宦官所疾質帝崩桓帝時爲冀等所陷下獄死

梁冀以女弟爲順帝皇后爲侍中累遷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順帝崩沖質之世太后臨朝冀專權鴆弑質帝恣爲横暴　桓帝初又逼殺杜喬李固四方貢獻皆先上冀供御者乃其次焉　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陳日食之咎在大將軍冀冀令洛陽收校考死于獄中　帝由此發怒又欲認鄧貴人爲巳女使客刺殺貴人姊壻邴尊又欲殺貴人母將以滅口事覺帝與中官單超等謀乃收冀印綬冀即日自殺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爲郡功曹嘗與羌戰破之後爲郡上計吏羌衆大合乃上書求自効帝不能用　沖質之世以賢良對策是冬羌衆大合三公舉規爲中郎將討零吾羌破之先零諸種皆降明年諸羌多降涼州復通諸太守刺史多殺降規舉奏之沈氐滇昌等種皆降　規惡官官不與交通由是譖規上書自訟其冬召還中官徐璜左悺譖之下獄論輸作左校罰使役作會赦還拜度遼將軍薦張奐自代遷大司農復爲度遼將軍　黨事起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乃上言曾薦張奐是附黨宜坐朝廷不問　永康元年召爲尚書後遷弘農太守轉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卒年七十一

張奐字然明敦煌人遊三輔學歐陽尚書辟大將軍梁冀府舉賢良　桓帝永壽初爲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左部寇美稷東羌應之奐說降東羌大破匈奴郡界以寧羌酋長遺奐馬及金鏤音渠金器也奐不受羌人大悅遷

使匈奴中郎將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破之梁冀誅奐以故吏免復拜武威太守　九年召拜大司農鮮卑招南匈奴烏桓數道寇邊先零諸羌亦反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匈奴烏桓皆降惟鮮卑出塞去　永康元年擊諸羌破之奐還京師時竇武陳蕃誅宦官不克中常侍曹節以奐不知本謀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見害以功封侯奐恥爲節所賣不受拜大司農　時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公卿求薦他人皆從奐獨拒之寓怨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元和四年卒

段熲字紀明武威人舉孝廉爲園林丞累遷遼東屬國都尉　桓帝永壽二年詔公卿大夫有文武者拜中郎將擊泰山琅邪賊郭竇公孫舉等大破降之封列侯　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羌等反熲大破之自是連破諸羌先零寇擾三輔皇甫規張奐等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問熲術略熲上言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則服兵去復叛於是遣熲討之奐等且招且討靈帝建寧初張奐上言羌種難盡熲性輕果負敗無常宜以恩降熲上言奐信叛羌之訴言不可誅盡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臣本規三歲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願卒斯言一以任臣　次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散羌夏頡自進營遣田晏夏育等進討之斬萬九千級封新豐侯　四年爲太尉罷光和二年復爲太尉會日食自劾爲有司所舉奏初熲曲意宦官嘗黨中常侍王甫司隸校尉陽球奏討王甫并及熲就獄鴆卒

熲字紀明張奐字然明皇甫規字威明皆涼州人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陳蕃 字仲舉舉孝廉除郎中 桓帝延熹八年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申理之 靈帝即位與太后父竇武謀誅宦官不克 蕃武皆爲中常侍曹節等所害

李膺 潁川人舉孝廉累遷青州刺史守令皆望風去官 靈帝延熹初遷河南尹爲宦官所誣坐輸作左校應奉上疏申理得免遷司隸校尉 宦官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嚴明逃還匿兄舍合柱中膺知破柱取朔下獄殺之讓訴於帝帝召膺責之 膺辨對帝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 自此諸黃門休沐不敢出上問之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去聲]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接者號爲登龍門 及黨事起膺下北寺獄以赦免歸鄉里 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靈帝即位蕃引爲長樂少府 蕃敗復廢後 張儉事起鉤捕鉤黨膺詣詔獄考死年六十

范滂 字孟博後爲清詔使按察州郡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去汝南太守宗資請爲功曹委以政事中常侍唐衡請資以李頌爲吏滂以頌非其人不用資怒書佐朱零零曰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中人以下莫不怨滂指滂所用爲范黨 桓帝末黨事起滂下獄後事釋歸汝南汝南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等侍側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 靈帝初大誅黨人督郵吳道抱詔書至傳舍伏牀而泣滂聞曰必爲我也乃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累君遂死獄中時年三十三

張儉 初舉茂才不就延熹末爲郡督郵中常侍侯覽家殘暴百姓儉舉劾覽及其母請誅之由是與覽結仇又鄉人朱竝邪佞爲儉所棄靈帝初竝告儉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捕儉等儉亡命望門投止重其名行莫不破家相容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家三公舉辟公車特徵皆不就 獻帝時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見曹氏簒禍已萌乃懸車不與政事卒于許下

郭太 字林宗以字行家世貧賤母使給事縣廷林宗乃辭就學 至洛陽李膺奇之名震京師歸鄉里送者車千乘李膺惟與林宗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舉有道不應曰吾夜觀乾象

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性知人好獎拔士類常遇雨巾一角墊人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 靈帝初陳蕃竇武以誅宦官不克見殺林宗哭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註]言賢士已亡不知社稷歸誰也明年卒年四十二

許邵 字子將汝南人少好人倫多所獎識初仕郡功曹曹操常求爲己目邵曰亂世之英雄操大悅 與兄靖好覈論鄉黨人物故汝南有月旦評焉 後依劉繇於曲阿孫策渡江邵隨繇奔豫章而卒年四十六

竇武 桓帝竇皇后之父也 靈帝初與陳蕃同謀誅宦官不克自殺

何進 靈帝何皇后之父也 靈帝崩皇子辯立袁紹等說何進誅宦官不克反爲所殺由是董卓等大誅宦官漢因是亦

亡
皇甫嵩規兄之子也舉孝廉遷北地太守　靈帝時黄巾賊張角起以
嵩爲左中郎將與朱儁共討黄巾破之角
已死斬其二弟梁寶傳首京師拜左車騎
將軍冀州牧封槐里侯　漢陽閻忠說嵩
以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
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辭之忠亡去
中平二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詔嵩與董
卓拒之卓欲進兵嵩堅守既而賊引去卓
以窮寇勿追嵩追擊破之卓慚恨忌嵩
明年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
奉詔嵩從子酈說嵩以卓拒命可誅之嵩
不從乃奏其事帝責卓卓又增怨獻帝
初卓秉政召嵩長史梁衍又說嵩勿行可
與袁氏同討卓嵩又不從乃就徵有司承
卓旨奏下嵩獄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善

乃泣涕以大義責卓卓乃免嵩拜御史
中丞卓誅拜太尉李傕作亂以病卒
朱儁
會稽人舉孝廉遷蘭陵令　交趾賊梁龍
作亂光和元年拜儁交趾太守討平之封
都亭侯　黄巾起儁爲右中郎將與皇甫
嵩討黄巾賊破之自黄巾平後復有黑山
白波諸賊名號甚多拜儁河內太守擊却
之　董卓遷都長安使儁留守洛陽儁與
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乃奔荊州還
屯中牟移書州郡討卓會卓死李傕等
召儁儁以李傕郭汜樊稠勢力相敵變難
必作乘其間可以圖大事乃就徵　初平
四年爲太尉傕汜相攻天子使儁譬
之汜留質儁儁素剛即日發病卒
董卓
隴西人桓帝時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
從張奐擊漢陽羌有功拜郎中靈帝末爲

并州牧　靈帝崩袁紹與何進欲誅宦官
太后不從紹等密召卓將兵入欲以脅太
后卓即日上道上書罪狀宦官張讓等卓
未至讓等殺何進袁紹等遂以兵誅宦官
卓至遂廢少帝立獻帝　山東州郡起兵
討卓卓乃遷都長安　後爲所親將呂布
所殺
袁紹
袁安曾孫自安以來爲三公者五人家世貴盛門生故吏滿天下紹
折節下士士爭赴之初仕爲郎累遷虎
賁中郎將靈帝崩何進輔政以紹爲司隷
校尉紹說進誅宦官不克進死進部曲與
紹及從父弟術以兵攻宮門少帝北走
董卓欲廢立紹諫止之卓怒曰劉氏種不
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横
刀長揖而出徑奔冀州　卓購募求紹周
珌伍瓊陰爲紹請卓曰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滿天下若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
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必無患矣乃
授紹渤海太守　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
與山東諸守相起兵討卓衆推紹爲盟主
豪傑多附紹　紹使人脅說冀州牧韓馥
馥遂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牧　紹據
有河朔土地廣大財物富饒士馬強盛曹
操挾天子都許　建安五年紹率兵討操
遂敗于官渡歸七年卒後二子譚尚爭立
皆爲曹操所滅
呂布
以驍武給事并
州刺史丁原原爲騎尉　董卓擅權誘布殺
原而并其兵卓結布誓爲父子常以布自
衛布嘗小失卓以戟擲之幾死布遂怨卓
王允結布誅卓入朝布刺殺卓允以布
爲奮威將軍　李傕郭汜殺允時袁術
在南陽布奔術後據兗州爲曹操所殺

宦官 漢亡實基于此○鄭衆爲人謹敏和帝時竇憲專恣圖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宦官之長）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事自衆始十四年帝念衆功封鄛鄉侯永初元年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孫程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事中黃門李閏常譖言太后弟鄧悝欲廢帝及太后崩帝誅諸鄧封閏應鄉侯又小黃門江京初迎帝于邸亦封京都鄉侯與中常侍樊豐皇后兄閻顯等枉殺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和帝崩京顯等立北鄉侯爲帝顯等專權北鄉侯立未幾卒顯等又迎諸皇子爲嗣孫程王康等共斬江京脅李閏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乃收顯等送獄於是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程爲浮陽侯邑萬戶陽

嘉元年卒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爵不拘嫡庶○單超桓帝時爲中常侍靈帝熹平二年與超及徐璜左悺唐衡具瑗謀誅梁冀冀已誅封超新豐侯戶二萬璜武原侯瑗東武侯邑萬五千戶悺上蔡侯萬三千戶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明年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兄弟親戚皆宰州郡民不堪命起爲盜賊七年衡璜相繼卒明年司隸校尉奏悺瑗罪惡悺自殺瑗貶爲鄉侯卒于家超璜衡襲封同降鄉侯○曹節桓帝時爲中常侍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謀誅節等事泄節等使食監令（中官職也）王甫將兵誅武等皆封侯梟橫專恣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覽後領尚書令卒○張讓趙忠以誅梁冀封侯靈帝時讓爲中常侍與段珪等十二人並爲中常侍封侯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民蠹害靈帝崩何進欲誅宦官事泄進爲讓等所殺袁紹袁術等舉兵捕忠斬之讓珪等脅帝于河追兵至讓珪等赴河死

南單于 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畱單于之子也（事見前漢）王莽時單于輿立輿烏珠之弟光武中興之初中國多事輿侵擾北方雖通使往來而驕倨悖慢輿弟知牙師以次當立輿欲傳其子乃殺知牙師比自以呼韓嫡孫當立乃怨望建武二十三年輿死子烏達立又死弟蒲奴立比不得立而匈奴中旱蝗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使報聘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求內附二十四年春

部大人共立比爲單于仍大父嘗依漢得安亦號呼韓邪單于其年單于北遣兵擊敗北匈奴蒲奴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北單于部骨都侯等三萬人歸南單于南單于稱臣求使者監護漢遣使者報之于是入居雲中匈奴遂分南北二部兩單于和帝初竇憲與南匈奴擊破北匈奴北匈奴單于遠遁終漢之世南單于嘗附漢不爲大害

烏桓 本東漢胡初匈奴冒頓破東者是也安順以來嘗爲邊患

鮮卑 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號鮮卑漢末屢爲邊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

陸狀元曾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八

紀傳始終要括

三國志 陳壽所作傳在晉史其吳蜀二國之君通鑑難其首末故此加詳也

魏

太祖武帝 名操姓曹氏字孟德舉孝廉為郎遷汝南相漢靈帝末為典軍校尉董卓廢立帝東歸至陳留散家財起兵與州郡討卓 卓誅帝迎漢帝都許以帝為丞相封魏公進封魏王 漢建安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六子丕受禪追尊武皇廟號太祖

文帝 以武帝太子襲封魏王尋受漢禪 黃初七年 凡一改元崩

明帝 以文帝太子嗣位 太和六年 青龍四年 景龍三年凡三改元崩

齊王 以明帝養子繼統 正始九年 嘉平五年凡再改元為司馬師所廢

高貴鄉公 以文帝之孫繼統 正元二年 甘露四年凡再改元為司馬昭所弒

陳留王 以武帝之孫繼統 景元四年 咸熙二年 凡再改元禪位于晉 五主共四十五年

荀彧 字文若祖父淑漢名士彧少舉孝廉董卓之亂彧奔袁紹於河北彧度紹不能成大事乃去紹從太祖 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毎與謀議甚見信任將年二十九太祖迎漢帝都許敗袁紹于官渡皆彧之謀也 董昭等請加太祖九錫封魏公彧曰太祖本以義兵匡國當秉忠貞守退遜太祖心不能平 從太祖征孫權彧以疾留壽春太祖饋食 彧發之乃空器遂飲藥而卒

陳思王植 文帝弟也十歲善屬文太祖愛之欲立為太子文帝尤猜忌太祖殂 文帝即王位乃誅丁儀丁廙皆植之黨也 文帝受禪植與諸侯王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希旨奏植悖慢貶為鄉侯 三年進封鄄城王四年朝京師上疏自理 六年帝南征幸植宮增戶 明帝太和元年上表求自試又陳時政帝但優文報答三年上表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徙封陳思王 以不得試用發病卒年三十一

曹爽 父真太祖族子常為將從征伐 爽與明帝親善帝寢疾拜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 齊王即位丁謐令爽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示尊寵內欲專權 初爽以懿名德嘗父事之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事希復白懿懿稱疾避之 爽車服擬於乘輿又取先帝才子七八人及將吏師工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為伎樂 正始五年爽從車駕朝陵懿發兵奏爽罪惡誅之

蜀

先主 名備姓劉氏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居涿郡先主不喜讀書好狗馬音樂 漢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徒屬從校尉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 初平中平間領平原相豫州刺史徐州陶謙將卒以州與先主先主遂領徐州 建安初曹操表先主為

鎮東將軍[謂上]表天子陳乞不俟命呂布襲攻先主先主敗歸曹操以先主爲豫州牧曹操專恣董承密奉漢帝詔約先主出據下邳郡縣多歸先主 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先主敗歸袁紹袁紹敗于官渡先主南依劉表表益其兵使屯新野十三年曹操征劉表表卒子琮降操先主東與孫權合兵拒破操操北還群下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 十九年先主使關羽守荊州自引兵襲益州牧劉璋於成都克之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得益州使使請荊州先主不許二十四年與曹操將夏侯淵戰于漢中斬之遂併有漢中群下表先主爲漢中王 孫權襲殺關羽 二十五年魏文帝即位傳聞漢帝遇害 四月先主乃即皇帝位嗣漢祚改元章武次年征孫權兵敗三年殂于白帝城壽年六

十三 謚昭烈皇帝

後主

名禪先主太子也嗣位改元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景耀五年 凡三改元魏人來伐後主降于魏魏封爲安樂縣公晉太始六年卒壽年五十五[二主]四十三年

諸葛亮

字孔明琅邪人隨叔父玄依荊州牧劉表 時先主屯兵新野徐庶言于先主先主往見亮凡三往乃屏人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挾天子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已三世可與爲援不可圖惟荊州其主不能守[謂劉表也]益州劉璋闇弱若跨有荊益則霸業可成由是與先主情好日密 曹操來征先主東走亮與先主結好于孫權遂破曹公于赤壁先主定成都以亮爲軍師將軍領府事先主出外亮常鎮守足兵足食 先主即位以亮爲丞相先主病篤屬以後事曰若嗣子可輔輔之不才君可自取後主曰汝與丞相事之如父 後主即位事無巨細咸決于亮 南征孟獲七縱七擒北攻關中以木牛流馬運[亮事迹在後漢獻帝及魏文明二帝紀]建興十二年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

劉璋

漢景帝子魯恭侯之後父焉漢末天下叛亂焉求外補以避世難廣漢董扶私謂焉曰益州分有天子氣乃求爲益州牧焉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爲天火所燒焉卒 璋嗣立而張魯在漢中不順命建安十六年遣使請先主討魯 先主入蜀不即討魯還軍攻璋璋降先主遂有巴蜀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 孫權殺關羽以璋爲益

州牧住秭歸璋卒權以璋子闡爲益州牧後還吳爲御史中丞

張魯

父祖以道書誑惑百姓與黃巾相類魯世其術人多歸之 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魯襲殺漢太守奪其衆 劉璋嗣立盡殺魯家魯遂據漢中反 建安二十年曹操征魯魯兵敗奔南山入巴蜀中操招之封閬中侯卒于魏

關羽

本河東人亡命在涿郡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不避艱難 先主拒退曹操定荊州以羽爲襄陽太守 羽攻敗曹仁降于禁威震華夏 曹操議遷都以避之而孫權忌羽遣呂蒙襲殺羽

張飛

涿郡人與先主從征伐先主即位遷車騎程昱皆稱飛萬人之敵羽善待

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
人先主常戒之後先主伐呉飛當率萬人
會江州〔在川口地名〕
臨發爲帳下督所殺

呉

孫權 字仲謀呉郡富春人孫武之後也父
堅少爲縣吏黄巾起堅募兵從朱儁討
賊有功拜別部司馬後爲長沙太守封烏程
侯董卓擅朝政堅舉兵與州郡討卓袁術表
堅行破虜將軍大破卓軍于陽城梟其都督
華雄等卓大懼遣李傕等求和堅拒之卓遷
都長安堅進修諸陵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
使堅擊劉表表爲表將黄祖所射殺年三十七
兄子賁帥將士就術權即
位追謚爲始祖武烈皇帝 **兄策** 堅長子堅卒從男於廣阿

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奇之以堅部曲還
策策說術乞兵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較
尉行殄寇將軍兵千餘騎數千匹渡江轉鬭
所向無前攻破群盜更置長吏江東州郡皆
歸策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策欲襲許迎
漢帝未發會爲刺客所殺以印綬付弟權時
年二十六權即位追謚長沙桓王○權既嗣
位分部諸將討不從命時建安五年也十
三年曹操平荊州遣使脅權議者多欲迎之
惟周瑜魯肅執議請拒操與劉備大破操于
赤壁操北歸諸將曹仁徐晃等不能守相繼
退走權遂以荊州資劉備　既而備使關羽
據有荊州二十四年權使呂蒙等討關羽擒
之遂全有荊州諸郡劉備以關羽之故來伐
黄武元年大破劉備于夷陵魏人微任子不
至遂來伐權遂改元即呉王位臨江拒守是

歳魏文帝黄初元年蜀劉備章武二年也於
是復與劉備通和　黄龍元年即帝位是歳
魏明帝太和三年　蜀後主建興七年黄
武七年　黄龍三年　嘉禾六年　赤烏十
三年　大元一年　凡五改元卒在
位三十年壽年七十一謚太皇帝 **亮** 權少子也
太子和既廢乃立亮爲太子權卒乃即位
建興二年　五鳳二年　太平二年　凡三
改元爲孫綝所廢 **休** 權第六子也亮廢綝等立之綝伏誅
時年十六後自殺　永安七
年　凡一改元在位七年
卒　年三十　謚景皇帝 **皓** 太子和之子也休卒子幼時蜀
已亡大臣欲立長君乃迎立皓皓既立麄暴
無道　元興一年　甘露一年　寶鼎三年
建衡三年　鳳凰三年　天冊一年　天
璽一年　天紀四年　凡七改元爲晉所滅

封歸命侯在位十六年　晉太康元
年卒年四十二〔四主共五十九年〕

周瑜 廬江人初孫堅起兵從家于舒瑜與策同年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策東渡江瑜將兵
迎之從攻叛亂皆平之　孫權立曹操平
荊州得劉表水軍水陸步騎東下諸將以
勢力不敵皆欲迎之瑜與魯肅執議拒操
遂破操于赤壁　瑜見權曰今操新折衂
乞與奮威〔魯肅爲奮威較尉〕取蜀得蜀而
幷張魯留奮威守蜀好與馬超結援〔時馬
超聚衆於關西〕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
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
裝未就而卒於道　時年三十六歳

魯肅 臨淮人周瑜奇之薦於權權見語甚悅
劉表卒肅奉命弔表二子未至

而長子琮已降曹操劉備南走肅迎備宜權旨令仕夏口還謂權使周瑜與劉備同拒操肅爲贊軍較尉遂破走操　與後備求督荆州肅勸權借之操方作書聞之筆落於地　周瑜病篤上書薦肅自代即代領瑜兵　備既定益州權求零陵長沙桂陽三郡備不許權遣呂蒙進取肅見關羽責之備遂割湘水爲界與權兩罷軍建安二十二年卒

呂蒙　汝南人姊夫鄧當爲孫策將蒙十五六隨當擊賊策奇之常引置左右　後從孫權征討所向有功魯肅代周瑜與關羽爲隣蒙問肅方畧肅輕蒙曰臨時施宜蒙爲陳五策肅越席撫其背曰吾不知卿才乃至此結友而去　後孫權欲圖關羽遣蒙經畧之蒙果擒羽荆州遂定以功封孱陵侯命未下而卒

陸遜　本名議世江東大族仕孫權爲幕府遷帳下右部督與呂蒙同畫計擒關羽　黃武元年劉備來伐命遜爲大都督禦之大破備軍　七年魏曹休爲鄱陽太守所誘舉兵入皖城遜大破之休還疽發背死　赤烏七年爲丞相權欲廢太子和遜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權不聽遜外甥顧承等並親附太子坐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使使責遜遜憤恚卒

陸抗　遜之子也孫皓時西陵督步闡反降晉抗督衆軍擒之晉羊祜來援已無及　祜自是更與抗交通使命不爲掩襲之計　三年疾卒于屯所

晉

唐太宗命群臣修錄今其書謂之御撰

高祖宣帝　名懿字仲達姓司馬氏初仕魏武帝歷事文帝明帝齊王爲太尉太傅既誅曹爽遂專有魏權卒年七十　武帝受禪追謚爲宣皇帝

世宗景帝　名師宣帝子也嗣位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廢魏齊王而立高貴鄉公師卒年四十八追謚爲景皇帝

太祖文帝　名昭景帝之弟也嗣位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晉公高貴鄉公既遇弒乃立陳留王爲魏帝進爵晉王卒年五十五武帝立追謚文皇帝

武帝　文帝之子也襲爵晉王受魏禪平吳一統天下　泰始十年　咸寧五年　太康十年改元太熙　凡四改元崩

惠帝　以武帝太子嗣位爲人癡騃　永熙一年　元康九年　永康一年　永寧一年　太安二年　永興二年　光熙一年凡七改元

賈后淫虐八王爭權遇鴆而崩

懷帝　以武帝少子繼統永嘉六年一改元爲劉聰所害

愍帝　以武帝之孫繼統建興五年凡一改元爲劉聰所害

元帝　以宣帝曾孫繼統于江左是爲東晉　建武一年　太興四年　永昌一年凡三改元而崩

明帝　以元帝太子嗣位太寧三年凡一改元崩

成帝　以明帝太子嗣位咸和九年咸康八年凡再改元崩

康帝　以成帝之弟繼統建元二年凡一改元而崩

穆帝　以康帝太子嗣立永和十二年升平五年凡再改元而崩無子

哀帝　以成帝之子繼統隆和一年興寧三年凡再改元而崩無子

海西公　以哀帝之弟繼統太和五年凡一改元爲桓溫所廢立元帝少子琅邪王

簡文帝 以元帝少子繼統咸安二年凡一改元崩 孝武 以簡文太子嗣立苻堅入寇謝玄敗之於淝水康寧三年太元二十一年凡再改元崩 安帝 以孝武太子嗣立爲桓玄所篡劉裕起義兵誅玄帝復位 隆安五年元興三年 義熙十四年 凡三改元爲劉裕所鴆崩 恭帝 以安帝之弟繼統元熙二年凡一改元禪位于

宋 東西共十五主 一百五十五年

羊祜 字叔子家世二千石魏末以公車徵拜中書舍人 武帝欲平吳以祜爲荊州都督鎮襄陽與吳將陸抗接境剋日方戰不爲掩襲 薦王濬爲益州密爲順流之勢在鎮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 後吳平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襄陽百姓於峴山祜所游憩處建廟立碑望其碑者皆流涕杜預名曰墮淚碑

杜預 字元凱娶文帝妹襲祖爵爲尚書郎武帝時陳考課之法 代羊祜鎮襄陽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也 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以明年大舉 太康元年大陳兵于江陵遣諸將循江西上旬月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 又襲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州郡皆望風從命衆軍請俟來冬大舉預乃指授諸將徑造秣陵孫皓平封當陽侯預於是爲春秋左傳之學其後召爲司隸校尉卒于道

王濬 家世二千石少辟河東從事羊祜深知濬爲益州刺史 武帝伐吳濬修舟艦 太康元年濬自成都兵不血刃直造三山孫皓詣軍門面縛降 王渾恥無

功奏濬不受節度濬上書自理有司奏濬大不敬詔勿劾濬每進見陳其攻代之勞并見枉之狀或出不辭帝每容恕後加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太康六年卒年八十

八王 晉之亂也由於八王爭權自相殘滅以致胡虜之亂 汝南王亮宣帝少子也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殺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也既殺汝南王亮乃入輔政專權又爲張華等所殺 趙王倫宣帝少子也王瑋死賈后害太子遹 惠帝太子 倫乃誅賈后既又篡位奉惠帝爲太上皇齊王冏起義兵誅之奉惠帝反正 齊王冏武帝弟之子也既誅趙王倫乃秉朝政專恣長沙王乂發兵誅冏 長沙王乂武帝少子也既秉朝政又專橫既而與成都王穎起兵相攻東海王越助穎攻乂收乂殺之 成都王穎武帝少子乂之弟也乂既卒穎乃執朝政河間王顒廢穎殺之 河間王顒宣帝弟之孫也起兵廢成都王穎尋殺之顒輔政東海王越起兵討顒兵敗見殺 東海王越宣帝之子也河間王顒逼天子幸長安越起兵討顒顒敗越奉帝還洛陽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尋出鎮許昌永嘉五年卒于項喪還士衆爲石勒所沒

陸機 吳陸遜之孫也吳亡與弟雲入洛俱以文章著名 機爲成都王穎將兵兵敗爲穎所殺雲緣機亦見害

劉琨 漢景帝之後以世祿仕爲司隸從事懷帝永嘉初爲并州刺史是時劉聰寇亂琨表匈奴別種猗盧者爲代王合兵攻討守禦 元帝在江東愍帝蒙塵琨奉表勸進 段匹磾者本鮮卑種在遼

西與琨同盟討難　范陽大姓實世二
後爲匹磾所害　**祖逖**　千石初仕司州簿
惠帝末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西
元帝在江東命爲徐州刺史逖請兵北伐
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逖至河南綏附招
懷石勒鎮戍多歸之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後元帝以戴若思　**王衍**　字夷甫神秀姿雅
代之逖懷忿而卒　方捴角山濤見之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
必非此人也　泰始初舉遼東太守不就
衍口不論世事唯論玄虛爲太子舍人遷
尚書郎　初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尚莊
老皆以虛爲本衍甚重之衍從舅羊祜曰
王夷甫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
人也　妻郭氏好聚斂衍未嘗言錢郭氏
以錢繞牀令不得行衍謂婢曰舉阿堵物
後以太尉爲東海王越軍司在許昌越卒
衆推衍爲主舉軍爲石勒所破勒使人排
牆殺　**王導**　字茂弘祖覽仕魏導少襲祖爵
之　與元帝相親善　元帝爲安東
將軍辟導爲司馬元帝鎮建康吳人未附
會兄敦來朝導與敦騎從出游敦與導皆
有重名於是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見之乃相率迎拜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
心　元帝即位爲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帝
命導升御牀同坐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　王敦反導率子弟待罪
明帝立敦再反導率子弟爲敦舉哀將士
以爲敦實死皆有奮志遂平敦　成帝即
位庾亮欲徵蘇峻導言不可亮不從峻遂
反咸和五年　**陶侃**　字士行鄱陽人少爲縣
卒年四十六　吏武帝時察孝廉爲郎

中後參東海王軍遷揚武將軍屯夏口
元帝初爲武昌太守王敦忌侃以侃爲廣
州刺史王敦反遷侃江州刺史王敦平進
都督荊雍梁益諸軍事荊州刺史蘇峻反
溫嶠推侃爲盟主討賊賊平加都督交廣
等凡七州　郭默殺山南將軍劉胤侃討
平之詔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使桓宣西
伐彭城破石勒諸將遂平襄陽　咸和七
年病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　**溫嶠**　字
王愆期乃就船明日卒年七十六　太
眞初仕辟司隸都官從事後爲劉琨參軍
京都不守琨使嶠奉表元帝勸進時江左
草創綱維未舉嶠以爲憂及見王導曰江
左自有管夷吾吾又何慮會琨卒嶠留江
左　累遷中書舍人甚爲王敦所忌辟爲
司馬嶠知敦有不臣之心乃僞曲意附之
明帝時敦表嶠爲丹陽尹嶠至闕乃奏敦
有逆謀請先備　敦表誅姦臣以嶠爲首
嶠率兵擊敗敦兄含及敦將錢鳳事平進
號前將軍　帝疾篤嶠與王導庾亮等並
受顧命爲江州刺史蘇峻反嶠遣王愆期
率舟師赴難朝廷不守庾亮來奔嶠與
亮要陶侃同赴難推侃爲盟主而處分規
畧一出於嶠　峻平進驃騎將軍還武昌
而卒年　**庾亮**　字元規明帝庾皇后之兄也
四十二　成帝即位以元舅輔政任法
裁物頗失衆心　南陽王宗謀亮亮殺宗
宗之黨卞闡亡奔蘇峻峻在歷陽多招納
亡命志度難測亮符卞闡峻不遣亮徵峻
爲大司農王導及溫嶠皆以爲不可亮不
從遂與祖約反　溫嶠欲舉兵赴難亮以
京都兵足用止之　峻至亮出戰兵敗乃奔

嶠峻平亮求貶責不許出爲宣城內史
後代陶侃都督江荊豫梁益雍六州軍事
鎭武昌咸康六年卒于鎭 **謝安** 字安石少
二弟冰翼相繼秉權征伐 有重名辟
擧並以疾辭不就安遊宴必以女妓自隨
簡文帝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
不與人同憂 及弟萬總藩任廢黜安始
有仕進意 年四十辟桓溫府司馬高崧
獻之曰諸人每謂安石不起奈蒼生何蒼
生今日亦奈卿何安有愧色 孝武立徵
拜侍中戶部尚書桓溫入朝求九錫安與
王彪等持之未幾溫死安爲尚書僕射領
吏部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安遣弟石及
兄子玄征討所在剋捷堅大衆入寇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曰已有處
分旣而寂然乃命駕遊山而還指授將帥

各當其任旣而玄等破賊安方與客對奕
看畢了無喜色客問之徐云小兒輩已破
賊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矯情鎭物
如此旣而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廣陵以
避之方欲混一文軌經畧麁定 **謝玄** 字幼
而遇疾乃旋旆尋卒年六十六 度安
兄弈之子也孝武時苻堅强盛朝廷擧文
武良將安以玄應擧郗超與玄不善歎曰
安違衆擧親明也玄不負所擧才也吾嘗
見其使才雖屐屧間亦得其任於是拜兗
州刺史監淮北諸軍事屢敗苻堅之兵
太元八年堅大擧入寇列軍淝水玄大敗
堅軍斬堅弟融 堅退軍走衆皆潰玄率軍
進取屢有克捷 旣而翟遼反太山太守
張願亦叛河北騷動玄退屯淮陰自以處
分失宜於是疾作久不差轉會稽內史十

三年 **殷浩** 字深源少有重名三府辟皆
卒 不就褚裒薦爲建武將軍揚州
刺史是時桓溫新平蜀威勢轉盛簡文帝
居藩輔政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以抗
溫由此與溫相疑貳後石季龍死以浩爲
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兗豫青徐五州軍
事北伐兵敗桓溫奏廢浩爲 **王彪之** 丞相
庶人徙東陽永和十二年卒 導從
弟之子也初仕著作郎累遷尚書左丞
簡文末爲僕射決議立孝武爲太子 孝
武立桓溫求九錫彪之與謝安持之未下
溫死遷尚書令建元二年卒年七十一
陳壽 巴蜀人仕蜀爲觀文令史蜀亡入
晉爲著作佐郎本郡中正撰魏吳蜀
三國志人稱有良史之才後 **王敦** 丞相導
爲中庶子卒年六十五 從父兄

也尚武帝女爲駙馬都尉元帝鎭江東召
爲軍諮祭酒尋爲荊州刺史討平賊亂有
功於國 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不
能平敦上書言之 永昌元年擧兵內向
以誅隗爲名隗等戰敗敦至京城誅周顗
等隗出奔敦還屯武昌遙秉朝政元帝以
憂崩明帝卽位移鎭姑熟近都之邑也
以弟導爲司徒親族兄弟並據要部敦無
子養兄含子爲子以錢鳳沈充爲謀主
敦病篤兄謂鳳等曰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
全門戶計之上也退歸武昌計之中也及
吾尚存僥倖萬一計之下也鳳等乃擧兵
犯闕旣而敦死鳳等兵敗斬鳳王含及沈
充遁走並追斬之 出敦尸焚其衣冠跽
而斬 **桓溫** 彝之子也選尚南康公主拜駙
之 馬都尉庾翼薦於明帝翼卒以

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穆帝永和二年代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石季龍死溫求北征又回本鎮殷浩北征軍敗溫表廢浩乃自北征進至灞上無功而歸後又北征爲慕容垂所敗乃廢海西公立簡文簡文臨崩溫望禪位於已不克及孝武帝即位乃求九錫會卒

蘇峻 長廣人少爲書生永嘉之亂峻招集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以拒賊元帝假峻安集將軍賊曹疑勢盛峻南渡拜淮陵內史王敦作逆峻破敦軍遷歷陽內史峻頗懷驕逸藏匿亡命庾亮徵之遂反陷京城陶侃等起義與復峻輕進爲牙門彭世等所殺

桓玄 溫之子也溫卒弟沖又領兵故朝廷不敢加溫罪玄襲溫爵太元末爲義興太守隆安初爲交廣二州都督玄受

命不行既而殷仲堪等舉兵推玄爲盟主朝廷乃以玄爲荆州四郡都督跋扈不奉朝命時會稽王導子輔政世子元顯舉兵討玄兵敗玄遂殺導子等專總朝政既而篡位國號楚劉裕等起義兵興復兵敗走至江陵義兵追斬之

十六國

趙劉元海本名淵晉史避唐高祖諱故稱字本匈奴種漢光武時內附號南匈奴入居河西美稷晉亂元海僭位國號漢傳位至聰曜爲石勒所滅元海以惠帝大興四年立至成帝咸和四年三主二十七年

後趙 石勒本羯種晉亂勒聚兵爲盜後滅劉曜而有其地亦號趙勒傳子和及弟季龍父子四世國亂慕容氏有其地季龍其字也通鑑稱其名晉史避唐諱稱其字勒以成帝咸和

一年立至穆帝永和八年凡三十一年

燕 慕容皝本鮮卑種父廆臣屬晉晉有遷皝嗣立乘石季龍死國亂乃稱王至雋并有石氏上地乃稱帝傳暐三世爲苻堅所滅始皝以成帝咸康三年立至海西公太和五年凡三十二年

秦 苻洪本西域氐種傳健生堅堅滅慕容氏堅又傳丕登爲姚萇所滅始洪以穆帝永和七年立至孝武太元十九年凡四十四年

後秦 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出爲羌酋弋仲初附晉傳襄乃叛至萇滅苻氏始僭號歷興泓五世爲晉所滅始萇以孝武太元十九年僭位至安帝義熙十三年凡三十三年

蜀 李特本巴西賨人之種也流入蜀至雄僭位歷班期壽勢五世爲晉所滅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立至穆帝永和六年凡四十六年

後燕 慕容垂皝之次子也燕亂乃歸苻堅堅敗乃復其故業傳寶盛熙雲五世爲其下所殺土地入于馮氏

後秦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種父降于苻堅堅敗歸國招其部衆自立傳乾歸熾磐三世爲赫連氏所滅始國仁以太武十年立宋元嘉七年凡三十有六年

涼 呂光亦氐種也苻堅使光討定涼州堅敗遂據有涼州歷纂隆三世爲姚興所滅始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立至安帝元興三年凡十三年

涼 禿髮烏孤本河西鮮卑種也初受呂光封爵後自立歷利鹿孤傉檀三世爲乞伏氏所滅始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位至義熙七年凡十

五年南燕慕容德之少子也苻堅之敗德[illegible]青齊至超二世爲晉所滅始德[illegible]安帝隆安四年至義熙六年凡十一年凉沮渠蒙遜北[illegible]以部落從呂光逆叛自立傳子茂虔二世爲魏所滅始蒙遜以安帝義熙八年立至十四年凡六年

夏赫連勃勃本匈奴種別據朔方號大夏傳子昌再世爲魏所滅始勃勃以安帝義熙三年僣位至宋元嘉三年凡二十六年

宋馮跋本信都人仕慕容氏慕容雲爲其下所殺衆推跋立之傳弟弘再世爲魏所滅始跋以安帝義熙五年僣號至宋元嘉七年凡二十八年

王猛字景畧北海人苻堅用爲相國中大治後卒

慕容恪儁之弟也儁用以爲相國國中大治後卒

張軌武帝時爲京州刺史永嘉之亂據有河西傳寔茂駿稱京王傳重華耀祚祚始改元爲和平追宗軌以下皆爲王傳玄靚天錫天錫爲苻堅所滅

李暠字玄盛隴西人漢李廣六世孫呂光末叚業自稱京州牧以暠爲效穀令業政亂衆推暠爲燉煌太守稱藩于業業來伐暠敗之業分三縣與暠既而衆推暠爲大都督京公傳子歆守士業爲沮渠蒙遜所滅暠卽唐七世祖所謂梁武昭王者也此不在十六國之限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八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九

紀傳始終要括

南北史并隋爲七代史李延壽所著傳在唐紀其北朝諸君通鑑難具首末故此特加詳也

南朝

宋武帝名裕姓劉氏以討桓玄興復晉室有功封宋王受晉禪永初三年一改元崩

少帝以武帝太子嗣位景平一年凡一改元爲傅亮徐羨之所害

文帝以武帝次子繼統元嘉三十年凡一改元爲其子所弑

孝武以文帝之弟繼統孝建三年大明八年凡再改元崩

前廢帝以孝武之子嗣位永光一年凡一改元爲臣下所弑

明帝以孝武之弟繼統泰始七年太豫一年凡再改元崩

後廢帝以明帝之子嗣位元徽四年凡一改元爲倖臣所弑

順帝以明帝次子繼統昇明二年凡一改元禪位于齊　八主五十九年

齊高帝名道成姓蕭氏受宋禪建元四年凡一改元崩

武帝以高帝太子嗣位永明十一年凡一改元崩

廢帝武帝之孫改元隆昌未經年明帝廢爲鬱林王弟昭文立

廢帝鬱林王之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興未經年明帝又廢爲海陵王

明帝以高帝兄子廢鬱林王自立建武四年永泰一年凡再改元崩

東昏

侯以明帝太子嗣位永元二年凡一改元爲臣下所弒

和帝以明帝次子繼統中興二年凡一改元禪位于梁〔七主二十三年〕

梁武帝名衍姓蕭氏與齊同祖東昏侯暴虐帝起兵廢之遂受和帝之禪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凡七改元以侯景反幽憤而崩

簡文帝武帝之子侯景奉之即位大寶二年凡一改元爲侯景所弒而篡位

元帝以武帝次子起兵于荊湘誅侯景即位于江陵承聖三年凡一改元爲魏人所害

敬帝以武帝之孫江陵不守陳霸先奉之即位于建康紹泰一年太平一年凡再改元禪位于陳〔四主共五十五年〕

陳武帝名霸先姓陳氏以冊立梁敬帝而受其禪永定三年凡一改元崩

文帝以武帝姪繼統天嘉六年天康一年凡再改元崩

廢帝以文帝太子嗣位光大二年凡一改元見廢

宣帝以武帝兄子繼統太建十四年凡一改元崩

後主以宣帝之子嗣位至德四年禎明三年凡再改元爲隋所併〔五主共三十三年〕

後梁蕭詧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子也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元帝召兵於詧詧遣將將兵從行元帝觀行乂調軍糧詧不從元帝遣兵攻詧詧敗附于西魏魏遣兵爲援大寶元年武帝崩西魏冊詧即位于襄陽既而魏遣于謹助詧攻害元帝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惟以江陵一州之地與詧爲附庸梁敬帝紹泰元年改元大定七年卒謚曰宣帝

子巋立改元天保即陳文帝天嘉三年也二十四年卒謚明帝

子琮立陳後主至德三年也改元廣運隋文帝開皇七年入朝于隋國除封琮柱國莒國公卒于隋〔凡二主共三十三年〕

劉穆之仕宋武帝爲府主簿累遷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晉義熙十三年卒武帝方北伐在關中聞之馳還彭城

檀道濟宋武帝初建議從平桓玄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降服文帝北伐到彥之等敗道濟全軍而反

文帝遇疾彭城王義康執政慮道濟難制矯詔殺之道濟見收曰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自是頻歲南伐文帝末魏軍至瓜步帝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王鎮惡王猛之孫也從宋武帝征伐屢有功武帝伐關中鎮惡爲前鋒戰無不捷鎮惡性貪收斂不可勝計沈田子忌鎮惡遂殺之

王玄謨宋武帝辟爲徐州從事文帝元嘉中陳北侵之規上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北虜有狼居山〕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進圍滑臺三百餘日魏太武來救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歷事孝武明帝明帝時卒

臧質以將家子進宋文帝末魏太武來伐質守盱台太武攻盱台就質求酒質封溲與之太武大怒築長圍攻質質與書曰爾不

閒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太武
小名佛貍 太武攻城死傷萬計凡三旬乃
解圍去 進雍州刺史宋孝武

謝靈運 車晉
時以謀反 兵敗爲軍士所殺
騎將軍玄之孫也文章爲江左第一朝廷
但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 宋少帝
時爲永嘉太守文帝時爲臨川內史放蕩
不事事爲有司所糾靈運與兵叛逸擒送
廷尉當斬文帝愛其才徙廣州後被誅

到彥之 初從宋武帝起義 宋文
帝北侵使彥之制督王仲德等七軍自淮
入泗水滲日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到
東平魏滑臺洛陽守兵並走十月魏軍至
彥之目疾大動乃焚舟步至彭城軍資蕩
盡乃免官後復起卒

范曄 字蔚宗范甯之孫（注穀梁）（傳者）少襲爵武興侯 宋
文帝時爲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爲
後漢書一家之作後與孔熙先等謀反誅

沈慶之 少以勇聞宋文帝時討群蠻有功
爲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侵慶
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
反今王玄謨未踰兩將帝曰道濟養冠自
封彥之中塗疾作 帝又使徐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及軍行上使慶之副王玄謨玄謨敗歸
元嘉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以立議不同
不使北出誅劭元凶劭立孝武皆出於慶
之慶之有口辨不識書 孝武
世爲司空後爲廢帝所鴆賜死

陳顯達 宋仕
以軍功顯 齊明帝時爲太尉永元元年
督崔惠景等四萬圍馬圈城去襄陽三百

里魏軍走顯達入據其城 魏孝文奄至
軍主以烏布幔擔顯達出 顯達素有威
名著外境至是大損喪 東
昏時舉兵反軍敗見殺

曹景宗 父欣之仕宋任
徐州刺史景宗以軍功仕齊爲遊擊將軍
梁武帝時爲右衛將軍 天監五年魏元
英圍昌義之於鍾離詔景宗與韋叡救援
景宗貪功先進軍不利退守先頓及叡至
乃俱進大破魏軍虜五萬人收其軍糧器
械山積進侍中領軍將軍 嘗謂所親曰
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拓弓
作礔礰聲矢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覺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今來揚州作貴人開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後爲
江州刺史卒于道

康絢 祖穆事姚萇率衆歸宋絢事梁 武帝爲太子右衛
率天監中魏降人王足陳計請堰淮水以
灌壽陽乃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
堰作天監十五年堰成長九里下闊二百
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
丈五尺或說絢請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
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
魏亦開湫北注（欲使水退不灌壽陽）是日
魏軍竟潰而歸徐州刺史張豹子譖絢與
魏交通尋除絢司州刺史豹子不修
堰其秋堰壞後除衛尉卿未拜卒

韋叡
仕齊爲上庸太守與梁武深相結納武帝
即位累遷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屢破魏軍
天監五年與曹景宗救昌義之于鍾離大
破魏軍魏大將元英遁去 叡素羸弱每
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北與元英戰乘
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英甚憚之

普通元年遷車騎將軍木　裴邃少在壽陽
拜卒與裴邃俱爲梁名將　會刺史裴
叔業降魏邃遂北徙梁武帝天監初自拔
歸　拜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大破魏
軍　普通二年深入敵境魏義州刺史封
壽降四年襲壽陽以後軍蔡秀失道邃整
軍而還　明年畧地至汝頳爲　陳慶之　幼
四甄敗魏將元琛以疾卒于軍　事
梁武帝甚見親信累遷威武將軍　大通
初魏北海王顥來奔武帝遣慶之送顥北
還至渙水即魏帝位進至虎牢魏孝莊出
走河北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慶之自
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干三十三城二十
七戰所向無前顥荒于酒色魏尒朱榮來
攻顥敗爲魏所擒　慶之落髮爲沙門間
行以歸　後爲南北司三州刺史屢敗魏

軍大同二　王僧辨　元帝爲江州刺史辟僧
年卒于官　辨爲中兵參軍　侯景
反元帝命僧辨督舟師萬人赴援臺城陷
僧辨西歸帝侯景西冦元帝以僧辨爲
大都督軍入巴陵景來攻城僧辨敗之景
遁歸僧辨進師潯陽至石頭景出戰大敗
僧辨追斬之　既而江陵不守僧辨與陳
霸先同冊立敬帝　齊人送貞陽侯蕭明
爲嗣且以敬帝爲太子　陳霸先止之僧辨
不從霸先襲殺僧辨　明武帝弟臨川王
之子也先奔齊故齊人立之敬帝　沈約　字
再立明爲司徒齊人召還會卒　休
文仕齊爲太子家令　梁武帝平建康約
與范雲共贊成大業　武帝即位爲尚書
僕射天監十二年卒撰晉書　范雲　梁武帝
末書齊紀又爲梁武帝紀　即位爲

散騎常侍遷尚書右　南郡王　正德梁武帝
僕射　天監二年卒　弟之子　侯
景反僞立爲帝　陳武帝鎭京口
後景背其約殺之　吳明徹　明徹詣武帝　武
帝深奇之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宣帝大建五年北征明徹決策請行衆軍
十萬所戰皆克　齊遣王琳　琳元帝妃兄
梁亡琳衆兵降齊　來拒明徹擒琳九年又
北侵軍至呂梁周將梁士彦拒戰明徹破
之　周于軌來救明徹退師會明徹有疾
軍遂敗明徹被執周封明徹懐德　侯景　在
侯位將軍以憂被疾卒于長安　魏
初事尒朱榮榮敗歸高歡累遷河南道大
總管位司徒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歡卒子
澄嗣立矯爲書召景景知其僞乃叛而降
梁　梁封景河南王澄遣慕容紹宗討景

景兵敗兵衆盡歸于紹宗景遂南奔入梁
據壽陽　後梁武帝與齊通和景懼遂又
攻陷臺城武帝憂崩遂簒位　元帝遣王
僧辨等來討景戰敗走入海追兵至殺之

北朝

魏道武帝　諱珪姓拓拔氏其祖黃帝之子受
封於北土在匈奴之北秦漢之世
不與中國接　六七十代有詰汾者始南居
匈奴故地詰汾　子力微遷定襄之盛樂　即
漢地也　晉初有猗盧者助劉琨拒劉聰琨表
爲代王至珪乃并吞諸國　登國元年即王
位　皇始元年即帝位　天興六年　天賜
六年凡四改元　帝服藥發動喜怒不常歸
咎臣下多見殺害清河　明元　帝諱嗣道武之
王紹弒逆崩年三十九　長子元紹弒逆

帝誅紹而即位 永興五年 神瑞二年
泰常八年凡三改元 帝禮愛儒生好覽史
傳崩壽年 帝諱燾明元長子也即位改
三十二 **太武** 元 始光四年 神䴥四年
延和三年 太延五年 太平眞君十一年
正平二年 帝南伐至江上宋人求和乃還
大臣犯法無所寛假果於殺戮後多 帝
悔之侍中宗愛弑逆帝崩年四十五 **文成** 太
武嫡孫太武太子早卒立爲太孫 宗愛弑逆
大臣奉帝即位改元 興安二年 興光一
年 太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 帝諱弘文成
年凡四改元崩年二十六 長子也即位
改元 天安一年 皇興四年 帝仁孝純
至常有遺世之心冊命太子即位自號太上
皇又五年以與文明太后有 **孝文** 帝獻文太
憾爲太后所害年二十三 子受內禪

改元 延興五年 承明一年 太和二十
三年凡三改元 帝五歳受禪以馮太后文
明之后臨朝太和十四年后殂帝始親萬幾
於是定官品舉朝日夕月迎氣籍田之禮
自平城遷都于洛陽 革衣服之制禁爲
北俗語 改姓元氏 郊廟禮樂多所建立
不拘禁忌 凡修造重損人力 雅好讀書
手不釋卷 才藻富贍太和十年已後詔
冊皆自爲之 又膂力善射十五已後不
復殺生 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 聽覽政
事 從善如流 待納朝賢情無軒
重 崩年三十三 南北之賢君也 **宣武** 帝諱恪孝
文次子太子恂廢立爲太子即位改元 景
明四年 正始四年 永平四年 延昌四
年凡四改元 **孝明** 帝宣武第二子立爲太子
崩年二十三 即位改元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正光五年 孝昌三 **孝莊** 帝獻
年 武泰一年凡五改元年十九 文之
孫彭城王勰之子 是時明帝母靈太后淫
亂紀綱不立明帝崩無子太后以明帝生女
祕言皇子即位 尒朱榮舉兵奉帝詣闕即
位而殺太后及少帝改元 建義一年 永
安二年凡再改元初孝莊以尒朱榮專恣殺
之其弟尒朱兆等舉兵犯闕帝遇弑年二十
四 **節閔** 帝諱恭獻文之孫廣陵王羽之子也
先是尒朱兆兄弟弑孝莊而立元曄
又以曄疎遠復廹曄禪讓于帝帝乃即位改
元 普泰一年凡一改元 既而高歡奉元
朗主號令以討尒朱氏遂 **廢帝** 諱朗太武玄
廢帝而弑之年三十五 孫章武王融
之子也高歡奉之即位改元 中興一年歡
以帝疎遠又使遜位于孝武葬爲所害時年

二十 此後
魏分東西
西魏孝武帝 孝文之孫廣平王懷之子也
高歡討尒朱氏奉閔帝爲主既
又以閔帝疎屬使禪位于帝改元 大昌 又
改 永熙三年 既而高歡專横帝圖歡不
克乃西入關依宇文泰 **文帝** 孝文之孫京兆
遇鴆而崩年二十五 王愉之子也孝
武崩宇文泰奉之即位改元 大統十七年
凡一改元 雖權歸宇文氏而帝安時處順
克倹天年 崩 **廢帝** 諱欽文帝子也即位改元
年四十五 不立年號三年爲宇文泰
所 諱廓文帝少子也廢帝宇文泰之
廢 **恭帝** 即位改元不立年號三年禪位于周
葬爲周
人所害

東魏孝靜帝諱善見孝文曾孫淸河王亶之
子也孝武入關依宇文泰高
歡奉帝爲主改元天平四年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武定七年遜位于齊尋爲齊
人所害 年二十八 東西兩
魏合十六主共百七十一年

齊高祖神武帝名歡姓高氏渤海人初事
尒朱榮弒逆神武擧兵討尒朱氏
奉魏孝武卽位孝武與帝不相得西入關
神武奉孝靜帝以主社稷都于鄴衆兵伐
宇文泰兵敗而還後卒年五十 世宗文襄 名帝
十二文宣立追諡爲神武皇帝
澄神武長子也神武卒澄嗣立典軍國大事
後爲監廚蒼頭所殺年二十九文宣立追諡
爲文襄 文宣帝諱洋神武次子也輔東魏受
皇帝 靜帝禪改元天保十年凡一改

元崩年三 廢帝諱殷文宣長子也卽位改元
十一歲 乾明一年爲孝昭所廢害之
年十 孝昭帝諱演神武少子也以皇太后令
七 廢少帝而自立皇建一年凡一
改元崩年 武成帝諱湛孝昭之弟也孝昭臨
二十七 崩遺詔令卽位改元大寧
一年河淸三年傳位于 後主諱緯武成
太子又四夕崩年三十二 長子也受
內禪卽位改元天統五年武平七年
周師來伐傳位于子恒 父子俱爲周所
擒害之 五主
共計二十八年

周太祖文帝諱泰姓宇文代郡人仕尒朱
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岳爲別將入關
平万俟醜奴是時尒朱顯壽 尒朱榮之宗族
在長安帝爲岳要侯莫陳悅襲顯壽擒之旣
而岳爲悅所害岳衆鄙峙帝孝武與高歡不
協西奔帝迎之都于長安高歡來伐帝敗
之遂兼將相事魏恭帝三年卒 閔帝
受禪追諡曰文王武成元年諡爲帝
諱覺文帝第三子也受周禪改元卽天王位
宇文護專權帝惡之爲護所廢尋弒 年
十 明帝 文帝長子也宇文護廢閔帝而立之
六 乃卽天王位改元 元年二年
成武二年凡再改 武帝 諱邕文帝第四子
元崩年二十七 也奉明帝遺詔卽
位改元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建德六
年宣政一年 帝在位以宇文護累世專
權誅之伐齊克平 宣帝 武帝長子也卽位
齊闕崩年二十六 改元大象二年
帝嗣承之後恣爲淫虐巡幸 靜帝 宣帝長
不息誅伐無常崩 年二十 子也卽

位改元大定年八歲其年禪位于隋尋爲
隋人所害 年九歲 五主共二十五年

崔浩 父事苻堅後事魏封公浩襲爵事
道武明元浩博通史傳圖緯甚見親
信謀畫料事多中後因作國書立碑衢
路其言備而不典 蓋言魏帝本是夷虜 相
與構浩爲 父子建魏世爲顯官收魏
大武所誅 魏收 末修國史 齊初爲著作
修魏史宿有怨者多沒其實毎曰何物小
子敢與魏收作色擧之則使上天抜之則
使入地衆口喧然號爲穢史 慕
投牒者相次 齊後主時卒 慕容紹宗 容
恪之後 初高歡時候景有才智難御歡
將卒謂其子澄曰慕容紹宗足以制景及
歡卒景以河南之地叛附梁澄遣紹宗往
討之景扣鞍曰誰教小兒遣紹宗來高王

未死耶紹宗與景戰景敗走 西魏遣王
思政來據穎川紹宗堰水灌其城 紹宗
乘艦忽暴風徑吹艦到敵城
下紹宗自度不免乃投水卒 **斛律光** 字明月 事
高歡及文襄文宣與周人戰常勝 後主
之世周人來伐光皆敗之後為祖珽所譖
後主殺之周武帝 **蘇綽** 家世二千石 事
聞其死大赦境內 宇文泰為行臺左
丞制計帳戶籍之法又為六條詔書奏施
行之 一先治心 二修教化 三盡地
利 四進賢良 五卹獄訟 六均賦役
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官
魏中興十二年卒泰哭之甚哀 **韋孝寬** 名叔裕以字行
宇文泰輔政孝寬
為晉州刺史移鎮玉璧 東魏高歡圍入
寇以玉璧要衝先命攻之盡其攻擊之術

孝寬咸拒破之 歡乃使祖孝徵說孝寬
令降孝寬曰我城池牢固兵食有餘必不
為降將軍也歡射賞格於城中募斬孝寬
孝寬又射賞格於外募斬歡 歡苦戰六旬
死者十四五乃遁去忿恚而卒 歷事周
朝隋文帝輔政尉遲迥反孝寬討平之是
歲 **北海王** 穎獻文之孫奔梁梁人
卒 遣兵送立之尋敗見殺

隋唐魏徵奉敕編撰

高祖 文帝諱堅姓楊氏華陰人周宣帝皇后
之父也 周靜帝立朝議推堅輔政遂
受禪 開皇二十仁壽四 凡 **煬帝** 以文帝
再改元 平陳一統天下崩 次子嗣
位、大業十三年 凡 **恭帝** 以煬帝之孫唐
一改元遇弒于江都 人奉之于長安
改元義寧
尋禪位于唐
楊素 與文帝同邑事周以父死難為車騎
大將軍文帝為丞相深自結納文
帝即位數進平陳之策 及伐陳為單元
帥陳平封越公荊州總管 附晉王廣譖
廢太子勇害蜀王秀 煬帝即位漢王諒
反素討平之遷尚書令大業元年卒
韓擒虎 在周世以軍功進 文帝欲下陳
拜廬州總管 大舉伐陳擒虎為
先鋒襲采石取之陳將任蠻奴為賀若弼
所敗降于擒虎擒虎籍為鄉導遂入金陵
執陳主 回軍與賀若弼爭功進位上柱
國以多縱士卒淫陳宮遂不加爵 寢疾
有人見儀衛甚盛曰迎閻羅王擒虎曰生
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數日卒

隋史避虎 **賀若弼** 仕周為齊王記室文
諱曰韓擒 帝有平陳之志高熲薦
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右者於是拜吳
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己任
大舉伐陳弼為行軍總管韓擒虎先入
金陵弼繼至由是爭功 軍還拜上柱國
封宋國公 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以
宰相自任既而楊素為左僕射弼不平形
於言色坐免官而怨望愈甚由是除名
歲餘復爵位煬帝即位尤見疎忌竟坐誅
楊玄感 素之子煬帝征遼東玄感督運玄
感欲令帝軍乏食故逗遛不進 一
遂入黎陽反有衆一萬趨東都諸將來援
者多敗 帝遣屈突通等諸將並進玄感
頻敗 遂釋洛陽西圖關中追兵又至
玄感大敗使所親殺己追騎斬其首

宇文化及 世貴顯　煬帝爲太子與之親
狎及卽位以化及爲右屯衛大
將軍煬帝幸江都從駕驍果皆關西人思
歸司馬德戡裴虔通乃相與唱亂謀叛乃
與化及弟智及通謀遂弑帝立秦王子
浩爲帝奉化及爲丞相相率西歸　既而
德戡謀廢化及自立事泄化及殺之引衆
至東都　時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
密爲太尉令密擊化及化及數戰不利諸
軍多叛歸李密　化及乃鴆殺浩自立爲
帝國號許　竇建德引兵攻之化及部將
開門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斬之
越王侗 煬帝之孫元德太子之子也　煬
帝幸江都令侗留守洛陽與元文
都段達等總留臺事　煬帝遇弑文都王
世克等奉侗卽位改元皇泰　既而世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十四　汲古閣

殺文都等自加九錫尋篡
位國號鄭侗爲世克所害
秦王浩 文帝之
孫泰王
重俊之子也　宇文化及弑煬
帝奉之爲帝　後爲化及所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十

紀傳始終要括

唐 舊史五代唐劉昫所作新史本傳
歐陽公修書紀志宋公祁著列傳
高祖 以晉陽留守舉兵入長安冊隋文帝孫
代王爲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　未
幾受隋禪　武德　九年　一
改元傳位于太宗崩葬獻陵
太宗 以高祖次
子佐高祖
起兵討平僭叛封泰王其征伐謀畫皆出於
泰王　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忌之欲殺之
泰王乃先舉殺建成及元吉高祖乃以泰
王爲太子禪以位　太宗旣立擢用魏徵以王
珪等容受直言　任房玄齡杜如晦爲相
李靖李勣爲將　於是北平突厥擒其主頡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一　汲古閣

利西滅高昌　末年伐高麗無功
悔之　貞觀二十三年一改元崩
高宗 太宗
第三
子立爲太子旣卽位以太宗所幸宮人武
氏爲皇后天下之事多委之處決　大臣諫
者皆遭貶逐竄死　后遂擅權作威福　永
徽六年　顯慶五年　龍朔三年　麟德二
年　乾封二年　總章二年　咸亨四年
上元二年　儀鳳三年　調露一年　永隆
一年　開耀一年　永淳一
年　弘道一年十四改元崩
武后 高宗皇后
也初立中
宗后輔政　未幾廢中宗而立睿宗又廢睿
宗而自立　改國號爲周　立武氏七廟以
睿宗爲皇嗣賜姓武　擢用酷吏周興來俊
臣等以羅織告訐誅鋤不附己者　其有賢
德者后亦任使故人樂爲之用　屢欲以姪
武三思爲嗣狄仁傑從容爲言乃復以中宗

爲皇嗣又寵任幸臣張昌宗等專作威福欲危中宗 后年老八十餘疾病張柬之等率兵誅幸臣張昌宗等奉中宗即位遷后于別宮 改元嗣聖 改元文明 光宅一年 垂拱四年 永昌一年 天授二年 長壽二年 延載一年 天冊萬歲一年 萬歲通天一年 神功一年 聖曆二年 久視一年 長安四年 凡十四改元而卒

中宗 以高宗長子嗣位爲武后所廢後復命爲嗣既反正皇后韋氏與安樂公主擅權瀆亂宮掖遇毒而崩 神龍二年 景龍三年 兩改元

睿宗 中宗之弟也 中宗遇弑崩 睿宗次子臨淄王隆基舉兵討韋氏奉帝繼統 景雲二年 改元大極 改元延和八月傳位于太子 改元先天元年

玄宗 以睿宗之子受內禪 初年任姚崇宋璟天下大治 中年以後侈心浸生 信任李林甫楊國忠壅蔽聽明 西攻吐蕃 南討南詔天下疲弊 信任安祿山不疑 時太平久人不知兵 祿山反官軍屢北 潼關不守 帝乃幸蜀 太子即位討賊 賊平 帝自蜀還崩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四載 凡再改元

肅宗 玄宗太子也 玄宗幸蜀 肅宗在靈武即位討賊 用郭子儀等收復兩京 祿山死子慶緒起 慶緒死史思明起 思明死子朝義起 中官李輔國擅權 至德二載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寶應一年 四改元崩

代宗 以肅宗太子嗣位 朝義旣平 分河北幽燕之地與安史諸將 皆爲節度使 遂世襲不受代 惟軍中所欲立者即授以節鉞 自是但務姑息之政 威令不行 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曆十四年

三改元崩

德宗 以代宗太子嗣位 河朔諸鎭皆反 李希烈反于鄭汝 起涇原兵討希烈 過京師 怒犒待之薄 遂反推朱泚爲主 帝出幸奉天 又幸興元 李晟將兵討泚斬之 自是姑息藩鎭 甚於代宗之世 建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二十年 凡三改元崩

順宗 以德宗長子嗣位 病瘖不能言 韋執誼王叔文擅權 在位一年傳位于太子 永貞一年 一改元崩

憲宗 以順宗太子受內禪 用杜黃裳裴度削平藩鎭 初年平蜀擒劉闢 又平浙西擒李錡 又平淮西擒吳元濟 又平淄青擒李師道 河朔田弘效地入朝 威令復振 因服藥發動忿躁 爲宦官陳弘志所弑 元和十五年 凡一改元

穆宗 以憲宗太子嗣位 荒縱不恤國事 蕭俛叚文昌爲相 欲務銷兵致太平 河朔幽燕巳效順 俛等不能撫御 未幾復叛 河朔之地復陷 長慶四年一改元崩

敬宗 以穆宗太子嗣位 淫縱無度 爲中官劉克明所弑 寶曆二年一改元

文宗 穆宗次子也 敬宗遇弑 中官奉而立之 是時宦官權勢專恣 文宗疾之 乃與李訓鄭注謀誅之 不克 縉紳多死 所謂甘露之禍者也 自是權歸中官 仇士良尤專橫 執政具員而巳 帝祿此飲恨而終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凡再改元

武宗 文宗之弟 文宗崩 中官殺文宗之子而立武宗 武宗立 以李德裕爲相 遂平澤路擒劉稹 諸鎭畏服 會昌六年 凡一改元崩

宣宗 憲宗少子 武宗有疾 中官矯詔立爲皇太叔 武宗崩 乃即位 爲人嚴毅威重 臣下肅然 河瀍之地先陷吐蕃 至是復之 、人

號爲小太宗大中
十三年一改元崩

懿宗

以宣宗太子嗣位
盜賊並起咸通十
四年凡
一改元崩

僖宗

以懿宗之子嗣立委任中官
田令孜黃巢作亂陷京師
帝幸蜀諸鎮敗黃巢帝還京師既而令孜
侵刻諸鎮諸鎮舉兵犯闕帝又幸山南中外
皆歸怨令孜乾符六年廣明一年中
和四年光啓三年文德一年凡五改
元
崩

昭宗

僖宗之弟僖宗崩中官矯詔立爲皇
太弟繼統是時自文宗以來權歸
中官天下忿之崔胤引朱全忠誅宦官遷
都于洛陽未幾弒帝而立哀帝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
化三年天復三年天祐一年凡七改
元

哀帝

昭宗之子朱全忠已弒昭宗遂立之
爲帝未幾爲全忠所纂尋遇弒天

祐四年仍不改元唐二十帝又女主
一共二百八十九年起戊寅終丙寅

官制

唐之官制臺省寺監大畧與今同今
止錄高宗武后時所改易者尚書
省改爲中臺又曰文昌臺又曰都臺又曰
都省門下省唐初曰納言後改曰東臺
又曰左相又復曰納言又曰文昌鸞臺
中書省改曰西臺又曰內史明皇時改爲
紫微唐制以侍郎或舍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者宰相也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者使
相也六部尚書改曰太常伯侍郎改
曰少常伯左右僕射改曰左右匡政又
曰文昌左右相左右丞改曰左右肅機
吏部改曰司列又曰天官戶部改曰司
元又曰地官禮部改曰司禮又曰春官
玄宗時爲文部兵部改曰司戎又曰夏

官刑部改曰司憲又曰秋官玄宗時爲
憲部工部改曰司平又曰冬官御史
臺改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
大夫加大夫避刑部官名又改曰肅政臺
分左右二臺九寺卿皆改曰正卿少卿
曰大夫太常寺改曰奉常寺光祿寺
改曰司宰又曰司膳衛尉寺改曰司衛
宗正寺改曰司宗又曰司屬大僕寺改
曰司馭又曰司僕大理寺改曰詳刑又
曰司刑鴻臚寺改曰司文又曰司賓
司農寺改曰司稼大府寺改曰外府又
曰司府五監官名國子監改曰司成館
又曰成均監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
成少府監改曰內府監又曰尚方監
將作監改曰繕工監又曰營繕監軍器
監改曰司律監又曰水衡監又有諸冶

監諸互市監鑄錢監與今不同中睿已後
多復舊名［並出百官志］郡守唐初曰刺史
中改曰太守後又曰刺史長
史卽佐郡貳太守者亦曰別駕

李密

父寬仕隋爲上柱國封蒲山公密以
廕初仕宿衛煬帝見其狀貌忌之乃
謝病去楊玄感反遣人迎之與共謀舉
玄感敗密亡命去東郡賊翟讓起兵密
爲讓謀主屢敗隋兵讓乃推密爲主號魏
公兵衆甚盛高祖招之密驕倨欲爲盟
主後與王世充戰兵敗乃歸唐高祖待
之不能滿其意復亡命欲招其部曲反唐
兵追及
殺之

王世充

祖西域胡人世充仕隋
煬帝幸江都中原盜賊起
世充爲將討擊有功李密逼東都詔世
充屯洛口煬帝遇弒衆立煬帝孫越王

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與李密戰敗之 未幾篡侗位國號鄭改元開明 唐使秦王世民來討世充兵敗出降入關中爲仇家所殺

竇建德 貝州人世爲農有膂力 隋煬帝征遼東建德應募爲隊長 後天下盜賊群起建德亦聚衆入高雞泊爲盜與諸盜往來甚得士心衆多歸之屢敗隋兵 隋大業十四年稱夏王 宇文化及弒逆北還僭號建德擊敗化乃殺之 唐遣秦王世民討王世充建德恐世充滅唐兵且至河北乃舉兵援世充 與秦王戰兵敗爲秦王所擒斬于長安

蕭銑 後梁宣帝曾孫也 [事見南史後梁] 仕隋爲羅川令 隋大業十三年岳州較尉盧景珍等反奉銑爲主據江陵南至交趾西至三峽北至漢水土地皆屬

唐遣李靖李孝恭討之銑兵皆放散城守兵不多乃出降 至長安高祖怒其不屈斬之

劉文靜 以父死事襲爵 高祖爲晉陽宮監文靜深自結納 秦王世民引與定計舉兵定關中唐業之成文靜功居多 高祖即位爲納言後與裴寂有隙爲裴寂所譖誅死

裴寂 少爲郡主簿 高祖爲晉陽留守寂爲晉陽宮副監與高祖厚善以宮人私侍高祖秦王與劉文靜定計因寂自高祖脅之起兵高祖即位拜尚書右僕射 太宗貞觀初坐爲浮屠法雅連坐免官歸蒲州 後爲奴所告放靜州帝念其功將召歸會卒

尉遲恭 字敬德以字行 隋末以軍功爲朝散大夫後爲劉武周將 與尋相[姓尋名相]降秦王世民世民出戰爲王世充兵所殺敬德拔出之 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交兵敬德射殺齊王元吉 高宗顯慶三年卒

李靖 京兆人 通書史其舅韓擒虎器重之仕隋爲馬邑丞知高祖有異志自因上急變高祖定京師將斬之秦王世民爲請得釋後爲行軍總管與江夏王孝恭擊蕭銑平之 太宗即位爲刑部尚書兼中書令伐突厥敗之頡利可汗亡去 張寶相擒之於是斥地自陰山至大漠矣貞觀二十三年卒 年七十六

李勣 本姓徐家富於財 初從翟讓後事李密 密敗歸唐勣以其地啓密使自獻高祖嘉之賜姓附屬籍 從秦王平王世充俘竇建德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振旅凱旋 太宗即位守并州十六年太宗美其賢於長城 高宗即位勣勸立武后

平定高麗以其地爲州縣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 孫敬業舉兵討武后兵敗見殺削屬籍姓徐氏

江夏王 道宗太祖[高祖之祖也]之曾孫高祖之從兄韶之子也 少從秦王征伐有功 太宗立與李靖平突厥貞觀九年卒于交州都督

河間王 孝恭亦太祖之孫高祖從兄弟安之子也與李靖同平蕭銑太宗立爲禮部尚書 貞觀十四年卒唐與宗室惟河間江夏有征伐之功

房玄齡 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爲司州刺史玄齡舉進士第仕隋較讎秘書省太宗徇渭北玄齡上謁一見如舊署記室參軍太宗征伐未嘗不從 建成之難玄齡定計居多 太宗即位拜中書令爲宰相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公主太宗末年卒 年

七十一**杜如晦**京兆人仕隋爲滏陽尉秦王開府引爲參軍秦王爲太子進兵部尚書與房玄齡共管朝政未幾卒年四十六

魏徵少落魄有大志通書籍從李密進十策密不能用去之後至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高祖拜爲祕書丞至黎陽說李勣歸朝後太子建成引爲洗馬太子敗太宗用爲諫議大夫屢以直言規諫太宗皆容受之貞觀十七年卒史不言壽

魏謩徵五世孫擢進士第文宗時爲起居舍人宣宗時爲御史中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末年爲太子少保卒

王珪字叔玠祖僧辨仕梁爲大將珪仕隋爲太常治禮郎高祖入關李綱薦爲世子府參軍遷太子中舍太子建成敗太宗召爲諫議大夫與魏徵嘗直言諫諍遷侍中禮部尚書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

馬周博州人武德初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責之乃謝去太宗時至長安客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陳二十餘事帝聞之召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遷侍御史累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

蕭瑀後梁明帝子也女兄爲隋帝后隋末爲河池太守高祖入關挈郡歸唐拜民部尚書武德初爲內史郎中書令也太宗即位爲左僕射貞觀中卒

蕭俛瑀之裔孫第進士舉賢良爲左拾遺穆宗初爲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與段文昌爲相議銷兵而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復失河朔文宗時卒于家

孫伏伽仕隋爲萬

年縣法曹高祖即位上書諫事擢治書時御史太宗即位遷大理少卿後爲陝州刺史致仕高宗時卒

張易之與弟昌宗俱以門蔭入仕美姿容私侍太后後爲張東之等所誅

長孫無忌高祖起兵無忌上謁又從秦王征討有功封縣公定計太子建成之難無忌以女弟爲太宗皇后故甚見信任高宗立無忌以元舅輔政高宗欲立武后無忌不許後爲武后所譖貶黜自縊死

褚遂良父亮仕隋爲散騎常侍遂良初仕薛舉隋末大盜也舉平歸秦王秦王即位爲起居郎受顧命輔高宗以不許立武后貶官卒于愛州刺史

傅奕初仕隋爲漢王諒儀曹高祖初爲太史令嘗上疏極詆浮圖法太宗即位又言佛法有害國家無補百姓貞觀十三年年八十五卒

劉仁軌少好學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嘗有論奏仁軌爲竄定其藁緣此見知補息州參軍遷陳倉尉以斬折衝都尉見重於高祖以之進用後高宗時爲將屢立大功武后時卒年八十五

裴行儉以門蔭補弘文生高宗時爲吏部侍郎設長名牓甚服人心儀鳳中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吐蕃以攻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以吐蕃叛擾諸將屢失律喪師討之恐爲西方生事請送波斯王質子歸道出二蕃若權以制之可不勞而攻也朝廷從之行儉至西州乃陰勒部伍擒獲都支及遮匐刻石紀功而還調露初突厥阿史那德溫傅反詔行儉爲定襄大總管討之既

而其黨伏念執溫傅降突厥偽黨悉平承
淳元年卒 光庭行儉子也為吏部尚書
為有資格無賢 第進士 高宗武
不肖據資考 婁師德 后時為將與吐蕃
戰屢有功聖曆 權明經 中宗時
三年卒年七十 祝欽明 以國子祭酒同中
書門下三品 引經謂皇后當助祭以媚
宗景雲初侃若水劾奏欽明腐儒以諂佞
亂常貶饒州刺史 後 蘇定方 名烈以字
入為崇文館學士卒 行初為府
折衝府兵小將從李靖討突厥遷中郎
又從太宗破高麗 高宗時征賀魯北伏
也克之平百濟擒 太宗征高麗仁
其王乾封二年卒 薛仁貴 貴應募驍勇善
戰太宗見之授游擊將軍 高宗時伐
高麗討鐵勒皆有功 永淳二年卒

唐休璟 名璿以字行舉明經高第 武后
時為安西都護改京州大都督與
吐蕃戰屢破之吐蕃使來見
之歎伏睿宗時卒年八十六 張仁愿 仁亶本名
武后時為監察御史 唐書不載進身之由
中宗時為朔方道大總管築三受降城突
厥不敢踰山牧馬 睿宗時同
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卒 徐有功 弘名
敏以字行舉明經進士武后時為典刑官
屢執法與酷吏爭武后亦時從之所全活
甚眾武后末年 狄仁傑 字懷英舉明經為
卒于司僕少卿 汴州參軍陟黜使
閻立本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遷并州
法曹請代鄭崇質使絕域長史鄭仁基曰
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高宗時
為大理丞 武后時為地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屢諷諫武后復以中宗為太
子武后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即久視元
年 白居易 字樂天 擢進士第對制策中
也 乙科 憲宗時為左拾遺學陳
規諫 王涯不喜出為忠州刺史又貶江
州司馬又召為主客郎中 穆宗即位好
吹遊居易獻虞人箴 文宗時為刑部侍
郎 武宗時為刑部尚書 宣宗時卒
有長慶集行於世 五王 桓彥範以門蔭進
自號香山居士 崔玄暐以明經進
張柬之以太學生進後舉賢良 袁恕己
史不載所進 敬暉以明經進 同誅
張昌宗兄弟奉中宗反正 武三思以計
罷其政事封王號五王尋遭貶逐皆為三
思所 魏元忠 以太學生上書高宗善之授
害 祕書省正字 武后時以殿

中侍御史監李孝逸軍擊敗徐敬業後
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屢為酷
吏幸臣所誣譖幾厄而卒免 中宗反正
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武三思濁
亂宮掖元忠無所匡正 太子重俊誅三
思元忠懼上疏政事 而姦臣宗楚客用
事誣構元忠貶務川尉 郭元振 名震以字
卒于涪陵道年七十餘 行舉進士
為通泉尉任俠使氣不拘小節 武后時
為涼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
盡水陸之利粟支十年 玄宗初為朔方
道大總管 玄宗講武元振坐軍容不整流
新州起為饒州 以世家仕為孝敬挽郎
州司馬道卒 姚崇 武后時為夏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三品出為州刺史 睿宗立為相
又出 玄宗即位自同州刺史入相 開

元四年罷爲宋璟自代次年卒年七十二

宋璟 衆進士第武后時爲鳳閣舍人居官鯁正　睿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時自廣州都督入相封廣平公　開元八年罷二十五年卒　年七十五

張說 武后時以賢良對策第一后署乙等授較書郎　武后之世仕屢進屢黜　玄宗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爲中書令封燕國公　議封禪　後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　開元十七年爲右丞相遷左丞相次年卒年六十四

張九齡 部州曲江人擢進士第爲較書郎　玄宗即位遷左補闕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不許相牛仙客忤旨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八

李石 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神符與高祖同祖第進士　文宗時爲李聽行軍司馬入奏事文宗嘉之累擢戶部侍郎同尚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宦官專橫石敢與縉紳賴以自彊　仇士良等使人殺之不死乃罷去　武宗時爲河東節度使將軍王弁作亂石走後爲東都留守卒

劉知幾 名子玄以字行第進士　武后時爲鳳閣舍人修國史（著史通）譏詆前代作史之失人服其博　玄宗時坐事貶安州別駕卒

李延壽 貞觀中直史館先是宋齊梁陳魏周隋各有國史南北二方互相詆毀延壽父太師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成父業爲南北七代史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故也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稱其書後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

王忠嗣 以父死王事玄宗用爲將屢敗吐蕃　拜朔方節度使又爲隴右河西節度兼朔方河東佩四將印控制萬里　玄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未可李林甫忌其功多譖毀　會玄宗使蕭延光攻石堡無功乃歸罪忠嗣貶漢陽太守徙漢東卒年四十五

宇文融 以世家初仕富平主簿　玄宗時爲監察御史陳便宜請較天下戶籍收隱戶乘田佐用度歲終得數百萬緡進御史中丞甚見信用　後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凡百日罷錢穀自此不治　後以隱沒官錢事覺貶平樂尉流嚴州道卒

李光弼 營州人父本契丹酋長歸朝爲左羽林大將軍　光弼初仕親衛府中郎將爲王忠嗣兵馬使　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留後欲以女妻之

光弼引疾去歸長安　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爲河東節度副使分朔方兵五千出討賊屢敗史思明之兵封臨淮郡王　代宗立宦官魚朝恩用事讒忌光弼吐蕃入寇光弼遷延畏禍不敢入援拜東都留守光弼不敢釋兵辭以歸徐州收租廣德二年卒年五十七

郭子儀 華州人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九原太守　安祿山反拜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與賊戰河北屢敗之方圖范陽（祿山巢穴也）會哥舒翰敗於潼關[illegible]蜀　肅宗即位與廣平王（代宗也）收[illegible]又收復東京封汾陽郡王　代宗時僕固懷恩招引回紇吐蕃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酋長皆下拜引去吐蕃失援亦引去德宗建中二年卒年八十四

房琯 字次律以蔭補

弘文生隱不出開元中張說表爲校書郎
歷憲部侍郎 玄宗幸蜀琯馳至普安上
謁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奉璽詣
靈武見肅宗琯有重名甚見器待自請
討賊兵敗于陳濤斜帝猶待未衰 乾元
元年出爲邠州刺史歷晉漢二州 寶應
二年召拜刑部 **李泌** 字長源七歲知爲文
尚書卒于道 玄宗開元十六年召
見甚見器重張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呼
爲小友 及長令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
甚厚即肅宗也嘗作賦譏楊國忠國忠惡
之斥罷蘄春郡 肅宗即位方欲訪求而
泌已自至帝大悅嘗與謀議 更事代宗
德宗時爲集賢殿崇文館學士 貞元四年
卒年六 **楊綰** 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 玄
十八 宗已試又加詩賦一篇擢右

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 代宗時元載
誅以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下士相賀于朝崔寬毀池觀黎幹減騶
馭郭子儀徹聲樂莫不翕然從化未幾卒
崔祐甫 玄宗時第進士爲壽安尉 代宗
時爲中書舍人 德宗初即位祐
甫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吏
八百多親故 李正已爲請獻錢三十萬
祐甫令賜淄青將士 **柳渾** 天寶末第進士
以伐其謀是歲卒 德宗貞元三年
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吐蕃
與渾瑊會盟渾曰臣竊憂之吐蕃果劫盟
卒爲張延賞所疾罷政事爲 **元結** 字次
散騎常侍五年卒年七十五 山元
魏之裔孫天寶末第進士 肅宗時上時
議三篇擢金吾兵曹遷監察御史 代宗

立授著作佐郎修國史爲道州刺 **元載** 天
史遷容管經畧使罷還京師卒 寶
初以舉明莊老文列四子學人高第補新
平尉 肅宗末領度支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代宗立進中書侍郎 代宗惡李輔國
之專 恣不欲顯誅使盜殺之載預其謀
又預誅魚朝恩載權益重納賄 賣
官恣爲貪橫大曆十四年賜死 **田弘正**
父延玠與田承嗣爲從父昆弟承嗣本安
史將史朝義敗承嗣歸朝爲魏博節度使
憲宗時魏博軍亂推弘正爲主弘正與衆
約籍六州諸吏于朝衆許諾弘正遂獻德
棣二州納子爲質 穆宗立改成德
軍節度使成德即鎮冀也軍亂遇害
劉晏 玄宗時封泰山晏八歲獻頌行在郎
授太子正字號神童又舉賢良方正

補溫令 肅宗時爲度支郎中兼侍御史
領江淮租庸使 代宗立爲戶部侍郎領
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使如故 後罷以兼御史中丞
領東都河南江淮租庸鹽鐵使斂不及
民而用度足德宗立爲楊炎所譖賜死
第五琦 京兆人少以吏幹進 北海太守
賀蘭進明使詣肅宗奏事郎拜監
察御史江淮租庸 **常袞** 京兆人第進士
使 德宗時卒 代宗時以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宗初立貶潮
州刺史 起爲福建觀察使化閩人知學
俗爲之一變卒 **武元衡** 則天皇后之族舉
于官年五十五 進士累遷華原令
憲宗時代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元和
八年召還秉政淄青李師道請赦吳元濟

使人白事不恭元衡叱去之師道使賊殺元衡 賊投書於道曰無急我我先殺汝 卒不窮捕得 兵部侍郎許孟容以爲言 帝乃下詔能得賊者錢千萬授五品官 於是捕得張晏等十八人斬之

李絳 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 憲宗初爲翰林學士每進規益 元和六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足疾罷爲吏部尚書 文宗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軍變遇害年六十六

段秀實 嘗舉明經其友易之(輕也)乃弃去 天寳初從安西節度討護密(戎狄國也)有功授本府別將 肅宗即位李嗣業以安西兵赴難以秀實爲副 代宗時爲涇原鄭頴節度使楊炎欲城原州秀實議論不合召爲司農卿 朱泚反召秀實與謀議欲僭號秀實以笏擊泚爲泚黨所殺

顏眞卿 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累遷平原太守 安祿山反眞卿傳檄討祿山河北諸郡皆從旣而祿山急攻諸郡多陷眞卿以人心危乃弃郡奔行在歷事肅宗代宗德宗後爲盧杞所忌使之宣慰李希烈爲希烈所殺

李晟 洮州人世以武力仕玄宗時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一矢殪其酋長忠嗣曰萬人敵也大曆初爲李抱玉右軍將馬璘與吐蕃戰敗晟拔璘出封合川郡王 爲神策軍都將德宗立吐蕃寇劒南晟將神策兵擊走之 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與馬燧大破悅軍于洹水朱滔王武俊來救曰悅晟引兵抗滔悅 會朱泚反帝幸奉天召晟赴難進軍收復京城誅朱泚乃拜晟鳳翔隴右節度使行營副元帥西平郡王 固言吐蕃不可與盟遂與宰相張延賞有隙 貞元三年冊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卒年六十七

李愬 (晟子也)以蔭初仕協律郎 憲宗討吳濟以愬爲唐鄧節度使卒用計畫擒元濟後帥魏博以疾代去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

馬燧 汝州人學兵書有大志 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使殺其親信傾其本根則進退無據循然之不時發爲祿山所殺燧亡奔平原 顏眞卿平原不守乃走魏 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 累遷慶州刺史後從抱玉入朝代宗閭其名擢爲商州刺史累遷河東節度使 德宗建中初田悅反詔燧討之大敗悅軍 李懷光反燧以誠感懷光大將徐廷光廷光降

卒斬懷光後墮吐蕃計使渾瑊與盟爲所劫 貞元九年卒年七十

渾瑊 本鐵勒九姓渾部人父隸朔方征伐玄宗世屢立戰功累遷中郎將 安祿山反瑊從李光弼征伐 肅宗即位瑊從郭子儀收復兩京 代宗時吐蕃入寇瑊屢敗之 朱泚反從德宗幸奉天城守拒戰未嘗解甲與李晟同收復京師懷光反與馬燧討平之 吐蕃劫盟瑊入朝待罪詔釋之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陸贄 字敬輿蘇州人年十八第進士及中博學宏詞科調鄭縣尉遷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行天下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省疲瘵五要簡官事遷監察御史德宗聞名召爲翰林學士時李希烈田悅

反德宗問贄計策贄爲條陳事宜及朱
泚反從狩奉天帝每事咨訪多所裨益
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旣而裴延齡用事贄極言其失帝不懌
罷爲太子賓客延齡譖毀百端帝怒欲誅
之賴陽城力爭乃貶忠州別駕　順宗立
召還未至卒

杜牧 佑之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
官累遷殿中侍御史　文宗時著罪言守
論戰論以議切用兵之失歷黃池睦湖
州刺史卒于中書舍人年五十牧詩
情致豪邁人呼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裴延齡 史不言所進德宗時盧杞秉政引爲鄠部員外郎累遷司農少卿領
度支　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鈞距取宿
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寵多其簿最吏員以
詭帝於財實無所加也進戶部侍郎　延

齡夫資苛刻專剝下媚上他人莫敢言者
而延齡言之疾病盡載度支物歸之家人
莫敢言卒人語以相安惟帝悼念不已

韋執誼 及進士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王叔文以棊待詔頗讀書得幸于皇
太子執誼與相友善　太子卽位是爲
順宗執誼叔文用事專權順宗遜位執誼
貶死　叔文誅

杜黃裳 擢進士第又中宏詞郭子儀辟佐朔方幕府德宗末
爲太子賓客　憲宗立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言討劉闢制御藩鎭甚
不畏服元和三年卒年七十五

高崇文 以軍功進嘗破吐蕃封渤海王爲武
城都知兵馬使　憲宗討劉闢宰相杜黃
裳薦爲將遂擒劉闢卒于邠寧節度使

裴度 字中立擢進士第試宏詞舉賢良方正爲河陰尉　憲宗立召拜起居舍
人元和六年遷司封員外郎　王師討蔡
使度視行營諸軍陳攻取策與帝意合拜
刑部侍郎　李師道遣賊殺宰相武元衡
併傷度議者請罷度以安二鎭反側帝曰
度得全天也罷之是賊計行　及劍愈乃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討
蔡諸軍多不利他相請罷兵度奏病在腹
心不去且爲大患　十二年以門下侍郎
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彰義卽淮蔡軍領
淮西宣慰處置使督諸將討賊賊平封晉
公知政事旣而皇甫鎛以聚斂得幸度
每以爲言鎛與程异譖毀之出爲河東節
度使　穆宗立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加度
鎭州招討使　元稹恐度有功出爲東都

晉守諫官論度不可罷會中人使幽鎭還
且言軍中謂度在朝則兩河諸侯彊者畏
忠者懷令居東人人失望帝乃詔度朝京
師　度移書克融廷湊皆罷兵　後出爲
淮南節度使　敬宗立詔度復輔政帝爲
劉克明等所弒　度定策誅之立文宗　文
宗立　太和四年上政事出爲山南道節度
使　李訓鄭注之亂宦官專恣度上書中
理多所全活　時天子擁虛器政由宦官
度無經世之意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
易等把酒相歡開成
三年卒年七十六

韓愈 字退之鄧州人第進士宣武節
度使董晉表爲判官　憲宗元和初爲國
子博士著進學解累遷中書舍人　初憲
宗討蔡宰相多請罷兵愈上言淮西敗可
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宰相不喜改

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奇爲行軍司馬淮西平進刑部侍郎上表論佛骨貶潮州刺史鱷魚移去不爲害　穆宗時以兵部侍郎宣撫王庭湊庭湊聽命遷吏部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

劉蕡字去華明春秋擢進士第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言宦官之事考官以其切直不敢取後七年有甘露之禍　令狐楚牛僧孺爲節度辟爲幕府授秘書郎宦官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李訓本名仲言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坐事流象州　文宗立召還結鄭注注命之見王守澄訓揣知文宗之意惡宦官乃與注合謀誅宦官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託言金吾左仗有甘露降欲因之盡誅宦官事覺爲仇士良等所殺

鄭注以方伎游江湖在李愬軍見知於監軍王守澄守澄薦之官至節度使與李訓同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使人殺之于鎮

李德裕字文饒（父吉甫憲宗時爲宰相）德裕以蔭仕穆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　初吉甫爲相李宗閔牛僧孺以賢良對策譏切執政德裕怨之遂與宗閔僧孺有隙各分朋黨及僧孺相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牛李之憾結矣　文宗立召拜兵部侍郎宗閔秉政與僧孺排德裕出爲鄭滑節度使徙劍南　武宗立召入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澤潞擒劉稹功業甚盛　宣宗立累貶崖州司戶太中二年卒年六十三　德裕不喜進士嘗言臺閣美官當用公卿子弟云

鄭畋擢進士第爲宣武推官僖宗時以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鳳翔節度使　黃巢陷京師帝幸蜀畋在鳳翔屢敗巢兵巢控㓮不得西行軍司馬李昌言襲畋畋委軍入蜀爲相昌言遂爲留後賊平昌言與中官田令孜及陳敬瑄毀短之帝知其情不之信畋請罷政事以安反側　乃授簡較司徒太子太保留蜀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侍養卒年六十三

王鐸第進士懿宗時爲相後罷僖宗時黃巢陷京師帝幸蜀以鐸爲中書令簡較司徒義成軍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率衛兵梁蜀之師屯盩厔移檄天下　初諸軍環視賊莫肯先及鐸檄至士爭奮屢破巢軍巢勢日蹙　田令孜策賊必敗欲專其功乃罷鐸使歸鎮後數月巢走克復京師策勳爲關東諸鎮第一徙昌義軍節度使鐸家世貴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魏帥樂貞子從訓使人劫之家屬吏佐三百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罪

顏杲卿與貞卿同五世祖以門蔭入仕　安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祿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舉兵討祿山兵敗爲祿山所殺

張巡擢進士第累遷眞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祿山單父尉賈賁亦起兵至雍丘與巡會適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潮暫出行部城中人殺守者迎賁賁巡入據其城潮來攻巡等屢敗之　後賁先死巡拔出與睢陽太守許遠合　遠自以智畧不及巡讓巡而居其下　後安慶緒益兵使尹子奇來久糧竭城陷俱被執見殺遠右相敬宗之曾孫也

元德秀字紫芝河

南人擢進士第以孝友卓行稱爲魯山令
玄宗幸東都令三百里內守令各以聲樂
集　是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錦綉光
麗德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蔿于蔿者
德秀所自爲歌也　帝聞之曰賢人之言
哉河內之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由此德
秀乃知名　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
房琯曰見紫芝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蘇
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以幸者識元紫
芝耳天寶十三載卒于家天下謂之元魯
山

何易于

不知所進爲益昌令刺史崔朴
常春月與賓客泛舟出益昌索
民挽繂易于身挽舟朴驚問易于曰方春
百姓耕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疾驅去
鹽鐵官取茶利詔下益昌易于曰益昌
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乎命吏閣詔

吏不敢易于曰不使罪爾曹即焚之　觀
察使素賢之不劾也後遷羅江令導侍不
過三四人【史】
【不言所終】

宦官

【高力士】初事玄宗于藩邸及即位漸
見任用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李林
甫楊國忠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至將相宦
官用事自力士始而性專謹玄宗欲立壽
王力士勸立肅宗玄宗自蜀還爲李輔國
所譖流巫州遇赦還玄宗崩力士
捧遺詔慟哭而卒年七十九【李輔國】給
事肅宗肅宗即位事多與參決輔國不茹
葷爲浮圖詭行人不疑也輔國專橫遷太
皇入西內代宗立罷其權尊爲尚父不欲
顯戮使俠者夜刺殺之【程元振】與李輔國
共立代宗專橫讒間藩鎮來瑱以失元振

意賜死吐蕃入寇李光弼疑懼不敢入援
天下峙咎元振乃放歸田里後入京師凡
不軌長流溱州死于道【魚朝恩】肅宗時爲
節度討賊以元勳不相統攝遂以朝恩爲
觀容使軍容之名始此譖毀郭子儀罷其
兵朝廷裁決有不由朝恩輒怒纍橫之甚
帝與元載謀遂誅之【王守澄】與陳弘忠弑
憲宗以餌金不藥纍崩白於朝文宗用李
訓鄭注謀奪守澄罷兵權就第鴆死專祕
人無知者【劉克明】弑敬宗乃矯制立絳王
而王守澄等乃立文宗舉兵討克明等誅
之克明赴井死【仇士良】初李訓鄭注欲誅
王守澄以士良與守澄有隙擢爲左神策
軍中尉既而訓注欲盡誅宦官託言甘露
降士良等見幕下有兵乃扶帝入宮盡誅
訓注及公卿等自是士良專橫事歸北司

宰相不得專後以老罷卒于家初士良知
文宗與訓注之謀欲廢之而學士崔慎由
死爭不肯奉詔乃止且戒勿泄慎由臨終
書以授其子胤胤遂結朱全忠誅宦官以
至亡唐蓋原於士良云【田令孜】僖宗時爲
左神策軍中尉帝騃少事一由令孜黃巢
既平而諸鎮又犯闕乘輿播遷皆令孜之
所致也始帝幸蜀田令孜數困辱壽王壽
王立是爲昭宗令孜乃馳入蜀依其兄陳
敬瑄令孜本姓陳詔削官爵流儋州不行
後與敬瑄同誅敬瑄與令孜俱得罪敬瑄
據蜀不受命王建攻敗敬瑄乃斬之劉季
述與王仲先昭宗時嘗廢昭宗立太子崔
胤結神策都將殺仲先執季述殺之奉昭
宗反正【韓全誨】昭宗既反正崔胤請主左
右神策兵李繼昭請還北司乃以全誨張

彦弘爲丘存神策中尉旣而崔亂與帝誅
盡誅宦官全誨乃結岐帥李茂貞使以兵
入衞胤約朱全忠亦以兵至全誨乃劫
帝幸岐全忠圍岐茂貞戰不勝乃殺全誨
等與全忠和全忠乘此
盡誅宦官以至亡唐

酷吏

武后時將圖革命任用酷吏與羅織
之獄以誅鋤不附己者　索元禮後
以受賕下獄死　來俊臣後有異圖斬于
西市　周興流嶺表爲仇人所殺　侯思
止後爲武后所榜殺之　郭弘霸多殺人
見爲厲鬼以刀自刳死　周利貞後貶邕
州長史賜死其善
惡報應甚明也

藩鎭

唐自玄宗信任王忠嗣安祿山節度
使之權始重安史之亂諸叛將以土

地降代宗方喜賊平皆因其各位授以節
度使其始也惟有魏博鎭冀盧龍三道除
代不俟朝命皆軍中自擇立其後他處亦
相倣云　魏博在河北　田承嗣以安史
降將爲節度使傳　悅　緒　季安至
弘正歸朝而史憲誠作亂復盜有之憲誠
爲其下所殺推何進滔爲帥傳　弘敬
全皞　全皞爲其下所殺推韓君雄
爲帥賜名允中傳　簡　簡死衆推樂彦
禎爲帥傳僖宗時也　鎭冀在河北　李寶
臣以安史降將授節度使傳　惟岳　王
武俊殺惟岳而代之傳　士眞　承宗　承
宗死弟承元不敢世襲歸于朝　詔以田
弘正爲帥　王庭湊殺弘正而自立傳
元逵　武宗時受命平劉稹傳　紹鼎　紹
懿　景崇　鎔　僖宗時也　盧龍即幽

州之地　李懷仙以安史降將爲節度使
爲其下　朱希彩所殺希彩又爲其下所
殺衆推　朱泚　泚爲留後泚入
朝遂奪其位　泚因留京師德宗時反泚旣
死大將劉怦總軍務　傳　濟　總　總歸朝
朝廷以張弘靖代之　朱克融　逐弘靖而
自立軍變又殺克融而推　李載義爲帥
載義又爲兵馬使　楊志誠　所逐　載義歸
朝甚見禮待志誠又爲其下所逐衆推
史元忠總後務志誠歸朝廷元忠表上志
誠車服僭擬乘輿遂誅之元忠又爲部將
陳行泰所殺次將　張絳　又殺行泰求
爲帥武宗自用　張仲武　代之　仲武爲
討回鶻頡戛斯有大功傳子　直方　直
方多不法恐下有變起乃奔京師軍中以
張允伸主軍務　允伸卒子　簡會立歸朝

軍中推　張公素爲帥大將　李茂勳襲
公素　公素戰不利帰朝於是以　茂勳爲帥
傳　子　可舉卽僖宗世也其後有　劉仁
恭　守光父子與李克用爲仇　淄青在
山東地　李正已　代宗時襲逐節度　侯希
逸而奪其位傳　納　師古　師道　憲
宗時師道反大將　劉悟　斬師道以歸朝
橫海　滄州山東之地　程日華　徙滄州　宣
慰忽軍變推日華爲刺史朱滔王武俊反
招日華日華不從德宗嘉之以滄州置橫
海軍　俾爲史傳　懷直　懷信　權　憲
宗時淮西平權入朝穆宗時田弘正遇害
穆宗以李全畧故鎭州將乃授橫海軍節
度使死子　同捷　襲爲帥文宗時反詔諸
將討斬之　宣武　今東京汴州　劉玄
佐　德宗時李靈耀反玄佐襲取宋州遂爲

刺史李希烈敗玄佐進取汴州遂爲汴宋
節度使死朝廷以吴湊爲帥軍中不許乃
推玄佐子士寧爲帥大將李萬榮逐
士寧萬榮死大將鄧惟恭執其子迺朝朝
廷別命董晉代之 彰義蔡州淮西之地
吳少誠李希烈之將也希烈反少誠爲盡
力希烈死大將牛仙奇殺希烈之子并希
烈自獻于朝德宗以仙奇爲節度軍亂又
殺仙奇衆推少誠主軍務德宗因授以節
度使少誠死衆推吳少陽非少誠兄弟
爲主傳子元濟反憲宗命裴度李愬討
擒之 澤潞在河東之地 劉悟因擒淄
青李師道授澤潞節度使傳 從
諫至稹反武宗命諸鎮討擒之

突厥

北狄也突厥其國號也可汗其君號
也頡利始畢之類其謚號也可敦其
妻號也信斤葉護特勒其官號也高祖起
太原乞兵于始畢可汗突厥使人往來恃
功驕恣死處羅可汗立頡利侵暴中國後
寖衰弱爲太宗所擒披其地爲二郡督擢
酋豪統之突厥後分爲 本西羌屬有
東西不能爲大害云

吐蕃

百五十種有
發羌居析支水西蕃發聲近故曰吐蕃本
始與中國通吐蕃其國號也贊普其君號
也可敦其妻后號也其官總號曰尚 太
宗貞觀八年遣使朝貢又求尚主太宗不
許乃勒兵二十萬入寇屬羌皆叛應之太
宗命侯君集出擊之乃謝罪因請婚 十
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贊普大喜遣
諸豪子弟入學 高宗武后玄宗之世因
寖强盛頻頻入寇 安史之亂中國多故近
塞州郡多爲所沒 憲穆以後不甚大爲

邊害宣宗之時河湟之地皆復

回鶻

亦曰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初臣突厥其
後突厥來討回紇與戰大破之因浸强大
太宗貞觀三年始遣使朝貢 玄宗之世
國愈强盛 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收
復兩京自是矜功時入寇邀求貨賂
馬求四十縑歲市萬數 遂以公主下降
憲穆以後國漸衰弱 武宗時澤潞張仲
武大破頡戛斯之衆

南詔

在蜀之西南古哀牢夷之地有六詔不相君長蒙舍
詔在諸部之南故號南詔西北抵吐蕃及
與蜀州接高宗時遣使入朝玄宗時其酋
長曰閤羅鳳是時鮮于仲通爲蜀帥下忿
少方畧故事南詔常與妻子謁都督過雲
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
與乃表其罪由是發兵攻殺虔陀取姚州
及小夷州三十二次年仲通舉兵出討閤
羅鳳遣使謝罪且請自新還所侵州不然
且臣吐蕃仲通不許進兵擊之仲通大敗
閤羅鳳遂臣吐蕃頻入寇蜀再遣李宓討
之又大敗蜀土騷動民不得安 代宗末
閤羅鳳子異牟尋立大舉兵入寇 德宗
發兵與戰大敗之又吐蕃責求無厭韋臯
帥蜀遣使招之異牟尋乃附唐 文宗時
杜元穎爲帥障候弛沓南詔乘隙陷成都
大掠子女工伎萬餘人去懿宗時南詔又
攻交州進畧安南乃發天下兵戍守 戍卒
不得代奉龐勛作亂黃巢因之而起 咸
通十一年又寇蜀至成都節度使盧耽固
守力戰援兵亦至南詔引去高駢爲帥南
詔來侵爲駢所
敗自是請和

姦臣

許敬宗初爲李密記室太宗召爲學士高宗立累遷弘文館學士勸高宗立昭儀爲皇后幾亡唐室咸亨初卒年八十一

李義府高宗時舉對策中第累遷中險人謂笑中有刀高宗末以贓貶流嶲州死下貶所

傅游藝不知所進武后時請后革命人告其謀反下獄死

李林甫以宗室子進玄宗時爲相十九年專威福卒後楊國忠使人暴揚其罪乃斲棺取含玉以庶人禮葬之諸子皆從嶺表玄宗幸蜀論及諸相至林甫曰嫉賢妒能舉無比者

盧杞父弈祿山之亂嘗死節杞以蔭仕進德宗時爲虢州太守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害詔徙同州沙苑又言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擢爲御史中丞未幾以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專爲姦險熒惑聰明奉天之難李懷光暴其罪帝不得已貶新州司馬而念之不衰卒于澧州別駕

叛臣

僕固懷恩本九姓鐵勒部人也祖歸唐懷恩世爲本部都督安祿山反從郭子儀征討嘗與賊戰軍退懷恩斬其子玢以令軍遂破賊代宗立召兵回紇回紇已爲史朝義所誘引兵十萬盜邊先是肅宗冊懷恩女妻可汗少子至是少子立其女遂爲可敦虜妻后也詔懷恩與可汗會可汗大悅即助討朝義大敗朝義于東都懷恩使子瑒追北朝義瑒戰屢勝朝義自經死諸將皆罷兵懷恩還尚書左僕射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代宗詔止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朝義諸將李懷仙田承嗣等見懷恩叩頭願效力行陣懷恩請裂河北爲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且以爲助詔護回紇歸國道過太原節度使辛雲京忌懷恩疑其與回紇親且襲己閉關不出犒師懷恩自以父子立大功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遣李懷光等據晉祚等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厚結奉先言懷恩約可汗反奉先過懷恩拜懷恩母母諭解之酒酣懷恩起舞奉先厚幣酬之懷恩未報奉先亟辭去懷恩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逝懷懷恩追還其馬奉先歸具奏懷恩反懷恩請誅雲京詔兩釋之懷恩忿忿乃上書論功言辭不遜帝優容之不以爲嫌遣宰相裴遵慶諭旨且勸之入朝懷恩從之大將范志誠以來瑱爲戒止之欲遣子入侍志

誠又止之使瑒攻雲京雲京敗走顏真卿曰令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先魚朝恩李抱玉四人耳餘人皆言枉然其將士皆郭子儀部曲若以子儀代之必相率來歸子儀至河中瑒正攻榆次未下爲其下所殺獻首闕下懷恩告其母母提刀逐之曰告汝勿反禍且及我懷恩率部曲走靈武帝葬其母歸京師厚卹之加懷恩太保中書令太寧郡王懷恩不從遂誘吐蕃入寇諸將拒退之永泰元年懷恩誘諸蕃二十萬大寇帝下詔親征會懷恩病死郭子儀往見回紇首長酋長見子儀且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與回紇敗吐蕃于涇州始懷恩討賊合門死事者四十六人帝隱忍未嘗言其反惻然曰懷恩爲下所誤耳大曆四年冊其幼女爲公主嫁回紇云

李

懷光世仕朔方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
郡王肅宗時爲節度使委以軍政軍中畏之德
宗時爲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有功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泚反帝幸奉天懷光
率所部奔命倍道而進敗泚兵于醴泉使
人奉表以聞時城中已危得之乃安泚解
圍去爲盧杞所抑不得進見遂怨望謀反
朱泚平詔馬燧討之貞元元年部將牛名
俊斬其首以獻帝念其功時懷光諸子皆
自殺帝以外孫賜姓李名承緒繼懷光後
仍賜錢置
墓田云

逆臣

安祿山柳城胡人本姓康母嫁安延偃故冒姓安祿山長能通六蕃語幽
州節度使張守珪用爲互市郎升爲偏將
敢勇屢立功天寶元年爲平盧節度使又
兼幽州又兼河東凡控制三道士馬强盛
蓄積富厚十四載十一月舉兵反陷東都
僭位國號燕改元聖武十五載六月陷京
師至德二載爲其子慶緒所殺慶緒既嗣
位其年九月廣平王及郭子儀等復京師
慶緒敗走至東都十月廣平王等進兵復
東都慶緒奔河北戰屢敗乾元二年三月
爲其將史思明所殺史思明契丹部人與
安祿山同月生長相善俱事節度使張守
珪爲捉生將累遷平盧兵馬使祿山反使
思明攻陷河北州郡祿山死慶緒戰屢敗
判官耿仁知乃說思明使歸朝轉禍爲福
思明乃絶慶緒殺其使者李光弼聞之使
烏承恩往宣諭思明卽使人奉十三郡兵
八萬圖籍歸于朝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
陽長史思明外順命而內與賊通帝亦知

之以思明曾事烏承恩之父帝以承恩爲
河北節度使圖之承恩至范陽事泄見殺
殺承恩復反乾元二年正月思明僭號大
聖周王三月殺安慶緒更國號燕建元順
天上元二年二月爲其子朝義所殺朝義
既立建元顯聖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
輩等恥爲朝義下召之皆不至朝義在河
北欲還幽州會雍王卽德宗也與僕固懷
恩等至朝義戰不勝代宗廣德元年正月
朝義還幽州發兵既出大將田承嗣以朝
義妻母降朝義至幽州大將李懷仙閉門
不納朝義自縊死父子僭號凡四年朱泚
幽州人與弟滔俱爲李懷仙部將代宗大
曆七年節度使朱希彩爲其下所殺泚潛
結數人大呼曰帥非朱公不可乃推泚爲
留後拜節度使幽州自懷仙以來未嘗朝
謁泚唱諸鎭以騎三千入衛既行屬疾或
勸其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既至天子
大悅禮待甚厚弟滔爲留後寖剪落泚爪
牙泚知爲滔所賣乃請留京師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涇原兵將劉文喜誘衆作亂
泚討之既斬文喜外一無所戮涇人德之
進泚中書令拜太尉及涇原兵過京師以
犒待不如意作亂遂推泚爲主僭位國號
大秦改元應天又號漢李晟等進軍收復
京城泚以范陽卒三千北走泚腹心朱惟
孝等共殺泚傳首以獻黄巣曹州人世鬻
鹽富于貲稍通書記通鑑云巣進士不第
懿宗末群盗起僖宗乾符二年濮賊王仙
芝作亂巣率衆得千人以應仙芝是時天
下思亂旬月之間衆至數萬三年宋威大
破仙芝奏言仙芝巳死縱罷麾下兵後數

日州縣奏言仙芝尚在詔復遣之士皆悍
行思亂賊幾破曹濮汝鄭廬壽蘄黃等州
蘄州刺史約與賊和詔授仙芝左神策押
衙巢恨賞不及已怒仙芝恐衆怒不敢反
乃復爲盜分兵而去四年仙芝陷鄂州巢
陷鄆沂等州五年仙芝攻洪州招討使宋
威大破斬之時巢攻亳州仙芝餘黨歸巢
推巢爲主南下攻陷沂濮虔吉饒信等州
六年攻陷福建侵桂管攻廣州出潭州進
逼江陵荊南節度使劉巨容敗之而不窮
追巢復振再入饒信宣歙等州廣明元年
自汝州攻東都陷之入關十二月陷京師
僭位國號大齊建元金統中和三年諸鎮
兵大集二月巢戰敗走出關四年至太山
勢窮令其甥林
言斬其首以降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廿一

紀傳始終要括

五代 本朝歐陽公脩所作

梁高祖 姓朱氏以黃巢降將爲汴州節度使
遷唐都洛陽遂篡唐而代其位後
爲其子友珪所弑　開平 **末帝** 以高祖次子
四年乾化二年凡再改元　討亂誅友珪
而嗣統　唐人兵至乃自殺　貞
明六年　龍德三年　凡再改元

後唐 莊宗姓朱邪氏北狄沙陀部人　祖國
昌討龎勛有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
巢有功封晉王與梁高祖有仇屢舉兵相攻
伐克用卒　莊宗嗣位舉兵滅梁以李

氏爲唐屬籍仍國號唐　後軍變推戴 **明宗**
明宗帝遇害　同光三年　凡一改元
本蕃種晉王養爲子　出征軍變推之
爲主　天成四年長興四年再改元殂 **閔帝**
以明宗之子嗣位　潞王從珂舉兵以明
兵反乃自殺　應順一年一改元 **潞王** 宗養
子本姓王氏舉兵反而據其位晉高祖
以契丹兵至乃自殺　清泰三年一改元

晉高祖 石氏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之援舉
兵滅唐而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
地與契丹而臣事之　以高祖猶子嗣
天福七年凡一改元殂 **出帝** 位　不肯事契
丹契丹舉兵虜之而去仍不改
元　天福八年開運四年

漢高祖 劉氏以河東節度使乘契丹之亂竊
兵守境契丹兵退乃舉兵逐契丹守

者而即位乾祐一年一改元殂

隱帝 以高祖之子嗣位仍乾祐之號不改元周太祖兵至爲亂兵所殺

周太祖 郭氏以鄴都留守舉兵漢隱帝殂乃即位廣順三年一改元殂

世宗 姓柴氏太祖皇后之姪太祖養以爲子有英武收復契丹關南之地顯德六年一改元殂

恭帝 以世宗之子嗣位在位一年禪位于宋

馮道 初事燕王劉守光守光唐末爲幽州節度使僭稱王爲唐莊宗所滅敗事晉王爲掌書記方梁晉交兵道居其中爲一茅菴諸將有掠得人美女以遺道者道不敢拒密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躬自負薪

晉王即位是爲唐莊宗道以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明宗即位爲宰相爲相十年多所諫藎晉世多事北虜貪求無厭使人皆憚行道獨請行歷事漢周四代亦爲相周世宗時卒年七十三

王朴 東平人舉進士第周世宗鎮澶州辟爲掌書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上平邊之策累遷樞密使又定曆律正雅樂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

十國 唐末之亂諸節度刺史有兵力者各據土宇僭稱名號凡十國

吳 楊行密廬州人初爲盜後應募爲隊長殺軍使而據廬州唐即拜爲刺史累遷節度使攻下江進州郡因拜爲吳王死傳渥降演溥溥僭號稱帝爲李氏所篡

四世共四十六年

南唐 李昪爲吳將徐溫養子初名徐知誥溫專有[illegible]之權溫死昪繼執楊氏之權遂篡位姓李改名昪國號唐傳璟煜王師渡江煜兵敗歸宋三世共三十九年

前蜀 王建許州人本爲盜後爲隊將唐昭宗時爲蜀川節度使唐亂併有四川之地梁初稱帝傳子衍爲唐莊宗所滅

再世三十五年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唐末叔父遷據邢慈隰三州後歸于唐莊宗知祥事莊宗爲步軍都虞侯莊宗平蜀以知祥爲節度使明宗末年知祥反明宗殂知祥乃僭號國號蜀傳子昶王師伐蜀昶兵敗歸于宋再世四十年

南漢 劉隱本上蔡人祖世以商販居南海父謙爲封州刺史卒廣州表隱代爲刺史梁初拜節度使中國方亂士大夫避亂者多往依之遂奄有嶺南封南海王卒弟襲立梁末僭位國號漢傳晟鋹鋹拒命王師攻破擒之五世共十五年

楚 馬殷唐末劉建峯據有潭州殷爲共將建峯爲共下所殺衆推殷爲帥唐昭宗因拜爲潭州刺史攻下旁州梁初拜中書令封楚王傳希聲希範希廣希廣立與其兄希萼爭國希萼臣於南唐南唐以兵至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之亂也周行逢與劉玄王進達攻敗唐兵進逵玄等自相攻擊玄死周世宗以行逢爲節度使知潭州傳子保衡國亂建隆初歸宋二姓六主共五十七年

吳越 錢鏐杭州人聚鄉兵與董昌擊敗黃巢前軍唐以昌爲杭州刺史鏐爲指

揮使出及繆攻殺呂　唐昭宗即位拜
繆爲節度使中書令傳　元瓘　佐淑
太宗時徴舉族歸朝　龍　王審知　本光
待其厚〔四世共八十四年〕
閩　州人　兄潮
唐末起爲盜引兵南入福　建　據有州郡　唐
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卒　審知代立進
節度使梁初封閩王傳　延翰　鏻　僭
號　國號閩傳繼鵬　延義　延　義立與
弟延政自相攻延政據建州建國號殷改
元即位大將連重遇殺延義盡殺王氏子
孫　泉州章州諸將皆自立稱晉年號
南唐閩閩亂引兵攻延政虜之而去泉州
諸將降于吳越　高季昌初事朱全忠
〔五世五十一年〕

南平　爲將唐末爲宋州刺
史遷荊南節度使　梁初進中書令後唐
封南平王傳　從誨　保融　保勗　繼冲

繼冲歸于宋
〔五主五十七年〕

東漢　劉旻漢高祖之弟也爲太原尹　隱
帝欲殺周太祖不克周太祖舉兵　隱
帝遇害　周祖請立旻之子湘陰公贇　旻
遣贇未至京師而周祖已即位贇遇害
旻遂據河東承漢嗣國號漢傳子　承鈞
繼元　太平興國中王師來伐繼元兵
敗出降〔二主二十八年〕
〔繼元姓何承鈞養子〕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二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君臣

〔周〕翟黃謂君仁則臣直 威烈王紀　子思言
衛君臣自賢 安王紀　〔漢〕陳平間楚君臣項
王果大疑亞父　高祖箕倨駡趙王敖 並高帝紀
文帝禮周勃甚恭袁盎諫之　賈誼
上書勸文帝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帝納其

言養臣下有節　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
申屠嘉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並文帝紀　景帝寵幸
鼂錯傾九卿 景帝紀　武帝寵用東方朔等
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大臣數屈　武帝
踞廁視衛青不冠不見汲黯 並武帝紀　霍
光權重黨親根據每朝見上斂容禮下之
夏侯勝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

君談相字於前 竝宣帝紀 人上章言馮異權重光武以示異謂義爲君臣恩猶父子光武謂馮異厚意久不報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 光武保全功臣不令以吏職爲過耿弇等亦上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 竝光武紀 蜀劉備與諸葛亮情好日密備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 獻帝紀 晉秦王堅得王猛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 穆帝紀 北魏王肅見魏主陳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鄙遇日隆自謂君臣相得之晚 齊武帝紀 唐有言請去佞臣或陽怒以試之太宗曰君源臣流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之直温彦博言於上曰魏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徵曰君臣同體相與盡誠 魏徵又言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 太宗謂侍臣曰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

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又謂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太宗問侍臣曰自古君亂臣治或臣亂君治孰愈魏徵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 竝太宗紀 李泌對德宗曰李晟馬燧有大功聞有讒之者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 德宗紀 後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世宗紀

宰相 將相附

周魏文侯卜相於李克 威烈王紀 魏以田文爲相吳起不悅請與論功 吳起爲楚相貴戚大臣多怨 竝安王紀 江乙言楚昭奚

恤爲相 顯王紀 秦蔡澤代范睢相 昭襄王
紀 漢高祖論相 高帝紀 曹參代蕭何爲
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約束 惠帝紀 陸賈
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呂后紀
文帝問錢穀決獄於陳平平對各有主者
文帝不用竇后弟爲相以申屠嘉相 並文帝
紀 田蚡爲相除吏權移主上 丞相封侯
自公孫弘始 石慶爲相事不關決醇謹而

已 公孫賀不受丞相印綬 田千秋無他
長以一言寤意取相 並武帝紀 丞相致仕
自韋賢始 魏相好觀漢故事奏四方災變
丙吉爲相上寛大知大體 蕭望之以意
輕丞相左遷 並宣帝紀 蜀諸葛亮爲相事
無巨細咸自決嘗自校簿書楊顒諫亮謝之
魏文帝紀 陳壽評諸葛亮識治良才管蕭
之亞 魏明帝紀 晉張華相魏帝數年雖闇

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惠帝紀 唐房玄齡善
謀杜如晦能斷 房玄齡爲僕射以度支繫
天下利害嘗有闕未得人乃自領之 房杜
不言功 並太宗紀 姚崇爲相兼兵部尚書
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齊澣
謂姚崇爲救時宰相時人又謂盧懷愼爲伴
食宰相 姚崇薦宋璟自代 宋璟爲相務
擇人隨材任使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姚

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
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二人進見上
爲之起後李林甫相禮遇殊卑薄矣 宋璟
嚴禁惡錢以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煩擾
人怨之玄宗罷璟相 張說有才智而好賄
好面折人至於叱罵宇文融李林甫共奏彈
說有狀玄宗罷說中書令 張嘉貞不營家
產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 蕭嵩以韓休

恬和謂其易制引之爲相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　李林甫譖罷張九齡相玄宗相林甫　上即位以來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説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士皆容身保位　李林甫以陳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　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養

成天下之禍　竝玄宗紀　元載以裴冕老病易制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　楊綰爲相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　代宗方倚綰釐革弊政法制纔立而綰薨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楊綰之速　竝代宗紀　崔祐甫爲相務崇寛大故當時政聲藹然有貞觀之風　李泌謂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

相百官白事更遜不言後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其後日一易　竝德宗紀　憲宗選擢宰相推心委之裴垍竭誠輔佐罷重稅賞諫官垍器宇峻整人不敢干以私　憲宗謂李吉甫專爲悅媚李絳眞宰相　竝憲宗紀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文宗紀　元和後

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　武宗紀　周墀爲相韋澳曰願相公無權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　宣宗紀

將帥

周　吳起殺妻求爲魏將又爲士卒吮疽　威烈王紀　子思言衛棄干城之將　安王紀　燕

以騎劫代樂毅將　趙以趙括代廉頗敗於長平 並赧王紀 秦李牧趙之北邊良將 始皇紀 漢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　漢王奪韓信軍印易置諸將 並高帝紀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　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 並文帝紀　文帝戒太子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 景帝紀　李廣程不識治軍煩簡不同　衞青不斬蘇建示不專權 並

武帝紀　劉秀部分吏卒各隷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淮陽王紀　鄧禹威名稍損光武遣馮異代禹安集　祭遵雅歌投壺
光武謂吳漢隱若一敵國 並光武紀 魏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恤君子而不恤軍人 文帝紀 蜀諸葛亮爲將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明帝紀 晉羊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衞不過數十人

羊祜以信懷吳人每交兵刻日而戰不爲掩襲出軍行吳境皆計所侵送絹償之與陸抗對境遣抗酒抗飲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並武帝紀 唐太宗謂李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太宗紀　突厥入寇疑非薛仁貴爲將仁貴免冑示之虜失色引去 高宗紀　武后宴吐蕃使臣時唐休璟亦欵宴使臣屢窺之曰洪源

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武后紀
王忠嗣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以邀功名
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其後上命哥舒翰攻之士卒死數萬果如所言 並玄宗紀　上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爲節度使光弼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時將士樂子儀

之竟憚光弼之嚴 肅宗紀　李抱眞謂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　李光弼治軍嚴重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士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爲耕軍有餘糧 並代宗紀　張巨濟發兵防秋戒之曰此行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及德宗宴勞其將士皆不敢奉詔上深歎美之　郭子儀身

爲天下安危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衆不非　陸贄奏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李晟收復京城公私按堵秋毫無犯 並德宗紀

官吏 均任　久任附

漢董仲舒策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　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並武帝紀　宣帝考試功能拜刺史守相親見問不數易漢世良吏爲盛　出諫官以補郡吏蕭望之諫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張安世絕不許　黃霸謂數易官吏之害治道去泰甚耳 並宣帝紀　王嘉上疏論久任 哀帝紀

光武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朱浮上疏言守宰不可數易　江馮上言令司隸校尉督

察三公陳元謂不宜光武從之 並光武紀　郎官出宰百里　第五倫以太守爲司空 並明帝紀　章帝詔方正補外任云堯試臣以職　韋彪疏云天下樞要在尚書 並章帝紀　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徐防始　臧罪增錮子孫劉愷謂非先王意安帝詔是之 並安帝紀　尚書令左雄請久任　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宜擇人　遣八使分行州郡 並順

帝紀　唐高祖擢李素爲侍御史謂此官清而要 高祖紀　太宗疏刺史名於屛風又命五品巳上舉堪爲縣令者　太宗謂房杜職當求賢授任敕細務屬左右丞　馬周上疏言今朝廷惟重內官輕州縣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太宗善之謂刺州朕自選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並太宗紀　陳子昂疏云遣使巡行不可任非

其人刺史縣令不可不擇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猶手足 武后紀　初李嶠欲立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執親識旣而爲相銓衡失序乃表言濫官之弊　中宗時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並中宗紀　御史李傑將奏李日知貪暴日知反結傑罪侍御史楊瑒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以恐愓則御史臺可廢矣　或言按察使徒煩擾請精簡刺史縣令姚崇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職乎　玄宗時輕外任倪若水出爲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正觀之制入奏必使諫官史官隨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服豸冠彈百官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廢之宋璟爲

相復正觀之政非祕密皆令對仗奏聞　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自書十韻詩賜之 並玄宗紀　常袞爲相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推薦引拔無虛日除官八百人代宗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 代宗紀　穆宗姑息將卒詔諸道大將久次

及有功者悉奏除官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鎭牒補列將薦之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穆宗紀

薦舉

周毛遂自薦於平原君 赧王紀 漢蕭何追韓信 魏無知薦陳平 並高帝紀 河南吳公薦賈誼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袁盎知其賢而薦之 並文帝紀 董仲舒策使諸侯郡守擇吏賢者歲貢各二人 武帝令郡國舉孝廉 詔議不舉孝廉者罪 並武帝紀 韓增舉馮奉世使西域宣帝謂所舉得人 張安世薦人不受私謝 並宣帝紀 石顯以前殺蕭望之京房乃薦貢禹以自解免 元帝紀

王章雖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 王鳳旣劾死王章杜欽勸其舉直言以釋流言 成帝紀 韋彪議選舉以才行爲先其要在選二千石 章帝紀 虞詡上疏薦左雄

左雄請舉孝廉限年四十又以顏子詰徐淑 左雄嘗薦周舉舉後劾左雄雄悅謝之天下賢之 並順帝紀 晉羊祜所進達之人不知其由曰拜官公門謝恩私室吾所不敢 武帝紀 謝安舉兄子謝玄爲將不負所舉 烈宗紀 唐崔與式嘗鞫劉仁軌後仁軌知政事遽薦與式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高宗紀 武后命宰相舉尚書郞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果稱職武后曰卿足繼祁奚矣

元行冲謂宰相狄仁傑曰明公之門多珍味願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狄仁傑爲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后以告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包容 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爲相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曰天下桃李

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竝武后紀 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淸望京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肅宗紀 陸贄爲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幷以升黜舉者詔行未幾上密諭贄除改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又上奏 德宗紀 裴垍爲相有故人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

朝廷至公他日言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 憲宗紀 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去之又不爲至公也 文宗紀

知人

周趙平原君不知毛遂 赧王紀 秦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孝文王紀 漢張良謂黥布彭越可使韓信可屬大事 漢王謂魏大將安能當韓信 高帝謂子房蕭何韓信皆人傑吾能用之 呂后問高帝代蕭何相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 竝高帝紀 文帝召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以使酒難近見罷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出爲長沙傅 竝文帝紀 武帝謂汲黯社稷臣 衛靑有將帥材天下服武帝知人

武帝察霍光忠厚令輔少主 竝武帝紀 昭帝知霍光之忠上書者之詐 霍光以張安世自副以杜延年有忠節 竝昭帝紀 元帝用史高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副 京房論石顯致亂元帝知之不能退 竝元帝紀 成帝知劉向洪範論爲王氏起然不能奪王氏權 王章奏王鳳專權薦馮野王成帝感寤王鳳劾奏章大逆 成帝欲用劉向爲

王氏所持終不遷 竝成帝紀 光武度黃防必縛馮愔 隗囂使馬援奉書雒陽中黃門引入光武幘坐迎笑援曰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光武謂龐萌爲社稷臣而反 竝光武紀 許劭月旦評嘗謂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 靈帝紀 何顒謂荀彧有王佐材曹操亦曰吾子房也

蜀 劉備見孫權借荊州周瑜謂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 魯肅謂劉備曰龐統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驥足 竝獻帝紀

劉備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用諸葛亮不以爲然後謖果有街亭之敗 魏延勇猛過人欲請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嘗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明帝紀 劉寔謂鍾會鄧艾必破蜀而皆不還果然 元皇帝紀

晉 羊祜見王衍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武帝紀 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惠帝紀 何曾謂晉武帝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 桓彝見王導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竝懷帝紀 慕容垂奔秦王猛勸苻堅早除之堅不從 海西公紀

桓玄受晉禪其后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宜早除之玄不從 安帝紀 唐太宗謂封德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正患已不能

知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常何家何武人不學周代何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以常何爲知人 太宗謂王珪識鑒精通令品藻房玄齡以下衆服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得失以相戒謂褚遂良如飛鳥依人人自怜之 竝太宗紀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才藝王勃駱賓王等非享

禍之器 高宗紀 張九齡謂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玄宗紀 裴度言淮西必可取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後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爲知人 憲宗紀

用人

周齊威王以四臣爲寶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繆留曰不可 並顯王紀 漢漢王得韓信 陳平背楚歸漢漢王即拜爲都尉 並高帝紀 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書奏天子召見三人皆拜爲郎中 下詔求異材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並武帝紀 鄧禹勸光武延攬英雄 淮陽王紀 光武用侯霸爲尚書令明習故事法度 郭伋謂光武選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並光武紀 蔡邕上封事云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儒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靈帝紀 劉備得劉巴黃權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 獻帝紀

唐秦府舊人怨未遷官太宗謂王者至公無私官擇賢才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高祖紀 權萬紀奏房玄齡王珪考官有不當魏徵謂失委任之體 太宗謂魏徵勸偃武修文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 房玄齡奏府庫甲兵遠勝隋太宗云若公等盡力乂安乃朕之甲兵也 太宗論君子小人魏徵云天下未定則專取才喪亂既平則須才行兼備 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發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謂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乃黜萬紀 李勣在并州太宗謂爲長城豈不壯哉 太宗謂以人爲鏡可知得失魏徵沒亡

一鏡矣　太宗翦鬚救李勣又謂勣可託孤
云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　房玄齡留守
京師聞李緯拜尚書但云美髭鬚帝遽改緯
洛州刺史　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汝於後用爲僕
射親任之 並太宗紀　侍郎崔玄暐未嘗請
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后曰自卿
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乃還

舊任仍賜綵 武宗紀　玄宗欲用牛仙客爲
尚書張九齡不可李林甫謂仙客宰相才遂
賜爵隴西縣公　玄宗謂高力士曰朕欲高
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曰天下大柄
不可假人上不悅 並玄宗紀　肅宗與李泌
爲布衣交及即位事無大小皆咨之進退將
相亦與之議泌言諸將畏憚天威陳事或不
能盡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王熟議奏聞 肅宗

紀　代宗召李泌置之蓬萊書院　元載以
李泌有寵於上攻之不已代宗謂泌曰元載
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
載卿可來且屬少遊善待之　常袞言於上
曰陛下久欲用李泌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
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德宗以張涉爲
翰林學士事無大小皆咨之親重無比　德
宗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

薦楊炎上亦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　張
涉稱喬琳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琳喜
詼諧無他長聞者駭愕 並代宗紀　劉晏常
以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廉勤之
士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
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　德宗初疎
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
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得以藉口　陸贄

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大小事必與之謀行止必與之俱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故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德宗在興元召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德宗猜忌不任臣下官必自選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艱於進用羣材滯淹陸贄上奏諫　自陸贄貶官尤不任

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 並德宗紀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罕接後進君子精鑒願悉力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故有情乎絳曰宰相職在量才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避嫌而棄才非徇公也　憲宗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絳曰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 並憲宗紀　後周世宗以魏仁浦爲相或以仁浦不由科第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由科第 世宗紀

吏道

漢文帝吏少文多質 文帝紀　倪寬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賦更以最上 武帝紀　雋不

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故爲吏嚴而不殘　霍光持刑罰嚴杜延年輔之以寬 並昭帝紀　俗吏尚嚴黃霸獨用寬和宣帝召爲廷尉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治京兆者莫能及　龔遂治勃海一切便宜從事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

爲右扶風 蕭望之爲左馮翊欲試其政
事 黃霸頴川治爲天下第一召爲京兆尹
張敞爲京兆尹方略不及廣漢頗文以儒
雅 韓延壽治頴川承廣漢後改教化修古
禮吏民不忍欺 嚴延年母責其爲郡多刑
殺 黃霸在頴川八年政事愈治 張敞五
日京兆 竝宣帝紀 辯宣謂吏道以法令爲
師 京兆尹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何武爲

吏守法盡公去後常見思 竝成帝紀 嚴詡
以柔召何竝以剛代 平帝紀 天下兵起獨
平原賴伏湛撫循以全 卓茂初到縣吏民
笑其不能數年敎化大行 南陽太守杜詩
政治清平語云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頴川
願借留寇恂 孔奮在職四年無貲歸單車
就路 張堪爲漁陽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
秀兩岐 劉焜爲江陵令反風滅火後爲弘

農守虎北渡河自謂偶然 竝光武紀 太守
袁安條上楚獄無驗者謂掾吏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 明帝紀 廉范爲蜀郡太守民歌
曰昔無襦今五褲 章帝詔云安淨之吏悃
愊無華 竝章帝紀 虞翊爲朝歌長謂不遇
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安帝紀 蘇章爲刺
史按故人姦臧 順帝紀 范滂爲清詔使按
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

令臧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劉寵爲會稽
太守郡中大治召爲將作大匠有父老各齎
百錢以送寵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勤苦父老
爲人選一大錢以受之 竝威帝紀 【唐】張鎭
周爲舒州都督曰今日與故人歡飲明日以
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無縱 高祖紀 陸
象先政尚寛簡嘗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
之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玄宗紀 李德裕鎭

西川作籌邊樓圖蜀地形訪山川道路險易遠近皆若身歷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廣安　崔鄲治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非威刑不能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並文宗紀

考績

漢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朝臣皆以爲煩碎謂宜以房爲郡守　元帝紀　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　成帝紀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文帝紀　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崔林杜恕等議皆以爲非治本事竟不行　明帝紀　晉詔杜預爲黜陟之法委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均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不曲以法盡也事竟不行　劉毅上疏謂陳羣中正之法有八損宜更立制帝不能改　並武帝紀　劉頌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惠帝不能用　惠帝紀　唐每州置大中正掌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

領之　高祖紀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又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無愧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高宗紀

省官

漢光武減吏員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十置一　光武紀　晉武帝時議省州縣半吏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

如淸心 武帝紀 隋牛弘問劉炫曰周禮事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按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又曰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何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煬帝紀 唐太宗命房玄齡併省官畱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太宗紀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曰戶口雖減

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謂未當也詔先所減官並復 德宗紀 李吉甫奏請併省內外官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憲宗紀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柳仲郢裁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武宗紀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宣宗紀

吏祿

漢宣帝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宣帝紀 哀帝詔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成帝紀 王莽以制作未定自公侯至小吏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焉 王莽紀 光武詔增百官俸其千石巳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巳下增於舊秩 光武紀 北魏始班百官俸祿祿行之後守令坐贓死者衆淮

南王奏請依舊斷祿高閭以爲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 齊武帝紀 隋先是官吏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至文帝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與民爭利 文帝紀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俸於常賦之外徵有所加以給之玄宗從之 玄

宗紀 元載以仕進者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楊綰爲相奏加京官俸定節度使以下至簿尉俸祿 代宗紀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 德宗紀 李吉甫奏國家舊章品官月俸有限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爲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閒劇隨事增

加時謂通濟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量定以聞 憲宗紀

報功

漢 高帝封韓信爲淮陰侯 封蕭曹等功臣張良勸先封雍齒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以蕭何第一 並高帝紀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

初高祖封列侯百四十三人至武帝時纔四人 並武帝紀 蕭望之議馮奉世矯制不宜受封 宣帝以霍光等十一人皆有功德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並宣帝紀 陳湯矯制誅郅支石顯匡衡謂不宜加爵元帝用劉向議封侯 元帝紀 光武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丁綝自謂功微求封本鄉 馮勤典諸侯封事輕重遠近豐薄不踰莫不厭服 封

子密爲不義侯 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無誅譴 並光武紀 明帝圖功臣二十八人於雲臺馬援以椒房親不與 明帝紀 唐 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煙閣 太宗紀 肅宗謂郭李已爲相若克兩京平四海無官可賞李泌曰今俟天下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小郡豈難制哉 肅宗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三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治道

漢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竇太后言黃老 並武帝紀　杜延年勸霍光宜修孝文時政霍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 並昭帝紀　宣帝厲精為治　王吉上疏言公卿務在簿書

期會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並宣帝紀　王莽慕古不度時宜自攬衆事吏緣為姦 王莽紀　朱浮言天地之功不倉卒顧望治一世之後　光武自隴蜀平未嘗言軍旅偃干戈修文德退功臣進文吏　光武謂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 並光武紀　陳寵上疏云崇寬厚去煩苛謂為政猶張琴瑟 章帝紀　崔寔政

論言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桓帝紀 諸葛亮
治蜀謂劉璋暗弱政不舉刑不肅今吾咸之
以法尚嚴峻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獻帝紀
唐太宗謂人君之患常由身出欲盛則費廣
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而君喪矣
太宗論周秦修短云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
得天下益尚詐力 太宗謂房玄齡曰爲政
莫若至公 太宗論隋文帝事皆自決朕則

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事關宰相奏
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何憂不治 魏徵封
德彝論教化 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
彥博曰願常如正觀初 太宗謂侍臣創業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魏徵謂
不知大體 高宗即位罷遼東之役及土木
之工 並太宗紀 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

政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 高宗紀 賞罰
盡公綱紀修舉當時以爲有正觀之風 睿宗
紀 姚元之請序進郎吏玄宗仰視殿屋不
省後謂高力士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
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一一煩朕耶入服上
識人君體 玄宗紀 憲宗論勤勞無爲杜黃
裳曰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
獄市煩細之事非人主所宜親也苟上疑其

下下欺其上求理不亦難乎 憲宗問爲理
之要何先裴垍曰先正其心 憲宗問宰相
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祖宗仁政結於人心故悖逆之
臣旋踵而亡先後可見矣 李吉甫言天下
已太平宜爲樂李絳曰今烽火屢驚水旱時
作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
樂哉 于頔勸上峻刑憲宗曰頔大姦臣欲

使朕失人心耳　憲宗與宰相論治道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問宰相玄宗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也 並憲宗紀　文宗御延英謂牛僧孺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有意乎對曰太平無象今

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　李德裕復入相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 並文宗紀

君道

漢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 高帝紀　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 景帝紀　董仲舒策言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汲黯謂武帝內多欲外施仁義 並武帝紀　元帝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　元帝優游不斷讒佞用權謀殺蕭望之帝涕泣追念恭顯免冠謝 並元帝紀　馬援謂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馬援論高帝無可無不可光武動如節度　光武置公孫述隗囂於度外　詔百僚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光武講論經理勤勞不怠總理權綱 並光武紀　明帝以褊察爲

明嘗怒自以杖撞郎 明帝紀　樊準上疏云人君不可以不學 殤帝紀　崔寔政論言孝宣明於君人之道 桓帝紀　唐李密見太宗謂眞英主也 高祖紀　太宗曰人言至尊無所畏憚朕則兢兢業業魏徵曰願愼終如始　太宗謂發一言未嘗不三思　太宗謂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竊爲不取上善之

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以辯口以諂諛以姦詐以嗜欲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　太宗謂朕成功過古人者由有五事耳　並太宗紀　德宗卽位動遵禮法省不急之貢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舉故事六品以上日令二人直待制備顧問　代宗紀　文宗謂周墀曰赧獻受制於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

不如因泣涕不復視朝　文宗紀　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宣宗紀

諫諍

[周]孟嘗君用公孫戌之言不受象牀　顯王紀
[秦]始皇長子扶蘇諫坑儒　始皇帝紀　[漢]蕭何諫沛公王漢中　高帝紀　叔孫通諫惠帝築複道　惠帝紀　王陵諫呂后欲王諸呂　高皇后紀　賈山上書勸文帝納諫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詔除誹謗妖言之罪以聞過失　並文帝紀　夏侯勝直言武帝不宜立廟樂　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博延賢俊民多上書下蕭望之問狀　鄭昌上書訟蓋寬饒謂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並宣帝紀　辥

廣德諫元帝乘樓船帝曰曉人不當如是　元帝紀　成帝輯檻旌直臣　成帝紀　韓歆以直諫死　光武紀　[魏]陳羣諫明帝好土功辛毗諫作臺觀　並明帝紀　[晉]劉毅以晉武爲桓靈　武帝紀　[隋]煬帝謂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煬帝紀　唐孫伏伽上表諫罷遊戲尚

祖褒擢之賜帛　高祖以舞胡爲散騎侍郎
李綱諫之上謂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太宗
召張玄素問以政道擢爲侍御史　張蘊古
上大寶箴賜帛除大理丞　太宗患吏受賕
密使人賂之有受者欲殺之裴矩諫 竝高祖紀
太宗英毅見人必假辭色嘗謂公卿曰
空以虞世基爲戒事得失無惜盡言　孫伏
伽諫騎射以爲諫議大夫　魏徵曰人主兼

聽則明　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爲之霽威
王珪諫納廬江王姬　張玄素諫修洛陽
宮太宗罷役仍賜之綵　太宗將幸九成宮
避暑馬周上疏且云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
示返期　太宗謂魏徵廷辱我須殺此田舍
翁　太宗言羣臣啓對多失次魏徵謂諫者
拂意觸忌非借之顏色豈盡情哉　皇甫德
參詠修洛陽宮太宗怒欲治其謗訕魏徵謂

上書不激切不足動人主之心太宗乃賜德
參絹　太宗作層觀望昭陵魏徵諫　或十
三品以上輕魏王太宗怒魏徵諫之帝曰私
愛忘公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太宗立顯仁
宮官吏有闕儲偫被譴者魏徵以煬帝事諫
上謂非公不聞此言　魏徵上疏人主善始
者多克終者寡因陳十思　魏徵上疏言監
形莫如止水監敗莫如亡國願取鑒於隋

歲旱詔上封事魏徵上疏比正觀之初不克
終者凡十條　太宗云人苦不自知其過可
爲朕言之　房玄齡疾篤上表願勿伐高麗
竝太宗紀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天下以言
爲諱李義感諫封五嶽人喜謂之鳳鳴朝陽
高宗紀　玄宗宮苑宴樂遊獵有過差輒謂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千秋節
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爲書曰千秋金鑑錄　李林甫召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補闕杜璡上書言事黜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絶矣　並玄宗紀　元載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　晉州男子郇模持竹箱葦席哭於東市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代宗召見其言圖者

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並代宗紀　德宗問陸贄當今切務贄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　贄論諫有九弊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愎此六者君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之弊也　姜公輔諫造塔德宗以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陸贄諫不從

李晟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　陸贄以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陽城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厭之誠獨不言及陸贄等貶城乃疏論裴延齡姦佞又曰既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並德宗紀　元稹上疏論諫職願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　憲宗曰諫官多謗訕無實朕欲謫其尤者

以儆其餘李絳曰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　憲宗嘗欲獵苑中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李絳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是陛下負臣也　李吉甫曰人臣不當强諫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若陷君於惡豈得謂忠絳或久不諫憲宗曰豈朕不能容受耶　韓公論佛骨　穆宗問柳公權書對曰心正

則筆正 竝憲宗紀 劉栖楚額叩龍墀 竝敬宗紀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 竝敬宗紀 宣宗樂聞規諫多曲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魏謩爲相正言無所避上歎其有祖風 竝宣宗紀

刑賞 爵賞附

周齊威王烹阿封即墨 烈王紀 申子相韓

昭侯請任其兄不許 韓昭侯藏弊袴待有功者 竝顯王紀 漢高帝召季布斬丁公 上怒蕭何請苑下廷尉械繫 竝高帝紀 文帝論誅諸呂功賜金益戶 賜吳王几杖賞張武金錢 竝文帝紀 公孫洪策言爵賞刑罰 武帝謂伐宛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公主入金爲子贖死罪武帝許之終殺之 竝武帝紀 宣帝以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 王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 霍氏誅人爲徐生上書言曲突徙薪無恩澤 趙廣漢以私怨論殺竟坐要斬 詔求高祖功臣子孫賜金復其家 以蓋寬饒上書怨謗下吏寬饒自剄 鳳凰神爵集潁川賜黃霸爵黃金百斤 蕭望之以意輕丙吉左遷 嚴延年坐誹謗棄市 韓延壽坐奢僭棄市 楊惲以驕奢不悔要斬 竝宣帝紀 諸葛豐言

周堪張猛罪元帝兩黜之 京房與石顯有隙下獄棄市 竝元帝紀 更始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爛羊頭關內侯 淮陽王紀 光武即位先求卓茂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 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光武曰吾恨殺守相多 懷縣令趙憙治大姓李子春罪趙孝公爲乞命光武貰出之遷憙爲太守 竝光武紀 明帝以

刺史郭賀有殊政賜黼黻三公之服明帝紀 章帝加寵昆弟賞賜羣臣過制倉帑爲虛章帝紀 蜀諸葛亮廢李平廖立及亮卒立垂泣平發病死魏明帝紀 唐太宗斬高德儒謂與義兵誅佞人耳隋恭帝紀 太宗謂房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功賞宜在淮安王上高祖紀 長孫順德受人絹太宗復賜之云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盧

祖尚固辭交州都督太宗斬之 龐相壽坐貪汚太宗以秦府舊人欲聽還任魏徵諫止 蕭瑀劾李靖破頡利御軍無法太宗錄功赦罪 尉遲敬德毆任城王目幾眇太宗云國家惟賞罰勉自修飭無貽後悔 太宗縱死囚還家期以來秋來皆如期至上赦之 高甑生秦府功臣犯法減死徙邊 太宗以党仁洪有功年老而貪贓欲赦之乃席藁疏食以謝天並太宗紀 武后赦魏元忠張楚金等刑陰雲變爲晴霽武后紀 玄宗幸東都欲以道隘不治免河南尹宋璟諫上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 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玄宗欲以爲相張九齡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上乃止並

玄宗紀 肅宗時府庫無蓄專以官爵賞功由是官輕爵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肅宗紀 有獻瓜果者德宗欲授散試官陸贄奏爵位不可輕用止可賜錢帛德宗紀

奢儉

秦始皇破諸侯放其宮室得美人鍾鼓充之始皇帝紀 漢沛公入關見秦宮室帷帳奢麗欲留居之 蕭何營宮室過度 蕭何爲

家不治垣屋 並高帝紀 文帝罷露臺身衣弋綈示敦朴爲天下先 文帝紀 元帝納貢禹言減穀食馬詔勿治宮館 又用貢禹言減宮衛寬繇役減乘輿秣馬罷角抵 並元帝紀 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 武帝紀 隋煬帝翦綵爲花御龍舟 煬帝紀 唐太宗欲營一殿監秦而止由是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太宗紀 玄宗焚珠玉錦繡於殿

前 玄宗時公主邑入少主不能具車馬或言其太薄上曰且欲使之知儉嗇耳 並玄宗紀 德宗卽位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毀元載劉忠翼馬璘之第時將帥大臣宦官競治第舍時人謂之木妖故毀其尤者 代宗紀 文宗舉衫袖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柳公權曰陛下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衣乃末節耳 文宗紀

節義

周齊王蠋不事燕而死 赧王紀 漢王陵母伏劒而死 魯城不下守禮義 並高祖紀 光武召處士周黨嚴光等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光拜諫議大夫不肯受耕釣於富春山 公孫述召李業聘譙玄不就以藥酒劫之死光武伐蜀表其閭祠以牢西土

歸心 並光武紀 荀彧始從曹操及見操加九錫飲藥而卒 獻帝紀 晉苻堅遣兵侵晉云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烈祖紀 唐祿山陷東京劉憕謂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祿山執憕弈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且曰我死不失節何恨 顏眞卿召募勇士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

顏杲卿起兵守備未全史思明引兵至城下賊執杲卿送祿山杲卿罵祿山而死 竝玄宗紀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巡聞玄宗已幸蜀設天子画像於堂帥將士朝之士心益勸 顏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 尹子奇圍睢陽將士病不能戰城陷巡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竝肅宗紀 顏眞卿宣慰李希烈希烈使千餘人拔

刃擬之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又叱四使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 吳激請往宣慰朱泚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非不知往必死耳遂往泚殺之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曰吾豈從賊反邪泚黨殺秀實 李晟家百口及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 竝

宗紀 後周馮道累朝不離公師之位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 榮遇之狀 世宗紀

朋黨

漢甘陵周福房植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宦官教張成弟子牢修上書告李膺等爲部黨誹朝廷桓帝怒下郡國捕黨人連及范滂陳寔之徒二百餘人至自請囚者賈彪說竇武上疏訟之得解皆令歸田里禁錮 竝

桓帝紀 李膺等既廢士大夫爲之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稱 宦官曹節奏盡誅鉤黨郭泰不爲危言而禍不及 初范滂等與申屠蟠知其卒有黨錮之禍乃絕跡於梁碭之間 竝靈帝紀 [唐]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出入宮中太子愛幸因密結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蹤跡詭祕莫有知者 德宗紀 順宗卽位

忠言王叔文結於中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爲黨於外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 順宗紀

憲宗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 李絳曰自古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也 憲宗惡人臣好立朋黨裴度曰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甚殊在聖主辨其所

爲邪正耳 並憲宗紀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相傾垂四十年 德裕出爲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引牛僧孺爲相而排已由是牛李之怨益深不知上自擢之也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張權輿又有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並穆宗紀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牛僧孺出以李德裕同平章事文宗與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德裕因以排其所不悅者 文宗欲以李仲言爲諫官李德裕曰不可上顧王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怒不懌德裕罷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所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文宗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

黨乃以賈餗及舒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而李訓亦起流人中致位宰相然訓所惡朝士皆目爲二李黨逐之所奬拔皆狂險之士 並文宗紀

朱全忠貶獨孤損裴樞崔遠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 哀帝紀

剛正 不與強禦附

〔周〕趙奢收租稅以法治平原君家 赧王紀

泄叅遵格殺舍中兒　鮑永爲司隸劾趙王
良無藩臣禮鮑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光武謂
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光武親見任延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上嘗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
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
　懷令趙熹治大姓李子春罪趙孝公貴戚

爲請不聽　湖陽公主奴殺人董宣爲令殺
之彊項不肯謝公主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莫
不震慄 竝光武紀　周紆爲洛陽令貴戚局
蹐竇篤以聞章帝收紆獄 章帝紀　張綱埋
輪劾梁冀京師震悚 順帝紀　梁冀帶劒入
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卽劾奏請廷尉論罪
百僚肅然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匿於

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
雒陽獄 竝桓帝紀　〔唐〕使者諷涼州李大亮
獻鷹大亮密表太宗美之　太宗使宦官至
段志玄所志玄謂軍門不可夜開手敕不辨
眞僞留之至明太宗曰眞將軍也 竝太宗紀
　狄仁傑爲侍御章洪機作宮壯麗乃奏其
導上爲奢泰王本立恃恩用事乃奏其姦罪
請付法高宗竝從之 高宗紀　韋月將告武

三思潛亂宮掖中宗命斬之宋璟固請按之
不許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
詔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司戶李元紘
判歸僧寺刺史諂附公主命改判元紘大書
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刺史不能奪 竝中宗紀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
毀之睿宗　膺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
爲所噬御　姦亦然 睿宗紀　王毛仲寵

女玄宗爲之召客曰知汝不能致者一人及璟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稱腹痛而歸其剛直老而彌篤 玄宗紀 肅宗謂蕭華曰李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輔國銜之 肅宗紀 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繫曰臣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淸輦下憲宗嘉其剛直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 並憲宗紀 溫造奏彈李祐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穆宗紀 韋澳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稅不入澳執械之宣宗曰鄭光甚愛之奈我不置何如澳曰願聽臣繫之俟取租足乃釋澳歸府即杖之 宣宗紀

姦佞

秦 二世欲悉耳目之好趙高曰賢主所爲趙高說二世深居禁中 趙高指鹿爲馬 並二世紀 漢 公孫弘多詐順上指 公孫弘布被之詐 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弘嫉之汲黯常毁儒面觸弘弘徙黯爲右内史 並武帝紀 楊興常譽張堪謂上疑堪因順指毁堪 楊興賈捐之相譽薦石顯顯奏

其詐僞罔上 召周堪張猛爲大夫石顯譖猛令自殺 石顯結納貢禹以解謗 並元帝紀 谷永因災異而諫以諸舅推之有内應 孔光不敢强諫 張禹對成帝無信言王氏者朱雲請斬禹 並成帝紀 胡廣歷事六帝遜言恭色取媚於時語云天下中庸有胡公 靈帝紀 曹操下令自陳非有不遜之志 獻帝紀 晉 石崇潘岳諂事賈謐岳望塵而

拜 惠帝紀 隋煬帝惡聞盜賊世基但云鼠竊狗盜勿以介懷 煬帝紀 唐太宗以高德儒指野鳥爲鸞欺人主遂斬之 隋恭帝紀 太宗止木下宇文士及從譽之太宗以爲佞人 太宗紀 武后謂狄仁傑甚有善政卿知譖卿者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爲過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 蘇味道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時人謂之蘇模稜 張昌宗譖宰相魏元忠引張說爲證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黨邪陷正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說入言昌宗使誣證之武后怒貶元忠爲尉說流嶺表 並武后紀 武三思譖張柬之等五人罷其政事封爲王後貶之殺之 中宗紀 宋璟爲相廣州爲立遺愛碑璟奏禁止以革諂諛 有薦山人范知璿獻其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不可奏 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常稱旨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爲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陽與之善而陰陷之 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爲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牀宰相騶從之盛自此始 玄宗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問高力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並玄宗紀 元載旣誅魚朝恩代宗寵任益厚遂弄權舞智政以賄成 秋霖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鎭往視還奏如滉言表賀請置神祠錫嘉名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並代宗紀 盧杞陰狡小不附者必寘之死地引裴延齡親任之

盧杞忌張鎰忠直欲出之乃曰鳳翔非宰相信臣無以鎮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又曰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惟陛下神算上乃以鎰爲鳳翔節度使　李希烈反盧杞惡顔眞卿乃以眞卿名重令詣許州宣慰希烈李懷光以盧杞白志貞之姦佞曰吾見上請誅之杞懼言於上令懷光乘勝取長安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杞志

貞等爲司馬　德宗曰盧杞忠淸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李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裴延齡恣爲詭譎上頗知其誕妄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諫陳其姦詐數其罪惡上不從 竝德宗紀　裴度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言緋衣小兒坦其腹天

上有口被驅逐敬宗雖少悉察其誣謗 敬宗紀

誠信 盟約附

周 魏文侯與羣臣飲酒樂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 威烈王紀　秦 衛鞅變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募民徙者予金　衛鞅與魏會盟伏甲士襲魏 竝顯王紀　秦王使甘茂伐韓盟於息壤 赧王紀

漢 項羽負約立沛公爲漢王 高帝紀　初

孫權遣使謂劉備欲取蜀備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挾詐如此 獻帝紀　唐 魏徵謂太宗詔云逋負官物悉免而負秦府者督如故居常委守宰簡閱至點兵獨疑其詐豈以誠信爲治乎 高祖紀　太宗許薛延陀昏而復絕之 太宗紀　郭子儀挺身見回紇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往以

誠與之言定約而還 代宗紀 德宗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曰不樂詔令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誅求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上命復其家 德宗紀

臣和

【周】趙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不忍為之下相如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後遂為刎頸之交 赧王紀

【漢】蕭何曹參嘗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惠帝紀 賈復部將殺人寇恂捕得繫獄復以為恥謂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於是竝坐極歡結友而去 光武紀 【魏】鍾會鄧艾破蜀爭而各死 元皇帝紀 【晉】王濬王渾破吳爭功 武帝紀 王鎮惡沈田子爭功不平而相圖遂為夏人克長安 安帝紀 【唐】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遷延不進攻田悅不克 德宗紀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四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官制

[漢]武帝賣武功爵吏道雜而官職廢 武帝紀 成帝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中二千石 成帝紀 王莽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 平帝紀 光武詔司徒司空竝去大名改大司馬爲大尉 光武紀 章帝幸鄴均含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章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 靈帝紀 [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文帝紀 晉荀勗久在中書管機事及遷尚書悵然人有賀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武帝紀 [北魏]王肅制官品百司皆如

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齊東昏侯紀 [梁]詔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詔尚書五都職參政要可華用士流 竝武帝紀 [北魏]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高澄曰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 梁武帝紀 初魏敬宗以尒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文帝復以丞相泰爲

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謂之八柱國 簡文帝紀 魏初建六官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敬帝紀 [隋]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惟留王公侯三等 煬帝紀 唐初定

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又為六省九寺十四衛京職外職官文散武散官勳官之制 高祖紀 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自此始 太宗謂中書門下當相檢察勿雷同也 置六司侍郎副尚書并左右司郎中 中書門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又申舊制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駁正之 詔定紫緋綠青服色 並太宗紀

高宗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餘盡更其名職任如故 敕品官服色紫深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金玉帶金帶銀帶鍮石帶 武后引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密令參決奏議以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並高宗紀 武后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之名悉改之 武后紀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仄門降墨敕斜封授官 安樂長寧公主等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

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 並中宗紀 以辥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睿宗之初用姚元之宋璟盡廢斜封官後聽太平公主言復敘用貶姚宋綱紀紊亂矣 並睿宗紀 玄宗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

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汞以爲式諸王遥領節度自鄗王嗣眞始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後分掌庶政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採訪使非有遷免無更聽便宜行事　天寶中改吏部爲文部刑部爲憲部　並玄宗紀

選舉

漢毛玠爲丞相掾典選所舉皆清正之士十

以廉節自勵貴臣輿服不敢過度　獻帝紀　魏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　明帝紀　晉山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甄拔人物各爲題目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武帝紀　北魏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　齊明帝紀　郭祚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所用者無不稱職　東昏侯紀　崔亮爲吏部尚書作停年格　東魏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　並孝武帝紀　隋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　文帝紀　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煬帝紀　唐劉祥道知吏部選事以爲今選司取

傷濫雜色入流曾不銓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　裴行儉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大略始試觀其書判已而銓察其身言計資量勞而擬官選武以騎射及翹關負米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定制無能革之者　劉曉上疏論選以爲今

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　魏玄同上言宜倣漢氏自州縣署補五府辟召今專委選部力有所窮不納 並高宗紀　或言選敘縣非才玄宗召於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或且令之官或放歸學問於是吏部盧從愿李朝隱左遷然二人典選皆名稱職　上疑吏部選試

不公宇文融奏請分爲十銓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吳兢上表以爲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　裴光庭爲吏部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愚庸者謂之聖書而才俊無不怨歎　裴光庭既薨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時入仕之塗多不可勝紀

並玄宗紀　沈既濟議以選用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今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 德宗紀

學校 養老附

漢董仲舒策請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武帝詔勸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並武帝紀　元帝詔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民有通一經者皆復 元帝紀

光武初起太學駕幸太學 光武紀　明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爲外戚諸子立學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 並明帝紀　孔僖崔駰同遊太學論武帝鄰房梁郁告之僖以書自訟章帝免罪 章帝紀　司空徐防上疏云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依先師義宜正之

和帝紀　靈帝置鴻都門學其諸生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靈帝紀　魏詔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高貴鄉公紀　晉元帝即位戴邈上疏謂宜崇儒勵風化帝從之立太學元帝紀　北周周主幸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北面立而訪道再拜受言陳文帝紀　唐太宗幸國子監又築學舍增生員四方學者雲集京

師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遣子弟入學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令習之太宗紀　武后以來二十年間學校殆廢韋嗣立上疏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武后不從武后紀　置修文館學士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中宗紀　玄宗令州縣里別置學玄宗紀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救復補國子學生　釋奠于國子監魚朝恩帥六軍往聽講朝恩執易升高座講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竝代宗紀

取士

唐進士張昌齡王公謹善屬文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太宗怪之師旦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恐後進効之太宗紀　劉曉上疏謂今取士專用文章而舍德行高宗紀　武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　辥謙光上疏云選舉之法宜得實才虛文豈足佐時善射豈足克敵要在文吏察行能武吏觀勇略　初設武舉竝武后紀　楊

上言今限明經進士及第歲不過百人而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臣恐儒風浸墜又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或絕句或年月日玄宗然之　玄宗敕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玄宗欲廣求天下之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姦建言恐有俚語汙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

丞監之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無一人及第者林甫表賀野無遺賢　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埶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珣遂置暄上第 竝玄宗紀　楊綰上疏請舉孝廉罷明經進士又請置五經秀才科國子監舉人令博士[illegible]祭酒試通

者升之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竝代宗紀

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白居易獨孤郁蕭俛沈傳師出焉 憲宗紀　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文昌言於上

曰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命王起等覆試詔黜十人貶錢徽宗閔汝士 穆宗紀　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義不試詩賦 文宗紀

賢良

（漢）文帝二年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賈山上書諫曰與賢良射獵 竝文帝紀　武帝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董仲舒對云云　天子善其對　召吏民明世務者與計偕公孫弘對策居下天子擢爲第一　並武帝紀　昭帝詔賢良皆對願罷鹽鐵官　昭帝紀　成帝時地震詔賢良杜欽谷永上對皆以女寵太盛將害繼嗣之咎　召前所舉直言之士對策谷永欲自託王鳳乃對云云　比王鳳爲申伯杜

欽亦做此意　王鳳既殺王章杜欽欲其釋流言因勸舉直言極諫　並成帝紀　引公卿所舉士對策順帝以李固對以封阿母非典擢爲第一即出阿母而宦者疾之　順宗紀

唐憲宗策試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楊於陵韋貫之爲考策官取爲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且言裴垍王涯覆策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涯貶貫之等　憲宗紀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馮宿等見之歎服然畏宦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對策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　文宗紀

文章

漢司馬相如以辭賦得幸　武帝紀　王襃有

俊才宣帝召使爲聖主得賢臣頌　宣帝紀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李鍔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陳論　陳長城公紀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誣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紀

唐虞世南上聖德論　太宗賜蕭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鄧世隆請集上文章太宗云人君患無德政文章何

馬周爲中書舍人論事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　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太宗作帝範十三篇賜太子 並太宗紀　李晟復京城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 德宗紀

文宗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上舉李珏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 並文宗紀

儒學

漢陸賈說詩書 高帝紀　武帝雅向儒術竇太后見趙綰以文學獲罪不好儒術 並武帝紀　宋文帝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爲四學 文帝紀　北魏索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多所成立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宋文帝紀

唐太宗開天策府延十八學士詩論文籍預選者時謂登瀛洲　置弘文館於殿側選文學之士聽朝隙講論或至夜分 並高祖紀

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賀知章等修書侍講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爲糜費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文儒所益者大

置廣文館於國子監教諸生習進士者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　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玄宗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士下至僧道書画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並玄宗紀

求賢

周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四方賢士多歸之 威烈王紀 秦孝公下令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至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食客常數千人 竝顯王紀 燕昭王致士從郭隗始 魏公子無忌迎侯嬴 竝赧王紀 漢沛公輟洗延酈生 高帝紀 楚元王子不設醴而穆生去 景帝紀 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武帝初即位詔選文學才智之士得司馬相如等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 竝武帝紀 蜀諸葛亮居隆中劉備枉駕顧之凡三往乃見 獻帝紀 晉王導說元帝謙以接士 懷帝紀

隱逸

漢光武物色嚴光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 光武紀

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順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猶不能屈乃爲設壇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順帝紀 陳蕃薦五處士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 桓帝紀 晉桓玄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之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安帝紀 宋何尚之致仕退居方山既而復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文帝紀 唐高宗徵處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遊巖無所規益蔣儼以書責之 高宗紀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 睿宗紀

恬退

[illegible]子順相魏除大　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尸利素餐退而以病致仕寢於家　赧王紀　〔漢〕張良請從赤松子遊　高帝紀　張安世自以爲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　並宣帝紀　彭宣上書乞歸　哀帝紀　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平帝紀　光武賜陰興爵關內侯興辭

以無功遂不受　光武紀　〔晉〕劉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遜著崇遜論　武帝紀　顏含以老遜位嘗曰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致仕二十餘年卒　成帝紀　〔隋〕韋世康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文帝紀

學術

〔周〕孫臏龐涓俱學兵法　申不害學黃老刑名　衛鞅好刑名之學秦人車裂之　並顯王紀　〔秦〕韓非善刑名法術之學作說難　始皇帝紀　〔漢〕黃霸繫獄從夏侯勝受尚書　霍光不學無術　並宣帝紀　京房學易以亡身　元帝紀　桓榮稽古之力　光武紀　孫權謂呂蒙不可不學見往事後魯肅見蒙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　獻帝紀　〔魏〕管輅明於術數嘗論易云善易者不言易又知何晏爲鬼幽

必死　何晏好莊老之書王弼荀粲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士夫効之　並邵陵厲公紀　〔唐〕太宗謂梁武帝談苦空元帝講老子朕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謂靖將反故教其麤而匿其精　並太宗紀　鄭銑郭仙舟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不切時用空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　玄宗紀

志行

周 吳起貪財好色 顯王紀 魯仲連不受趙封不取千金又不受齊爵 赧王紀 漢 韓信乞食出跨下 陳平爲里中社宰肉又盜嫂受金 並高帝紀 同舍郎亡金誣直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景帝紀 丙吉不伐善不言舊恩 宣帝紀 王莽匿情求名 成帝紀 卓茂行已在於清濁之間 馬援謂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 馬援謂男兒當死於邊以馬革裹尸 馬援戒子弟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又謂効龍伯高敦厚毋效杜季良豪俠 並光武紀 毛義捧檄爲親屈 章帝紀 楊震清白畏四知 黃憲汪汪若千頃陂淵乎似道 並安帝紀 管寧見金揮鋤不顧華歆擲之 獻帝紀 魏 王昶名其子曰渾曰深使顧名思義 明帝紀 徐邈志行不改其常

而世人無常或以徐公爲通或以爲介 吳 呂岱戒諸葛恪每事十思 並邵陵厲公紀 晉 王裒弟子廢蓼莪 周處去三害 並武帝紀 王導云當共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懷帝紀 祖逖聞雞起舞渡江誓清中原 愍帝紀 謝安聞破賊無喜色而屐齒折 孝武紀 桓玄謂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今舉大事何謂無成 安帝紀 唐 壽

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高宗紀 婁師德謂其弟曰人唾面拭之乃逆其意不拭自乾當笑而受 武后紀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法令

周衞鞅定變法之令 顯王紀 秦秦法偶語詩書棄市坑諸生犯禁者 始皇帝紀 趙高請二世嚴法二世然之乃更爲法令務益刻深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竝二世紀

漢沛公約法三章 高帝紀 張釋之論渭橋

犯蹕當罰金 文帝紀 郅都行法不避貴戚 景帝減笞法定箠令 竝景帝紀 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作見知法 主父偃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 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竝武帝紀 鄭昌上疏請刪定律令 宣帝紀 卓茂言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梁統上疏言法輕易犯宜如高文舊制 竝光武紀 郎顗上疏言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順帝紀 靈帝以州郡相黨爲三互法 靈帝紀 魏置律博士又詔陳羣等刪漢法制新律 明帝紀 晉詔刪定法律書成孔稚圭議置律助教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以補官事竟不行 武帝紀

北齊修律令一曰死二曰流三曰刑四曰鞭五曰杖 陳文帝紀 隋敕蘇威牛弘等更定

新律 陳長城公紀 唐高祖至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隋恭帝紀 太宗命長孫無忌等更議定律令 戴胄謂敕者一時之喜怒法者布大信於天下 太宗云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謹而行之 房玄齡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太半變重爲輕者多天下稱賴焉 並太宗紀 武后息徐有功用

法平潘好禮設客問謂張釋之所行易徐有功所行難優劣可見 武后紀 玄宗命李林甫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頒行之 玄宗紀 栁公綽爲節度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穆宗紀 後周世宗以律令文古難知格勑煩雜不一命張湜等訓釋刪定爲刑統 世宗紀

刑獄

漢文帝除肉刑斷獄四百 文帝紀 景帝減笞刑 景帝紀 于定國爲廷尉決疑平法民自以不冤 路温舒上書言獄者天下之大命令治獄吏以刻爲明惟陛下寛刑罰則太平可興於世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平 並宣帝紀 成帝詔議約刑令民易知有司徒塞詔而已 成帝紀 章帝詔去鉆鑽之刑 郭躬爲廷尉決獄多依矜恕 並章帝紀 魯恭請立秋斷薄刑 贓吏增錮子孫劉愷謂非先王詳刑之意安帝是之 並安帝紀 陳羣議欲復肉刑 獻帝紀 魏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未果及明帝卽位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明帝紀 隋始制死刑二流刑三徒刑五杖刑五後世多遵用之 陳宣帝紀 唐崔仁師

治獄以仁恕爲本 太宗讀明堂鍼灸書去笞背刑悔斬張蘊古詔死罪三覆奏乃行刑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 太宗與侍臣論煬帝治獄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太宗謂近日刑網稍密劉德威曰令失入無辜失出獲大罪吏就深文畏罪故耳上從之斷獄平允 並太宗紀 狄仁傑爲大理丞有誤斫昭陵栢者

高宗欲殺之力爭而止 高宗紀　武后開告密之門來俊臣索元禮周興侯思止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訊囚酷法三人後反爲武后所殺　徐有功司刑平恕酷吏所誣者皆爲直之謂武后曰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法必死是官矣　武后問徐有功按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並武后紀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

止二十四人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開元二十五年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止有鵲巢百官以刑措賀玄宗賜宰相李林甫牛仙客爵爲公　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吉溫羅希奭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並玄宗紀

財用 錢幣　鹽法　榷酤　榷茶附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賈誼賈山上書諫 文帝紀　武帝初算舟車　是時擊胡大司農經用竭詔令民得買爵名曰武功爵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言利事析秋豪公卿又請算車船　卜式請輸財助邊　卜式言鹽鐵不便貶秩　桑弘羊用平準法巡狩賞賜皆取足 並武帝紀　昭帝詔賢良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難之　罷榷酤官

從賢良議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 並昭帝紀　王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王莽紀　馬援奏如舊鑄五銖錢天下便之 光武紀　張林請復均輸朱暉謂非宜行 章帝紀　劉陶謂改鑄大錢不足救飢民要在止役禁奪 威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聚錢爲私藏　又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 並靈帝紀　劉巴謂劉備云請鑄直百錢平物價數月府庫

周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盡行之
顯王紀 趙簡子治趙國賦收平原君租 赧王紀
漢文帝詔賜農民租稅之半 文帝紀
景帝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景帝紀
光武詔三十稅一如舊制 光武紀 北魏初
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illegible]調省費上下安
之 齊武帝紀 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有田
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illegible]有調租出穀庸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賦 十三 汲古閣
出絹調出繒纊布麻 高祖紀 玄宗時制天[illegible]
逃戶自首聽所在閑田隨宜收稅[illegible]
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爲行州縣
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在[illegible]用度益侈王鉷
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曰[illegible]皆不出於租庸
調無與經費鉷務刻剝中[illegible]嗜慾 並玄宗紀
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田十畝收一此古
什一之法也代宗從之 [illegible]相楊

[illegible]租[illegible]調法議約丁產[illegible]兩稅法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兩稅外輒
率一錢者以法論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
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爲
額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四論稅限促迫 並
德宗紀 宣宗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
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每有役事
委令輪差 宣宗紀 後梁先是吳有丁口錢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賦役 十四 汲古閣
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徐
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illegible]民輸錢是敎
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
帛 均王紀

儲蓄 常平 義倉 和糴附

漢晁錯言蓄積請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 文帝紀 班固論文景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景帝紀

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爲糶名曰常平倉 宣帝紀

元帝用諸儒言罷常平倉 元帝紀

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陳長城公紀

唐太宗云隋末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富而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餘何用哉 太宗紀

玄宗敕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 牛仙客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和糴東西畿粟積關中 並玄宗紀

陸贄上言曰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人皆悅服而有司競爲苟且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於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德宗紀

賑恤

漢文帝詔民食不足議可以佐百姓者 文帝紀

汲黯矯詔發河南粟以賑貧民 武帝紀

宋文帝時衡陽王出畋見老農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何敢獨受賜乎 文帝紀

唐關中旱饑民賣子以食太宗出御府金帛贖歸之又詔云移災朕躬以存萬國遂有雨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

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並太宗紀

德宗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曰今非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取之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河南北江淮等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 並德宗紀

烈吳少誠之威虐久而老者衰少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 憲宗紀

詔書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文帝紀 第五倫讀光武詔曰此聖主一見

決矣 光武紀 唐陸贄謂德宗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故赦天下改元制有曰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其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搉鹽之類悉罷山東宣布詔書雖驕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 德宗紀

赦

漢元帝時匡衡上疏言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不改其原雖歳赦之刑猶難使措

而不用也 荀悅論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 並元帝紀 吳漢願無赦 光武紀 蜀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並魏邵陵厲公紀 晉武帝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恬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武帝紀 北

周數行赦宥樂運上疏以爲眚災肆赦五刑之疑有赦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陳宣帝紀 唐太宗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太宗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五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六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禮樂

周初命韓魏趙爲諸侯 威烈王紀 漢叔孫通起朝儀爲綿蕞野外習之 高帝紀 賈誼請改正朔興禮樂帝謙遜未遑 賈誼上書言禮義 並文帝紀 董仲舒對策言教化禮樂 武帝召申生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並武帝紀 王吉上疏願延儒生述禮明制宣帝以爲迂闊 宣帝紀 得古磬劉向請興禮樂立辟雍 成帝紀 光武初起太學修明禮樂文物煥然 起明堂靈臺辟雍 並光武紀 明帝修禮樂定郊冠冕車服制度 明帝紀 章帝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 曹褒上疏云定文制著漢禮班固謂宜集諸儒共議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又授曹褒以叔孫通漢儀令條正施行 曹褒準舊典雜以讖記文撰制度帝納之不令有司平奏 並章帝紀 唐玄宗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張說奏今之五禮正觀顯慶間兩曾脩纂前後頗有不同望與學士刪改從之 並玄宗紀 肅宗披草萊立朝廷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李勉奏彈之上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肅宗紀 李愬具

櫜鞬迎拜裴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憲宗紀

樂制

周魏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威烈王紀 漢河間王來朝獻雅樂 武帝得神馬立樂府以爲歌 並武帝紀 夏侯勝謂武帝無德於民不宜

[illegible]

帝自御塤篪和之以樂嘉賓 明帝紀 [illegible]

太宗詔祖孝孫等修唐樂又曰治之隆替豈由於此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illegible]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太宗偃武修文見七德舞則俛首見九功舞則諦觀 太宗紀 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並太宗紀 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雜伎

置左右教坊又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玄宗紀 初上皇設太常雅樂縱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安祿山克長安搜捕皆詣洛陽祿山奏衆樂梨園弟子歔欷泣下樂工雷海清悲憤擲樂器於地祿山支解之 肅宗紀 【後周】世宗宣示古今樂錄命王朴討論朴乞集百官校其得失從之 世宗紀

經史 求遺書附

【秦】李斯請焚詩書 始皇帝紀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宣帝紀 成帝以中祕書頗散亡求遺書於天下令劉向等校 上復令劉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並成帝紀 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 章帝紀 靈帝詔諸儒正五經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靈帝紀 【北魏】崔浩撰國史刊石郊壇以彰直筆人譖浩暴揚國惡浩被誅高允以實對臨死不易帝赦之 宋文帝紀 【隋】牛弘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請求遺書於天下 陳長城公紀 【唐】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高祖[illegible] 太宗謂史可得觀乎褚遂良曰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未聞自取而觀也劉洎曰借使遂良不[illegible]

尸下亦記之　太宗欲自觀史房玄齡朱子奢諫不從玄齡乃刪爲高祖今上實錄上之太宗命直書建成事　並太宗紀　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校於是搜訪逸書命尹知章等刊正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陰祈兢改數字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不爲直筆何以取信　並

玄宗紀　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　文宗紀　〔後唐〕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明宗紀

封禪

〔秦〕始皇立石太山頌功德禪梁父　始皇帝紀

〔漢〕司馬相如遺書勸武帝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不成倪寬請上自制儀元封元年武帝封禪　征和四年封太山禪石閭　並武帝紀　羣臣請封禪光武謂欺天　光武以河雒讖文當封禪登山親封玉牒檢　並光武紀　〔梁〕武帝命諸儒草封禪儀許懋建議不可帝納之　武帝紀　〔隋〕朝野請封禪文帝謂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　文帝紀　〔唐〕羣臣請封禪魏徵以勞費不可遂寢　太宗紀　張說草封禪

儀上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裴光庭曰遣使召其大臣從封太山彼承命則戎狄君長皆來說奏行之　玄宗封泰山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因宣示羣臣　並玄宗紀

帝統

秦始皇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

帝乃更號曰皇帝　初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並始皇帝紀）

〔漢〕班彪著王命論云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光武紀）

温公論正閏之辯（魏文帝紀）　〔北魏〕高閭

議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魏之得姓出於軒轅宜爲土德李彪等議以爲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耶於是詔承晉爲水德（齊武帝紀）

儲嗣

〔漢〕叔孫通諫易太子（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選正人以輔導太子（文帝紀）　武帝謂戾太子材不類已太子有不安帝令衛青曉之

戾太子殺江充以武帝初爲太子立博望苑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武帝賜鉤弋夫人死而立其子弗陵（並武帝紀）　疏廣謂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宣帝紀）

元帝愛傅昭儀子逾於太子匡衡上疏諫（元帝紀）　張佚謂傅太子宜用賢才非爲陰氏（光武紀）　〔蜀〕劉備命諸葛亮輔太子（魏文帝紀）　〔晉〕武帝太子不堪爲副衛瓘欲言而

懼賈妃因撫床曰此座可惜（武帝紀）　〔唐〕太宗詔訟者經尚書省不服聽委太子裁決

太宗謂庶子于志寧杜正倫不可不極諫太子　以魏徵忠直乃遣傅太子承乾　房玄齡等鞫太子承乾反形已具上謂將何處來濟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則善矣太宗從之廢爲庶人　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並太宗紀）　武

后欲立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文皇帝天下傳之子孫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也　玄宗聽惠妃譖欲廢太子瑛及鄂王光王張九齡諫不奉詔李林甫私謂宦官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惠妃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白上上爲動色後相林甫上問林甫對如前上賜太子等死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玄宗猶豫久不決高力士請推長遂立忠王璵爲太子 並玄宗紀　德宗欲廢太子李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之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而不言臣罪大矣後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 德宗紀

家道

漢惠帝見人彘因不聽政 惠帝紀　袁盎諫文帝愼夫人同坐　民有歌尺布斗粟兄弟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並文帝紀　景帝欲以天下傳梁王 景帝紀　中山王來朝聞樂流涕　武帝以趙倢伃生子命曰堯母 並武帝紀　霍顯毒殺許后 宣帝紀　成帝欲立趙飛燕爲后劉輔諫而繫獄 成帝紀　光武廢

郭后立陰貴人爲后　立東海王爲太子而皇太子願備藩國 並光武紀　東平王言爲善最樂 明帝紀　魏著令諸侯王不使在京都親姻不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 明帝紀

唐建成元吉譖秦王秦王射殺建成 高祖紀

太宗置酒凌煙閣爲上皇壽　置酒漢未央宮奉觴上壽太宗云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　長孫皇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太宗

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　王珪之子尚公主珪始令公主行婦禮是後公主行婦禮自珪始　並太宗紀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誓曰異時復見天日惟卿所欲及再爲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中宗紀　玄宗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又爲五王帳　玄宗納壽王妃楊氏更爲壽王娶　並玄宗紀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後山

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　肅宗紀

郭子儀之子曖尚公主與之爭曰汝倚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子儀因曖待罪代宗曰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　代宗紀　穆宗疾欲請郭后臨朝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　穆宗紀

外戚

漢　呂后欲王諸呂　呂后紀　文帝不用竇后弟爲相　文帝紀　宣帝收霍氏印綬悉易屯兵以所親許史代之　王吉上疏言許史王氏貴寵外家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並宣帝紀　元帝以史高領尚書事　元帝紀　成帝不能奪王鳳權王氏五侯日盛劉向上封

事帝不用其言　成帝紀　陰識有軍功以親戚遜封　陰興辭封爵光武嘉之　陰識陰興輔太子極言正議辭以無功不受封　並光武紀　公主爲子求郎不許　閻章以妹爲貴人不遷官　並明帝紀　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許　竇憲奪公主田章帝切責之然不能繩其罪　並章帝紀　順帝封宋娥李固曰自安帝封爵阿母亂舊典又諫外戚太盛

雄誅封宋娥梁冀　順帝賢李固對策郎
臣阿母而宦者疾之　以梁冀爲大將軍冀
弟爲河南尹 並順帝紀　梁冀誣殺杜喬李
固　威帝召單超徐璜等誅梁冀 並桓帝紀
〔唐〕太宗用長孫無忌皇后云呂霍上官可
爲戒上不聽　以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辭
太宗曰爲官擇人惟才是與 並太宗紀

宦官

〔漢〕鄭衆定議既誅竇憲宦官用權自此始 和帝紀
陳蕃竇武數白誅宦官曹節等而節
脅尚書作詔板以王甫收捕武蕃等殺之羣
等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靈帝紀　〔唐〕太宗
之世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　食守
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嬖倖猥多然衣緋者尚
寡至是玄宗以高力士有功以爲知內侍省
是後宦官至三千餘人除三品者多衣緋

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玄宗寵任宦
官爲三品將軍奉使過州縣賂遺惟恐不及
京城第舍田園皆宦官矣楊思勗屢將兵征
討高力士小心恪恭常居中侍衞表奏皆先
呈後奏勢傾中外　自李林甫安祿山皆因
力士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然性和謹善
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上終信任之 並玄宗
紀　郭李討安慶緒上以魚朝恩爲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肅宗紀
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每奏事以必允
爲期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
我者耶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不禁其求取
德宗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
希烈贈之僕馬縑茗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
是中使所得雖與之莫敢受 並代宗紀　德
宗初疏斥宦官及張涉辭邑以贓敗宦官得

以藉口　蕭復嘗言曰宦官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悅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得罪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罷之以竇文場及王希遷分典禁旅　竇文場霍仙鳴勢傾中外藩鎮將帥臺省清要多出其門　並德宗紀　李絳嘗言宦官侵害

政事讒毀忠正憲宗曰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惟利是嗜結成疑似朝夕浸潤而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豈得不防其漸乎　憲宗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人莫敢言劉蕡對策極言其禍馮宿等皆嘆服畏宦官不敢取　文宗以李訓鄭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疑遂密與謀大事二人朝夕計議聲勢烜赫絲恩髮怨無不報　李訓以甘露誘誅宦官訓知事不濟脫走仇士良等命禁兵討賊殺王涯等斬鄭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並文宗紀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　武宗紀

宮室

秦始皇作阿房宮　始皇帝紀　漢蕭何治未央宮謂非壯麗無以示威　高帝紀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武帝紀　魏明帝作宮殿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上疏諫　明帝紀　晉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不許　孝武帝紀　北魏大起宮室高允諫而止　宋孝武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並孝武帝紀　隋文帝作仁壽宮

成見其壯麗大怒楊素 文帝紀 煬帝營顯仁宮又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帝無日不治宮室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又營汾陽宮 並煬帝紀 唐太宗謂朕欲營一殿饕秦而止 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 命竇璡修洛陽宮雕飾華靡上怒毀之 作飛山宮魏徵

上疏以爲宜息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 並太宗紀

宗廟

漢惠帝詔有司立原廟 惠帝紀 元帝用貢禹韋玄成等議罷郡國祖宗廟毀寢廟園 元帝紀 劉歆議不宜毀武帝廟制曰可 成帝紀 光武立四親廟 光武紀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明帝爲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明帝紀 北周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陳武帝紀 唐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幷舊神主四爲六室顏師古議寢廟宜在京師漢郡國立廟非禮 太宗紀 孫平子上言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

別廟事下禮官蘇獻等議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時論多是平子然玄宗卒從禮官議 元宗紀 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爲九代十一室從之 武宗紀

祭祀

漢武帝祭中嶽山呼萬歲者三 武帝紀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

神祠求醮金馬碧雞之神 宣帝紀 光武初立北郊祀后土 光武紀 明帝祀明堂禮畢登雲臺望雲物 明帝紀 魏明帝用高堂隆之議謂曹氏世系出自有虞祀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皇后配 明帝紀 晉武帝時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

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 初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郊北郊 並武帝紀 唐房玄齡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 太宗紀 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合爲一祀從之 高宗紀 令諸州置太公廟以張良配古名將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禮 玄宗頗好

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請立青帝壇以迎春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 並玄宗紀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用兵

周齊孫臏減竈破魏 顯王紀 燕樂毅將燕
秦魏趙兵伐齊齊田單以火牛破燕 趙奢
解秦閼與之圍 趙括讀父書不知變 並赧
王紀 漢項羽破漢軍於睢水 灌嬰等破
楚滎陽漢築甬道 韓信疑兵虜魏王豹

韓信背水陣破趙 並高帝紀 景帝以周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吳楚數挑戰亞
夫軍大驚亞夫堅卧不起 並景帝紀 李陵
以少擊衆軍無後救遂降匈奴 武帝紀 趙
充國常遠斥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先
計而後戰 宣帝紀 光武破尋邑百萬見大
敵勇 鄧禹師行有紀休兵就糧覩赤眉之
敝光武謂以逸待勞 王霸不救馬武閉營
堅壁卒破蘇茂 耿弇破齊光武謂功難韓
信 光武伐蜀以水戰委岑彭 岑彭繞出
延岑軍後蜀人以爲神 臧宮願伐匈奴光
武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並光武紀 虞詡
增竈以疑羌人 安帝紀 吳周瑜三萬人破
曹公十五萬人於赤壁 蜀諸葛亮謂曹操
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並獻帝紀 諸葛亮
至南中擒孟獲使觀營陣七縱七擒 魏文帝

紀 諸葛亮出祁山亮將馬謖與張郃戰於
街亭違亮節度而敗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
守亮遺巾幗挑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行亮
營壘歎曰天下之奇才也 並明帝紀 鍾會
攻劍閣姜維守之會不能克鄧艾乃自陰平
由邪徑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遂降馬邈 元皇
帝紀 晉杜預旣破吳議者謂宜俟今冬更
爲大舉預曰兵威已振如破竹數節之後迎

刃而解武帝紀　謝元以兵五千破苻堅百萬衆於淝水秦人見草木聞鶴唳以爲晉兵至烈宗紀　[宋]大舉伐魏毎出師嘗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所以敗也文帝紀　(唐)太宗用兵嘗以弱當強強當弱高祖紀　李靖以三千騎襲破定襄太宗紀　張巡與賊戰雍丘賊設礮攻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拒之賊蟻

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敗走　房琯請自將兵復兩京遇賊將於陳濤斜咸陽地名琯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縱火焚之琯大敗　張巡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意教之以爲臨機應猝事不相及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並肅宗紀　懷恩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怯不戒乃破也後子儀夜出陳虜始以爲無備欲襲子儀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代宗紀　李元平好大言論兵關播薦之以爲將相之器德宗紀　(後周)唐水軍鋭敏世宗患之迺自壽春於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殆勝唐兵世宗紀

兵制

(北)魏宇文泰爲府兵身租庸調皆蠲之以農隙講閲馬畜糧備六家共之合爲百府毎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梁簡文帝紀

(唐)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凡當宿衛者番上遠疎近數一月而更太宗紀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

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衞不問色役逋逃者出應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衞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　命蕭嵩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衞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　更命長從宿衞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衞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自置彍騎府兵日壞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

書其彍騎之法後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多謂兵可銷挾兵器有禁由是猛將精兵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並元宗紀

田承嗣爲節度使舉管內戶口壯者籍爲兵唯老弱耕稼又選驍健者萬人自衞謂之牙兵　楊綰定諸州兵其召募給糧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者謂之團結　並代宗紀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云云　上曰俟平河中當議之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曰請出左藏惡繒染綵纈以市吐蕃之牛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又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戍卒因屯

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三年而代今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上命行之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　並德宗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兵留萬人屯田　宣帝紀

曹操用棗祗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州郡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獻帝紀 〔蜀〕諸葛亮大舉兵屯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基耕者雜於渭濱百姓安堵 魏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三萬人且田且守 邵陵厲公紀 〔唐〕突厥爲邊患竇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高祖從之歲收穀數千斛 高祖紀 李泌請屯田以復府兵 見兵制門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

可萬頃命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置營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邊防賴之 憲宗紀 〔後周〕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戸使輸課佃之戸部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太祖知其弊敕罷之 太祖紀

漕運

〔漢〕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高帝紀 〔蜀〕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魏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三萬人且田且守開河渠通漕運每興軍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邵陵厲公紀 〔唐〕關中雨穀貴玄宗將幸東都裴耀卿曰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實關中有儲則不憂水旱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僦車陸運三百里

至陝耀卿令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又自太原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省僦車錢三十萬緡 玄宗使韋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 竝玄宗紀 劉晏疏浚汴水遺元載書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歲運米數十萬以給關中唐世漕運推晏爲首 代宗紀 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軍 德宗紀

馬政

漢武帝遣李廣利伐宛取善馬　伐宛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並武帝紀　晉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孝武帝紀　唐初纔得馬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命張萬歲掌之自正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

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玄宗卽位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使至是有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玄宗與突厥毗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由是國馬益壯　王忠嗣領河東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戰皆大捷 並玄宗紀

謀策

周孟嘗君客效鷄鳴出秦關　藺相如請秦王擊缶　毛遂定楚趙從約　侯嬴謂無忌奪晉鄙兵符 並赧王紀　漢張良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　韓信策定三秦　韓信問李左車伐燕策　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借箸

籌之　陳平間楚君臣　項羽欲烹太公漢王曰幸分我一杯羹　漢王數羽十惡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張良陳平躡足封韓信　楚漢割鴻溝張良勸擊楚　張良請捐地與韓信彭越以破楚　陳平祕計解白登之圍　辯公謂黥布出下計 並高帝紀　趙充國上屯田計初是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魏相謂其計可必用 宜

帝紀　鄧禹說光武攬英雄悅民心　耿弇說光武以義取天下 並淮陽王紀　耿弇建大策帝謂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　光武伐隗囂馬援聚米為山谷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 並光武紀　任尚謂班超之策平平 和帝紀　〔蜀〕諸葛亮說劉備跨荊益結好孫權圖霸業　司馬徽謂識時務者在俊傑 並獻帝紀　〔晉〕陸抗作堰遏水以絕晉寇羊祜欲因以船運糧抗聞亟破堰 晉武帝紀　〔北魏〕魏主欲伐涼羣臣皆以為無水草崔浩曰按漢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宋文帝紀　〔唐〕裴寂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從容言曰太宗陰養士馬欲舉大事 隋恭帝紀　玄宗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金吾不能遏上使嚴安止之安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人無敢犯 玄宗紀　李光弼以

牝馬至水際思明良馬千餘匹悉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肅宗紀　李正已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緇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正已大慙服 代宗紀　劉晏置船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凡事必為永久之慮當使執事者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全矣 德宗紀　憲宗謂李絳揣魏博若符契　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韓愈上言以淮西破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並憲宗紀　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而朝廷專事姑息乃作書言上策莫如先自治 文宗紀　〔後周〕王朴獻開邊策 世宗紀

初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乃說六國合從　秦使犀首欺齊魏敗從約公孫戍說孟嘗君不受象牀 竝顯王紀

張儀說魏背從約　蘇代說燕王以齊王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竝愼靚王紀

張儀說五國事秦　公孫龍善爲堅白異同之辯絀於孔子高　范雎說秦廢太后逐穰侯 竝赧王紀

〔秦〕蔡澤說范雎欲奪其位 昭

襄王紀

魯仲連爲書約之矢射聊城 孝文王紀

李斯上書除逐客之令　韓非說秦破天下從 竝始皇帝紀

〔漢〕隋何說九江王歸漢　酈食其說下齊七十餘城　蒯通武涉說韓信反　侯主說項羽歸太公　蒯通說狗吠非其主 竝高帝紀

吳楚反袁盎說景帝斬鼂錯 景帝紀

班固序遊俠　荀悅論三遊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 竝武帝紀

奉使

〔周〕藺相如使秦全璧歸趙 赧王紀

〔秦〕二世問使者關東盜對曰鼠竊狗偷不足憂 二世紀

〔漢〕婁敬使匈奴 高帝紀　汲黯矯制發河南粟　外國厭漢使以兵遮擊之　蘇武持節不詘　暴勝之爲直指使威振州郡　王賀爲繡衣御史以奉使不稱免 竝武帝紀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乃歸　傅介子刺樓蘭王 竝昭帝紀

馮奉世矯詔擊莎車 宣帝紀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　班超使鄯善斬匈奴使者又使于寘降其主於是西域諸國與漢通 竝明帝紀

〔蜀〕諸葛亮遣使至魏軍司馬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不問戎事而能知亮不久 魏明帝紀

〔唐〕太宗分遣李靖蕭瑀等十三人爲黜陟大

使察吏賢不肖問民疾苦　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多所貶黜其人皆闕稱冤者相屬 並太宗紀　鄭崇質當使絕域而母老且病狄仁傑請代之 高宗紀　張孝嵩奉使率戎兵攻呵了達威振西域勒石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贓汚貶靈州兵曹參軍　杜暹至突騎施虜遺之金暹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人服其淸愼　玄宗東封還

至宋州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分巡察吏善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並玄宗紀　穆宗以韓愈宣慰王庭湊衆皆危之詔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義遂往 穆宗紀

夷狄 禦戎 和親 懐遠附

[秦]趙燕皆築城拒胡　遣蒙恬伐匈奴築長城 並始皇紀　漢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婁敬請公主嫁冒頓和親 並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繫單于　匈奴數爲邊患晁錯上書言兵事　以張相如逐匈奴出塞　匈奴入雲中以周亞夫軍細柳 並文帝紀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各萬騎擊胡惟衛青有功　渾邪王降發車迎之汲黯諫　分徙降者邊五郡爲五屬國　攘却胡越開地置十三部刺史　遣

李廣利伐宛取善馬 並武帝紀　宣帝時匈奴爲烏孫三國所殺虛弱滋欲和親而邊城少事　宣帝欲因匈奴衰弱擊之魏相諫　趙充國先擊先零而罕开下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吉爲都護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五單于款塞蕭望之議待以不臣之禮　呼韓邪來朝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 並宣帝紀　元帝時呼

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轉穀給之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郡率數年一反至
元帝時賈捐之議罷珠厓（並元帝紀）王莽
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虜數年之
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王莽紀）馬成馬
援擊破諸羌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　援
又上言破羌以西不可棄爲置長吏繕城郭
招撫降附　西域求都護光武謝不許　單

于款塞願爲蕃蔽光武從之（並光武紀）募
死囚置度遼營防二虜　北匈奴入雲中太
守廉范以炬火爲疑而破之　白狼王獻詩
三章頌漢德（並明帝紀）竇憲破匈奴登燕
然山令班固刻石立功（和帝紀）張璫獻西
域三策陳忠請復通西域（安帝紀）〔晉〕郭欽
上疏謂宜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之防
（武帝紀）江統以戎狄亂華作徙戎論（惠[illegible]

紀）〔宋〕江淮諸蠻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漸
爲寇暴及劉石亂華諸蠻無忌憚漸北徙伊
闕矣（營陽王紀）〔唐〕高祖與突厥連和起兵
（隋恭帝紀）突厥入寇封德彝謂擊之勝而
後和則恩威兼者　突厥寇三州太宗兵拒
之與盟而去（並高祖紀）鄭元璹使突厥還
言其將士乘間可擊太宗曰待有罪然後討
之　朝臣請修古城太宗云安用勞民遠修

乎　突利入朝太宗謂安中國而四夷自服
豈非上策乎　高昌西域諸國欲入朝魏徵
以往迎勞費太宗止之　頡利成擒酋長並
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　康國求內附太
宗不受　帝與房玄齡議以新興公主妻薛
延陀　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
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並太宗
紀）武后時發戍兵狄仁傑疏謂但當救邊

無謹守備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何必窮其窟穴校短長哉 武后紀 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玄宗由是益事邊功 玄宗與突厥互市以繼易馬由是國馬益壯 吐蕃求和親玄宗以其嘗遺書悖慢皇甫惟明曰此邊將爲之欲激怒陛下邊境有事則將吏因緣盜官物妄取勳爵非國之福也 並玄宗紀 肅宗請兵於回紇 以幼女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汗 並肅宗紀 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及祿山反邊兵精銳者召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單弱數年間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代宗紀 德宗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可以懷遠命韋倫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使隨倫入貢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耗虜俗亦壞 吐蕃求和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上曰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及虜劫盟上曰渾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 並德宗紀 後晉石敬瑭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契丹傾國赴援立敬瑭爲天子敬瑭

割十六州與契丹許歲貢帛三十萬匹 高祖紀

形勢 都邑附

周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 安王紀 漢婁敬說高帝都關中 高帝紀 光武披輿地圖 光武紀 魏文帝欲渡江伐吳見波濤洶湧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 文帝紀 吳陸凱謂武昌非王都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陸抗謂西平者國之西門失之則荊州非吳有也 並晉武帝紀 晉溫嶠欲遷都豫章王導曰建康王者之宅且北寇伺我之隙一旦示弱非良計 成帝紀 殷浩將北伐王羲之謂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之外羈縻而已浩不聽果無成 穆帝紀 宋夏赫連氏蒸土築城而魏主滅之

文帝紀 陳隋伐陳陳後主謂建康王氣在此來者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虜軍豈能飛渡 長城公紀 唐突厥寇關中高祖欲徙都太宗諫 高祖紀 太宗分天下爲十道 太宗紀

誅戮

秦李斯矯詔殺扶蘇蒙恬 始皇帝紀 趙高誣殺李斯 二世紀 漢高帝不殺降王子嬰 項羽屠咸陽殺子嬰 呂后斬韓信又誅彭越 黥布反上與布兵大戰布軍敗走追殺之 並高帝紀 文帝殺薄昭 文帝紀 景帝斬鼂錯 景帝紀 霍顯謀廢宣帝事覺雲山自殺禹要斬諸女昆弟皆廢 宣帝紀 成帝責翟方進以政事不治方進自殺上祕之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成帝紀 楚王英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明帝窮治楚

獄累年死徙以千數 明帝紀 晉秦王堅不殺慕容垂姚萇卒爲其害 孝武紀 唐來俊臣誣告狄仁傑魏元忠等謀反仁傑云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武后貶爲令 武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 姚崇謂武后曰謀反者皆周興等羅織今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

陛下保自今無反者 竝武后紀 李國貞治
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王元振因之作亂及郭
子儀至軍收元振等殺之由是諸鎭皆奉法
肅宗紀 雲南子弟戍河中將貪卒暴郭子
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代宗與
元載謀誅魚朝恩因寒食宴令周皓與左右
擒縊殺之外無知者 竝代宗紀 庾準希楊
炎指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下詔賜死

天下寃之 德宗紀

盜賊

(秦)二世關東盜賊多 二世紀 (漢)武帝東方
盜起作沈命法 武帝紀 龔遂治渤海盜賊
謂不可急惟緩之 宣帝紀 王尊爲京兆尹
盜賊清 成帝紀 費興謂盜賊可解釋王莽
怒免官 王莽紀 光武時盜賊起潁川寇恂
降之起東郡遣耿純入界賊不戰而降 郭
伋爲潁川太守招降山賊遣歸附農 郡國
羣盜竝起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
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守令以獲賊多少爲
殿最於是賊散 竝光武紀 李固爲荊州刺
史又爲泰山守赦盜賊歸農以恩招集之
張綱單車之職詣賊壘說下之 竝順帝紀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帝謂朕當
去奢省費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

爲盜 高祖紀 高宗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
魏元忠閱縣獄得盜一人神采異衆命冠帶
乘驛以從託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 高
宗紀 穆宗詔軍鎭消兵限以逃死由是軍
士落籍者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
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穆宗紀 自懿宗以來
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所在盜蜂起王仙芝聚
衆數千起於長垣黃巢亦聚衆千餘人與仙

芝皆以販私鹽攻剽州縣民之因於重斂者皆歸之至數萬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陷京師（並僖宗紀）後周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則盜不能聚矣又如新鄭村團爲義營有盜則鳴鼓舉火盜少民多無能脫者亦止盜之術也（世宗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八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天人

漢韓信謂高祖天授非人力（高帝紀）　卜式謂烹弘羊天乃雨　武帝下詔謂天旱意乾封（並武帝紀）　夏侯勝諫昌邑王天久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昭帝紀）　京師大雨雹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所致　丙吉病宣帝憂不起夏侯勝謂有陰德宜獲報（並宣帝紀）　劉向上疏言災異論羣臣邪正　夏寒日青無光石顯許史言堪猛用事之咎　匡衡言地震日食之變宜近忠正遠巧佞（並元帝紀）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　成帝責丞相翟方進自殺以應星變　李尋對哀帝災異之問（並成帝紀）　光武時日食朱浮謂欲治速成所致又日食鄭興謂政事嚴急所

致光武紀　明帝罷北宮應時得雨　日食詔言得失上自引咎　明帝自幸獄決出囚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竝明帝紀　鄧禹言未皆妄殺後世必興和帝紀　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徐防始安帝紀　晉中台星拆張華不避位謂天道幽遠宜靜以待後果被誅惠帝紀

北魏崔浩謂熒惑入秦秦必亡又謂彗星絡紫微劉裕必簒安帝紀　隋文帝時

太史奏日景長文帝紀　唐彗星見許敬宗曰高麗將亡之兆高宗曰朕之不德譴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彗星遂滅高宗紀　山東大蝗姚崇遣御史督州郡捕而瘞之　山東蝗復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捕蝗爲害益甚崇牒若水云古之良守[illegible]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illegible]不敢違由是連歲蝗不至大饑　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宋璟蘇頲曰陛下制未終遽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停又問姚崇崇曰太廟材皆苻堅時物歲久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遂行

日食命察繫囚賑饑乏宋璟奏曰臣聞日食修德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竝玄宗紀　德宗謂今日之患此亦

天命非由人事陸贄上疏云羣臣之罪也天命皆由於人　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致李泌曰君相不可言天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竝德宗紀

後唐明宗嘗於宮中　香祝天曰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宗紀

律曆

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等共造太初曆武帝[illegible]

紀　太初曆行百餘年稍後天章帝命作四分歷 章帝紀　張衡作渾天儀著靈憲 順帝紀

北魏高允謂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乃是史官欲神其事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崔浩考之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

宋何承天撰元嘉曆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

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　何承天謂京房演爲六十律錢樂之演爲三百六十律非古法乃更新律 竝文帝紀

唐太宗時冬至甲子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以子初爲朔遂差三刻請更加考定衆議以淳風推校精密從之 太宗紀　太史言李淳風麟德曆至是浸疎日食屢不效

玄宗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黄道遊儀以測候七政　命太史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　作水運渾天成 竝玄宗紀

讖術

秦盧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

帝紀

漢武帝時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詔皆殺之丙吉不納 昭帝紀　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平帝紀　李守皇讖謂劉氏當興李氏爲輔 王莽紀　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云四七之際火爲主　光武以赤伏符讖文選司空司馬　以火行忌水改洛陽作雒陽

術士以五綵囊裹石詐張豐當爲天子　光

武與公孫述書言圖讖　鄭興非圖讖光武怒　光武宣布讖文於天下桓譚非讖貶官 並光武紀　楚王英造圖書廢徙死 明帝紀　晉魏王珪伐中山太史令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珪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破之　劉裕攻燕或曰今日往亡裕曰我往則彼亡何爲不利 並安帝紀　北魏詔圖讖之興既非經國之典徒爲伏邪所憑自今

圖讖緯一皆焚之 齊武帝紀　唐太宗以李君羨官稱封邑有武字應祕記惡之後君羨坐誅又問李淳風欲盡殺疑似淳風云天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 太宗紀

術士桑道茂上言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德宗乃築奉天城 德宗紀

祥瑞

漢朱暉坐議鳳凰來至京師不足美貶官　鶡雀集丞相府黃霸以爲神雀 並宣帝紀　王莽令越常獻雉 平帝紀　郡國奏蠱物光武輒抑之 光武紀　獻寶鼎明帝歸功公卿 明帝紀　唐羣臣上表賀祥瑞太宗云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太宗紀　九月武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蘇味

道帥百官賀三月雪王求禮曰三月雪爲瑞臘月雷亦爲瑞乎又有獻三足牛宰相復賀求禮曰此鼎足非人之象也 並武后紀　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辭謙光獻鼎銘以爲受命符姚崇賀　玄宗謂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自今毋得奏祥瑞 並玄宗紀　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肅宗紀

朱泚獻猫鼠同乳常衮率百官賀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代宗嘉之 代宗紀 文宗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何益於事詔諸道有瑞無得以聞 文帝紀

異端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於是中國始傳其術 明帝

紀 晉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法門居之王雅表諫不從 孝武紀 北魏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 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崔浩獨師事之 並宋營陽王紀 崔浩言於魏主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 世祖晚年佛禁稍弛至高宗時鄉所毀佛圖率皆修復 並文帝紀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以折之 武帝紀 梁武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又停寺省講三慧經 武帝紀 北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復行佛道二教 隋詔民間出錢營造經像於是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並陳宣帝紀 唐傅奕上疏請除佛法高祖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高祖紀 蕭瑀雅好桑門 太宗紀 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

尼盡助其役狄仁傑上疏諫乃罷其役 武后紀 玄宗勑自今毋得創佛寺 玄宗夢元皇帝告云有像在京城西南上求得之迎置宮命畵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並玄宗紀 憲宗遣中使帥僧衆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 憲宗紀 武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餘僧及尼皆勒歸俗

武宗紀 宣宗反會昌之政僧尼皆復舊宗紀

方士

秦方士徐市上始皇書請入海求不死藥始皇帝紀 漢武帝承露飲玉屑以求長生有言見大人迹封祠夜若有光武帝欲浮海求神仙東方朔諫 武帝自嘆爲方士所欺悉罷之竝武帝紀 宣帝頗好神仙方士張敞上疏諫宣帝紀 唐憲宗問宰相神仙有乎李藩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古今之明戒也憲宗晩節好神仙詔求方士柳泌合長生藥服之日加躁渴竝憲宗紀 武宗服方士金丹性加躁渴喜怒不常武宗紀 後周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世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十方士 汲古閣

巡幸

秦始皇東遊海上 又巡北邊始皇帝紀 漢高帝僞遊雲夢高帝紀 袁盎諫文帝馳下峻阪文帝紀 武帝爲微行夜宿長楊五柞等諸宮 武帝東巡海上欲自求蓬萊凡周行萬八千里 又行幸泰山東至海上竝武帝紀 隋煬帝遊江都天下盜賊起煬帝紀 唐玄宗幸蜀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玄宗紀 吐蕃入寇至便橋代宗倉猝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 車駕發陝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竝代宗紀 德宗幸奉天嘗尋一儒侍與覘賊者不獲供御纔有糲米二斛采蕪菁根而進之德宗紀 黃巢陷京師僖宗幸蜀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十一巡幸 汲古閣

僖宗紀　韓全誨逼昭宗幸鳳翔　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 並昭宗紀

田獵

漢賈山諫文帝與賢良射獵 文帝紀　武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 武帝紀　元帝行幸甘泉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諫即還 元帝紀　光武遊獵夜歸郅惲拒關不開明日諫 光武紀　魏文帝嘗出射雉

顧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稀出 文帝紀　明帝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高柔上疏諫 明帝紀　[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　[北魏]魏主畋於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欲誅之弼曰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 並文帝紀　唐柳範奏吳王數畋獵太宗謂權萬紀不能正吾兒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 太宗紀

罷貢獻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不受 文帝紀　光武罷貢獻時有獻千里馬寶劍詔以賜騎士 光武紀　唐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

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令各付使者而歸之 太宗紀　代宗時每元日端午冬至生日州府競爲貢獻至德宗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縑三萬匹悉歸度支代租賦　德宗於行宮貯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諫去其榜 並德宗紀　孔戣爲華州刺史以明州歲貢水陸遞夫勞費奏

下罷之

驕懼

周智伯求地於三晉威烈王紀 齊湣王滅桀宋而驕燕昭王伐之赧王紀 秦宋義謂項梁有驕必敗二世紀 漢陸遜以關羽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果爲遜所敗獻帝紀 晉武帝伐吳山濤語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武帝紀 唐

頡利請朝太宗且喜且懼求諫以輔不逮 太宗謂三品曰今中外乂安勿矜疆盛以自滿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太宗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不懼昔秦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正其不逮 太宗謂比年豐稔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驕侈則危亡一懼也 岑文本爲中書令云位高責重所以憂懼有來賀者則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並太宗紀 憲宗既克淮西之後命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士木浸興矣上浸驕後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裴度上疏諫憲宗紀

謚號

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始皇帝紀 漢高帝尊太公爲太上皇

高帝紀 唐玄宗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面被王服 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並玄宗紀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上尊上皇曰太上立道聖皇帝 追謚太公爲武成王並肅宗紀 顏眞卿上言累謚有加至十一字者請省文尚質正名郭本袁傪以爲不可輕改遂寢代宗紀 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

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鎛譖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憲宗紀

得人心

漢豪桀應劉秀用漢年號以待命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得吏民與王郎交關謗毀書數千章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自乘騎按降者推赤心置人腹中　並淮陽

王紀　鄧禹勞來降者父老莫不感悅開門歸附　光武遣馮異代鄧禹云要在平定安集　劉盆子降光武待以不死　並光武紀

劉備葬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　獻帝紀

晉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武帝紀

桓溫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穆帝紀　唐太宗詔隋末暴骸令官司收瘞　太宗紀　史思明之將李日越降李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　肅宗紀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曰蔡人反仄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憲宗紀

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九

外紀諸家節本多自黃帝始惟艮齋本始自包犧氏然皆無三皇五帝之別皇帝之稱六經未嘗見自秦漢而下學者競言之此本亦無三五之號包犧氏神農氏則但紀事迹黃帝而後始用甲子紀年舊本闕少昊八十四年考其甲子間斷不合今依艮齋本亦附入又別本

多言炎帝牛首堯命羿射日等事似失誕妄今未敢取恐爲後人惑覽者詳之

祕書丞劉　恕編

外紀

包犧氏

包犧氏（母曰華胥）風姓生於成紀（上古至周厲王無年可紀而皇甫謐諸儒所紀皆有年衆說差互不同及疑事異端備列於注以示傳聞異辭）象日月之明謂之太昊取犧牲以充庖廚號包犧後世音謬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一號皇雄氏（或作黃熊）都陳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不殊未有三綱六紀衣食器用之利卧則呿呿起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筮之紀陽氣

之初以爲律法建五氣立五常定五行始名官而以龍紀有甲歷五運象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繼天而王爲百王先以木德王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在位一百二十年至周任宿須句顓臾四國皆風姓司太昊有濟之祀）

神農氏

神農氏姜姓母曰任巳有蟜氏女名女登少典之正妃長於姜水以火承木故爲炎帝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爲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溼肥墝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斧斤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又嘗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

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都魯以火紀官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鄽于國日中爲市以聚貨帛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叛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在位一百二十年

帝臨魁在位六十年

帝承在位六年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帝哀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臨魁至榆罔七帝襲神農爲之號三百六年

黃帝

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皇甫謐曰有熊地名也今河南新鄭是也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改姓姬神農世衰索隱曰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弗能征軒轅

晉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蚩尤最爲暴炎帝侵陵諸侯軒轅脩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戮於中冀名其地曰絶轡之野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天子

元年丁亥是爲黄帝始制法度萬世不易有土德之瑞故天下以爲號一曰軒轅氏三統歷曰有軒

見之服天下號曰軒轅氏有熊氏有熊國黄帝之所都受國於有熊帝鴻氏歸藏氏天下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受地形象天文以雲紀官舉風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奴教切探五行之情占

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造曆命隸首作算數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黄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作五聲以正五鍾五

官以正人位又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命曰咸池命車區占星氣容成兼而總之皆諸臣之名也爲文章以表貴賤文章衣服之類作舟車以濟不通出前地理志畫埜音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齊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

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産可得而均欺陵之路塞鬬訟之心弭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人民不夭百官無私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以財風雨時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遠夷之國莫不獻其貢賦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四毋

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别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二人爲姬二人爲巳正妃西陵之女曰嫘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青陽名摯二曰昌意居若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曰昌僕黄帝崩葬橋山在位一百年

少昊

少昊黄帝之子名摯是爲青陽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天下號曰窮桑帝一曰帝宣姬姓

元年丁卯以金德王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曰金天國號少昊身號以鳥紀官都曲阜别爲已姓之祖昌意子顓頊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壽一百歲葬雲陽

顓頊

顓頊黄帝之孫二十登帝位以水德王

元年辛卯都衛故爲帝丘後徙高陽稱高陽氏或云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稱之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静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至于蟠木動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八歲

葬濮陽生子曰窮蟬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
爲帝嚳

帝嚳

帝嚳黃帝曾孫也姓姬三十登帝位以木
德王

元年乙酉號高辛氏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
玄囂玄囂父曰黃帝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生
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

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
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納四妃元妃有邰氏
女曰姜嫄生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
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孕十四月生堯於丹
陵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嚳在位七
十年崩葬宜陽或云濮陽子摯立九年不善
崩故不乘五運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堯

帝堯嚳之子摯之弟也姓伊祁摯立封爲
唐侯摯崩立

元年戊辰號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陽尚白薦
玉以白繒茅茨不翦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藜藿
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
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
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色布衣揜形

鹿裘御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不以私曲
之故害耕稼之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
貞平絜愛民者厚其祿民有孝慈力耕桑者
遺使表其閭正法度禁詐僞存養孤寡自奉
甚薄賦役甚寡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
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
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

[illegible]氏勸不罰而民治是時洪水爲災帝咨四
岳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命之九載績用弗
成帝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堯在
位七十年求巽位四岳薦舜帝曰俞予聞如
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妻以二女二女嬪
於虞遂使攝位又二十八年堯崩在位一百
年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即天子位葬穀林

帝舜

黄帝八代孫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
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姓姚氏
舜母死繼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
瞽瞍惑於後妻及少子常欲殺舜舜盡孝
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尤加恭順（【出】史記及新序）
耕於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
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雷澤之人皆讓居陶
于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河濱之器不
苦窳（索隱曰窳游甫反駉謂窳病也）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子丹朱不
肖求可以代巳位者四岳羣臣皆舉舜堯
乃召舜舜至歷試諸難使之愼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堯于太山之頂昭告于天）烈風雷雨

弗迷（【出】舜典）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天下
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天下
爲之八元世濟其美（索隱曰濟成也言後代成前代也）堯
未及舉舜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堯於是使舜攝位又帝鴻氏
有不才子號曰渾沌（不開通貌）少昊氏有不才
子號曰窮奇（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號
曰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

饕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
投諸四裔卽共工驩兜三苗鯀也出左傳 舜
以鯀治水無成功於是殛鯀于羽山舉其
子禹使之治水

恕曰八元八凱堯之諸父昆弟四凶之罪
著於海內堯知舜於側微天下未盡服遺
之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合爲大功二十 使臣民仰
其功業鄭玄以四凶在朝爲亢龍有悔烏

足以知聖人哉此書未進故不稱臣恕

舜攝位之後二十八年堯崩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謳歌獄訟者不歸
堯之子而歸舜舜遂卽天子之位

元年戊申舜既卽位號有虞氏以土德王都蒲
坂尚赤其社用土使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
爲司徒皋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
秩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九官也作九
韶之樂出史記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阜
財解慍封弟象於有庳爲諸侯舜之子商均
不肖舜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在位五十年
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壽一百一十歲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
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卽天子之位

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彖象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删定皆不

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包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
没黃帝堯舜氏作繼氏叓王而無三五之
數或以包犧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道學
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
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孔穎達
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
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宗其文辭論

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犧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皇爲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薦紳猶搢紳也）孔子所傳宰予問

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右甲子紀年等事並出外紀

外紀夏紀

大禹

黃帝之玄孫也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　禹爲人克勤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禹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丑倫切）山行乘欙（力追反欙橇皆舟車之類）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予衆庶之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以均給諸侯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隩於六反）堯於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旣卽位乃使禹爲司空以宅百揆舜崩禹遂卽天子之位

元年戊戌 禹旣卽位號夏后氏以金德王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仍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尙黑牲用玄以黑爲徽號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懸鍾鼓磬鐸鞀（音桃）以

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 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

象九州 昔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 古有醴酪（醴上音禮 酪下音洛）禹時儀狄作酒禹飮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國者 禹任皐陶益以國政 是時天雨（去聲）金三日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禹南巡守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

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上音偃下音挺橫臥之貌）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耳低尾而逝禹致羣臣於會稽（致猶會也）防風氏後至禹戮之 有典則以貽子孫禹嘗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在位九年壽一百歲益避位於箕山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乃卽天子之位

恕曰帝舜受堯顧託之重而不私其親禹

平水土拯民昏墊舜在位五十載功德洽於人心故巡狩不返欲兆庶專意戴禹而遠邇無徯望之意故堯舜之德禹之大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又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而敬舜也啓非不孝於其父也時享在乎廟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以下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

難以語乎理矣

帝啓

禹之子也初禹常薦益於天既得七年禹崩益避啓於箕山天下諸侯朝覲及謳歌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位

元年（丁未）啓既即位乃即鈞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啓召六卿以征之啓在位九年崩（不言壽年）子太康立

太康

啓之子也

元年（丙辰）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畋獵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只是名同非堯時射日者宜庇反）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尚書五子之歌）太康既失國不得歸在位二十九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仲康

太康之弟也

元年（乙酉）仲康既即位命胤侯征羲和仲康之立出於后羿后羿專權羲和守義不服故后羿假仲康之命以征之（此義出於東坡書解）在位十三年崩（不言壽年）子相立

帝相

仲康之子也

元年（戊戌）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羿既專夏權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在位二十八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有寒浞（初角切）者后羿之嬖臣也陰欲奪羿之位而羿不之知其後遂殺羿羿立八年寒浞居其位立三十二年爲少康所滅

（索隱曰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寒浞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亾）

按史記帝相之後卽列少康而外紀編年后羿滅夏氏代夏政后羿丙寅年卽位在位八年寒浞甲戌年卽位在位三十二年外紀注云恐史記有脫略今以左氏傳考之當從外紀

少康

[illegible]子也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焉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也）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夏有舊臣靡（臣之名也）自有鬲氏（鬲音隔）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五弔反）于過使其子季杼（徒呂反）滅豷于戈（豷翁旣反澆豷浞之子過戈二國名）乃歸故

都卽位（詳見左傳）

元年（丙午）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一年崩（不言壽年）子杼立

帝杼

少康之子也

元年（丁卯）帝杼旣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七年崩（不言壽年）帝杼旣崩子槐立是爲帝槐（索隱曰槐音回）

帝槐

杼之子也

元年甲申帝槐嗣立享國居位凡二十有六年而崩帝槐既崩不言壽年子芒立是爲帝芒索隱曰音亡鄒誕生又音荒也

帝芒

槐之子也

元年庚戌帝芒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八年而崩帝芒既崩不言壽年子泄立是爲帝泄

帝泄

芒之子也

元年戊辰帝泄既嗣立是時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帝泄在位凡十有六年而崩不言壽年子不降立是爲帝不降

不降

泄之子也

元年甲申帝不降嗣立居位享國凡五十有九年崩不言壽年帝不降既崩弟扃立是爲帝扃

帝扃

不降之弟也

元年癸未不降之弟帝扃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一年崩帝扃既崩不言壽年子廑立是爲帝廑索隱曰音覲鄒誕生又音勤

帝廑

扃之子也

元年甲辰帝廑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年崩帝廑既崩不言壽年不降子孔甲立是爲帝孔甲

孔甲

不降之子也

元年甲子既即位淫亂好鬼神之事不務脩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寺而未獲豢龍氏豢音患養也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
之後龍一雌死潛醢音海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旣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在位三十一
年崩不言壽年子皐立是爲帝皐

帝皐

孔甲之子也

元年乙未帝皐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一年而
崩不言壽年帝皐旣崩子發立是爲帝發

帝發

皐之子也

元年丙午帝發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三年而
崩不言壽年帝發旣崩子履癸立是爲帝履癸

履癸

發之子也是爲桀謚法賊虐多殺曰桀

元年己未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爲無道
暴戾頑狠貪虐淫荒戕傷百姓天下顫恐

戰

而患之桀有力能甲鐵鉤索伐有施氏有
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
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
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妹喜笑以爲樂殷湯脩德諸侯皆服桀起九
夷之師欲以伐湯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
師師以伐桀桀戰不勝奔於三朡之國湯又
從而伐之放於南巢而死在位五十一年

右夏紀甲子紀年等事竝通鑑外紀
所載夏歷世起戊戌終己酉十七君
一十四世通羿浞凡四百三十二年
史記注四百七十八年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
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
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
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

脩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
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會稽山在浙江之東即其地也
外紀殷紀外紀云國號商盤庚以後方始號殷

成湯

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見玄鳥墮卵取而吞之遂生契音薛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

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　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湯進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復歸湯桀殺直臣龍逢衆庶莫敢直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得釋桀將亾賢臣費昌歸湯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伊尹相湯伐桀費昌爲御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遂放桀於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

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之位都於亳以水德王

元年庚戌湯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寛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　自夏之前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湯既革夏命乃以建丑之月爲正月又云以十月冬至爲元首至周從之未知何據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服冔冠而縞衣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

作樂曰大濩初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在位十三年崩壽一百歲太子太丁早卒湯崩次子外丙立

外丙

湯之子也

元年癸亥在位二年而崩不言年壽弟仲壬立按尚書成湯既沒無太子故嫡孫太甲即位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外紀引孟子爲是

仲壬

外丙之弟也

元年乙丑仲壬既嗣立在位享國凡四年而崩不具年壽仲壬既崩湯太子太丁之子太甲立是爲太甲

太宗太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也

元年己巳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湯之墓所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

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太甲增加脩德諸侯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爲太宗在位三十三年崩不具壽年子沃丁立

沃丁

太甲之子也

元年壬寅沃丁嗣位委任賢臣咎單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而崩不具壽年弟

太庚立

太庚

沃丁之弟也

元年（辛未）太庚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五年而崩（不言壽年）太庚既崩子小甲立是爲小甲

小甲

太庚之子也

元年（丙申）小甲嗣位享國在位凡三十有六年

而崩（不言壽年）小甲既崩弟雍巳立是爲雍巳

雍巳

小甲之弟也

元年（壬申）雍巳嗣位商道寖衰諸侯或不至在位享國凡十有三年而崩（不具壽年）弟太戊立是爲太戊

（中宗）太戊

雍巳之弟也

元年（乙酉）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音亦）而至者七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不具壽年）子仲丁立

仲丁

太戊之子也

元年（庚子）仲丁既立是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自亳遷都于囂藍夷爲寇仲丁征之在位十有一年而崩（不言壽年）弟外壬立

外壬

仲丁之弟也

元年（辛亥）外壬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五年而崩（不言壽年）外壬既崩弟河亶甲立是爲河亶甲

河亶甲

外壬之弟也

元年丙寅河亶甲立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囂遷都于相在位凡九年而崩不具壽年子祖乙立

祖乙

河亶甲之子也

元年乙亥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

乃自相而遷都于耿在位凡十有九年而崩不言壽年子祖辛立

祖辛

祖乙之子也

元年甲午祖辛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六年而崩祖辛既崩不言壽年弟沃甲嗣位是爲沃甲

沃甲

祖辛之弟也

元年庚戌沃甲嗣立享國在位凡二十年而崩沃甲既崩不言壽年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祖辛之子也

元年庚午祖丁嗣立居位享國凡三十有二年而崩不言壽年祖丁既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沃甲之子也

元年壬寅南庚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九年而崩不言壽年南庚既崩祖丁子陽甲立

陽甲

祖丁之子也

元年辛未自仲丁以來子弟爭立九世亂諸侯莫朝仲丁在位七年而崩不言壽年弟盤庚立

盤庚

陽甲之弟也

元年戊寅 盤庚嗣立時商道寖衰耿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遂遷于亳從湯所都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八年而崩不言壽年 弟小辛立

小辛

盤庚之弟也

元年丙午 小辛嗣立殷道又衰小辛在位凡二

十有一年而崩不言壽年 小辛崩其弟小乙立

小乙

小辛之弟也

元年丁卯 小乙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一年而崩不言壽年 小乙既崩其子武丁立是爲高宗

高宗 武丁

小乙之子也

元年戊子 武丁自爲太子之時備知民事艱難小乙崩 武丁居喪三年不言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爲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脩舉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其后鳴也 反 祖巳訓諸王武丁内反諸巳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用所貢爲章服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不言壽年 子祖庚立

劉恕曰武丁卽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盤遯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於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於微賤衆必駭怪故託於夢寐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疑懼而傳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知其才徒以夢取則與王莽按符命以王興王盛爲四將光武據讖用王梁爲司空何異哉

尼刊書而存之可以見武丁之意矣

祖庚

高宗之子也

元年丁亥祖庚嗣立在位享國凡七年而崩不言壽年祖庚既崩其弟祖甲立是爲祖甲

祖甲

祖庚之弟也

元年甲午祖甲嗣立爲人淫亂殷衰在位享國

凡十有六年而崩不言壽年子廩辛立

廩辛

祖甲之子也

元年庚戌廩辛嗣立在位享國凡六年而崩不言壽年廩辛既崩其弟庚丁立是爲庚丁

庚丁

祖甲次子也

元年丙辰庚丁嗣立在位享國凡六年而崩不言壽年庚丁既崩子武乙立是爲武乙

武乙

庚丁之子也

元年壬戌時東夷寖盛分遷海岱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太丁

武乙之子也

元年丙寅時周公季伐戎羌克之太丁命公季爲牧師即周之王季也太丁在位三年而崩不言壽年子乙立是爲帝乙

帝乙

太丁之子也

元年己巳時商益衰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季曰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爲

[illegible]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太史
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
紂在位三十七年崩（不吉壽年）子紂立

紂

帝乙之子也是爲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
元年（丙午）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
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
皆出已之下　始爲象箸（象牙爲筋筋與箸同）箕子歎

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犀玉之杯
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
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
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
而始故吾畏其卒也（出史宋世家）紂伐有蘇氏有
蘇氏以妲已女焉（妲都葛反）妲已有寵其言是從
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使師延作朝歌
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造鹿臺爲

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
財罷苦萬民之力收狗馬奇物充牣（充滿也）宮
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
林使男女倮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　諸侯有叛者妲已以爲罰
輕誅薄威不立於是重爲刑辟爲熨斗以火
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

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
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以周
侯昌（文王也）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
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
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且譖之紂
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生閎夭南宮括
之徒相與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因紂之
嬖臣費仲進之紂大說乃釋昌罪賜弓矢斧

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昌退而脩德諸侯多叛紂而歸昌諸侯曰西伯葢受命之君自是西伯叓稱元年

劉恕曰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成厥志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代殷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曰武王勝殷殺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尚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雖伐犬戎伐耆伐邘之年與書傳不次然同云西伯七年崩伏生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鄭玄專信讖侯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治古學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皆同歆說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引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猶召太子明七年未崩也五經緯侯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其書皆出西漢之末瓌詭譎怪不本經典
故學者惑焉惟鄭玄依而用之大戴禮曰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文王世子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
之崩武王八十三歲踰年改元至九十三
適滿十年故知十一十三非武王之年自
文王受命而數之也後世疑文王爲諸侯
而輒改元案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

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
一年然則諸侯於其國各稱元年已之所
稱中年可改秦魏或有因於古也

西伯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又伐犬夷勝黎祖
伊恐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
能爲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劉恕曰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
賢者寡物情艱於自知不遇則生怨懟故
智者強名曰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
擯棄侯時而不競蓋聖人以此籠羣愚而
息爭端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
而黙定哉桀紂據禹湯之資不善守而亾
之民斯爲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紂淫亂昏虐滋甚微子數諫不從去之箕子
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諫三日

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殺之剖
視其心太師少師抱持其祭樂器奔周昌卒
其子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衣寶玉自
焚而死在位三十三年

右殷紀年甲子及他事皆外紀所載
也三十君合六百二十九年起庚戌
終戊寅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

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

京兆劉　恕編

外紀周紀上

文武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而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於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成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猶植也禾麻菽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音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

卒　子不窋立(都律反)　不窋卒子鞠立鞠卒
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
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
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
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
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
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
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

立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
行義國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遂
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　踰梁山
止於岐山之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曰
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古
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
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
歷以傳昌二人乃亾如荊蠻文身斷髮(應劭
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復見用)　以讓季歷古
公卒　季歷立是為王季修古公遺道篤
於行義諸侯順之王季卒　子昌立是為
西伯卽文王也
文王既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讓國不
仕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

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呂望已年八
十餘釣于渭水西伯出獵見而載之以歸尊
為太公　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紂乃囚西
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音離)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
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
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
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

平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訟之及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諸侯以西伯爲受命之君以是年爲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壽年九十七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旦武

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也）之徒皆左右武王率脩文王緒業時殷紂無道九年（卽文王崩之年）武王東觀（音貫示之也）兵至于盟津（盟音孟）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家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伏于下至于王屋（王屋王之車也）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著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紂兄微子乃抱其樂器而犇（音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

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於是諸侯尊武王爲天子（按書是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

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人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元年（己卯）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武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音計）帝舜之後[illegible]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叔處於霍康叔封（封康叔之名也）聃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左傳昭公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武王既勝

殷乃改正朔以建子爲正月色尚赤服以冕王親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亾曰吾殺紂是與非與（音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餘各以次受封　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於諸侯（出史記又書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惟周公留周佐王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之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釋旅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肅愼氏貢楛矢（楛音祜）石砮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無忘厥服也（書旅獒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二年王有疾周公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于金縢櫃中王疾瘳武王遷都于鄗而文王之廟乃在豐

武王樂曰大武武王崩壽年九十三太子誦立

成王

諱誦武王之子也卽位年十三

元年（丙戌）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任賢使能朝于祖以見諸侯管叔蔡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奄音掩武庚之黨也）謂武庚曰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

誥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謂管叔蔡叔以王室之親反爲王室之病）二年周公居東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　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歸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用殷之禮樂於周爲客而不臣（謂待以賓客之禮）

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

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唐其後爲晉春秋之世晉始大常主諸侯盟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音亦後同而獻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

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輧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漢地理志有交趾郡本南粤之地武帝元鼎六年置越裳之國又在其南通兩番之語者曰譯重三譯者謂過三國也

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成周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世三十七歷年八百有餘故曰周過其歷

恕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未亾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于術捨棄德政不

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而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幷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繆不可強通者也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興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illegible][illegible]以爲天下之所湊制爲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

千里分爲百縣縣爲四都都有鄙外紀所載如此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縣四縣爲都外紀所載不同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洛邑洛邑成周各爲城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　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具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公莤輔成王召公奭不悅周公作書告之以明本意　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成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在位三十七年崩外紀不言壽年據即位年則壽年五十　太子釗立

康王

諱釗成王之子也

元年癸亥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拘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此蓋文王時事今外紀編之於此故以初字叙　王朝諸侯於酆宮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

用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不具壽年）

昭王

諱瑕康王之子也

元年（己丑）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不具壽年）子滿立

穆王

諱滿昭王之子也立年已五十矣

元年（庚戌）王立之後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偪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得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亾返聞徐子僭號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令走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鬭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卽戰國趙之祖也）　祭公謀父（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諫不聽王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王又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誥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不具壽年）子緊扈立

共王

諱緊扈穆王之子也

元年（乙亥）游於涇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公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在位十年崩壽年八十四子囏立（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懿王

諱囏共王之子也

元年（乙酉）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今詩無懿王之詩史記所載蓋逸詩也）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年五十[illegible]

方立

孝王

諱辟方懿王之子也

元年（庚戌）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七年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有非子者善養馬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即秦皇之祖也）在位十五年崩壽年六十五子燮立

夷王

諱燮孝王之子也

元年（乙丑）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在位十五年崩壽年六十子胡立

厲王

諱胡夷王之子也

元年（庚辰）王爲人暴虐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任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詩之變雅始作　王行倨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

障之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　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周公不是旦召公奭相周室者皆號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不具壽年）在位四十年

共和

元年（庚申）二相共理國事晉釐侯儉不中禮由是唐之變風始作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爲宣王

宣王

諱靜厲王之子也

元年（甲戌）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爲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千畝謂天子躬耕藉田以勸農）二十二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

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永巷內庭之室也簪笄珥冠飾首飾也傅母婦人之師傅也言姜后自責如此）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料謂簡料其數知多寡也）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在位四十六年崩（[illegible]）子宮湦立（不言壽年）

幽王

諱宮湼宣王之子也

元年庚申王無道趙奄父周大夫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于晉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晉伊洛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亾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初夏之衰也　人之神化爲二

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上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韋昭曰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帛而策告之龍亾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入于王府索隱曰黿亦作蚖音元玄蚖蜥蜴也王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齔毀齒未盡也粉敬反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

[illegible]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音向者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人褒姁人名也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置捨也　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四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　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尹氏世卿故稱氏祭公亦周之卿士導教也

九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旤音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虢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

王寄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始騷　王嘗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在位二十三年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幷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卽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

恕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號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與舊史不同

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有功衛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伯益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

平王

諱宜臼幽王之子也

元年辛未是時幽王既爲犬戎所殺豐鄗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　齊太公呂望之後　楚之先黄帝之後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時封其子熊繹于楚姓芊氏芊音弭　秦伯益之後姓嬴氏周孝王時有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

爲附庸諸侯邑於秦　晉之先唐叔虞葢武王之子也成王與唐叔戲剪桐爲珪於是封叔虞于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四十八年魯惠公庶子息姑立是爲隱公隱公以此年立明年方改元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隱之立爲桓立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攝則非讓讓則非攝也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公薨國人不與而立隱公隱承襲有國嘗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將讓焉雖有是語非誠而僞眷戀君位莫能踐言桓公俟望十年隱不推避羽父伺其間隙遂成簒奪虛詞兆禍隱

實爲之桓公立而曰隱攝也久不歸政而吾取之後世惑焉春秋誅意故不書卽位謂之公而無與辭明其當立也左氏取桓之說則曰隱攝公羊穀梁信隱詐妄乃曰讓國俱失之也

四十九年 己未 魯隱公元年也魯周公伯禽之後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修魯史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寓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 平王崩太子之子林立

桓王

諱林平王之孫也

元年 壬戌 九年魯桓公元年也衛州吁弒其君自立國人殺之

十三年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勞　鄭之先宣王之弟也宣王

封之於鄭爲伯爵二十三年魯莊公元年在位二十三年崩 外紀不言壽 子佗立

恕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盤游無度共懿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脩紀綱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不同列國吳楚越本南裔小國而迭爲盟主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一十

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之亂月益甚也

莊王

諱佗桓王之子也

元年乙酉 三年周公黑肩欲弒王而欲立王弟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 四年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魯人築館于其外 十

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用管仲為相遂霸諸侯齊有龍鬬管仲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祭之在位十五年崩外紀不言壽年 子胡齊立

恕曰古之長民者興事動作必謀于衆廢置遷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黔首信惑靈怪故聖人設鬼神以懼之為卜筮以斷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泥者為之捨棄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之知因齊以威諸侯可也他人則近於罔矣盖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也

釐王音僖

諱胡齊莊王之子也

元年庚子 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 三年齊桓公始霸會諸侯為盟主桓公用管仲為政四民不使雜處

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筴桓公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illegible]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

寛厚驕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徳恭不及其才也

釐王在位五年崩（外紀不言年）子閬立

惠王

諱閬釐王之子也

元年（乙巳）初莊王愛少子子頽有寵欲立爲太子而不克至是大夫邊伯五人怨惠王召燕衛伐周王出奔溫居于鄭燕衛及諸大夫立

頽爲王於是鄭伯虢公（虢周同姓也）同謀帥師伐周殺子頽奉惠王歸周王予虢公酒泉（邑名）鄭伯由是始惡王（王出在二年王歸在三年事見左傳）

十年賜齊侯命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頽也（賜命爲侯伯衛立子頽在前王追怨衛故伐之）

十六年魯閔公元年也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

十八年魯僖公元年也狄伐邢齊桓公帥諸侯救邢遷邢于夷儀

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子使屈完乞盟于召陵在位二十五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鄭立

襄王

諱鄭惠王之子也

元年（庚午）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

咫尺乃下拜登受（胙祭肉也拜於堂下受胙於堂上）

八年王以戎難告齊齊桓公使諸侯戍周（齊僖公十一年戎伐京師遂爲王室之難）

九年桓公卒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惠后欲立之而不克叔帶欲與戎狄伐周王知之將誅叔帶叔帶奔齊（在惠王三年奔齊乃魯僖公十一年）

十七年狄人奉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爲王是時晉文公始返國敗楚師于城

濮王告急于晉晉文公帥諸侯伐周而殺叔帶奉王歸周王賜文公爲侯伯（史[illegible]文公[illegible]矢爲伯反河内之地）二十年晉文公召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春秋諱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二十六年魯文公元年也在位三十三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壬臣立

傾王

諱壬臣襄王之子也

元年（癸卯）　三年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三人在位六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班立

匡王

諱班傾王之子也

元年（己酉）　三年使甘歜敗戎于邥垂（甘邑也周之大夫）　四年魯宣公立在位六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弟瑜立是爲定王

定王

諱瑜匡王之弟也

元年（乙卯）　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已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微弱遂僭號稱王　三年楚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

子羞懼而退　十年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楚大敗晉師于邲　十七年魯成公元年也　十八年晉郤克以齊侯侵逼魯衛大戰于鞌齊師敗績王在位二十一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夷立

簡王

諱夷定王之子也

元年（丙子）伊洛之戎侵宋　晉遷都于新田謂

王之絳以絳爲故絳　二年吳始通于晉初太
王長子太伯讓位季歷自竄於荆蠻荆蠻之
人義而從之自號句吳武王克商封太伯之
後於吳至十九世之孫壽夢其國始大先是
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
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亦
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
也巫臣使之歸鄭巫臣奉命聘晉遂過鄭取

之以行子反以爲賣巳遂族巫臣之家巫臣
怨楚晉楚世爲仇敵巫臣請于晉侯乞通吳
于晉合力以牽制楚師於是晉使巫臣聘吳
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始疲于
奔命　十一年魯成公十六年也鄭叛晉即
楚晉欒書奉厲公伐鄭楚來救晉與楚戰于
鄢陵大敗楚師射楚子中目楚殺其令尹子
反遂退師　十三年晉悼公立悼公年方十
四而甚賢明乃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
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相魏頡趙武爲卿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也
十四年魯襄公元年也在位十四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
子泄心立

靈王

諱泄心簡王之子也生而有髭
元年 庚寅 晉荀罃帥諸侯大夫會于戚遂城虎
牢 鄭叛晉從楚故城虎牢以逼之　三年無終子嘉父使孟
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
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因陳和戎有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
十年鄭人賂晉以歌鍾鎛 音博 磬女樂悼公以

臣半賜魂降曰予教寡人卽諸戎狄以正諸
華九年[illegible]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 二十 年孔子生在位二十七年崩（外紀）
（不言壽年）子貴立

景王

諱貴靈王之子也
元年（[illegible]）吳使季子聘于魯請觀周樂魯人爲
奏六代之樂 四年魯昭公元年也 十八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外紀三十四） 汲古閣

年太子壽卒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
在位二十五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單子劉子立（周之相也）
王次子猛爲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秩者帥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
奉子猛于莊宮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
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單子晉人
帥師納王猛于王城王猛卒諸大夫奉王猛
母弟丐爲王

敬王

諱丐景王之子也諸大夫立爲王子朝尚
據王城敬王不得入晉師與大夫攻之
元年（[illegible]）周大夫尹氏立子朝爲王單子劉子
與晉師攻之未克 二年子朝帥師出攻諸
邑皆克 四年晉師及劉單之師進攻克之
子朝出奔楚敬王入于王城 十一年魯定
公元年也 十四年吳伐楚入郢初蔡昭侯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外紀三十五） 汲古閣

朝楚（文王之子蔡叔之後）楚令尹子常不加禮而求賂
昭侯怨之以其子爲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
吳王闔廬（子僭稱王也）與蔡侯唐侯伐楚子常禦
之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子常奔
鄭吳師五戰及郢（楚所都也）楚昭王出奔于隨吳
人入郢處于王宮初伍員與申包胥爲友皆
楚人也伍員父爲楚平王（昭王之父）所殺員奔吳
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

員既奔吳遂導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尸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乃爲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昭王復國　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奔于晉　十七年晉侯師師納王王入于王城　二十四年吳闔廬伐越爲越所敗重創而死其子夫差立晉

復讎

三十四年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怨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孔子爲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爲政善惡與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敎脅之吏非至當論也

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夫差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其先夏禹之後也封於越爲諸侯越子句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爲沼乎

三十八年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謂吳在荊蠻卽夷也）乃

與之先

四十一年孔子卒

恕曰包犧以來與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家苗裔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王在位四十三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 子仁立

元王

諱仁敬王之子也

元年 乙丑 越侵楚楚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伐東夷 東夷越與國也 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勾踐爲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卽仰膽飲食卽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吳王兵敗棲於姑蘇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罪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宴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吳王乃自殺勾踐既敗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　元王在位八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 子介立

貞定王

諱介元王之子也

元年 癸酉 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遂遜于小邾 桓叔孫仲孫季孫也 十一年初晉有智氏趙

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爲六卿六卿強而專權晉侯年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　十三年智伯又約韓魏共伐趙趙襄子知之守備巳具智伯與韓魏攻之凡三年不能克襄子使人告韓魏韓魏乃反攻智伯滅之與趙共分智伯之地　十六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得罪於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陳舜之

後也武王封於陳爲諸侯完奔齊更姓田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宮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公量收之（家量大斗公量小斗）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有田恆者弑齊簡公恆之子盤號襄子爲齊相至是與三晉（韓趙魏也）通使盡以其兄弟宗人爲都邑大夫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共伐伊洛陰戎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有義渠一種王在位二十八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

考王

諱嵬貞定王少子也

元年（辛丑）是歲晉幽公立止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于韓趙魏王在位十五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

午立

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游夏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左氏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之所貶損其事實皆形於傳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竝爲編

年之書

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繁雜學者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恕皇祐初舉進士試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大儒得聞餘論公脩資治通鑑恕爲屬吏自念生平事業無一成就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又以不能編後紀乃

更曰外紀猶國語爲春秋外傳之義而病眼病瘡不寐不食陶潛預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爾歸心如飛聊叙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它日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右五帝三代編年甲子溫公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史記始於共和劉道

原外紀自伏犧神農以來皆有甲子編年其下各注疑字蓋疑以傳疑之義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周紀

威烈王

諱午考王之子也 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又五世至赧王

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斯相支切史記世家名都世本曰斯魏桓子駒之孫也是爲文侯斯之父世家年表無所考籍秦昔切趙襄子兄伯魯孫曰獻侯浣之子是爲烈侯虔渠焉切韓康子虎之孫武子之子也是爲景侯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六卿各有采邑爲晉卿以輔晉侯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十六年智氏驕後韓趙魏又共滅智氏而分其地是時晉侯土地盡入于三家晉幽公反朝于三家至此請命于天子爲諸侯[出]史記世家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 扶問切 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

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

惓惓也（惓逵員切謹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亾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別必列切）然後上下粲然有倫

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亾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上蒲官切馬鬣上飾下伊盈切馬膺前飾）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去聲）人君之所司也政亾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

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音機微也）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

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屬之欲切連也）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于襄王（隧音遂掘地通路曰隧即延道也）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

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加者
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
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
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
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奸居寒切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
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
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

按杜預左傳釋音凡復字其義訓又者並扶又切而幷棄之也先王
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
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
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
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
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
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
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

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
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
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丁兩切遂使聖
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泯彌鄰切又弭盡切滅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糜忙皮切說文糁也取糜爛之義豈不哀哉
林之奇曰自春秋絕筆削之後春秋之法
不傳歷代史書所以爲紀事而已其褒貶

不與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爲得夫春
秋之正傳
又曰世之論封建諸侯以爲非往往併周
唐以爲說蓋周唐之亾也以藩鎮愚獨以
爲不然諸侯封建非能亾周唐也而周唐
之所以亾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
魏之罪而反封之以爲諸侯唐自肅代以
降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周唐之

亂實在於此
胡致堂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毫釐苾忽以至於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十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也舊矣委盟會於大

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釁彰荀躒出會而昭公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百載矣韓趙魏之所為列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亢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亦不得已焉是豈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

夙暮間謂操與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丕材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為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以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為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干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每謹於微而已矣舉

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邇服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淫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慾則虞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而生嚬笑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己誰敢竊威而擅誅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葦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

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瑤餘招切智伯襄子名宣子晉卿荀躒文子之子甲也）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
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
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

長曰伯魯幼曰無恤（本作母卹襄子名也）將置後不知
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識之（識職吏切說文記誌）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
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
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
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
繭絲乎（繭吉典切蠶衣也繭絲者指稅賦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稅賦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
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
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
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段規康子之相）
智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
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
皆能害人（蜹儒稅切蚊蜹蠆丑邁切毒蟲）況君相乎弗聽智
伯請地與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
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
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
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
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于魏
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索山格切取也）

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 質脂利切亦作贄猶貨也 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 皐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後為趙邑 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

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 走臧候切擘經音避趨避曰走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辛甲所封後為趙邑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罷蒲糜切勞也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邯胡甘切鄲多寒切山名顏師古音寒丹在趙地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

版沈竈產鼃 鼃烏瓜切 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亾人國也桓子肘康子 肘陟柳切臂節也 康子履桓子之跗 跗風無切足之上為跗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 絺抽遲切當作郗姓也姓譜諸書未有從絺者疑借字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 難乃旦反 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 說舒芮切凡說誘之說皆類此 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且緣切止也改也絺疵請使于齊使音疎吏切將命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使音史說之令也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

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即亮切帥也卒藏没切兵也說文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凡言兵者皆音此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出史記世家及說傳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矯舉夭切揉如久切揉曲爲矯揉所以撓之也羽者箭翎括者箭窟受弦處也音聒通作筈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上軫視切柔石也下力制切礪也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

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搏伯各切拊也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

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初趙襄子旣殺智伯乃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 匕音比劉向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 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

索山客切取也 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 舍與捨同釋也 豫讓乃漆身爲癩 癩落蓋切惡疾史記作厲 呑炭爲啞 啞倚下切瘖也通作瘂 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旣已委質爲臣 質職日切委其體以事君 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賈誼治安策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管見曰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

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襄子卒孫獻子浣立獻子生籍是爲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韓康子生武子

武子生處是爲畏侯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
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
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
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
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
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
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
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
翟璜（上直格切姓也下音黄其名）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
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
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
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頻脂切不和也）田子方笑文
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
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
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
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
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
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
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屨而去耳安往而不
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東萊曰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卻欲以學
驕人。二者其病一也。田子方子夏門人歷
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
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皆從驕之一字失。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息亮切下同）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
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方遇切說文相也)臣進屈侯鮒(符遇切)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

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出史記魏世家)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大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上如羊切下子余切)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上奇寄切下石證切)親裹贏糧(上音盈顏師古謂贏者擔也)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疽千余切癰也)起爲吮之(吮才軟切)

(說文吮嗽也)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出史記本傳)

燕湣公薨(湣美隕切)子僖公立(僖公周烈王三年薨子桓公立顯王七年薨子文公立三十六年薨子易王立顯王四十八年薨子噲立赧王六年爲齊人所殺子昭王立赧王三十七年薨子惠王立赧王四十三年薨子武成王立五十七年薨子孝王立秦昭王五十二年薨子喜立始皇二十五年爲秦所虜)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盗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悼王周安王二十一年薨子肅王立烈王六年薨弟宣王立顯王二十九年薨子威王立顯王四十年薨子懷王立赧王十六年執於秦子頃襄王立赧王五十二年薨子考烈王立秦始皇九年薨子幽王立始皇十九年薨子負芻立始皇二十四年爲秦所虜

在位二十四年崩子驕立

安王

諱驕威烈王之子也

二年韓景侯虔子烈侯取立烈侯周安王十五年薨子文侯立二十五年薨子哀侯立烈王五年弑子懿侯立顯王十年薨子昭侯立三十六年薨子宣惠王立赧王二年薨子襄王立赧王二十年薨子僖王立赧王四十二年薨子桓惠王立秦始皇八年薨子安立十七年爲秦所滅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武侯周安王十五年薨敬侯立烈王元年薨子成侯立顯王十九年薨子肅侯立顯王四十三年薨子武靈王立赧王十八年薨子惠文王立赧王四十九年薨子孝成王立秦始皇二年薨子悼襄王立始皇十一年薨子幽繆王立始皇十九年爲秦所虜國滅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惠公十五年薨子出公立安王十七年被弑子獻公立顯王七年薨子孝公立顯王三十一年薨子惠文王立赧王四年薨子武王立赧王八年薨子昭襄王稷立後見本紀

五年盗殺韓相俠累上音協姓也下力追切按戰國策俠累名傀苦猥切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烏故切史記作有卻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軹音止地名在河內郡有軹縣聶尼輒切姓也以黃金百溢弋質切二十四兩爲溢通作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

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決烏穴切戰國策作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暴薄報切暴露也購問莫能識其姊嫈烏莖切說文好貌史記作榮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音蹤謂自絕其蹤迹或云免其從坐之罪音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各遂死于政尸之旁出史記聶政傳

六年鄭弑繻公而立繻詢趨切其弟乙是爲康公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休公烈王二年薨子辟公立六年薨子剔成立顯王四十年奔齊弟偃立赧王二十九年齊滅之）

十一年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是歲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寳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音里弟切澤名禹貢荊州之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胡剛切）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讀曰嚮）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音蜀附也猶言附著）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從或作縱子容切橫或作衡讀曰橫南北曰縱東西曰衡）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

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出】史記吳起傳

十七年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謚太公）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二十三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周顯王三十六年薨子宣王立赧王元年薨子湣王立赧王十一年薨子襄王立赧王五十年薨子建立秦始皇二十六年滅）

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干戶旦切扞城所以禦難見詩箋）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和去聲）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

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闇與暗同）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

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出新序

鄭鑑曰王莽之時黃龍遊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載在經典兩不相損今羣臣得無非美者夫寶之意正恐夫羣臣以為是而天下莫敢矯其非由此而積之至於指鹿而為馬也

魯穆公蘄子共公奮立共公周顯王十五年蘄子康公毛立二十二年蘄子景公偃立慎靚王四年蘄子平公旅立赧王十八年以子湣公賈立四十二年蘄子頃公言立秦孝文王元年楚滅之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出晉世家

在位二十六年崩子喜立

烈王

諱喜安王子也

元年丙午韓滅鄭因徙都之出史記世家

三年衛慎公蘄子聲公訓立聲公周顯王七年卒子成侯立顯王三十六年蘄子平侯立顯王四十五年蘄子嗣君立赧王三十二年蘄子懷君立秦昭王五十六年蘄子元君立秦始皇十七年蘄子角立二世之末蘄為庶人國滅

五年魏武侯蘄子罃立罃於莖切魏惠王名是為惠王惠王慎靚王二年蘄子襄王立赧王十九年蘄子昭王立赧王三十八年蘄子安釐王立秦始皇四年蘄子景閔王立十九年蘄子假立始皇二十二年秦滅魏殺王假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工掾切齊地即漢鄄城縣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

左右皆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出史記田敬仲世家）

在位七年崩弟扁立

顯王

諱扁烈王之弟也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黼音甫黻音弗白與黑謂之黼象斧形黑與青謂之黻謂兩己相背）

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黔音琴）皆以夷翟遇秦（翟音狄）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與音預）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彊秦（翟音狄下戎翟同擯必刃切）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雍於用切岐謂岐山雍謂雍州名謂東崤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障蔽也）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伯音霸）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厲躁簡公及出子四公也）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櫟音樂秦獻公二年徙都于此徐廣云即漢萬年縣）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分扶問切別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鞅於兩切）乃西入秦（出史記秦紀）

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族戈切）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

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衞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衞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嬖卑義切賤而得幸景姓也楚之族監名也平聲亦去聲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十年衞鞅

欲變灋秦人不悅衞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灋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灋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衞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更音庚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衞鞅為左庶長卒

定變灋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句斷司伺察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收相管連坐者有見知連坐之法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降平聲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上音戮古字與戮同說文并力也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方目切如漢法除其賦役也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孥妻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漢文帝元年除秦收孥相坐律宗室非有軍功論平聲

不得為屬籍上殊玉切下秦昔切論議法也宗屬之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灋

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黥渠京切墨刑也下同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出史記商君傳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

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沫莫葛切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東萊評曰商鞅不廢徙木之賞溫公以其信爲可取切以爲過矣鞅天姿險譎妄陳帝王之術以欺其君詐存故舊之義以欺其友其操行每如此豈眞不欺其民者耶

葢鞅之立法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其甚至棄灰於道者誅步過六尺者刑類皆不近人情如此知其民不之信也設此以欺之使服從其令爾不信之大者也君子何取焉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普莧切與盼同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徐音舒齊邑集韻作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之北趙在齊之西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者賈逵曰燕趙之人畏齊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出史記田敬仲世家

十五年魏惠王伐趙圍邯鄲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臏婢忍切說文郄耑也因被刑刑斷兩足遂名臏龐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輜側其切輜車也軍行所載輜重車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解舉蟹切判也控苦貢切引也拳去權切與𢫬同𢫬者攘臂繩也言解鬭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引𢫬也或謂拳爲拳手之拳非是救鬭者不搏撠二者搏戟搏索持也撠拘持也言解鬭者當善撝解之無以手相搏撠也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爲解耳批蒲結切亢口浪切批與𢪏同批擊也𢪏捩也亢高極也言乘其高而擊捩之擣都浩切築也言乘其虛而築之則自解也批亢擣虛所謂刑格勢禁格音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音墟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楚昭奚恤爲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

狗嘗溺井（溺奴弔反）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
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且
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
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
子弒其父臣弒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也何
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惡也王曰善
寡人願兩聞之

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申不害者鄭

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爲
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
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
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
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
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
請罪曰君眞其人也（出戰國策）　昭侯有敝袴命
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
之昭侯曰吾聞明主一嚬一咲（嚬音頻亦作顰愁蹙之貌咲古笑字）嚬有爲嚬咲有爲咲今袴豈特嚬咲哉
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內如字息止也秦俗父子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其制禁同室內息者）幷諸小鄉聚集爲一
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阡音千陌音貊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

平斗桶權衡丈尺（桶鄭玄音勇斛也）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爲賦稅灋行之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
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
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
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居月切 僵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
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莫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陝 轄夾切 隘也）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

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莫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
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吉定切 以刃自割頸）曰
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
申（出史記 孫武傳）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
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
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
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
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
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

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
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
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
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
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
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出史記 鞅本傳）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

不受復內之（內讀曰納）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羖音古牡羊也秦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於楚因號五羖大夫）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

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乘食證切）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上息亮切郎舂不相之相下昌呂切舂也）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上閭承切本作轢車轢也下狠狄切謂車所踐也）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上蒲眠切本作駢下迄業切脅者兩肋也春秋左傳晉文公駢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闟許及切戟名）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出史記商君傳）

林之奇曰自古用詳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商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伊川曰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實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者有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悌禍者三叔而已大臣召畢弗疑也羣僚大夫弗間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畔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商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於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秉政專务用法嚴酷秦人傷㦮方且侈然自滿趙良正言以警之鞅尚不悟其及難也宜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如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出史記本傳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爲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者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
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
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
從子容切仰縱衡之從 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
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
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
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 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中去
聲 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
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
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并音併 夫衡人者衡音橫謂連橫
者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
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與音預 是故衡人日
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恐起伏切愒許曷切謂恐脅也愒或因懇

非是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
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
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
質陟利切物相制以通交質之情 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
或撓秦撓女巧切又火高切擾也亂也 或救之有不如約者
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擯必刃切棄也史記作賓
按周禮金路以賓其字讀作擯義與而音同故史記昔用索隱注為賓客之賓誤矣 秦
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

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
犀首伐魏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 大敗
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
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
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
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張儀俱事鬼谷
子學縱橫之術蘇秦於六國主縱張儀於秦主衡 蘇秦自以為不及
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

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

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

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輷呼宏切羣車聲）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羽傳有異軍蒼頭）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

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解去聲散也）卽有寕役未嘗倍泰山（倍讀若偝言不正嚮前也）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菑與淄同）七萬戶口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

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伯各切或作簙說文局戲也六箸十二棊烏曹所作楚辭莒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列子擊博樓上注云擊博如今之雙陸棊然其法今皆無傳蹋鞠臨菑之塗徒闔臘切鞠求六切鞠以皮爲之毬闘而戲劉別錄云蹵鞠或起戰國之時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亾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亢音抗父音甫亢亦音剛邑名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比上毗義切次也下胡剛切列也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恫音通恐懼也喝呼葛切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故作恐怯之詞以紿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

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長章仗切幷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輜莊持切載衣車也重直用切載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輜重擬於王者〔出史記蘇秦傳〕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舉買切判也散也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過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

以謝焉、張儀歸而相秦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肥符非切姓也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立、衛有胥靡亡之魏、胥新於切靡冊彼切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因爲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出史衛世家及戰國策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

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出秦本傳

四十六年、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出史記趙世家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

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
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出儀傳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齊王封田
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
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
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
權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
文通儻饒智略 儻他曩切倜儻卓異也 說靖郭君以散

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
其美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郭君卒文嗣
爲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
及有罪亾人皆舍業厚遇之存救其親戚食
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由是孟
嘗君之名重天下 出史記孟嘗君傳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名也易曰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
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
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
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
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
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
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
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
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
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
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
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
戍許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亾繼絕故莫不
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
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

受公孫戍趨去未至中閨孟嘗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出戰國策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 莫六切 姓也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 闞苦濫切 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出戰國策

在位四十八年崩

考異曰

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從 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又云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此在明年。其自相違戾如此。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其不窺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游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周紀

愼靚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

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惡音烏 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 槁音考本作稾武書作槁說文木枯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 洹音袁說文水在齊魯閒 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出史記張儀傳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蜀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

決 猶夷周切又余救切說文玃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忽先忽後故云猶豫又一說猶豫者友也友謂人行邪先行却住以候其人百步之間如此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見唐蘇鶚演義 司馬錯請伐蜀 錯七故切 張儀曰不如伐韓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取之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出戰國策）

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噲苦夬切又苦外切）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或曰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在位六年

周赧王上

諱延慎靚王之子也

元年（丁未）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太子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構難數月齊王伐燕取子之醢之（醢呼改切肉醬）遂殺燕王噲（史記世家曰子之亡未知孰是出史記燕世家）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

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簞音丹竹器圓曰簞方曰笥食音飤）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

燕齊王問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累力追切猶縛結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旄讀曰耄老也倪讀曰覞幼也)

(重直隴切寶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也(監古咸切)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更平聲)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二年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陳軫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

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毋音無禁止之也)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折之列切)齊秦之交合張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廣如字袤莫侯切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屈九勿切匄也匄其名）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罪切）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趣劉伯莊音逡踰切）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出史記燕世家）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善楚嬖臣靳尚（嬖卑義切賤而得幸者靳居焮切）靳尚得

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格各額切其字宜從手說文擊也不格猶不敵也劉伯莊說）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塞悉則切窒也）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從音縱合縱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

驅韓梁趙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斷徒亂切）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張儀乃北說燕

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五年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

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删）（史記張儀傳）孟子論之曰或謂張儀公孫衍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烏足以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行去聲）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鷙陟利切說文擊殺鳥也翰音韓）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說音稅）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任音壬）帝曰難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七年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杼直呂切機之持緯者）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羇居宜切張晏曰羇寄旅客也）樗里子（樗音樞木名文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高誘注云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故號曰樗里子紀年又謂之褚里疾）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侈尺氏切）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出史記甘茂傳）

潁濱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

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
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
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
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脈眦忍切脛骨也本作臏）王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爲昭襄王　趙
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

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
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
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
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
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捨此而襲遠
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
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
胡（胡北狄也其國在匈奴之東者曰東胡）西有樓煩（胡地名在趙）秦
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寡人
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公子成聽命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
騎射焉（出史記趙世家）
十六年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欲使子治
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
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欲以
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

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
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秦王
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
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
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
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
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

曰昭姓也雎七余切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至則閉關劫之要以割巫黔中郡要音邀楚王不許秦人留之楚太子爲質於齊齊王歸之楚人立之

十七年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藏才浪切物所蓄曰藏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灋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出史記孟嘗君傳

趙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史記曰趙有公孫龍卽趙人也索隱云孔子弟子傳作衛人鄭氏作楚人未知孰是按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卽爲堅白之辯者又按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之徒互執是非不勝與說以孫龍之辯益將合異以爲同故曰同異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者如莊子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

三名雖立然竟無實體故雞可爲三足則今兩耳豈不猶是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臧祖郎切其義未詳龍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齊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

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載猶非犬之說疏云猶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實合則彼謂猶此謂犬、名實離則彼謂猶與於犬也又墨子曰猶犬也、然猶非猶犬也大旨與白馬非馬之說同公孫龍之辯皆辭勝於理今具載其言者蓋聽言之道不可不察也）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抒上與切抑也抒意通指按其義當作紓紓緩也古字多通使亦音舒）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與音預）又至煩文以相假飾辭

以相惇、（都昆切通作敦詆也一曰誰何也）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繳吉弔切戾也其言與人相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故云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敕律切通作黜說文貶下也義同屈（出）戰國策）

十八年楚懷王亾歸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二十年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殺公子章

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走讀曰奏）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鷇克角切鳥子欲出者）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娃於佳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並出史記楚世家）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鸇劉向說苑作鶴字

林鶴閼陬子侯切隅也）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愈自信其霸射天笞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笞超之切擊也）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宋王奔魏死於溫

三十年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遣使約趙及楚魏且令趙啗（徒濫切與啗同以利誘之也）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樂毅率燕師長驅逐北（濟子禮切濟水之西齊地）齊人大亂失度湣王

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勞郎到切慰勞也）封樂毅爲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走莒楚使淖齒（淖竹教切姓也）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數所矩切一一而責之）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閒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雨去聲自上及下曰雨嬴音盈博百各切皆地名）有

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何得無誅於是殺王於鼓里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僞切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

爲匹夫不可得也荀子注綦謂窮極之時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亾挈國以呼禮義挈詰結切提也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櫟然扶持心國櫟歷各切楊倞注云櫟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所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灋者則舉義灋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

行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本也仰魚亮切基荀子本作綦按楊倞云本也言以義爲本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遥切約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

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

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亾（楊倞云其極則滅亾）齊湣
辯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
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
爲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
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攻而攻之若振
槁然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
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
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

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樂毅聞畫
邑人王蠋（畫胡卦切齊西南近邑蠋珠玉切）賢令軍中環畫
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
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
破君亾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
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
脰而死（脰太透切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

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掠力灼切奪取也）求齊
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
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
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
爲郡縣（出史記樂毅傳上蠋事出史記田單傳）

東萊評曰自桓公之後重功利而輕禮義
陵夷至于戰國在朝者皆權謀之臣不獲
見有道之士樂毅顯於燕雖以功利稱而

深明禮義有王佐之風此所以巍然獨高
於戰國也夏侯太初嘗著論稱毅可以興
王者之業是矣惜乎謂毅不速拔莒即墨
二城以爲欲服天下故後世議者多非之
周公制禮爲舊君服孔子去魯以微罪行
忠厚之至也戰國之世雖知者未必識其
意而毅獨有焉其答惠王書則曰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蓋

以微罪行之意也當在趙也趙欲與之伐燕泣曰啓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國乎蓋為舊君服之意也嗚呼毅深明禮義至此若夫破齊之功亦餘事耳乃以二城存亾論之誤矣毅之力足以拔二城而不肯拔與夫力不足以拔二城而不拔是計功利而已在毅皆不足道也董生曰君子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知此然後知毅有王佐之風。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亾臣相與求湣王子灋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紿取璧（紿徒在切欺也）遣從者懷歸趙而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

王以相如為上大夫（出史記藺相如傳）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重讀為輕重之重如耳者衛君之姬名也）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三十四年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劉伯莊注天下共宗於周爲諸侯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臊蘇遭切无它音劉伯莊云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六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好虛到切澠綿善切邑名）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方九切瓦器也）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濺音箭說文汙灑也）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

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
謝罪袒徒旱切脫袒露肉爲袒遂爲刎頸之交出史記藺相如傳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
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籠盧東切以鐵籠車軸也傅音附轊音衛咲云轊者車軸頭也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
折車敗爲燕所禽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
遂犇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
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
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三年
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
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
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
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
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
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

大會引言者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
以公子之服遣國相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
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
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
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
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唯恐他將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騎奇

寄反姓也名劫而召樂毅毅遂犇趙燕將士由是憤
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
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
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
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
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
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
卒劓魚器切刖劓也置之前行行戶郎切下行伍同即墨敗矣

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操倉刀切鍤測洽切鍪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乘神陵切登城而守也）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繒自陵切赤色帛也）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葦于鬼切葭荻）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到切譁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

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出史記田單傳）趙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觀音館）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書曰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入聲）唯君

王之畱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為昌國君（閒音閑）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有樂毅自齊奔趙齊人以此號之示其所從也戰國策望作藍）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

經蕢（求位切 草器也）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亾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嘗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風無切 擊鼓枝）狄人乃下

初齊襄王以荀卿爲老師卿趙人嘗與趙孝成王論兵後適齊三爲祭酒（席中所尊者因用以名其官）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因家于蘭陵李斯嘗事荀卿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疾濁世之政不遂大道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數萬言而卒其書行於世（出史記本傳）

考異曰

愼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

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注引和嶠云

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眞今從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下三

周紀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于秦質音致

四十四年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國弱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灋則國彊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出史記趙奢傳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閼於葛切與音預孟康音焉與趙邑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樂音岳乘食陵切數之下皆曰道遠險陿難救陿轄夾切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

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將平聲將猶力來也言鬬者當是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令力政切)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居莧切食音飼)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

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許歷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解佳買切)趙王封奢為馬服君(號也服虔曰趙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出史記藺相如傳)初魏人范雎(千餘切)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折之列切斷也脅迮業切說文兩膀也摺落答切摧也謂摧折其齒摺與拉同)雎佯死(佯音陽)卷以簀置廁中(卷古轉切簀仄革切索隱云簀卷而裹之)使客醉者更溺之(更音庚溺奴弔切)以懲後令(音零)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得出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

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宦者曰王至范雎謬曰(謬靡幼切妄言)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穰侯魏冉)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屏必郢切跽其紀切長跽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

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范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辟音闢拓也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罷音疲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亾以其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處敞居切止也樞春朱切戶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間居莧切謂乘其間隙之時說舒芮切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梨切厚繒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

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供居用切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莝寸臥切斬挫葉飼馬者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犇趙匿於平原君家出史記范雎傳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鄢於焉切又音偃並楚地）東屬地於齊（屬音燭連也言地連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謂商賈之賈）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穰侯為相）故搤其吭而奪之耳（搤乙革切說文捉也吭寒剛切咽也）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眞傾危之士哉

五十二年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出史記趙世家）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胡骨切）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走音奏趨嚮也）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

據上黨民（按音遏）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數音朔）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間音諫謂反其本而間諜之）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直戀切）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

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乃旦切）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易以豉切輕易也）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句斷母有止之也使置其事而無復言也）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裨頻彌切將之偏副）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更平聲）易置軍吏出兵

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扞侯旰切衛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扶雨切）然齊王弗聽趙軍乏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搏伯各切謂擊搏）秦人射

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出史記趙各傳）

東萊許曰戰國七而秦居其一秦將多矣而白起居其一起九爲秦將其拔魏拔郢等四戰皆不記斬級伊闕之戰斬首二十

四萬華陽之戰斬首十三萬陘城之戰斬首五萬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及破趙括長平又坑降卒四十萬斬首虜四十五萬五戰所殺無慮百餘萬白起一將年纔二十八死其所殺如此則王翦王賁蒙恬內史勝之徒老將所殺可勝計哉秦將所殺如此則六國之將如廉頗李牧拒秦而力倡當者所殺亦必不少也嗚呼當是之時天下之民不死鋒鏑者幾希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對曰定於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秦嗜殺人自古最甚欲以一天下是猶却行而求前也雖得而幷其所有失之宜矣

五十六年武安君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

得已矣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幾音几）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切）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

趙曰何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薄故切哺咀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陀沒切竈窻謂之突）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鷰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魏王

郊迎之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人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麛綿批切鹿子也芾分勿切說文韠也戾力結切曲也郵于求切訓各不同一曰事之過者為郵此郵字謂無過也）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

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是尸利素餐（千安切）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亾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摯音至）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出戰國策）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亾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

五十七年秦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曰邯

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破秦軍必
矣辭疾不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
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
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
也譬若錐之處囊中（錐朱惟切處昌呂切居也）其末立見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與須切）
（脫吐活切穎禾芒銳上突然而出故云穎脫脫突也）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
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
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
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

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
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今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
定乎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

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奉敷勇切）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歃所甲切歃血也餘者次之故云歃所謂盟者
如是）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
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血
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王邵云錄借字老子曰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言
玉之混石不可一二數）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黃歇）將

兵救趙(出史記平原君傳) 魏王使將軍新垣衍(新垣姓衍其名)
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
連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
首功之國也(以斬首爲功上猶尚也) 彼即肆然而爲帝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
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
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
魏有隱士曰侯嬴(餘輕切) 年七十家貧爲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上載不讓公子執
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
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引侯生坐上坐賓
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
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音燭連也下屬同) 乃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
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

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
王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
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今公子
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
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
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

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

何如矣王聞之怒

五十八年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劒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無忌封信陵君）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乃門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出史記信陵君傳）　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終身不復見（秦欲稱帝新垣衍欲奉秦稱帝連阻之秦乃退師出仲連及平原君傳）

東萊評曰戰國之際得士與否社稷興亡係焉時君世主爭折節下士故遊談者項背相望如儀秦髡衍之徒不可勝紀皆非爲國忠計也志在利祿不能動其志者獨兩人焉曰魯連曰虞卿連則爲人排難解紛辭爵賞如浮雲卿則周窮交之急棄名位若弊屣使其學道辭說合乎大義庶幾乎君子矣蘇黃門云司馬遷記卿與趙謀

事皆在秦破長平後卿爲齊相棄相印走
大梁則前此矣而溫公載其事於赧王五
十六年破長平後一歲也必有據依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
人（孝文王太子夏姬生之華陽夫人子之而名異人後改名楚是爲莊襄王）異人
質於趙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
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而大與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
曰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
之姊因使說夫人承間言於太子願得子異
人立以爲嗣太子許之呂不韋娶邯鄲姬絕
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呂不韋飲見而
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

邯鄲之圍脫亾赴秦軍遂得歸見華陽夫人
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居由切）伐韓取陽城負黍
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
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
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
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
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出史記周秦紀）

右周自武王以來凡三十六主八百
六十七年通鑑斷自威烈王二十三
年至赧王之亾凡六王一百四十八
年
溫公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
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
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主守

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且遠故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

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乎

荆公曰東西周在戰國之末其地最爲至小其力最爲至弱秦人之力足以并吞六國而乃不睍睍小弱之周者猶顧名分而不敢也秦之所以滅西周者以赧王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故也其所以滅東周者與諸侯謀伐秦故也葢當此之時二周之亾間不容髮矣然其心猶知有天子也以天子而率諸侯其勢爲順秦人知其不利於巳也遂至於滅之而不復存夫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天子而率諸侯以伐不庭之國是誠得夫天下之正理也然其行之而不免於亾者葢周之爲周至於是則不可以當秦矣觀春秋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猶有尊王之制周

之名分猶存于天下周之討諸侯以正王威當在於此時也不以此時討諸侯以正王威乃於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既於此時不能張王室之威至於秦人巳并有天下其力之強也非六國之所敵孱弱之周豈能敵之哉故周之卒見并于秦者早晩之時失也

考輿曰

赧王五十七年、魏新垣衍說趙欲帝秦、魯仲連折之 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遊談者之誇大也、今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三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秦紀

昭襄王

諱則 索隱史記曰一名稷 姓嬴氏、其先出自黃帝顓頊有孫曰大費、佐舜調伏鳥獸、是爲伯益賜姓嬴氏、商末有裔孫曰中潏、在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足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蜚廉生季勝、五世至造父

別居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非子居太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太丘人言之於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四世至秦仲 秦仲之時、國始大、嘗飭兵以伐西戎、秦仲孫曰

襄公襄公時周衰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於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立國十世至繆公繆公名任好在位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

也亡入戎能晉言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

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

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知之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戎降秦

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形十六世至孝公　孝公元年時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韓哀侯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獨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翟與狄同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

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從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初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

庶長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度洛　十四年初爲賦蓋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　十九年天子致伯　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朝天子封衛鞅爲商君孝公卒　子惠文君立惠文君之爲太子也或犯法鞅黥其師傅又宗室大臣多怨鞅惠文君立鞅

亾走得而誅之車裂以徇　二年天子來
賀　四年天子致胙　七年公子卬與魏
戰勝之　八年魏納河西地　十年魏納
上郡十五縣　十三年與韓魏俱稱王
九年使司馬錯伐蜀滅之蜀地饒於金寶
秦既得之日益富強伐趙取中都西陽
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惠文王卒子武王

立卒弟昭襄王立（出史記秦本紀）
元年即周赧王九年也王既立諸侯賓服
五年魏王來朝　七年拔新城　八年攻楚
取新市攻楚取八城　十年欺楚懷王入朝
遂留之終死於秦由是天下諸侯皆不直秦
楚人怨秦尤深嘗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
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
氏而還　十四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　十七年東周君來朝　十九年
王稱西帝齊稱東帝已而皆去之　二十一
年魏獻安邑　二十三年與三晉燕同伐齊
破之濟西　二十四年取魏安城　二十五
年取趙二城　二十七年伐趙取代伐楚取
黔中皆拔之　二十八年攻楚取鄢鄧爲南
郡　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　三十一
年伐魏取兩城　三十二年攻魏至大梁魏

入三縣請和　三十三年攻魏蔡陽長社取
之魏入南陽以和　三十六年攻齊取壽剛
四十一年攻魏取邢丘懷　四十三年武
安君攻韓拔九城　四十四年拔韓南郡取
之　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　四十七年秦
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
秦使白起益兵擊趙大破趙軍於長平降者
四十餘萬起盡阬之　四十八年韓獻雍垣

秦北定太原盡有上黨之地（出史記秦紀）

五十一年（乙巳）始併周初秦使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獻復歸周君于周以奉君祀（出史記秦紀及周紀）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召蔡澤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盡也君子以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上餘輕切

本作盈下所六切五星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薦於王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謝病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數月免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荀子楊倞注云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武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

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按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孫臏也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羿延計切有窮氏中竹仲切當也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父音俯奉衛父之子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臨武君曰善陳囂問

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　燕王喜使栗腹上力質切姓也腹本作股燕將約歡於趙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樂姓也閒其名紀閑切毅之孫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呼各切趙邑卿秦攻代卿姓也秦其名燕將將渠曰將即良切姓也渠其名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乘食陵切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師乃解去出燕趙世家

孝文王

昭襄王子也史不載名

元年（辛亥）冬十月巳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可爲乎

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切喜失節貌禮記不充詘於富貴）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出仲連本傳）

魏安釐王（釐音僖上）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出說苑孝文王既早卒此事係襄王）

白居易曰惟聖人爲能體合自然自非聖人必有所作作而不止則習與體成然後可以爲聖人之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則體之自然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夫人而能誠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彊作之也作之不已然後至於體之自然孔子之言

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則自然之仁而無所作也顔淵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則不能無所作也子路則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則彊作之者也由子路之志作而充之則可以至孔子矣苟觀人者不取其彊作而取其自然則世無聖人皆在不可取之域矣

莊襄王

孝文王子也名曰子楚

元年(壬子)呂不韋爲相國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亾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緱工侯切)封呂不韋爲文信侯

三年蒙驁(牛刀切鄗氏音五到切蒙武之父蒙恬祖)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魏地按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魏惠王自安邑徙都於此)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曰促)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秦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間居莧切造也)魏王使人代將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謝病不朝四歲而卒　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致堂曰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與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三年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祕人莫得知故史書亦莫得而載之耳要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也

始皇帝
諱政莊襄王子也
元年乙卯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
國爲間於秦鑿涇水上堅臺切水名淮南子云涇水出薄落之山
自仲山爲渠並北山並蒲浪切近也東注洛中作而
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
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
閼之水塡亭年切說文塞也閼阿葛切說文遮擁也溉舃鹵之地

舃息積切鹵地也本作潟鹵籠五切鹹地也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關中由是益富饒出史記河渠書
二年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
乘代廉頗廉頗出奔魏久之趙師困於秦趙
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毁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
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
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三年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
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葷粥曰獫狁曰山戎曰匈奴皆其後也置吏
市租皆輸入莫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
府莫與幕通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
烽火多間諜烽數容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諜達協切說文軍中反間

也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
以爲吾將怯趙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屢出戰
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彊起
之彊巨兩切免也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佯音陽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單音蟬匈奴天子之號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陳直刃切與陣同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上都甘切下路郯切徐廣曰一作臨驅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

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緄古本切又音昆西戎在緜諸道翟與狄通西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荔音戾大荔國西戎也氏音支西戎朐求于切西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出史記李牧傳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從音縱諸侯合從以抗秦衡漢書音義云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秦師出五國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出史記春申君傳

九年伐魏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初王即

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通王益壯恐禍及已詐以嫪毐爲宦者。進於太后。嫪盧道切毐倚亥切劉伯莊於秦紀嫪音居虬切毐音徒酷切於呂不韋傳嫪音郎到切毐音靉索隱云嫪姓也毐字也太后幸之生二子有告毐實非宦者下吏治夷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諫者戮而殺之茅蕉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撲彌角切以囊盛其人舉而撲殺之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

兵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下懈切散也）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讀曰鑕職日切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

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於元切邑名）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七徐切）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其廉切黧也）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情夜切假也齎讀曰資）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出史記李斯傳）

十一年文信侯就國歲餘自知稍侵恐誅飲酖死（酖直蔭切毒酒）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

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都故切說文木中蟲）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非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直如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之在已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

下之言行斷其賞罰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說式芮切難乃旦切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按商君傳云其書有十餘萬言又按劉伯莊云說難自是一書非說難之篇所謂說難者說音游說之說難音難易之難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破天下從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歸之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自殺（出史記韓非傳）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售承呪切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番音婆又音盤亦作鄱趙地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李牧言其欲反趙王捕殺之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邯鄲音寒丹趙邑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不聽鞠居六切姓也武其名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沫音昧又音末左傳作曹劌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奉養荊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亢苦浪切或音剛燕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切刺也）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函音咸匱也）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上音北按風俗通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使工以藥焠之（上取內切堅力刃也）以試人血濡縷（上人余切下龍主切血出如絲縷也）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入秦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行練切露也）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操七高切把持）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易羊益切按水經出涿郡安閣山易州以此得名出史記燕世家）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音計）燕王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

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李信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既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

之乞貸(天得切從人求物也)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怚聰徂切通作粗心不精也)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四年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朝陟遙切忿敷粉切怒也又芳問切)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

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召時照切或作邵)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焱弋贍切火華也)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

隳身僇社稷爲墟(僇力竹切殺也通作戮)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逋切手行也或作匍伏鼻塞切伏地也或作匐)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要伊消切)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豢胡慣切穀食曰豢)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要一遙切姓也離其名吳人棄家爲刺蛛音朱)

(蝥音矛蜘蛛也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靡美爲切與糜同謂糜爛也下同)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翦定荆江南置會稽郡(會古外切稽音雞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間居莧切以金)

而向反間也下同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即墨大夫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阿烏禾切甄工掾切二地名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間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

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側持切淄水地因淄水以為名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共居春切秦邑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並出史記齊世家

臣光曰從衡之說從子容切衡讀曰橫南北曰縱東西曰衡蘇秦於六國主縱張儀於秦主衡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戮竹力切并力也嵇康音力幽切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

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丁計切亦根也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撤直列切去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是歲六國皆為秦所滅

臣光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

豈非昭侯奉法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臣光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窮身大衆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

安僖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亾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臣光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彊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愍之爲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爲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爲長欷矣

臣光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受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彊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策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

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祠忽諸

臣光曰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彊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茍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縱横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齊爲三晉燕楚之根柢三晉燕楚爲齊之藩蔽秦雖彊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后

勝之說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亾而齊幷爲虜理勢然也

臣光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於張儀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

怨宛逃鼠伏自屏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東萊評曰秦以無道幷天下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世常以爲疑故識者深探其事而論之司馬遷曰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意謂秦所以幷天下者得天時故也賈誼曰雍州之險崤函之固金城千里可以包舉宇內意謂秦所以幷天下者得地利故也斯兩說者雖得而未善盍獨捨人事而不言也易稱先王建萬國陵夷至春秋時百七十餘國而已其後大幷小彊侵弱所存者晉齊秦楚燕也而自春秋以來大夫執國命其末流往往逼逐其主而奪之國晉最彊而分爲三齊歸於田和復有湣王之禍楚滅於吳之後白公勝

簒之燕起於戎狄之間不唯弱小嘗之之亂國幾於亾當是之時國無彊宗室爲大變者惟秦耳加以將勇士銳法令嚴急是以四世制勝而海內莫能敵以乘六國簒竊亂亾之餘其幷天下奚疑焉是皆出於人事耳故曰賈馬之言未盡也嗟呼使始皇之後僅得中主輕徭役薄賦斂省刑罰而尚禮義雖無萬世之傳而百年之內豈

邁古哉

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幷卑政切兼也）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幷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　丞相綰等（索隱云綰姓王）言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重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守始究切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 監居銜切臨下也）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鐻音巨通作虡虡鹿頭龍身神獸也鍾鼓之柎以猛獸爲飾）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阪甫遠切陂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安定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

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大事記五峰胡氏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

大事記曰子為天正於律為黃鍾鍾者種也陽氣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丑為地正於律為大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寅為人正於律為太蔟蔟者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自古正朔不過此矣至於建亥之月萬物該藏豈有用之為正者哉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嶧夷益切在東海下）上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父音甫山名）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色）

初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亾良欲為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浪洛宕切在陽武縣）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狙七豫切覰屬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凡伏而擊者謂之狙擊狙又子餘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索色格切求也）十日始皇遂登之罘（罘房尤切山名在東萊）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洮吐高切水名在隴西）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袤莫侯切延長行也南北曰袤）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鮒符遇切按孔叢子書切孔子八世孫也）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遜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汲古閣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亾桀紂之殘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王皆無足法者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 塹七艷切阬也亦作塹 堙伊眞切塞也亦作堙 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上烏何切漢書注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皆音房室之房或作旁白郎切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 複音福重復也 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屬朱欲切連也 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 營室星名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星名也北斗輔星

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隱宮餘刑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也 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寫蜀荊地材 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爲寫或作卸 皆至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 朐權俱切地名在東海 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復方目切除其賦役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亾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劉伯莊音方未切謗白浪切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傳柱戀切釋名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人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如字澤名夢通於瞢音蒙李軌說望祀虞舜於九疑山疑字或作嶷亦音疑其山九峰相似故以疑名焉浮江下觀籍柯籍在昔切下音歌地名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浙之列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渡上會稽陝音洽或作狹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竝蒲浪切北至琅邪之罘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惡烏故切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璽相氏切釋名印信也春秋斗樞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至秦得和氏璧乃爲玉璽自始皇也見事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趙高者生而

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丞相斯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更工衡切改也數所矩切以一二而計之士卒多耗反數上書數音朔直言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

死以兵屬裨將王離（裨頻彌切副也）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葬也使者數趣之（趣音促）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

徙藏滿之（錮音固說文鑄塞也藏劉伯莊音自浪切謂從府藏之物於冢藏中）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機弩栝也相息亮切羣經音辨相訓共言機共灌輸也灌劉伯莊音館輸音戍機共灌輸所以防穿近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音縱）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藏自浪切重逐龍切重乃再重之重錮三泉取九泉之數言之）二世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埶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

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右始皇即王位三十七年併天下即皇帝位十一年壽年四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秦紀

二世皇帝

諱胡亥始皇次子也始皇崩二世即位年二十一

元年（壬辰）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至咸

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騁丑郢切馳也決音鈌隙丘逆切）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公子大臣怏怏皆不服（怏倚兩切志不滿也）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僇死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度徒洛切約也調徒弔切[illegible]爲調菽式竹切豆也）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並出本紀）秋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夏格雅切邑名）起兵於蘄（蘄音機邑名）是時發閭左（上里居切所在閭里

以富彊爲右以貧爲左秦徭役煩多富彊者並役盡故復取貧者）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長辰兩切屯猶營也每營置長率）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入據陳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爲楚王張耳陳餘曰

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弛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出漢書陳勝傳） 諸郡縣苦秦灋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徇息俊切）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

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灋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切踢也） 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戲許宜切水名） 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

驪山（邯音酣） 徒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其柱國房君計使使賀趙令趣發

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
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
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以
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沛傅蓋切）相人項
梁起兵於吳（相息亮切地名）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儋丁甘切）
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豁呼活切豁然開大之貌）
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

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單時戰切下音甫地名）
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既而季
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
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
徒（解紀買切縱子用切）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嫗威遇切說文母也）
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

殺之因忽不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
之間（芒碭音忙宕）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
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
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
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
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欲誅蕭曹（守音狩城守者守其城也他放此）蕭曹恐

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
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
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
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
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
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
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
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灋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扛音江舉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也）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綬是酉切綬維也組之屬）

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慴章涉切懼也本作讋）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陳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縛符攫切束也）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趙奉燕王母

家屬歸之（漢元年項羽分燕為二徙廣為遼東王立臧荼為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幷其地漢兵平楚遂擊虜荼）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為王（劉伯莊咎音其久切）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監居銜切秦時御史監郡平其人名也）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切姓也齒其名）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澠莫踐切邑名）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三川郡名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二世數誚讓李斯（數音朔誚在肖切責也）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恣資二切睢呼季切索隱云恣睢猶放縱謂肆情恣縱也）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佗焉（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犖力角切）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出史記李斯傳）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數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乃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

以故二人獨得脫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
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擊陳柱國房君殺之
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
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
王以降　魏周市將兵畧地豐沛使人招雍
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
之不克趙張耳陳餘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
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羇紀宜切張晏曰羇寄旅客也）立趙

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歇音遏當依本字讀）春
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　東陽甯君
秦嘉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景駒在
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良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廐居又切官名）沛公善之
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
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請兵

以攻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
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
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
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
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
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
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易以亾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亾秦必矣
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黥布者六人也（黥渠京切本姓英氏）
姓英氏坐灋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
迺率其曹耦亾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人吳芮

五後切曹輩也番蒲何切番邯番陽縣於番為盜故曰番盜後番改作鄱芮而銳切
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
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兵擊秦英布
旣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淮布與蒲
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貧悲切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
欲以拒梁梁進兵擊秦嘉嘉死軍降景駒走
死梁地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沛

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沛
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
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鄛音巢縣名本春秋巢國素居
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埶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蠭起之蠭古蜂字如蠭之羣起言其衆也將皆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
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懷王都盱眙
上許于切下音怡邑名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張良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

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
川漢元年項羽廢成為穰侯殺之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
擊魏王於臨濟子禮切　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徒可切顏師古曰它與他同項羽從
兄之子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
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自
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
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是年田榮擊逐假假亾走楚田榮立齊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漢元年項羽分齊爲三徙市爲膠東王。立田都爲齊王。田安爲齊北王。而田榮亦不肯將兵從楚擊秦故不封榮怒殺齊王市自立爲齊王。田都亾走楚榮遣彭越擊殺田安遂并王三齊之地漢二年項羽擊殺榮復立田假爲齊王。是年榮弟橫收散卒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假假亾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漢三年韓信虜廣田橫復自立爲齊王。漢王稱帝橫亾入海島。後自殺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

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道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揆求癸切度也又徐廣云揆一作撥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繇與徭同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居莧切隙也

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

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固我哉按索隱曰少我者謂以我幼輕我也固我者固陋之固又按劉伯莊音義固作故謂以我幼少又持故舊以輕我也少失照切趙高因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斯吏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不勝痛自誣服榜掠劉伯莊音彭亮彭蒲庚切

（音彭也通作搒掠力伏切搒也搒一音臈橫切其義乃相牽也非搒掠之搒）斯從
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
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覆訊斯（覆敷伏切訊音信）斯更以其實對輒復
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
更言辭服奏當上（上都郎切論正其罪也下時掌切）二世喜
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遂具斯五刑論腰
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
乃以趙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
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
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
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

信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
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
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

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
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
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號爲卿子冠
軍（卿子如字公之子爲公子王之孫爲子孫卿下謂卿之子也演劉伯莊說冠古玩切）（冠者加于首上冠軍之上也）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
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

人慓悍猾賊不可遣（慓匹妙切慓疾也悍胡旦切悍勇也猾戶八切本作禍）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
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其
二軍（杠音江縣名）

月溪姜如晦曰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卒不許羽而遣沛
公蓋得夫子告子路之意觀高祖之入秦
不從諸侯之誅子嬰而從樊噲張良之諫
止宮休舍至於約法三章秋毫無犯豈非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羽屠咸陽殺子
嬰燒秦宮室其所謂勇者又非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歟故議者以劉項之雌雄固
已決於諸將之議不待垓下而判信矣

唐氏精義曰看懷王諸老將言便合知楚
漢之得失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
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
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搏音博擊也䖟音盲齧人飛蟲蟣居豈切蝨色櫛切）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罷讀曰疲）故不如

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被皮義切被堅謂被甲也銳弋稅切執銳謂利兵也）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
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很下懇切戾很也）貪如狼
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
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
貧士卒食半菽（菽式竹切菽豆也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

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慴之涉切失氣也）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小柱為枝邪柱為梧）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餉式亮切本作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沈持陵切俗作沉非是釜奉甫切鍑屬甑子孕切甑也）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出漢書項籍傳）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如本字）呼聲動天地（呼失故切）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上章瑞切下丘拱切）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諸侯將入轅門（轅音袁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張耳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餘怒脫解印綬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

邑人嘗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合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酈音歷姓也食音異其音基漢有審食其趙食其皆同音魄音薄落魄不得志貌）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握乙角切本作齷齱初角切本作齪握齪急促之貌苛音何細也）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

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溲疏鳩切溺也溺乃釣切）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從千容切）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傳張戀切傳者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見唐蘇鶚演義）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

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居御切）（洗通作跣說文跣也下同洗先典切下同）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攝失涉切引持也）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

曰討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說音稅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

略韓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犫東破之犫音讎昌由切縣名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幟昌志切又式志切旗屬遲丈二切待也或作遲亦徐緩之意音黎南陽守欲自剄姑鼎切以刀割頸爲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及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神陵切登上城面守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上音虜下力勺切謂掠奪也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漳音章漳水之南山海經曰漳水出荊山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

引兵擊秦軍洹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

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關東盡畔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

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

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

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佯音陽）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

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

林之奇曰爲秦謀用酷法者商鞅呂不韋李斯趙高而此四人者皆不免族誅之禍秦用參夷之刑始而用之貧民下戶也中而用之富民吏家也終而用之宗室大臣也夫商鞅之徒勸秦以參夷誅戮督責天下之民而卒以自斃者誠以天道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以參夷毒天下又安得不受參夷之刑哉

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嶢倪幺切嶢山之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徒濫切謂以利誘之如以食餧之令人啗食也）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蕢丘怪切）遂至

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右二世在位三年壽年二十四

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致堂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亾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音益)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德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誼推言之也(賈生之言蓋賈誼過秦論也)

穎濱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彊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所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益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並諸侯豈可得哉

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亾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碁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地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

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求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前漢紀

太祖高皇帝上

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沛父老立季爲沛公三年項羽更立爲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年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如淳注曰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沛

公至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素車白馬示喪服也組綬帶之類係頸示降服）封皇帝璽符節（璽相氏反印也解見秦紀顏師古又云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始專爲王者印符者契也節者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二禮義宗曰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降軹道旁（軹音只字書云車輪之穿爲道）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之欲反出本紀）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招音翹舉也百有餘年然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殽何交反函胡讒反殽山名函谷名一夫作難而七廟墮火規反毀也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出史記秦紀沛公西入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此用高祖紀句諸將皆爭走音奏謂趨何之他做此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此用漢書高祖紀句本傳云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上一華反本傳

云漢王所以具知以何得秦圖書也戶口多少彊弱之處出蕭相國世家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噲音快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此係變文徐廣註不如此皆秦所以亾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資縞音工老反今始入

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出留侯世家及徐廣註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灋久矣苛音何細也灋古法字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各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音丁禮反餘

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堵音覩應劭曰案按次第也堵如牆堵不遷動也此用漢書文史記作吏人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事全將無先二項最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史記本紀）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許宜反水名在新豐東）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以上本紀）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地名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

失項伯者（史記索隱云名纏字伯陵顏師古云字伯）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因要項伯（此句全又見留侯出家）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卮章移反古字作觗應邵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籍在昔反記於簿）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戮力竹反并力也或作勠）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師古曰動目以諭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古穴反玉佩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羽之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丈江反擊也下同）衛士仆地（仆芳遇反頓也）遂入披帷立瞋（瞋稱人切張目也）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眥音積或作背）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紀反長跪也）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參倉含反或作驂乘倉訂反）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彘直例反彘即豕也）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以食與人曰啗徒濫反自食亦曰啗徒覽反）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羽本紀云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

東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間行（間居莧反謂間隙處）趣霸上（趣讀曰趨嚮之趨）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夫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上布回反飲器下尚灼反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夫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唉烏來反歎恨發聲之辭）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此句出漢書高祖紀）韓生說項羽曰（漢書云韓生史記云人或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此二句見漢紀史記只云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

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聲本傳作衣錦）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以上並出項羽紀）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如字文穎曰居水之上流顏師古曰游即流也）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丑林反桂邑陽）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業事也講和也）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塞漢路（出漢書項羽傳史記先後不同）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

一人之下詘白物反通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伸反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以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出漢書蕭何傳

林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所以終失天下而爲高祖之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夫能勇而不能怯則其力有時而斃能勇而又能

怯則其力無時而窮高祖之封於漢中也周勃灌嬰樊噲乃欲勸之以攻羽曾不知勢力弗敵而與之抗則是蹙之亾耳故權何以爲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衆遠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項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艤船待之以爲江東雖小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此卽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歸王江東以立楚之社稷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不能忍區區之忿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有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而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不敗一敗而必至

於亡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漢書無兵字史記云兵罷戲下戲虛爲反顏師古云此乃旌麾之麾非新豐戲水也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仕諫反棚也架木爲之亦名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出漢書本紀及張良傳史記同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反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苦化反兩股間也漢書又作跨於是信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本作府讀蒲蓬遭反亦作匍手行也伏闕墨反亦作匐伏地也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麾吁爲反本作戲無所見知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

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亾楚歸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謳益侯反歌齊也思東歸多道亾者此三句見高紀信度何等巳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亾去何聞信亾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亾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林曰蕭何之追韓信高祖實使遣之蕭何之於高祖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如齊威之待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亦不之過當韓信之歸漢何與之言而奇之信度何已言而上不用遂從諸將而亾去及何追之而反然後以何之言設壇具禮而拜以大將豈信未亾之前則何之言一無所省及

其旣啚之後則何之言一皆從之乎以是
知信之未亾高祖實有用信之意而爲此
耳觀高祖之所以待信布者與他人不同
此三人者當時英偉豪傑之大才不可以
常理用者也要當置之困阨無聊之地以
挫其豪邁之氣然後以非常之恩出其望
等者而固結之布之從隋何而來也高祖
踞洗召見幾於悔而自殺及出御舍帷帳

飲食皆如漢王居又大喜而過望以其待
布者而推之則其待信者葢亦如是使高
祖得信而遂以爲大將則信亦不以爲德
惟其置於困苦之地使之羈窮而不得志
至與諸將皆亾然後遣其腹心之大臣追
而反待以非常之禮而授以大將之任則
其德高祖之恩爲如何哉觀武涉之說信
欲使之叛漢歸楚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
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故背
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
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然則高
祖之於信不有非常之恩慰之於旣亾之
後則其德之也豈至若此之深哉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鄉讀曰嚮)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
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金反噁烏故反懷怒氣也漢書作意烏叱昌栗反咤竹駕反或作吒發怒聲漢書作倅嗟)千人
皆廢(李奇曰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反委也)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
嘔嘔(凶於反悅言也漢書作姁姁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

[illegible]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還逐義帝所
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
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
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檄刑狄反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以上出史記韓信傳）八月引兵從故道（縣名屬武都）出襲雍（上席入反春秋釋例云掩其不備曰襲）
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

（血格反）王翳皆降。（以上出漢書高紀）以其地爲渭南河
上上郡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
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
陵使至則東鄉（音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
送使者泣曰願爲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
終得天下（本傳無此句）毋（音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
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出漢書本傳）張良遺
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

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
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出史記項羽紀）
林曰高祖之制項羽常置之必爭之地而
徐制其所不備之處其得關中也懼羽之
怒則遺之以齊梁反書使之北擊齊而高
祖因得以建都櫟陽其使隋何說九江也
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數月而韓信因得以
取齊地有所欲爲於此必使之牽制於彼

使其用力於彼因得以有爲於此如是則楚之力常倥偬而不暇漢之力常優游而有餘以我之有餘制彼之不暇則楚之力雖百倍於我終亦必斃之而已矣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英布也)等擊義帝殺之江中(出史記黥布傳及漢書高祖紀)師古曰說者或以爲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

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史記無此句)平事魏王咎於不濟(咎其久反)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拜爲都尉後復杖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讙與歡同)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出陳丞相世家)漢王南渡平陰津至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師古曰爲于僞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

餘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趙王陳餘遣兵助漢

出漢書本紀及陳餘傳

林曰高祖之迁於南鄭以蕭何諫之故隱忍就國而其心豈一日忘羽哉既得韓信東向以定三秦羽雖大怒而一見張良之書以為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則是高祖之還定三秦者為有辭而羽亦不得以責漢也及夫三秦既定而如約矣

又自陝而之河內自河內而之洛陽迤邐為此東伐使羽而以大義責漢曰汝之所以定三秦者以吾背前日之約也約既還矣又何為興此無名之師則是直在楚而曲在漢其將何辭以爭之哉惟正其弒逆之罪以為之名則天下諸侯知高祖之此舉非貪其土地覬其人民乃所以正其君臣之義此項羽所以屢戰屢勝而終於必敗高祖所以屢戰屢敗而終於必勝也然則高祖之得天下雖王傑與諸將輔佐之功至於天下之人知大義之所向而歸心於漢者董公之力為多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上音雖

睢在梁國之睢陽 漢軍為楚所擠祖稽反排也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史記作會於是字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窈烏皎反亦作窅 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通回反墮徒果反 滕公常下收載之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 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食音異其音基與酈

食其趙食其同音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讀如質子之質音贄此用漢書句以上並出史高紀漢王問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史記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上工堯反梟言勇能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留侯世家

陳曰楚漢交爭之時張良論當時事無一不中而必因高祖問然后言蓋謂因事而言則言易入耳謂如彭城之敗后高祖踞鞍問欲捐關東地以與人共功而良始進彭越黥布等已而終賴此三人者子房之知人也

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其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出黥布傳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顏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下傅之音同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京索二地名也京即京城索音山客反即索水在河南之滎陽以上並出項羽紀

林曰揚子雲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若高祖者可謂能取天下之狙詐而使之為吾用者也觀其所用不惟豐沛之士皆入於籠絡之中而當時仇敵之人亦皆為之用如李必駱甲秦之騎士也叔孫通秦之博士也韓信陳平楚之亡卒也黥布楚之驍將也本皆秦楚之人彼不能用我能用之則反為吾致力以成帝業若羽者其腹心之臣如亞父龍且

範增鍾离眛之徒尚且不能盡用其才卒為敵國之所間又安能收敵國之人以為之用哉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以上出灌嬰傳）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甬音踊築垣牆為巷道聯屬河也屬之欲反敖牛刀反山名詩搏獸于敖是也在河南之滎陽秦置倉於此以上出項羽紀）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去聲）亡歸漢今日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項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何疑乎（出陳丞相世家）　八月漢王如滎陽（此句出漢書本紀）　命蕭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出蕭相國世家文小異）

張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本紀無此句）豹不聽於是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

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徒河反與他同羽從兄之子）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出漢書本紀）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坂甫遠反在魏為恒入秦為蒲坂劉伯莊說漢為河東邑）以塞臨晉（師古曰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信乃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耕反以木柙縛罌缶以度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出韓信傳）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出漢書本紀）

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大抵如秦秦人先據咸陽以為形勝之勢後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趙次及燕然後并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后韓

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據形勢而後進取此用兵之道也

韓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出漢書本傳）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上音刑山名在常山）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樵在消反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一作樵薪）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間居棧反徑途也輜載衣車也重載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輜音莊持反重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

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昌志反旌旗之屬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裨頻移反助也之副者餐古湌字音千安反小飯也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佯音陽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鼓行謂擊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趣也下並同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

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泜執夷反又丁計反在常山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而事之史記及漢書此數句皆在諸將問信前首句文小異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此二句不同史記云欲戰恐久力不能拔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史記云鎮趙而撫其孤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

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咸長咫咫長尺喻輕率也燕必聽從燕已從
而東臨齊此本漢書史記作告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
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燕王臧荼也出史記信本傳隨何至九江見王曰太王
北鄉事楚必以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
身負版築也版補綰反版墻版築所以杵也爲士卒先大王
宜悉九江之衆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以助
楚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

江之兵渡淮乃無一人渡淮者大王提空名
以鄉楚臣謂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
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埶易
見也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九江王曰請
奉命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史記漢書並無足字踞音
據謂伸其兩足而坐洗先曲反濯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
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
布又大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

出黥布傳此二句文小異
林曰韓信黥布皆一時英偉豪傑之士與
漢則漢重與楚則楚重故楚漢當此之時
爭致二子以爲已之助布之輔楚漢則使
隨何說之信之事漢楚則使武涉說之涉
之說信無以異於何之說布也布則與何
而歸韓信則不肯聽涉而歸楚至於是然
後見高祖將將之略非羽之所能及也

楚數侵奪漢甬音踊道漢軍乏食此一句見本紀漢王
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橈女教反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陛
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斂袵而
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讀曰促先生因行佩之食
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爲
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
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箕庶反匕箸爲
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郭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蒲故反食吐口中者駡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迺公事幾巨希反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此本漢書史記作而令趣銷印出留侯世家

胡曰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后姦渠擅國形勢上侵則有不令之人密放情款微示變革之端以異郡后之禮者多矣子房豈爲是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傳載石蜡稱陳侯而與其謚爾是不然自后而紀前庸可如此故衛鞅未封商君而書商君雖曰文史之所同謂之失可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此也使后世憸士傾夫推戴跋扈之臣引以爲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告沛公之擊咸陽秦嶢告終沛公王漢以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於漢爲畫策以圖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三軍入關良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群臣以非禮諂之是以憸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荀悅論曰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執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執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而得失異者陳涉未

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之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竝立安後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

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亾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

敗也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出漢紀）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眛音末龍姓也且其名子余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居莧反諜也反者以所言而間之下同）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曰善（此句與史文異）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與楚宣言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眛等（出陳丞相世家）　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出漢書本紀）　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

佯（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出陳丞相世家）

唐曰陳平專教高祖行詐如間君臣僞遊雲夢平城祕計之類是也

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纛（李林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史記漢書並無韓王信）與周苛樅公守滎陽（樅千容反史失其叔伯曰樅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出漢書本紀史記大同）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史記漢書並無勿戰字）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史記漢書並無安輯字輯入反與集同謂和合也又七入反）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

其計出軍宛葉間（宛於元反古申伯國葉式反古葉公國皆屬南陽）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出漢書本紀史記大同）彭越爲漢將游兵擊楚（出彭越傳）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曰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若汝也趨音促降服之也降胡江反）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

也羽烹周苛出漢書本紀
林曰楚漢之兵力、其不敵也明矣、而當時之人、毎以漢爲必勝、楚爲必敗、如隨何之說黥布、酈食其之說田廣、其言莫不皆然以此爲游士說客之言可也、至於周苛之榮陽兵窮勢屈、爲楚所執、當此之時、楚之勢固非漢之所能敵、而苛則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此豈有所要說而爲之言哉

謂苛爲忠於所事、而其言如此可也、若王陵之母、以其從漢之故、見執於楚、及陵使至、陵母曰、願爲妾語陵、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自刎而死、此婦人也、當其身之見執、自常情觀之、必將使陵歸楚以自免、而亦明知成敗之由、寧殺其身而不忍其子之棄漢、則楚漢之成敗、是天下之人舉知之矣、豈惟此哉、鴻門之會、范增以項羽不擊高祖之爲恨、玉斗而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若增者、項氏腹心之臣也、猶以爲楚之必敗、則天下之人可知矣、
遂圍成皐、漢王逃本作跳顏師古音徒彫反言輕身而忽出也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出史記項羽紀但無共車字玉門作北門許北門名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上張戀反傳舍者馳傳者之過所傳者以木爲之長尺五書符其上以爲信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

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出史記韓信傳但無循行字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出史記項羽紀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軍小修武、此句見史記本紀欲復與楚戰、郞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豔反漢王聽其計、使

將軍劉賈盧綰（烏板反）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上子賜反下才喻反）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以上出漢書本紀）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出荊王劉賈世家）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行胡剛反山名在河内山陽西）（蜚古飛字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漢書無此句）乃復謀取敖倉（出漢書本傳）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負背也岱泰山也）阻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天下之事歸漢可坐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可立而待（出史傳及說苑）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華戶化反姓也）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出漢書田儋傳文小異）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說音稅）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蒯位怪反徹武帝名史作通）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伏憑也掉徒釣反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

四年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已及烹之引兵東走高密（出史記信本傳但無

三字）楚大司馬咎守成皋項王令謹守
勿與漢王戰漢數挑（[illegible]下徒了反撓敵求戰如古之致師也）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舊讀作凡顏師古音祀在成皋）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寶貨咎及司馬欣自剄漢王引兵
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就敖倉食項羽聞成皋破引兵
軍廣武與漢相守（出漢書本紀）楚軍食少項王患

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
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而若猶爾汝也）
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爲
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項王謂漢王
曰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爲也漢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相與臨廣武
間漢王數（所具反責也）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

漢下（中竹仲反下同）漢王傷胸乃捫足（上音門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上初莊反傷也）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
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以上出史記本紀）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
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
耳寄食與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與袴下無
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

（濰音維出琅邪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漢書無滿字出史記）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卽
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出漢書本傳）韓
信使人說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大怒張良陳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此句出漢書史記無自字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操千高反持也徵其兵擊楚出史記本傳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音吁台音怡盱台臨淮邑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於記反食讀曰飤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

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且勇略震主者身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六　前漢　汲古閣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

時乎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出史記本傳　秋立黥布為淮南王出本傳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亾之時也今釋弗擊此句見史記所謂養

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出漢書本紀

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之不可也殊不知項羽殺韓王成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不暇恤其他耳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與齊王信韓魏相國越彭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上扶問反裂地以封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睢音雖梁國名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傅讀曰附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捐弋全反棄也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出漢書本紀文小異

十二月項羽至垓下上音該沛郡洨縣聚名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項羽紀無此句漢軍及

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故言楚歌猶吾能越吟也乃大驚

林曰楚歌之計意其必出於韓信信之破趙先使人持二千赤幟戒之曰候趙人空壁逐我可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及其軍汜水之上趙人空壁以攻之而信軍得行其計趙軍歸而見赤幟以為漢已破趙遂亂遁而不可禁信以此遂破趙軍今其

圍羽於垓下而楚歌之計與立赤幟之事
其迹相類故可以爲出於信而無疑
夜起飲帳中悲歌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朱雖反馬蒼黑雜色此句用漢書文意)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
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屬之欲反聯及也)纔
百餘人至陰陵(縣名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父紿曰(上蕩亥反欺也或作詒)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乃有二十
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
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
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斬將刈旗三勝之(刈一作艾魚肺反芟刈)令諸君知天
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
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在秦東城縣屬九江郡項羽至東城即此地)烏江亭長檥船待(檥音蟻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必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
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
馬賜亭長(史記無此句)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

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數十餘創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
若德(若汝也)乃自刎而死中郎騎王翳取其頭
餘騎五人皆爲列侯(出史記項羽紀)楚地悉定獨
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歌之
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
以示之魯乃降(出漢書本紀及儒林傳)
呂曰高祖引天下兵欲以屠魯而聞其弦

歌之聲則凜凜然服其守禮義之臣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亦爲之矍然斂衽而退然後知孔門之教如此益知夫親見聖人者其所成就蓋可想也夫以兵革於外死生顧眄間耳而魯人不爲之動而廢其朝夕弦歌之常至宅壞而科斗之藏出於人間矣而堂上之音亦不爲之廢彼其視死生禍

福爲可等耶嗚呼去之數百載居其國者猶若是況其在三千人之列者耶此聖賢之所以教而士君子之所以學時君世主所以祖爲化居成俗之法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畮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出漢紀）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徒對反）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出揚子）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

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爲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出漢書本紀）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汜敷劍反在濟陰界）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出漢書本紀）

胡曰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

無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如袁術孫權公孫之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陳曰光武唐高祖未得天下先即大位而高祖平定事畢乃即位各有意蓋曰高祖以前未嘗有此等事天下未大定則人心不服光武則以漢氏苗裔故宜先即位以繫人心自魏晉以後始以為嘗事耳

考異曰

漢太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　按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蓋六七月間也

三年酈生勸漢王據敖倉又請說齊王　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

前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徹救列反漢書作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漢書無不然字)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帷下鄙反幄乙角反在旁曰帷悉周曰幄)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上式亮反通作饟下求位反通作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出本紀)

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窘巨隕反迫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髡枯昆反鬄髮鉗其炎反以鐵束)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上千容反)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業

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七 前漢紀 汲古閣

兵挨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上乙革反與搤同]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徇辭俊反行示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出本傳]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

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徼堅堯反幸也通作僥]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音路輅者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所謂輓輅]衣羊裘[衣於既反本傳無此一句]因虞將軍見上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本傳百萬之衆可具]帝問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

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足恃也[本傳不如都周]上問張良良曰婁敬說是也[良本傳曰雖有此固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賜姓劉[出本傳]

胡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多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陳入

長安之討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卽日西行不待旼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右還京師纔六日穎川盜起聽寇恂之諫卽往鎭撫之靡有勸意可謂能繩祖武光前烈矣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音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

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出本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本傳無有字）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二澤名在楚地跨江南北連亘千里）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勢

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本傳云狡兎死走狗烹無下六句）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上下戒反桎梏也）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出高紀及信陳平等傳）

陳曰高祖得天下率詭詐之謀盡出於陳

乎施於項羽紛爭時由可也而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爲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信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出)信本傳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 本傳云諸將能各有差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 本傳云如何 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 本傳云多多益辦 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出)信本傳

始剖符 上普口反破也與其符剖而分之授其盟將以合也 封諸功臣爲徹侯 高紀云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 蕭何封鄼侯 上音贊南陽邑 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 本傳無嘗字 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本傳無顧字 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 本傳無兔字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縱謂解泄而放之也子用反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出)高紀及蕭何傳

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本傳云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邳負悲反屬東海郡本在薛其後徙此有上邳故曰下邳 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 (出)良本傳

林曰高祖之論三傑於韓信蕭何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者某嘗論之矣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見翟璜踞坐而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祿之則不可官之則不受汝位則上卿祿則萬鍾旣食吾食又責吾禮安可得哉高祖之待三

傑蓋亦如此蕭何爲當代之相韓信爲南
面之王則是旣食其食矣食其食而名之
禮也子房不受高爵重祿願封留以自足
而高帝欲報之心猶未足則是不食其食
而不名之亦禮也其後雲夢之禽械繫之
辱惟蕭韓俱有不免而身名自遂者子房
一人而已由此言之明哲保身之效實見
於此

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乃復賞魏無知（出平本傳）　帝以天下初定子
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
撫天下春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楚王兄
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出荆王賈及楚元王交等傳）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
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本傳作居字）　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本傳往往數人偶語）　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屬
取天下（屬珠玉反徒屬也下我屬同）　今爲天子而所封皆
故人（本傳云所封皆蕭曹故人）　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
耳上憂曰爲之奈何（本傳無之字）　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本傳無嘗字）　爲其

功多故不忍（本傳無其故二字）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
齒爲什方侯（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今則屬益州什音十）　而急趣
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
尚爲侯（本傳云雍齒且侯）　我屬無患矣（出良本傳）
臣光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
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
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古穴反睽觖也怨望也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誅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參傳云奏位次高惠功臣表云竹十八侯之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

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本傳無耳字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本傳無以字此萬世之功也本傳云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出曹參傳

夏尊太公爲太上皇出本紀

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信韓王之孫項羽殺韓王成漢封信爲韓王都晉陽匈奴冒頓劉伯莊音墨持或讀如本字頭曼之子因引兵南踰句注句音章句之句山名在鴈門攻太原至晉陽出匈奴傳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本傳無者字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本傳云百年積待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本傳云公往矣毋汚我叔

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蕞子悅反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春秋傳茅蕝與蕞同音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本傳作伏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

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本傳云拜通爲奉常此叔孫通傳

臣光曰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聞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

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巳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

擊之使人覘匈奴覘救豔反窺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本紀云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劉敬傳云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劉敬傳作易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追反漢書作羸瘠音漬一說瘠讀曰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匈奴傳云縱精兵二十餘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祕計厚遺閼氏遺弋季反贈也閼於連反氏音支匈奴皇后號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出高紀及劉敬匈奴等傳　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本傳云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凡

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出平本傳　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許容反擾也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無漢書作亡字出高紀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

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代立妻群母父頭曼以鳴鏑射殺之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適音嫡長上聲妻七計反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上音蟬匈奴天子之號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出劉敬傳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初上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慢罵之箕音基倨音據申兩足踞坐其形如箕本傳云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曰齧五結反噬也先人亡國本傳作王字賴帝得復國願君無復出口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本傳無上變字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自剄貫高獨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公等皆

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本傳云乃檻卒與王詣長安轞戶黯反通作檻轞車者車而爲檻形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搒笞數千搒捕橫反謂捶擊之刺剟身無可擊者剟丁劣反本傳云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事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上使泄公私問之本傳云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具道本指上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因

赦貫高泄公曰上多足下貫高曰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本傳云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無下兩句乃仰絕亢遂死亢音剛又卜郎反頭總謂之亢喉嚨也出張耳傳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是歲更以丞相何爲相國出何本傳

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本傳云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旣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本傳云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以上並出周昌傳

呂曰古之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不肯借一不辜之命而利於得天下而況乎戕父母妻子而以其家易富貴哉甚矣高帝之忍以其家易天下也太后呂后繫而囚之於楚死亡日矣而帝寧委焉杯羹之言天地不容也睢水倉卒孝惠魯元棄之弗顧猶可也滕公載之後車亦有並

生之幸矣而方怒其來之後惟恐其捐之不決以匹夫圖所非望而忍於戕父子也如此則亦何所不至哉是故終漢之世多戮子之禍臨江王榮殺於酷吏戾太子遽斃於讒臣而成帝諸子皆胎夭於艷妻媢妾之手一念之忍餘烈爲熾而帝弗之及猶欲全一私愛之如意於强悍之呂后吁帝忍於人豈有不忍於帝哉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相國 豨音喜 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 以上文與紀傳小異 辟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畧趙代上自擊之 此四句與紀傳文小異 至邯鄲喜曰 邯鄲音寒丹趙國邑有邯鄲山 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檄許急反檄長尺二寸若有急則以雞羽插之示速疾也 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

與之矣 本傳無所以二字 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出高紀及韓信傳

陳曰高祖之經制邊事疎畧以韓王信居太原郡而韓王信反以陳豨監趙代兵而陳豨反以盧綰爲燕王而盧綰反是時匈奴方强盛而二三邊將相繼而反非引匈奴爲寇幸及高之身耳當惠文羈則豈不危甚哉夫盧綰於高祖爲故舊而陳豨爲

信幸臣謂其無他心也而委之邊事蓋亦見之不明故耳以蕭相國之忠謹反疑其碩動關中是豈眞知人哉

十一年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紿上音殆欺也）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之）出信本傳文小異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爲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

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徼音邀）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醻時流反通作酬）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蒯通傳只云狗各吠非其主無上兩句）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上曰置之（出韓信及蒯通傳文有小異不容盡註）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鄲上怒使人讓之（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縣名彭越傳云徙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越傳云從長安東）彭王爲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

妾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欒布傳云趣亨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本傳無亦字）今陛下一徵兵（本傳云今帝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本傳云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出彭越及欒布傳）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本傳無而字）安事詩書陸生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麁述存亡之徵（本傳無此一句）凡著十二篇毎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出賈本傳陸曰高帝平生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語）帝有疾臥禁中詔戸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闥上曷反宮門中小門亦曰屛）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上蒲拜反力極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帝笑而起（出噲本傳）

陳曰秦始皇有詔不得上殿荊軻之變羣臣不敢擅登漢初反秦之獘毋事簡略後叔孫通制禮儀稍稍益嚴然而羣臣多豐沛故人君臣之間終未甚畏懼是以樊噲敢直入禁中周昌及其燕居而奏事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

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埽重於越（重直用反埽輜重也）身埽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驪呂反本作驪）致萬乘之主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戸（以上文與本傳小異）自

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荊擊楚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番蒲禾反）殺布茲鄉民田舍（出布本傳）

陳曰高祖取天下人才不取之常不盡錄今

觀之爲義帝發喪乃董公之策定太子乃四皓之策皆因事畧見於後世若田橫死士五百人陳豨之從車千乘皋之兩生齊之蓋公東郭先生石梁君楚之穆生白生申公其功名皆不見於後是時去戰國未遠天下人才最多四皓兩生蓋公穆生皆帝王之佐高祖固不能屈若奇才異士所在無限帝亦不能盡致也只趙王張敖群臣田叔孟舒等十餘人且非漢廷群臣所及況其他乎

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自爲歌起舞（本紀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迺起舞）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出本紀）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此以上並出張良傳）叔孫通諫曰

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蚤古早字）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通傳云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以上並出叔孫通傳）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張良

傳云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刼良爲我畫計良日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本傳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

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稾上老反禾稈）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受賈豎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本傳無以字）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本傳無今字）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出蕭何本傳）

（吳王濞傳上以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乃立兄仲之子濞爲吳王已拜召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推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天下一家愼無反濞曰不敢）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

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步典反齊勃海人）遂不使治疾（出本紀）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上始沼反多少之少下自巷反愚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出本紀）

夏四月帝

崩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出〕本紀

考異曰

十年徙周昌爲趙相以趙堯爲御史大夫 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爲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十一年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太子客使呂澤之夜見呂后 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爲上之是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前漢紀

孝惠皇帝

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末年欲廢太子賴周昌張良等得不廢高帝十二年五月崩太子即位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 漢書無少字 太后使人持酖飲之 酖音鴆飲於禁反鴆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犂明帝還 犂力追反犂明者將明之時 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 煇許云反灼也一作熏以藥熏耳令其聾也瘖於今反不能言也廁漢書作鞠域謂窟室也 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出〕史記呂后紀

臣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哭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二年酇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

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四蕭相國世家）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擧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漢書云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漢書無出入字）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較漢書作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淸淨民以寧壹（四曹相國世家）

林曰高帝以參爲可相蕭何亦以參爲可相蕭何又以參爲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爲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

三年春發六百里內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四本紀）是時冒頓寖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匈奴傳云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迺爲書使使遺高后季布傳云嘗爲書嫚高后）高后

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匈奴傳云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官反欺誰也又莫半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出漢書匈奴傳）

四年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數所角反蹕壁吉反蹕者僻止行人也）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複芳目反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本傳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出叔孫通傳 本紀二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爲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虺許鬼反）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五年秋曹參薨　本傳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

功名位冠羣后寬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 ⑪陳平周勃傳

七年秋八月帝崩　本紀贊曰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悦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右孝惠皇帝在位七年

高皇后

諱雉姓呂氏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取後宮美人子爲太子立之太后臨朝稱制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悦問左丞陳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 喋所甲反小歃也漢書作啑 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 漢書云平曰 於今面折廷爭 側迸反 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⑪史記本紀

胡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

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而後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爲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

辰晝見伊洛汀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宅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漢書云陵怒謝病免）乃以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出漢書王陵傳）

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史記云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帝壯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永巷掖庭也師古曰宮中長巷）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出史記本紀）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酒酣章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穊音冀稠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史記及漢書竝云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豫素也）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出史陸賈傳）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在位八年壽年不載）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酈音歷酈商之子名寄）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左袒爲劉氏左袒（袒徒旱反）（偏脫於肩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亡者無少長皆斬之（出史記呂后紀）

陳曰漢制北軍盛於南軍故周勃先欲入北軍也至武帝又置南衙軍五校屬北軍而愈□矣是時南北軍多呂氏人是以不肯初太尉勃馳入北軍令軍中左右袒非是設使右袒其可乎

胡曰太尉此問未爲是且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如之何若此愚獨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已夷滅諸呂復若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太常郎中令張武等皆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勿疑也代王馳至長安太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此句

出漢紀史紀云王者下受私　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出史記呂后及孝文紀

右高皇后臨朝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恒高祖第三子封代王陳平周勃既誅

諸呂遣使迎代王立之王至長安乃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出本紀　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袁盎諫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出爰盎傳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直用反　吾不德也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啓（景帝）最長（史記云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出史記本紀）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屬之欲反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八十一乘相屬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出賈捐之傳）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史記云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漢書同但沾作洽）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爲丞相（出史記陳丞相世家帝稱善下參用漢書文）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出史本傳文小異）

林曰蕭何爲漢家創立法度罔不全備以所少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之數事耳曹參之代蕭何一遵何之約束而惠帝責參之不治事豈非此哉參以已之能不如蕭何惠帝之能不如高帝寧守其法而不可有所改爲於前人法令之外故能成畫一之治文帝始用賈誼而絳灌前白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世以

謂此言爲賈誼而發以某觀之絳灌之所見與曹參無異使文帝而用賈誼則紛亂變更不勝其擾矣彼其所謂紛亂諸事與文帝之謙遜未遑其意一也安得爲譏賈誼而發哉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出）漢書本紀史記書晦不書日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衛之勇士）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本傳無此句）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上嘉納其言（出）賈山傳　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用采之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曰（上一浪反）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史記漢書並云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袁盎引郤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出）史記袁盎傳

林曰善進諫者能以目前所見之禍患而警動之則其君未有不悟高帝病惡見人詔戶者毋得入羣臣樊噲排闥入見曰陛下不見臣等計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悟而見羣臣文帝所幸愼夫人常與后同坐盎引而却之徐進諫曰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而賜金盎趙高之事高帝之所親見也人彘之事文帝之所親見也以其親見之禍患而感動之此所以能回人主之過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穰人常反豐稔也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毆作驅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出)漢書食貨志上感誼言以下參用本紀文小異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出)本紀

胡曰訞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奸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訞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

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
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
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殆誹謗妖言
耳此策行使中外之人箝口結舌人君不
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誹謗
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
也夫旣以忠諫深計爲誹謗爲妖言則指
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

慶雲指雹爲非災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
新也蝗蟲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
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
曰秋稼自茂也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
反理危道倒行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
於亡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除此令其
享國是久宜哉

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徒釣反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
射（史記漢書竝云袁盎知其賢惜其去行釋之謁者釋之旣朝因言便宜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求遠反養獸之所）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
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
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
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哉（喋音牒利口也）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
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
嗇夫（出史記本傳）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
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犯金上怒曰
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上步侯反手掬

之也其字從手武讀爲坏非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出漢書本傳）

四年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此以上文稍異）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史記漢書並云有以闚陛下也此參用註文）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出本傳　特史作時）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出漢書本傳）

絳侯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行縣謂至諸縣有所按察也）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文帝母也）曰絳侯始誅諸呂（史記漢書並無此一句）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出本傳）

五年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

鈆鐵爲宅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故不如收之（收謂收之於官官自鑄也）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出漢書食貨志及賈山傳）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曰必我也（行胡郎反姓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仰牛向反）今單于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於是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魚列反牙米）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出匈奴傳自敎單于左右疏記以下文小異）

梁太傅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反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數所角反）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長）

高帝幼子文帝六年反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濟北王興居高帝孫齊王之子文帝三年反今吳又見告矣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高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其

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巳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顏師古曰旤古禍字未知所移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冠而搏畜菟搏伯各反索持也菟十故反通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徒奚反厚繒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上赤袞反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奸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反贅壻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音憂摩田器也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音碎詬責也抱哺其子音步飲也與公併倨上步鼎反竝踞坐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工奚反猶

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音接維所以繫舡楫所以刺舡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上芳目反覆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

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工官反下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附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敎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上魚器反劓鼻也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艾讀曰刈菅音茹茅也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宅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忘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蹵千六反）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刖魚厥反斷足也傌音罵）然則堂不無陛虖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上先列反系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音甫簋音軌方曰簠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上讀曰疲下人兗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

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出賈誼傳）

林曰忠臣義士未嘗不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有絕人之資則必至於輕臣下之言而不知其過無可畏之防則必至於忽天下之事

而不知其危此誼之所甚慮也雖然誼之意乃主於愛君誼之言則自相違戾其始也欲勸文帝以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使漢家之治旣已如此則安得可爲痛哭流涕與夫長太息背[illegible]道之事耶由前言之則是漢之治無一事之可議由後言之則是漢之治無一事之可取違戾如此其

何以取信於人哉

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罘音浮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出）本紀）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出）淮南厲王傳

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出）太后傳

臣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

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議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愼之於始乎

十一年匈奴數爲邊患（數色角切）　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鋋上延反）劒楯之地各有所宜（漢書無此字）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音但裼音錫肉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鏃上千木反矢鋒也）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撓火高反攪也其字從手一說橈曲也文敎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

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耐漢書並作能字註讀曰耐）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

先倡天下從之者衆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出錯本傳）

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之趨利如水走（音奏）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中人謂處強弱之中）不爲姦邪

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生列反散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出食貨志）錯爲人陗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出錯本傳）

林曰晁錯之論邊事其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爲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屬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之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彊兵之術井井然各有條理而緻密精熟夫豈徒僥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尤爲有用之學矣

十三年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出漢書郊祀志史本紀）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緹他弟反縈女名也）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書容反築也城旦者男子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

但舂作米皆捫也、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
三百、當斬左止者（止足也與趾同）笞五百、當斬右止
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賕渠尤反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
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爲城旦舂者、各有
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
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訐居謁反面相斥罪也）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網疏濶、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
焉、㊐刑法志

史曰、以一女子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
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本紀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
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要一笑反約也文穎曰要劫也以力正去曰劫）於是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之、逐出塞
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傳及本紀

上輦過郎署
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
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史記漢書竝云

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
牧之爲將也、上搏髀（上伯各反拊也下蒲弭反服也漢書作拊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推通回反進也轂古祿反輻所湊也）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
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又音湛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晉北有澹林之胡按傳止云林胡無澹林字又按李牧傳滅澹襜襤降林胡此襜與林乃二胡襜字或作澹史記索隱云澹林一作襜襤乃知如淳遂以林胡併爲澹林蓋澹林乃二胡當以李牧傳爲正）西抑彊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師得稱府故曰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

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祀官祝°釐°（音僖本字作禧此借用耳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出本紀）

十六年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出本紀及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明年人有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平）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音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醪音勞汁滓酒也靡音糜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出漢書本紀）

二年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爲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

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出嘉本傳）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此用本紀）所殺掠甚衆（此用匈奴傳）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此用史記句）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此用漢書句）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

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此用史記句）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式車前橫木也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待人）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此用匈奴傳文）乃拜周亞夫爲

中尉（出史記本紀周勃世家及匈奴傳漢書同）

林曰、光武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不納、上令從者見面於門、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詔賜惲布百匹、而貶東中門候、此與文帝之事正同、蓋上東門之所守者、誠類於亞夫、而東中門之納乘車者、誠類於霸上棘門之軍也、故豈謂文帝之不治南越不伐匈奴未足爲難、至於不撓張釋之法、不違周亞夫之軍、然後爲難

陳曰、韓信謂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故必置之死地、然後勝、若細柳之軍、節制如此、亦何用素得拊循士大夫而後用之哉、軍政如此、可以折衝千里之外矣

七年夏六月帝崩　班固贊曰、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

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師古注曰、天下死罪不過數百）嗚呼仁哉（出漢書本紀）

右太宗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異曰

惠帝三年季布曰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 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豨反也

高后七年七月封劉澤爲琅邪王 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爲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爲呂王產非始封爲呂王又誤之誤以此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前漢紀

孝景皇帝

諱啟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六月崩太子卽帝位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 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靑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出本紀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 本紀云令田半租食貨志云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出食貨志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

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出刑法志
張曰獄重事也人命所係焉可忽哉景帝
之詔十有一爲獄而下者二可謂欽恤之
至也五年詔曰諸疑獄者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讞之議獄如此則舞文弄
法無所肆其欺矣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大抵令治獄者
務在寬恤如此則吹疵索瘢者無所措手
足矣

以太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張歐爲廷尉歐音驅
仁始爲太子舍人以廉謹得幸以上文與本傳小異
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
者帝由是重之用爲九卿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歐爲吏
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
者亦不敢大欺出本傳
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
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以上出鼂錯傳無寵字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
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
皇廟堧垣也堧而緣反內垣之外遊地也嘉聞錯穿宗廟
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
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
爲之錯無罪以上竝出申屠嘉傳丞相嘉謝出錯傳無嘉字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以上出嘉本傳錯以此愈貴出錯本傳秋與匈奴和親出本紀梁孝王以竇
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居
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
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睢音雖在梁田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三十餘里以上文並同本傳招延四方豪傑之士
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
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
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
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
因上疏請留且半歲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梁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出史記及漢書本傳

三年十月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出梁孝王傳
詹事竇嬰引卮酒上音支飲酒圜器也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太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梁王以此
益驕出嬰本傳無梁王以此益驕句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伯各反博塞　吳太子博爭道
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本傳無此句
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佗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
餘年史記公作訟如淳曰訟猶公也漢書作頌顏師古曰頌讀曰容須所以形容也
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

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
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
古灋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
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
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以上出史記吳王濞傳　上
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以上出錯本傳

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令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爲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觀其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傅胡亥其所學者無非劓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殺人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誼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旦以博碁爭道之故引博局而殺之其爲太子也殺其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欲爲刻薄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文帝遇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爲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爲刻薄之事乎

穎濱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

孫王戊即位常設（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

區區之醜哉遂謝病去(出)漢書楚元王交傳 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出)漢書吳王濞傳無此二句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

眞可任將兵(出)亞夫傳 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周曲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出)吳王濞傳

林曰天下之勢猶持衡欲其內外相等爾西漢之制內外之權實等一有緩急則內之力足以制外之勢外之勢足以控內之權諸呂之難齊趙連兵西向與平勃合謀以誅諸呂以見其內有緩急外之勢足以控之也七國之反京師發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內之力足以制之也若光武之時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等軍惟京師置五校尉其後內戚擅權宦官專國外之勢不足以控之以成陵夷之禍唐自中華以來天下精兵皆聚於藩鎭號令不行貢

輸不至內之力不足以制之以成播越之難豈非內外輕重之勢有所偏勝之故歟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口讓多怨公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

吳（出錯本傳）　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此句不同）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出爰盎傳）　上方與錯調兵食（調徒釣反計發也）　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

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適讀曰讁）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本傳無上令字）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

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上問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以上出鼂錯傳）

林曰世以袁盎與鼂錯有隙故因七國之反請斬錯以謝七國以某觀之盎之於錯誠有所挾使盎而無所挾則其說亦不出於此何則盎之爲人輕險刻薄無錙銖寬厚之量若錯之削諸侯以促其反盎請斬

之猶有所說也至於淮南王之諭死此文帝不能友于兄弟之過耳及文帝追悔其故盎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之死非丞相御史之罪盎猶請欲得而斬之況於錯之削七國哉以是知盎之爲謀惟有此一策耳使其與錯無隙亦不肯全而活之也

陳曰吳王之反也謀之二十年豈爲鼂錯

也景帝獨不記博局投殺太子之事乎凡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招納亡命存問茂才自文帝時已有謀反之詞特以鼂錯爲名其書明言如是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而豈其因鼂錯哉旣斬錯以非是又以袁盎爲宗廟使劉通爲輔親戚使以諭之若將利解焉可謂失天子之體是空爲吳所辯也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上匹妙反下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以上出亞夫本傳）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以上出吳王濞傳）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阸陝之間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走音奏疾趨也不同）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以上出亞夫傳）喜曰今吾

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此出吳王濞傳）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上古倘反）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陬子侯反又音鄒隅也）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

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然（以上並出亞夫傳文小異）

七年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出本紀）　以濟南太守郅（姓也）都爲中尉始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二句出史記本傳無來字）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

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爲人勇悍公廉（本傳作爲人勇有氣）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本傳作請寄）及爲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出漢書本傳）

口氏曰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復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側目爲鷹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中純終

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夫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

中二年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爲帝帝

曰諾罷酒訪諸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以上出史世家贊）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往按梁事（以上出史梁孝王世家）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按梁事來悉

燒梁之獄辭空手見帝（以上出史世家贊文小異）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以上出史田叔傳）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飧（以上出史世家贊）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質職日反椹也伏斧於椹上）太

后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以上出史梁孝王世家）初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亞夫前七年相）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

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出史亞夫本傳）六年上既減笞灋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上止蘂反策也）（所以擊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臀徒門反）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出漢書刑法志）

唐曰景帝資質刻薄且減筆定答只是
仁一事非出天資
後元年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
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為買金償後告歸者
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稍遷
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為盜嫂此二句文小異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出漢書本傳

三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出本紀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
軌不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
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
矣出漢書本紀
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漢書作醇而

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
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
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
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

儉安養天下此二句文小異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
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
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
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當

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自斷於鄉曲。斷音鍛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出史平準書自是之後五句文小異

考異曰

景帝三年周亞夫至洛陽喜曰滎陽以東無

足憂者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爲輕重蓋其後欲爲信不足信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上

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爲太子。後元三年正月景帝崩。太子卽位

建元元年乙未古未有年號年號益起於此　冬十月。詔舉賢良文學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奏可。出本紀　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按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公孫洪董仲舒出焉今考元光策問卽非仲舒三篇所對者本紀恐只是因而援引或仲舒是年又出應今資治通鑑列於初年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以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

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埶（操千高切執持也）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抵丁禮切觸也冒莫報切犯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更音庚改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

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囹盧經切圄偶許切囹者令之使聆圄者語之使晤周獄名）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盧當切狼似犬銳頭白頰其性好貪故言貪者為貪狼）誅名

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

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亾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上倉各切乖也下靡幼切戾也）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上莫候切互易也）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

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讀曰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

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莫報切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捄古救字）所遭之變

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

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郎計切 繆戾也)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

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 衆愁怨聲)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音宣 縮也)寖以大窮富者

奢侈羨溢(上似戰切 饒也 下弋質切 滿也)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上甫往切 依也)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邪似嗟切 辟不正也)

（匹歷切僻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爲中大夫（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改莊作嚴他放此）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上雅嚮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推他

回切轂古祿切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出儒林申公傳）

胡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修身取士任官不師先王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偏得賢才森列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

成康亦非難事也　又曰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況人主乎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詞采爲先賢王必一身正不以辨論爲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

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特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才斯切病也。）管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欷（上力軌切重也下許旣切歔欷也）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一笑切眇音妙精微也）臣得蒙肺附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葭音加葭蘆也莩音孚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宗室擯卻（上必刃切下丘略切擯退所也）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出中山王本傳）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改莊作嚴他倣此）後又得吳人朱買

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竝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枯回切詼戲也下戶皆切合和也）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

諸宮（柞在各切宮名也取柞木爲名）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
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
以南（阿房何切本秦阿房宮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顏師古說）盩厔
以東（盩張流切厔竹乙切右扶風邑）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
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賈讀曰價）屬之南山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滻以西（霸必駕切滻所簡切皆水名在京兆）都涇渭之南此所

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林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卭足也（卭牛向切與仰同）又有秔稻梨栗
桑麻竹箭之饒（秔音庚）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
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
號爲土膏其賈畮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
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

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
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
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
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
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
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
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
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

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
相如上疏諫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勇期賁
育（上音奔孟賁夏育皆古勇猛士）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卒倉沒切）
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屬之欲切車相連屬也解見上）
豈不殆哉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有
銜橛之變（橛鉅月切車鈎心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六年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出田蚡傳）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子淺切剃髮也本作鬋）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音預）非彊不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生不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轎音橋謂隘道輿今竹輿車言以轎過領拕舟而入水拕音它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敷福切爾雅蛇也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一口切泄顏師古音弋制切吐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右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讀曰鈍壞也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

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胡郎切文穎曰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

爲臣安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讀曰閑暇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

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竊自立爲王上聞之立餘善爲東越王上使莊助諭意南粵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　是歲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黯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比頻寐切言屋相近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

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倨居庶切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上陟降切愚也）群臣或數黯（上所主切責也）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莊助爲請告上

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出黯本傳)

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居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弈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至尚佛釋以爲淸或希慕神仙以爲高雖汙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强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

修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乎此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驍堅堯切說文良馬也)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刁丁聊切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

炊夕擊鐎音焦)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省所領切少也)然亦遠斥候(斥上音尺下音后淮南子曰斥度也候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出廣本傳)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竝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

亦嚴而已矣然則効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林曰學不識不成猶足以爲亞夫學廣不成鮮有不如劉禮徐厲者矣

考異曰

世宗建元元年十月策賢良以董仲舒爲江都相莊助爲中大夫 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

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

二年石慶爲太僕御出 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爲太僕蓋嘗攝職也

三年上招選天下之士得朱買臣等令與大臣論辨東方朔諫起上林苑司馬相如諫

獵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微行
始出然言之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爭信事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

之以封禪則不死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如字）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齊才計切藥之分齊）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得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

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

利臣竊以爲勿擊便王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音衛小棺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從子容切南北曰從衡或作橫東西曰衡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

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爲間居莧切諜也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上側其切　下甾用切輜輧車也輧音蒲眠切　輜或爲竹笥或爲蒲器所載輜重）聞單于還
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
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
市不絕以中其意

戴曰終使武帝窮兵黷武、未必不自王恢
之言啓之也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
相沿樂大抵小人之言未有不假借此說

以信人主之心、且如言聖人因於時、乃引
秦穆公爲言則其意可見矣此正與商鞅
甘龍爭變法之事相類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
瓠子（上胡悞切隄名　在東郡濮陽）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
六（汎敷劍切水所　汎及凡十六郡）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
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奉房用切）
（鄃音輸　清河邑）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
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
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出溝洫志）

四年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以金帛招求
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文、稍稍增輯至五百
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河
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
正月河間王薨、謚曰獻王、　班固贊曰、昔魯
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埶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閒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唐蒙風曉南越。風讀曰諷　南越食蒙以蜀蒟醬。上音矩，枸子如赤椹，緣木而生，味辛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

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　夜郎者，臨牂柯江，牂茲郎切，柯古河切，牂柯者，係船杙也。楚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以牂柯名江　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上書說上曰：「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巴蜀筰關入，見夜郎侯。筰才各切，西夷國名，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譬類，武帝開之，置沈黎郡　多同，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郎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僰蒲北切，僰侯國在馬湖江，武帝使唐蒙鑿石開道，以通南中，置犍為郡　作者數萬人，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表與漢通，邛都夷，其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呼為邛河，武帝開之以為[illegible]、越巂屬郡　多欲願為內臣。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illegible]冉駹，西南夷二族，冉而琰切，駹音筰[illegible][illegible]尨，其人依山居止，累石為室，至十餘丈，武帝開之為汶山郡　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斯榆，本[illegible]榆澤，其[illegible]長因以立號，其後隨畜移於徙，顏師古曰：徙音斯，又號斯榆　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沫若，二水名，沫音昧，山出旄毛，徼外，蜀廣平徼外，若一作瀘，徼工釣切，謂以木石水為界也，西南之徼，猶北方之塞，零一作靈，關一作山

武帝鑿開靈山爲靈關道屬越嶲郡孫水水名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 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湯本傳）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

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上扶問切）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

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切和也）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

側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諍與爭同） 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緣俞絹切猶衣之純緣） 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

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毎毀弘上益厚遇之（出弘本傳）

林曰漢唐時皆有賢良科漢之賢良不能得轅固而得公孫弘唐之賢良不能得劉蕡而得李郃是皆爲賢良之辱　仲舒表

裏是儒故不合弘內則習吏事外則緣飾以儒術阿附苟容此所以行於武帝也

六年冬初算商車（出本紀）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出溝洫志）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龍或作籠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處）得胡虜首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輙有功天下由此服

上之知人（出衛青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出本紀）

李廣召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出本傳）東夷薉君南閭等口（薉古穢字貉也本朝鮮之地武帝滅之置蒼海郡）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閒靡然騷動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擯必刃切斥也）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士者未有不悔者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

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准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徼於堯切要求也）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

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又今徇南夷朝夜郎（夜郎者初有女流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見華陽國志）降羌僰（蒲北切僰侯國在馬胡江武帝使唐蒙鑿石開道以通南中置犍爲郡）略薉州（薉古穢字貉也本朝鮮之地武帝滅之置蒼海郡）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扶元切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泰之末

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皆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

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出主父傳）春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

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本作阧峻立也辟僻也以造陽地阧僻故棄之）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訾讀

日貲以上于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軹音只河內邑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竹用切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上音五懈切下仕懈切瞋自貌也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搤音戹捉持也腕烏慣切手腕也　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許豈切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

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

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出游俠傳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

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愼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紀綱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

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重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

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

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是歲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伉口浪切健也厲力制切嚴也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安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彍滿引曰彍音郭百吏不敢前請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上音憂摩田器也下牀魚切立耨所川也箠梃相撻擊箠之累切馬撾也梃大鼎切杖也撻他達切擊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弧音胡以桑木爲弓蓬步工切蒿也以蒿爲箭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詘曲勿切詰詘也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

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出公孫弘本傳）

林曰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使天命之在聖人則非桓魋匡人之所能害如不幸而遭之是亦天命而已果何畏哉公孫弘以董仲舒爲膠西相以汲黯爲右內史是皆置之死地而欲殺之也然二子卒以不死者豈不有天命矣乎唐子西之論顏魯公曰公孫弘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數君子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事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

仲舒先爲江都相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勾踐范蠡大夫種寡人謂越亦有三仁仲舒曰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況設詐以伐吳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誼與義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讀曰霸後同）五伯比他諸

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音武夫石似玉者也）之與美玉王曰善及公孫弘欲害仲舒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賢反善待之仲舒恐久得罪以病免後以老壽終於家（出仲舒傳）　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林雖伊呂亡以加管晏（管仲晏子也）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

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illegible]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爲群儒首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不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爲然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將十餘萬人出朔方擊之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賓彌頻

移二切副助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上音抗拒也又工卯切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出汲黯傳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出儒林傳

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

議郎周霸曰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大將軍曰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單于既得翕侯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

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幕末各切沙幕也匈奴之南界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徼工堯切要也）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音固）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出本紀衛青匈奴傳及食貨志）

元狩元年祠五時獲白麟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時長以廢死文帝分其地立其子安王淮南賜王衡山）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衡山王聞之恐爲所并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淮南王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

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猶豫計未決（猶夷周切又餘救切玃屬其性多疑一說隴西人呼犬子爲猶犬好先行却住以候其人遂曰猶豫）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吏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剄衡山王亦自剄死所與謀反者皆族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

萬人 立皇子據爲太子年七歲 初張騫自月氏還（上音支 西域胡）具爲天子言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汗侯肝切汗血有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徒賢切又徒見切與闐字同西域胡國治西域去拘彌國三百里）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奄蔡如字西域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也）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賈音古坐販曰賈）往市之身毒（上音乾下音篤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居莧切隙也）使王然于等四道竝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駹音尨夷名莋才各切夷名僰蒲北切夷種名）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上丁奚切夷種名）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嶲先蘂切夷名其國有嶲水）始通滇國（昆明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三百里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以討之 上音顛史記漢書作滇越西夷國名本楚莊王弟莊蹻爲國於此）使者還言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二年票騎將軍霍去病（票頻妙切勁疾貌）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陳音陣兵法有方圜陳）漢兵死者過半廣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黃肩

弩名大黃者參連弩其大者也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
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
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漢兵罷弗能追罷歸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
千餘里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
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由此票騎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矣　秋匈奴渾邪王休屠王

謀降漢渾下昆切邪時遮切匈奴之屬為王者匈奴伊穉邪與斜同音休許虯切屠音儲匈奴所封王地後降漢武帝開置縣屬武威郡天子乃令霍去
病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
其衆票騎既渡河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斬其欲亡者八千人
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
河降者四萬餘人渾邪之降發漢車二萬乘
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上始制切貸也民或匿

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
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
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
外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休屠
王太子日磾丁奚切匈奴休屠王子没入漢賜姓金氏没入官輸

黃門養馬久之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
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
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
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
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日磾既親近未嘗
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
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曰

磾姓金氏

三年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廥古外切芻藁之藏)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其費不可勝數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出食貨志)

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切水名在敦煌界) 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

戴曰韓文公論登封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資以為詩前輩亦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解下筆可恨爾夫書生於六經猶不當用為筆墨之娛吾不意漢武帝表章六經立博士學官而用之資樂府也自宣帝顯

宗猶能集諸儒論難同異天子臨定其是非今但會集五經家通知樂律訓詁恐我將淸廟等詩類不若此與用太常少卿教樂何異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

天下賢才將盡誅與其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夫所謂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群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便毗連切辟讀曰辟書曰便辟側媚解者謂便者便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累古累字)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是時禁苑多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藻績白鹿皮幣緣以藻績繪也會五采而為之音戶晦切橢他果切圜而長曰橢)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於是以東郭咸陽(東郭姓也)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算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論國家用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出本傳)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

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大將軍令武剛車自轘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

面（砂或作沙小石曰礫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遂乘六騾（來戈切漢書作驘）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軍夜追之遲明行二百餘里（遲丈二切漢書作會明）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窴徒賢切匈奴中山名）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食讀曰飤）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

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自是之後大

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于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

遂臣之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上之向切塞上築山城為蔽障以扞寇）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無敢忤湯者（慴之涉切與讋同　忤音悟逆也）齊人少翁以鬼

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于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
然後奉詔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
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郞出入禁闥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
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矣(與音予) 御史大夫湯智足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
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
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
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
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游水姓也發根其名)上郡

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
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
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
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畫胡麥切策畫
之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
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
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它事下
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
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誹論死(誹讀曰非謗也)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二年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 起柏梁
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出郊祀志） 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于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

數千巨萬（齎則兮切持遺也）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上一遙切詳見元朔三年）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玉門縣名屬酒泉郡又有玉關在龍勒縣界） 西則限以葱嶺（西域山名極高大其上悉生葱故名葱嶺） 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

得欒大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腰斬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練切下功曰殿） 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繈舉兩切屬之欲切繈索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更以最上上祖外切上功曰最由此愈奇寬出寬本傳　是歲上使使諭南越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　上行幸雍且郊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

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侯神於太室

五年南越王飾治行裝為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止王王弗聽嘉等乃遂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天子聞南越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下湟水上音皇水名在金城臨羌塞外樓船將軍楊僕下須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瀨音賴水名在越地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咸會番禺上蒲禾切下魚容切南海郡治也　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出慶本傳

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趾音止本南越地杜佑通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竝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武帝開置交趾郡九真亦

名武帝平南越開置郡因以爲名日南者言其在日之南開北戶以向日武帝平南越置日南郡崖宜佳切通作厓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武帝平南越置珠厓郡儋丁甘切越地在大海中其種大耳渠率自謂王武帝開之置儋耳郡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子余切夷種也一名頭蘭乃與其衆反漢乃發巴蜀罪人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爲牂柯郡牂玆郎切柯居何切解見元光五年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上音竭南海邑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解佳買切判也說也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乃遂反上遣韓說楊僕等擊之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外國亦厭漢使而禁其食物以苦之又時遮擊之於是天子遣公孫賀出九原趙破匈奴出令居上音零徐廣云里名在金城地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者不得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

之敦煌音屯皇郡名應劭云敦大也煌盛也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出〕式木傳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禪上戰切封土於山禪祭于地也上以問左内史兒寬寬曰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祛丘於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于天地見兒寬傳注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出〕相如傳

東萊評曰漢之封禪起于相如而成于寬

其泥金撿玉之制及所謂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者皆諛臣導其君以驕盈而已古安有此其事旣不經見陋儒曲士取寵乃傅以六藝之文武以爲舜柴岱宗是也不知此乃巡狩常禮豈有告成功之事耶近世又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不知古說麓錄也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時若也豈謂禪山麓耶設使麓實爲林麓之麓亦何自知其爲泰山也皆矯誣之説欺愚惑衆而世多善之乃知卓然不惑於異端者鮮矣獨歐陽永叔引王通之言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誠萬世不刋之論哉

元封元年冬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匈奴讋終不敢出上乃還（讋之涉切失氣也出帝本紀）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漢兵入東越境東越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虛音墟）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illegible]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其迹甚大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宿先就切留力就切謂有所須待也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更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

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並步浪切依也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出】本紀及郊祀志

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莫浮切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衣于既切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出】食貨志

【考異曰】

元光二年王恢議誘擊匈奴　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言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三年五月丙子復決瓠子注鉅野 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卽濮陽縣境隄名也

五年公孫弘對策第一歲中至左內史 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

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與武紀元年策文頗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爲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若此犢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于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爲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

元朔元年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 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二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此等事皆

在元光元年後蓋以朔字爲光字耳

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汲黯進言上不說 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爲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爲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爲

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爲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爲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立泰畤武以歌之于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四年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 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爲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

六年顏異誅 徐廣注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所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誹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 漢書

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　初河決瓠子上胡悞切隄名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尺後二十餘歲不復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出溝洫志及本紀〕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上爲之赦天下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出史記封禪書〕

三年冬雷雨雹大如馬頭將軍趙破奴擊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障之向切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之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顔師古說　漢兵定朝鮮東夷國朝音潮鮮音仙其地有汕水故名朝鮮武帝滅之置樂浪郡即武王封箕子之地爲樂浪上音洛下音郎郡名臨屯玄菟同都切郡名眞番四郡眞番國與漢相接後役屬朝鮮武帝滅朝鮮盡得其地置玄菟郡徐廣曰一作番汗番音普安切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㫖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

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桴芳無切編竹木爲之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兖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奔古奔字踶徒計切走也踢也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方勇切覆也字本作覂後通用耳覂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土各切跅落無檢局也弛式爾切弛廢不遵禮度也皆在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絕國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戴曰晚年誅殺過當名臣欲盡乃始下詔求跅弛之士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彼亦見賢者不肯至而齷齪無他技能者亦震懾於積威之後思欲脫略規矩準繩求小人之才以行一切之政而已矣夫內而得罪於父兄外而不容於鄉黨遊行郡國甚者以睚眦殺人豈非世所謂跅弛之士耶舉兼并之徒擇有罪之士是又在跅弛下矣

六年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黎軒漢書作犛靬靬與軒同又音鉅連切張掖郡驪軒縣名取此眩與幻同卽吞刀吐火之術及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東至海上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度大各切）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三輔故事云其闕門上有銅鳳凰）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漢書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中言廣數十里虎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圈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漸子廉切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太液漢書作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大鳥象也）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井幹者積木而爲樓如井上木欄之形幹或作韓）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云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大宛國城名其地多善馬武帝遣李廣利伐宛取馬因亦號貳師將軍）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出〕（李廣利傳）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二年太僕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醇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出〕（賀本傳）

貳師將軍之西也

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輒斬之貳師恐因畱燉煌

三年雎陽侯（雎音雖梁國邑）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出高惠功臣表）

四年貳師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攻屠之（輪臺西域國名東接枝渠犁國）西行至宛圍其城宛貴人持王毋寡頭出善馬令漢自擇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昧蔡

爲宛王與盟而罷兵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李廣利爲海西侯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出李廣利及西域傳）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

律召武欲降之（衛律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上工孝切地藏也）絕不飲食（上丁禁切下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上魚結切噬也）與旃毛幷咽之（上音晏呑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丁奚切牡羊也）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出武本傳）

二年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卽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與汝陵對無所事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行胡岡切下同）（戟几劇切有枝兵也盾食尹切所以扞身者通作楯）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

紘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馭
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
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復斬首三千
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
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
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
塞得無有伏兵乎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
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當使精騎射之
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
未至鞮汗山（鞮丁奚切）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

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徒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上盧對切謂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士卒多死不得
行昏後陵便衣（着短衣小衣也）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言一身獨取之也）良久陵還
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
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
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

報天子者陵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
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
塞以聞上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
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糵（上音欺齊人謂麴餅曰媒媒糵謂醸其罪）其短誠可痛也且陵

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九切踐也）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弮去權切又音眷弓弩弮也與棬同）北首爭死敵（首式救切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

初遷父談爲太史公卒遷

爲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迄于麟止（武帝得白麟乃鑄金而象其形遷作史記止於此年）變春秋編年爲本紀爲表爲八書爲世家爲列傳自黃帝始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宣布焉（出本傳）

班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謂其書多可得考也）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

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雋字兗切又辭兗切姓也）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躧履起迎（躧山爾切履不著跟曰躧）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瀕音頻又音賓厓也）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出本紀及本傳）

三年初榷酒酤（榷音角水上橫一木以渡人者驗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設木爲榷獨取利）

四年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

妻陵立爲右校王

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要斬（蠱工上切巫者散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故曰巫蠱）

二年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涇上堅靈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井頭山東南入渭）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櫟上音藥左馮翊邑）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音茂長也南北曰袤）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illegible]）

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閒趙倢伃（上音接下音予倢言接幸也伃美稱也字或從女）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妊）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出外戚傳）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擧措不可不愼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

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矣

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政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擧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上丁仲切當也）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敎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

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二年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郎計切）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伯各切）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靑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

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翻謂錄囚覆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罵（上於避切恨也）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

蠱（祟音粹說文神禍也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

上乃使充入宮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在甘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犇上怒甚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

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自度不得脫即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以上(出)戾太子及江充傳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林曰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以求神仙而神巫與焉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石朱邑二公主俱以

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後知太子之冤乃築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横及於骨肉求福而得禍眞可笑也

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

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衞律上宗族遂滅　吏民以巫蠱相

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凌如切武帝置此名胡廣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而族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死於湖【出】戾太子傳）

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步內切亂也）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

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

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出田千秋及西域傳）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與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初侍中馬何羅（漢書作莽何羅以明德馬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姓莽）與江充和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

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由是惡旦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直利切幼也亦作稚）母少猶與久之欲

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賜死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出霍光及外戚傳）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識記也式志切）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

力得幸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出光日磾桀本傳）　三人皆上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爲言上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爲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

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卽皇帝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上相氏切　王者之印）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

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右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壽年七十一

岷隱曰始皇之後有二世秦之所以亡武帝之後有昭帝漢之所以存秦之亡李斯之罪也漢之存霍光之功也夫子曰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道不可改也若非道則固當改矣世之人不知夫子之

意從而爲之說曰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聖人難之武帝之事病矣霍氏因民所欲與之更始光於是得聖人之意矣光本無學獨以胷中斷斷無他技有所廢置因華付之朝廷之公議故納杜延年之說聽賢良文學之議務盡下情而光無與焉是以變更舊事而人安之羣臣信之功成而後無患

考異曰

征和二年七月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感寤

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二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前漢紀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

始元元年乙未　遣王平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　時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秺敬侯金日磾薨上丁奚切日磾兩子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是酉切又叔呪切韍維也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上徒谷切牛子也　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叱尺栗切訶也）蒯聵（上苦怪切下五怪切衛靈公子）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夏陽馮翊之縣成方遂一謂之張延年）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並出不疑本傳）

胡文定公曰武帝知巫蠱事多不信巳覺太子寃當時諸人皆得罪死矣太子若在當巳出不應至是是時卽當叱縱吏縛之不必更妄引春秋以誤後人　又曰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之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而靈公未有廢之之命而更立它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怠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何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未嘗有立

之之命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也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可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

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出延年傳）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難乃旦切阻也）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出本紀）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切持也節子結切旄謨袍切節以旄爲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武在漢與李陵俱爲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朝陟遙切朝露見日則晞以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切）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壹衍鞮單于立與漢和親漢使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出武本傳）　秋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出昭帝贊）

陳無已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有三焉（?）氏謂不學無術暗於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

元鳳元年秋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上官桀之子安其女爲皇后桀安深怨霍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肄羊

至切習也）羽林道上稱蹕（必吉切字或從足以止行清道也）　又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擅時戰切專也調徒釣切選也）伺光出沐日奏之欲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能十

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出光本傳）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狼盧當切跋卜末切狼獸名狼跋箋云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跆其尾）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

殺燕王自絞死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出光本傳）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眭息隨切姓也）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四年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都回切樓蘭王所居之地）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上音丘下音慈西域胡國在大宛之西）其王皆謝

服介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艾讀曰乂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西界使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罪更立王

弟屠耆爲王 耆音祈 樓蘭王弟 漢立爲鄯善王 更名其國爲鄯善封傅介子爲義陽侯 出介子傳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嘗遊方與 音房預 山陽邑 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旃與氈同 說文撚毛也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之道訢訢焉 上古欣字 喜也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 橛其月切 車鉤心也 休則俛仰屈身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 吸許及切 內息也 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

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宜深察之

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晡奔謨切日加申時）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

爲妖言（妖於喬切地反物爲妖妖言怪也）縛以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上先列切漏也）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卽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

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淫辟讀曰僻邪僻也五辟音頻亦切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則古切說文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昌邑群臣坐不能輔道陷王太惡皆下獄

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光以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出光勝及昌邑王傳）

初衛太子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

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閒讀曰閑燥先到切謂寬靜高敞之處）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柞才各切亦作莋有五柞木因以名宮與長楊皆在右扶風盩厔縣也）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還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吉聞史良娣有母及兄（娣音弟漢制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乃載皇曾孫以付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

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叅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大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

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出光吉延年傳）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封后父廣漢爲昌成君　班史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二十二

鄭曰昔趙穿之事趙盾不討賊董狐書史以示于朝曰趙盾弒其君夷皐夫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爲法受惡嗚呼爲法受惡豈惟趙盾哉雖湯武不能免矣伯夷扣馬之辭昭如日星武王太公不敢辭也吾觀嚴延年之劾奏霍光喟然歎曰壯哉延年也而人未有言其賢者當發大義時震動朝野名節凜然可敬可仰吾然後知大義之有益於人國也當天下危疑擾攘之中君權已

去臣勢已迫而有一人正色立朝宣明大義使姦臣賊子羞沮退却此其功烈豈小哉

考異曰

始元五年成方遂自謂衛太子 昭紀云張延年儁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元光元年昌邑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 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爲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前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上

諱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也昭帝崩昌邑王無道大臣霍光等定策立之元平元年六月卽皇帝位

本始元年 戊申 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

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出光本傳】
無垢曰觀其宿衛忠正勤勞王家其始非不兢兢也然昧學術而不明進退存亡之理徒見功大位崇而不能去權遠勢遂使親族封爵者根據連於內外常恐權之不專勢之不固其慮深矣所以爲計則非也班固見其任漢室之寄以爲師保而遂比之周公阿衡益論患難之時廢立之事也

而功業之所成疑若相似其持節義未敢擬於日磾又況周公阿衡乎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出霸本傳】

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皆曰如詔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

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出本紀及勝傳】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出霸本傳】

三年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上矢人切妊也漢書身多作娠）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謂衍曰婦人免

乳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卽爲皇后矣衍卽擣附子齎入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出光本傳〕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

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出匈奴傳〕 是歲潁川大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筩（上音項下音同缿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顏師古說）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居謁切面相斥曰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尤善爲鉤距（上古侯切下臼杵切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

姦擿伏如神（擿他歷切挑也伏房六切隱也凡隱匿者謂動發之）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出廣漢傳〕

四年春立霍光女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轝駕侍從益盛（轝羊茹切昇車也）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

北海瑯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樸匹角切素也）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

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地節元年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出定國傳）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三月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出魏相傳）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上古艱字）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

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

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盧到切來盧代切謂慰勉而招延之下同）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出成本傳）　夏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恚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丞相韋賢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戴曰公孫弘年六七十方急急求仕而韋賢以丞相致仕為漢之首大抵漢之士大夫延頸受戮者有之其引身以退者蓋鮮矣如二疏之去天下為之感泣此歎世之所絕無而僅有也若東漢尚節義如嚴子陵之為者故天下隱逸多則不足以為貴西漢人急於仕進難於恬退故賢之事為

可嘉爾

六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辛丑丙吉爲御史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伯讀曰霸）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

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出疏廣本傳）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出望之傳）　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

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出光本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

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屬之欲切連也）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敺（與驅同）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之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鍛丁貫切練郎甸切謂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當如字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其言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上居六切推窮也）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魚蹇切平議也）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illegible]昌上疏言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無垢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溫舒之謂也宣帝之初銳意於治溫舒建言大抵尚德

緩刑又精曆數天文預以爲戒可謂敦厚君子矣發祥流慶自子及孫皆至牧守嗚呼監哉

林曰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世之議治道以爲後世之治所以不及於古者實在於此然任人而不任法以之處他事則可以之治刑獄則不可且以刑獄而任人必如舜之皐陶周之蘇公而

後民可以無憾也皐陶蘇公不可常有則斯民生死之命豈可聽庸人之決而無法以一人乎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而姦吏猶且爲之輕重上下以肆其弊況捨法以任之則其禍及無辜不可勝救矣宣帝聞溫舒緩刑之言而置廷尉平四人以職請讞此仁君之用心也鄭昌謂不若刪定律令則愚民知所避

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此誠得後世任法之意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哭自怨謀廢天子事發覺雲山自殺顯禹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不戮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陁汲切當作堗竈窗謂之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救之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聽客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燋卽消切傷火也）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

霍氏且有變鄉使福說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還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並出光后）

本傳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阿衡伊尹官也阿倚衡平言天子所倚準下取平故曰阿衡闇與暗同）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財與纔同）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

陛狀元通鑑 卷廿四 前漢十六 汲古閣

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醞紆問切釀汝亮切醞釀造酒也言宣帝不早防閑霍氏致令貫盈宗族誅夷是醞釀浹漬而成其邪謀也）昔鬬椒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作笑切無復有活

陛狀元通鑑 卷廿四 前漢十七 汲古閣

而噍食也青州俗呼無孑遺爲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東萊評曰國家外患內憂無世無之必屬之將相周之時大勳未集則授鉞尚父孺子稚弱則託國周公及功成事遂賞以酬勞封于齊魯四履廣袤幾同邦畿其子孫與王室相終是以萬世慕用焉漢室以智力得天下不師古始棄利逐便以就功名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

誅韓信逐霍光之謂也韓信虜魏降燕平趙破齊禽夏說斬龍且圍項羽於垓下戰必勝攻必取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之功蒯徹武涉說誘萬端而心猶金石可謂盡忠于漢矣海內甫定高祖乃詐信而誅焉霍光擁孝昭廢昌邑援宣帝於側微而立之顓國政者二十年議鹽鐵罷榷酤以休息海內漢之不亡光之力爲多其間

經燕王上官之變光獨無邪心堂堂乎社稷之臣也而其死肉未及寒宣帝族之使無炊火焉嗟夫高帝非信則漢之爲漢未可知宣帝非光則不至于此二帝不念報功乃厚誣其與叛臣謀逆及陰妻邪謀夷滅之不旋踵於義誠有所負矣若國家無事則已一旦有外患內憂不免屬之將相常人之情豈不慮禍則亦何所不至哉是

以自時厥後受遺託孤者多以光爲鑒謂威震主者不蓄初則利闇弱以爲姦謂功蓋天下者不賞小則養寇大則叛逆竊國莽操是已然則漢室一再亡國皆兩事所致也何獨漢之莽操而已世之亡家敗國相隨屬者鮮不由此鄭儼之立幼主劉宗楚客之立殤帝重茂皆利闇弱者也彭樂不殺宇文泰李寶不擒田承嗣皆養寇者

也故曰漢室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嗚呼齊魯之所以事周周之所以待齊魯眞君臣之盛軌哉後世可不念兹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

爲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瀕音頻又音賓涯也岸也）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音黃積水曰潢）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乘傳至勃海界（傳張戀切車傳）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鉏牀餘切耨所用也或作鋤鉤古侯切鐮也）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出遂本傳）

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蠭與蜂同言鋒銳之氣顏師古說）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

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出廣漢傳）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

哀愍(美隕切 痛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出望之傳)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

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萬年初立暴虐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莎素和切 西域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從鄯善(歃色洽切說文歃也春秋傳歃如忘)以

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他昆弟子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象通

作像馬象龍者 言馬形似龍也)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必寐切 前也)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出奉世傳)

二年春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

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后無寵希得進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析先的切分也謂分破律)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

傳稱過使客(傳張戀切廚謂飲食傳謂傳舍稱尺孕切愜意也過者過度之過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過去)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上芳問切怒也)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

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田)(蕭相及匈奴傳)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

與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
仲舒等言奏請施行之相教掾史按事郡國
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
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出相本傳) 丙吉爲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出丙吉等本傳)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
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更工衡切猶經歷也)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
視事(出望之傳)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

守璽書令謹備盜賊敞於是條奏賀居[illegible]
其廢亡之效曰故昌邑王衣服言語跪起淸
狂不惠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詔與朕有舊恩者皆封侯丙吉爲博陽
侯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紱
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疾死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自以爲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
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
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
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
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
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illegible]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言
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
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出安世傳）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
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
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
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

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用切張竹亮切陳設也）送者
車數百兩（力漾切乘也）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
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
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
誖（布內切惑也）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
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

益之以爲贏餘（上音盈有餘也）但教子孫怠惰耳
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出疏廣傳）　潁川太守
黃霸使郵亭鄉官（郵音尤行書舍）皆畜雞豚以贍鰥
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

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
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
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
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
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敎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

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
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
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
有詔復歸頴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
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
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
六人皆賜黃金二十人復其家令奉祭祀世
世勿絕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
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
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不應召丞相史
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

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
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
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
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
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
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
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先

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上以問趙充
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
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亦解仇合約攻令居與
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
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義渠姓也
考異曰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 荀紀
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

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
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元康元年冬趙廣漢坐要斬 本紀元康二年
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
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
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
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
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
地節三年丞月丞相婢自絞死蓋婢死已
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四年八月求高祖功臣子孫皆復其家 宣紀
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
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
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
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
耳

[壁]狀元增節音註精識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前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音止祭處曰畤)幸河東祠后土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初上聞襃有俊才召見使爲

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口骨切勞極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㘓者工用相得也(延長行也袤音茂南北曰袤東西曰廣㘓音胡頓切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吻武粉切口角也)及至駕齧鄰駼乘旦(齧五結切噬也鄰息七切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乘食證切良馬駕則旦至故曰乘旦)王良執靶(音霸轡革也)韓哀扶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甚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上苦本切悃愊)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音列寒也)龍興

而致雲蟋蟀蚗秋唫（魚音切古吟字）蜉蝤出以陰（蜉音浮有甲蟲也好叢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蝤通作蝣）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
聖俊乂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鍾琴名也）逢門子彎烏號（逢皮江切即逢篆號胡刀切楚有祐桑烏棲其上翙下若地下得飛欲墮呼號故曰烏號一說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烏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
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
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
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王不
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煩耳而聽已聰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
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呴許于切噓音虛出氣貌吸許及切內息也）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
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
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上由是
悉罷尚方待詔（出王褒傳）
林曰宣帝頗好神僊而王褒獻頌以爲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
而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聖主既得賢臣則

休嘉自至此與司馬相如大人賦異矣本
朝宰相宋琪問陳希夷以修養之道陳曰
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擬如白日昇天何
益於治聖主龍顏秀異洞達古今治亂之
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
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觀希夷之
論則王褒之頌誠得夫神僊之意矣
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唯敞

能紀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出張敞傳）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

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漢家列侯尚公主則夫屈於婦上下僭差人人自制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與傲同）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任如鴆切保也以父任為郎故曰任子）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諸降羌怨怒劫略小種背畔安國以騎三千屯備羌為虜所擊失亡甚衆還至令居以聞時

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度河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陿音狹山峭而夾水曰陿）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
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上徒弔切撓敵求戰也）
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
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計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口堅切罕羌开羌皆西羌別種漢破滅之置縣以其人處於地因以名之屬天水郡）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
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分兵擊罕开天子
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
逆他種劫略乃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
無辜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恐
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三二歲而已於臣之
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
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
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
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
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
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
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無燔聚落芻牧田
中（燔符袁切熱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遣還諭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
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
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歎曰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
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
敗（上才汝切沮壞）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

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糴亭歷切市穀也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上居肴切乾芻也下古老切禾稈也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晦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可決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期居之切復其時也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致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降幷斬

首級溺河湟飢餓死者四萬有餘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郝黎切羌人名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留且子閭切羌人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出充國傳

司隸校尉蓋寬饒蓋公盍切姓也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典禮切訶也下祖臥切摧也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藜憐題切藿忽郭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官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爭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上音劬下丁奚切匈奴單于號）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音丘慈西域國）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

十二人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爲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出匈奴及西域傳）

三年春魏相薨丙吉爲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出吉本傳）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出本紀）　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

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

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歙然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音殆欺也出延壽傳

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脂利切說文擊殺鳥也酷烈素輕黃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歲餘果敗東

海莫不賢智其母（出延年傳）
五鳳元年匈奴屠耆單于使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屯東方備呼韓邪單于其後呼揭王畔自立爲呼揭單于（揭丘㓝切 西方匈奴）右奥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烏藉單于）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擧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衞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出延壽傳）

二年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

節倨慢（上居御切 不遜也）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請逮捕繫治秋詔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以黄霸爲御史大夫（出望之傳）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怨望爲訞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爲庶人

三年春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

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　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鶡音芬字本作鳻通用耳

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顏師古說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出霸本傳

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人常切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空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賈讀曰價穀貴時減賈而糶他弔切出穀也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出食貨志

林曰壽昌常平之法蓋出於李悝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餘四百石中熟三下熟百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

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人不散行之魏而國以富強自井田之法壞而實利可以及民者惟悝之法爲得之壽昌常平之議實出於此而後世莫之能廢有以也已

夏四月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

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大行虧當爲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炰步交切炙也勞來到切）酒後耳熱仰天拊缶（上方武切拍也下方久切瓦器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蕪微夫切荒蕪穢烏外切惡穢）種一頃豆落而爲萁（音其莖也）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出惲本傳）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獨寢其奏不

下敞使掾絮舜（絮女居人餘工切姓也）有所按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卽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

侯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枹風無切擊鼓）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謂臣五日京兆

背恩忘義臣枉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出敞本傳）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胡眄切亂視也）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出元帝紀）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

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稷契皐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懦奴臥切弱也）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

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東萊評曰孝元諫先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世因此皆以漢室之衰爲失於用儒予獨以爲不然且自武帝始用宦者爲尚書宰相擬擬備員而已元帝踐祚雖貢薛韋康迭爲宰相然不過諷諭人主躬儉論議宗廟禮文而已其政事無大小一委洪恭石顯自決

恭顯自宣帝時典樞機明習文法爲人內深賊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殺蕭望之誅賈捐之廹張猛自盡繫劉向黜周堪徙鄭洪刑京房於市免陳咸朱雲爲城旦退馮野王按驗陳湯甘延壽等由是公卿畏之重足而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然則亂天下者洪顯也豈貢薛韋康哉若以爲相必深責之不過全軀固位不敢失洪顯之意

其罪固有輕重也由是言之元帝之過政以任文法吏持刑太深耳未嘗委儒生任德教也
南軒曰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彊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盍亦未之思矣

淮陽憲王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嘗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二年冬十二月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

是充國以老乞骸骨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宐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宐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太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出匈奴傳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

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埶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宐則異論矣

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二月遣歸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董忠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衞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音備乾糧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

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出匈奴傳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出趙充國傳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春秋博士出本紀
吳曰漢興諸儒所傳之經學往往專己守
殘黨同門妒道眞聚訟紛紛初不顧至當
之理而惟一時之所尚以爲去取漢自武
帝以來言易者本施孟言書者本歐陽言
春秋者本公羊而宣帝之時復以諸儒講

論同異之故使蕭望之評奏其議而帝自
臨決遂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
秋博士者豈聖人之經學惟數家獨得其
傳哉蓋梁丘之易所以立者由其並得任
章之反故宣帝信重之也大小夏侯之書
所以立者由勝之所受者太后建之所傳
者太子故也穀梁之春秋所以立者由衛
太子好之宣帝以韋賢夏侯勝之言而立
之也推其所立者出於一時之私意此五
經之學至於今莫有定說焉
帝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王政
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見於丙殿壹幸
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
帝愛之常置左右
黃龍元年二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
宮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侍中史高太子太

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
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班固贊曰孝宗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綜子宋切讀若總核夏革切讀若覈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
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胡戒切有盛爲器無盛爲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申威北夷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

詔中與伴德殷宗周宣矣　太子卽皇帝位

考異曰

神爵二年五月趙充國奏罷屯兵秋羌斬先零猶非楊玉首降 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

置都護自鄭吉始 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爲地節也西

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三年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十五斛也

五鳳二年楊惲戴長樂皆免爲庶人 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爲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爲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

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爲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爲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

甘露元年張敞免爲庶人數月拜冀州刺史 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並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爲京兆尹八年免敞傳云爲京兆九歲免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五終

前漢紀

孝元皇帝

諱奭宣帝太子也黃龍元年十月宣帝崩太子卽位

初元元年癸酉春正月辛丑葬孝宣帝於杜陵

三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爲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賦貸種食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齊如字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笥先嗣切盛衣竹器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顏師古曰塡讀曰寘同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上古罪字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

陞狀元通鑑　卷三十六　前漢　汲古閣

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廢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出貢禹傳）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

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李曰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楚懷王無罪而亡人猶憐之故楚士復興相與亡秦有如元成恭儉罪不及民王氏一旦掩神器而取之此民心之所哀而天道之所傷也既亡復興不亦宜乎不然武宣之於民病矣加以元成得罪於民則高帝文景之澤泯矣漢官威儀豈眞足以係民心矣乎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已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出匈奴及西域傳）

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

紀之〔鄉讀曰嚮〕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皇
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
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
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古委切〕
〔詭違也詭道之辯〕忤恨睚眦〔上五懈切下仕懈切嗔怒貌〕輒被以
危法亦與史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

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
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
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
是大與高恭顯忤〔五故切逆也〕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
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後恭
顯令鄭朋華龍告望之等〔華胡化切姓也〕謀罷退許

史狀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
以專擅權執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　夏四月丁巳立
皇子驁爲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
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
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

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欲以
周堪劉更生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
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
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會望
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
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上曲勿切詘責挫辱之也〕建白
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復罪深

恨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上郎刀切一曰從升塞其怏怏心上倚兩切志不滿也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趣讀曰促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鴆直禁切鴆鳥黑身赤目食野葛以羽畫酒飲之立死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卻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出望之傳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肆其邪

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戴曰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於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故君子不幸而至此當守死以俟命不當勇決以自殘非愛死而貪生也從容就義死於君命而不死於小人之術

所以保全善類愛養國體破小人之姦謀而嚴於死生之際如此也人莫難於一死而處死有道善乎公冉務之言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可謂善處死之道矣西山衍義曰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

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爲惡惡亦無所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

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宜佳切通作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上之內切水中可居曰洲）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上即位

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余專切賈誼曾孫）駱越之人（駱音洛顏師古曰即西甌也）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

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

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五年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上莫葛切食馬穀也）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不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夏六月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並出本紀及禹傳）

永光元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撞丈江切擊也）聽鄭衛之樂臣甚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亟居力切疾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秋上酎祭宗廟（酎直祐切醇酒）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

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武粉切斷也）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敺與驅同）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並出廣德傳）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韶時昭切舜樂名）而鳳凰來儀今
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分曹爲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故易有否泰（上皮鄙切卦名）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
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
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
府奏佞讇（古諂字諛也）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
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
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

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
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
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
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
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

乃見問興朝臣斷斷（牛斤切忿疾之意）不可光祿勳
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
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
之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
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豐上書告堪
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
美今暴揚難驗之罪朕憐豐老不忍加刑其
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

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堪出楚元王交傳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辯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

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卽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衡切償也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髡苦昆切去髮也鉗其炎切以鐵束頸出捐之傳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二年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

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錯千故切置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夫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祲子鴆切精氣感祥盪太浪切動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宜省靡麗

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淑殊六切善也）然後大化可成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匡衡本傳）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蕩徒莽切滌徒歷切徒也除也）與民更始時埶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煩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上方目切除其賦役也）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林曰天下之務禮可廢樂可墜兵可銷刑

可減至於利源一啓則滔天之流萬世而不可塞武帝征伐匈奴桑弘羊以鹽鐵佐國用其後霍光問賢良民所疾苦而鹽鐵之議起雖能中輟於一時之間而自此復之之後遂為國家莫大之用此興利之臣君子所以賤之也

四年徵周堪張猛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譖

譖猛令自殺於公車(出楚元王傳)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之議也(並出郊祀志)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

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正家(適讀曰嫡)而天下定矣(出衡本傳)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上徒渾切河名在魏郡館陶隋誤以為毛氏河乃罷毛州失之)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上徒谷切河名在清河靈縣)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上幸虎圈鬭獸(圈求遠切養獸之所)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倢伃直前(倢音接幸也伃音余美貌字或從女)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格古陌切擊也) 上問其故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

二年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

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是時石顯顓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

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出京房本傳）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之純切埤蒼云告曉之熟也）聽我藐藐（美角切不入也）孝元之謂矣

初京房對上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向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秦昔切通朝法之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蔽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鹿盧谷切）

五鹿姓也風俗通云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其後因氏焉 欲遠之建
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
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
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去月
餘三上封事竟徵下獄棄市 出房一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
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為
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

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
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
明爽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倚憑之黨
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
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肓
之疾藥之不能達傅咽之癭近而不能割
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
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
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
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
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
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
屬則史高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
宗等為之黨權埶隆而黨援眾是其所以
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
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

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
朱雲善泄漏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
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
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

下學士訕已（上所晏切謗也）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與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出顯本傳）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眞

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核夏革切讀如覈實之覈下同）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罰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西山衍義曰臣按顯之此舉又以聞已過而搼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三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郅之日切匈奴單于號郅呼屠吾斯也）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乘勝驕

嫚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聞其人剽悍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上音區）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奏矯制狀前至郅支城四面推鹵楯（上郎古切字或以木下食尹切字通作盾鹵大盾也盾所以托身蔽目）並入土城中斬

單于首

四年傳首至京師　中山哀王竟薨上感念不能自止太子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乃解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

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字昭君（嫱所力切又音牆）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以河南太守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閉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徼工堯切倖也通作僥）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　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

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彊大於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莎素和切西域國名）上

以宣帝時事不復錄（甘延壽湯本傳）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

有材藝上數稱其材上寢疾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天子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爲嗣　夏帝崩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度大各切被皮義切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相持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歌聲能播樂也）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刌子本切眇分切也）少而好儒及

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迭天結切互也）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應劭曰元成二紀皆班彪所作）太子即皇帝位　丞相衡上疏曰臣聞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

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之所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扶問切別也）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悖布內切乖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讀曰儼恪克各切恭謹貌）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右元帝在位十六年壽年四十二

考異曰

初元二年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荅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建昭二年京房言於上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故資政殿學士邵元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

京房棄市（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朔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入月癸亥匡衡爲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